叢書集成續編　第五〇冊目錄

社會科學類

政治學

牛羊日曆一卷……唐　劉軻撰　藕香　一
治安要議六卷……明　陳建著　聚德堂　五
六齋卑議一卷附錄一卷……清　宋恕撰　敬鄉樓　四七

錢幣

錢譜一卷……題明　董遹撰　觀古閣　一八三
泉志校誤四卷……清　金嘉棨撰　觀自得齋　八五
古金待問錄一卷……清　朱楓輯　昭代　一二五
廣田水月錢譜一卷……清　張延世著　昭代　一四五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四卷……清　陳其鑣譯　振綺堂　一五九
虞夏贖金釋文一卷……清　張美翊校勘　翠琅玕館　七三
嘉蔭簃論泉絕句二卷……清　劉師陸述　觀古閣　一九三
觀古閣泉說一卷附續泉說一卷……清　劉喜海撰　觀古閣　二一一
觀古閣叢稿二卷續稿一卷三編二卷……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二六五
大錢圖錄一卷……清　鮑康著　觀古閣　三四五
古泉叢考四卷……清　徐士鑾輯　屏廬　三八三

釋幣二卷……民　王國維撰　雪堂　四二一
古泉雜詠四卷……民　葉德輝撰　郘園　四四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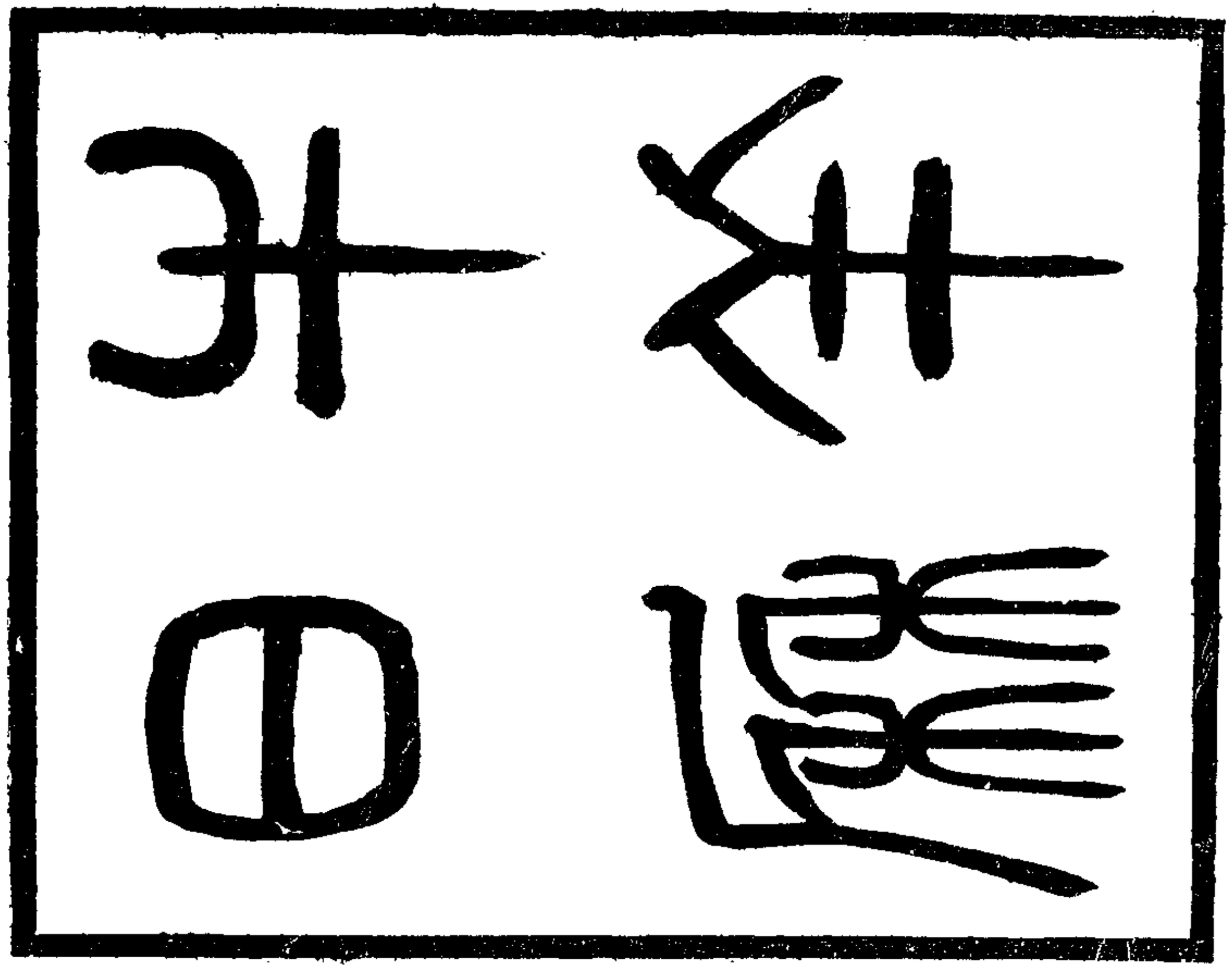
田制

漢氾勝之遺書一卷附區田圖說一卷……清　宋葆淳輯　鄦齋　五〇五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一卷……清　胡匡衷撰　蛰園　五一三

財政

己庚編二卷……清　祁韻士編　振綺堂　五一九
籌餉芻言一卷……清　唐夢賚著　昭代　六一五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二卷……清　仇繼恆撰　關中　六三三

E9 32/62



牛羊日曆

大和九年七月一日甲辰貶京兆尹楊虞卿爲虔州司馬虞卿字師皐祭酒甯之子弟漢公兄弟元和中並登進士第二十年來上撓宰政下干有司若黨附者朝爲布衣暮拾青紫其或能輸金袖璧可以不讀書爲名儒不識字爲博學傳業乃白居易六帖以爲不語先生常曰人生一世成童之後精氣方壯選能結客交游識時知變傾心面北事三五要人可以不下牀使名譽若轉丸走坂又何必如老書生輩矻矻於筆硯閒暗記六經思溯詩賦鬢白齒落曾不沾寸祿而飢窮不暇如此豈在讀書業文乎由是輕薄奔走以關節緊慢爲甲乙而三史六經曾不一面風俗頹靡波及舉子分鑣競路爭趨要害故有東甲西甲之說主司束手公道盡矣其或遇文儒之士則拱默峭揖深作城池其私約束自知不以文學進取有敢出書論文者罰之無赦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羣下謂三楊爲通天狐三十餘年爲朝廷之陰蠹

敕守明州刺史李宗閔可處州長史馳驛前去宗閔字損之故宗正卿朔之子與牛僧孺更相口和抽擢私昵廣納貨財倖門大啟而公道喪矣僧孺外唯簡嗇內多詭詐甚竊當時之譽幸祕爲考官時以女妻之有應科目人楊承和當祕爲考官時與登科第中書覆落承和甚感祕恩一日乃爲內官以至朱紫祕不之知元和中祕爲禮官習禮於宣政殿方與承和相見且曰座主記得門生否既知之曰老夫不忘也有一子壻仰累承和且言於帝呼爲牛郎乃罄室相結元和末僧孺又引三楊與承和結識穆宗之立也承和有定策之功僧孺預爲泊承和掌樞密僧孺不數年登台座李逢吉惡其爲人常視之咸呼爲丑座或爲太牢僧孺乃與虞卿兄弟驅翫輕薄毀短逢吉又惡裴度之功曾進胃馬傳以謀陷害虞卿又結李宗閔宗閔之門人盡驅之牛門此外有不依附者皆潛被瘴癘遭之者謂之陰毒傷寒故京師語曰太牢羊少牢口南北東西何處走（太牢僧孺虞卿）又門虞卿別起高棚於僧孺之牆東謂之南亭列燭往來里人謂之半夜客亦號此亭爲行中書裴度大和中再在中書薦引宗閔宗閔既得志長譖度度謂人曰養蝦蟆得水病報其附下罔上如此

十四日丁巳出司封郎中楊漢公爲舒州刺史寶曆中李愿太尉晟之子也早以勳蔭人仕累任方面性甚奢豪而多內寵時晚得一青衣乃色中之尤者乃字之曰眞珠意取李倫綠珠未臻於此及愿年老眞珠轉名著乃謀於親友曰匹夫無罪懷璧其罪愿今老矣乃家藏一女寶曾不上聞恐非臣子所宜如得一善文者若登徒子能狀其妍豔希一表以進吾死無恨矣其所親乃薦漢公爲行人曰是子掉三寸能易人五藏僧孺然之漢公乃往見愿曰竊聞司空欲貢一妓誠有之乎愿曰求表於漢公漢公辭不能文乃告於虞卿虞卿欲自圖之曰須一見俾容態誌在一目然後可以操文愿從之虞卿一見此姬恍口口口終不可得乃聒於僧孺僧孺方持國柄且曰吾能致之亦何必上聞虞卿曰愿意已決矣相公若直取之恐不如意若計取之萬萬得也乃

然漢公曰竊爲司空危之愿驚曰何至危也漢公曰今主上春秋鼎盛後宮如西子者數千司空方更一眞珠投之何異擲一米於太倉乎若眞珠承寵上如意勢傾六宮必責司空久自寵憐歷年不進之故退思之乃爲司空危矣愿翻然曰奈何漢公曰大凡尤物必能禍人眞珠進與不進恐終與司空爲禍然向外竊知司空欲進此妓久矣一旦罷之人必謂司空惑溺而未能捨也爲司空計不若別與一人愿曰誰可與也漢公曰牛相訪求一美色久矣今司空不過求大鎭冀欲回天心不若將與牛相牛相得妓司馬得鎭不亦可乎愿乃甚悅乃以眞珠歸於僧孺漢公遂爲狎客以眞珠爲賞心之具雖公卿候謁四方有急切要一見而終不可得故京師號虞卿爲宰相牙郎蓋由此也

穆宗不愈宰臣議立敬宗爲皇太子時牛僧孺獨懷異圖欲立諸子僧孺乃昌言於朝曰梁守謙王守澄將不利於上又使楊虞卿漢公輩宣言於外曰王守澄欲謀廢立又令其徒於街衢門牆上施榜每於穆宗行幸處路傍或苑內草閒削白而書之冀謀大亂其兇險如此太牢既交惡黨潛豫姦謀太牢乃元和中青衫外郎耳穆宗世因承和薦不三二年位兼將相憲宗仙駕至灞上以從官召知制誥當時宰臣未盡兼職而獨綜集賢史館兩司出鎭未盡佩相印而太牢同平章事出夏口夏口去節十五年由太牢而加節焉太牢早孤母周氏冶蕩無檢鄉里云云兄弟羞赧乃令改醮既與前夫義絕矣及貴請以出母追贈禮云庶氏之母死何爲哭於孔氏之廟乎又曰不爲伋也妻者是不爲白也母而李清心妻配牛幼簡是夏侯銘所謂魂而有知前夫不納於幽壤歿而可作後夫必訴於玄穹使其母爲失行無適從之鬼上罔聖朝下欺先父得曰忠孝智識者乎作周秦行紀呼德宗爲沈婆兒謂睿眞皇太后爲沈婆此乃無君甚矣

治安要義

重刻治安要議序

古之儒者必有以上窮天道之奧下察地理之宜中極人事之變然後通策持籌斟今酌古大無不該細無不舉乃經世之大猷非救時之小術也漢之賈誼唐之陸贄宋之韓范其庶幾矣要之賈氏切而未醇陸氏詳而近覇韓范盛於德業而道則未全是知士不本於性學使大本大源先植其基雖有所建白而於帝王不易之法君子終有所未許東莞　清瀾陳先生磨礱經義酣醉儒修心性既明經綸復裕惜其僅領賢書投閑置散未得展其底蘊一竭胸中之奇而退食於家著書見志予自束髮從師稔悉先生文章經濟爲先朝一代儒宗曾掌教吾閩之侯官縣

議一　鄭序

倡明絕學力挽時趨學士大夫翕然矜式流風餘韻閭百餘歲猶赫然在人耳目間茲予奉

命督學嶺南亟欲叩其故里擷厥英華每試諸生輒加採訪歲丁酉科考得　先生五世孫陳文彬鍾秀兄弟爲予道其父璋欲刻先人遺書因出學部通辨治安要議樂府通考乞序於予予三復其旨益嘆　先生片言隻字皆根據六經陶鎔子史雖著術甚富未窺全豹然即此已足領畧一班矣其通辨通考紙貴洛陽無容贅纘惟治安要議頒布狂於近習不能採其說而衷之畫宏謨明體達用予懼人狃於近習不能採其說而衷之也因付數言以弁於首

康熙五十六年丁酉八月既望嶺南督學使者鄭晃書於羊城試院

議一　鄭序

余著治安要議既就藁或問曰三代聖王制法亦有弊乎曰有天下未有無弊之法也法之不能無弊者勢也或起於時異世殊可行于於因循積漸法久而弊滋也或起於時異世殊可行于時而不可行於異日也法雖制于聖王其如勢之不能無弊何哉使聖王之法皆可永行無弊則周公之思兼三王不至於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繼日矣孔子答顏淵爲邦之問不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先王之禮以立萬世常行之道矣三代叔季不至有衰亂危亡之禍而井田封建諸法至今行之矣法立於聖王而行法之人不皆聖王時不皆聖王也聖王雖欲以無弊如勢何此

我

國朝之法所以至于今日而其弊棼如無惑也使周孔復生其必仰思所以斟酌而繼變通之不但已矣易曰變而通之以盡利又曰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區區著爲此議固欲通變以宜民也程子曰時極道窮理當必變周子曰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此言殆切於今日也愚也芹曝有懷而數奇分薄進寸退尺甘遯巖穴思欲排雲披腹一叫閽閶而不可得閉窗無事姑私自論述粗著鄙志而已范希文曰居廟廊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建雖不肖誠不忘江湖歟歟曾昧爲此

亦惟知言君子諒其愚而矜其志云爾

嘉靖戊申孟夏既望東莞陳建書于清瀾草堂

治安要議目錄
卷一
宗藩議
卷二
賞功議
卷三
取士議
卷四
任官議十則
卷五
制兵議
卷六
備邊禦戎議十則

五

東莞陳建著

宗藩議

自古有天下者莫不以親親爲先務然求其協恩義之中盡法制之善而不敢啇亂之階者蓋寡矣豈家難而天下易親者難處而疎者易裁自三代成周而已然是故以成王爲君而輔以周公之聖猶不能無管蔡之亂而況春秋叔季衰微之際其尚能制藩侯之恣橫而不來僭夷之倒懸耶嬴秦懲羙吹韋公族惟食租衣稅遂至孤立而亡不旋踵漢興鑒之則大封同姓王三庶孽分天下半卒於騎橫逆節萌於七國之禍漢室幾危曹魏過爲防制晉同嬴秦

議一

是致百足不僵之諷西晉則諸王擅兵搆亂晉同漢氏遂啟五胡亂華之禍益無足言矣唐宋天潢雖皆封王封公然亦止食租衣稅又且聚處京師不之藩國是以祿山朱泚爲孽而諸王駢首就刃女眞陷汴而趙氏舉族北遷禍斯烈焉然二代之法亦有可稱者疎屬皆得隨才授官有累遷至卿相者宋中葉又立宗學教養科舉選用一視進士使宗室得盡其才斯又法制之善也

我太祖有大下親親之道尤隆大封親王分處藩國啟祿萬石不典兵民一切鑒前代之失而爲之制親王之子則爲郡王歲祿一千石親王郡王皆世世襲封爲郡王之子則爲鎮國將軍歲祿一千石郡王之孫則爲輔國將軍歲祿八百石郡王曾孫則爲奉國將軍歲祿六百石若親王郡王將軍中尉之女則又有郡主縣主郡君縣君鄉君之封而其祿米亦有八百六百四百三百之差焉又有冊封及宮室婚姻喪葬諸費皆給於官焉又有廚役齋郎校尉鋪排等役皆編於民焉我

議二

生生無窮以一王府計之國初止親王一人今則分封郡王多至數十府分封將軍中尉多至數百千府矣至於郡主縣主郡君縣君之封亦且數百矣近大學士桂萼輿地圖紀河南歲賦二百餘萬而宗室頒祿且至百萬他省可知矣夫國初至今猶未二百年僅及五六世也而已繁衍昌熾至此況繼此更數十年數百年之久更十世數十世之遙乎將盡天下之財不足以給之矣且郡王將軍府第規制宏鉅每一冊封即併遷居民數十家費用官銀數千兩宗室分封日繁月盛民之愁苦不可言喻今藩封之處城郭半爲紅牆若更數十百年將盡城郭不足以容之矣況利之所在人爭趨之如水之就下不可止也宗室年生

十歲卽受封支祿如生一鎭國將軍卽得祿千石生十將
軍卽得祿萬石矣生一鎭國中尉卽得祿四百石生十中
尉卽得祿四千石矣利祿之厚如此於是莫不廣收妾媵
以圖則百斯男甚至花生塡育房第微曖莫可究詰此近
日豐林王所以有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詐之情蓋宗藩中
有識者亦已深嫉此弊而懼其流之不可遏覩近日言官
之疏可知矣嘉靖壬辰給事中秦鑾上言臣備員言官日
閱章奏近見戶部題奉欽依以太倉銀三萬兩補給襄陵
等府祿糧又以河東運司鹽銀萬兩補給代府祿糧臣竊
見太常俸糧于光祿借給者猶以爲非況太倉係上供
之需鹽銀係解邊之用一旦捐之以給藩封司國計者豈

不知其端之不可啟而其終之不可繼耶蓋邇來宗室之
困極矣郡主祿米有經年不得關支者將軍祿米有三年
不得關支者如成鐲之率衆出城毆傷吏卒奇渡之驀越
來京擅自奏擾夫宗室日繁祿米日益其勢必至此也今
地方之困亦甚矣山西因祿米不足科索商人引銀河南
因祿米不足借用仁壽宮木料陝西當累年饑饉之餘加
以三邊師旅之擾所在之存留旣少則各府之供饋難繼
其勢亦必至此也戶部請以太倉運司之積補祿米不足
之數豈得已而然哉臣愚以爲挹盈注虛爲一時計則可
矣非更化善治終不可爲萬世法也臣嘗爲行人奉詔河
南聞宗室不知自愛者往往下僞賤娼至有花生殿下之

號伏見嘉靖九年豐林王台瀚題爲前事內開定子女以
杜宗室之詐一節已經該部具題奉
聖旨這事情待朕從容審處臣蒙覩德意不勝喜躍側耳
二年未蒙
聖斷淺見薄識固不足以窺用意之所在竊以豐林王之
言非特爲天下計亦爲宗室計也
陛下豈不諒其心哉特以我
朝封建之典不宜輕變焉耳臣以爲
聖祖之神明豈不知末流之必至此耶意謂歷世百年之
後自當因時損益臣恐
聖祖在天之靈不能無望於今日也若漢高帝封二庶孽
半天下其後文帝用賈誼之言遂衆建諸侯以分其力光
武中興封國甚廣至明帝諸子食邑太儉曰吾子安得與
先帝子等乎此漢之文明所以爲善守法也蓋事所當革
時所當改而祖宗有未暇者子孫能體而行之過變而通
之正古人所爲達孝也現今河南以旱暵奏請則周府等
府不免子匱乏矣山西平陽又以連被重災奏請則汝城
等府不免于匱乏矣太倉之積貽累引之羨餘不足以供
各府之奏請亦明矣
陛下試取戶部錢糧出入之數而計之山西河南陝西歲
入若干各府祿米歲用若干今災傷免徵之外存留若干
一覽之間則宗室難繼之由斯民坐困之弊

陛下必有不忍不盡爲之處者矣愚按此疏深切著明勸勉懇懇臣子愛君憂國不當如是耶然疏內亦止言時宜於變通而導君以自爲變通而終不敢明言所以變通之策若有所難言故爲是引而不發者歟

朝廷有旨該部看了來說而終亦不聞有所施行者何哉嗚呼聖王必爲可久可繼之治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今日宗室承永之弊上下困窮已極其變通損益更化善治誠猶曆火積薪救之有不容少緩矣然而事體重大天下之人皆知之而不敢言在朝臣工皆憂之而不敢議雖朝廷亦以重違

祖訓重嘵宗藩遲回猶豫而不欲遽然有處矣天下之事未知所終朱子嘗言漢法惟天子之子則裂地而王之其王之子則嫡者一人繼王庶子則皆封侯侯惟嫡子繼侯而其餘諸子皆無封故數世之後皆與庶人無異不免躬農畝之事如光武少年自販米是也朱子所言漢法即與

成周封建之法大抵相同蓋聖王立爲五服之制定爲五世之澤實天理人情事勢之不容已五服既盡則恩澤不容於不斬雖欲懷無已之情其如理勢之難何誠朱子於宋事亦嘗有憂焉謂宗室俸給一年多一年駸駸四五十年後何以當之事極必有變如宗室生下便有孤遺請給卿一百卷取中十八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

宗日盛爲州郡之患今已有一二州郡倒了嗚呼宗世孫遺之給舉試之恩比今祿米猶不及十一也而朱子已不勝其隱憂深慮使朱子生今之世觀今之言其爲憂慮又當若何區區私憂過計謂宜限其妾媵非四十無子者不得置妾有妻之子妾之子不得封嫡妻子封不過三人庶子封不過一人庶乎所謂定子女以杜宗室之許以絕其冒濫覬覦之奸此最首策也宋制雖親王亦不襲封今郡王猶不可除襲封之制乎宋宗室多同居一院今將軍而下獨不可爲同門異室之制乎我

明祖訓襲封郡王獨不可亦從此例乎

祖訓靖江王府減正支子孫不封郡王今宜初封親王之子方許封郡王其襲封親王之子盡止封將軍乎今制郡王將軍祿米皆中半折鈔百官俸米則至有二三分實支而七八分折鈔者今郡王儀賓而下獨不可同百官之例乎宋制有孤遺俸給以待祖免而下之親今宗室自鎮國中尉而下皆與親王無服與

朝廷疎遠盡止月給孤遺俸三四石斯亦足以贍其生乎宋制又設爲宗學選疎屬貧質明敏者教之使亟得從事科舉今盡倣行其法而稍寬其取中之數（如庶姓一百卷取中十八庶宗室有才者皆爲國家之用而不至虛生虛死乎凡此皆所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天理人情事勢之

餘人州郡頓添許多俸給幾無以支吾朝廷不慮久遠宗

不容已者私憂過計經世君子試思之

卷一終

議一

賞功議

當今天下冒濫叢積虛耗國儲歲增月益無有紀極不可不亟爲之限制者武職世襲之濫也應襲之濫又繼也縱罪之濫夫賞功之與無代無之然歷考前代惟有大功至封侯者方得世襲餘惟官爵終身其首級功次多只酬以金帛或以勳格散官而已國初武臣身經百戰出百死得一生者方得世襲指揮千百戶今則報一首級即陞官世襲矣國初征戰斬獲受賞無非實功近數十年來報功一切虛詐冒濫矣國初武臣應襲例行比試今則比試皆虛文矣國初武職犯罪依律科斷今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

則一切行姑息律令皆廢格矣觀諸近日名臣議論而知之

三濫之詳而不可不亟爲之處矣何侍郎孟春曰武職在國初非有攻城略地之功雖千百戶不輕畀非從征而死事者至子孫亦多不世襲也世襲子孫親弟姪年未及二十者襲職至年二十乃比試年及者即與試初試不中襲職署事食半俸二年後再比不中者降充軍其立法之嚴如此國初雖世襲法不濫也武職之濫也其自永樂始乎

革除年間衛所官旗軍有稱奉天征討守城征哨拿人有功陞職者有稱全城歸順陞職者有稱江上朝見并招船招人擒首姦惡逃叛等項俱作奉天征討名目陞職者永樂初令洪武二十一年至二十五年奉天征討有功陞職者爲新官子孫年十六出幼襲職替職免比試三十一年以前者爲舊官子孫年十五出幼襲替俱比試永樂元年以後與舊官同茲令也所以厚諸奉天征討者如此武職之濫其始於此乎正統十四年有所謂被虜走回還駕拿馬者天順初有所謂奪門迎駕者或以陞職或以署試而得實授承襲往往有之雖然此猶我

祖宗於臣子非常之遇而施非常之恩有不許後爲例者今日之事員功買級紛紛於天下權門勢豪乞養奴隸足迹不出都邑而四方萬里一有征進功賞文冊必鱗次其名焉官陞不極其任不止而子孫又皆世襲也武職之濫其極於今日乎（餘冬序錄大學士李賢言於

英宗皇帝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軍官有增無減一衛官有二千餘員者且天地間萬物有長必有消如人只生不死無處着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鐵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一再犯法即除其國豈有累犯罪惡不革其職者今若因循久遠天下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困窮矣不可不深慮也（天順日錄）

邱文莊公濬曰

祖宗立爲武職專以賞有功之臣以延及其子孫之日久遂至軍少而官多欲國計不屈難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一介武夫乘時崛起因人而成事隨衆以建功錫之以爵祿終其身已爲多矣況及其子若孫乎況無子若孫者又及其旁支別派乎此國家大事不可不於

無事之時而預有以爲之調停一旦臨至於無可奈何之
地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大學衍義補　胡端敏公世寧奏議
日首級論功非我國初舊制也兩軍相敵當先格鬪者手
眼瞬息不得差池何暇割首使其取首則再不能戰而爲
敵所乘爲後軍所爭奪死矣故首非我大勝彼大敗遠奔
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殺賊之人而又或殺已降或殺良
民或偶得單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眞功也
又日臣初平賊江西見彼殺賊之人無一報功報功之人
無一見賊及後克軍邊東見彼冒功之人勢焰薰灼總鎭
官奪邊軍血戰所得之首級以與之報功又有等身不出
京而寄名各邊地之相去各數千里而或同時皆報此人

獲功其虛冒何可言也又日今天下軍職有罪者不革有
功者日增俸祿日多民財有限將何以給昔我
太祖高皇帝優厚功臣肆定軍官子孫皆得世襲然必比
試得中而後用之固不以生民膏血養無能之人也欽定
大明律有云若軍官有犯私罪該笞者附過收贖杖罪解
見任降等敘用該罷職不敘者降充總旗該徒流者照依
地里遠近發各衛充軍若建立事功不次擢用固不以朝
廷爵祿賞有罪之人也暨後法司奏奉天征討官當論功
定議我
成祖文皇帝聖諭有曰朝廷大公至正之道有功則賞有
過則刑刑賞者治天下之大法不以功掩過不以私廢公

次非開國靖難比只陞職止其身並不許世襲如此庶可
杜賞功之濫乎 餘見備邊第
九議宜參考若夫廕襲之法宜不分新舊
官皆令比試中者准襲職不中者發回習弓馬後五年再
比試中者降襲一級不中者仍發回又五年再比試中者
降襲二級不中者仍前施行其立功祖父無正支子孫者
並停襲如此庶可革廕襲之濫乎若夫犯罪一切依律問
擬勿宥其犯死罪及永遠充軍者除其籍勿襲犯本身充
軍者降襲二級其他罪犯並須待犯人身故然後許起送
比試如此庶可免縱罪之濫乎夫杜賞功之濫始可以節其
其源而武職不至日增革廕襲與縱罪之濫始可以節其
流而武職庶幾日減武職不日增而日減庶乎所謂可久
可繼之治而

國家財用其庶乎少紓乎嗟夫天下未有不敝之法願在
人變而救之何如耳小變則小益大變則大益早變一日
則有一日之益遲變一日則增一日之害天下之事莫不
皆然而在宗藩與武職尤爲當務之急然宗藩尚爲難處
而武職實爲易裁所謂家難而天下易況遵
祖宗之法以正末流之弊在理勢尤甚順易也但患臣工
各懷苟且而無憂國任事之忠
朝廷惟務因循而憚變法更張之果此則古今通患天下
之事所以不入於大壞極弊不止者往往由此也區區遡
跡山林犬馬之心無路上達姑著于篇

取士議

取士之道固有一根本之論合於成周兩漢合於我國初之時而少違於今日今欲纔纔言之不合時宜見之未有不以爲迂濶而遠於事情者雖然此實治安首務不容默默請試陳之以俟天下後世識治君子之采擇古今取士之舉公卿則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爲重也是以當時士脩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爲目而察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以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餐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有如呂東萊友壁婿任伯取其行也三日禮樂射御書數取其才也文辭弗與也兩漢取士則郡國歲有孝廉之察有賢良方正之舉公卿則得自召補掾史州郡則得自辟用僚屬亦無非取其行義取其才能猶未以文辭爲重也是以當時士脩於家而聘召自至士不孜孜於求用而人之好德自不能舍之布列在位濟濟多賢雖至於東漢桓靈之衰而一時人才風俗之美雖成周不過是也尚賢興行其效豈小小也哉魏晉而降中正九品之法雖未免兼尚門地然猶以德行爲目而察舉辟召之良法亦未嘗不行乎其間非如隋唐以來專尚文辭世道一變遂以一日之長而易終身之富貴甚至以一餐之工而擅終身之官爵有如呂東萊

萊葉水心之所議者而古者尚賢興行之意無復存矣嗚呼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至後之人乃脩其空文以邀人爵而惟恐其不至漢晉之士皆席珍待舉於上至徵書踵門聘幣交至而猶有不就者後世乃投牒自舉躁競汲汲而惟恐人之或我遺何古今相懸如是哉嘗觀昔人之議矣唐洋州刺史趙匡曰漢朝辟舉用人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脩本朝選舉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進士詞賦務求巧麗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爭第急切險薄成俗文獻通考劉曉疏曰今銓曹以書判爲得人禮部取士以文章爲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科而夕陷刑辟者

敎萬民而賓興之一曰知仁聖義中和取其德也二曰孝

雖日誦萬言何關理體文成七步未足化人通鑑綱目朱子曰今之爲法敎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子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如之何其可也性理大全頂安世曰科舉之法此今日不可如何之事也自太平興國以來舉天下之人才一限於科目之內人是科者雖樗櫪饕餮必官之出是科者雖周公孔子必棄之習之既久上不以爲疑下不以爲怨一出其外而有所取舍則上趨踳而不安下睥睨而不服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不敢復議矣不論伊傅周召如何使諸葛亮王猛處此必當自出意度別作爐鞴以陶鎔天下之人物以收拾天下之才習決不乾乾受此纏縛也嗚呼科舉之法之弊觀數子之言思過半矣我

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身致太平凡所任用輔佐諸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王天錫則李文忠所薦也其餘彬彬輩出卓然爲開國名臣者不可枚舉縷數也洪武中治定功成然後始行今科舉法然每科所取不過數十百人而止與薦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庵以儒醫薦舉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鍾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知府並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薦舉之塗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於其位薦舉之事自後絕響自是舉天下之

人才一限於科目誠有如昔人之所議謂人是科者雖樗櫪饕餮必官出是科者雖周孔亦棄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茲言尤切中於今日矣嗚呼薦辟任人其爲效如彼科舉取士其爲弊如此然後世乃不由彼而由此共知其弊而甘心守之者夫豈果古今之異宜而古之道不可復行於後世也哉使古之道不可復行則聖祖不由之以平一天下身致太平矣今欲興化致治而用人不法

聖祖是猶却行以求及前人也易曰正其本萬事理今每歲按黜貪酷中外不下數百員每次考察所黜動至數千員法網嚴矣然而貪墨之風竟不聞少止而民生日見凋瘵者凡以致理之未得其本也致治以賢才爲本求才以興廉舉孝爲本而空言未矣經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傳曰求忠臣於孝子之門此探本之論也李克曰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此察廉之方也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理無是也虞書曰諧言庸違孔子曰有言者不必有德又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聖人知言之不可以取人也是故發爲此言以警世也或曰人心不古審欲舉行而畀文則恐敎天下相率以矯行立名干譽如蘇軾所謂上以孝取人則勇者割股怯者廬墓上以廉取人則敝車羸馬惡衣菲食凡可以中上意者無所不至況於司薦舉者又或不能

無狥私之弊乎此近世所以舍德行而甯取其文舍薦辟
而從事科舉也予竊不是之思耶曰是固然矣不曰求士
於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於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
名耶好名而矯強爲善不愈於不好名而安肆爲惡耶語
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如使天下之人皆慕孝之
名而相率矯行以爲孝皆慕廉之美而相率矯行以趨廉
勢固庶幾於此戶可封之俗而可少乎昔人有言人皆作
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固有國之所以厲世磨鈍立其的
而示之趨也而何嫌於矯行而何嫌於好名而又何疑於

干譽也哉其間萬一有僞行以欺人家修而廷壞與夫徇
私而謬舉者則自當彰國法以懲之嚴舉主連坐之法以
罪之孰敢不畏豈可因噎而廢食因蹶而廢走遂詘億不
信而廢先生致治之良法哉大抵薦辟取士與科舉取士
究極而論之雖皆不能以無弊然薦辟之取士也擇而後
用科舉之取士也用而後擇擇而後用縱使失之亦不過
十之一二而得人已八九觀文獻通考所載兩漢孝廉與
夫我國初所用薦舉之士類多名臣可徵矣蓋尙賢好德
人之秉彝果能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
則天下皆爭自礪磨礲舉人者必求無負於舉主之如百僚師師進皆自甘私爲
平有象之效　所患者與今日世情等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其科

亦已知其不足以盡得人用而後擇庶幾致望於什一耳
觀於今日則又有不然者今制進士舉人授職之後有三
年五年之考察有科道撫按之糾劾考察糾劾數過士無
不以不職被譴黜者其間完名全節以禮歸休者寥寥僅
見矣況敢望致治之具於什一乎其始也進之輕其終也
退之輕孰若察行義而舉之擇孝廉而用之愼選之于未
用之先信任之于既用之後而使宗社生靈蒙福耶楊龜
山氏曰三代兩漢人才之盛風俗之美後世莫能及者取
士以行不專以言故也謂宜別立一科稍倣三代兩漢取
士官人之法舉明經行修之士至於投牒乞試糊名謄錄
之類非古制者一切罷之待遇恩數居詞科之上庶使學

者尊經術敦行義人人篤於自修則人才不盛風俗不美
者未之有也愚謂敦舉行義有五效善莫大焉民興子行
而風俗美一也風俗美而賢才衆二也賢才衆而政事治
三也政事治而民生安四也民生安而國家安五也信能
行此三十年不變其效將至世變風移太平有象矣孔子
有天下也選於衆舉皐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也選於
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司馬溫公論東漢風俗謂自公卿
大夫至于郡縣之吏咸選用經明行修之人是以敦尙名
節上下成于下其忠厚清修之士豈惟敢言重于縉紳才見慕于鄉里
于衆庶愚鄙頑嚚之人豈惟不容于朝廷亦見棄于鄉里
自三代既亡風化之美未有若東漢之盛者也此二者斯
誠世變風移太平所愚者與今日世情等耳歐陽永叔云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痴子不怒則笑之矣其科

條見任官首議

卷三終

任官十議

嘗讀胡氏管見曰後世治不及古者人君之取士用人任官不師先王也取士莫善於鄉舉里選莫不善於程其詞章也用人莫善於因人任職莫不善於用非其所長也任官莫善於久居不徙莫不善於轉易無方也莫善焉者古皆行之莫不善焉者後世皆蹈之廉恥道喪愚不肖居人上爲斯民病豈有量哉必也畧法先王盡竭宿弊明君賢相斷而行之其庶幾乎徧得賢才森布中外致君堯舜而措俗成康乎杜氏通典曰凡爲國之本資乎人毗人之利害繫乎官政欲求其理在久其任欲久其任在少等級欲

少等級在精選擇欲精選擇在減貢舉名目俾士寡而農工商衆始可以省吏員可以安黎庶矣誠宜斟酌理亂詳覽古今推仗至公矯正前失或許辟召或令薦延舉有臧否論其誅賞課績以考之升黜以勵之拯斯刓弊其效甚速實爲大政可不務乎愚因二氏之言有慨於中酌古鑒今爲議有十以俟經世君子考焉一曰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二曰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三曰入仕之塗不可傷於冗濫也四曰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五曰初選之職不宜驟貴也六曰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七曰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八曰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九曰考察之行不可不慎也十曰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

夫何謂選舉之始不可輕取浮文也唐楊綰上疏曰古之選士必取行實自隋煬帝始建進士之科專事文辭從此積弊轉而成俗又舉人皆令投牒自應欲其返淳朴崇廉讓何可得也請依古察孝廉令縣令取行著鄉閭孝友信義廉恥而通經術者縣薦之州刺史考試升之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任各占一經朝廷擇儒學之士問經義十條對策三道上第即注官中第得出身下第罷歸按唐書本傳謂楊綰此議事雖不行識者是之溫公通鑑朱子綱目皆備著之以俟後之君子愚謂宜倣此意特設孝廉一科許郡守縣令正官皆得薦舉取行著鄉閭學通經史者薦之於省亦三年一舉行大縣舉二人中縣舉二人小

縣一人州與縣同府倍之大府六人中府四人小府二人其荒僻郡縣人才尤稀處間一舉須限年三十以上學行成立者方舉府州縣舉同者聽至期巡按御史會藩臬官考之問經書義共六條四書二條各經三條條以二三百字爲率如講義式不必用破承結尾藻飾策一道內問鑑史或先儒議論共六十事以一千字爲率考試只作一日不必分場試卷惟彌封姓名不必謄錄其經義全通策能答八事以上爲上等經義通四以上策能答六事以上爲中等不及此者爲下等閱卷不必遠聘考官煩擾考試次日巡按即會同藩臬官堂上公同校閱去取合省所舉多不過二百人一日可畢上等續令薦於朝廷策試之第一人授以京秩餘

悉授縣令申等就令巡撫官注授本省府幕縣佐署試之職以准古者辟署之意注授畢然後奏聞付吏部爲據三年無過然後實授之其治行卓異才堪任重者撫按藩憲保奏之不次擢用下等遣歸學問以俟再舉府州縣舉同者除文理全不通外下等陞中等中等陞上等如守令衙私謬舉徒文無行者撫按藩憲覺察劾免之其誤舉寡學無文致考下者守令無罰所舉人士守令終身保任他日有犯贓私干行止者降舉主官二級庶乎守令知慎而不敢輕舉濫薦矣朱子嘗與門人論當時之弊謂朝廷只有兩般法一是排連法今銓部是也一是信采法今科舉是也嗚呼非孝廉之科興難乎免於是二者之病矣

夫何謂小官之選不可不歸本省也馬端臨曰兩漢二千石長吏皆得自辟曹僚而所辟大槩多取管屬賢士之有才能操守者蓋必如是乃能知閭里之奸邪黔庶之休戚故治狀之顯著恆必由之杜氏通典曰隋文帝素非學術盜有天下不欲權分罷州郡之辟廢鄉里之舉內外一命悉歸吏曹纔廁班列皆由執政銓綜失序授任多濫豈有萬里封域九流叢湊擢材受職仰成司銓以俄頃之周旋定才能之優劣尊賢先乎文華奚別擇乎書判求其無失不亦謬歟觀二氏之言則前代得失焉可見而隋文一時之權制後世固未可襲爲百王不易之令與矣嘗考唐宋諸君閔亦有畧知其簿而少政其轍者唐制嶺南五管

州緣此今若選歸本省則京師米價可補平其利二也四方官職有缺類季報上侯銓補到任多至踰歲甚至數載者有之曠官廢事日久今若選歸本省則隨缺隨補其利三也四方之人情僞剛柔異俗南北水土異齊非本省附近之人則無由以安其水土而諳其情僞以展布其志故胡瑞敏奏議亦有有司等官宜於本省相近人員陞選之說云知府知州知縣并方面有司等官陞選俱令注于原籍相近地方雲貴兩廣有司宜只于本省人員內陞選庶免其不服水土且得到任易便不致地方曠官日久耳其利四也人情所深願者莫大於祿養其親故毛義捧檄喜動顏色然任遠塗遙則迎養尤難久宦違親於義又不可今若選歸本省則士人奉親之念易遂而忠君報國之念愈篤其利五也愚謂外官

初選八品以下宜委各巡撫都御史銓注冊報于朝付吏
部爲據此後遷轉黜陟皆吏部主之巡撫無與焉夫取士
用人察舉於守令考試於巡按銓注於巡撫陞黜於吏曹
參酌古今法制之善似亦可行

夫何謂入仕之途不可傷於冗濫也攷之前代唐黃門侍
郎知選事劉祥道上疏曰今之選司取士傷多且濫每年
入流數過一千四百人是傷多也雜色入流不加銓揀是
傷濫也古之選者爲官擇人不闕取人多而官員少也今
官員有數入流無限以有數供無限遂令九流繁冗人隨
歲積爲政之弊也蘇軾言于上曰近歲以來吏多而闕少
率一官而三人共之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

人是一官而有二人者無事而食也且其莅官之日淺而
閱居之日長以其莅官之所得而爲閱居仰給之資是以
貪吏常多而不可禁此用人之大弊也胡寅曰善爲天下
者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壅於上闕也專顧己私
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缺以收其虛譽於是服
膺官使新故更代往往恣睢鬼瞰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
矣正文莊公曰吏多而缺少在末時猶一官而三人共之
今待一官又不止三人矣洪武永樂間入仕之途科舉有
定額歲貢有常數學校歲舉與吏部選調其數適相當當
時選用者未聞乏人而需選者未聞淹滯近因言者慮士
子之在學校者多衰老乃增開貢例其後又因國計不足

立納粟上馬入監等名目於科貢之外別開仕進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道致人才數倍
於此數而入仕之路比舊加多日積月累道致人才數倍
於前給假家居有需次十年不得選者臣恐積愈久而愈
多往往衰老於選調而不得及時以選用衰老之人昏眊
悄沮布滿天下而欲事理民安難矣愚按古今入仕多途
選調淹滯之弊多起於中葉非惟不便於士其爲臺政殃
民不既深乎夫取士任官以爲民也而至反爲民病其弊
可革而不能革者咎在上下因循玩愒而廟堂無憂國任
事不恤流俗之臣也蘇軾嘗言天下之學者莫不欲貴如
從其欲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惟其不可從也是故仕不
可以輕得而貴不可以易致蘇氏斯言灼知流俗之情之

不可恤也嗚呼必廟堂之上有憂國任事不恤流俗之臣
而後胡氏所謂減省吏員惟賢才是擇之言可行也而後
丘文莊所謂科貢之外別開歧徑之途可塞也而後國初
貢舉與選調人數相當之制可復也而後天下可幾而理
矣

天何謂冗官之員不可不加省併也唐虞稽古建官惟百
夏商官倍亦克用乂隆古之制邈乎不可復矣成周兩漢
內外之官員數雖衆然皆官治一事未有無事而徒食於
民上者也唐選舉志太宗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
多命玄齡省併文武總六百四十餘員又百官志謂太
宗初省內外官定制爲七百二十員曰吾以此待天下賢

才足矣高宗而後日增歲益至玄宗開元末官自三師以
下至一萬七千餘員其冗甚矣李吉甫謂自漢至隋設官
之多無如唐者請敕有司詳定省吏員併州縣減入仕之
塗定俸給之數於是省併凡百餘員諸邑流外千七百餘
人亦一快也宋朝曾鞏革議經費言景德官一萬餘員治平
中增至二萬四千員朝野雄記言祖宗時內外文武官通
一萬二千餘員至崇宗初增至二萬四千有奇宋朝官冗
又甚於唐矣胡寅日聲其併亟稽考官多民擾之言爲
名言蘇軾曾鞏輩議國家財用皆倦倦以省冗官爲急可
謂有見我
太祖平一天下官有定員至今垂二百年官職日增幾倍

於舊凡員可省者甚多如各府首領官共四員儒學官至
五員州縣學亦二四員皆冗閑無事可省其半其附郭縣
學宜省併入府學如順天應天及江西南安府及湖廣漢
陽府之例正統八年革漢陽縣學併入府學蓋一城中止宜設一學一孔
子廟今乃一城至有三學四學二三廟四廟者甚煩褻無謂
也至如遞運所亦宜省併歸驛其各道右布政使無職掌
今祇爲充資養望候陞之官皆在任數月而遷甚至有未
及抵任即遷者此尤可省其各道兵備分巡宜合爲一官
屯田職事亦宜併歸分巡庶不至十羊九牧今京朝官如
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
行人之類皆職清事簡不宜多設至數十人宜裁省使有

自做不做何待設官置吏費廩祿教他做愚謂自古以設
學養士爲美談而朱子乃以爲冗費廩祿無益可罷省其
所感也深矣嗚呼安得朱子杜氏十數輩生於今時得時
行政罄其施爲以復古帝王之治之盛也哉

夫何謂初選之識不宜驟貴也昔唐虞用人必歷試諸艱
孔門高弟初仕皆爲邑宰漢宣帝謂所用皆更治民以考
功以黜陟之在平原日淺復試之於三輔唐宋進士初授
皆主簿縣尉之職雖狀元初授亦止外州簽判嘗試之民
事以觀其才能察其操守閱其功勞然後漸遷以至京秩
翰林編修檢討六科給事中尚寶司丞中書舍人行人司
不遽然輕畀以清望華要之官也我
朝之制進士惟一甲徑除翰林第二甲出身從七品第三

甲出身正八品故洪武初年進士皆授縣丞盡即與書宋
同意永樂而後二甲以下進士始徑由吉士入翰林徑
選科道與吏部主事之華要而以各部主事爲尋常以推
官知縣爲不屑矣胡端敏奏議曰我
祖宗朝立賢無方故能得眞才實用今則清要之官專取
一途百官敘轉惟憑初選進士初選美官則惟循資可立
登要地故今士人初入仕途即有眞緣求得美選之心既
得美除即爲持循保守祿位之計近年進士之觀選者聞
有南京之缺而即避近侍之該陞者遇有京堂之缺而即
爭養成此等士風而欲與圖新政理難矣古者刺史入爲
三公郎官出宰百里唐宋所取狀元進士皆先歷試民事

而後召試館職或令再試他官而後擢居臺諫蓋以翰林
臺諫上寄朝廷耳目之司下儲公卿宰輔之望不敢輕試
以新進之士也我
聖祖諭人之姦良亦言試之以事而後見今豈可以新進
未試之人而槩居耳目陪貳之任也又曰洪武初年取中
進士多選縣官做至天下賢才悉授守令今後百官陞
授畧倣李唐均調內外不歷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
縣令不得任臺郎給舍之制進士出身不得徑選科道部
屬舉人出身不得徑選同知知州京官外補不得徑陞參
政副使而惟推訪知府知州知縣之久任卓異者而遷遷
之則守令知重而凡善政可行民生蒙福矣禹謨胡端敏
此議通達國體今日可行
夫何謂遷轉之期不宜太速也漢王嘉上疏曰孝文時居
官者長子孫至以官爲氏其二千石亦安官樂職然後上
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
急或居官數月而遷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
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黃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
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所易
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爲亂二子皆漢賢臣
其言深識治體矣漢宣帝以爲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
下不安業民知其將久不可欺向乃服其教化故二千石
有治理效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賞至關內侯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是故漢世良吏於是爲盛稱中
興焉史又稱宋文帝元嘉之政百官皆久於其職守宰以
六載爲斷吏不苟免民有所係三十年間四境之內晏安
無事戶口蕃息士敦操尚鄉耻輕薄江左風俗於斯爲美
二君久任之效明著史冊班班可考矣臣文莊公曰按九
載黜陟之典始於唐虞後世任人惟西漢爲最久黃霸在
潁川至於八年然未有一定之制惟我
聖祖稽古定制始復有虞之典官皆三年一考六年再考
九年通考中有善政著聞者即行旌異之典其秩滿者則
又增秩加官仍其舊任是以官安其職民安其生仕者無
奔走道路之勞居者無送舊迎新之費百年率循是道近

白選法滯滯以來乃行一切苟且之政數有變更甚非
祖宗立法之初意矣劉端敏奏議曰藩臬守令皆久任而
責成功弘治以前皆然也今則遷徙不常矣是故吾爲知
府或參事於兩秩陞副使或參議於北來春則又陞參政
或憲使於東西矣甚者初陞右布政使憚遠不行在家稍
候三二月即改左而之近矣到任未及三二月即望轉而
京堂矣由是一歲之間往來道路如織月日過半其能在
任幾何至於進士爲知縣者亦惟僅及三年即擢中間朝
覲科場差委參謁奔走瞻廸歲月居半事在承上而不在
恤下也故今藩臬守令皆過客也其視地方之凋弊若晁
驛舍之損壞誰爲之修也視生民之困苦若見驛馬之疲

議曰

瘠誰爲之恤也愚按二公一言國初久任之善一言近日
速遷之弊何國家法制多善於初年而做於承平之世也
愚親見近一仕人先任江西參政不半歲即陞廣東憲使
又催半歲遂陞廣西右方伯不半月又轉應天府尹抵任未幾又陞甘肅巡撫都憲
伯抵任纔兩月又陞福建左方
遂還侍郎不三載間凡六七遷擡擡妻孥往來道路所至
坐席未煖而行李又戒途矣如此遷轉頻數不遑寧居雖
其人亦不願也雖使聖賢居此亦無由以當官行志而使
民被其澤也嗚呼使其人果才堪大用則前時如楊信民
猶以參議經性都憲葉盛自參政經陞都憲亦何不可如
何文淵猶以知府經陞侍郎陸瑜以布政經陞尚書亦不
爲過何必使之輾轉繁促僕僕道途重煩郡縣夫馬供頓
勞費不貲乎近日有爲策議者曰子產爲政果年而後化
成伯禽治魯三年而後報政今之人未必皆聖賢也聰明
得於簡册之陳言志力奪於舉業之舊習其奮翼振步必
一二年治乃有緒焉而旁視同列超遷向拜者屢矣於是
而速進之念生速進之念生則爲民之意短而求上之意
急謀身之術巧而取民之計多百姓何利於是哉下之人
知其意欲速也吏胥得以肆其謾豪猾得以窺其弊上下
之間一切苟且而已有志者拜一命之寄亦欲展布以爲
永圖而速進者得以惑其意是使天下無誠心爲民者矣
愚按天順以前官多久任而致績效如周忱之巡撫蘇松

愚以爲此事今日惟
朝廷主張於上而已明詔天下自今斷行久任如巡撫守
令皆以九載爲限非踰六載不得遷轉其貪
殘不職者嚴按黜如今法其政事卓異者奎書旌奬增秩
賜金超遷大用如漢世及我
朝天順以前何文淵陳璉諸人之例如此而不政善民安
者未之有也
夫何謂資級之遷不宜太限也如知縣陞主事主事陞員
外郎員外郎陞僉事僉事陞參議參議陞副使副使陞參
政參政歷陞按察使右布政使又轉左布政使復擢府尹
或光祿太僕卿然後陞巡撫都憲遷侍郎至尚書此近日

陞遷資格也國初無是也天順以前亦不如是也夫超遷
之法與久任之法相爲流通補助若非行超遷則久任不
可得而行何也蓋循資而遷躡級而擢則自知縣至尚書
階級繁多其勢不得不速遷而況司銓衡又務爲循資速
遷以弭謗怨乎此久任之所以不能行也且循資之說止
可以待常才而非所以鼓舞豪傑止可以酬年勞而非所
以振勵事功雖欲言治奚苟而已考之天順以前仕之賢
者或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或先久任而後超遷以補之
如周忱由長吏徑陞侍郎于謙由御史徑陞侍郎王翱由
御史徑陞都憲所謂先超遷而後使之久任也如陸瑜由
布政徑陞尚書何文淵由知府徑陞侍郎陳璉由知州徑

此議鑿鑿可行杜氏通典所謂欲久其任在少等級即此
意也
夫何謂推讓之風不可不興也昔舜命九官濟濟彬讓禹
讓稷契暨皐陶益讓熊羆伯夷讓于夔龍唐虞之時任官
莫不皆讓也周成王訓迪百官曰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
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三代之
世莫不以推讓爲美也下逮春秋晉悼公擇帥范宣子讓
其下韓厥晉亦皆讓焉是以民和而諸侯睦數世霸之讓
之效也秦漢而降古道不興至魏晉時士人益務進趨廉
遜道缺剝寔乃著書論以諷之其略曰古聖王之化天
下所以貴讓者欲其出賢才息爭競也夫人情莫不欲已

之賢故勸令讓賢以自明故讓道與賢能之人不求而自至矣至公之舉立矣百官之副亦先具矣一官缺擇衆官所讓最多者而用之審之道也在朝之士相讓於上下皆化之推賢讓能之風從此生矣人臣初除通表上聞名之謝章原謝章之本意欲進賢能以謝國恩也季代不能讓賢虛謝見用之恩而已夫人情爭則欲與已所不如讓則競推於勝已推讓之風行則賢不肖殊矣愚按劉寔所論崇讓之美深切著明有國者能舉而行之其有益于人才風俗政治不少矣至宋眞宗令內外七品以上清望官授訖三日內上表讓一人以自代其表付中書門下每官缺則以見舉多者量而授之此制卽本劉寔之

論也近日尙書霍文敏公韜嘗疏請令在京堂上官到任半年後各舉一人以自代胡端敏世寧爲兵部侍郎亦嘗上因疾讓賢疏亟稱李承勛何孟春二人之才而舉以自代焉二公所陳無非欲薦賢爲國欲遜讓成風也嗚呼使今日制典許人人如此持以必行其無舉與謬舉者皆有罰何古之治之不可復也哉或曰賢愚各從其類如使舉官自代則許敬宗必薦李義府王安石必薦呂惠卿則將奈何曰寔論固云擇所讓最多者用之宋制亦云以見舉多者授之不賢之人其所讓者必有限其見舉者必不多矣固可無慮也

夫何謂考察之行不可不嚴也我

罪狀立爲老疾罷軟貪酷素行不謹等名以黜退之殊非祖宗初意按舊制官員考滿給由到部考得平常及不稱職者亦皆復任必待九年之久三考之終然後黜降施焉其有緣事降職除名亦許其伸理其愛惜人才不輕棄絕之如此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彼哉何人立爲此等名目其所謂素行不謹者尤爲無謂夫人所行安能事事盡善事事合人哉不事則已一履外任稍爲人所憎嫉則雖有顏閔之行有所不免矣竊觀漢時長吏不任位者三公還掾吏案驗然後黜退其後不任三公而權歸刺舉之吏朱浮謂有罪者心不厭服無罪者坐被空文意謂當時長吏雖心不厭服然猶有罪可名雖被空文然猶有文可考今

則加以空名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以至於沒齒齎恨禁錮人於聖世謂之何哉後文莊召入內閣適當考察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文莊遂言于

孝宗皇帝敕凡歷官未及三載者俱復其任雖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亦勿黜文莊非徒言之復施行之可謂忠厚之至愼之至矣愚按考察之法原其初意蓋以補按問刑劾之所遺以疏通選調之積滯使先進之士不得以久據祿位而壅閼仕途使後來之士皆得以均沾一命不至老死牖下也今仕途梗進士出身者不限其舉人監生每榜所選初一考察卽十黜去二三矣經再考察十已黜去六七矣經三考察不去者十一而已況雜流乎聞之何文

議四

肅公喬新云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覲命部院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言務以多黜爲公方岳而下少有微瑕輒黜之至弘治初幾二千人矣見何文肅所作王文莊墓誌至近年所黜遂踰三千幾至四千視國初不啻百倍矣是何國初禁網之闊疎而近年嚴密若是也是何國初禁網淵疎而治近年嚴密百倍而反不足以慫姦也其得失之故可考而知矣按此之行利一而害三利小而害大此法止便疎通選調而已所利者小也而三弊不可勝言矣

一起上官恣私喜怒陰除異己之弊一起下司阿諛承迎蒐免下考之弊一起在位亟圖囊篋以防速退斯言盡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

議四

事之是非理之可否專務承順一意逢迎以圖免下考以冀免考黜其有不便於民者仰屋竊歎而已不敢言也胡端敏奏議謂今守令各官惟撫按批問詞狀或委勘事情則稟其意而亟爲之虛實輕重惟彼所欲聞而報上耳誣枉固不恤也正此意也夫是之謂起阿順承迎之弊夫既入仕數年寧能免一事之無違咈於上轉瞬居諸考察之期將至而罷黜懷虞矣自非天性不移者能不起囊篋之計爲好官不過多得錢之想耶胡端敏奏議謂今之爲仕上焉者惟事奉承取名以求早陞下焉者惟圖取覓得錢以防速退斯言盡今日仕人之病矣夫是之謂起亟圖囊篋之弊嗚呼考察之行莫不以小懲大戒廉頑立懦之風

莫踰於是也而不知適所以長姦私益阿諛速貪計莫不
以爲除舊布新後來者庶幾愈於前日也而不知考察不
除三弊如故二年之後考黜之數未嘗減於三年之前賢
否實無大相遠正昔人所謂徒相益爲亂也法繁而弊愈
滋法久而人愈玩國家生民何賴焉孰若返國初之舊而
爲愛惜人才之計耶況
朝廷愛惜之則士亦必自加愛惜士既自加愛惜則必爲
國家愛惜生民而
宗祉生靈長久之計終必賴之矣或曰久不行考察則耄
者疾者才不勝者坐視其隳政貪暴不謹者坐視其肆於
民上耶曰今巡撫巡按歲一考劾知縣以上疏子

朝而罷黜之但未及於司府首領州縣佐貳與雜職爾宜
令撫按并推職以上歲會藩臬面考覈之年老者必明註
其年已若干疾者必明註其有某疾貪者酷者必明註其
所貪所酷之實跡素不謹者必註明其不謹何事冊報于
朝罷黜如法如此庶乎被黜者心服而不坐被空文而不
致受此曖昧不明之惡聲而齎恨於沒齒矣
夫何謂小官之祿不宜折減也嘗稽之經訓矣中庸曰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而朱子釋之曰盡其誠而恤其私則士
無仰事俯畜之累而業邊事功洪範曰凡厥正人既富方
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蔡沈釋之曰在官
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爲善廩祿不繼衣食不給不

分折鈔外官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大官俸多折鈔猶可小
官俸小折鈔愈少矣以縣官言之兩漢縣令秩六百石今
知縣七品原定月俸七石五斗歲止八十石已多寡不侔
況今折鈔例行一歲實支之數猶不及兩漢一月之半乎
今士受職之官必攜揭父母妻孥十餘口有終歲溫飽之
需有往返道塗之費又有推其餘以仁三族之望此皆爲
士者俯仰之私不可不恤也今祿薄如是誠不足以恤其
私於勸士之道固有未盡漢蕭望之言于君曰倉廩實而
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
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宋夏竦亦曰爲國者
皆愍吏之貪而不知去貪之道也皆欲吏之清而不知致

清之本也去貪致清之本在乎厚其祿均其俸而已夫衣食缺於家雖嚴父不能制其子況人君能檢其臣乎凍餒切於身雖巢由輩不能固其守況凡人能守清白乎二子之言與二君之詔一轍今

朝廷欲體臣興化責廉求理誠不可不察乎此矣然則如之何而可其即以今制從九品月支五石爲準等而上之每品皆加一石至正七品則爲俸十石至正二品則爲俸二十石皆不必下缺

卷四終

制兵議

夫兵者生民之大命國家之盛衰興亡恆必由之故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兵固有國者之所不可已也然制兵之法莫善乎兵寓於農請詳陳前代得失之故而後及於今日之事成周井田之法邏乎尚矣周官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令貢賦此先王所因農事而定軍令者也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之民行則爲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欲其恩足相恤義足相救容服相別聲音相識也兵農無彼此

也周衰王制壞而不復至唐府兵之法始一寓之於農史稱其居處教養番材持事動作休息皆有節目居無事時耕於野其番上者宿衛京師而已若四方有事則命將以出事解輒罷兵散於府將歸於朝故士不失業而將帥無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漸絕禍亂之萌此唐初之所以盛由兵寓於農也至開元中承平日久府兵法壞張說李林甫始奏募人爲長征兵卒啟方鎮跋扈之禍李泌謂其兵不止著又無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務利禍亂遂生下陵上替不可救止歐陽脩唐史謂置兵所以止亂及其弊也適足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因天下以養亂而遂至於亡焉此唐室後來之禍皆源於輕變府兵之法而兵農爲二也蘇

軾論宋兵之弊嘗曰唐府兵之法無事則力耕而積穀是以兵雖聚於京師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嘗無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輔者以數十萬計皆仰給於縣官天下之財近自淮甸而遠至於吳楚凡舟車所至人力所及莫不盡取以歸於京師而三司之用猶苦其不給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內而食四方之貢賦也葉適曰康定以後謀國日誤召募日廣而後天下有百萬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無可爲者矣則又爲之俛首以事驕虜而使之自安於營伍之中將兵之官充滿天下坐縻厚祿而未嘗有一日之用攻和以後軍制大壞而士卒不能披甲持戈幹雜不始挾兵萬餘長驅而至莫有敵者倉卒召天下兵以勤王京師不守而勤王之人潰散爲盜寇掠遍天下矣嗚呼痛哉養兵以自固多兵以自禍不用兵以自敗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觀二公之言則宋家之禍未始不起於養兵之弊也明矣羅大經鶴林玉露曰五代前兵寓於農素習戰鬬一呼即集本朝兵額最多兵力最弱皆緣官自養兵乾道初陳禓公獻民兵之策而淮荆襄皆用其策開禧用兵禁旅多敗而兩淮山水寨萬弩手卒有功而寅虜大舉南牧圍安襄宣司檄召諸郡兵與湖北義勇俱往救諸都兵不待見敵而潰所過鈔掠甚於戎寇獨義勇隨其帥進退不敢有秋毫犯蓋顧其室家門戶故也觀此則兵寓於農與兵養於官其爲得失利害較然矣昔

唐李抱眞節度澤潞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隱軍乃籍民三丁選一兵者免其租徭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餘人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宋張方平曰昔太宗籍雨河强壯爲兵使之捍邊壯者入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逸不缺戍民不去農何在乎蓄之營保耒而後爲官軍也此二者所行蓋彷彿寓兵於農之遺意矣范仲淹曰夷狄建官置兵不用祿食每舉衆犯邊一毫之物皆出其下風集雲散未嘗聚養縢甫曰中國外夷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外夷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觀此則外夷猶合於兵農不分之意得寓兵

於農之利中國何獨不然也馬端臨曰周官小司徒伍兩卒旅軍師之法此教練之數也司馬井邑丘甸之法此調發之數也教練則不厭其多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調發則不厭其簡甸六十四井家可任者一千二百八十人而所調者止七十五人是十六次方調發一人也教練必多則人皆習於兵革調發必簡則人不疲於征戰此古者用兵制勝之道也蘇軾曰三代之兵不待擇而精蓋兵出於農有常數而無常人國有事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民各推其家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會不能向達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算保障之功也哉語云養軍千日用在一朝今

承平百七十年法網日疎武衛尸其職而兵不教戰流寓遁徙十亡六七其存者率柔脆聞枹鼓格鬬聲畏怖欲死正德間華林嘯聚及盜濠所集皆烏合耳平時佩虎紓金糜廩食粟者不能被介冑挾弓矢一戰顧鼓勇而陣盡市井民兵　國家所獲衛力僅轉漕歲千人耳嗚呼此言確盡當今軍衛之病觀袁州一衛而天下可知矣今雖逃亡耗缺之餘總計天下實在兵帳猶逾九十四萬而西北邊兵且四十萬然近年達虜深入我并汾虔劉我畿甸如蹈無人之境諸衛之兵會不能向達虜發一矢交一戰今縱清勾充滿衛伍亦徒耗國儲而何益於勝負之算保障之旗鼓之節强銳足以犯死傷之地千乘之衆而人人足以

軍而實何嘗得一朝之用如此雖有衛猶無衛也雖有軍
猶無軍也朱子嘗曰今朝廷盡力養兵而兵嘗有不足之
患自兵農既分之後計其所費都是無日不用兵也觀之
今事實然實然近胡端敏奏議曰今天下衛所原額軍士
逃絕者多實在者少以逃絕者言則遠年丁盡或埋沒者
歲歲清查既無根影近日病故或逃亡者年年勾解隨復
逃回空累里甲造冊勞費貼解艱難以見在者言今養軍
雖多能戰無幾在邊遇敵則嬰城固守而坐視鄉民之被
掠在內有警則奏聞後遣兩先累民壯之被傷此民間空
出力以養軍而又先代軍死甚可痛也況今東南力薄之
人充遠西北既不得用西北近邊之人充軍東南亦嘗逃

回尤為無益愚嘗因胡端敏此言推之竊見近年每解一
軍郎累里甲盤費數十金長解方回逃軍纔踵每一軍逃
即遺棄所買充妻小流落乞丐疾病而死今天下每歲軍
解軍逃何啻數千是即每歲累窮里甲數千戶累死軍妻
數千人也其可矜憫甚矣抑尤有異焉者近年大同宣府
以至遼東福建諸軍每給糧稍不如期鼓譟羣起思
欲為亂甚至戕帥主帥者有之此豈盛世所宜有也使
兵寓於農詎至此乎近日胡參政松奏疏曰大同兵自頃
年鎮巡諸臣失於撫馭致其悖逆驕慢僨事甚一日遍
來教場鞠為蓬蒿金鼓幾於絕響每遇警交馳烽火圓照
將或躬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孫熟寐以寢

則督捕官卽率以往無養兵之費而亦足以遏寇安民但
今民壯貼戶皆是朋合別圖丁糧雇募頂役亦未盡善又
十年一另編分合不常亦非畫一不若各隨其里甲編定
如一圖十甲一百戶卽編民壯一百名圖甲內人戶有多
寡大小者隨爲增減不拘一律大率以中戶爲準一戶編
一名大戶丁衆糧多者一戶編二三名小戶丁單糧寡者
二三戶朋編一名就如里甲之制十年一次輪班聽役縣
小兵少者二班合爲一班五年一次聽役馬嵩臨謂鍛練
之意除有非常大寇警方盡起用之次警則酌量起用以次
必多調發必簡
一二班周而復始小警則用本班至十年一界造冊圖甲
內人戶丁糧或有消長民壯之數亦隨增減每戶必推擇

戶丁正身精壯者出當卽蘇氏謂有常數而無常人各
推其家之壯者以爲兵之意　其
或糧多而丁不足者方許合義勇應當不許雇募代替生
弊推行如此則雖不必拘拘於井田府兵之旣往稍損益
今之法而卽得寓兵於農之意有國制兵簡易經久百世
可行之法無過於此矣若夫今日一時補偏救弊之權宜
則又有可言者在於調停衛軍之制而已何也國初衛軍
籍充塡集大縣至數千名分發天下衛所多至百餘衛數
千里之遠者近來東南充軍亦多發西北西北充軍亦多
發東南然固方風土不同南人病北方之苦寒北人病南
方之暑溼逃亡故絕莫不由斯道里旣遠勾解遂難謂宜
更制各歸土著除國初編發子孫已數世謂彼風土不願

備邊禦戎十議

禦戎之道在先定國是定國是定而後修攘制禦之策安邊固圉之畧可次第而舉矣古今議國是者莫善於漢趙充國班固與宋伊川程子伊川謂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戰爲先趙充國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故貴謀而賤戰班固曰聖王制禦蠻夷之常道不與約誓不就攻伐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觀二子之言禦戎國是其定於此乎何也誠以兵凶器戰危事也況胡人以鞍馬爲家其兵尤長於野戰鼂錯謂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疲勞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而下備邊禦狄用車者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以收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邀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後猊行則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凡於今日而何不可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小車一二人可推挽大車重滯難於前却而小車開合周旋易爲布陣大車遇險阻溝塍難踰而小車遇險即可舁以度是故今欲車戰酌用小車便矣宋李綱論用兵謂步不足以勝騎而騎不足以勝車吳淑請復車戰之法謂匈奴所長者騎兵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戰車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故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藉此爲所歸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二子所言其達車戰之利乎自漢而下備邊禦狄用車者不一而足衛青出塞擊胡以武剛車自環爲營光武造戰車上作樓櫓置塞上以拒匈奴隋禦突厥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角爲方陣哥舒翰節度隴右嘗造戰車以收黃河九曲是數者皆知車戰之利而用之也不特此也馬隆擊鮮卑作偏箱車爲木屋施於車上轉戰千餘里殺傷甚衆遂平涼州劉裕伐秦爲魏軍所邀命將軍朱超石等以車七百乘渡河北岸爲却月陣以大弩及稍千餘禦之魏師奔潰後魏攻鍾離梁武帝遣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魏將軍楊大眼勇冠軍中將萬餘騎來戰所向皆靡叡結車爲陣以强弩二千一時俱發殺傷甚衆矢貫大眼右臂大眼退走唐馬燧鎮河東爲戰車冒以後猊行則載兵止則爲陣遇險以遏奔衝討田悅大破之前代名將用車取勝往往如此凡於今日而何不可行之有若夫戰車制度則小車易運大車之造費多而小車費省大車所載者多而小車費約

往筆所載不一今姑舉其可行者新之宋熙寧中創爲如意戰車駕車砲車矣其制上爲敵樓下垂簾幕載甲士重器甲止則爲營掛搭如城壁人馬不能近動車則如行城中施火石而陣相近則出騎兵兩翼繞出交連則出騎兵兩翼繞近陣門則刀斧鎗手突出交連則出騎兵兩翼繞近陣門則刀陣間稍退進退但利何便出沒擊處有拒追預爲解脫計

宜夏戰車之制矣云宜夏近作戰車一人可搶而用人翼左右附兩銃俱孔達牌外牌下栓二木止則爲車前腳行則鐵鉤鉤之其牌亦有活息可倒豎直近身爲繩袋裝搭什物人夜下營人與車從

大明會典雙槐歲鈔皆嘗錄及當時戰車制矣如民間小車但前增三尺鈔畫龍虎飾面上開小窗矣大則會典天順八年造戰車面設一牌以衛人箭上樓兩邊開小窗面木扳闊三丈三尺高六尺每步隊造小車六輛輛載三面各留銃眼○成化二年令每車六人行則爲推止則爲營牌下栓二木止則爲車前腳九人車裝一人推挽故銃七人張掛布圍畫作獅頭獸面又於營外每車插設木樁二根繫馬索一條每車用布幔二扇俱用蔴繩張掛小紅纓頭

并生鐵鉛鐳○雙槐歲鈔成化二十年總督尚書余子俊上言邊務曰自古命將出師未嘗禁亂兒可而進知難而退進退之間非車不可臣素命以來熟看大同地方山川平蹊宣府地方一半相等門庭寬平宜令爲軍之討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千五百餘輛用步軍千人護送行則縱以爲陣上則橫以爲營車空載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備若使虜騎合衆塞兒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備若使虜騎合衆對壘彼用弓矢止有百步技能我用鎗砲動有三四百步威勢如相持遷久彼將分散搶掠我則出兵或首遏其歸橫或尾擊其情歸前頭車營阻截合衆擊之馬此億萬年守邊簡易之法也復具圖本五其說甚詳

著於大學衍義補尤詳可攷而近日邊臣亦嘗言小車之利矣

胡泰政松奏議曰閫治邊故亦有戰車然體質重大推移爲艱近見路安前兵備使陳大綱所制戰車甚爲簡便其上既可以安置兵器夜物即遇險阻兩人可舁以行大利於守不惟省芻秣之費而又資饒餉之給今誠欲舉行但參考二者斟酌行之期善矣抑守邊用車元有說焉亦時焉而已蓋承平之世與開國創業時勢霄壤不侔開國之初乘百戰之餘威士馬精強將臣彪武有不戰戰必勝期時也車固爲贅也不用可也若太承平恬熙之餘百不如前戎寇內侵非守何以爲策非車何以爲守不暇遠引即以我

國朝言之國初兵勢視今日何如也

高皇命將四征而淸南蕭淸

文皇親駕六征而豺踪遠遁皆無敢弩臂當轍請降恐後斯時也守在四夷邊雖不備無警也而何談於車至後來則有不然者正統己巳之役王師二十萬騎覆於土木近日邊臣搜套亦以數萬騎敗於花馬池是皆不知承平時勢之宜守而不宜於戰不知禦虜之宜車而不宜於騎我所短彼所長一敗塗地無惑也使二役也有車爲拒長短兵夾輔之胡馬豈能近驅車以衛之胡馬將退走豈有此禍哉悲夫一時謀臣不知出此也愚備敘今古而灼知車戰爲守邊禦戎之長策不容於已故首陳之

二日宜設强弩以輔車戰按自古用兵以弩爲尚自戰國秦漢以來多以弩取勝迺今日朝廷官軍北方兵器並未見有用弩者惟南方民兵或用之惟西南夷兵專用之何古今南北之不同哉考之前代周官有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荀子謂魏武卒操十二石之弩矗錯謂勁弩長戟爲中國之長技漢制將軍有强弩積弩之名唐書擇宿衛勇者

爲番兵習弩射宋有弓弩院造牀子弩虎翼弩馬黃弩從前有國未有不用弩者也至於歷代以弩取勝則尤可稽孫臏抵魏馬陵萬弩齊發而龐涓死漢高帝平城之圍陳平請强弩傅兩矢外向而匈奴却虞詡禦武都羌使二十强弩共射一人而發無不勝盧耽節度西川爲大艦連弩而南詔憚之宋師討李繼遷非萬弩齊發賊未易破走也景德澶淵之役非伏弩射殺撓澶契丹未易服也以至劉裕敗魏河上之師韋虞走楊大眼之衆則又無非以弩輔車之效也臣文莊曰昔人謂弩爲中國之勁兵國朝所畏服蓋射堅及遠爭險守隘怒聲動勢過衝制突非弩弗克自古用兵以弩取勝見於史傳者不可勝紀今世則惟用弓矢而所謂弩者隊伍之間不復用矣意者有神機火鎗之用以代之故不復置與愚謂弓弩火鎗二者雖同爲長兵然而弦木爲弩創竹爲矢價廉而工省其制造甚易而爲用甚速有國者何憚而不爲但歷代弩制人各不同古有連弩諸葛孔明損益爲權山弩一弩十矢俱發唐有伏遠弩自能馳張縱矢三百步宋有牀子弩矢及七百步又有李宏獻神臂弓薛世忠獻克敵弓皆弩也今守邊誠能每軍造車數千

無事之秋欲爲武備內疲齊民外苦邊卒皆以馬之故馬之弊極矣而迄無善政今日內地編戶養馬之法尤甚於宋熙豈保馬之法宋人保甲養馬自願者聽且免其體量草束及折變緣納錢今日則論丁養馬丁及數者與之不及者足諸他戶不問其願與否也糧草戶役徵輸如故民以一身而當數役其害實比宋爲甚矣假令百姓竭力破產以飼養馬匹官得其用雖曰有損於民而實有益於官猶之可也今所養之馬既皆小弱羸瘠有之若無馳逐數十里固已困憊矣況用以出塞禦戎乎是官民胥失之也之時計莫如多造戰車廣置火器驍弩使民間亦多不知製造乞下令天下吏民但有能廣善治利器令日所宜最先者也但歷代强弩之制今官府既無强弩法式者

奏予一官

三曰宜省騎兵以紓軍民夫中國之馬不如北虜之馬古今無智愚皆知之其不可以我所短角彼所長也明矣今既以守爲策是故車在所宜省五代范延光言於明宗曰國家養馬太多計一騎之費可贍步軍五人既無所施虛耗國力宋沈括論賦民出馬備邊之病謂北虜多馬而人習騎射猶中國之工强弩也今舍我之長技强所不能何以取勝此皆工於謀國者也臣文莊曰我朝馬政爾京畿及河南山東牧之於民山西陝西遼東牧之於官在官者有名而無實在民者有損而無益今天下

死者日繼不賠償無已民何以爲生乎又曰官軍領馬騎操還有倒死責以追償是固足以爲不行用心保惜者之戒但馬之給於官軍者多係饑損并老弱羸疾者及至官給草料多不以時或馬有不時之疾者亦往往有之律文死損數目並不准除然一軍之達不滿十百而一馬之直多逾數千傾家之所有不足以償甚至責三子不足以償一馬興言及此可傷也邊城萬里牧馬之多未嘗以之臨敵出陣往往老死阜櫪之間而困吾士卒以賠償之苦其亦誤矣請自今沿邊屯戍卒以守疆界爲重扼要害爲主推限虜使不得入不必窮追一軍之中大率步八而騎二馬非壯健不以給軍軍非驍勇不以爲騎步以爲正騎以

爲奇如此則馬雖不多而皆得其用內可以寬保戶之孳生外可以免騎士之賠累矣愚按文莊所言軍民養馬困苦之狀宛然如見仁人君子讀此宜不爲之蹙頞動念耶然文莊但知馬不足恃欲省騎而增步欲步八而騎二而不知步兵猶未易以當胡騎雖增亦奚以爲也故愚以爲宜省騎而增車以車而衛步步卒皆令將車官旗方令乘馬車以布陣馬以備緩急壯車容通信息而已一軍五千人中得五百騎亦可矣一鎮二萬人中得二千騎已多矣如此則監牧之馬亦足以應各邊之用而民間之牧可省矣民牧既省即可變賣其馬以爲造車之費移民間養馬之費使少納造車之需於國計有益矣民間養馬一正每歲合納銀三兩六錢語曰官添一員民增一害民馬既

下未有不毛之土司民牧者苟能使地無遺利人無遺力則何兵食之不可給也語曰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此爲一時行兵者言也豈有邊塞常屯空棄地利不力耕自給而頓歲歲仰餉於千里之外非計之得也昔者戰國分裂燕趙特彈丸黑子耳北抗強胡南支齊秦諸國未聞有兵食不足之患也秦人初爲山東諸國所擯自孝公以亟耕力戰遂強其國莫有與抗者今以天下之大舉太倉之積以輸邊而猶皇皇然有不足之慮反不如戰國一隅之君此其故何哉古之地利盡而今之地利不盡也古之兵皆自食其力而今之兵悉仰給於官也然則屯田之策謂非今日守邊急務乎故晁錯勸募民徙田塞下謂使屯戍之事

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爲惠甚大趙充國擊先零願罷兵屯
田人二十畝益富積省大費卒滅戎振旅而還二子其眞
知邊計者乎不持此也李泌勸其君以屯田關中之策對曰
士卒多應募願耕矣 唐德宗問李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
陛下誠能用臣之言可以不減戍卒
不擾百姓糧食皆足粟麥日賤府兵亦成請鑄農器給牛
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關中士沃而久
荒所收必厚成卒田屯田致富則
制戍卒三年而代及期將滿下令有願留者卽以所開田
爲永業家人有願來者本貫給長牒續食而遣之不過數
畜則成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變關中之疲
弊爲富強也上喜曰如此天下無復事矣命
卽行之旣而成卒應募願耕屯田者什五六 韓重華募人
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乃命韓重華爲營田使赴代北經
營三百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按李泌韓重華
所營屯田卽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
卽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卽後人之師有爲者亦若是豈
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哉但邊塞之地風沙早寒
耕穫比南方爲難而又每有胡人寇鈔之慮今若不先爲
防護且重勸賞以來之則雖日談屯田無益矣故必修車
戰繁林木 議在後 列伏兵以爲之扈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
恃而不恐若夫勸賞之令則莫若倣周人之田畯命官奏
人之以力耕受爵 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 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
之詔唐有給耒耜耕牛假種糧之令皆無非所以鼓舞斯
民使趨事赴功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

議六 十

六百餘里列堋二十壘田三千八百餘頃
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 按李泌韓重華
所營屯田卽今大同宣府陝西諸邊之地而趙充國所屯
卽今甘肅地也前人之事卽後人之師有爲者亦若是豈
有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者哉但邊塞之地風沙早寒
耕穫比南方爲難而又每有胡人寇鈔之慮今若不先爲
防護且重勸賞以來之則雖日談屯田無益矣故必修車
戰繁林木 議在後 列伏兵以爲之扈衛捍禦然後田者有所
恃而不恐若夫勸賞之令則莫若倣周人之田畯命官奏
人之以力耕受爵 秦法惟農與戰始得入官 漢有孝弟力田之科賜帛
之詔唐有給耒耜耕牛假種糧之令皆無非所以鼓舞斯
民使趨事赴功也又按洪武中大學士宋訥上守邊策有
日備邊在乎足食足食在乎屯田今諸將中豈皆借才於
異代哉宜選其有智勇謀畧者數人每將以東西五百里
爲制隨其遠近高下分屯所領衛兵斟酌損益率五百里
一將彼此相望首尾相應耕作以時訓練有法遇敵則戰
寇去則耕此長久安邊之策也景泰中葉文莊公盛以左
參政協贊獨石等處軍務嘗請官銀買牛千餘頭摘成卒
不住戰事者俾事耕稼歲課餘糧于官凡軍中買馬勞功
恤貧諸費皆於是乎取給自是邊人歡洽歲亦屢登葉又
莊所行卽與宋學士之策相表裏使今日各邊皆如此則
糧粟不可勝用而尚何患邊餉之不充哉又按近日胡端
敏奏議一款欲廣屯種以足邊儲夫屯種號不欲廣然每
差官督勸不能增者急於起科得利也夫歲收不常而租
有定額則開墾者利未得而害已隨故人不敢開種今若
查照北直隸地方欵奉
太宗皇帝聖旨聽令各屯原額拋荒及空閑地土不拘土
客官民軍舍儘力開墾永不起科及正統四年令大同宣
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之處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
免納子粒如此則有利無害而人樂于興種矣蓋所貴乎
廣種多收民間米穀價賤發糶可糴則邊儲易足矣臣又
莊亦請於凡邊塞立屯田分軍耕種不必征其租入士卒
能於本田之外多耕者立爲賞資則例使人人奮耕家家
有積邊城自然充足於是令內地該運邊糧州郡俾其輸

價來雜家積有餘市價自平不獲邊軍皆歸而內地之民亦省累矣愚按二公之言尤合於王道藏富於民無見小欲速之意

五月宜因屯田以制邊縣宋滕甫有言中國外夷之兵常患多寡不敵蓋中國兵有定數至於平民則素不知戰外夷之俗人人能戰舉國皆兵此其所以多勝也馬端臨曰周官伍兩卒旅軍師之衆此教練之數也家家使之爲兵人人使之知兵故雖至小之國勝兵萬數可指顧而集也觀滕甫之言則知外夷之所以强而中國之所以弱觀馬端臨之言則知古列國之所以强而今天下之所以弱其故皆由於兵矣愚謂今宜稍倣此意創法立制畧如漢晁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爲善益既重勸賞以墾屯田則兵民願耕者衆矣然後編之悉使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戎雖强不足畏矣新縣既立倂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戎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民自爲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則民得專於備禦樂於戰鬬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庶幾滕甫所謂人人能戰舉國皆兵外夷之所以强者轉而爲中國之强矣馬端臨所謂勝兵數萬可坐而集古列國之所以

錯所謂制邊縣以備敵者爲益既重勸賞以墾屯田則兵民願耕者衆矣然後編之悉使爲兵一切他役無所預如佃田百畝即出一兵則田千頃即可得千兵萬頃即可得萬兵矣兵至滿萬則大縣矣合數縣爲一郡則大郡矣得良守令撫綏之良將帥統御之戎雖强不足畏矣新縣既立倂沿邊舊所有州縣亦皆一從此制什伍其民盡習兵戰專以守邊禦戎上供歲賦一切除免凡軍需雜役取諸近邊司府以給之使民自爲兵之外一無所事事則民得專於備禦樂於戰鬬藩籬成而邊防永固矣庶幾滕甫所謂人人能戰舉國皆兵外夷之所以强者轉而爲中國之强矣馬端臨所謂勝兵數萬可坐而集古列國之所以

復府兵亦畧與錯同意嗚呼時無古今人無古今顧力行何如耳今日誠能酌行此策因屯田以制邊縣但籍爲兵不收其稅但資其力不取其財但爲保障不爲商賈安邊長計嗚呼此策行則衛所坐食無用之兵可省矣

六日宜行經界以寓地綱夫胡騎利在平曠易爲馳突今邊塞之地多平原曠野一望極目險阻實希宜因屯田定其經界開爲溝洫就用田者之力每一里共濬一溝畧如古者井田之制一可以息爭端二可以備旱潦三可以阻胡騎四者我兵車禦胡即可依此爲營障免臨時掘塹之勞草木子曰井田之法非獨爲均田制祿而已蓋所以陰寓設險守國之意中原平衍設立許多溝澮許多阡陌使

車不得方其軌騎不得騁其足故也豈非寓至險于大順之中者乎觀晉卻克欲使齊人盡東其畝以便戎車吳玠在蜀於天水軍作地網以阻金兵之騎於此可驗矣宋紹興間金人侵蜀近邊地勢平衍騎兵縱橫無礙宣撫使吳璘乃創地網於平田間紐橫壑爲渠闊八尺深丈餘連綿不絕如網其後金人來犯騎兵始不得肆宋太宗時謹者謂順安軍至北平二百里地平廣無隔閡每歲胡騎多由此而入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浚溝洫益樹五穀所以實倉廩而限戎馬愚謂古今智謀之士所見畧同

七日宜繁林木以資扼伏夫胡騎慓悍不可輕敵在乎多方以阻之制之而已林木叢密則敵騎不能入非惟不能入且不敢入非惟不敢入且不敢近何也彼懼有伏焉故也夫林木之中小車可由也步卒可屯也騎不可騁也兵伏焉則莫測其多寡也此敵人之所甚畏也古之智將餌敵人而不以伏兵而勝兵無伏是無謀而浪戰也無叢林深箐兵難埋伏也是故繁植林木者所以便伏兵而拒胡騎之上策也蓋窮邊曠土空而棄之不若植林木之有益於備禦可行或曰古今拒胡自戰國至隋每有長城之築無高閭有修邊牆之議有築邊牆之舉矣其是非利害何居曰此有損無益勿信可也夫工程浩大所費不貲一也勞役軍民怨讟煩興二也通近寇境胡騎出沒丁夫驚擾不時三也築之縱成曠遠難守久益頹廢四也胡寇倏來動輒數萬潰牆而入無異平地反爲所笑五也與此役者治所謂運甎塡塹也塹百勞而無一益以此爲策策斯下矣故愚以爲不若創地網植林木扼胡之爲便此不戰而屈人之兵上策也

八曰宜募驍勇以習砍營夫兵凶戰危浪戰實難浪戰者胡騎之所長砍營者中國之所利兵法曰先人有奪人之

必又曰攻其所不備乘夜劫營之謂也愚考古今用兵能行劫營之術者十戰九勝況胡虜無營壘壁壘劫之尤無不勝也稽之往籍而可知矣安祿山將令狐潮圍張巡於雍邱相守四十餘日巡以死士五百乘夜劫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宋尹樂倫遇契丹耶律休哥南寇命士卒捲甲銜枚秣馬俟夜延後急擊殺契丹一大將衆皆驚潰休哥爲短兵中其臂而遁契丹爲之奪氣劉錡禦金兵于順昌募壯士五百夜劫其營乘電奮擊敵衆大亂積屍盈野國朝大將軍徐達常遇春攻元將擴廓帖木兒于太原步兵未集遇春與徐公謀遣精騎夜劫其營廓擴中傷而遁正統中昌平侯楊洪守邊能用奇兵遇虜入寇必擣其虛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胡人畏之呼爲楊王此古今劫營取勝明效大驗歷歷也今日守邊禦胡尤當以此爲長策昔後魏太武帝英雄主也亦畏南人劫營觀其遣宋主書曰吳人止有砍營伎我亦不癡豈則遣騎圍隨夜則離彼百里外宿彼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其首豈得不爲我所有哉胡人之畏砍營如此張巡與令狐潮戰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得矢數十萬以死士五百砍潮營潮軍大亂藁人千餘後復夜縋人試笑不設備乃妙一計而二誤敵既誘敵設詐復游敵心乃取砍營大勝今日禦虜倣此尤妙巡何人哉有爲者亦若是

九曰明賞罰以振國威昔人有言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唐虞不能以治天下斯言至哉自古及今未有賞罰明而兵威不振不強威振而敵不懾者賞罰不能嚴於將帥者二也又者反是故書曰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又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又曰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此古先聖王用兵制勝之道而我

祖宗所以驅逐胡元肅清沙漠莫非由此致之迨奈何百餘年來承平日久人情漸狃於宴安法度日趨於懈弛朝廷之賞罰或不能嚴於將帥之矣將帥之賞罰或不能行於士卒矣賞罰不行因循姑息苟且玩愒邊防日廢以全盛之天下而困於醜虜之憑陵誠可爲長大息也今日邊方賞罰之失不能一一盡陳姑即諸臣奏疏粗見其槩胡參政松疏曰邊境近年侵盜驅畧虜大入則大利小入則小利竟不聞有鼓堂堂之陣正正之旗與之一角於疆場

者雖朝廷之上嚴令勒殺要不過息鼓偃旗徐尾其後賊如東向我則西馳俟其志欲充滿整暇而歸其所畧老羸屏弱行不能逮彼乃視爲棄核委以啖我而我則因之以爲利邀之以爲俘以巧於張皇奏功罔下而不知率皆我之編氓與其老羸嬰孺也豈不重傷天地之和而遠遠醜虜之笑哉此退縮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帥者一也許都憲九邊圖論曰成化以前敗軍法重無苟免者是以邊臣知畏地方少事弘治中太平滋久稍已解弛正德則一故事耳今宣大失機屢矣而薦將晏然無事求之各邊無不然者此不可爲邊民痛哭哉此失機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帥者二也又

曰　先朝軍機法重邊臣不敢蔽否則論出不測今乃造
爲活套窺避任情巡撫將臣同然一律本屬陣亡而云同
營身故本是敗失而云走死官馬襲殺老小而云入寇斬
獲戎馬在門而云追襲出境殺掠至萬而不以聞連城陷
沒而報無事死者含冤而不蒙恩生者憤懣而無所控訴
若不痛懲此弊賞罰何以得明賞罰不明則邊事未可知
也此欺蔽當罪而不罪也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帥
者三也議者謂近日禁網嚴密於嚴廊之前濁畧於邊境
之上欲求諸邊激勸不可得也誠切證也有爲邊議至言
者曰兵必先定制而後士衆不亂士衆不亂而後刑罰乃
明刑罰既明而後萬人齊力故兵法曰卒畏將甚於畏敵

者勝未聞豪悍緩散擾數萬之師執猜疑之心乃得勝策
者也大同鎮軍自癸巳李瑾之變以來猖狂恣睢驕氣未
殄將帥曲爲包容教場鞭爲菆草鎮軍既然諸部相效閧
居則揚揚莫禁有事則皇皇不前胡參政疏謂每邊警交
馳烽火四照將弁先出城彼悍夫驕卒方抱其愛子若
孫熟寐以寢荷稍稍羅縛則羣起而噪呼脫巾而謝詈事
勢至此豈不可爲痛哭哉此今日將帥之賞罰威令不能
行於卒伍莫此爲甚矣嗚呼　朝廷之賞罰不能嚴於將
帥賞罰何安所施將帥之賞罰不能行於卒伍養兵何復
何用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邊事吾不知其所終宜諸臣
發憤痛哭觸目激中惓惓然憂治世危明主而不能自已

也議者又謂胡虜之所以致強能爲中國患蓋彼得休息
生養萬吾則徭役困敝彼得威殺專行而吾則文法牽制
彼勝則利均於下敗則恥歸於上而吾敗則禍貽於下勝
則利歸於上彼雖夷狄然其賞罰信必能得人之死力昔
金酋粘沒喝對宋使馬擴說道南朝劉起慶用兵一夕逃
遁你看我家用兵有走的麼嗚呼夷狄且以信必致強況
堂堂中國而顧有愧於彼耶吉者戰國之世齊國不治久
矣一旦威王奮怒封卽墨烹大夫及左右嘗譽者於是羣
臣悚懼莫敢飾非務盡其情齊國大治強於天下嗚呼列
國且以賞罰致強況有天下者何獨不然耶五代之季下
陵上替胡虜盛強中國衰亂極矣周世宗固高平之戰按

誅潰將焚愛能何徵等以振軍法遂能變弱爲強戰勝攻
克宋太祖始爲周世宗將與敵戰士卒有不致力者宋祖
陽爲督戰以劍砍其皮笠明日徧閱皮笠有劍跡者數十
人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暨卽位復斬川班直妄
乞恩澤者四十餘人因與臣下論及唐莊宗事撫髀歎曰
二十年來河戰爭取得天下不能用軍法約束誠爲兒戲
朕今撫養士卒固不吝賞苟犯吾法惟有劍耳嗚呼周
世宗宋太祖二君皆居危處亂際時多艱猶能奮其賞罰
克致強盛況今全盛之天下而能賞罰信必如二君將見
事半古人而功必倍之矣患不爲耳大抵我　朝邊事一
向只爲因循姑息玩惕偷安入箇字所破壞不斬釘截鐵

斷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也又按胡端敏議有與賞罰一節尤切時弊今附錄之云

議曰夫以賞言首級論功非我國所舊制也兩軍相對當先格鬥者手眼疾良不得差此何說耶前日之役我軍不能戰而爲敵所乘爲後軍所不能遠奔不能割然割之者多非我國人而又或殺良民或傷得軍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已降或殺良民或傷得軍行之賊被擄逃出之人而割之多非眞功也又或因爭首級自相踐踏而爲敵所敗此邊人之大患也以割言耶原夫邊例交鋒傷擄四五人之上以上不報者止降一級輕重不倫隱瞞得利人何苦而實報哉又或兩軍對敵勝負相當殺傷相抵我軍被殺指名可驗殺彼之人不能取首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已宜不得論功亦問前罪故今邊將上下相蒙惟事欺隱而已宜堡任其改革鄉民任其殺擄上之罪其兩軍交鋒而殺傷相抵更定賞罰之格惟嚴隱匿之罪其有奮勇者不問其罪至於退縮擄掠數十人之上俱問失機其戰衆自衛縱賊深入者但被擄數十人誤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過撫官親時賞給錢兩不必論功陞勝論功止憑過撫兵備查審參證某人誤策某人當先破陣某人殺死幾人皆過撫官親時賞給錢兩不必論功陞官其有三次設謀或當先破陣或一起連殺四五人之上若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不聽行焉而疑之掣肘焉中勇力出衆者方保陞官其若邊將惟以退縮保守爲事而不聽行焉而疑之掣肘焉中冒功賞其所私者卻從過按訪實糾舉必問重罪如此庶幾賞罰當而人心思奮朝廷亦不致多費官爵矣愚按胡端敏此議明白深切蓋首級論功起將士妄殺虛冒之弊交鋒殺傷固殺充軍起邊將擁衆自保退縮不敢戰之弊此二弊皆爲邊民深痛不痛革此弊太平未有期也夫首級論功最秦商鞅之作俑也然臨陣斬獲眞賊甚難而所謂或殺已降或殺良民或殺被擄逃出之人甚易故今首級眞功不一二而僞冒者恒八九上官但見其獲功即喜而何假復辨其功之眞僞也夫律殺一家三人凌遲處死極惡也今矣殺三功即得陞官世襲賞延于世極賞也以極賞而加於極惡之人天命大討罪失之矣夫殺良民報功甚易無辨而受極賞貪功者誰不欲爲也故愚以爲今日不變此法妄殺良民之禍未已也自古兵家惟退縮罪重不罪其戰而殺傷或衆而殺敵相當亦足以示威懼猶當以功掩罪也諺云莊士臨陣不死帶傷蓋殺傷兩軍之常也戰當有全勝之理也故能向無懼已足多矣今邊例如此是使退縮自保而致寇安民也於深入而無忌也夫陷民割血以養兵徒以縱寇安民也乃退縮徒窘殺使民所臧望比鄰而陷民吾血以養此無用之物爲矣有之如無不若什佰其民使自爲兵猶能自竭力相救助衛之爲愈之禍未已也胡端敏此議誠萬世智子所宜玩思

十日宜重將任責以成功夫重將之道其要有三一曰選之精二曰信之專三曰任之久選之精而後其人可得也信之專而後其志可行也任之久而後其功可成也三者闕一不可夫邊方之任與尋常腹裏不同寇追門庭風雨飄忽苟非其人則修攘無術制馭無方生民蒙其殃而國家受其敗是誠不可一日不得其人以處之也精選矣得人矣而信任之不專謀焉而不聽行焉而疑之掣肘焉中制焉則亦無以使之展其才行其志而莅乎不足以收得人之效亦終於無益而已得人矣信任矣而用之未久又倏遷而屢易焉則人無固志所行雖善而後來者又已易若趙將李牧守鴈門而大破匈奴十餘年不敢近趙邊唐置李世勣於晉陽而民夷懷服十五年邊塵不驚由有得於茲三者之全效也降及近世得任將安邊之道者莫如宋太祖宋失邊險胡虜最强南方未一斯正時勢之難也用人之道皆然而在邊方將任尤爲當務之急求之於古

宋太祖乃注意謀帥命郭進李漢超等備契丹董遵誨等備西夏專制焉久任焉至十餘年不易凡郡中莞榷之利悉以與之恣其貿易免其所過征稅許其召募亡命以爲爪牙凡軍中事皆得便宜每入朝必召對命坐厚爲錫賚以遣之由是邊臣富實能養死士使爲間諜洞知敵情及其入寇設伏掩擊多致克捷皆能以一郡之力抗禦强胡宋

記曰無西北之憂得專力東南御平諸國宋祖將將之賢試萬世有國者之軌範矣與治同道罔不興使今日任將能如此尙何邊事之足憂醜虜之足患哉乃竊覩近日諸臣疏議似有不然者謂今邊將巡撫有缺視爲常階不論所宜甚至廟堂之上相顧無人非固分誼疎逖登崇日淺者舉以中之則爲人處決而已不問其堪與否也則今日之選將用人與宋祖異矣又云今總督諸臣動輒牽制賞罰不能自決繕修不能自給攻守不能自專芻糧不能自給攻守不能自專芻糧不能自給調動須奏請事由中制條然欲行忽然欲報罷甚至檄狀小疏至相繼責請兵請糧此正爲圍事焉耳旁皇哀求延頸企踵而內應不至宜其鰓鰓然結疑慮之懷而臨事蓄縮也則今日之委任邊將與宋祖異矣又謂今之巡撫苗至任而卽望遷官焉得有固志焉得有遠圖無遠圖焉得有善政其甚者旦夕掊剋日夜鑽刺圖維所以移徙遷陟而冀他命耳視地方曾鑿虛火屈之弗若而又何暇經營展布勞來安集爲國家無窮之計耶則今日之任將久遠與宋祖異矣三者皆與古異無怪乎邊防日益隳壞胡虜益輕中國長驅深入莫敢誰何也今之論者動曰天下無才嗚呼是何言也愚謂爲此言者非愚則誣矣古今天下未嘗有無才之世但患上之人不能知而識之舉而用之自古豈數歲才於異代耶更借宋事明之宣和之季宴安日久紀綱盡隳金虜侵陵靖康潰覆斯時也天下似乎無才矣建炎繼之名將輩出韓劉吳岳王德牛皐張憲郭浩之儔狂虜褫魄天下未嘗無才顧君相所以用之者何如耳古之取將者或起於椎埋屠狗或拔於俘囚桎梏或擢自卒校如韓劉吳岳初皆起於卒校也今日推將必限自指揮以上千百戶而下且鮮及焉不亦狹乎古之選將者多取於戰陣或以謀畧或以勇貌如韓信坐法當斬而滕公奇而薦之岳飛坐法當刑而宗澤奇而用之壯其貌也蕭何數與韓信語而稱其國士無雙張所固岳飛論用兵而矍然謂非行伍中人詩其謀也今日推將惟憑撫按薦章而究其所以薦則或以文雅或以阿奉或以襜囑以賄致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縱合韓岳復出吾知其死於囚梏老於卒校而已何由而知之識之舉之用之而使著膚功於當時流聲光於百世也哉故愚以爲今日非無將之患而識將之難非專信久任之難而舉將得人之難使居宰輔居本兵者有蕭何宗澤之賢則何患乎無韓岳諸人之才出而應國家之求膺方虎之寄而所謂信專任久舉而措之無難事者矣

卷六終

右治安要議六卷清瀾先生著廣州鄉賢傳琦巡按陳
聯芳都御史李壯侍郎萬士和恭順侯吳繼爵嘗取清
瀾所著要議及通紀通辨古今至變爲之梓行此本則
其玄孫璋重刻槧頭處皆脫行或空一格蓋猶沿明本
之舊也議中所論明中葉積弊群酌改革按之時勢鑿
鑿可行故鼇峯夫九思謂墓文言要議多君國大訏謨
當事每每採用之序題嘉靖戊申以清瀾生卒治丁巳
推之時年五十二攷明史嘉靖間薩顗最强吉囊俺答
屢犯邊山西尤被其害二十三年甲辰俺答復自萬全
右衛入掠蔚州完縣京師戒嚴清瀾著議於備邊禦戎
講求切至以此至二十九年庚戌俺答又自古北口入

直犯京師凡飽掠八日始出塞去清瀾成此書時尚未
之見然其云我朝邊事一向只爲因循姑息玩惕偷安
八箇字所破壞不斬釘截鐵斷除此根天下事未可知
也蓋早慮及之矣惜其時分宜柄國廷臣無敢採其議
上之於朝遂令韃靼縱橫終嘉靖之世不能制此可爲
太息者也明史藝文志　四庫提要載有清瀾通紀通
辨二書而無要議蓋傳本久佚當時未得其書此本任
官議卷末有缺文亦無從校補然大意已足見一班云

庚申五月陳伯陶謹跋

六齋卑議

民國十有七年

永嘉黃氏校印

宋衡原名存禮改名恕後改名衡字平子號六齋陳柱宋徵君年譜生時尊長夢燕故小字燕生卑議自序萬全鄉鮑陽人纂父賓家年譜邑庠生喜宋五子書以公方信鄉里邑有公善無不與約採訪纂衡幼有異稟讀書過目成誦八歲在塾瑞安孫鏘鳴過其家奇之妻以女年譜九歲能爲古今體文談論經史即每與宋元人立異年十四見王陽明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卑議自序十六爲邑諸生年譜是時瑞安孫衣言鏘鳴兄弟方以陳傅良葉適之學誘勉後起衡既從受其學而衣言子詒讓治訓詁學絕精兼通佛典其同邑金晦治顏元顧炎武之學卑議自序陳虬治蘇軾陳亮之學虬兄國楨治易象數兼禪學皆與講問大義多所啟發卑議自序而超悟詣極往往不爲古人所蔽纂陳詩宋徵君事略光緒丙戌年二十五丁父憂遂僑寓瑞安爲游學計明年從外舅鏘鳴於上海龍門書院又明年於金陵鍾山書院皆襄閱課卷庚寅游湖北課兩廣總督張之洞說以變法不聽登黃鶴樓賦詩見志是冬出使俄德奧荷欽差大臣許景澄奏辟爲隨員病不果行壬辰游京師謁大學士李鴻章一見咨賞以限於資格委充水師學堂漢文總教習乙未在上海襄閱求志書院課卷辛丑在杭州任求是書院漢文總教習壬寅禮部侍郎朱祖謀以經濟特科薦丁母憂不赴癸卯游日本年譜覘風土諮學術越歲乃還陳詩宋徵君事略乙巳應山東巡撫楊士驤聘任總務處議員兼文案宣統元年歸里明年卒年四十有九年譜衡自移家瑞安輒頻年浪迹江海自楚浙燕齊外以居申江爲最久交游名士徧海內益博覽四部

籍及近譯歐美人所著書包涵兼綜自成一家之學參卑議序纂年譜卑大旨以顏習齋爲能接孔門卜夏氏之傳黃梨洲爲能接言游氏孟與氏之傳世苟以黃說爲體顏說爲用則大同可幾豈但小康哉卑議前序遂本其意著爲書曰高議有申周學重孔問篇明今所謂漢唐宋學非周以前之學孔子爾問項橐以譏今士之失問謂學亡於秦問亡於漢又有君道吏道篇至欲廢官制去階級蓋無政府主義其持論較鄧牧心伯牙琴爲尤激子道婦道篇隅三綱忘六情似莊生至樂之說每與人言輒撄世怒遂火其棄年譜別爲卑議四篇六十四章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自序謂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命之曰卑自序意固謂有政本之改革爲大同之政見在也纂生平痛詆洛閩之學爲陽儒陰法以爲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尚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尚阻卑議後序其所抱之學說政見大概如此是時漢學多趨枝末春秋公羊學方盛行纂衡譏切之曰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不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不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風氣既成華士趨名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且以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疏舛苛刻躁妄陰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僞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卑議漢學篇又云春秋文簡師說絕異三家以外尚有鄒夾公羊述義亦有未安時賢既欲盡黜諸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家獨尊一經於此一經又欲盡黜他

衡文和雅類東漢人不矜華藻而雅有典則歌詩靜穆多似宋人（陳詩宋徵君鄂略）所著又有浙學史永嘉先輩學案朝鮮大事記闕中原人荒議谷若干卷在燕著津談十六篇是歲中日失和師徒大潰因著籌邊三策在齊輯條陳政要爲山左陳言錄若干卷其女昭又裒其詩文爲六齋有韻文集無韻文集各若干卷衡無子以三弟子佩瑮爲嗣蚤卒女一卽昭衡卒時以遺著付焉（年譜）

光緒癸巳十有九年俞曲園師書後

嘗讀後漢書王符仲長統傳所載潛夫論昌言諸篇輒歎誦不置以爲唐宋以後無此作也不圖今日乃得之於宋子燕生蓋燕生所爲卑議實潛夫論昌言之流亞也其意義閎深而文氣樸茂異時史家采輯登之國史亦可謂黼黻治體根柢革易時弊者矣惟變通篇三十七章節意以爲宜緩出之其造端閎大者固未必卽能見之施行瑣屑諸端不知者且謂妨於政體竊謂君子之論論其大綱而已孔子富之教之兩言千古不易三代以上聖人治天下以此卽漢唐以來凡治天下亦以此然何以富之何以教之則孔子不言也一國之富教不能遺於他國一時有一時之富教不能概於他時至孟子屑屑然論之卽如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此或可施於七十里之滕耳齊梁大國能用之乎而況後世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不變圜不能通而變之實難是以君子愼言之也燕生屬序其端余謝不敏竊書其後云爾曲園居士俞樾

巨清光緒十有七年宋恕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於亞細亞洲東海之濱成以質其師仙園先生先生覽之然戒曰是宜緩出恕敬受戒然漸聞於世索觀日衆宋恕之友謂宋恕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相與議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子盍出子之議以備擇焉宋恕謝曰今天子聖神公卿大夫士莫不能通兵刑錢穀學校教化之事安用宋氏卑議爲宋恕之友曰雖然其亦盡吾心焉詩不云乎詢於芻蕘子之議甯不足比於芻蕘與於是乃取舊稿稍加改削印行問世而重爲之敍曰宋恕年十九受大儒顏習齋氏之書於外舅止庵先生止庵先生兼治百氏不專宗顏宋恕亦兼治百氏不專宗顏然心以顏氏爲接孔門卜子夏氏之傳弱冠後見浙西李壬叔氏所序德國學略扶桑岡本子博氏所撰萬國史記及南楚郭筠仙氏扶桑岡鹿門氏之緒論悄然以悲涼數行下曰嗟乎素王之志今乃行於海外哉今乃行於海外哉已而又得見大儒黃梨洲氏之書且喜且泣曰悲夫言子游氏孟子與氏之傳在此矣此剝之所以復否之所以泰唐虞三代之所以盛而美英日本等國之所以四民樂業月異日新者也苟有權力者咸克以黃氏之說爲體以顏氏之說爲用則大同其幾乎豈但小康哉卑議之箸緣起具於前敍上二篇二十五章指病下二篇三十九章擬方指病不及本擬方多據亂故自命曰卑雖然其諸不謬於儒術而不見斥於黃氏顏氏之徒者與其諸可告無罪於言氏卜氏孟氏者與其諸陳於空山吟於荒野可使恒河沙數之寃魂沈魄感而夜哭聲連千里不能休者與孟氏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詩曰與赤匪狐莫黑匪烏今天子聖神執政多仁蓋通於北風所謂其有顚行不忍人之政者乎其甯無取於斯議焉

光緒二十有三年去箸書時七年宋恕自敍印行緣起

卑議篇章名次

民瘼篇第一章十
　患貧　盜賊　旱潦　士妖　厲莠　僕役　胥慕　賦現
釐鹽　刑威
賢隱篇第二章十五
　塾課　教官　書院　科場　小楷　養望　洛閩　漢學
文詞　外務　歲月　用違　傳舍　政本　山林

變通篇第三章三十七
　師範　四科　博文　開化　學會　取士　議報　樞部
閣院　華衙　民政　軍政　九曹　鄉聚　聽訟　輕刑
司據　懲罪　重祿　停捐　泉幣　醫藥　道路　水火
三業　箸書　正名　廣譯　圖籍　服色　旌表　倫始
析承　救慘　節漸　同仁　禮樂
基礎篇第四章二
　更律　帥信
都四篇六十四章
廣白

此書箸於光緒十七年故所論政事截至十七年爲止現雖稍加改削而大體仍還原書之舊故不能增論十七年以後之政

事

鄙人等此書非欲借爲入仕之媒亦非欲盜取一時之譽徒以躬處奇艱傷心同病惻隱未絕不忍無言明知空言雖切無補蒼生等諸候益時鳥自鳴自已耳

無量劫無量世界莫不有物斯莫不有人斯莫不有國莫不有國斯莫不有政政之宗旨不出兩途曰富强曰治平若神州之儒教印度之佛教宗旨皆在治平故與法家若婆羅門若可蘭宗旨在富强者勢必冰炭運丁其否則宗旨在治平者必不得執政此孟子所以困於齊梁鶡冠子所以窮於南荆陸宣公司馬溫公之倫所以掣肘於唐宋者也此書難未嘗不談富强然宗旨在治平與法家富强之說絕異嚴穴高士幸勿臆同宗旨在富强者之談而不屑披覽

此書篇章名數及其中字句皆鄙人一手所定自首篇首章首句至末篇末章末句毫無謬於宗旨自相矛盾之處所謂一家之言與道聽塗說剽襲影響者絕異苟海內外通人欲正其失敢請屈尊先閱敘言再將四篇六十四章逐字過目然後賜正若不屑細閱偶見一二句或一二章遽加攻難則鄙人所弗敢聞命

英美等國治內之法合於公理者殆十六七或且十八九至其外交之法則公理尚止十合三四其不如英美等國者無論矣此書專論內治故於英美等國有嘉無貶非不知其外交之未能盡絕妬忌陰險之習也彼中公理家固多譏切政府者矣

域外諸國或近海或遠海昔魏默深撰圖志概指爲海國貽笑域外三尺童子今公私文字皆指外人爲洋人指外交之務爲洋務夫洋者海也非不美之名用之無當於貶外而徒招不識字誼不見地圖之譏矣而弗正其名煞若斯之類此書皆不敢沿誤誠懼外人之譏笑辱我神州也

外國爲非臣僕我皇朝者之總名歐洲爲五大洲之一名今人動輒混言外國若歐洲法良意美試問東南洋諸食人之願及非洲諸以人祭祖之國非外國乎土耳其非歐洲之國乎且歐洲中最治之國尚不及墨洲中最治之國何獨慕歐洲乎此書實事求是凡言外國之法良意美必指實某國或某某等蘭或白種諸國儒善惡混也

由我帝京向西繞行一周則俄英屬地爲近四而朝鮮日本爲遠西向東繞行一周則朝鮮日本爲近東而俄英屬地爲遠明乎地圓之理則知域外諸國無不可指爲西國亦無不可指爲東國而奈何專指白種諸國爲西國其人爲西人其法爲西法其學爲西學乎此書實事求是凡有所指慨不泛用四字八旗禁旅駐防營制餉需等舊章應如何變通之處非草茅所敢妄議懍遵國法概從闕如

此書宗旨雖在治平然所擬之方於治平眞際不過得字故命曰卑議願通人高士曲鑒區區

都十條

民瘼篇

患貧章第一

夫民爲邦本本固則邦無危象食爲民天天足則民無離志自古及今未有十室九空而不願亂家給人足而不成治者也是以百姓不足動有若之嗟訓農通商致衛朝之富海外望國深

明斯理故極力求富而藏之於民蓋與法家富國之旨殊矣法家富強之旨與儒家富強之旨判若天淵孟子最深於富強之學商鞅亦深於富強之學然而萬無可通者旨殊也咸同以來弊政滋甚橫征內困互市外漏農田水利之制苟焉非修天地自然之藏尙多未發禮義生於富足陳餘忘其廉恥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可爲寒心者也

盜賊章第二

昔惠人遺戒明火烈之功嚴尹信訾息犬吠之警道德齊禮其風渺矣刑以止盜又可弛歟夫爲盜之樂十倍良民自非必懲富猶易犯何況貧嘔爭趨矣怪今盜律非不嚴捕官非不多也然而首善之區驕肆尤甚中原庶族十九業斯黃河南北跬步荆棘大江之表鞍爲樂土然劫竊之事亦無日無之役有私例仰贍陰護官有同情諱劫細竊豈盡亡良均非得已被盜之戶

敬鄉樓叢書

苟乏奧援訟必無幸勢使然矣蓋聞海外望國道不拾遺門不閉夕雖以異族千編深閭弱質獨行千里無虞暴客偶有盜案登即破獲相去何遠抑有由歟詩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又云式遏寇虐憯不畏明能無望焉

旱潦章第三

大小諸川時常泛溢高原燥區又苦屢旱更相爲虐循環不休哀鴻滿地良堪惻隱夫水旱之降世以爲天然人事未修豈宜委數夫種樹以潤空氣理著於西書鑿井以引源泉效彰於東國皆防旱之至術化磽之良方至如境內有浸因而善用則幹流支波但能爲益而淹槁之災兩可無虞忘所當蘄動輒言天但求暫安計不及遠坐使父老幼孤頻遭於慘亡田園室廬恒懼於不保斯乃仁人所流涕志士所撫膺也昔堯有九年之水

湯有七年之旱以今方古未爲甚烈然情隔於代遙痛深於目擊詩云周餘黎民靡有孑遺先王詞意迫切若此聞中邃遠誰上流民之國公等慈悲甯勝鄙賅之舉永慮長策更待何人

士妖章第四

號士者流倚厥章服舞弄刀筆櫫暴邑里庶民畏之目爲訟師訟師之強有力者聲氣廣通震懾守令例案特熟挾制院司一喜一怒萬戶股栗生人死人操其毫端弱無力者揚威數村稱雄九族良懦被虐厥痛拘焉夫察拘支嚴衙刑懲重猖獗至此其故安在蓋由庶鮮識字士罕讀律鄉議無權官護可恃夫趨榮遠枯者有生之恒情悲貧慕富者含識之公理今韋布之士謀食奇艱一尺青氈大費延攬昔劬夕悴肘見踵決猶多上關甘旨下窘號啼窮廁繩樞絕望高軒之過貸錢假衆動遭市人

敬鄉樓叢書

之辱而彼業訟師者或等列庠校或屬在世年非有公卿之職而門庭晏顯非有黃白之術而財足揮霍居則煖館涼臺適體於冬夏出則狎客健僕導隨於前後鮮衣怒馬親戚謳途沈飲縱博衣冠滿坐積貲購仕仕貲相長輪蓋耀宗田宅利子苟非上哲相形難堪是以效尤波靡守節風微巧取豪奪各矜名家誦詩習禮競用發冢遂使農販之儔腹誹孔孟以爲一號爲士便不可近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玉石同毀誠慎切於身受惠昭於耳聞也

庶莠章第五

古稱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則三家之村必有地棍或練習拳勇動輒毆人或包藏禍心專喜敗事或陰結訟師奉令承教或顯交胥役揣瘦量肥或驅率悍貧騷擾懦富或依託勢富欺壓

弱貧或羣行郊野截亂婦女或私立規例强派農商鳥獸光化滅理若斯魚肉善良觸目皆是夫耕夫織婦獲利甚微小販之艱亦不可說辛勤一生致富能幾稍有盈餘使愁虎視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一夫發難厚賄乞哀惴聲播揚外患紛起今日輸幣明日割地楚猷未乾秦兵又至不忍忍背城一戰胥役訟師每多助棍敗者十七勝者十三正使得勝訟費浩繁而彼地棍尤其受懲不過笞繫笞不知愧繫即獲釋既釋之後仍復來擾終當賄和以靜門戶至或被係戚族或此乃孤寡則勝敗之數尤與情違弱貧被厭苦倍茲焉今民鮮不思去鄉井慕趨公門實業憚修游惰日衆驅於地棍亦一端歟詩云大風有隧貪人敗類又云民之罔極職涼善背誰之咎也

僕役章第六

內僕外役倚官作威名則不齒實則極樂僕權倍主役權侔僕氣燄本管各署之常芸芸四民輸其營血不義致富或逾王侯姑論州縣門僕歲入動數千金多且萬計更名報捐轉瞬顯仕明暗諸役千百爲羣此輩性行本鮮良善一來作役濡染益非朝得官票儕儔相賀暮宿村店勢燄便張所至之家奉若神明酒食之外索獻錢幣若係紳戶稍不敗逞若係農販雞犬一空欲糾不滿輒行毆毀鄰舍代哀必遭株蔓詈人祖父以爲當然辱人母妻亦復時有及原被到案勝敗既分爲笞爲繫令出於官掌笞掌繫權操於役其笞也勝家預賄則計十肉飛敗家預賄則呼千皮存其繫也勝家預賄則怪借私加敗家預賄則眠食使適至於捕官之役盜庇盜徒刑官之役勒買刀數尤駭初聞豈勝痛哭夫教養之道贖代失修民生今日爲善實難半畝之宅良莠雜處一門之內苦樂懸殊不平之端何日蔑有原其始意皆欲訟官繼念得直與否尚未可知衙役臨提先受騷擾途爾隱忍不發抑鬱終身或乃不顧生存含悲引決老成家法以守怯爲宗閭里格言以勿訟爲要得聞於官萬不能一聞而得直百不能一詩云哀我塡寡宜岸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匹夫匹婦制於强暴乏財而訟鮮不危躬況沈冤幽恨充塞天地僕役之爲禍烈哉

胥慕章第七

夫貴賤之品以才德爲衡輕重之任以貴賤爲次斯固用人之雅素理國之經常今時所睹大異是焉修撰編檢其名甚貴然尺寸之柄不以相假各署胥吏其名甚賤然威福之權乃與之共就中權重莫如部胥舞文弄法父子傳家曲出深人黑白變

色司員多貧每仰河潤潤既及矣勢難持正其廉公者又多愚直疎於例案昧於情弊欲駁不能受欺不覺七堂人雜兼差政繫畫諾惟命不知何事官反爲吏吏反爲官名實捐戾一至於此外皆吏權稍輕於部然督撫之吏奴視鎮協布按之吏踞見守令提學之吏陰操黜復知縣之吏半握賦訟無署無吏無權幷爲一氣毒遍赤縣夫僕役等輩皆有傳人胥吏雖賤尚非其比常無君子出於其中然衆寡之數殆懸絕矣在昔漢氏郡縣稱朝妙選鄉望以充曹職士吏合一猶有古風蓋嗜利之心有生同患欲遏其流惟持名念是以古先哲王用名範俗夫苟任之則宜貴之既賤之矣豈宜反任彼之來充固非爲名惟利是圖又焉足怪至若刑錢劣幕盤踞挾持尋其殃民或甚胥吏望卑分尊賞罰不及苟非改徙末如之何徙之非改雖貴吏

名亦恐無益詩云誰能執熱逝不以濯言蓋之熱生於法家濯之濯之其必以儒歟

賦稅章第八

今京祿奇溥專仰外贍外官費繁恃剝軍民剝民大宗基於州縣州縣四應取諸賦稅夫浮徵勒折律有明禁然爲今州縣苟遵律言不能終日故浮勒之禁徒存其文浮勒之實仁者不免但仁者爲之較有限制而服官之子中人爲多當其未仕非不慕廉笑罵貪酷亦出眞心及親其境公私交逼環顧同儕莫不浮勒倍徵浮也數倍亦浮倍折勒也數倍亦勒人之欲錢苦不知足既必破律自專計利計心一起多多益善由有計心漸入貪境由有貪心漸入酷境沿溺日深殊不自覺遂至紛提孤寡頻飛雷火之籤大索契憑不恤脂膏之竭指正人爲漕棍視農

戶爲奇貨僻左之地惡棲之鄉賦稅苦民尤不可說但獄不鬻倘得清名夫今之州縣風莫下矣苟苦民之事止於賦稅目之爲清固亦近似然清者若此濁者奚如詩云爲民不利如云不克黔黎之苦何其極歟若夫京外舊關掌稅官吏無殊劫盜則更可悲者矣

釐鹽章第九

相沿虐政莫甚官鹽近創虐政莫甚釐捐夫鹽於民生每飯必俱實本極純而官雜之味本極美而官惡之價本極賤而官貴之仇彼私販號之曰梟水陸置兵專司截殺鹽官棗溢譽滿區中鹽犯人微死者山積又動指買私牽連破產使富苦勒派貧苦淡食吁可悲矣釐捐之法效從洪逆數十年來設卡日密抽捐日重去釐遠矣徒仍其名總辦分委得檄色喜巡丁司事入

局顏開索賄橫行人理幾絕觸怒勒罰千百任倍寸絲尺布隻雞斗酒苟無私獻亦不能過至乃家船載水投石中流村婦裹糧奪襲當路傾貲斃命輕若鴻毛或弗能忍聚衆毀卡徒受誅夷隨毀隨設計臣憂餉豈暇恤民詩云屢爲殘賊莫知其尤蓋哉釐哉稍有人心莫不切齒嗟彼創者持者加者獨何心歟彼方號曰大儒號曰良臣然則釐鹽之虐豈有窮期歟抑豈獨釐鹽然歟昔漢代賢良力爭鹽鐵宣公溫公痛斥聚斂儒哉儒哉

刑威章第十

古先哲王制刑禁暴父子兄弟罪不相及誠以堯朱反性周管殊情各事其事同惡蓋鮮自公理漸晦高位多憂刑以鋤忌非以禁暴懼報親仇計出網盡秦漢之制動輒三族元元之苦蔑以加矣皇朝定律大致沿明相及之法尚未削除假有柳下之

聖必蒙盜跖連枝之戮蔡仲之賢終以郭鄰遺種而錮二百年來抱恨何限若夫各署審案恒用酷刑逼招使被誣良民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必承乃已既承之後曰磔斬絞惟上所定是以九州之內無力之民莫不日夜自危常恐禍及詩云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又云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悲夫使三代遺民至此極者非執斯也歟

賢隱篇

塾課章第一

孔孟教旨晦於秦後然漢唐諸儒辛苦傳經微言大誼多藉以存厥功偉矣自洛閩師弟以不學之軀肆口標榜張其謬說奇遲以來宗之取士功令之文必極腐陋又極纖巧乃爲合格禁引子史禁涉時政忌諱深重法限嚴苛於是民間塾課專綑聰

明墨守是瞥憏覽是戒有好讀古書者父兄以爲大戚有稍講世務者庠序以爲大怪連上犯下銷磨銳氣細腰高髻挫折英才少壯精力既竭於茲先入爲主神昏已久通籍晚學暇晷難得自非上智焉克有成背賢斥洛閩爲洪猛等八股於焚坑夫豈過歟

教官章第二

童生入學進身始基今之教官所教何事橫索册費罔恤破家教之貪酷乃無遺義優劣生員匪文匪行惟愛惟憎屈膝道府乞憐州縣無所不至庶幾稱職吾見罕矣夫進士舉貢今之所謂正途也而生員者正途之所從出也教官者生員之坊表也教官不可問而生員不可問矣生員不可問而進士舉貢不可問矣進士舉貢不可問而通國之政治不可問矣

書院章第三

今自京師以至縣城皆有書院以課功令文大率朔官望師貧士恃膏獎爲生課案操榮辱之柄苟能實事求是尚或有小補焉乃今縣令以上概多不學無聊署客候補僚屬苟且閱課所延院師非其親故即以陋例師課公明百難得一官課公明千難得一夫書院非尊爵之區院師非贈好之物表既不端景焉不曲浮薄之子負笈萃處永晝縱博長夜羣飲甚或圍調婦女朋擾市肆淫盜顯行無復羞惡其號稱攻苦者終日呻吟不出三科之墨弱年寒杜甯聞四部之名哀哉書院成以爲自放之場或以爲自囚之獄雖多奚益可爲太息者也

科場章第四

今京員十九奇貧幸得試差陋規不多難補生計若罷科名則

數萬之金或可立致少亦數千雖長彈劾發覺甚稀冒險圖利常人之情倘差以賄得賄更所必至外省分房例用知縣候補窮困尤特謁薦提學豐於陋規最少謁榜謁乃叢慕復有非謁而以情贈鄉會試官或憚閱卷每募生員詐充隨丁入內代閱應募之人皆極無恥而操重權其餘場弊無涉閱卷又不勝舉大小試場卷多限促掌試之官難一目十行萬難遍閱縱極公明失人猶多況公明者晨星落落數百年來通人節士遇合恒視勢固然歟

小楷章第五

殿試一甲世以爲至榮修撰編檢之職世以爲至貴然問其所以得之者小楷也苟小楷不工雖有經天緯地之學沈博絕麗之文不能得焉優拔貢生之朝考也亦以是爲等差遂使京外

風氣特重楷課慕妍恥醜舉國若狂疲心手於點畫擲光陰於臨摹器求精佳或歲費中人之產形倘濡俗幷大失書家之意此事無謂最爲淺顯諸公袞袞想莫不知徒以忘諱未開論對必泛千篇一律無可甲乙聊憑小楷亦豈得已類此者多悉屬病標致病之本盡於忘諱矣

養望章第六

編檢史職也館中之課宜以史論今課詩賦於諳何取昔如司馬長卿之賦猶或識其諷一勸百揚子雲之賦猶自悔曰壯夫不爲況命以腐泛之題專尚頌揚之巧乎蓋漢末置鴻都之學儒臣非之唐宋以聲律取士君子病之今八股爲害既甚聲律幸脫八股之繫復爲聲律所困自非曠世逸才有聞頓悟更以何暇旁治貢學切究時務養望之地識議井蛙偶出鴻逵必被

衆謗曷足怪乎立法初意固欲其患不然夫豈不知聲律之無用也

洛閩章第七

儒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強扶弱法家宗旨一言以蔽之曰抑弱扶強洛閩講學陽儒陰法談經則力攻故訓修史則大謬麟筆誣貞詩爲邪淫醜詆夏序惡禮運之聖論攻擯游傳自謂接孟實孟之賊背此聞誅一夫之說樹彼臣罪當誅之誼背此殃民不容之說奉彼虐使其民之教道統帝統日事忿爭上智上仁悉遭橫毀貪祿位而毀高隱畏刑戮而毀孤直憚讀書而毀通人短用武而毀良將善均而出於其黨則極稱之出於非其黨則深刺之惡均而出於其黨則曲諱之出於非其黨則痛斥之嫉妬阿私但務尊己強詞拒辨薄躬厚責忠恕之風於斯

蕩然末流虛憍益甚詐僞益多靡恥全亡慚隱盡絕而憑藉魏科依倚貴勢訣頌程朱以媚當時竟得號爲理學之魁儒林之特者自元明來何可勝道哀哉理學乃爲逋逃彼眞理學安得不滅跡埋名空山夜哭尚友兩生神交汨潮也

漢學章第八

洛閩禍世不在談理而在談理之大遠乎公不在講學而在講學之大遠乎實近時通人救以漢學實事求是考據精詳寸積銖累艱苦卓絕有功古籍良非淺鮮然諸通人譏切洛閩惡其談理之不公非惡其談理也惡其講學之不實非惡其講學也及風氣既成華士趨名於是漸多但治小學而不治經史但閱序目而不閱原書之章此罪胸中恒乏理解乃始以談理爲厲禁講學爲大詬然猶藉曰空談不如實踐口講不如躬行未敢公然蹤閑蕩檢及老師益遠大詬益微於是輕薄少年紈絝子弟或精識篆刻或家富舊槀莫不依草附木自號漢學則且以淫盜爲無傷敗羣壞實踐爲迂以躬行爲腐以信厚爲可笑以浮誇爲通以廉恥爲迂俗聲望反隆及其聞政事發論議則又莫不影響疎舛苛刻躁妄深中洛閩之毒無殊帖括之儒嗚呼若斯之倫而號曰漢學夫豈創始通人夢想所及者歟

文詞章第九

昔周之季諸子競鳴學有是非文皆精妙各抒心得所謂文質彬彬者也漢唐作者尚多如是宋元以降浮僞日滋摹昌黎之詞例剿佛老學彭澤之句陽慕耕桑實之不存文類講矣千年積重牛耳爭持丹素相非罕衆公論駢散異製同歸誣民無題入集自命才人誤墓之外當有餘業比文章於鄭衛賤庶子之

春華招侮有由負斯文矣

外務章第十

趨時之子競談外務終南捷徑富貴反手夫外務至難通也能通外務未必能兼通內務也是以東鄰師西內務外務分省建官分門取士我則不然自好之流恥談外務談者類多鄙夫而著鶩若河漢彼於外務何曾稍通委之外交已爲大誤矧使治內固宜殃民夫右行文字豈異倉造歐墨情形遠殊禹域縱精識右行不過如六書名家筆追希臘不過如愈翔學古無關經濟猶甚昭顯況乃音氣粗諧文字極淺生長赤縣而未知唐虞三代之名游歷諸洲而未解星地一物之理蠢如鹿豕殘如虎狼而執政者尊之過孔子信之過鄒衍便得厚誣西人肆行虐政假公肥己磬竭脂膏咎有所歸彼當足責歟

歲月章第十一

人之建立氣爲之先氣之爲物有若潮汐當其盛時殆不可遏及其既衰欲振良難故及鉄而用則憊者亦奮過時而試則奇者亦庸今京外漢員多苦淹次或數十年杳無差缺淪落之賢何處蔑有或藴管孫之術而不得參一議抱頗牧之略而不得乘一障名登仕籍實均被褐慷慨抑鬱流涕太息朝朝覽鏡夜夜撫劍日月逝矣歲不吾與門巷蕭條積感於苦草室人交謫疲慮於米鹽馮唐易老賈誼早衰驅遒之氣何能不挫挫盡之後乃始任之債負督償兒孫掣肘循常守陋違同碌碌大言無實貽誚庸夫原其至此可悲甚矣

用遠章第十二

人各有能短長不掩用當其能則意開事舉用違其能則網弛

目亂故朦薛大夫不宜於公綽漢家丞相無取於絳侯昔在帝堯之代益稷並稱假債益教稼則樹穀之效未必如稷也假使稷掌火則烈澤之效未必如益也及觀仲尼之門由求齊譽假使由爲宰則足民之效未必如求也假使求治賦則知方之效未必如由也近世人材每傷用違精神弗出功業弗彰用違之過亦一端歟

傳舍章第十三

春秋之世去古未遠尼父之聖絕被空前故三年有成可以自信世異春秋挈非尼父雖握全權致治猶緩矧乃牽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當遂厥圖然增秩不徙猶或小補更調頻數以口實抱遺恨於畢生是以才敏之子恒存自便懼來軫之不遵奉因循爲至訣夫以今之牽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當遂厥圖然增秩不徙猶或小補更調頻數以口實抱遺恨於畢生是以才敏之子恒存自便懼來軫之不遵奉因循爲至訣夫以今之牽制萬狀稍展孔艱雖使尼父久居一職阻力太厚當遂厥圖然增秩不徙猶或小補亦幾絕望可哀也已

政本章第十四

樞府大差號爲相職然宰相之實惟王足當餘旗漢員乃相之相夫相之相爲能行志六部書侍部各六人又加管理敵體互掣縱擅大略難展寸長況多兼差署所懸隔晝夜馳走何暇問政夫草茅賤族儻賢平進得至書侍年皆垂暮正使無敵體之

我掣無兼差之馳走精力已衰猶必廢弛而況困之以紛掣疲之以馳走世家宗戚左右指揮壞道摧車震傷腦智其入直樞府者又加風雪早朝勞形拜跪之苦乎夫樞部者政之根本雖有賢聖極其位分不過長部參樞局外之人罕能設身處地動援前代輔佐以相責望豈知定職初意固非願其興除夫以發政言之則根本在樞部樞部今若此矣以及民言之則根本在州縣州縣今何如哉品卑壓重動輒獲咎雖專城居猶難施布若夫衝要之區冠蓋多經上官所駐觸怒尤易往來如織銷晷於送迎監臨如麻短氣於伺候無聊酬應窮日不足雖債言宻作宰恭寬綰綬亦豈能不權侵於僕役政委於幕胥也

山林章第十五

祿利之途奔競舉國孤芳自賞代不乏人懷玉藏珠恥於求賈

飯疏飲水安於處貧如斯之流良宜搜採夫熙聖純盜誠哉可輕然抱道不羣豈眞無有古先哲王首崇隱逸卑辭厚幣惟恐拒招非但假其風節以勵貪頑固將用其謨猷以新治化自蒲輪之典久絕於中林噴世之才多老於空谷友麋鹿以畢生與草木而等腐坐視同胞傷心何極昔尹耕莘野三聘始出說築傅巖圖求乃來向使尹說生於今世甯屑簡練揣摩希場屋之遇趙趄喘嚅遊公卿之間耶其亦長爲農工而已

變通篇

師範章第一

宜徵通人撰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蒙師鐸宜極簡要小學必自宜采古經傳中平正顯切語及內外國界學自種政治學物理學之略頒行天下每縣城設延師公所一區經費派捐縣貧者暫借神祠由本縣議院紳生議別章院公舉品學兼優者爲師董欲爲蒙師者無論流土均須報名公所候董面試史論時務論各一首除不取外取者等四榜之公所差其脩額欲延蒙師老向所指延師董分別着聘蒙師鐸小學必自二書該師到館後如有背鐸中語及不以必自教徒情事由該東白董逐師訪實摘名如公所無名之人私教十六歲以內子弟倘有與東徒爭毆等情到官但依凡判不以師論其品學特著人所共知不來報試者師董徑列甚名日本及歐美諸國皆有師範學校茲略師其意

四科章第二

各處書院師宜改由本處議院紳生公延無論大紳布衣聽擇課題改分性理古事理今事理物理四科性理題出諸孔孟老莊及印度波斯希臘猶太諸先覺師徒經論古事理題出諸內外史傳今事理題出諸現行律例現上章奏及外國現行律例年季旬日各新聞紙物理題出諸新譯歐美人所著各種物理書四科輪課文任駢散無論何人均許應課院師許用公文與大小印委官相往來彼此概稱照會院生中優者由師開單照會督撫提學童生升作附生貢監廩增附生均升作舉人舉人升作進士有職銜者升一實級依銜改實再登照會者遞升高火獎賞由各處自酌多寡之數書院二字於誼欠合宜改依日本稱學校各處舊學有名無實宜改稱祠令署舊學職宜改稱祠令專司孔祠祭掃

博文章第三

亞洲文字赤縣印度二種行最廣和文乃赤縣文之別子獨行於日本一國然近時日本學業大興譯著之盛爲亞洲所未有多用和文歐洲文字英法二種行最廣英文尤廣遠過赤縣印度二種則居今之赤縣而謀新民必以多開和文英法文學爲要義矣今宜令各疆臣通飭所屬守令立即擇董籌捐於各城建和文或英法文小學校一區限二年內辦竣師徒之數聽各議院紳生視捐項多寡酌定延師或西或東或本國亦然地太僻惡無師肯來者暫緩建校給資願學者遊學創置和英法文學生員由提學相考取充一體應歲科考鄉試今歐洲諸國無論泰西同洲異國文字我與印度波斯等國同洲而今舉國上下通曉一文之人江浙極博金石家所見僅及同在亞洲東南隅及巴比倫之古砌未此非赤縣學士之性習宏而又同文同教之朝鮮交趾日本而英法金石家玉有能讀埃及象形之類也政之綱也

開化章第四

白種之國男女識字者多乃過十之九少亦幾十之二黃種之

民識字者日本最多印度經英人弛平民及女子識字之禁後識字者今亦得百之四赤縣秦前學校最盛男女無不知書秦後頻遭慘劫劫餘之族日以昏愚計今識字者男約百之一女約四萬得一去印度尚遠況日本與白種乎識字者之少如此民之積困安有解期今宜取法日本下教育令令民男女六歲至十三歲皆須入學不者罰其父母每縣鄉聚連鄉聚別章均置男女校各一區校費派捐於本縣鄉聚連校師公舉於本縣鄉聚連課程酌集外國之長讀本專用赤縣之字（按今日本小學教法先授和文後授漢文者師其意江淮以南須創造切音文字多種以便幼學莊事體大未敢議及）民生六歲入連校連校中優者升入聚校聚升鄉鄉升縣如是遞升以至京校依日本科舉法某學有成給某學士某學博士名號女子一體給與男女滿十三歲願出學者任便創辦時本鄉聚連無可舉之師暫許外延女師難求女校暫許延男師（人之生也得母氣居多其幼也依母側居多故女不可不學尤甚於男愚民之主皆以絕女學爲要義故泰一統漢魏之而赤縣女學遂幾絕彼印度之禁女識字其尤甚者耳）

學會章第五

今日本及日種諸國皆任官民男女立會講學學會因以繁興目別不可勝舉其大綱有天地人哲史文律農工商醫之分學會最多者其國最治次多者國次治最少者國最不治無學會者國不可問矣今宜播告天下許官民男女創立各積學會學會興則君子道必日長小人道必日消而山澤盜匪之會自將解散於無形矣

取士章第六

學校既開十年之後人材崛起可以盡廢舊取士法專行新取士法（新取士法見開化章）十年之內勢難盡廢舊法宜變之以漸生童院試鄉會試均照舊舉行惟命題改分四科（四科別章）任應其幾提舉主考改由本省京官疏薦總裁改由各省督撫布按疏薦以登薦最多者充之鄉會房校改由總裁主考自辟不論何人皆許登薦辟鄉會取中者之三場文字及落卷之總主房批榜後由知貢舉監臨悉數即行發判印布批語背謬許被擯者呈控查辦省殿試分甲即按會榜名次一甲以樞員用二甲以大中小知縣用三甲以部曹閣書用優拔貢朝考亦改命四科題如會試朝考取中者亦稱進士一體分甲擯者視同舉人一體會試武科改以左傳史記孫子題論爲首場德國陸師英國水師日本水陸師章程題爲次場弓矢刀石爲三場武生武舉願應文鄉會試者聽

議報章第七

學校議院報館三端爲無量世界微塵國土轉否成泰之公大綱領今宜詔求英德法美日本等國議院報館詳細章程徵海內通人斟酌妥善與學校同時舉行三大綱領既舉則唐虞三代之風漸將復見英德法美之盛漸將可希矣（白種之國獨俄羅斯無議院故俄最不治黃種之國獨日本有議院故日本最治然俄國雖無議院尚有學校報館不治則不治也然而異乎黃種不治之國矣）

樞部章第八

軍機處宜改名總理處以副其實設缺實大臣四員參議三十員主事百員不兼別職差以專其責六部裁吏部戶部改理財部禮部分爲二曰禮樂部文學部兵部分爲二曰陸軍部海軍部刑工二部仍舊增置醫部共爲八部尚書侍郎名不副實宜

每部改設正卿二員副卿四員卿以下分上中下大夫上中下士六級部卿須由下士漸升升降不出本部惟可內改總處閣院（閣院別章）及外改總督以下吏部既裁用人之權歸總理處八部卿議院大學士管部差宜裁

閣院章第九

內閣專備顧問宜設實缺太師傅保各一員大學士十員學士五十員中書百員宗人府宜改名宗務院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宜改名交鄰院以副其實此二院合理藩院都察院稱四院除此一閣四院不屬八部外其餘衙門院寺等悉行裁省分屬八部所有卿使統領等缺悉改部大夫卑秩悉改部士（如步軍統領宜改爲陸軍部大臣京城巡捕大夫大理寺卿宜改爲刑部司平上大夫餘依此）

華銜章第十

六齋卑議

宜改翰林院大小職名爲清華之虛銜以寵賜京外各官之治行優異者不設實員如今宮銜（今太子太師等職名）名爲職而實則銜）所有該院例辦議事改歸內閣院中大小現員悉數量改樞部閣院各職及外職

民政章第十一

行省之名緣於京省京省既無行名安立減行稱省於誼更非今宜改省曰部改巡撫曰民政使總理全部民政設四大司屬焉四大司者改布政使曰理財司掌全部賦稅及種種爲民興利之政改按察使曰提刑司掌全部訟獄及種種爲民除弊之政增設勸學司掌全部學校及種種爲民開智之政交鄰司掌與外國人會議事件縣無外國人者可省由本縣議院公舉縣中賢者補授曹屬聽其長自擇曹長可外升令牧內入樞部閣院既設曹長所有縣丞簿典等員概裁

鄉聚章第十四

鄉設一正（鄉之戶數因地制其多寡每縣分鄉多不過八）掌一鄉勸善懲惡諸務由本聚公舉百家爲聚聚設一正掌一聚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連公舉十家爲連連設一正掌一連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鄉聚連無可舉之人聽求之外鄉聚連鄉聚連正可外升令州州設一牧散廳州悉改曰縣縣設一令州縣均分大中小三

下互相升改（民政軍政使秩視部副卿副參將均改三等軍官學校既開十年之後非曾考取軍學士出身者不得任京外軍職）

九曹章第十三

縣設戶農工商禮樂刑驛外九曹曹設長一（縣曾拿送往迎來會議事件縣無外曹掌與外國人者可省）由本縣議院公舉縣中賢者補授曹屬聽其長自擇曹長可外升令牧內入樞部閣院既設曹長所有縣丞簿典等員概裁

鄉聚章第十四

鄉設一正（鄉之戶數因地制其多寡每縣分鄉多不過八）掌一鄉勸善懲惡諸務由本聚公舉百家爲聚聚設一正掌一聚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連公舉十家爲連連設一正掌一連勸善懲惡諸務由本鄉聚連鄉聚連正可外升令

牧內入橋部閑院九曹長屈鄉聚連正祿均從重

聽訟章第十五

刑審逼招之法起於秦漢酷吏赤縣慘政以此爲最夫已得其情又焉用招未得其情何忍刑逼良懦之民加以輕刑猶必誣服況酷刑乎無益懲惡徒誣良眞可爲痛哭流涕者也按白種諸國皆無刑審法聽訟與衆共之大有三代之風近者日本亦禁刑審師白種法置公民同審又置辨護士令代原被剖陳曲直可謂勇於從善夫險佞者理雖曲而言之動聽拙怯者理雖直而詞不達意官非神人勢多誤判況又有官民語異供胥鴃譯之弊乎故聽訟之法不改則恐氣之平無期今宜詔除取相供例燒棄刑審器具示永永不復用聽訟師日本法置公民辨護士則怨氣平而邦本固矣

輕刑章第十六

徐北海曰夫賞罰者不在重而在必行必行則雖不重而民戒不行則雖重而民忘誠哉是言也昔唐虞別衣爲刑其輕至矣而民乃鮮犯者非必行之效歟今日本及白種諸國咸務輕刑以教民仁或竟廢死刑或雖有死刑而死之之法非閉絕養氣使之漸死即對腦槍擊使之立死等死也而視磔斬絞之苦則相去天壤矣夫人犯死罪使之死可也使之求死而不得不可也磔斬絞之刑乃使之求死而不得之刑也仁者所不忍聞而何忍行之是教民忍也夫日英等國刑如此其輕矣然而犯者反甚少我國刑如此其重矣然而犯者反甚多則非必行不必行之異歟將欲必行必先輕刑刑之不輕行無可必理勢然也赤縣俗壞已久固難驟廢死刑然鞅斯遺法必不可用今宜先

除磔斬絞刑及連坐律死刑改用閉刑槍擊新法大小案件概不牽累本犯祖孫父子叔姪兄弟夫婦等倫屬大改刑律務使輕而必行則北海所謂民戒者可致而唐虞之風可漸幾矣

司捕章第十七

將欲除暴安良必以師西法設巡捕爲要務今宜創設司捕局無論城市村落一體密布明暗巡捕京局之長曰司捕上大夫屬於刑部部局之長曰中大夫州局之長曰下大夫縣鄉聚局之長曰上中下士明捕賢者升暗捕捕賁者升下士列職官如是遞升至上大夫

懲罪章第十八

每縣宜設男女懲罪所各一區男所用男吏役女所用女吏役以牧囚本縣種種惡男女日夜督作苦工工分極苦次苦又次苦視罪輕重囚限長短如之向受虐害者許入所鞭撻以快積忿但不得致死

重祿章第十九

將欲責廉必先重祿今大學士號正一品而歲俸銀僅一百八十兩殊駭聽聞外官雖有養廉然無論何職其萬不能省之出數必還過於俸廉之入數況又當迺攤捐欠發減成之舉乎故生今之赤縣不仕則已仕而不居實職雖聖如周孔清如夷齊爲京官亦不能不受外官之贈爲外官亦不能不剝削軍民者勢也今之所謂陋規無一非由剝削軍民而來然二百餘年但有減收陋規之理學名臣從無不收陋規之理學名臣白人東來聞官恃陋規深致鄙薄此未考祿制之故也假使英美祿制一旦忽改同赤縣則英美之官亦必人人恃陋規爲生矣不議重祿空言責廉猶不議改律空言安良

也律不改良何由安祿不重廉何由貪祿重然後可責官廉不收陋規然後可辦民政今宜大加官祿自五倍至百倍以上（如大學士祿俸銀一萬八千兩也宜加至百倍以上百倍原數尚止最豐亦須加至五倍）胥役之舊有工食而極微者酌加舊并極微而無之者酌給無論官祿軍餉胥役工食一體永絕灘捐欠發減成之舉（今局差薪俸銀雖各國不同然其數總遠過於職俸故局員中潔身自好薪俸之外不收陋規者頗多通商各埠西官所設之巡捕多亦祿人其人皆本與署役同類一充巡捕則一品行優於署役幾若天壤此豐非一則幷極微之工食而無之一品則得甚豐之工食以爲生之故耶彼巡捕工食豐者幾三倍我大學士之歲俸微者我翰林院編修之歲俸相形之下誠可嘆矣）

停捐章第二十

今日本及德美等國幾無不識字之軍民而赤縣乃多不識字之官其官而號爲武者罔十之九不識字矣乃至號爲文者亦復十之三不識字焉此其故雖不盡由捐例之開而捐例要爲

一大病源今宜永停大小職至貢監生捐例其不識字之現官概行罷任別制爵名二十等以獎民之有孝弟諸至行及富而樂善好施者

泉幣章第二十一

金銀銅三品一也鑄銅圜而不鑄金銀圜吏之阻力大也銀塊不如銀圓之便夫誰不知然用銀塊則所不便者民也若改用銀圓則所不便者吏也吏權之世與民權之世事事冰炭泉幣特其一端今宜聽民股開金類非金類等礦幷立泉幣公司多鑄金銀銅圜流通便民吏稅之護之察之賦入祿出悉改三品圜朝市齊直不復收發銀塊以絕平折積弊（赤縣宋以前銅圜及日本國寬永通寶背有文字者皆極精雅可法）

醫藥章第二十二

赤縣古時內外醫科皆極精今內科尚多良醫外科則絕少能者此殆內科可以意會外科必待師傳之故歟歐墨諸國莫不重醫專學以教專科以取故治其術者日新月異不可思議近日本亦列醫大學設男女醫學博士科名又以製藥不精妨醫實大別設藥學士科名非已得科名者不許行醫製藥廣開醫院以治已病遍置專司以治未病爲民衛生不遺餘力今宜師之

道路章第二十三

今國內道路與白種諸國道路較其穢潔頗平不啻地獄天堂之別就國內論北方道路與南方道路較亦不啻地獄天堂之別今宜先於京師開造西式本路或沙路行東西入力馬力各式車以免乘車者傾覆震傷徒行者泥消塵迷之苦以新氣象

以鼓精神續於南北幹衢支衢大小城邑向無石路者逐漸酌造木沙等路其向有石路者暫緩改造腹地幷宜開造鐵路以便運米救饑（前山西大饑合肥使相議設鐵路以工爲賑翠公數百萬人慘死天津民以道艱憚運米不能達坐視餓死矣）

水火章第二十四

外國巨川其源流或長或等或稍短於黃河者以十計然皆能治之使不病民獨我國永不能治黃河者豈眞永不能治哉司河工者永不欲治耳今宜盡裁河官聽沿河居民公舉總董分董自治則不待用西人治水新法而河患必立減十六七矣餘水亦然再開水學科造水學士聽應民董聘以新法治水則河及餘水之患皆可絕而利皆可興矣防火救火之政西國亦最詳密宜與水火保險等政同時倣行南漕宜改折色倉漕宜宜

三業章第二十五

欲振商業必先振農工業俗謂西國專重工商此野說也謂中國專重農此飾說也今欲振農業必自嚴禁田賦浮勒始（我國田賦陽輕陰重重在浮徵勒折彼浮勒者亦非得已祿太薄費太繁咎在法不在人）欲振工業必自勸集股購機器始（中國日用之器細按亦多施機但沿承舊製粗而不精耳同是機器乃必守舊拒精是何義歟機器之學經於悉民之世三代以前學君賢相胥務造機器以利民用漢陰丈人之譏孔子譏之矣）欲振商業必自盡裁抽釐局卡始然欲盡行三始尤必自盡去丁幕胥役狐假虎威之權始一始立三始行然後法東西各國開三業學校造三業學士漸驅游惰歸入三業不難矣

著書章第二十六

美國每年女子著書者多至數千男子更多人文之盛大駭聽聞蓋由其國獎勸勝流不遺餘力故秀民莫不奮志撰述冀蒙政府許可終身衣食不盡英法日本諸國亦然赤縣自周衰以後著書與窮愁久結不解之緣故著書者落落如晨星夫至著書與窮愁結不解之緣此世界尚復成何世界今宜令各處議院公舉察著總司分司臺察民呈閱所著之書其有獨得非剽襲者批准刊行給據專利無刊資者由官買其書刊行如此獎勸人文立興矣

正名章第二十七

凡部州縣名宜切附其境內山川或古國號或先哲姓字或現時物產方於學者官者有益今切附者甚少大率非浮泛即訛謬（浮泛如新疆之紹興訛謬如直隸江西之紹）宜令各處議院以山川古國先哲物產四例按核舊名分別仍改江河乃二水之名今於南北諸水及口外國外諸水悉稱某江某河大謬宜悉改稱某水雙名者悉改單名以歸簡晰如錢塘江宜改稱浙水密西昔比江宜改稱密水是也（古人造江河等字原以工可等字寄土音而加水旁今宜法此增造殊字之國及無字之地水名以便記憶然此法古非獨施於名水今亦非但名水宜師其說祥恕所著六書最初頒及譯書正名論中）

廣譯章第二十八

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均宜開譯書大局除廣譯白種諸國書及報外若印度若波斯皆爲亞洲古文明大國若埃及爲非洲古文明大國亦宜廣譯其書朝鮮日本越南皆與赤縣同文書無待譯日本所謂和文乃用赤縣字與其國切音字合成譯之甚易而切用之書及報極多尤宜廣譯此外諸異文小國之書均宜逐漸擇譯譯書愈廣民智愈開則漢後陽儒陰法之政教自退處於無權矣

圖書章第二十九

日本及白種諸國莫不廣置大小圖書館藏古今佳圖書任民男女縱覽其大館藏數或乃多至四五百萬册故造人之多與我國不可同年語今赤縣人文江浙最盛然除幾處名城外每求說文史記等書且不易得況他書乎江浙如此況他方乎故今赤縣之士不幸而不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則買雖上智欲學末由即幸而得居遊於幾處有書可讀之名城而無力購書仍欲學末由此天下之至悲也今宜令各縣皆置圖書小館一所或多所購藏古今佳圖書任縣民縱覽京師及各商口各名城皆置大館其圖書任國民縱覽則十年以後通人之多必萬倍於今日矣（洪楊亂前杭州鎮江揚州有高宗賜藏四庫全書三閣故乾嘉鴻儒十九出江浙流風至今此閣書館之成效也今各處學堂書院非但無學生共書非但無海內稱

雖得哲并無海內極易得書其有書之書院全國不過數處可咬

服色章第三十

今公服雖有等差然等差太簡致清華如修撰而頂戴與帳下健兒無別或反較小尊顯如卿尹而珠補與市中豪賈無別或反較小此等差太簡之弊然猶略有等差也若常服則全無等差矣書入廣衆之場見隸服者羣居羣行不知孰爲官孰爲士孰爲工商孰爲兵孰爲僕孰爲吏役孰爲俳優女者不知孰爲命婦孰非命婦孰爲娼妓孰非娼妓見敝服者羣居羣行亦如是不可辨殆非所以昭榮辱而寓揚抑也今宜令通人博考古今中外服制詳定各業男女公服分別之式務集萬國之長使民易行易辨別服宜以色不宜以質以色則易行易辨以質反是如定何業人方許衣帛而此業人少果民盡遵法必大妨置桑且業賤而富者必不願衣布衣帛勢必不行又如今頂補之別皆不以色故極難辨若一切別以色則易行且易辨業貴者雖衣布而不掩其業賤者雖衣帛而不掩其辱矣白種之民首服皆有務所以隔蔽日光護目與腦我民首服無務任日光直射人腦損神智害甚大按赤縣古時首服亦皆有務今宜速改

旌表章第三十一

無旌表之世界猛榛也無議院而有旌表萬不能實事求是猶之無旌表也且今旌表律例多未合三代孔子之法流弊甚大今宜令通人改定旌表律例務協至公旌表之權歸於議院庶獸行亂倫之風可斷而魚目混珠之患可除矣

趙宋以前大家婦女不禁再適名臣名儒如范文正其媳亦再適程正叔雖倒死小尚未情之說徒快一時口舌其胞姪女仍由正叔主持再適自洛適黨獻媚元明假君權以行私說於是士族婦女始禁再適而亂倫敗行之風日熾遏死報烈之慘日聞夫再適與再娶均爲名正言順之舉古聖所許不爲失節失節古聖所深禁古聖所許之再適而隘者不能得封貽淫亂再適者不能得封貽淫亂者反一體得封貽淫亂私說流秧至此

倫始章第三十二

夫婦爲人倫之始善男娶惡女善女嫁惡男終身受累而女尤苦即同爲善類而性情歧別相處亦不樂今宜改定嫁娶禮律凡有親父母者除由親父母作主外仍須本男女於文據上親填願結不能書者畫押其無親父母者悉聽本男女自主嚴禁非本生之母及伯叔兄弟等强擅訂配趙宋以前夫有出妻之禮妻有請去之禮離聖未遠尚餘仁俗元明以後禁苛再適前天子立后亦時擇再適之婦不以爲嫌以再適爲失節側於程正叔而漸成鐵案於是以洛閩私說取士之後帖括之徒經史束閣信宋師而背古聖豈獨此一端哉於是夫妻姑媳或難共居欲出不能欲去不得通成相戕比比皆是殘忍之風於斯爲極今宜定三出五去禮律三出者舅姑不合出前妻妾之男女不合出皆由夫作主欲出妻妾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三出中名目禮遣回家不許傷雅五去者其三與三出同其二則一爲者不幸而遇獸行或盜賊之舅姑與夫無由拂衣自絕歸潔其身惟有與之俱獸與之俱盜否則必死死又不得旌表此世界豈非人世界歟入世界何乃有此慘也至若或遇天刑之夫斷裳嗣續或遇敗產之夫常晞饑寒者猶其苦之輕焉者矣故五去禮律不可不創設古聖復起必以爲然欲行三出五去禮律必先使民男女皆通經訓重復唐虞三代風俗使被出者自去著易於改適如館師署友肆彩然適者娶者宅不蒙誚古人實

妻妾不合一爲歸養父母皆由妻妾作主欲去者無論因何事故均須用五去中名目禮辭而去蓋不設五去禮律則爲妻妾故孔子三世出妻而曾子之妻亦皆以小故出之與殺之

析承章第三十三

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餘夫二十五畝爲民析產極清蓋不使惰者病勤者窮者病儉者惡者病善者強者病弱者法至良意至美也自漢後陋儒以親在別籍異財爲薄數世同居爲厚於是家庭之內大抵惡強者惰且奢而樂善弱者勤且儉而苦老父寡母制於子婦孤姪孀嫂制於伯叔弱兄制於強弟善弟制於惡兄同居一門苦樂天壤率天下之人而趨惡強者陋儒之罪也今宜師三代意嚴定勒令各業男女析產律例以扶勤儉善弱而抑惰奢惡強又無子姪承律例最滋骨肉爭端每有寡婦孤兒因頗饒財產被圖承者逼死更不計其數致婦人以無子爲大戚及早私買異姓之風不能不熾是律例聽民使多亂姓也今宜改定承祀律例凡民無子者任擇同姓五服以外姪輩或姪孫輩及外甥內姪外孫等一人承祀禁不許同姓五服以內承祀則孤寡枉死之苦可絕而私買亂姓之風亦可清矣

（漢律外孫可承祀今宜推廣其例）（姓字從女生古所謂姓）

（皆彼母立如姬姜等字皆從女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四人以一父四母而別姓十二曰季同德同姓之論述誼甚古然尚非最初之誼最初之誼必同母同姓案漢後論字者少即如姓字之誼數千年來幾無人識可嘆）

救慘章第三十四

赤縣極苦之民有四而乞人不與焉一曰童養媳童養媳貧戶爲多此等舅姑目不識丁尤多獸畜人女大約被舅強汙者十之三四被姑虐死者亦十之三四虐傷者且十之六七（閩北方某某等處爲舅者於媳初來時竟有例作衛宜一月之事吁古聖之鄉今乃至此）一曰娼奏民盜人婦女賣入娼寮開寮莠民酷刑逼娼不從者死復有奏民父及後母伯叔兄弟舅姑及夫刑逼其女其姪其姊妹其媳其妻妾賣娼不從著由官判令爲

（每見舅姑本夫逼娼致死之獄道學家論斷恒曲恕非人之舅姑本夫有特不肯爲守節之烈婦雪恨故非人之舅姑本夫逼娼比比非陰謀而何噫吾無恐逼娼比比非陰謀而何噫吾不解洛閩之所謂道者何道也）（陰謀二字實非劍枉）

妾婢妾富戶爲多夫被特不幸而爲貧女非與吾母吾祖母同類者乎何忍賤等動植之物辱加買賣之名且斷其父母兄弟天性之恩愛耶且婢被主人强汙者十之六七被主母虐傷者亦十之六七虐死者十之三四其苦亞於童養媳及娼妾被主人主母虐傷或死者十之一二其苦較婢爲少然究不能不列人極苦之民類也今宜嚴禁童養媳禁後犯者兩家父母均發送養堂查無舅汙姑虐諸弊俟及年給完姻查有諸弊者除由官將該女擇良改配外仍追懲該獸行舅姑則第一極苦除矣專設巡查逼娼員役嚴密查拘盜賣逼娼諸奏男女審實斬立決改定律例如舅姑本夫確有逼娼情事許本婦格殺無罪幷建坊旌表其節其婦女自願爲娼及犯淫到案者由官判令爲

媚別其車服以辱之重其捐稅以困之則第二極苦除矣嚴禁買婢其現有之婢由官悉數發價代贖改作雇工去留聽便則第三極苦除矣（按英國昔由官發出銀數千萬遍給國中奴主代贖黑奴又會同美國造兵船巡海緝奴販）被於異種人尙施如是之仁我於同種或且同鄉里人忍永任其淪苦度是相越抑何太遠）令民欲娶妾者須備六禮與娶妻同一切與妻敵體不得立買賣文據斷毋族往來無論夫妻妾彼此相害一體抵死則第四極苦除矣（裹足一事獨漢人婦女通苦致死者十之一二致傷者十之七八非但古時所無且又顯背皇朝制度急宜申明禁令以救愼沙之慘）

節漸章第三十五

鴉片爲止痛聖藥無病而吸之成癮此人負鴉片非鴉片負人今赤縣吸此成癮者多若驟下嚴令恐妨病者宜先爲之節漸期禁絕至賭博一事苟世人尙有爭利之心萬難禁絕宜立官博場名目令民欲開場者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情切結到官查實准開限其數徵其捐欲入場者亦先具父母妻子無阻等情切結到官查實准入亦限其數徵其捐開官博以寒私博此經濟家妙術亦從易之節漸二卦悟出者也（西國魯栗之法無損風俗大裨要需宜倣行）

同仁章第三十六

今國內深山窮谷之民多種世目之曰黎曰苗曰猺曰獠彼以醜名視若獸類永不施教絕其仕進地方吏役任意淫虐偶或聚抗輒以叛聞發兵屠掠安張勞績此多種民言語不通文字不識任屠任掠沉寃莫訴夫此多種民風俗稍殊倫常均有非父死妻其後母之戎狄比歿州之黎允極馴良何乃待之如此張廣泗以長圍餓死數十萬席寶田以湘軍焚滅十之八爲彼族大劫其小劫則幾於無歲無之殊大遠乎一視同仁之義矣至臺灣生番以人爲糧自當別論然聞其俗男不再娶女不再嫁則亦必可因其已明而啟其未明也（昔亞洲東南畢島人相入白種皆內者莫不設官嚴禁違師善誘變其俗則蓋番食人之俗豈獨不可變哉）若夫秦隴以西漢

學校莫不列雅樂於正課依然唐虞三代之風即此一端豈可勝慨至演戲唱曲人人觀聽幾於非導淫即誣古實爲赤縣民俗極壞民智極昏之一大病源今宜求唐以前雅樂於日本徵海內外樂學士爲司樂大夫定樂列校令通人按古今中外史籍多作傳奇斷本及有韻方言由司樂大夫開定刊行令業戲業唱者習之其舊演舊唱曲本擇存近雅者准民演唱壞俗昏智者嚴禁演唱除優伶不准應試例進之士流嚴禁狎侮斯乃易民俗開民智之一大要務也（周末賢者或隱於伶人優伶本不齒而民俗乃江河日下矣有易俗開智之責豈可賤視自

基礎篇

更律章第一

今律除旗人民人交涉外多沿明律明律源出禍決蕭何法家

慘刻儒者所嗟欲復唐虞三代之治必自更律始今宜開議律局於京師博徵赤縣及朝鮮日本白種諸國通人討論百王律法得失酌定新律務合孔孟之旨變法家之天下爲儒家之天下其必於更律基之矣

帥信章第二

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有味哉有味哉夫香港一極小荒島耳上海英法美租界縱橫十餘里耳自歸英國及作租界以來百業之盛得未曾有各處蕪菜瓦礫之區一作租界民居無不頓密而內地大城荆棘滿目中原景象尤極蕭條外國招工民趨爭先本國動役民逃恐後沿海之民出洋謀食稍有積蓄率憚言旋依他族如父母畏本管如虎狼豈有他哉赤縣官商鮮克有信而白種官商大概有信故民多願居西官治下者歌者哭者訪求民所患苦士所競爭風俗奢儉錢幣絀盈販運暢滯製造窳精形勝遷存水利廢興田野荒闢戶口衰盛稽麥菽芋茶果藥蔬棉桑麻葛松杉竹蔗雜木煙草油酒鹽魚牛羊雞豕瓦石金珠大小百物凡民所須郡邑豪俠賢卿大夫黃冠緇衣劍客文儒淑女貞婦禽鳥獸蛄劫竊里殘優娼博徒賦役稅釐浮勒追呼頌貴蕩產嫁母棄孥鬻獄蔽罪刑良承誣筋骨壞折血肉糢糊輕則軍流笞杖枷拘重則斬絞淫掠焚屠節齊規上冰炭敬都既博學審問愼思明辨昏乎若迷昭乎若覺乃作而嘆曰悲哉儒術之亡極於宋元之際神州之禍極於宋元之際苟宋元陽儒陰法之說一日尚熾則孔孟忠恕仁義之教一日尚阻悲哉悲哉知此者鮮矣於是發憤入茲窰闢若茹素半載著書數十篇極論其所以然成而藏諸石室俟求贖劫或過海內通人志士時共吐抑寒相與嬉笑怒罵痛哭流涕宋氏遺書深喜其反心不安雖言出孔子未敢以爲是之說是時

恕之友謂宋恕曰蓋佛家多漸引之方儒氏有據亂之制子盍爲卑議焉宋恕不答久之著卑議四篇六十四章宋恕之友見之謂宋恕曰吾勸子卑何猶高之甚也恕曰噫更卑於此吾非能矣非弗能也誠弗忍也夫彼陽儒陰法者流甯不自知其說之殃民哉然而苟且圖富貴不恤以筆舌驅其同類於死地千萬億兆乃至恆河沙數者其惻隱絕也今恕日食動物比於佛徒惻隱微矣然此非忍同類之忱自幼至今固結莫解安能絕也嗟乎行年將三十矣又三十年則且老死雜報如家人天如客輪轉期邇慄慄危懼區區惻隱於仁全量如一滴水與大海較夫又安可絕也夫又安可絕也

光緒辛卯冬六齋居士宋恕自敍於東海之濱

六齋卑議終

留別杭州求是書院諸生詩

光緒辛丑仲夏應杭州求是書院延教授高才生十餘人孟冬辭席諸生留不可季冬病溫寓所六旬不能起諸生頻來候愧感厚意今病痊將如皖作詩八章留別約素旨申忠告末兩章則專舉吾浙先哲以切勉焉

教術深知世所迂來杭一半爲西湖何期諸子不相鄙乃許先生能舉隅夜夜共談心物理朝朝同對質文書菊殘桐盡拂衣去別意王吳未易圖

初遊西湖

未忘臨鏡問年華大官落唾生珠玉名士伸眉說國家私議是非吾豈敢但愁羞見赤城霞

赤城在台州

六旬危疾幸能愈落盡孤山處士花更惜緣溪負林約

客冬與友約春

六齋卑議 附錄 一

敬鄉樓叢書

黃顧顏王麟隱野

梨洲亭林船山三先生書今世多有之習齋先生則幾無聞其名氏者近德清戴君編顏李遺書始知之

唐包馮郭鶴鳴皋

酒齋甚睢安吳集似顯非顯陰雖有一二小種行世全集亦甚不可以其行晦世而議今之輕

氏學記極力表章而能行其書

戴君高

東原先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爲大原被摭朱子阮文達亦有取焉

大輅加惡聲此爲奇冤之一鳴也

年眼尤卓者魏叔子集但不在附列

年所著先生文集似行世者乃其小種時賢未見其全集亦當以行世而議今之遺民僻集猶多卓如日本所刊之張煊千百

賣齋先生文集似非行家賣齋之次則競竹汀談經最是

東原先生撝朱生深於性理所著以原善及孟子字義疏證爲大原被摭朱子阮文達亦有取焉

皇代諸宗各有豪論史莫如章氏美

經樸學陳君舉三代良臣陸敬輿

宣公集必須極易得案

呑北土

金華之學龍川不如東萊之平實而集以去取後之論東原者宜先讀龍川集以去取後之論東萊者宜先讀呂成公集

文信冠南都

永嘉之學內聖外王陳葉水心深於經制諸儒興學不遺餘力明治初年所創行矣

原字辨名幾

江戶節制諸侯右

鄉哲之學世但見其爾雅正義輕爲小學家失先生矣

而定盦子高絕學知尤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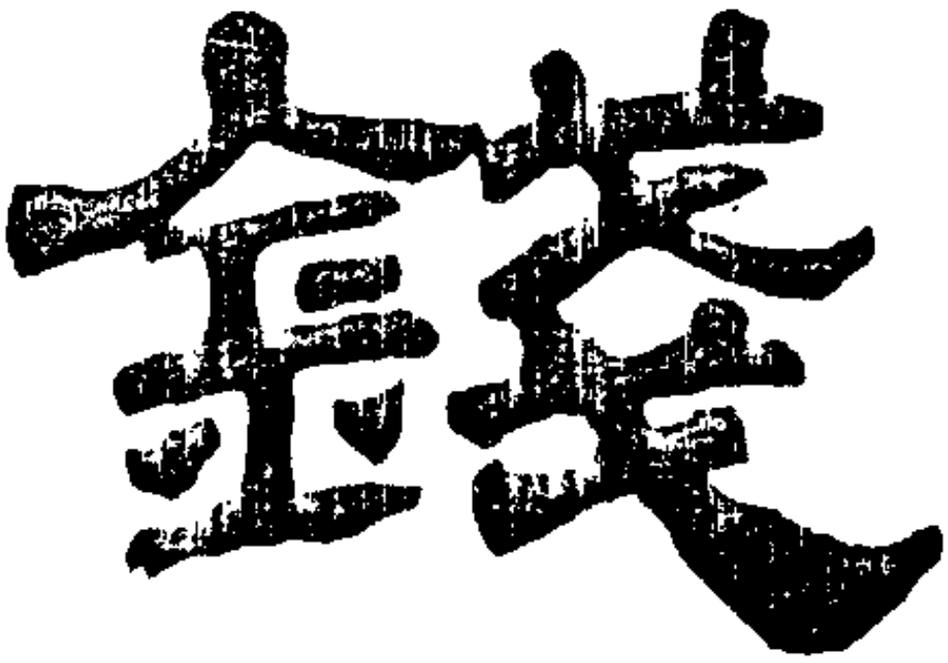
一人而已壬叔奇功立孔艸海昌與德清同時聞其痛恨閻洛甚於何已則泣其與西士譯撒德清每入孔祠必指洛閻神主而罵何原本後九卷奇功也莫逐盲聾咎先哲哲人誰不一生閒

春秋龔殆亞嚴顏

公羊派入湘而魏默深出入浙

六齋卑議宋先生平子著清季吾鄉有二大師一爲孫先生縮隅一即宋先生孫先生所著書皆久有刻本風行海內外先生所著卑議在先緒甲午以前印本不多知之者鮮辛丑壬寅之際先生爲杭州求是書院總教習余亦在杭州時詣請益見詒此書會先生難杭余東游日本返國未久而先生歸道山余藏此書爲友人借去因而遺失時以爲憾旋在鄉里搜求重得一册懼其久復湮沒亟爲重印以永流傳先生所著書卑議之外有六齋論文六書最初誼譯書正名論國難記家難記及見於平陽縣志本傳者凡十數種均未刊行又余藏有先生留別杭州求是書院學生七言律詩八章原係單行刊本今附錄之以見先生論學之一斑云民國十七年六月黃羣記

二	十	十九	二	絃	絃
二	十	二三	二三	飛	害
二	十五	十	十八	去	云
二	十六	十九	十一	淚	啜
六齊卑議					
葉	行	字	誤	正	
傳	一	九	四	傳	傅
卑議	二	十七	十	籍	書
	十七	二十	八	甚	其
	二十	二二	十五	缺實	實缺
	二二	二	二二	總處	總理處
	三三	一	十四	因	困
三六	十七	二	二四	筋	筋
跋	一	二	二	簡	繭



郎瑛七修類稿

說郛亦有錢譜一卷言歷代錢名但說郛乃元陶九成所輯不知何以直至國朝永樂通寶豈古人先知抑後人補之耶必有說也予意好事者裒輯諸家之譜更考近世圜法沿革增入十布梁刀之類萃之爲書亦制度之美也不亦善乎

張端木錢錄

董譜有大中通寶僞也董氏譜所紀自宋初至元末錢俻則代一庸妄所續

錢幣考無撰人姓名凡九篇作於乾隆戊辰後

說郛中所刻董譜係後人僞造其謬不可勝舉如云漢初莢錢一當百陳文帝鑄布泉周宣帝鑄永通泉貨貿文帝鑄小五銖南唐鑄永安五銖宋太祖鑄聖宋元寶皆無足深辨

翁樹培古泉彙考

端木意謂此書前半是非宋董氏原本尤非確論試觀此書前半語句有與泉志所引董逌之語符合者乃刻書者誤嫁名於董逌耳其書甚簡略而舛謬百出恐原本尚不止此數頁此乃刪節之本然不害其

倪模古今錢略

董逌錢譜一卷刊本

是書載陶氏說郛謂宋董逌所作識者皆斥其爲僞書格致鏡原引作董逌錢譜蓋以通逌字形相近且廣川譜世久不傳是以訛作董逌刻說郛者並列此書於洪志之前蓋訛通爲逌由來已久郎仁寶張端木亦不加詳考遂使作者冒作僞者名不知一宋人一明人迥不相涉非作者託名出恐原本尚不止此數頁此乃刪節之本然不害其

爲一家之言也況書中并引董逌錢譜之語豈得云
即逌譜歟南宋雜事詩注所引亦作董逌而外誤較
少似所見者非今日說郛本也
按郎仁寶未明言撰人名氏不疑其非董逌譜而疑
不應載於說郛經後人重訂續說郛所載
諸書多明人著錄何庸疑也十布泉刀泉志具載豈
未嘗見泉志耶據此知董逌乃明永樂洪熙時人且
今說郛本並無洪武永樂諸錢知今日所見說郛之
本又非郎氏所見之本矣

古錢

管子曰湯七年之旱禹五年之水湯以莊山之金禹以歷山之金並鑄幣以救人之困也至周始以金銀爲錢錢之形以圜含方輕重以太公立九府圜泌始名爲錢錢之爲言泉後轉而曰錢貨志曰禹湯始用銖國語注云古曰泉後轉而曰錢貨志曰禹湯始用金鑄錢周立九府圜泌貨寶於金利於刀流於泉布於布束於刀言錢之流布通於泉流秦鑄半兩錢漢高祖鑄八銖錢文帝鑄四銖錢武帝鑄五銖錢又鑄半兩錢

又鑄赤側錢一當五漢興有榆莢錢以前錢難用更鑄榆莢小錢以一當百狀如榆莢王莽鑄貨泉徑六分重一銖曰小錢一當一三銖曰幺錢一當十五銖曰幼錢一當二十七銖曰中錢一當三十九銖曰壯錢一當四十并大錢一當五十立爲九品漢公孫述鑄鐵錢梁王鑄鵝眼錢貨貝志曰貯藏曰泉流行曰布古文錢半兩漢志曰秦始皇鑄質如周錢重如之其文曰半兩漢呂后鑄重八銖文帝鑄重四銖應劭曰今民間半兩中最小輕者是四銖錢也漢武帝建元元年鑄重三銖如錢文曰三銖封演曰三銖又有別銖穿下有三畫爲三銖之別銖重三銖文曰半兩今有折二小錢共六樣皆篆文五銖漢武帝元狩五年罷半兩錢行五銖錢王莽廢光武復興魏帝黃初二年鑄西晉南朝宋武帝亦鑄小五銖錢謂之帷文帝後魏宣帝魏文帝又有鵝目五銖隋文帝鑄小五銖其制輕小八九萬纔滿半斛唐高祖武德四年廢五銖錢行開元錢今以篆文推之有七樣大五銖錢今有內廓者小五銖錢亦有內廓者而前文之面後有點兩星大五銖錢無內廓者錢之背有點四星者昔人錢譜引錢合曰五銖又有穿上一星五字上下各一星南朝梁宋名兩柱錢鏤面傍一星至三星者五字之內上下各一星上或有小星字或有五字穿上橫文穿下橫文外四角缺文有廓無廓闕緣不可窮盡疑皆當時工人之意非有別於年代今考於古四角缺之有廓無廓自是一種總未嘗考也又封演曰別有最小五銖文字輕薄未見晉志曰吳興沈充又鑄小五銖錢謂之沈郎錢是也四道五銖後漢靈帝鑄背內廓四角有路抵於外輪漢書云靈帝中平三年

鑄四出文錢流布四海

錢譜曰五銖錢有四出道於邊緣俗謂之沟錢或謂豈非此錢既成京師將壞而出流布四海乎至董卓焚宮乃拗鑾西幸長安悉壞五銖錢矣傳形五銖劉備所鑄文字輕重大小與五銖無別但以傳形五銖錢並不許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五字在左銖字在右謂之傳形今考古蜀嘗鑄矣但不言傳形耳

貨泉王莽所鑄徑一寸重五銖今又有內廓者有重廓者其後光武建春陵泉鄉文成白水眞人是驗其識也

大泉五十國語注云王莽鑄大錢五十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直如其文今有折二錢又有小鑄亦不多見今見鏤有斗劒龜蛇之文者未之考也

大泉五百吳王孫權嘉禾五年鑄一當五百文

大泉二千未詳所鑄年代一當二千

大泉當千吳孫權赤烏元年鑄一當千

太平百錢未詳所鑄年代一當百

四銖南朝宋文帝鑄又宋世祖鑄比重四銖

直百五銖南朝梁武帝鑄一當百

布泉陳文帝天嘉二年鑄錢文曰布泉一當百與五銖並行後周武帝保定元年亦鑄布泉以一當五今有玉筋篆者有柳葉篆文有重廓者重遒錢譜云藏曰泉流曰布又引石氏曰錢徑一寸重四銖懸針書者曰梁武帝以來有之文曰布泉世謂之男錢梁書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即生男也天子頻下詔并勑鑄之錢並不許用敦素疑王莽時鑄亦無所據後周布泉字皆玉筋與此甚異

大貨六銖隋志曰陳宣帝鑄大貨六銖以一當五銖今又有內廓者有重廓者其後光武建春陵泉鄉文成白水眞人是驗其識也

大貨六銖陳書宣帝紀曰大建十一年七月辛卯初用十與五銖並行後復當一人皆不從乃相與訛言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徐氏曰謠言大貨六銖有類人又腰哭未幾宣帝崩竟至陳亡嶺南諸州多以鹽米布交易俱不用此錢矣

五行大布後周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七月又以邊境之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錢不得入四關張台曰小者至徑八分舊錢之文上五下行又有上大下布者皆

古篆文永通萬國後周宣帝紀曰大象元年十一月初鑄文曰永通萬國徑一寸三分重十二銖背面肉好又有徑一寸二分半重八銖皆一當十永通泉貨後周宣帝鑄永通泉貨以一當十南唐李璟亦鑄大錢以一當十大定錄曰顯德五年七月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

大和五銖後魏獻文帝皇興年中鑄其文曰大和五銖徑一寸重五銖常平五銖北齊文帝天保三年改鑄其文曰常平五銖徑八分重五銖皆篆文

以上古錢計二十一樣自秦至隋所鑄之錢其錢之大小文之篆籀廓之有無推之共五十三樣清通曰又有所謂異錢雖不見於傳記然制作之近古者今錄之如孝唐鑄撒帳錢其文有曰長命富貴金玉滿堂又有忠孝傳家五男二女天下太平封侯拜相之類又博戲之錢背有字皆鍍者不及錄

平錢

開元通寶唐會要曰唐高祖武德四年七月十七日鑄

歐陽詢制詞及書字舍人分篆隸二體俗謂之開元通

寶其錢徑八分重十二銖積十錢僅重二兩得重輕大小之中今開元通寶錢緩有文如初月者談賓錄曰武德初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時文德皇后掐一紛甲痕因不復改鄭虔會粹云開寶中劉矜攢書琪高議且曰事由明皇貴妃彼徒見錢文有開元字開元宇便乃謂明皇亦不考實之過又有左挑開元錢雙挑開元錢篆字開元錢封演曰武宗會昌五年鑄開元錢時廢天下佛寺室相李德裕請以廢寺銅鐘佛像及僧瓶碗等物命所在鑄錢揚州節度使李紳乃以所廢寺品鑄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又有敕令鑄錢所各加本郡州號名爲背文

京京兆 洛河南 興鳳翔 梁汴州 荆江陵 桂廣西

潭湖南 廣廣東 福福州 越浙東 洪江西 潤鎮江

昌成都 鄂湖廣 兗兗州 梓東川 襄襄州 丹河北

益西川 宣宣州 平燕山 揚揚州 藍藍田

共貳拾叁件

乾封泉寶唐會要高宗祀昊天上帝於泰山改乾封年鑄徑一寸重十二銖六分以一當十其年凡舊錢皆廢明年因穀價湧貴商賈不行又明年詔龍之仍行開元

錢泊乾封泉寶唐肅宗乾元二年第五銖請鑄小錢徑
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今有折二
錢又有小錢第五銖復為相命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
四分重十二銖其文承自背之外廓為之重輪又為之
重稜每緡重十二斤以一當五十法既屢易物貨騰湧
米斗錢至七十餓死者滿道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一當
二十開元寶錢與乾元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卽位乾元
小錢一當二重輪大錢一當三元載作相凡大小錢皆
以一當一唐書謂之重寶錢今有當三折二小錢

大曆元寶唐代宗鑄
建中通寶唐德宗鑄
天成元寶後唐明宗年號至德年間安慶緒亦改元天
成未知鑄錢否
天福鎮寶晉氏舊史以為趙石晉所鑄
漢元通寶後漢劉知遠年號
周元通寶後周世宗毀天下銅佛鑄

以上錢係大唐至於五代末所鑄共四十二樣

僞偽錢

得一元通寶唐史思明僭鑄
順天元寶見上
保大元寶江南王璟鑄
唐國通寶
大唐通寶南唐世家鑄五代史不載又有錢子
天感元寶未詳所鑄之地
壽昌元寶遼道宗壽昌年鑄
大興平寶錢之鑄有丁字疑五代僭偽錢也
天德重寶僞殷王建所鑄之鑄有殷字者

乾亨重寶僞漢劉巖所鑄
永平元寶前僞蜀王建鑄
通政元寶
天漢元寶
光天元寶俱同上
乾德通寶前僞蜀王衍鑄
咸康元寶前僞蜀王衍鑄
廣政通寶前僞蜀孟昶改元

以上係唐末五代間僭偽所鑄共二十四樣

北地錢

乾亨通寶宋太平興國七年耶律隆序鑄
統和元寶宋太平興國八年耶律隆序鑄
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耶律隆序鑄
清寧通寶宋至和二年耶律隆序鑄
咸雍通寶宋治平二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元寶宋寧熙七年耶律洪基鑄
大康通寶同上
大安元寶宋神宗元豐七年洪基鑄
天慶元寶宋徽宗崇寧元年延禧鑄
乾統元寶徽宗崇寧元年延禧鑄
天慶元寶宋政和二年契丹國主在燕山府鑄
阜昌重寶宋高宗建炎四年知濟南府劉豫叛降金
人以山東河南陝西爲濟國立豫僭號改元阜昌
以上並載于聖政錄及見紀年通譜
大定元寶金世宗鑄錢有申酉字
正隆元寶金海陵王鑄於大元府
以上係北地錢共一十三樣

三韓重寶楷書一樣　東國通寶楷書篆二樣

東國重寶　海東通寶
海東重寶　朝鮮通寶貢書
以上係海東番錢共八樣董逌錢譜引徐氏曰又有
屋駝國錢徑七分厚薄即好不異中原敦素曰字文
若梵書凡十樣

宋朝錢

聖宋元寶宋太祖鑄　宋元通寶同上
太平通寶宋太宗鑄　至道元寶宋眞宗鑄
淳化元寶　咸平元寶
景德元寶　大中通寶
祥符通寶　天禧通寶已上宋眞宗鑄
天聖元寶　景祐元寶
皇宋通寶　慶歷重寶
明道元寶　至和元寶
至和通寶　至和重寶
嘉祐元寶　嘉祐通寶已上宋仁宗鑄
治平元寶　治平通寶英宗鑄
熙寧元寶　熙寧重寶

元豐通寶神宗鑄
紹聖元寶
元符通寶已上宋哲宗鑄
崇寧重寶
政和通寶
宣和通寶
靖康元寶欽宗年號
建炎通寶高宗年號
建炎重寶
紹興元寶
靖康通寶
建炎元寶
紹興通寶
元祐通寶
紹聖通寶
崇寧通寶徽宗年號
大觀通寶
重和通寶
宣和元寶
靖康通寶
至治通寶英宗
至正通寶順帝年號
至大通寶武宗造
至元中行寶鈔
咸淳元寶度宗年號

景定元寶
德祐元寶
已上係宋朝錢共一百三十五樣
元朝錢鈔
中統元寶世祖造
至大銀鈔武宗造
皇慶通寶仁宗
至和通寶
已上元朝鈔三樣錢一十四樣

錢譜終

右錢譜一卷舊題宋董逌撰蓋據說郛本付梓者也
考古今圖書集成錢鈔部全載其文亦題曰董逌錢
譜案逌書原十卷而此本僅十二葉又編內厪引董
逌錢譜且載及元末之至正錢其非宋人所撰無疑
郁氏續刻入說郛中題名董逌誤矣郎瑛七修類稿
謂此譜直至永樂通寶今覆檢此本實無永樂錢蓋
郎氏所見說郛與今本不同歟倪模古今錢略謂是
書挌致鏡原引作董逌而刻說郛者列於洪志之前
訛逌爲逌由來已久案挌致鏡原引董逌錢譜四條
皆在此書之內則倪氏所說自是可從宜依以改題
王遹之爵里無由查悉倪氏謂爲永樂洪熙時人亦
特臆測之詞仍無實據也今取圖書集成挌致鏡原
校閱一過更正三十餘字云
民國七年六月南海黃任恒跋

攀古樓彝器款識

觀自得齋刊本

吳大澂題

泉志校誤卷第一并序

彭城金　嘉采　邠

序曰洪氏撰泉志其例有二曰據泉以証書如半兩五銖以下諸泉是也曰引書以名泉如首蔺虞夏商周而下以意所屬皆無文是也今爲校誤當先理董若半兩諸泉可校者也則據諸家所見以校之若虞夏商周而下所屬引書以名者不特洪氏未見是亦世所本無仍之而已無可校也凡今所校其例亦復有二一則編次考說而誤如正用品之大典平寶不知半代品之一文錢是也誤由洪氏者間引諸說以正之一

則洪氏本不誤而後來寫録誤者如泉布諸形制并其文字多舍篆隸而誤眞書又筆畫曲直稍有歧異則爲標舉或重摹錢文或別附鄙說以校之又如周寶貨莽十布皆世本有之而洪氏未見乃據班志之文而以意屬摹是其弊也夫以洪氏之書誤本無多其顯然者僅釋安邑斤一金作安陽之吉貨一語耳遂致終卷紛然觸目皆疑不足據者其蔽在於逞博援書以意屬泉如序所云嘗得古泉百餘品則又旁考傳記下逮稗官所紀擴擴大備也止豈不惜哉

泉志校誤卷第品目

校誤卷第一

泉志一正用品上

泉志二正用品中

泉志三正用品下

校誤卷第二

泉志四僞品上

泉志五僞品下

泉志六不知年代品上

泉志七不知年代品下

泉志八天品

校誤卷第三

泉志九刀布品

校誤卷第四

泉志十外國品上

泉志十一外國品中

泉志十二外國品下

泉志十三奇品

泉志十四神品

泉志十五厭勝品

虞錢引書

夏錢引書

商錢引書　校曰虞夏商錢皆畫一錢圜函方未免不典蓋意爲之耳觀所引管子云云亦只言幣也

周錢引書　初渭圜曰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按周官九府皆掌財幣之官統言圜爲圜通之法非指圜爲圜錢也師古曰圜均而通之也景王襲九府圜法更鑄大錢外圜函方又鄭樵通志六書略古今殊文圜云周圜法有貨字是周初既有定式而列國諸地不通王制更笵作長楕諸形豈反以緡貫爲不便乎然譜錄家不察於此必據班氏爲口實指此爲周初之九府錢謂六貨爲景王所鑄大錢而言參觀諸說方知景王患輕者蓋指小品寶貨而言之也更鑄大錢者指寶四貨寶六貨言之也子母相權者子卽指小品寶貨母卽指寶四寶六言之也然則以小寶貨定爲周初錢不益可決乎馬伯昂曰漢書志曰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按周官九府皆掌財幣之官統言圜爲圜通之法非指圜爲圜錢也師古曰圜均而通之也景王襲九府圜法更鑄大錢外圜函方周初既有定式而列國諸地不通王制更笵作長楕諸形豈反以緡貫爲不便乎然譜錄家不察於此必據班氏爲口實指此爲周初之九府錢謂六貨爲景王所鑄大錢而言參觀諸說方知景王患輕者蓋指小品寶貨而言之也更鑄大錢者指寶四貨寶六貨言之也子母相權者子卽指小品寶貨母卽指寶四寶六言之也

洪氏泉志校誤卷十

校曰自初劉以來審定其文咸謂碻不可易悉皆從之獨馬伯昂猶不依其說釋爲燕貨以爲周初既有圜制曷爲列國寂不一見而刀布紜直至秦滅六國與半兩代興乎亦未爲無見而陳壽卿以其獨從山東出土無復疑之刻本二文本是意爲茲摹寶貨之文於左以校之其寶四貨寶六貨二品見不知年代品此不重出

齊錢引書

晉錢引書

楚錢 引書

趙錢 引書

秦錢 引書　校曰列國之貨今所見者皆是刀布其文歷歷可考愚撰有刀布釋文頗備疑斯時安得有圜錢至於秦惠行錢亦難碻指其物馬伯昂說錢爲象田器之義以空首布當之亦聊備參稽耳

秦半兩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稍異重摹校之半兩

英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蜀李壽於東晉成帝咸和十二年改國號曰漢改元漢興此當是之若云漢初錢文實無所據且形質摹法亦與西京不類校曰此泉今所見又有作分隸上下書者若漢英錢之文實作半兩但傍小耳近來陝中出土頗多極小者僅不過徑二三分蓋審正甚碻也因並以兩品摹校如下

半兩錢 引書　李竹朋曰半兩秦制最大漢莢錢最小高后之八銖倍於四銖者皆不難辨唯文帝武帝錢大小相似今以無外郭者屬之文帝有外郭者屬之武帝校曰此武帝錢文與文帝同已見上不復摹校

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五銖自漢迄隨皆用之今已難盡辨爲某代物唯五銖字朱旁皆圜折此錢方折作

八銖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少異重摹校之八半兩

四銖錢 據泉　校曰四銖文同八銖亦有文同英錢者並摹以校之半兩

半兩

半兩

漢興

出與三銖銖字相近定爲漢製翁宜泉曰漢半兩制簡樸而字古質猶有周秦遺意至武帝作五銖而內外輪郭始備故圜錢之背有輪郭也自武帝五銖始也文景以前庶事草創武帝制作一新五銖遂數百年行之不能廢豈非其制之盡善乎蔡鐃耕曰莽十布丅丌丽丽皆古筆算法直文爲一橫文爲五合之得六七八九之數余藏五銖幕文或作亻或作丅卽布文丅皆紀數之六也由封氏三豎文之說推之非紀重卽紀其直而凡二直文二橫文一星至五星與夫穿上作十者悉以紀數可知耳又曰穿上下橫文當與穿上下一星同例謂在穿之上穿之下也有兩柱四柱可証也余所藏有穿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而未見穿上橫文穿下橫文之品近人以好郭一面或上或下者當之則非在穿之上穿之下矣隨白錢五字左邊有一畫餘三而俱無者其例矣此二品當云好有上郭好有下郭其無郭而止留一星或半星者當云好一星在上好一星在下好半星在上好半星在下亦不得混於穿上一星穿下一星也張台所說縱不混已遺却好郭一面好有一星半星六品又曰意五銖而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歟葢自角錢作而五銖幕文變矣蜀錢作而五銖面文又變矣校曰刻本泉文不合幕以校之蔡鐃耕說見癖談作莽十布丅丽丽字皆古筆算法直文爲一橫文爲五合之得六八九之數此引增丌增七校十布自有壯布丌百則增之是也徐子靜註又

鍾官赤側錢引書　校曰愚嘗有之外輪視泉文更爲高峻其郭於苔繡淺碧之中微見銅質赤色若摩露者形制比他泉爲古文字略同以下五銖凡銖字從金皆作金無有異者刻本所作諸文悉非也並放此不再重摹以校

後漢五銖錢引書

四出文錢據泉

泉志卷二正用品中

魏五銖錢引書

直百錢據泉　劉燕庭曰蜀漢直百錢皆字在左右洪志所圖誤以直百五銖去其五銖二字故作文在上下耳然字體與大小皆舛謬也此泉有小類小泉直一者校曰刻文不合重摹校之亦有傳形者并摹

直百五銖錢 據泉 翁宜泉曰潘毅堂說穿右爲字犍爲郡所鑄後漢書郡國志云犍爲郡益州刺史部校曰刻本面背皆不合重摹校之 又

傳形五銖錢 據泉 蔡銕耕曰傳形如絕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在左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倥傯之際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於正書之五銖而貫亦直百也李竹朋曰五銖傳形舊譜謂是蜀錢然半兩及莽泉皆有傳形者是傳形不始於蜀也今以有由郭同直百五銖者定爲蜀錢無內郭者未必皆蜀製云

大泉五百錢 據泉 校曰刻文微異重摹校之 又

大泉當千錢 據泉 校曰即今所見有兩品並摹校之

大泉當千 又

四銖錢 據泉 校曰刻文微異摹以校之 又

當兩大錢 據泉 李竹朋曰今此錢與五銖常品相似唯稍大耳

孝建錢 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甚誤重摹校之

二銖錢 據泉 校曰今見二銖錢又有作朱字者兩摹校之 二

景和錢 據泉 蔡鉄耕曰永光元年八月改元景和十一月即被弒故其錢流傳絕少而徐氏竟見永光之文而余亦曾得景和之品其文右景左和與永光正同則固皆沿孝建之制矣可証洪志上景下和之誤校曰几

今所見文皆在左右摹校如下 景

鷩眼錢引書　翁宜泉曰泉志於沈郎錢則圖一無字
小錢於鷩眼錢則圖二小錢文曰小泉直一一篆書與
莽錢同一作眞書按洪志本無鷩眼錢文曰小泉直一
及篆楷二種之文或是好事者妄畫之耳謂莽泉傳至
宋時沼用之可也謂鷩眼錢文與莽錢同則諸家譜錄
固未言也校曰吾友顧駿叔新得一枚文曰永光大如
漢初最小之莢錢薄於沈郎眞鷩眼錢也由是而知廢
帝所鑄是永光景和而非文曰二銖但其重二銖爾據

蔡鎤耕之說爲可信又顏峻傳所言廢帝鑄二銖錢形
式轉細官錢每出民即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及無輪
郭不磨鏇如蠶鬣者謂之莢子駿权所得悉與之同乃
知來子鷩眼正當時一物兩名耳泉文作篆書摹以附
見如左　永

芳

梁五銖錢　據泉
公式女錢　據泉
五銖錢　據泉　翁宜泉曰文雖四出形小而厚非靈
帝錢比也

大吉錢　據泉　校曰大吉大通大富三鈒錢今所見絕
少李竹朋書按羅極廣亦復無之其他諸家譜錄所傳
狀如漢五銖者多不可據顧駿叔有大吉大通二錢審
其形制色澤宛與五銖錢同斯眞品也刻文少異重
摹校之後二品放此　又

吉

大通錢　據泉　又

通

錢

大富錢　據泉　又

富

錢

當十錢　引書
四柱錢　據泉
陳五銖錢　引書
大貨六銖錢　據泉　校曰刻文稍歧摹以校之

貨

錢

太和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太和二字篆體近隸和

字且有增筆與北魏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校曰此錢有二種一五字交筆曲仍如五銖一五字交作直筆而太字亦異諸家皆未悟作譜但摹其一便遺其一今因並摹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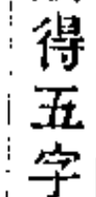
五銖錢引書 張麗濂曰魏永平三年鑄五銖錢較漢略小五字交股作直筆與永安五銖五字同校曰近顧駿叔得一枚面無好郭與背周郭極狹五字交股直筆形制色澤與太和五銖相類余審爲魏錢無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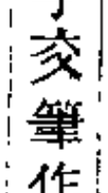
永安五銖錢 據泉 校曰刻本不合摹以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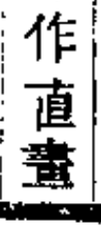
永安土字錢 據泉 益齋主人曰幕有土字者係當時所行土錢通典延昌二年徐州啟奏求行土錢是魏時本有土錢之名以其非由官鑄故以上字別之耳又通典熙平初王澄上言延昌二年徐州人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可爲土字明証校曰泉文同上茲不重摹

西魏五銖錢 據泉 校曰駿叔新得五字交筆作直畫與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同其形制亦頗似之却與隨白錢大異定爲魏鑄爲自來諸家著書所罕見然考洪志魏錢有二一則後魏世宗永平三年鑄一則西魏文帝大統六年鑄且引舊譜曰以赤銅鑄愚細審此錢政復似之故既系於前而復詳於此泉文已見

東魏永安五銖錢 據泉 校曰雖據書重出一種然今所見永安五銖了無異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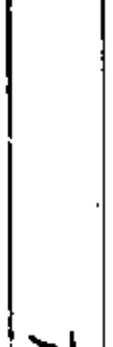
常平五銖錢 據泉 校曰但摹校泉文 

布泉錢 據泉 校曰亦摹校泉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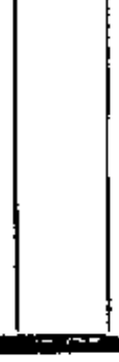
大布錢 據泉 校曰亦校摹泉文 

永通萬國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有大小有細郭闊郭

數種泉文則皆同刻本不類重摹校之又有小鉛錢則
篆文微異並附見於後



隨白錢據泉　西清古鑑曰今雖歲久晦蝕其白處猶
可見蔡錢耕曰洪氏載白錢圖作欵文如獸勝品之長
年太寶嘻白其質也而乃白其文乎李竹朋曰外郭較
闊好郭唯右旁五字有之餘三面皆無背有肉好郭五
字中交互二畫直下不屈與他五銖異校曰刻本實不
合摹校如左



乾封錢據泉　校曰凡唐錢作隸多含分篆之意刻本
皆失之因摹以校之

乾元十當錢據泉　校曰今所見制有大小其文皆同
重摹校之

重輪錢據泉
小乾元錢據泉　校曰二種文皆與乾元同故不摹
大歷錢據泉　校曰此但校摹泉文　歷

開元大錢據泉　校曰今所見者形制絕大若太觀當
十文與小錢字含分隸元字左挑悉同故不重摹
建中錢據泉　李竹朋曰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罕
劉燕庭於道光壬午二月在京師得近畿出土唐錢就

中有大歷建中到唐錢中絕無僅有之品校曰刻本作上下讀今見燕庭所得者作環讀文字亦古摹校如下

中

建通

寶

新開元錢背文據泉　載酉士曰此范本無地名背文別鑄一印印之故字多高出輪郭因有倒順上下左右之異翁宜泉曰泉志楊字從木誤摹然書揚作楊唐時已有之顏魯公臧懷恪碑揚州作楊州校曰揚從木唐人本爾如此不但唐人雖漢亦多有之如曹全碑充隸

荊揚字亦從本其外若宋刻本書更不勝其據也此錢希見唯許賓門書有之文含見許賓門書載一枚亦正從木是洪志不誤也錢背甘三品中唯昌字京字宣字潤字丹字體含分隸餘皆眞書也故不摹校

咸通錢據泉　校曰此錢俗甚以爲珍其說不一周櫟園書影已載其說則其分隸與志楷書不合校摹如下

通　咸　亨

寶

天成錢據泉　校曰今所見者近眞書故不校摹

天福錢據泉　校曰泉文含分隸意刻木亦小異摹校

之下兩種放此

福　天　元

寶

漢通錢據泉　校曰以開元通寶例之當曰漢元錢讀漢通元寶者誤也周錢放此

通　漢　元

寶

周通錢據泉　翁宜泉曰古泉考周元錢毀佛像鑄用以卜筮或驗秋鐙叢話順治初孝感多病瘧持周元一枚即愈亦曹溝暇錄周元握之可校瘧兼治雜產余按此錢俗甚以爲珍其說不一周櫟園書影已載其說則其由來久矣

通　周　元

寶

泉志卷四僞品上

項梁大錢 引書

吳王濞錢 引書

鄧通錢 引書 校曰吳鄧所鑄同是漢錢以何別哉亦不過存其名而已

王莽大錢 據泉 益齋主人曰莽錢宜入僭僞而大泉五十梁刀錯刀三種作於孺子在位之時居攝初始尚繫漢年當附之漢末至莽篡後所鑄則別入僭僞 西清古鑑曰盜鑄者不可禁迺重其法蓋官私雜出故自

有大小翁宜泉曰鄭康成周禮注云王莽大泉直十五貨泉貫公彥疑其有誤案貨泉作於天鳳五年罷大小泉之後距始作大泉時已隔八年貨布重二十五銖僅直貨泉二十五大泉重十二銖止直貨泉十五理固宜然豈初直五十者後不可改直十五耶且漢志又云乃令大泉與新貨泉俱枚直一是初直五十繼改十五後且直一直之多寡原因時爲變通也校曰按莽泉凡作泉字皆中直不連作宗大泉之品所見極多大小不等篆文有作圓折者有作方折者並摹校如左

小錢五等 據泉 瞿木夫曰小泉者說文云小物之微也對大言之幺泉者說文云幺小也漢書訓幺爲小俗作么非幼泉者說文訓幼爲少對壯而言中泉者禮記鄭注訓中爲間此取壯幼之間義壯泉者壯對幼言取禮記三十曰壯之義校曰刻本諸文各異摹校如後

貨泉錢　據泉　李竹朋曰按貨泉類夥與大泉同考光武建武十六年後始行五銖則十五年以前猶鑄貨泉可知不比後世以年號爲錢文異代不得用者故其制不一也校曰今所見極多其形制小大皆不同其文則同故但摹一品於左　兆

錢錢　引書　李竹朋曰按四川通志公孫述以鉄錢二當銅錢一今得此泉一仿漢製一似莽製蓋其時相近故制作略同與梁錢五銖迥異定爲公孫述物當不誣也校曰洪氏引舊譜已云文字未聞是古來皆不識也然今有之其錢徑三分形質頗厚面無好郭篆文五銖二字與漢錢同

張軌五銖錢　引書

河陽錢　引書

得壹錢　據泉　校曰泉文含分書刻本作眞楷不合摹以校之今所見有大小數種　壹

順天錢　據泉　校曰摹校同上

五銖錢　引書　蔡錢耕曰洪氏引袁云紀而疑之余爲通其說曰鑄錢本欲有文因輕小大甚不能成也及更鑄之雖有文仍不可辨也傳志謂無文章正以其不可辨耳余藏五銖最輕小者徑僅五分好居四分竟體鮮翠宛若碧環其肉隱約有五銖字每一檢玩眞有不可把持之勢若果仲舒時鑄則此區區不絕如縷者歷千數百年而未壞轉足寶矣校曰此亦卽卓錢無二種也洪氏以兩引書遂兩存之

沈郎錢　引書　初渭園曰魏明帝復五銖錢至晉用之沈充第小其製仍用其文也校曰洪氏引舊譜已云文字未聞是古來皆不識也然今有之其錢徑三分形質頗厚面無好郭篆文五銖二字與漢錢同

永通錢據泉　校曰今所見分篆皆有刻文稍異摹校如後　泉

永通　貨

宋

永通

隋

開元錢據泉　李竹朋曰今所見者銅錢鉄而篆書者未見也校曰篆文無二體皆有微誤摹以校之通寶

開元　寶

唐國錢據泉　翁宜泉曰大唐居然與朝之制也唐國稍示貶損之稱也然則唐國似應鑄於大唐之後校曰今所見又有狹郭闊郭者其文字篆分眞三體咸有之今但摹校分篆兩體

唐國　通寶

大唐錢據泉　校曰刻本泉文不合分隸之意摹以校之通

大唐　寶

泉志卷五僞品下

永平錢據泉　校曰洪氏雖載此泉然未目覩其罕可知不意近時鮑子年竟得一枚李竹朋刻入泉匯眞同星鳳矣重摹以校實與意圖迥別

平

永元　寶

通正錢據泉　校曰泉文皆含分隸之意刻本純寫眞書去之甚遠因摹校如後後均放此

正

天漢錢據泉　漢

天元　寶

通元

光天錢據泉　天

寶

光元寶

乾德錢據泉　徳

乾元寶

咸康錢據泉　康

咸元寶

廣政錢據泉　通

廣政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錢錢引書　李竹朋曰十國紀年云廣政二十五年鑄錢錢今所見者皆銅錢唯吳我鴎於蜀中得一鉄廣政錢方知鉄錢文亦廣政泉志以無字錢當之誤也校曰此說政可補洪氏之闕凡洪氏之引書者能悉變爲據泉豈不甚妙

乾亨錢據泉　校曰按亨字中缺二小畫蓋沿唐人避肅宗諱也唐石刻亦有之此泉今所見又有作通寶者刻本無有故但摹重寶一品以校　重

乾亨

鉛錢據泉　校曰文與銅錢同故不摹

乾封錢據泉　校曰今銅鉄二種俱有之其背文有曰天府曰榮者蓋與天榮府寶同鑄歟文有分書二種俱不類並摹以校之　封

乾元泉

寶

封

乾泉

寶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天

天府

榮

天府寶

吳越錢引書

閩鉛錢引書

錢錢據泉　校曰亦但摹校泉之

榮

天府

寶

李竹朋曰按唐德宗開元大錢與此略同然開字從門此從門元字次畫左挑此不挑通字隸書

此近眞楷錢質白銅此銅色昏暗知此決非唐鑄而字體與永隆通寶相類按通考福建用鉄錢與銅錢並行如唐制又曰舊譜無鑄大銅開元之文然既曰並行是當時本有銅錢一種況字體與唐錢不似與閩錢相同故余定爲閩物校曰今所見據李竹朋說亦唯有銅者錢固未見也用以摹校文則一耳　通

永隆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銅錢皆有之其文分書眞書都有遂摹分書者銅鉄各一種其鉄者背有閩字在穿上又左星下月其銅質眞書者不摹也　通　永隆

天德錢　據泉　校曰刻本不合摹泉文校之　通　天德

開元　通　寶

永隆　通　寶

閩　通　寶

大興錢　據泉　校曰洪氏引張台說馮洪鑄誤也劉燕庭已考正爲安南錢見不知年代品大興錢

劉仁恭土錢　引書

應天錢　據泉　校曰此品諸家著錄多不載從張麗瀛書摹校其文尙含分意也　天　應　元　寶

萬

平當錢　據泉　鮑子年曰平當五銖向所未覩惟五銖穿上下有小平字者或正或倒或橫置殆所謂平當五銖者蓋洪氏本云當字湮漫耳今得鮑子年說是實有平字在穿上又左星下月其銅質眞書者不摹也王廉生云滿洲有伊勒布號健菴者言曾獲一枚穿上稿有當字後不知遣誰氏無由斷其眞贋校曰此泉今無可校余亦初疑即五銖一種有平字在穿上下有小平字者或正或倒或橫置殆所謂平當五銖者蓋洪氏本云當字湮漫耳今得鮑子年說是實有平當錢據泉　李竹朋曰莽泉篆皆鐵線此則玉筋筆畫較粗莽泉泉字中直畫斷此不斷莽泉制作精妙此或係當時私鑄或後世物而襲其文皆未可定又惡劣或係當時私鑄或後世物而襲其文皆未可定

然決非莽泉也校曰李疑爲漢時私鑄尙然非是蓋廣
狀粗劣了無漢製神韻但今無從碻考耳刻本不合募
校如左 ㄨ

大泉五銖錢 據泉 李竹朋曰形模篆法與莽錢無異
亦大泉別種也校曰大泉二字同莽泉五銖二字同漢
錢文並見上莽不復募
雙五五銖錢 據泉 蔡鐵耕曰五字連綴肉郭者謂之
雙五五銖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以
錢了無分別失雙五之義矣按洪云五字連綴肉郭是
五字上下二畫粘着於外郭耳何謂雙五字考張麗瀛
書則五字作雙鉤李竹朋書則五字作雙文並書郤與
雙五之名殊爲切近愚意張書多從洪說或當以張爲
是今並募存以備參考以校正刻本之誤 ㄨ

大泉錢 據泉 校曰今無可校當是大泉五十之異製

命名未當易曰聯文五銖校曰據今刻本仍圖一五銖
書南北朝錢文所未有也校曰今所見皆粗劣未必有
眞者李竹朋書載一品圓穿作四出文眞書亦不晰泉
字全模糊指爲晉錢不意其謬乃至於是又一品載入
無考類中其文兩眞兩篆頗與洪志相同然亦未必眞
者要之此錢卽眞亦不得目爲典午之制所見唐季五
代十國錢文尙含分篆之意而況晉時乃作眞書乎其
非晉鑄一無可疑洪氏入不知年代品極爲妥當募校

耳
左右五銖錢 據泉
太元貨泉錢 據泉 翁宜泉曰古太元紀年者三吳大
帝晉孝武帝涼張駿也吳太元止一年方鑄大泉五百
當千二種未必更鑄他錢此殆是晉物蔡鐵耕曰兩晉
未嘗鑄錢晉嘗食貨志云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
之不替有所更易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是
皆資前代錢爲用耳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
頻自上名轉屬於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故曰未嘗鑄
錢也或言太元貨泉非孝武帝鑄乎余曰太元二字楷
字全模糊指爲晉錢不意其謬乃至於是又一品載入
眞者李竹朋書載一品圓穿作四出文眞書亦不晰泉
書南北朝錢文所未有也校曰今所見皆粗劣未必有
非晉鑄一無可疑洪氏入不知年代品極爲妥當募校
刻本亦復不同 ㄨ

通行貨泉錢 據泉　校曰今未見無校又疑卽南唐之永通泉貨有旋讀者而致誤

兩銖錢 據泉

續銖錢 據泉

兩柱錢 據泉

女錢 據泉

稚錢 據泉

對文錢 據泉　鮑子年曰五銖有僅存邊郭二分許字畫僅餘十分之三者中作大圓孔名綖環錢余得甚多無一平正率作凹狀以剪邊五銖合之適成一泉疑此與剪邊本一泉昔人以圜鑿椎而爲兩故剪邊五銖近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圜而凹者則圜鑿猛椎之故也李竹朋曰今有五銖中鑿圓孔僅餘外緣如環者子疑爲綖環錢而與舊譜不合近閱通典魏熙平初尙書王澄上言太和新鑄並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驚眼環鑿依律而禁環鑿二字明指鑿孔如環之錢而言殆卽所謂綖環歟

五朱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大小有數種有有郭者有無郭若剪去者文字與五銖錢皆同但鈶金旁耳故並上四品皆不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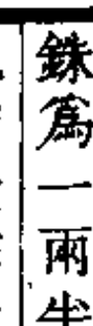
定平錢 據泉　翁宜泉曰定平一百與太平百錢同決爲三國孫亮時物校曰詳見太平百錢刻本泉文不合摹以校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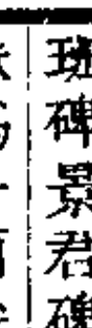
定平　一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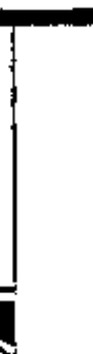
傳形半兩錢 據泉　校曰同漢半兩但其文反耳故茲不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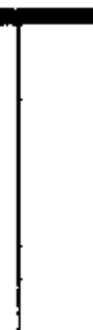
太平錢 據泉　陸果泉曰太平百錢斷爲孫亮所鑄証以昭烈之用直百時勢相近故一錢當百亦同蓋當千不便於民故改鑄此也翁宜泉曰陸說誠碻不可易梁初已謂爲古泉其非梁錢可知古以太平紀元莫先於吳當五鳳三年冬十月孫亮改爲太平百錢爲太平四文錢晉書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大者指大泉當千當五百言之小者指太平四文錢也且有當千當五百者此卽是當百者其極小者亦猶蜀直百之有小者耳校曰今所見泉文有數品篆分各異與刻本泉文不合校摹如左蓋分書實作太平篆者乃作大平緣篆文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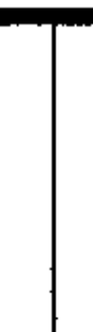
太字古只大太同用耳











兩嗇錢　據泉　江秋史曰漢州輔碑涅而不緇從嗇武班碑景君碑皆從嗇嗇即留也說文錙六銖也二十四銖爲一兩半兩者十二銖也兩錙則亦十二銖即半兩也省金作留者如五朱之省金作朱乃半兩之別種校曰凡從留之字作嗇不論唐碑宋本時時見之洪志誤爲嗇亦是後來傳錄所致今所見泉文作留狀如半兩斯乃眞者摹校於下有依洪志厠鑄者其文則作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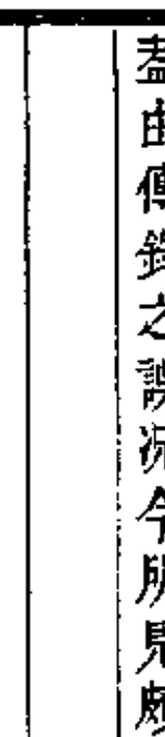
作彐俱不可識並摹校如左乃知此泉一品中又有數種也　「ㄆㄧㄢˊ」　「ㄨㄢˊ」

永光錢　據泉　蔡鐵耕曰宋書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鑄二銖錢三月罷案二銖錢文非二銖當曰永光即洪志此品是也何以知之以其前承孝建而孝建錢或去四銖專爲孝建矣以其後改景和而景和錢亦重二銖文曰景和矣三錢同式又何疑焉至所謂鴛眼錢者即

永光景和兩品之私鑄者也李竹朋曰大明八年廢帝子業卽位次年春正月改元永光秋八月改元景和是永光紀元者僅七閱月故此錢少校曰蔡說可謂奇叔碻實然李書并載二銖永光景和豈曰無本今考永光錢與景和錢面皆無好郭形制頗同宋鑄何疑刻本與泉不合據李書校摹之

永光

五金錢 據泉 李竹朋曰五銖對文去金作朱茲去朱作金其義一也摠面論之五朱之無外郭者乃初鑿五銖所成有外郭者乃後來仿鑄五金之圓孔無內郭者乃初鑿五銖所成有內郭者後之仿鑄卽以此品謂經環之別種可也校曰凡五銖錢金旁多從全中四點獨此種金字有作金者有作金者刻本唯一品亦不甚合茲並摹如左



大朝錢 據泉 翁宜泉曰據金石目錄云大朝之稱唐世無之屢見元刻如大祐國寺碑云大朝乙巳年慈恩寺塔內陀羅尼幢云大朝丙午蒙古世祖元年庚申始改元中統前此並無年號乙巳乃太宗后稱制之四年丙午乃定宗元年也金國志明昌五年何大雅說王曰不若求援於大朝已稱蒙古爲大朝矣金泰和八年韓道昇五音篇海序大朝字空格寫宋史云蔡州之役幸使大朝以定夾攻之策然則大朝當爲蒙古未改國號大元以前稱明矣校曰今所見有作小篆者四角有四柱摹校如下

天鎭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安南新刊大越史記黎桓以丁廢帝大平十一年自立卽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元天福號曰黎朝於甲申五年卽宋雍熙元年鑄天福鎭寶背文黎者紀國號也校曰舊有謂石晉錢者誤也劉據以爲安南鑄於是乃定文當曰天福鎭寶

萬歲錢 據泉 校曰按志云面文繆篆而泉作小篆者蓋由傳錄之誤況今所見頗有繆篆者重摹校之當

104

大興錢據泉　劉燕庭曰考大越史記丁部領以宋開寶元年平十二使君建國三年改元大平號曰丁朝蓋大平紀年丁紀國號也校曰此泉志凡三見前誤爲馮洪鑄後又誤文太與獨此品有背文丁字故附校於此蓋安南錢也又有謂是遼聖宗鑄亦非

太千錢據泉　校曰據背文有丁字必是安南錢太千無義疑卽太平之模糊一種而誤釋

天感錢據泉　西清古鑑曰洪志謂不知朝代今自右及上讀之曰感天元寶按西遼天祚帝在位二十年遣命皇后權國柄制號感天皇后此錢蓋其時所鑄也校曰此泉頗罕見今從張麗瀛書摹校　感天元寶

古錢據泉　校曰按泉文卽寶六貨刻本筆畫歧異當由傳寫之誤校已見景王錢今但摹校於下　古

古文錢據泉　校曰按此卽寶四貨校亦並見景王錢今但校摹泉文　今

三字錢據泉　校曰此泉今所未見無可校也當仍之　三代

亦不知文有誤謬否

千字錢據泉

太與錢據泉　校曰大又誤爲太蓋至此大興錢凡三見矣三說各不同皆非是

黃河錢引書　鮑子年曰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如秦半兩兩面均凸起大圓星三云卽洪志所謂黃河錢校曰鮑引戴說庶幾是也蓋洪氏憑肊所畫斯則目擊有據李竹朋書亦載入當卽據是見其三足突起大於小豆焉

皇志卷八天品

天帝錢竟第八之卷僅五品皆引書

寶錢

咸陽錢

金五銖錢

五銖錢

泉志校誤卷第二

泉志校誤卷第三

泉志卷九刀布品

曰金三品引書　校曰不但今無所見即泓志亦以意

畺按三曰復小楕之其文龜師古曰楕圜而長也又史

記索隱云肉圜好方則悉作長方形非是當如俗所謂

腰圜者方與古義合

契刀據泉　許賓門曰按刀文契從木不從大契刻也

對錯以立名校曰漢書作契本是誤文當據今契刀校

之重摹如下然其環下刀形至下太闊與古制不合以

愚此書不畺諸狀故闕之他書參觀可也

錯刀據泉　初渭圓曰平與直義同許賓門曰平者取

權衡之義猶言權當五千也校曰今所見刀明作平五

千而漢書作直五千乃張晏所謂札畧差錯耳由是知

古泉可以校史不但此新莽二刀也刻本微異摹以校

之有二品亦略有不同

十布引書　瞿木夫曰十布之義其六見六泉而增入

次第差序耳次言次於大布第猶云次也差廣稚云

次也取差等之義序取次序之義下平四字即六七八

九蓋古籌算之數得從橫而成爲一二之數字也錢十

蘭曰莽十布余收獲皆全序布漢食貨志謂爲厚布獨

此可以証史書傳寫之誤大布可以正時俗解識之謬

見古物之存留於世爲功不小豈特供展玩而已哉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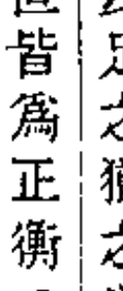
曰今所見十布皆四字而洪志乃以意畺爲二字又以

序布爲厚布不但形制文字之不合也又此十布當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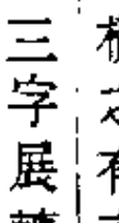
大布居前小布居末不當如志以小布在首今並重摹

以校凡九布其大布即大黃布刀別摹在後八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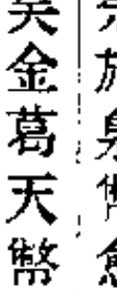
貨布　據泉　許賓門曰其文勁直如懸針戴醋士曰人各有一絕莽爲泉絕蓋其刀布諸品無一弗精美校曰刻本泉文小異摹以校之



大黃布刀　據泉　翁宜泉曰考諸家注古衡字作橫橫亦作黃如檀弓衡縫注讀爲橫考工記衡四寸注古文橫又禮記縞衣狐裘黃黃徐本作橫皆可証也瞿本夫曰莽之更張漢制皆貌爲依古實則好異因梨刀而造一刀於五千加平字則又欲示異於梨刀也小泉不足四字則加直字緣直與平同義也大布不足四字則又加黃字以足之猶之以直作小泉也黃卽橫之有文漢人訓平直皆爲正衡又訓平訓正平直橫三字展轉相訓可知義實相同莽特好異故爲異文以區別耳校曰此卽十布之大布也其文當讀大布黃千舊釋誤也刻



本少異摹以校之合上九布莽之貨布十品備矣



古刀布引書　蔡鈇耕曰洪志刀品寥寥除莽貨外其百餘年故雖去今遠而所傳尙多又曰泉志於列國諸品實無所據妄繪圖以實之今則列國刀布種種可稽鮑子年曰列國諸布方足尖足近數百種字皆瘦細而背有郭獨安邑洎當鋌諸布筆畫寬肥類鍾鼎文背亦平夷斷非一朝之制故劉青園定爲虞夏但又頗易識豈唐虞文字已平易近人如是乎好古者每得一器必冀愈古愈可珎獨余於泉幣愈尋思愈覺去古未遠彼謂盡科斗文洎太昊金葛天幣諸說者皆夢囈也校曰如管子之言卽齊刀也昌爲洪志作此圖狀豈實未見其制乎抑後人傳錄致誤乎觀其形環上無柄頗疑從

錯刀會意妄畫其於布狀亦不合然於後所載刀布皆有之是卽古刀布也奚必又據管子李孝美而別畫爲愚意此校例不摹形制以他書參觀可耳

蒙城古刀　引書　蔡鐵耕曰其二曰蒙城古刀此量藥器也量藥器有三等大者方寸匕匕正方一寸次者刀圭十分方寸匕之一小者五匕半五銖錢之積益刀圭以有柄如刀得名而方寸匕因之五匕以錢邊五字得名而方寸匕又因之此亦不得爲一品校曰蔡說足証洪誤況明題方寸匕之文乎愚意貨布五百直是偶摹其文以爲觀美如漢鑑斗並漢洗其中之文多有五銖之誤畫之也當時刀文止三字首一字讀爲齊無疑義次一字或離之爲太公或合之爲杏疑而未定故兩存之

沂州銀刀　引書　蔡鐵耕曰其四曰沂州銀刀引嘉祐雜志此雖銀品與銅品異而余謂卽齊吉貨洪氏誤解之誤畫之也當時刀文止三字首一字讀爲齊無疑義不相屬乃言左右中分之狀其摹化字可云酷肖斷非字數有九閥其五存其四不相連續如志所畫之式也且齊吉貨幕或有隱起圓形雜志亦非指其環也以上數種雖各成品而其文訛誤不足爲據校曰雜志之言無一眞者蓋闕之辭也今世乃有九字齊刀愚嘗辨其贋蓋由九字一言之誤遂起贋鑄耳余似愚今釋爲齊吉貨舊有以杏爲寶爲法爲合悉皆不從詳拙撰刀布釋文文云罷沂州得銀刀疑是洪氏據誤本錄之從未問齊刀有銀者當是金字之誤或洪志本不誤原作金

而後人寫錄解爲黃金以爲無是事而妄改焉今重摹
刀文以校凡刀當刀首居上環向下洪志所有悉刀環
居土亦誤
長平異布 引書 戴醇士曰自路史以來考古金文字
悉有伏羲神農之號至今日出土愈多乃知是周秦地
名校曰按此布文當是宅陽二字疑洪志引舊譜並形
制長廣分寸俱誤摹校如下凡古布文悉是周秦之時
地名詳見愚所撰刀布釋文茲不說解後放此
異布一 凡十四品洪氏統曰異布無次今以一二三四名之 據泉 校曰此即

鄭漁仲所謂商貨莊布也向來謬說極多愚今參稽諸
家釋爲扶布當十貨背文曰十貨布文作 又作 備參

作各當陽作文多不同今並摹兩種布文如左以
備參校 王一

異布六 據泉 校曰據布文度之當是倒文釆金貨
三字釆李竹朋釋頡省文許賓門釋棣省木馬伯昂釋
梁即釆別體愚皆不從釋爲禾字通利以漢書地理志
涿郡所屬利鄉當之貨古作化或作斤如此布文是也

馬伯昂以古一斤金之義即釋爲斤劉青園又合於金
字釋爲釿曰劑斷也近王廉生吳清卿尚其說皆作說
釿一篇頗申經義愚今仍釋金貨從同也布文摹校如
下
異布二品七 據泉 校曰據上一品布文乃金貨一
金也釆馬伯昂釋爲趙今從之李竹朋作京謬矣其下
一品中作 子金二字竟作眞楷倒書左右必誤無疑
按西清古鑑路史又言堯布文作上十金少此文字近

109

之士卽字亦倒書也又一品云說者謂化字步所字
舌金字亦本路史今據以合而詳校之疑卽倒文之永
斤全耳盞輾轉淆譌乃至於斯雖未敢僅定爲稿亦恐
不遠矣已見前布不摹但摹上趙貨一枚

異布八　據泉　校曰據布文疑是宜陽布也宜舊釋
爲陶今皆從之馬伯昂改釋爲宓愚嘗據摭古遠文必
作乐重校以審此文亦下從乐爲必無疑又疑是安陽
布文之蒼莽一種安字借中直文作侽者然陽字有ㄈ
旁今刻本無之知其非也故但摹宜陽一品

異布九　據泉　校曰按此布文面背今所未見無可
校也然李竹朋書有一品與相仿佛其文則不可識摹
校於左以備參考又此背文所謂了旁斜畫者疑卽尋
常布之背文三直而左有二字紀數與之相粘或由模
糊致誤耶

異布十　據泉　校曰此卽今所見安邑貨二金作正
文背有安字者刻本不合摹以校之

異布十一　據泉　校曰此卽今所見倒文之永
文亦曰安邑貨二金洪氏釋爲安陽之吉貨誤矣玩其
安邑二字作蟬聯之形今亦頗見之但刻本有誤耳摹
以校之

異布十二　據泉　校曰此卽今所見文曰梁正當金
當鍰者刻文筆畫歧異重摹校之

異布十三　據泉　校曰按此約略其長廣視上安邑
貨二金微網據今所見度之卽安邑貨一金之倒文者
凡洪志所言分寸皆不甚相合常有差謬不能細校但
摹校其文如左

異布十四　據泉　校曰此卽今所見文曰梁充貨金

五十二當鍰者刻文歧訛重摹枚之舊說安邑梁二種爲舜禹所鑄近馬伯昂曰梁則魏惠王遷都大梁所鑄安邑則未遷時所鑄愚撰刀布釋文証以元人陸友仁先秦貨布之言遂從之　釿

藕心錢　據泉　鮑子年曰藕心非錢也秦中出土小銅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筒面作八分書千金氏三字陽文甚工背或缺寸許余曾見一枚中藏一藕心牝壯相銜如鑰與匙者然或云此爲藕強名爲泉李竹朋曰昔年得黃小松藏泉數百並拓本三帙內却有藕心泉一兼有外函形方泉長及函之半而之半也其一初渭園書所收文作㠯讀爲陶愚今函長倍之泉齒與函之空處牝牡相乘如鎖之有匙然不知其用如何似漢尚方銅器蓋阮文達公亦莫能名之也校曰刻本所畫雖不甚似然度其形制上有鼻孔可懸是卽函也愚此書例不校畫狀故遂闕如

蟻鼻錢　據泉　馬伯昂曰貝非海介蟲是亦範銅爲之古之貨貝錢卽此是也按貝文三字第一作•爲古文丁字見彝器款識義通當詩曰甯丁我躬爾雅昌敔強

蟻形之多足半兩〻字象人鼻之有兩孔因世俗不能識其文字乃合米〻二種相象名之曰蟻鼻相傳至洪氏所譜乃僅一鼻之半兩猶未見蟻之六銖而言也其曰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者蓋未嘗研究其義不過人云亦云耳

古銅片　據泉　校曰古銅片而有文字非古布兩何唐人簡質姑妄名之洪志所畫形制文字例與古物不合知皆誤也以意度之當是今所見之空首布文曰濟金貨者摹校如左由知寫錄之誤乃至若斯

泉志校誤卷第三

洪氏泉志校誤卷三　圭　觀自得齋徐氏校刊

泉志校誤卷第四

泉志卷十外國品上

劉寅國錢 竟此第十之卷皆引書

烏弋山離國錢

安息國錢

大月氏國錢

泥婆羅國錢

何國錢

康國錢

拔汗國錢

條支國錢

拂菻國錢

大食國錢

泉志卷十一外國品中

因墀國天壽錢 引書

和同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日本和漢三才圖會和同開珎日本元明天皇鑄又日本大成年代廣紀四十三和銅元年當唐景龍二年與廣紀合又和漢三才圖會神功開寶孝謙天皇嗣位當唐天寶八年改明年爲天平寶字元年在位八年立大炊爲皇女子明年禪位太子是爲淳仁天皇不改元至天平寶字八年孝謙復位廢帝爲淡路公遂改明年爲天平神護元年當唐永泰元年至三年又改爲神護景雲元年又按和漢三才圖會云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二年云云是神護景雲紀元郎孝謙天

明天皇係女主和銅元年武藏國獻銅鑄銅錢廢銀錢和銅元年當唐景龍二年與廣紀合又和漢三才圖會云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爲和銅七月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珎錢此本朝銅錢之始又居文字之初也今所見和字有作穘者亦有作和者兩摹以校之

穘同珎開

和同開珎

神功錢 據泉 劉燕庭曰案和漢三才圖會神功開寶稱李竹朋書作珎誤不可識德天皇鑄唐永泰元年立翁宜泉曰珎乃寶之省猶作珎也校曰按和漢年契天平勝寶元年孝謙天皇嗣位當唐天寶八年改明年爲天平寶字元年在位八年立大炊爲皇女子明年禪位太子是爲淳仁天皇不改元至天平寶字八年孝謙復位廢帝爲淡路公遂改明年爲天平神護元年當唐永泰元年至三年又改爲神護景雲元年又按和漢三才圖會云稱德天皇神護景雲二年云云是神護景雲紀元郎孝謙天

皇也當由初稱孝謙及後復辟乃號稱德爾夫聖德神功皆頌美矜誇之詞此泉亦當是復位後鑄今所見神功泉文有二種有明作寶字不省者知本不作珍字讀也並摹以校之刻本殊誤

萬年錢據泉　劉燕庭曰案和漢三才圖會云廢帝鑄新錢三種金爲開甚聖寶錢爲太平元寶銅爲萬年通寶校曰按年契廢帝卽淳仁天皇廢爲淡路公者是也又三才圖會云天平之世金錢一枚買銀錢十枚銀錢一枚買銅錢十枚銅錢一枚買米一升是此品乃淳仁天皇天平寶字年鑄也據今所見摹枚如左

隆平錢據泉　劉燕庭曰案日本和漢三才圖會醍醐天皇鑄隆平永寶大成年代廣紀云六十代醍醐唐光化年立校曰按和漢年契云醍醐天皇諱敎仁當唐光化云年嗣位先改元昌泰四年改爲延喜延喜七年鑄延喜通寶錢至十五年又鑄隆平永寶錢延喜十五年當梁貞明元年也翁宜泉云延歷乃日本紀元圖之誤刻本校泉文亦不合重摹之

乾文錢　引書　西清古鑑曰宋史雍熙元年日本國僧育然與其徒五六人泛海而至獻銅器十餘件并國圖職貢今王年代紀各一卷云其國交易用銅錢文曰乾文大寶按今所收缺大字如洪氏所圖亦隸書與前四種同校曰據西清書由是知洪志引會要曰乾文大寶者直脫去一字乃誤引耳又按三才圖會云歷代倭錢凡二十餘種渡唐所用六種其一曰乾元大寶然則此品當作乾元大寶洪志非但脫一字又誤一字也今此錢未見無校

隆平永寶

寶龜錢　引書　疎勒國五銖錢引書

龜茲國五銖錢　引書

吐蕃國胡字錢　據泉　校曰今亦無其錢

屋駄國梵書錢　據泉　校曰今未見其錢無可校

114

倭國延喜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舊唐書倭國者古倭奴國也去京師萬四千里頗有文字俗敬佛法又按新唐書言倭惡其名更號日本咸亨元年遣使來賀自云近日所出以爲名或云日本乃小國爲倭所并冒其號則日本卽倭耳故宋祁不別爲立倭國傳校曰今復改曰和若中國有天下之號焉延喜據和漢年契乃醍醐天皇元號延喜七年鑄延喜通寶錢考已見上隆平錢又按和漢三才圖會云歷代倭錢凡二十有餘種而渡唐所用倭錢六種和銅開珎萬年通寶神功開珎延喜通寶隆平永寶乾元大寶此便是日本錢次弟今則當據盡本國所言豈有誤者不但乾元大寶可校上乾文費之誤卽當知神功開珎實在萬年通寶之下此錢所見頗罕今據張麗瀛書摹校之

延喜
寶
通

梵字錢 據泉　劉青園曰涼州人掘地得古錢數貫其中梵字百枚又嘗於涼州大雲寺訪古碑碑陽正作此等字碑陰楷書捫讀之則天祐民安五年所立乃知此錢爲西夏書劉燕庭曰曾以所藏天祐民安碑字証之筆法無異其爲西夏錢無疑李竹朋曰此錢尙在元德以前當是開國時物尙與中華文字不通迨後改用漢字始有元德以下諸品也許賓門曰景嚴作泉志卽不之識數百年後破此疑實亦一快事鮑子年曰西夏梵字錢文不可識泰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穿左兩字點畫並同疑卽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兩字必係年號也校曰李竹朋書載三枚皆不晰故不摹顧駿叔藏一品極明今以校之　譌

洪氏泉志校誤卷四　六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綏
和

契丹國天贊錢 據泉　翁宜泉曰遼錢今世絕少一代典章文物卽史亦多云未詳校曰今所見凡遼錢皆右旋讀唯開泰天贊則否元字皆仿開元左挑字體亦微含分篆之意刻本俱作眞楷誤矣重摹校之後皆放此

贊
天通
寶

應歷錢 據泉　校曰此從張麗瀛書摹校重

應
歷
寶

重熙錢 據泉　熙

115

重通寶　清甯錢據泉　甯通寶　大康錢據泉　康通寶　大通寶　康元大元寶　安大安錢據泉　安元大元寶　壽昌錢據泉　李竹朋曰遼史食貨志言道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雍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而泉志以爲壽昌錢竹汀曰安德州靈巖寺碑云壽昌初元歲次乙亥而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東北諸蕃樞要北遼通書俱云壽昌今遼史作壽隆初疑泉志之誤然所見遼時石刻稱壽昌多矣無云壽隆者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

人書亦稱壽昌其以爲壽隆者遼史之誤也況遼人諱於避諱道宗者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矣今亦未見壽隆錢也　昌乾統錢據泉　統天慶錢據泉　乾元寶　元壽昌錢據泉　壽元寶　慶天元寶　元天元通寶　天元通寶行書甚爲罕見　東千秋錢據泉　千秋海東三錢據泉　海東三韓錢據泉　三韓未見篆書但有眞書耳文俱不合摹校如左其眞書二品不摹又見顧駿叔有一枚文作通寶亦不摹　東　校曰今所見通寶亦有篆眞二種又有

重寶作眞書者今但摹洪志所有一品并附篆書一品

通三韓寶
韓三踊寶

東國錢據泉　校曰今所見又有作通寶者字含分篆如開元體又見顧駿叔一枚作行書又見金硯雲書一枚作篆書均爲罕覩今皆不摹但校刻本所有一品

重東國寶

闍婆國梵書錢據泉

交趾國黎字錢據泉　校曰按天福鎮寶背有黎字者卽交趾錢也此錢僅一黎字疑是背文但天福在穿上此在穿下耳斷非面文可知

泉志卷十二外國品下

大秦國錢竟此第十二之卷皆引書

三佛齊國錢
佛涅國錢
東沃沮國錢
新羅國錢
高昌國錢
波斯國錢
女國錢
大月氏國錢
小月氏國錢
中天竺國錢
于闐國錢
投和國錢
阿書國錢
屈支國錢
覩貨邏國錢
梵衍那國錢
迦畢試國錢
那揭羅曷國錢
健馱邏國錢
室邏伐悉底國錢

翔若鞠閼國錢
鉢邏那伽國錢
婆羅痆斯國錢
尼波羅國錢
摩揭陀國錢
伊爛拏鉢代多國錢
楞薩羅國錢
摩突羅國錢
乾陀越國錢
杜薄國錢
康居國錢
末祿國錢
軒渠國錢
三童國錢
阿鈞羌國錢
舍衛國錢
眉楢國錢
祼人國錢
砑葉國錢錢
騾國錢

巴氏錢
倏錢
賓錢
沙州玉錢

泉志卷十三奇品

臺主衣庫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舊譜謂五銖卍千今按篆文乃十千耳蓋鑄錢者偶爲之今蠟工凡新開鑄必先造一二枚大者名母錢意即此類又按南朝所稱臺其時已有此錢則爲六代前製也校曰按南朝所稱臺城猶禁城也所謂臺主者臺城之主也今所見諸品各異有作卍千者又有作十千者並摹以校之　王

羅紋錢　據泉　校曰以下諸品時亦見之以非所要不悉校也他皆放此

趙紋錢　據泉並下凡十三品無校語悉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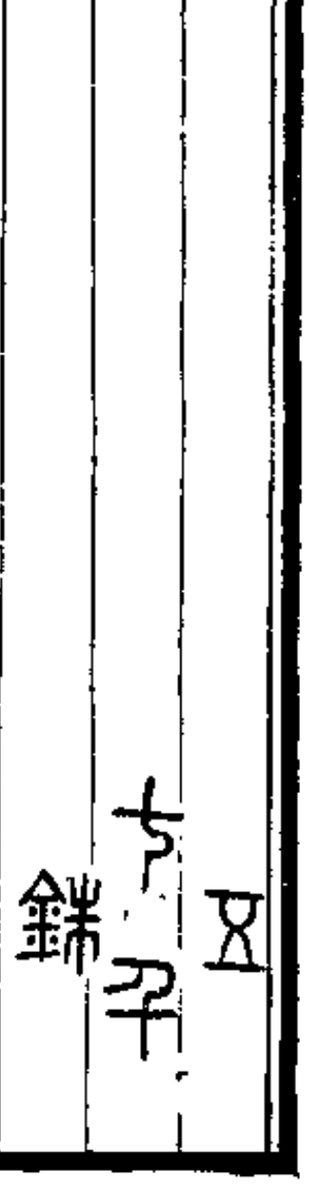
北斗錢

軒轅錢

柄文錢

日月錢

井文錢



雙五錢

雙十錢

星月錢

四五錢

八星錢

餘文錢

兔犬錢

明月錢　據泉　李竹朋曰其文釋爲明刀與明字刀從趙新明邑作者同鑄鮑子年曰今改釋明貨陳壽卿曰古唯形則刀而文則貨無以刀名者有之自新莽始校

刀布泉是貨之形卽以爲名却不以爲文也今見三品並摹以校

四神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左龍右虎上雀下武與此異

萬國錢　據泉　校曰嘗見一枚左右萬國二篆上下加符篆不知爲何也

龍文鑄　據泉

三雀錢　據泉

龜背錢　據泉　校曰此卽太平百錢蓋其背有文如龜背故名刻本作六角形紕繆極矣按西清古鑑實作錢形不誤

水波紋錢　據泉　校曰此錢今尚有之背作波浪細紋極古雅上有一點如日頗似海天浴日之象

雙星錢　據泉

單面龍鳳錢　據泉

龍鳳錢　據泉　校曰嘗見吳退樓藏數枚古樸極矣其狀不遜秦半兩云

藕心錢　據泉　校曰刀市品所有一品是外函此四品則所謂如藕挺中破狀者大小無一相同不能校也

泉志卷十四肿品

輕影錢　引書

清水錢　引書

會稽船錢　引書

青溪宅錢　引書　西清古鑑曰北斗錢文作九星其二麗於旗蓋北斗原九星七見二隱道家謂之內輔一星外輔一星見之者吉又交劍上舉又一人帶劍屹立洪志謂之青溪宅錢校曰觀洪氏據南史更正之語恐尚是未見其錢者然諸家著錄皆有之豈於今尚存乎抑後來仿鑄耶

太平錢　引書

齊興郡錢　引書

齊安郡錢　引書　校曰按引祥瑞志既云四文大錢何以李孝美仍言文字大小未審豈不知四文卽太平百

錢耶

令公百鎰錢　據泉校曰摹校已見正用品

廣宗郡錢　引書

僞趙錢　引書

軒轅錢　引書

孫先生錢　引書竟此十四卷俱同

桐城錢

白雀錢

壽春錢

應元錢

北海鉄錢

嚴君平錢

科斗錢

蘆口洞錢

泉志卷十五厭勝品

永安五男錢　據泉　校曰今所見粗劣不緻背文卽四女又五男二女見東京夢華錄三公九卿語本禮記又三公上應垣宿九卿下括河海後漢李淑語也校曰今所見文作右旋讀與洪志異其二三五九則同所云好郭邊作連珠文於外分爲八分若箕形者蓋與長命守富貴形相同以彼五字故作五瓣如梅花此有八字故作八瓣瓣多則外郭粒粒如貫珠也內作方穿穿外又作圓好與之相沓又有八道外屬於郭實於一八瓣之花形爾文作眞書

神寫刻之誤遂至於是錢背之文實不如斯也

七夕錢　據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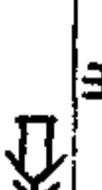
福慶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周禮揚州其民二男五

撒帳錢　據泉　校曰銅鑄者今嘗見之

男錢　據泉　翁宜泉曰敎素之說甚精不得以史偶失載而疑之鮑子年曰布泉二種有懸針玉筋之殊舊說以懸針屬新莽余謂是也莽泉萃於秦余嘗屬秦最久見懸針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同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畫斷而不連莽後無此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五銖從無有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半星或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蓁多六朝未聞有是三也二泉不特篆法迥殊輪郭亦異斷非一朝之制云校曰此泉文極精妙摹校如左

辟兵錢　據泉　校曰見數品皆右旋讀左旋者未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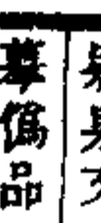
摹校如左　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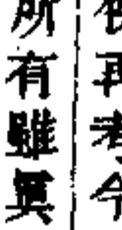


千金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按公羊注百金猶百萬也古者金重一斤若今萬錢又史記平準書注黃金一斤直萬錢非也秦以一鎰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校曰

凡此等錢多有上柄下環據之皆當從穿右讀始洪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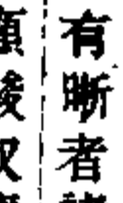
間作穿上讀始亦小誤今摹如左　長





豐樂錢　據泉　校曰按天清豐樂舊釋已碻然余竊疑之古大字象人形上作圓點爲首則以爲天字天字下無從二畫者唯古文太字有之是泉文當作太清道書

有三境之說一曰玉清聖境元始天尊主之次曰上清眞境靈寶天尊主之三曰太清他境道德天尊主之頗疑泉文出此且俟再考今所見此泉罕有晰者諸書或摹僞品李竹朋所有雖眞然亦不晰獨顧駿叔藏一枚極明白今據以校摹知向來多誤筆也　豐



君宜矦王錢　據泉　西清古鑑曰穿上下橫出君宜矦王四字猶詩稱宜君宜王耳校曰五銖二字已見君宜矦王四字却不甚誤

長年錢　據泉　百清古鑑曰按當閣記未央宮有宣明長年溫室昆明四殿又唐書禮樂志玉牒以通意於天或祈長年錢文蓋祈年意也

富錢　據泉　蔡鐸耕曰晉不鑄錢而十六國轉有鑄者如石勒之鑄豐貨見晉書載記洪氏因有富錢之名列之厭勝品非也校曰今世所傳頗年然其文亦有數種李竹朋又云翁宜泉書有作豐字者今則未見餘摹如左凡兩品　豐

五男二大錢據泉　校曰刻本却合

天下太平錢二品據泉　西清古鑑曰或二人或四人九人皆如舞蹈狀形容太平之樂事紀盛德也許寶門曰按舊唐書李希烈既平淮西節度使陳仙奇進錢一枚大如開元之狀文曰天下太平云於希烈庭中得之是唐時已有此校曰今據顧駿权所藏校之其文如左

古

元　戶

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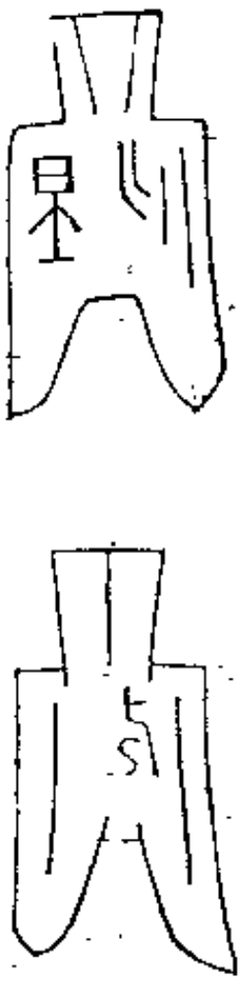
洪氏泉志校訛卷四　三　觀自得齋　徐氏校刊

古今待問錄

吳江 沈梯憲 翠嶺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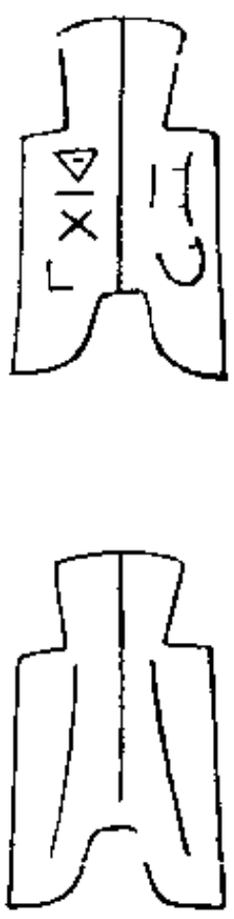
古金待問錄

汴州朱楓近漪輯



右一品路史昔寶鼎尉王鎛家有一布長寸六分肩廣八分首廣五分爲足間二分重六銖面文作行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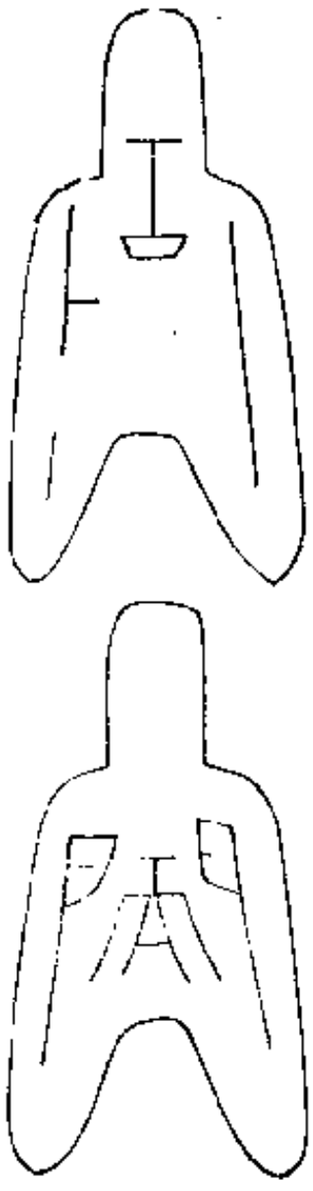
乃帝昊字慕文作引李彥美所謂了旁斜畫者蓋義字也錢書目爲異布又董令昇家有一種長寸八分額廣六分肩廣寸一分奇開五分重十二銖面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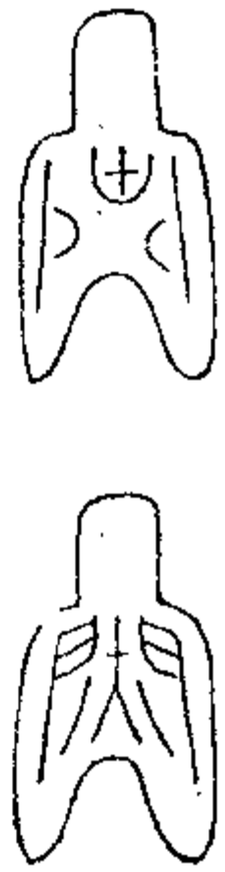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右一字不可識左文爲昊字與路史所

右一品面文右一字不可識左文爲昊字與路史所載董令昇家之幣大小略同其重不過六銖爲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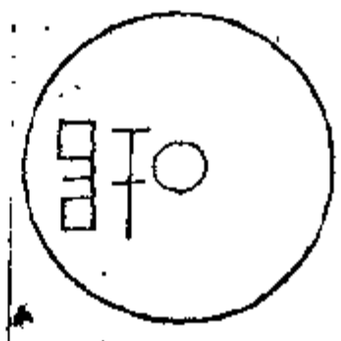
耳詳第一品太昊幣下雖字之在面在幕各有不同究不得不謂之昊與爽也



不失了旁斜畫之形三代以上之文皆有小異故定以爲太昊之幣



右二品前一品面文作金字後一品面文微有不同幕文皆如門其內如夾路史幕文作奭皆太昊字此幣之門字略如奭字之兩百字夾字則奭所固有也欲不謂之太昊幣不得矣前一品爲諸幣中之極長者後一品首上有好乃近人所鑽銅色如新不著于土從日乃古之合字卽爲聲也此幣左文卽當是葛與從土從日雖有小異諸幣皆然故定爲葛天氏之幣依外紀入于太昊之後



右一品路史神農皆有一大錢徑寸五分重七銖好圓無輪廓狀如半兩銅色純赤左有旰字鉤畫甚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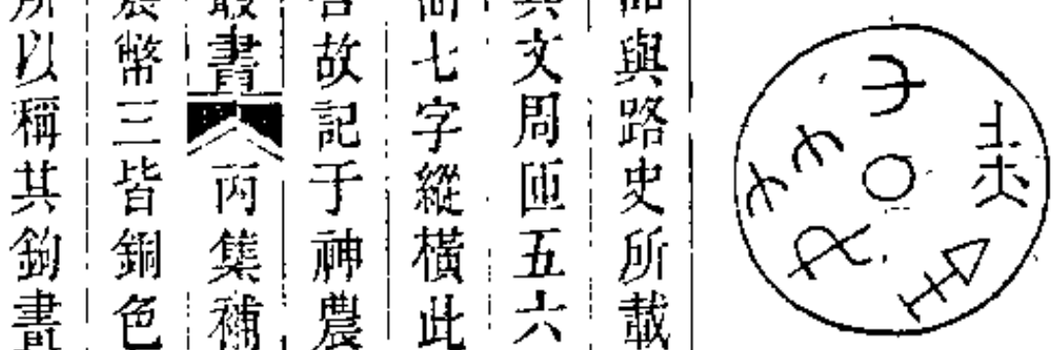
神字也此幣與路史所載大小輕重形狀銅色悉合其神字中一畫微斷有小異耳似應以路史爲據定爲神農之幣

右一品與路史所載神農幣悉同其神字之中一畫不過右爲小異考路史有神農貨其爲幣衆之語衆

右一品面文右字不可識路史云葛天氏與貨幣注云董氏諸云葛天氏之幣字雖質而與今隸無異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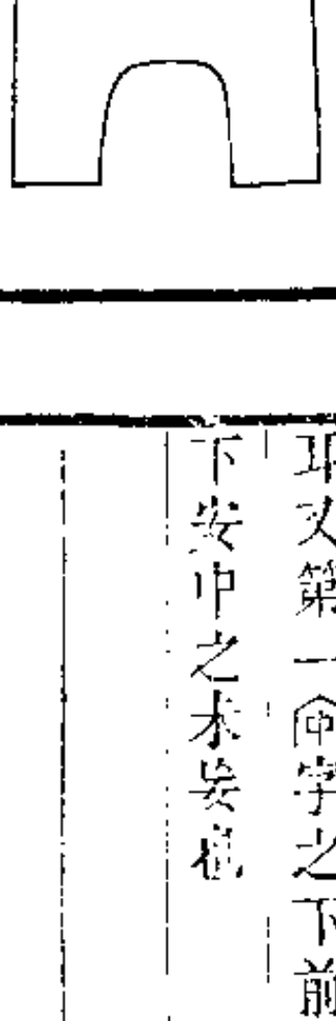
右一品以吳字作面文在面在幕前已言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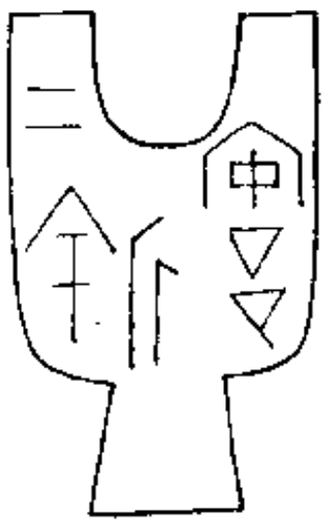
則或有小異不可棄記之以備參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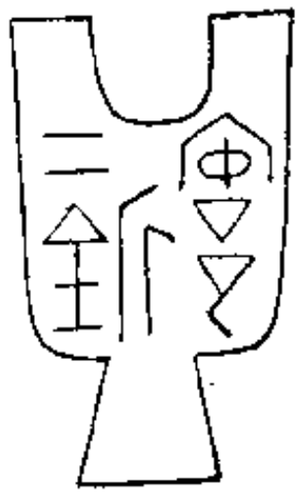
右一品與路史所載之神農幣大小輕重形製銅色悉同其文周匝五六字不可識路史又載神農錢無周廓面七字縱橫此品面文五六字亦縱橫又與路史符合故記于神農幣之後

右神農幣三皆銅色純赤乃運鍾而成不經融鑄此路史所以稱其鈎畫甚精也其重與秦之半兩纔及其半大且過之經數千年無纖毫缺蝕及銅花斑駁之狀神農之外皆用鑄矣此說未見于記載其物具存可以意會非臆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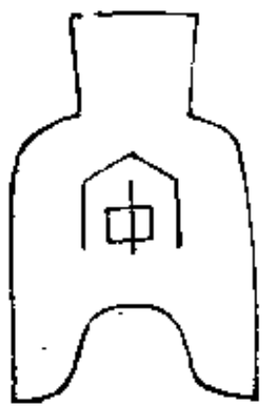




右一品大小面文與前同但面文之字倒書于幣上耳又第一中字之下前幣作中今作中益見前言山下安中之本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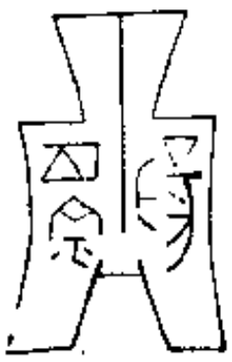


右一品亦倒書幣上與前同



右一品面文已磨鏽仿佛可識知爲黃帝貨幕文㠯字與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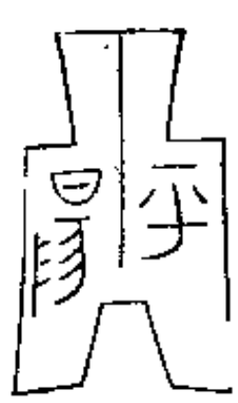
右共四品皆有㠯字攷雲臺碑禹作㠯或疑此四幣與㠯不同此四幣與路史黃帝貨合惟一字稍有不同可無疑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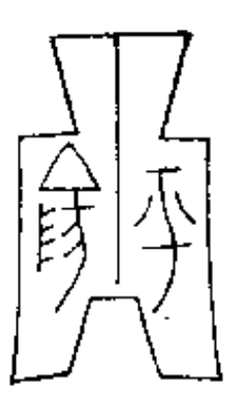


右一品左文第一字不可識第二字當是昊字已詳以代別故既曰陽又曰昊猶太昊之幕文了匆斜書爲義也故定爲少昊之幣

右一品路史有虞氏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陵倮太衍輈轄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一金二金四金二五金策乘馬幣注云詳董氏譜其文當爲尚策爲乘馬幣是策字可該乘字也附記之以俟考

右三品與當金貨多三字當是五二金附記十後以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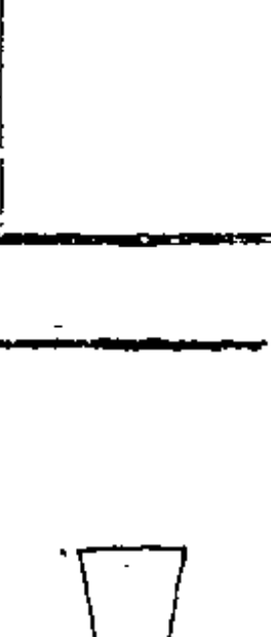


右四品羅氏論幣云長平布中有作平陽者有丙鄭皆高陽金此四品皆爲平陽故定爲高陽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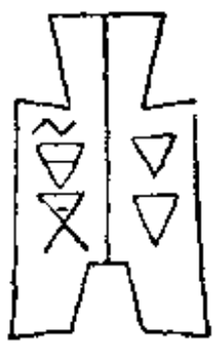
右一品爲平陽字左旋故附于後

右一品右文雙口左文陽字反書篆書忌反戾不知上古已有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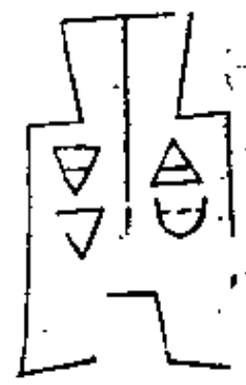
右一品右文陽字左文銅花駁蝕當亦爲高陽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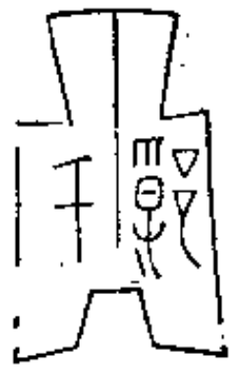
右共十三品凡有陽字者悉屬之高陽按路史高陽制十等之幣以通有無董譜高陽別種五等既曰別種當在十等外爲幣既多故所收不一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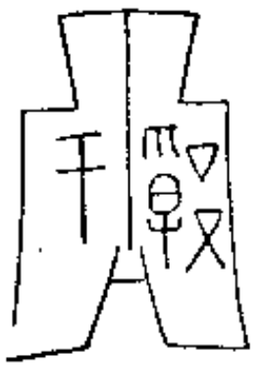


右一品右文爲雙口左文爲雙目當是昌字路史顓頊之祖曰昌意黃帝之震適也行劣不似遜居于若水是昌意嘗爲帝而遜位者也其未降居時當亦作幣此幣爲昌字或爲昌意所作姓氏統昌出昌意或爲始封也記之以俟考餘仿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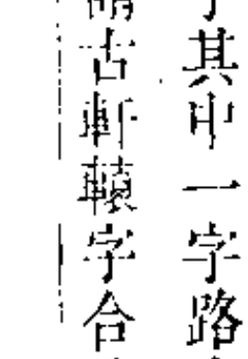
右一品與前一品小異左右文之上皆爲日字左右文之下皆爲口字當亦皆爲昌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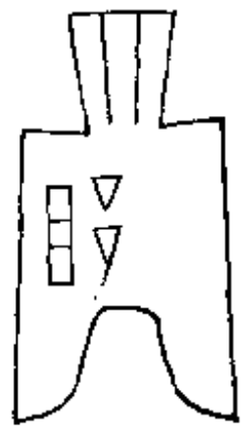


右三品左文爲千右文當是二字其中一字路史有循蜚紀有弇茲氏未知是否存以俟考

右二品右文南宮中鼎作茲左文雲臺碑作王路史作弇者王存乂以爲軒轅之幣謂古軒轅字合爲一此幣字近之姑記之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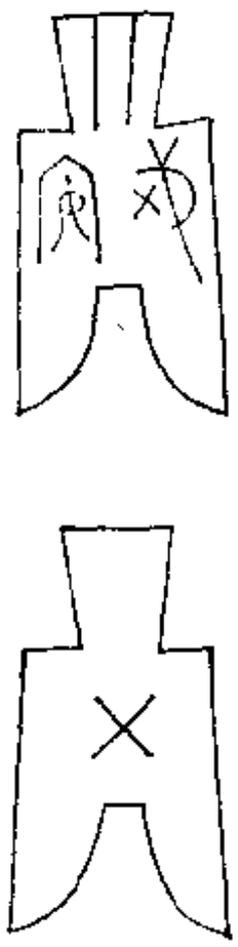


右三品面文皆有玆字二品有金字又一太昊幣作帝字亦不知爲何代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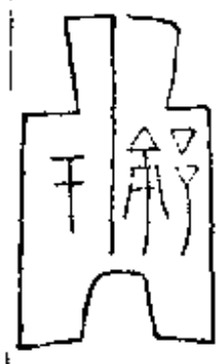


右一品二字不可識右文銅花斑駁不可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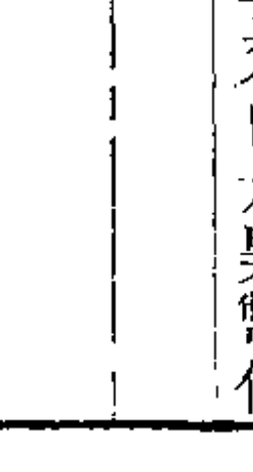
右二品左文前爲平後爲安右文疑皆爲武字記之以俟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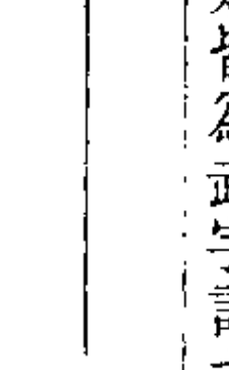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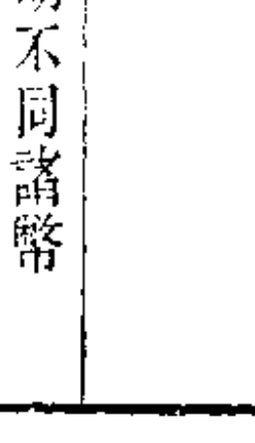
右一品面文二字不可識鉤畫分明不同諸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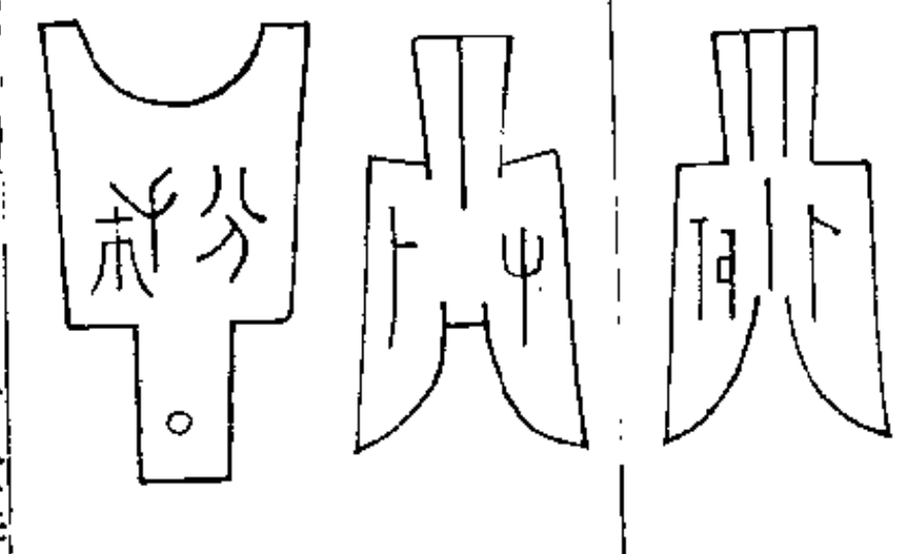


右一品右文平字左文疑是戶字考因提紀有東戶氏未知是否俟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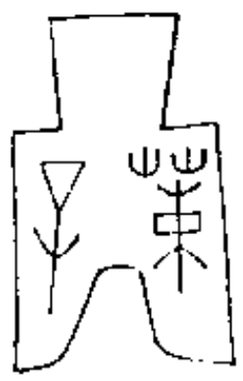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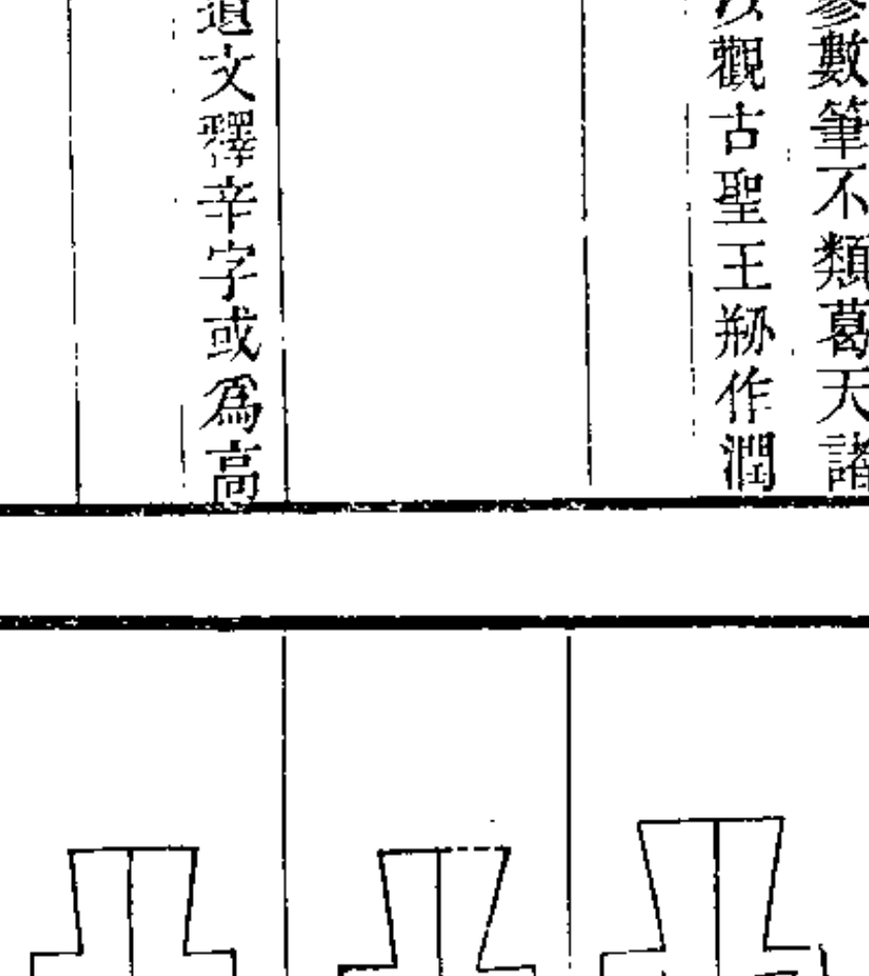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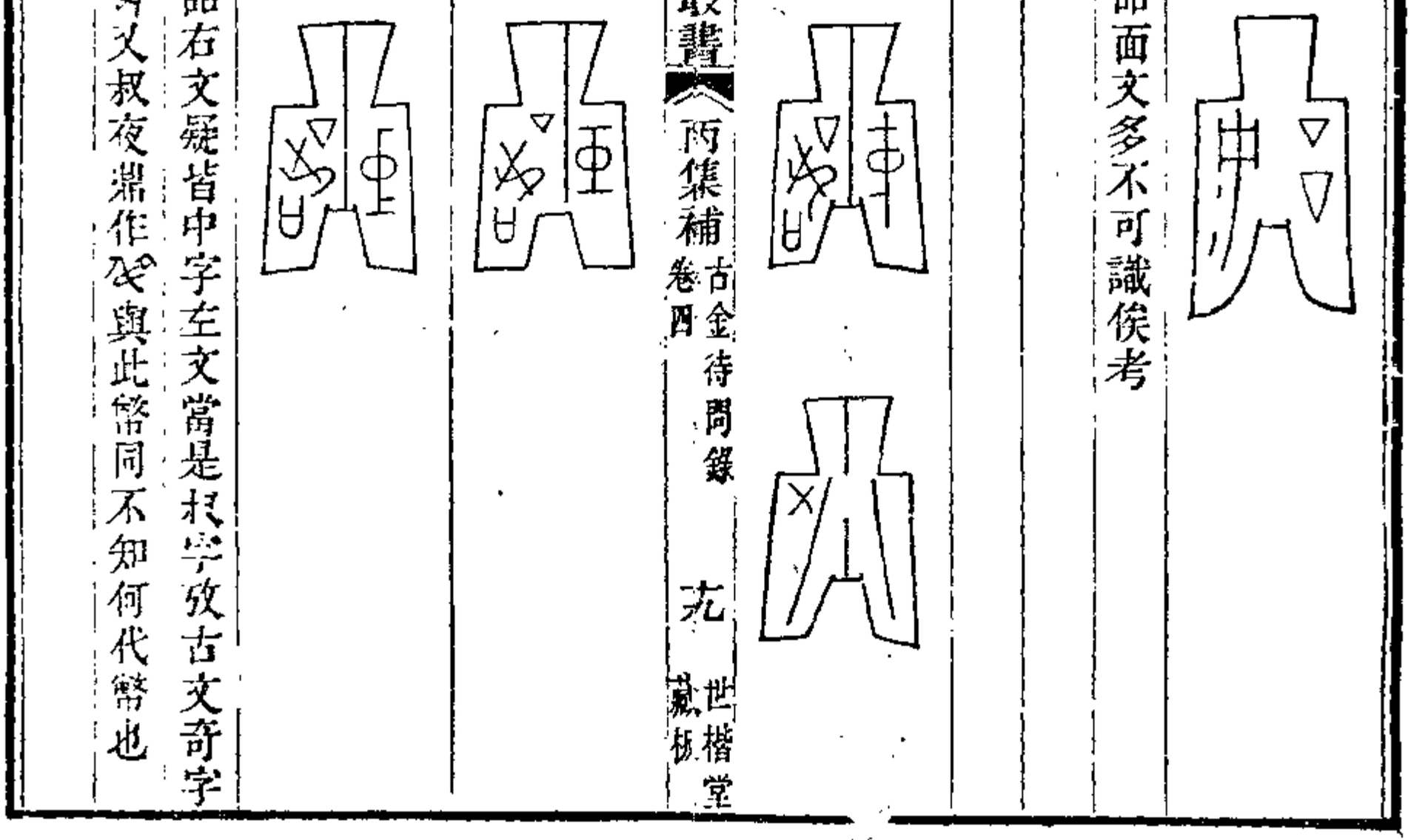
右七品面文字不可識字皆寥寥數筆不類葛天諸幣當爲倉頡制字之前所作可以觀古聖王掄作潤色之意也



右一品右文不可識左文摭古遺文釋辛字或爲高辛氏之幣未敢臆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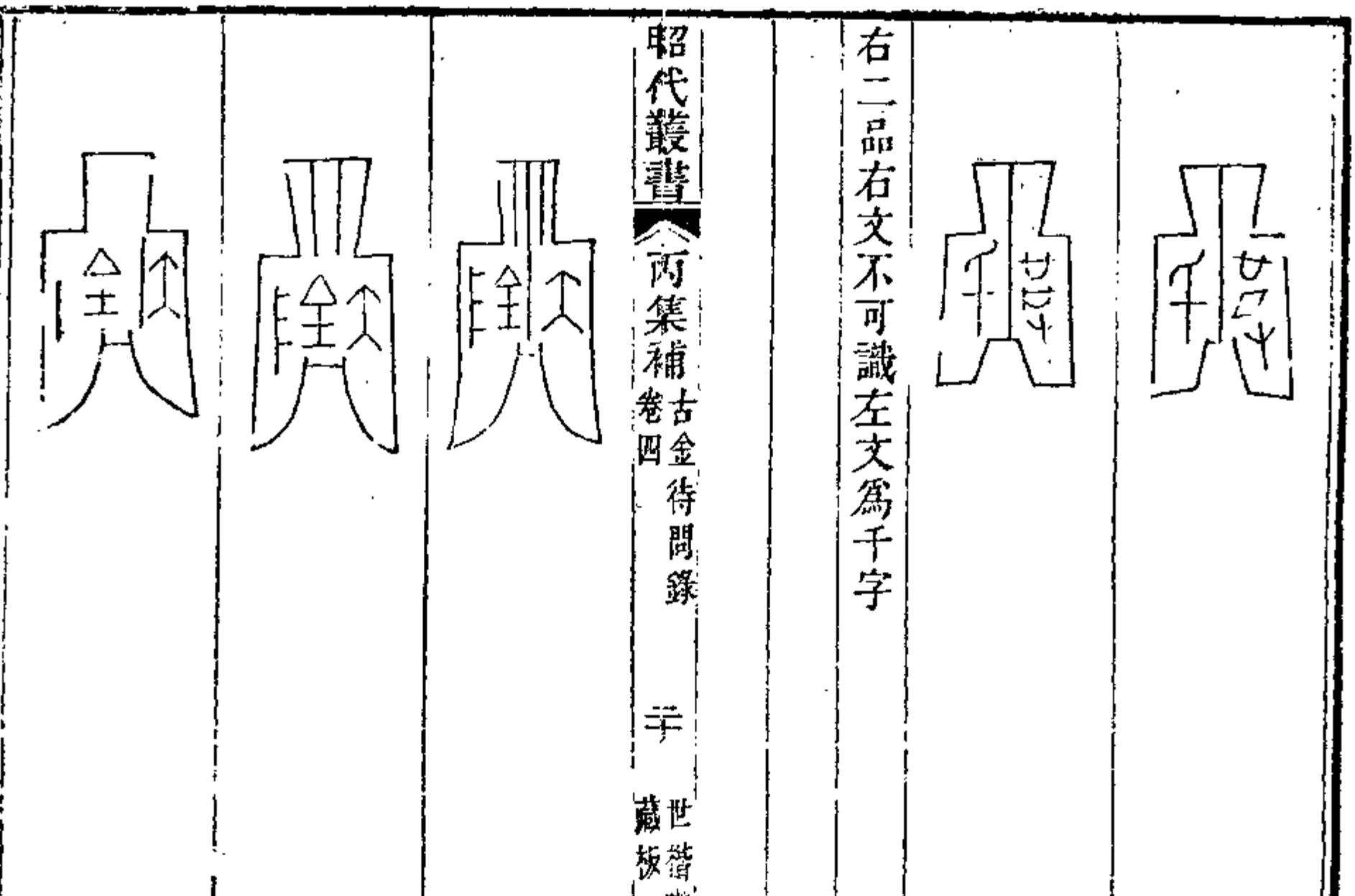


昭代叢書　丙集補　古金待問錄　卷四　八　世楷堂藏板



右七品面文多不可識侯考

右三品右文疑皆中字左文當是叔字學攷古文奇字叔作𠂤又叔夜鼎作𠂤與此略同不知何代幣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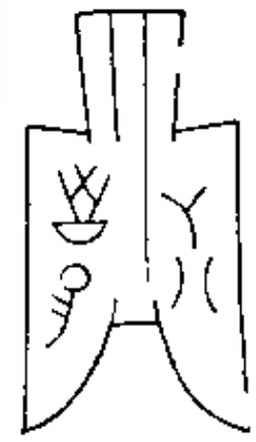
右二品右文不可識左文爲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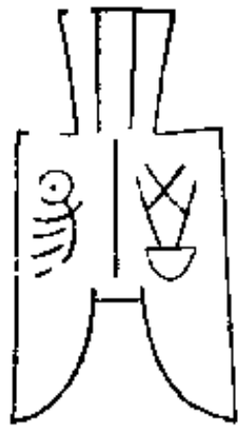
136

右四品面文大金印皆同第四品闕首

右一品文曰大金印與前四品同但其文左旋耳又

幕文有×亦與前四品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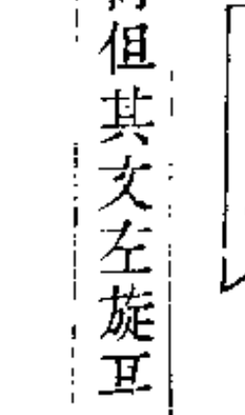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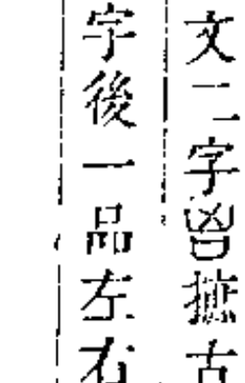
右二品共前一品右文多一字左文二字皆據古遺

文及父乙鼎俱釋㬎當爲㬎陽二字後一品左右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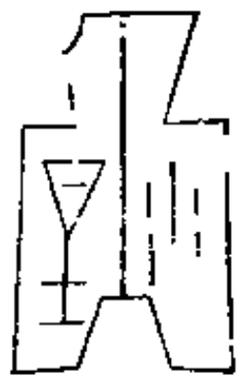
作㬎陽字

右一品陽字反書幕文有三畫與前二品有小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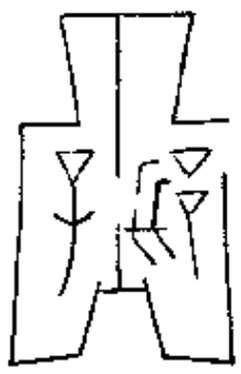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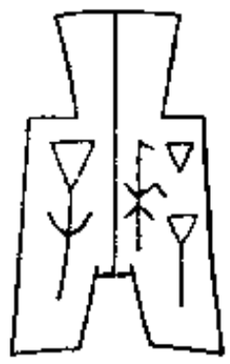


右二品字不可識第二品有小異所謂字無定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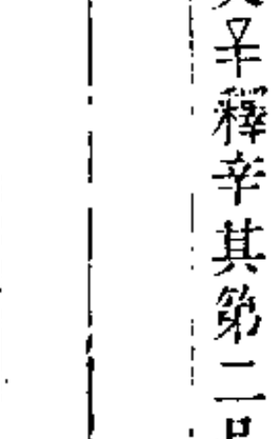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水辛二字攷古遺文羊釋辛其第二品有小異存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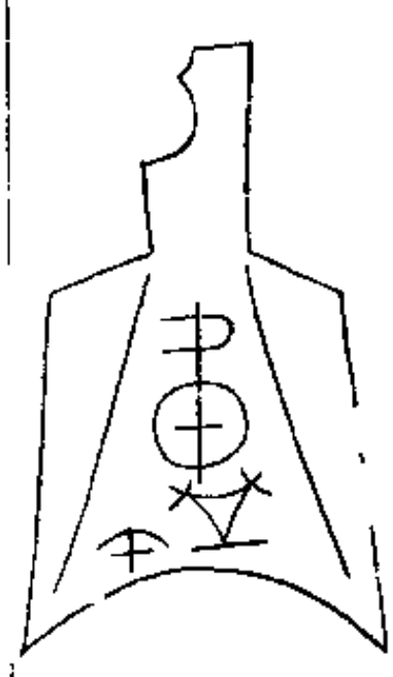
右二品面文不可識二品亦微有不同

右三品面文似字非字爲貨幣中所罕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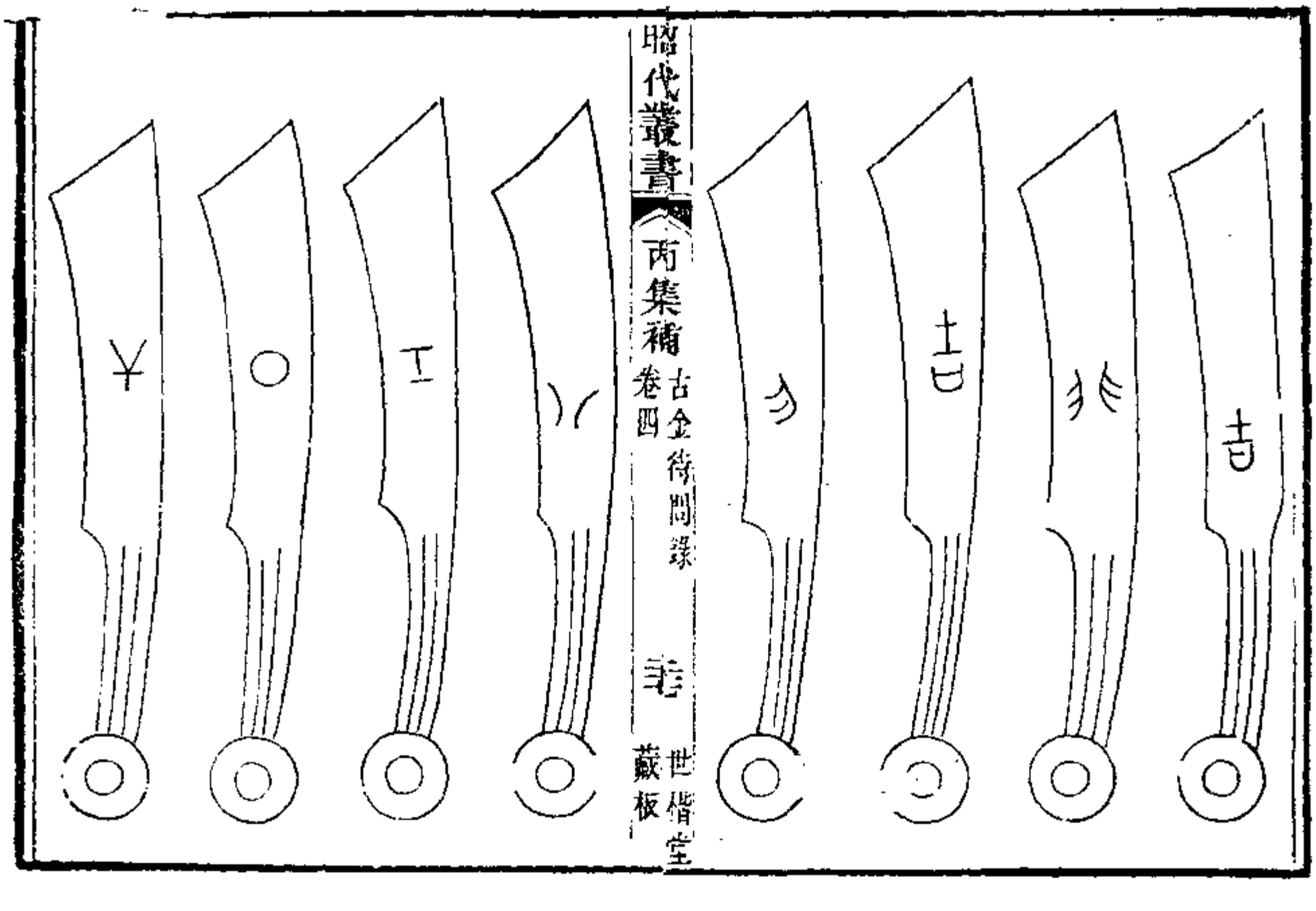
右一品右文字不可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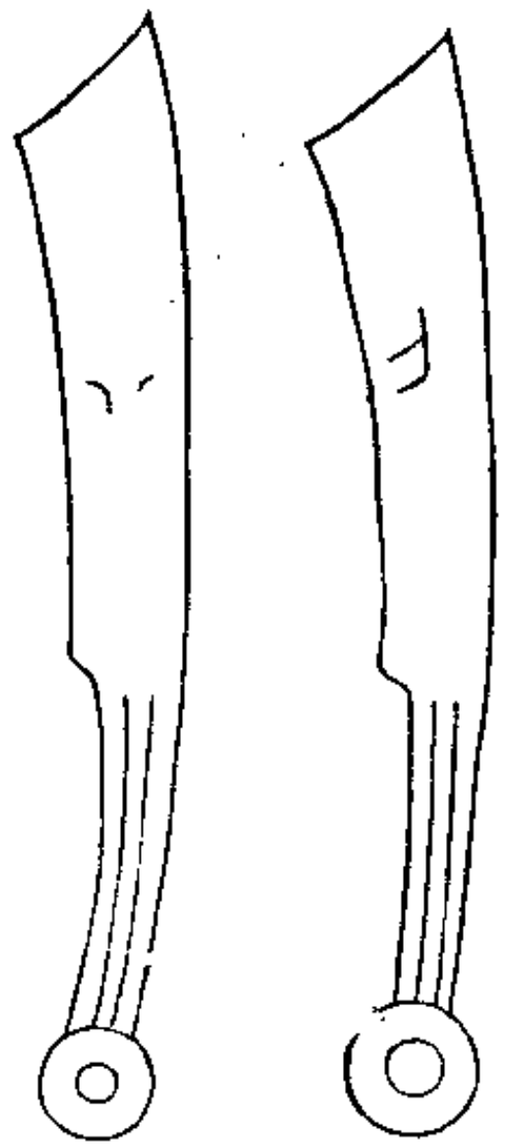
右一品右文一字不可識左文磨鏽莫辨



右一品首中空如農器中所謂銙者有好面文不可識此諸幣中之最大者首端微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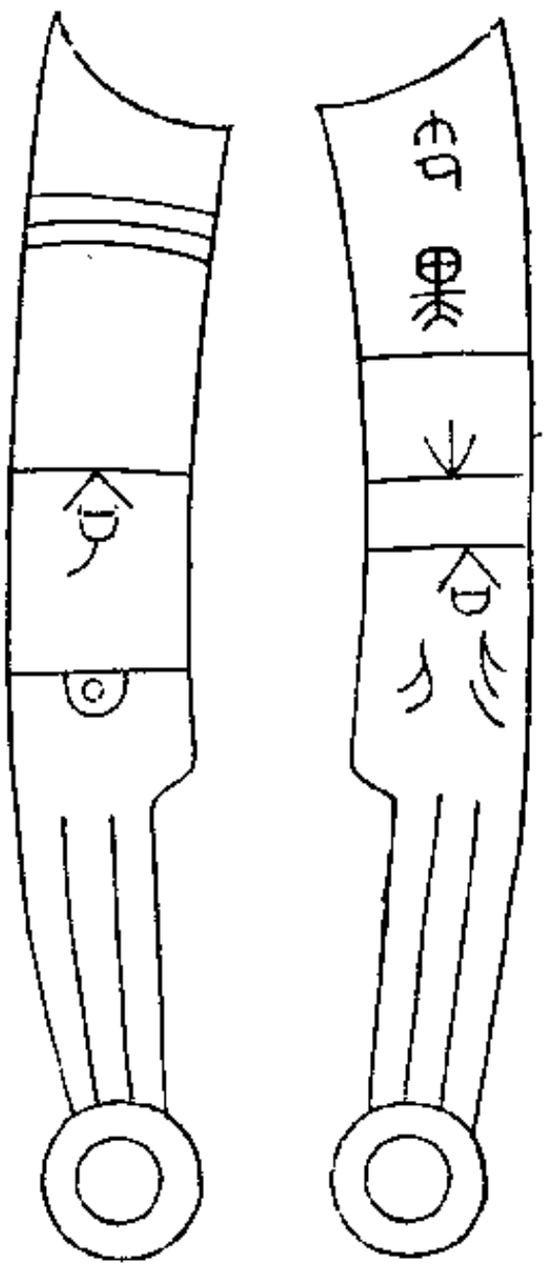
右共五十五品字多不可識一二可識者以不見古人記載未敢臆斷說者謂皆是周列國諸侯之錢其說非是前漢食貨志太公爲周王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又曰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鄭衆曰錢始一品景王鑄大錢而有二品是周僅有圜錢而無貨幣明矣說者又謂苟非列國之錢安能若此之多不知董氏之作錢書首以太昊之幣謂興太昊之前考禪通紀太昊之前有史皇十五氏而軒轅葛天尊盧皆有幣禪通紀之前三皇九頭諸紀無論矣尚有循蜚因提諸紀撫世而君者不一其人太昊之後路史載繼世而立者百有餘代是區區數十幣猶以爲少乃各爲圖記之列于三代之上語盡存疑品無詮次聊以俟博古者之詳攷徵信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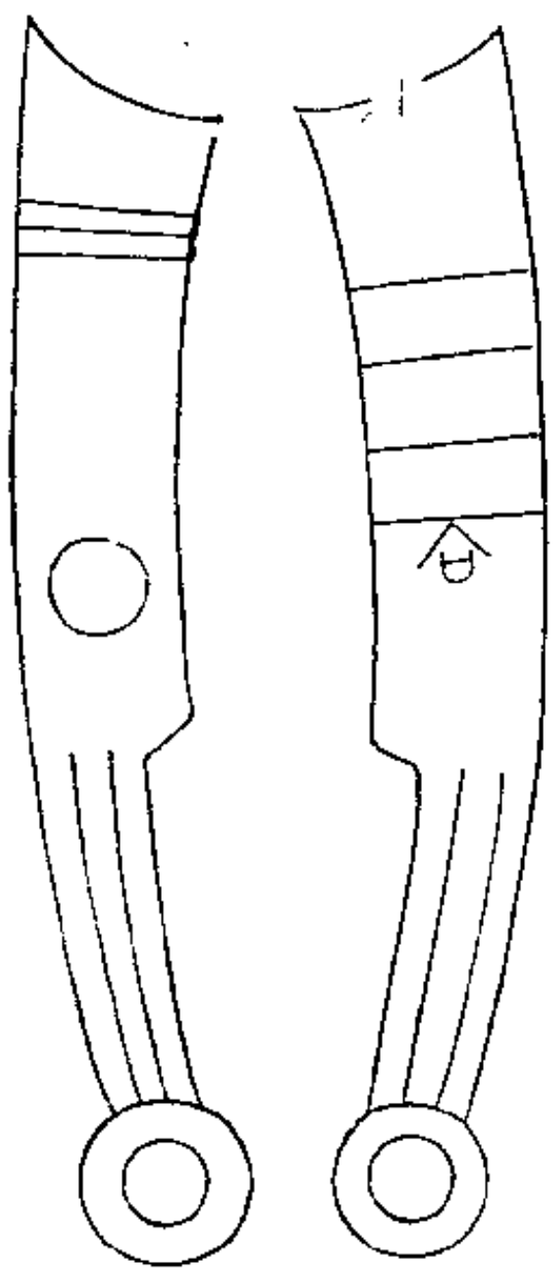


右古刀二十五品皆不知何代之物或疑太公之刀不知太公之刀皆有齊字及太公字且刀皆有稜豐起此二十五品之刀形質古樸非太公刀比考路史

軒轅氏伐山取銅以爲刀貨黃帝製金刀陶唐氏燒山林楚沛澤以通刀布是上古之有刀皆有明徵刀之一品當代有其製今觀此二十五品中有曰吉者因提紀有吉夷氏泉志有安陽之吉貨或爲吉夷安陽之刀有曰辛者或爲高辛氏所作有曰上者路史堯布作上十金或爲陶唐氏所作有曰王者王爲金古帝之稱金者多矣當並列于三代貨幣之後以俟博雅君子之採擇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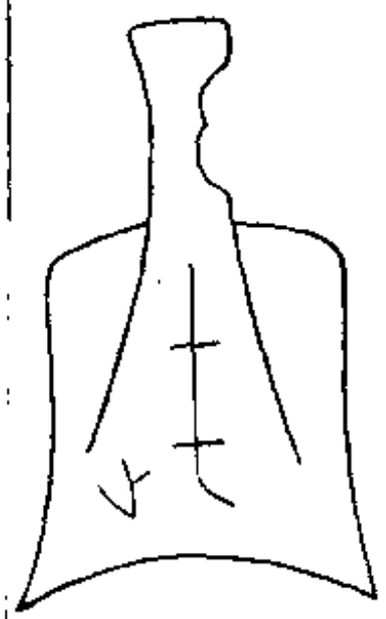


右一品文曰卽墨之太公貨其背亦有太公字尙爲三代之物故附于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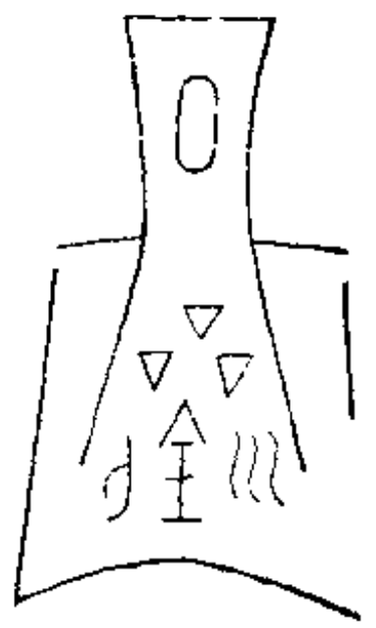


右一品與卽墨貨大小規製悉同銅花青赤燦爛宛有太公二字可識亦附于末

141



右一品面文其上爲三口下爲金右爲水左文不可識



右一品面文不可識其柄微缺

以上二品共得之洛陽約數十枚面文僅此二種又一品與第三卷末之一品同不再錄

上古金幣之文有簡樸超逸之妙無方嚴繁密之踪今之所輯直可上追倉史以得之爲難即得之又不過一二字及三數字而止是以董氏以錢書類見羅氏以路史苟求未能遐搜徧索所賴同志考具在之淵源廣續收之貨幣輯成一書爲倉史之功臣也

衛恒云倉頡造書因而遂滋則謂之字言滋毓繁多也字之云者若乳牛羊曰字牛字羊也故倉頡作字後而篆籀而小篆八分有諸體之多豈知倉頡之前如諸貨幣之字多矣蓋字之于前復字之于後也

史言倉頡造字在黃帝之世而譚通紀載史皇十五氏在伏羲氏之前遂有紛紛之說今觀貨幣中有太昊葛天等幣是上古之有字其來久矣詳觀諸幣字畫簡少而倉頡所造之字乃古今蟲篆孔壁古文科斗書即其體也是倉頡之字變古書爲六義使有義意可尋非如貨幣中簡易之字故以造字之名歸焉廣閱貨幣乃得其意未識然否

愚謂倉頡造字爲蟲篆又謂字之于前不幾仍從簡易乎攷周初有于倉頡墓下得石刻藏之書府即世

所傳淳化閣帖中篆書其白水縣倉頡墓前廟亦有刻石余嘗使人搨之二十八字與閣帖同其字與金幣中字同者爲乀屮屮其略同猶有數字或此爲造字以前之字爲可徵也

上古金幣至難得羅氏作路史古帝世代每徵信于貨幣其目擊者及記載中所有可以指而名之者不過三十餘品耳余今所得幾于數倍自慙淺陋未能悉考也

古金幣汰其複者尙有百許字其爲諸書纂集之字與此同者不過十餘字而已古金之輯以此

卷中陽字凡十六見皆極奇古無弗佳者諸書援引與之同者絕少摭古遺文有一二字而已

或謂卷中金幣雖百餘種字則無幾此語誠然但方之集古諸書則不足較之一鐘一鼎則有餘況三代以上之字又爲集古諸書所未有邪

卷中太昊幣之昊字葛天氏之葛字高陽氏之平字不知何代品之千字皆與小篆同宜乎羅氏之言小篆不始于李斯也

古人于金幣每得之輒筆之于書見之則又曰某某有之某家有之若是其珍且重也不知三代以上之故都往往而有余于洛陽市中得神農幣六七枚以複者與人所患游踪未遠好之弗篤耳

舜當金貨董逌錢書釋四字其後尙乀二字未釋考尙字與當金之當字小異仍爲當無疑其乀字正韻云平小切今作撩通作荮是其字爲餓荮之荮路史有虞氏得策乘馬之數乃割高陵傑太衍軺羣害以作策馬貨當金貨是此幣乃爲賑貧乏之用當之爲償于者湯以莊山之金制幣贖之夏之民有無飭而言代也所以代貧民之餓荮也昔商之民有無飭而之仁政所以割高陵之羣害在夏商之前史是以先夏商而記之也不然此高陵羣害當作何解又五二金無當金字而有此二字皆爲策馬貨蓋五二金重金也故無當金字耳其爲當荮則一也存以俟考

愚謂倉頡造字變古文爲六義非貨幣簡易之字然亦有所因卷中出字父乙鼎作出釋奭撫古遺文同

此字則象形也

跋

宜和博古圖所載鼎彝甚多雖曰古金安知非宋人僞造惟錢布之流傳乃眞古金也朱君近漪待問錄臚列一百十六品中多古文奇字可供好古者之賞玩獨惜其推測字形指爲太昊葛天而不知鄭漁仲之妄耳翠嶺沈林憙

廣田水月錢譜

歙縣 張潮 山來
吳江 沈楙悳 翠嶺 校
廣田水月錢譜
宣城張延世鈍夫著

趙壹云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未曉囊貯幾許若儘東方生對武帝之二百四十猶未免臣朔飢欲死也慈齋一錢不留空囊常溢未曾以二十八錢埋宅四角又不肯以四十五萬二價誑人何怪錢神之拾去竊歎此物盜賊滋國用竭稅入市者人一錢按陳大建十二年後周大象時稅入市者人一錢又按宋太祖訪南漢國政賦煩繁重邑人入城人輸一錢上清童子謂馬璘堂一千萬貫非實又何況百七十萬之琥珀釧一萬一千之白豹坐褥也青藤叟取地菩薩白佛世多饑荒我爲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謔酒徒姑爾牽率不暇計類寡而有聲秋窗坐雨爰搜見聞所及成帙自嗤腹饑眼飽白打無分矣何日叨賜水衡捲起黃河向身瀉

沛令有重客蕭何爲主吏主進賀客不滿千錢坐之堂下沛公爲亭長紿謁賀錢萬實不持一錢

半錢

毘陵女子詠半錢詩云半輪殘月掩塵埃依稀猶有開元字想見清光未破時買盡人間不平事

一錢

西施越之美女欲見者輸金錢一文孟注 朱漢賓指一雁隨矢落臆上貫一金錢號朱落雁 沈攸之掘盜口城塹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 北魏肅宗時

岑文本出門即沒於沒處掘得古錢一枚 唐博異志

地菩薩白佛世多饑荒我爲負人無問遠近唯取一

錢 嚴楞

二錢

開元天寶青齊斗米二錢

三錢

項仲山飲馬渭水日投三錢 三輔決錄 益州嚴貞觀井

與綿州君平宅井潛通淘井人得卜卦錢三徑可二
寸　王庭湊名五明道士卜三錢皆舞
四錢

姑孰韓辟山采石墨獲古錢四枚
五錢

漢武帝升月臺望南端三青鴨俄至化三小童各握
鉥文大錢五枚　巴陵王休茗謂辛居士宣仲宣仲
呼兒取豹皮下五文錢買瓜南薩州記
六錢

張平叔鹽法腳價量地遠近險易加至十八文昌黎議
七錢

昔有衆生施佛七錢獲轉輪王位楞嚴
八錢

宋太宗平河東立羅法時草束八錢
九錢

梁大同七年東魏元象穀斛九錢
十錢

北魏元慶智爲太尉府主簿號十錢主簿　燕相劉
海蟾崇黃老教正陽道人索雞卵十累金錢十文上
劉曰危哉道人曰榮祿之危甚於此　明洪武勅光
祿寺採買較民間加十文
二十錢

漢武帝算緡錢一貫子錢出算二十　德宗諸道津
會置吏閱商賈緡稅二十
三十錢

趙岐避禍北海市販胡餅孫賓碩疑非常人問白石勒得
餅耶曰販也價幾何曰買三十賣亦三十

一鼎中有大錢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　昌黎
聞陸羽名羽攜茶具入見鄙之命取三十文酬茶博
士
四十錢

秦并天下立黔中郡薄其口賦歲出錢四十　漢高
帝以板楯蠻伐三秦其渠帥七姓不輸租賦餘戶歲
入賓錢口四十
五十錢

太原郝子廉過姊家食留五十文置席下　風俗
通　韓

生借相工五十錢與入璧雍相弟子誰貴者工指倪寬論衡　孫權需蜀薑作釐介象指一人付錢五十書符使閉目騎杖即得　唐德宗除陌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　王播增天下茶稅百錢增五十

六十錢

范滂傳詰受賕滂曰曾爲北部督郵有納囊裹六尺若以爲賕直六十耳

七十錢

元魏鑄永安五銖錢七十錢得銅一斤　蕭梁普通錢法壞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西錢　宋趙開提舉茶馬凡買茶引每斤夏爲錢五十春七十

八十錢

重爲母輕爲子若市八十錢物以一母當五十以子

瓜明崇儼索百錢須臾以瓜獻云得之緱氏老人園中名問老人對埋一瓜失之土中得百錢

得貴妃錦襪一隻過客一玩百錢

伏速妻病以百錢買藥每以爲恨　唐高宗四月憶何以不如死玉環之襪　平原郃貢糖蟹於河間界斫冰懸犬肉火照之蟹即浮出一枚百錢酉陽雜俎　狄青征儂智

九十錢

蕭梁普通錢法壞建康以九十爲百名長錢

高取百錢與嶺神約提則盡面一擲盡面也吏卒懽呼乃以百釘隨疎密釘之覆以紗封固凱旋與幕僚取視則兩面錢也　溫璉以百錢買漆燈檠拭之銀也訪還其主　李若谷爲長社令日懸百錢於壁用盡卽止

二百錢

盧坦觀察宣歙斗米二百或勸節其價坦曰地狹仰穀他州若制之適阻其來耳

三百錢

漢制天下人皆直戍邊三日不行者出錢三百入官以給戍者曰過更

四百錢

小不能一畝唐氏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止四百子厚

鈷鉧西小邱記

五百錢

高帝以吏器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後益封何以嘗爲咸陽獨贏錢二也　師古注曰人皆三百何獨五百　吳祐爲膠東相嘗夫孫性盜民錢五百爲父市單衣父以衣謁祐謝罪祐卽遣之

六百錢

惠帝六年令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應劭注漢律人出一算錢百二十

七百錢

唐制職三班月俸七百錢羊肉半斤　范仲淹熟戶議蕃部都虞候及副兵馬使奉錢七百

八百錢

葉夢得買靈壁石八百錢

九百錢

和凝問馮道靴價道舉左足曰九百凝怪曰靴倍之方罪委買者道徐舉右足云此亦九百

千錢

成帝鴻嘉三年令吏民得買爵賈級千錢　呂僧珍
生子家季雅賀之函署錢一千發之金錢也　郭世
通市物談得一千追還之錢主以半酬委地去　唐
明皇時童謠燕燕飛上天天上女兒鋪白氈氈上有
千錢　元載當國奏以千錢購書一卷　盧南史貶
信州司馬准例聽吏月請紙筆錢一千　趙在禮去
宋州民相賀眼中拔釘在禮求復任乃籍戶口不論
主客徵拔釘錢一千　盧州帥張崇渠伊　宋仁宗閣
中私宴一歲秋初以蛤蜊獻熟食問價對枚千錢慘
然不食曰一箸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　仇泰然守
四明問一幕官日用幾何對以千錢驚曰吾爲守不
敢食肉君乃嫌菜定非廉士　東坡爲杭倅民訴扇
肆負錢二萬詰之知久雨不售乃取扇二十以判筆
作行草書及枯木竹石人競以千錢取一扇去

二千錢

梁武帝幸京口宴鄉里故老及所經迎候者人資錢
二千　顧協爲中書舍人清介有門生送錢二千怒
杖之

三千錢

晉惠永興年成都王潁敗走洛陽上下無齎侍中黃
門私錢三千貸買飯　蒙城聖井水斗三千錢李文
饒狀

四千錢

王義方買宅指庭中兩青桐樹未酬直召宅主復與
錢四千　宋呂頤浩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

五千錢

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琅邪賜所過戶五千錢　郭
林宗遊學無資貸姊丈五千錢　桓溫送蜀人知星
者絹二匹錢五千星者詣習鑒齒乞標碣習曰誤矣
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絹以戲錢以供道中資聽君
去耳　惡少王刁奴以五千錢召熙工刺涅胸腹山
亭池榭草木花鳥畢備　酉陽雜俎　後唐潞王從珂兵起
愍帝幸左藏庫給將士人絹二十匹錢五千

六千錢

少陵鹽井詩云官作既有程煮鹽烟在川自公斗三
百轉致斛六千　宋蔡夢弼註云官賣鹽每斗錢三百
商轉販一石得六千言倍獲其利也

七千錢

天復元年梁兵圍鳳翔城中食盡米斗直錢七千

八千錢

虞詡遷武都太守始到鹽石八千視事三年減二十之七

九千錢

杜祁公曰致政後買小駟直八九千錢者著麻衫入市看盤鈴傀儡

萬錢

霍光妻顯召鉅鹿陳寶光婦作款花綾疋直萬錢

董永葬父以身質錢一萬 何會日食萬錢無下箸處 劉伯芻貸鬻餅者萬錢後不復聞歌問之對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 霍小玉上鬟玉工作紫玉釵酬錢萬 司馬獨樂園園丁呂直得觀園人錢積十千納於公公邽之直日只端明不愛錢耶以錢創一井亭以便行客

二萬錢

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內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庾詵鄰人被誣爲盜詵以書質錢二萬代酬之免

顏延之去始安郡留二萬錢餉淵明淵明悉送酒家 李德裕一杯羹錢二萬 韓幹少爲酒傭右丞奇其意趣成與錢二萬令學畫十餘年成

三萬錢

明帝永平元年募士卒戍隴右賜錢人三萬 安帝賜劉毅錢三萬拜議郎 黃香爲郎名詣安福殿賜錢三萬黃白葛各一 端東觀漢記 柳元景園人賣菜得錢三萬送宅元景曰供家人爨耳乃奪百姓利耶以

與守園者 右軍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石揚休以

四萬錢

李廣利誅大宛王母寡歸士卒賜直錢四萬 北苑造貢茶社前芽細如鍼每片工直錢四萬 蘇子美千蘇州郡學東得微徑有棄地三向皆水左右林木虧蔽以錢四萬得之

五萬錢

漢元帝臨獸圈熊逸出馮貴人前當之賜錢五萬 按爾

時部內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萬萬貨溢矣代死之賞何薄也　伏波將軍遺杜林馬一匹林遣子奉書送錢五萬　慕容皝以記室封裕盡言極諫賜錢五萬　梁武敕給何允白衣尚書祿山陰庫錢月五萬不受

六萬錢

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買爵三十級免死應劭注一級直錢二千凡六萬　明帝永平九年詔郡國死罪與妻子詣五原朔方死者其妻獨有母者賜共母錢六萬　南陽張不疑以錢六萬置一婢名春條僧曰郎君有邪氣因作法撲地一朽宜冥器

七萬錢

唐張元素規太子承乾上以父子親故資用不爲限然詔未六旬而用踰七萬驕奢亾藝誰有過此　李林甫施菩薩寺鞍一具賣之復七萬　酉陽雜俎

八萬錢

梁蕭昺天監中爲丹陽丞武帝賜錢八萬悉散之親友

九萬錢

漢武塚中玉箱玉杖買人於扶風市中以青布三十匹錢九萬買此二物　蔣潛見小兒驅啄屍鳥得所譬通天犀導賣王武岡家錢九萬

十萬錢

馮讙爲孟嘗君收債于薛得息錢十萬多釀酒買肥牛大會賓者焚其券　掖庭宮婢則令民夫上書陳阿保功引使者丙吉知狀宣帝賜錢十萬免爲庶人　成帝賜董賢蒼頭奴婢人錢十萬　光武拜桓榮議郎賜錢十萬使授太子經　吳隱之請老賜錢十萬以全素絲羔羊之潔　劉凝之隱荊州衡陽王義季餉錢十萬分與餞者頃刻盡　李嗣業入朝元宗賜以酒醉起舞復賜錢十萬解醒　三姨月給錢十萬資脂粉　憨齋曰號國胡爲素面也　張延賞爲度支辨一宽獄誣者帖上錢十萬延賞曰錢過十萬可以通神乃停辨　劉陳務妻好飯茗宅有古塚飲即祀之夢來謝曉于庭中獲錢十萬　異苑　乾德年吳越貢助燈錢十萬添十七十八兩夕

二十萬錢

卜式以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給徙民　賈逵校秘書母病詔加賜錢二十萬使頼陽侯馬防與之詔防曰逵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矣　戴憑解經重坐五十餘庶率官詔賜東園梓器錢二十萬　獻帝賜桓典錢二十萬以前與何進謀誅閹宦功　山濤爲吏部郎司馬昭與書念多所乏致錢二十萬絲百斤穀二百斛　蕭齊范述會爲永嘉守去郡送錢二十萬不受　王思政都督荆州修城壍掘得黄金三十斤送朝廷宇文泰賜錢二十萬　宋開寶九年初殿試貢士賜錢二十萬張宴會　有持徐熙牡丹圖詣趙明誠求錢二十萬留信宿無所得卷還之

三十萬錢

董宣知雒陽格殺主家僮光武令拜謝主不從賜强項令錢三十萬　名宋均爲司徒令兩骾扶之均涕辭名其子條扶均出賜錢三十萬　張酺出爲東郡疏辭肅宗賜裝錢三十萬促之官後爲太尉以病乞身賜錢三十萬　鄧彪爲太尉乞骸骨賜錢三十萬　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元載王縉裴冕第五琦黎幹各錢三十萬作軟脚局宴勞於私第　盧南人畜秦吉了曳酋以三十萬買之吉了曰我漢禽不願他往何以爲明妃議　安主等解也　後唐廢帝敗石晉兵入樞密劉延朗以一騎走南山指其家歎曰吾積錢三十萬於此不知何人取之　張齊賢爲相厮役皆露祿一奴言獨遺公曰我欲不言爾怨我在江南日爾盜銀器數事三十年不以告人今予汝錢三百千自擇所安奴泣而去　王十朋未第時醉嘔汴河水神扶之出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

四十萬錢

漢武帝令王侯朝覲享聘以白鹿皮方尺緣以藻繪直四十萬　魏徵諫長樂主下嫁不得同長公主賚帛四百匹錢四十萬　郭元振在太學家送錢四十萬有綵服求濟冀葬五代郎命載去畧無留者　崔郊姑鄭婢於連帥于頔郊思無已寒食過於

野贈以詩頓仆郊曰四十萬小哉何惜一書不早示遂歸之

五十萬錢

武帝幸瓠子河藻廉以洞穴徑寸珠貽東方朔帝取珠賜朔錢五十萬　氾騰曰生亂世貧乃可免散家財五十萬給宗族　元宗夢入井着緋衣兵士負而出次日訪得其人問夜何夢對夢井中負日出與之官辭勑賜五百千　或詰王禹偁買馬虧值太宗曰彼却孝繼還五十萬肯虧一馬價哉　曹彬下江南

還帝吝使相賜五十萬錢彬曰好官不過多得錢耳

彭城劉元溥嫁女覓得女奴蘭蓀不類賤隸詰之乃衣冠裔以家財五十萬先其女嫁之

六十萬錢

曹操殺楊修與彪書贈官絹五百匹錢六十萬　唐鄭璠以錢六十萬買象江怪石輦歸滎陽

七十萬錢

東昏爲潘妃作琥珀釧一隻直七十萬　唐荆州解送舉人多落第號天荒解劉蛻始得雋節使崔魏公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賀之　畢誠獻美女於令狐綯不受醫工李元伯以七十萬錢致之進宣宗東觀奏記

八十萬錢

梁寧大觀間禁太蘇詩文賞錢至八十萬傳愈盛

九十萬錢

王仲舒觀察江西西道奏罷榷酤錢九十萬

百萬錢

齊王起九重之臺狂卒敬君役久貌妻向之笑王以百萬錢請其妻死　說　卓王孫悔女尚相如晚與之僮

百人錢百萬　明帝巡太山到滎陽烏飛鳴乘輿上命虎賁王吉射中之賜錢百萬令亭壁悉畫烏風俗通　蔡彤衣無儲副詔貢禹爲御史大夫卒賜錢百萬

賜錢百萬東觀記　楊秉爲四州刺史遷任城相故吏齎錢百萬遺之不受　趙儔鬻子葬母質劑已定夢人告舍東自有錢百萬掘之不爽　魏舒年老遜位詔賜几杖錢百萬　晉武賜桓伊錢百萬裒千端

百萬投馬絕叫探布帽擲地竟識袁彥道不　郗超袁耽在艱懷布帽隨桓溫戲就局十萬一擲直上

每聞高尙者輒爲擗百萬貲并造居宅　桓元曰劉毅家無擔石之儲撝捕一擲百萬　明皇蜀歸以錢百萬搜訪楊妃不獲　于頔鎭襄陽匡廬山人符載乞買山錢百萬　陳子昂以百萬市胡琴云善此期衆集宣易里碎之以文軸徧贈會者聲華頓溢都下

二百萬錢

蘇武還賜錢二百萬餘六人各十萬　許俊奪柳氏歸韓翃侯希逸表聞詔柳歸韓賜俊錢二百萬　董昌叛錢鏐討之先遣客諭使改過昌犒軍錢二百萬以白太后各賜錢五百萬　田布贈白居易錢五百分予後母昆弟　廣平鉅鹿樂成王車騎朴素肅宗以舊宮人出遇之曰君貴不可言遂嫁以錢五百萬資用得爲軍司　鍾傳起商販諸葛浩投以十德改浩計字酬之凡五千字酬五千緡五代史補

三百萬錢

石勒授樊坦章武內史見衣冠弊曰何貧之甚坦率對頃遭羯賊資財蕩盡勒笑羯賊乃爾耶當相償坦懼叩頭謝勒曰孤律自防俗士不閑卿輩老書生賜車馬衣服裝錢三百萬　明皇按歌清元殿戲語秦國請一纏頭秦國曰豈有天子呵妹而無錢耶出三百萬爲一局　李贏通神女遺以疋素胡人三百萬易之曰龍頷髯所織三千小劫方斷一綵　宋紫荅蕭梁勛豪縱恣董邁金帖織成戰襖直七百萬

六百萬錢

李師道上私錢六百萬爲魏徵孫贖故第白居易建言人臣不宜掠美憲宗因贖還之

七百萬錢

八百萬錢

許孟容爲京兆尹神策軍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歸孟容捕詰使償不如期死德宗詔以昱付軍不聽奏曰錢未盡輸昱不可得

九百萬錢

大歷中李吉甫奏品官厚請俸權臣月俸有至九千貫者列郡刺史無大小給皆千貫

千萬錢

武帝迎金氏姊謁太后壽錢千萬　館陶長公主私

幸董偃以長門園獻武帝帝以錢千萬從主飲願謁成都富人賓錢千萬願載主人翁　揚子雲法言成成都富人賓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曰富無仁義之行圖中鹿欄中牛耳安得妄載　館陶主爲子求郎明帝不與賜錢千萬　王君夫牛名八百里駁武子賭以千萬一起破的叱左右速探牛心炙至一臠即去　蕭梁臨川王宏錢百萬爲一聚黃梅標之千萬爲一庫懸一紫標　李林甫以脊羅帕藉一物如朽釘施菩薩寺僧以示商胡商胡曰實骨也以千萬酬之　褚祖　韋恕女嫁六合圍

叟與恕子一舊席幅曰可於揚州王老家取錢一千萬

二千萬錢

桓公載錢二千萬求鹿於楚　昭帝元鳳五年賜廣陵王錢二千萬　顯宗封皇子悉半諸國馬后以儉諷帝曰我子豈宜與先帝子等歲給二千萬足矣　毛修之戍洛陽修立城壘宋武賜衣冠玩好直二千萬　江夏王義恭爲司徒性奢朝廷年給相府錢二千萬用常不足

三千萬錢

梁冀貸士孫奮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獻碎其家誣其母爲守藏婢竊貲而逃　戴法興兄若弟並修立山陰陳戴富鄰人詐戴家三兄不數陳家三千萬　王宋寶祐二年籍蜀帥余玠家財其子如孫認錢三千萬累年徵之始足

四千萬錢

聘莽女黃金二百斤錢萬萬萬莽受四千萬以三千萬百萬予十一族家　太和初崔元畧奏劍南四川山

南道征茶歲以四萬上度支

五千萬錢

長樂五官吏朱瑀胁曹節害竇武賜錢五千萬　南

齊永明六年用李珪議出上庫錢五千萬糴買　周

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

之至東海重湯煎療二龍女投入瓶中合成膏塗足

行水去不知所之　貨殖傳姓偉樊嘉貲各五千萬

六千萬錢

宣帝卽位賜霍光錢六千萬

七千萬錢

遼末李處溫爲相數月籍其家得七萬緡

八千萬錢

府得錢千者八千萬貫黎平陽昌路公碑

九千萬錢

漢武陳皇后求子與醫錢凡九千萬

萬萬錢

元帝厚賜石顯及賂遺貲一萬萬　曹嵩輸西園一

億萬得太尉　梁武捨身同泰寺羣臣以億萬錢贖

蒙古西藏語言圖畫

JB 版權所有

歸安陳其鑅譯述
鐵嶺美翊勘定

文字

元時自成吉思汗以後各屬部行用錢幣大都即照各國文字鑄造而間以蒙古字蒙古字學出自回紇（或作畏吾兒）回紇字又從西里亞（按西里亞即敘利亞譯音敘利亞後其教盛於中國西安府有碑一通按西史作敘里亞明史作如德亞碑即此教碑與元史釋文證補合）所定文字少爲變通蒙古文本下行而錢小字多又以阿剌伯文橫書遂從而左行蒙古字橫皆有加、以別音義者而錢文無此式惟ㅗ字不能無此點ㅗ字西書編從N字母讀恩音圖中五百二十二號有此字後又屢有變更如ㅅ變ㅿ西書編從K字母讀喀音又從G字母讀葛音之類其文雖不一而大義無甚差別

錢面第一字 ᠬᠠᠭᠠᠨ Khaghan 喀罕 即大原解 第二字 ᠬᠣᠣᠯᠠᠢ Dorghai 搭魯嘎 即大汗解 第三字即某汗名第四字 ᠴᠢᠨᠣᠰᠤᠷ Chinosur 滿勒特刻孤拉克森 解即大臣代署行權、或作此錢之意第五字有 ᠠᠪᠤᠭᠠ Abugan 阿八哈引（波斯音作阿八哈、即祖烈兀汗子、振綺堂叢書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一 一）

Arghunu 阿耳阿奴 即阿魯渾阿八哈子 ᠠᠷᠭᠤᠨᠤ Arine 亦憐真朶兒只（即乞降都、或譯降也、布賽音汗即用 ᠡᠷᠡᠨᠵᠢᠨ Erinji 巴都引（即巴都烈兀孫 等字及合贊得汗位改錢文第一字 ᠪᠠᠲᠤᠯᠠ Batula 特格里音（即奉天命解 第二字 ᠬᠤᠴᠤᠯᠠᠭᠤᠷ Kuchuulur 懼春都耳（即強解 第三字 ᠳᠡᠭᠡᠯᠡᠭᠡᠰᠦᠯᠬᠦ Degelegulku Sen 即滿勒特刻孤拉克森（國有受天之命、不奉元朝之意、倭耳起都（元史作哈兒班答、合贊弟、得汗位又改 ᠤᠯᠤᠰ Ulus 國也、布賽音汗即用 ᠪᠤᠶᠠᠨᠲᠤ Buyantu 倭耳起都蘇耳灘（即王解、尤倘外鐵竹枝詞、石堤金牀蓮登坐、云哈烈朝王登蓮臺坐、即此 即用 ᠪᠠᠶᠠᠲᠤ Bayatu 布賽達蘇力門汗 ᠰᠤᠯᠲᠠᠨ Sultan 蘇耳灘阿地耳（阿地耳伯好字解 努拾耳萬汗即用 ᠨᠠᠰᠢᠷᠪᠠᠨ Nashirwan 努拾耳萬奇卜察克（元史作乞卜察 錢有三王名用蒙古文者如 ᠲᠡᠮᠦᠷ Temur 札穆巴克（即別三百八十四號 ᠮᠥᠩᠬᠡ Mongke 孟哥都孤（即別三百六十號 ᠲᠤᠭᠯᠤᠭ Tughluk 突黑達来斯（即別三百二十二號 之類是其餘皆阿剌伯文以上數字已略識阿剌伯文錢亦有方式者名曰科非有花紋者名曰納斯齊此書但論阿剌伯字故不一而足、凡西人之用錢曷嘗泥古數之主、其名歷代承用、如摩寧默特爲始興回教之主、其名歷代承用、

伯文蒙古錢式至 ᠤ 讀 u 等字皆作之字解乞喀都汗錢所鑄阿剌伯文亦憐真朶兒只數字本係西藏喇嘛讀汗之前在西藏本音作爾音眞

中國所有之二十七種蒙古錢文莖不具考惟文或專蒙專漢或蒙漢幷書其年分要皆八思巴字耳閩中所載之蒙古阿剌伯字錢最古者梯富麗斯廠所造在回歷

六百四十二年爲闊台（即元太宗）如舡列哥那聽政，使阿里坤駐鎭梯富蹏斯（錢富蹏地名，在今新疆省，在今新疆山南部，甘遮納格七幹兩廠，現藏德國博物院中，三枚仿此，亦式有騎射形幷獵犬一，上有阿剌伯四字，末一字 ，或曰應讀阿拉士，作人名，疑爲梯富蹏斯之主，而當是時駐鎭者，確係阿里坤，又或論應讀鳴倫士，即蒙古族三字，意如滿洲所稱哈拉也，連上三字，合爲闊大蒙古鳴倫士四字耳，貴由汗（即元定宗）無錢，此赤汗達必特第五之錢文，有受命於貴由之意，然此赤文無蒙古與阿剌伯字，故不收入，又拖雷汗之子蒙哥汗（即元憲宗）有錢五枚，係阿剌伯字，另有七枚，鑄旭烈兀蒙哥二汗名，其中五枚，有同歷六百五十二年及三年字樣，疑係蒙哥未至波斯之先，阿里坤造於毛斯力特地方，同歷六百五十二三年，旭烈兀尙未占有此地，似有可疑，後又搜得二錢，亦出於毛斯力特，（舊譯元史西北地附魯之毛夕耳，地國舊譯若木蘇耳，按即國作摩蘇耳，在格力斯河上游之西岸，考係格力斯河上游之河）其王伯得爾伊丁魯路，以已名易旭烈兀名，以示歸服蒙古之意，（以上錢文）（剌伯文）英國博物院藏葉爾堪錢三百五十枚，（葉爾堪、東洋史作但徙汗，蓋旭烈兀封國，在今波斯一帶地，）金質者十三，銅質者百三十六年即位，至三十八年，有三十七三十八二年之錢，托克帖木兒汗有七百七十五，餘皆銀，自旭烈兀起至奴捨耳萬止，皆全備，惟無阿爾帕，穆薩二汗錢，蓋在位僅八閱月耳，阿魯渾（旭烈兀孫）之錢，按年計數，缺其一年，合贊錢缺二年，不賽普錢二百枚，自同歷七百十七年至七百三十四年，此十七年間，亦缺一年，不賽普之後，政柄下移，汗不自主，史中實多闕略，得其制錢，藉以考其在位年分耳，穆罕默特自七百三十六年即位，至三十八年，有三十七三十八二年之錢，托克帖木兒汗有七百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年，又四十年之錢，蘇力門汗有七百四十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四十五年之錢，闊中三百三十六號至三百四十號各錢，均在七百四十五年之後，僅有蘇耳羅阿地耳數字，而不錄汗名，究係蘇力門，抑係努拾耳萬，實不可知，而努拾耳萬，於七百四十七五十四五十六等年之錢，除名號年分等字外，餘多教門祝詞，如天主教之賾十字，統波斯而論，錢廠四十處，尙有一處，未知所在，至年分月分，亦不能一律，或年月幷記，或單記年分，但皆從回歷，英博物院所藏不賽普之錢，金質一，銀者十五，又係合贊新歷第三十三年，（葉爾堪錢年分）蒙古汗在波斯所出之錢，其邊式亦大有可攷，不賽普七百十七年所造，係六角形

者一百九十三格林，不賽普再改之一的爾黑穆，重五十四格林半，個重二十五格林三的爾黑穆者，在一百六十三至一百七十九格林之間，不賽普之後，政柄下移，汗不自主，史中實多闕略，得其制錢，藉以考其在位年分耳，穆罕默特自七百三十六年即位，至三十八年，有三十七三十八二年之錢，托克帖木兒汗有七百三十八年，三十九年，四十一年，又四十年之錢，蘇力門汗有七百四十年，四十一年，四十二年，四十三年，四十五年之錢，闊中三百三十六號至三百四十號各錢，均在七百四十五年之後，僅有蘇耳羅阿地耳數字，而不錄汗名，究係蘇力門，抑係努拾耳萬，實不可知，而努拾耳萬，於七百四十七五十四五十六等年之錢，除名號年分等字外，餘多教門祝詞，如天主教之賾十字，統波斯而論，錢廠四十處，尙有一處，未知所在，至年分月分，亦不能一律，或年月幷記，或單記年分，但皆從回歷，英博物院所藏不賽普之錢，金質一，銀者十五，又係合贊新歷第三十三年，（葉爾堪錢年分）蒙古汗在波斯所出之錢，其邊式亦大有可攷，不賽普七百十七年所造，係六角形，之科楚克（即穆罕默特也）闊列四百七十四號，穆力特汗錢，古力十濉歿代造，古力士

灘者譯曰玫瑰園，即西而來音，亦作哈萊，拔都所建都也，有斯拉二雄，拔都下文所指之大小西部本酋，別名也。倭耳都造錢廠大約亦是西而來音，新西而來音，西而來音，另小西而來音，在舊都北浮耳嘎河邊，即窩瓦河，人烟稠，其城堡而之中世，窩闊作哇闊臺，又名大西而來音，在烏拉河邊，拔都所建，別名西而來出科，出科省文，應作西而來音枯出科。

黑起他勘地方，金倭都族派有奇卜察克錢最多，今名阿士特拉干，在今俄屬喪海北，窩瓦河下游，見窩圖，相同，奇卜察克錢式C以上統稱奇卜察克錢

西歷一千三百九十六年，鐵穆爾果干，元孛兒馬帖木耳封地在撒馬爾罕，爭此地，遂燬之，後黑起他汗另建沙尼伯克在新黑起他勘地方，亦有制錢，蓋自拔都以後各汗，皆各造錢，惜未能聚於一處耳。卜爾嘎耳當時為第二大城，亦赤後人起自奇卜察克，立城於此，奇卜察克錢花式繁多，拔都并伯爾克錢，皆作 形，圖列三百五十號，蒙古在波斯所出之錢，作 形，圖列五號，忙哥帖木兒之錢作 形，圖列三百五十二號，三百五十五號，克雷木汗之錢，作 形，圖列五百七十四號，其意大約相同，奇卜察克錢式C以上統稱奇卜察克錢

察合台後人之錢，亦有三枚，其一達尼斯門次，出自希哈爾城，圖列五百九十號，而列五百九十二號，西歷一千三百五十一年，歸服察合台，錢文作阿剌伯字，示歸誠之意也，亦合錢

波斯一隅，各蒙古汗勢衰之後，或有親王及大臣權位者，僭造錢文，中有則來爾數枚，圖列五百九十三，五百九十四，六百零四，六百零六等號，又有摩罕默德沙哈音朱之錢，初不審昔曾轄發爾斯地，在波斯南境，見窩圖，北地多客兒吉茲，其後人就此立國，因名摩罕默德沙哈音朱，圖列二百五十四，二百五十七等號，周歷七百五十四年，為木札非耳所滅，遂并給爾滿，在撒爾坦各之東，為一國，亦曾鑄錢，圖列六百六十六，六百七十二，六百七十七，六百八十五等號，又哥剌森省，波斯東北境，有薩爾伯達耳族類，亦嘗鑄錢，圖列六百八十七號，亦上海通斯年世之錢

圖釋 起一號迄三百四十九號

一號銀錢。窩闊台妃脫列哥那 旧由之母 聽政時所造。在梯富麗斯廠。回歷六百四十二年。正面騎射形。向左射一飛鶴。下有獵犬一。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四十二格林。又十分之二。反面盡字。三號。蒙哥汗造於梯富麗斯廠。回歷六百五十三年。正面點方圈。內外皆字。反面同。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格林半。五號。與三號式相仿。惟有搭陛嘎 此四 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二格林。以上七枚古拜錢 反面惟點圈圈。內外字。銅質。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四格林。正反面皆圓圈八號十一號。皆有蒙哥名。八號銀錢。十一號銅錢。造於木蘇耳 即第一卷之毛斯力特 廠。回歷六百五十二年。正面點方圈。內外皆字。無年月廠名。反面惟點圈圈。內外字。銅質。此錢本別王所造。蒙古葉爾羌改造耳。二十一號及二十五號銀錢。皆有蒙古汗字樣。而無汗名。係忽必烈在位時所造。正反面皆有◎形。居中有字。造於木蘇耳。六百六十九年。銀質。重三十九格林又十之八。二十五號。造於馬爾江。即圖作馬爾工、今屬東土耳其、在黑海之南。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六格林又十之三。年月俱缺。與二十一號同式。三十二號銅錢。旭烈兀造於伊爾比耳。六百六十一年。銅質。正面偏上圓圈。邊內一兎一月。鉤外有字。反面一圓圈。邊內外皆字。三十五號銅錢。造於卓古地方。舊海東南 六百六十二年。正面點方圈。內有人頭形。有四星。右旁三左邊一 外有字。反面居中有字。邊又圈以字。銅質。以上廿四號

四十一號銀錢。阿巴哈造於忒卜爾力士。年分不清。正面方圈。內外皆有字。反面有六角形邊。內有字。外點邊。亦六角。外又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九十五。重四十三格林又百分之三十。重四十二格林。廠年均模糊。與四十一號式相仿。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四十三格林。又十之七。四十三號。正面有圓圈。居中有字。反面有六角花瓣形邊。方內外皆回字。反面有蒙古字。銅質。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二

八十八號。巴都造於忒卜爾士。六百九十四年。正面方圈。內有回字。亦有回字。反面有蒙古字。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一百零一號。造於木蘇耳。年分不清。正面有五出花瓣形。邊居中有字。反面與九十六號同。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三。一百二十一號。銅錢。造於錫爾來斯。六百九十八年。正面雙方圈。外四出花瓣形邊。方內外皆回字。反面有蒙古字。銅質。

爾貞吉年分無。正反面皆回字。銅質。以上各種皆平錢特錢

一百二十六號。金錢。倭爾起都造於巴斯拉。七百零五年。正面有雙層圓圈。內有回字。反面有四出花瓣形。中有四字。花瓣缺處。有蒙古字。重三十五格林又十之四。四十九號。

一百二十八號金錢，廠名不清，七百十四年，正面有六出花瓣形，外有圓圈，再外有點圈，圈花，內外皆回字，反面有七出花瓣形，餘與正面同，重六十四格林又十之三。

一百二十九號銀錢，造於哩西特廠，七百零四年，正面五出花瓣，內外有回字，字外圓圈，再外又有回字，極外圓圈，幷點圓圈，反面有雙線方圈，餘與正面同，重一百九十七格林又十之一。

一百四十一號，造在錫爾河廠，七百十一年，正面有雙線圓圈，再外有回字，再外有圓圈，又點圓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形，內外皆回字，再外圓圈，又點圓圈，反面有曲線三角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又點圓圈，銀色足，重六十四格林又十之三。

一百四十七號，造在搭覓干，七百十四年，正面有雙線六出花瓣，餘與正面同，銀色足，重六十格林又十之八。

一百五十八號銅錢，造在報達，七百十二年，正面有圓線圈，幷點圈，內有字，反面同。

二百六十三號銅錢，廠與年分均不清，正面方線圈內有字，字外有點圈邊，鋼質，以上楊輔超藏

一百七十二號金錢，不賽音造於也斯特，七百二十三年，正面有粗細方線圈，內外皆字，外圓線圈，再外點圈邊，反面有六角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足，重一百六十三格林又十之一。

一百九十八號，造在蘇爾塔尼也，七百二十二年，正面有粗細圓圈，內有字，外有點圈，反面五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九十五，重五十四格林。

二百十號，造在忒卜耳力斯，七百二十三年，正面有粗細方線圈，內外有字，字外有粗細圓線圈，再外點圈邊，反面有粗細圓圈，內外有字，字外再有粗細圓圈，極外點圈邊，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五十四格林半。

二百十八號，半滴爾姆銀錢，無廠名，七百二十七年，正面有粗細圓線圈，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圈點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形，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二格林半。

二百二號，薩提伯克造於阿爾卜克，七百三十三年，正面有四出花瓣形邊，內有點圈，點內有字，花外有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形邊，內外有字，字外有圓線幷點圈，銀色

以上托克帖木兒錢

百分之八十重二十八格林半　三百十八號造於報達年分無正面有圓出花瓣形邊內有點圈居中有字花外有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形邊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八（以上俄拔）

三百十九號蘇力門造於喀散七百四十年正面有曲線方圈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圓線圈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六格林又十之二　三百二十三號廠名無七百四十一年正面八出花瓣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反面有入出花瓣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二十格林半　三百二十七號造於阿爾貞占七百四十三年正面組細線方圈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六出花瓣內有字字外方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二十六格林又十之六　三百三十二號造於吸森七百四十五年正面有雲頭線邊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六角形邊內有蒙古字外有回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九格林又十之七　三百三十八號造於西哇斯七百五十一年正面有粗細線凸形方圈一邊內有回字反面六角形邊有蒙古字幷回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有曲線斜方形◇邊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十九格林　三百四十六號廠無七百五十四年正面有○形邊內外有字反面六角形邊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十六格林半　三百四十九號廠無正面方線圈內有方式字方外有回字幷蒙古字外有回字再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重十四格林又十之二（以上努拾耳萬錢○自八號至此幽爲葉爾地在波所出之錢）

英文原本　闕

圖釋　起三百五十號迄六百八十七號

三百五十號銀錢。造於卜爾嗄耳。年無。不知是拔都。抑伯爾克所鑄。正面有方線邊。內有搭毋嗄　二　幷回字。外點圈。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七格林又十之三。以上拔都錢

三百五十二號。忙哥帖木兒造於克雷木。六百六十五年。正面圓圈點圈。外又圓圈。居中有回字。反面圓圈點圈。內有回字。幷搭姆嗄。銀色百分之九十。重三十一格林又十之二　三百五十五號。年廠均無。正面長方線邊。內有搭姆嗄。外回字。再外圓圈點圈。反面循方線邊。□　內外有字。字外圓圈。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以上忙哥帖木兒錢

三百五十六號。脫脫蒙哥造於花剌子模。六百八十八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反面有點方圈。內有搭姆嗄。幷回字。方外有花紋。又點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三十五格林。以上脫脫蒙哥錢

蒙古西域諸國錢譜卷三　一

振綺堂藏書

三百五十七號。托克圖造於花剌子模。七百零六年。正面點方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有點圈。反面有四出花瓣。內有字。字外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六格林又十之八　三百六十號。造於西耳。來晉。七百十年。正面有字。外點圈。又蒙古字。反面方線圈。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托克圖錢

三百六十五號。烏斯伯克造於木克舍。七百十八年。正面居中有搭姆嗄。外有字。字外圓圈邊。反面方線圈。內有花紋。再外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

三百六十七號。造於色來。七百二十二年。正面五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僅有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十八格林半　四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二十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字外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六格林又十之二。以上烏斯伯克錢

四百二十九號。畢圖諦伯克造於阿隆克。七百五十九年。正面圓線圈。內有橫點。四周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格林又十之三。以上畢圖諦伯克錢

四百四十八號。科爾納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年。正面圓線圈。內有回字。外有花紋。再外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

三百八十號。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四年。正面五出花瓣。內有字。外有點圈。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以上乃斯伯克錢

四百六十五號。帖木兒合札銀錢。年廠均無。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回字。反面祇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二十四格林。以上帖木兒合札錢

四百五十七號。起西爾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一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有　◇　形邊。缺其半。內有字。外有花紋。再外點圈。

三百八十三號。札尼伯克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四十二年。正面僅有回字。外點圈。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回字。再外有圓線。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三。

四百六十七號倭耳都美力克 即王 銀錢無汗名造於新爾西來七百六十二年正面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四格林又十之一 四百七十號起爾第伯克造於阿薩克七百六十三年中有橫點幷字外有圓圈點圈反面六出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九格林又十之四 四百七十一號造在新西爾來七百六十三年正面有六出花瓣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七十重無 以上第伯克錢

四百七十二號穆力特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二年正反面均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 四百七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三年正反面皆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六 以上穆力特合札錢

四百七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三年正面有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 以上穆力特合札錢

四百八十二號阿西士薩克造於新西爾來七百六十七年正面雙線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三格林又十之七 四百八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四百八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二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三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四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五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六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七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八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五百九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二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三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四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五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六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七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八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六百九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二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三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四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五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六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七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八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四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五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六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七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八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七百九十九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八百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八百一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八百二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圈內有字反面圓線圈內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無 八百三號造於古力斯丹七百六十七年正面凸形方

花瓣內有字銀色百分之五十重無以上沙約伯重錢
五百六十四號普克特造於黑起他堪年分不清正面圓圈點圈內有字反面僅有
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以上巴
五百六十六號起巴克銀錢廠年無正反面均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
格林又十之七以上起巴克錢
五百六十七號薩伊特阿哈瑪特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無正面搭姆嘎并有字反
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十格林又十之七以上薩伊特阿哈瑪特錢
五百六十八號得弗勒特伯耳的造於哈起岌堪八百三十幾年不甚可辨正面搭
姆嘎并有字反面中有圓線圈內有字外又圈以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又
十之二以上得弗勒特伯耳的錢
五百六十九號科楚克穆罕默特第二次在位時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分不清正
面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以上科楚克穆罕默特錢
五百七十號嗎哈穆特所造廠年無正面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
百分之五十五重九格林半以上嗎哈穆特錢〇自五百十三
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半以上所哈穆特錢〇自五百十三號至此總稱自倭耳都所出之錢
五百七十一號烏魯克穆罕默特汗銀錢造於烏魯斯布爾嘎耳年分不清正面
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九格林半以上烏魯克穆罕默特汗所出之錢
五百七十二號第三十九汗克雷木第十三汗以前十二汗無錢喀西濟爾第二銀錢正面模糊莫辨反面
回字銀色百分之四十重四格林又十之九
濟爾造於巴克起西耳來一千一百七十一年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八年正面搭姆嘎下有回字反
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十六格林又十之八五百八十二號四十六汗沙
升濟爾在位第五年所鑄銀錢造於巴克起西耳來得位在一千一百九十一年西歷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正面上有搭姆嘎下有回字反面回字並花紋銀色足重二百二十三格林
又十之三五百八十五號沙升濟爾在位第七年所鑄銀錢廠同上正面有雙層
點圈內有回字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九格林以上穆罕克雷
五百九十號達尼斯門次第伯古第二十四汗銀錢造於布哈爾七百四十七年四面有六出花
瓣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反面略同惟有搭姆嘎銀色足重一百十五格林又十之

二以上達尼斯門次錢
五百九十一號第二十五汗巴延庫里造於倭特拉耳年無正反面皆回字銀色
回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七格林又十之七以上巴
五百六十六號起巴克銀錢廠年無正反面均只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十五
格林又十之七以上起巴克錢
五百六十七號薩伊特阿哈瑪特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無正面搭姆嘎并有字反
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十格林又十之七以上薩伊特阿哈瑪特錢
五百六十八號得弗勒特伯耳的造於哈起岌堪八百三十幾年不甚可辨正面搭
姆嘎并有字反面中有圓線圈內有字外又圈以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九格林又
十之二以上得弗勒特伯耳的錢
五百六十九號科楚克穆罕默特第二次在位時造於倭耳都巴沙耳年分不清正
面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無以上科楚克穆罕默特錢
五百七十號嗎哈穆特所造廠年無正面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
百分之五十五重九格林半以上嗎哈穆特錢〇自五百十三號至此總稱自倭耳都所出之錢
五百七十一號烏魯克穆罕默特汗銀錢造於烏魯斯布爾嘎耳年分不清正面
有二搭姆嘎并有字反面只有回字銀色百分之五十五重九格林半以上烏魯克穆罕默特汗所出之錢
五百七十二號第三十九汗克雷木第十三汗以前十二汗無錢喀西濟爾第二銀錢正面模糊莫辨反面
回字銀色百分之四十重四格林又十之九
濟爾造於巴克起西耳來一千一百七十一年西歷一千七百五十八年正面搭姆嘎下有回字反
面盡回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十六格林又十之八五百八十二號四十六汗沙
升濟爾在位第五年所鑄銀錢造於巴克起西耳來得位在一千一百九十一年西歷
一千七百七十七年正面上有搭姆嘎下有回字反面回字並花紋銀色足重二百二十三格林
又十之三五百八十五號沙升濟爾在位第七年所鑄銀錢廠同上正面有雙層
點圈內有回字反面略同銀色百分之九十重四十九格林以上穆罕克雷
五百九十號達尼斯門次第伯古第二十四汗銀錢造於布哈爾七百四十七年四面有六出花
瓣內有字外有圓圈點圈反面略同惟有搭姆嘎銀色足重一百十五格林又十之

二以上達尼斯門次錢
五百九十一號第二十五汗巴延庫里造於倭特拉耳年無正反面皆回字銀色足
重一百零二格林又十之七以上巴
五百九十二號哈烈王第伯古第二十四汗呼辛銀錢造於本圖七百五十二年正面雙線方圈內
外有字字外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圈圈中有六瓣梅花外有八角花紋內有回字花
外圓圈邊銀色足重一百三十一格林又十之四以上呼辛錢〇自五百九十號至此總稱哈烈王合台所出之錢
五百九十三號銀錢帖木兒未至波斯之先有大將竊據稱王是爲則來爾族其第
一汗曰賽克哈散布索克者造於報達七百五十五年正面有圓圈點圈內有字反
面中間行書回字外有方式楷字再外又有行書回字極邊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
八十重三十九格林又十之八以上賽克哈散布索克錢
五百九十四號第二汗賽克倭維士造於特百耳勒斯七百六十幾年來辨正面梅
花圈內字外圓線圈內字反面形紋內各有字外圓線圈搭尼也七百六十六年
十五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一五百九十八號造在蘇爾搭尼也七百六十六年

正面八曲圓線圈內字外圓線圈邊反面方圈內外皆字極邊圓圈點圈銀色百分
之七十重三十三格林又十之七六百四號造於西拉斯七百六十九年正面雙
線凸形方圈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形圈內
圈銀色足重五十四格林又十之七六百六號汗名年廠無正面雙線梅花圈內
外有字反面回字外有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五重一百三十三格林以上賽克
六百七號第三汗忽辛造於巴索拉七百七十七年正面四曲圓線內外有字反面
方圈內外有字再外圓圈邊銀色百分之七十重四十四格林又十之三六百
三號造於忒卜爾力斯年分模糊正面圓圈點圈內有回字反面六曲圓線內外有
字再外圓圈邊銀色百分之六十五重二十七格林又十之二六百十五號造於
沙馬起七百八十幾年莫辨正面四曲圓圈內字反面花紋并字銀色百分之六十
五重無以上忽辛錢
六百十八號第四汗阿哈馬特第一次在位時所鑄造於報達七百八十幾年莫辨
正面中間行書回字四圍方式回字外又行書字極邊圓圈點圈反面行書回字外

有圓線圈邊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一百十九格林又十之五　六百十九號造於伊爾比耳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六十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七　六百二十一號造於忒卜力士七百八十五年正面圓線點圈內有字反面雙線六角形圈內有字外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二格林又十之八　六百五十號帖木兒於回歷七百八十七年即西一千三百八十五年逐去蘇丹坦阿哈馬特回歷八百零七年西一千四百零四年帖木兒既死阿哈馬特復位時所鑄造於阿米力也年無

七格林以上阿哈馬特錢○自第五百九十三號至此錢譜所載帖木爾所出之錢

六百五十四號銀錢摩罕默特沙哈晉朱之後第二小國阿博益沙克所造蔽無七百二十四年（數後表阿博益沙克在國歷七百四十三年即西五十四年此云七百二十四年二字疑誤）　正面雙線方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圓線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五重五十三格林又十之二　六百五十七號廠名模糊七百四十五年正面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六曲圓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百分之八十重六十六格林又十之二以上馬阿博益沙克所出之錢　六百七十二號第二汗沙哈蘇札造於西拉士七百六十二年正面粗細曲線圓圈內有字外圓圈點圈反面略同雙線曲處稍尖銀色足重六十六格林又十之四　六百七十七號造於西拉士七百七十一年正面雙線方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雙線圓圈內字外點圈銀色足重四十三格林又十之七以上沙哈蘇札錢　六百八十五號第四汗沙哈滿蘇耳造於喀則倫年正無面祇有字反面有小圓圈內外有字銀色百分之八十重三十三格林半以上沙哈滿蘇耳錢○自六百六十五號至此錢譜木札非爾所出之錢　六百八十七號銀錢第四小國哥剌森省內薩爾伯達耳第十二王阿里額爾睦阿亞特造於阿士特拉巴特七百七十五年正面六曲圓線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反面形圈內外有字外又圓圈點圈銀色足重六十六格林以上薩爾伯達耳汗阿里額爾睦亞特所出之錢

英文原本　故事

曾論蒙古之事，自成吉思汗以後，大都可考，其初亦多不經之談，雖有國史以及記載，不無假借，其中或傳自喇嘛之口，藉以奢揚元世，或取土耳其最初遺述，竊鑿裝點，皆不足據。蓋蒙古亦大戈壁遶北一游牧族耳，其時同地小族極夥，食毛飲血，不知耕種，惟以畜牧皮張，與遼人貿易，西書歪唐末始見蒙古二字，然在各族中名獨顯，相近族派，多附和之，歪也速該把阿禿兒爲族長，其所統戶帳不過四萬，及其子帖木眞接權，二十年間，成一極大之國，也速該於宋淳熙二年，西歷一千一百七十五年死，帖木眞纔七十三歲，（按程史也速該死時帖木眞纔九歲）能任父職，管轄幹難河（一作斡難河，源出漠北肯特山，遶）游牧甚衆，爭戰各部落，所向皆服，遂得成吉思名號，後二十年，由西南而東北，國勢愈張，西歷一千二百零六年，帖木眞大合會蒙人，謂之庫爾泰，因自額爾濟斯河直歪興安嶺，各族派皆來會，又有克阿伊特人類，亦在其內，有一沙門（譯稱也上帖木眞或吉思號，有係阿勒壇號，據元史）掘地堂藏書

帖木眞接權二十年間，成一極大之國，也速該於宋淳熙二年，西歷一千一百七十五年死，帖木眞纔七十三歲，（按程史也速該死時帖木眞纔九歲）能任父職，管轄幹難河（一作斡難河，源出漠北肯特山，遶）游牧甚衆，爭戰各部落，所向皆服，遂得成吉思名號，後二十年，由西南而東北，國勢愈張，西歷一千二百零六年，帖木眞大合會蒙人，謂之庫爾泰，因自額爾濟斯河直歪興安嶺，各族派皆來會，又有克阿伊特人類，亦在其內，有一沙門（譯稱也上帖木眞或吉思號，有係阿勒壇號，據元史）創議，應上帖木眞尊號爲成吉思汗，衆咸悅服，後三年，回紀來歸，以次遶東夏國皆歸焉，嗣又平服西遼，而喀什噶爾和闐葉爾羌，幷爲所有，西遼之地，遂爲削平，於是拓境遂至於花剌子模（波斯語，花剌子模，蓋種性貨物自繁殖，故名）省，及阿夫喝尼斯丹（即阿富汗）等處，又以兵西取阿則爾佩占（在裏海西岸，地濕故產百里香）及俄之南境，即領一軍進趨中國，大事未終，於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七年死，得年六十四歲。（以上論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未死之先，已分其地與四子，欲選一子爲可汗也，第一，即派窩濶台（太祖第三子，即位在今蘇斯東北境見地圖）第二，領阿母河（即波濟之古名，水經注記之，詳見阿母河今作阿穆塔爾河）以北之地，成吉思汗所居可汗位，始末約分三段，自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一千二百五十八年，至一千三百四十年，至一千三百七十年，爲中國主，一千三百七十年，至一千五百四十三年，仍歸和林，一千五百四十三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始畢各部盡歸大濶，溯拖雷之子蒙哥汗得位之由，實以著有戰功，又以成吉思汗遣兵分與拖雷者較他子爲多，蓋蒙俗幼子必得大產也，因於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即可汗位，至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死，（上文云蒙哥汗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即位在六年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見皆記七年蓋脫）

自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七年起，相傳亦七十六年之久，而可汗之位，僅傳至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後十餘年，其後人爭復可汗之位，西事不就，窩闊台之得承大統也，當時成疑朮赤非嫡派（按程史拙赤是侯兒乞種據蒙韃備錄阿剌二人讓之也）故傳位於窩闊台，時西歷一千二百二十九年，成吉思汗所得金世之地，不過十之三，西至窩闊台始盡有之，西南宋亦爲忽必烈所滅，乃建號大元，至一千二百四十一年，復有朝鮮，幷克復札拉勒丁，侵占波斯之地，札拉勒丁，即花剌子模王之子，爲窩闊台所滅，避兵於印度，因署占波斯地，至是再破之，復其地，朮赤子拔都，又率重兵擾俄羅斯，馬加（即今俄屬馬加國東半地）波蘭，等處，未得盡志，西窩闊台死。

相臣葉里朱宰襄贊內政，國事賴以大治，窩闊台死後，妃脫列哥那，聽政數年之久，其子貴由（諡定宗）從拔都至歐洲，長子科楚先得儲位，乃先窩闊台而死，應傳可汗位於長孫察西拉門，而脫列哥那欲傳己子，一千二百四十六年，集親王大臣會集於和林（元故都在外蒙古杭愛山東）而立焉，在位三年，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死，弟蒙哥嗣，（諡憲宗）蒙哥汗爲拖雷子，在位六年，（史作九年）西歷一千二百五十四年死，弟忽必烈嗣，乃有窩闊台後人喀什之子名海都者不服，遂生內亂，察合台後人助之，而朮赤後人又助忽必烈，海都與拖雷後人戰於和林者西十一次，與朮赤後人戰於西遼者又十五次，雖多謀勇，終以勢寡不敵，於一千三百零一年死，於是窩闊台後人遂服於拖雷後人矣，先是拖雷之黨，誘散海都兵衆，咸歸於奇卜察克，或歸於察合台，故其後人附察合台以居焉，及帖木耳（或作帖木耳郎朮元末塔馬實因帖木耳）起波斯印度之間，立國於撒馬兒罕，（元史稱帖思干或作薛迷思干在布哈爾之東）慶察合台後人王位，以當窩闊台後人蘇肯爾喀特遜斯者，立爲藩王，西亦未能垂久，（以上論窩闊台事）

拖雷後人，原在蒙古東半立國，自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居可汗位，始末約分三段，自西歷一千二百四十八年，至一千三百七十年，爲中國主，一千三百七十年，至一千五百四十三年，仍歸和林，一千五百四十三年，至一千六百三十四年，始畢各部盡歸大濶，溯拖雷之子蒙哥汗得位之由，實以著有戰功，又以成吉思汗遣兵分與拖雷者較他子爲多，蓋蒙俗幼子必得大產也，因於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即可汗位，至一千二百五十七年死，（上文云蒙哥汗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即位在六年於一千二百五十四年見皆記七年蓋脫）

第一年歸故酋也其云蒙哥於一千二百五十一年即位以五十七年死宜亦首尾七年而其年分大不同矣按正位九年大約以史文爲是蓋蒙哥於一千二百四十八年即位而以五十七年死首尾恰合十年除第一年不計則有位九年矣

時蒙哥都和林派弟忽必烈曰南方進中國又派旭烈兀爲波斯汗蓋以前波斯僅設有總統大員也蒙哥死各王紛起爭位蒙哥弟阿力克布喝（即西里不花）尤欲必得而在蒙古之將領助之因踐位於和林在華之將領皆助忽必烈海都時在西邊有窩闊台察合台後人相助而亦赤後人又相於拖雷之後於是戰爭久之阿力克布喝終爲忽必烈所敗及西歷一千二百八十年竟滅南宋建都於漢八力克（洋文譯即汗字八力克城也亦作大力克）嗣以耗費無度又喇嘛權重百姓窮困兼之年荒地震瘟疫流行內亂四起倒戈相及未幾而明兵起於一千三百六十八年建號有明又兩年蒙古人盡驅塞外於是仍歸大戈壁在克魯倫河（即拔胸河下流入多倫只湖泊）鵯難河游牧而經布育耳湖（亦曰布伊爾呼海子相連水道提納諾以捕魚兒海子與達兒泊接連兒泊乃魚兒海之別名也今達兒泊西南面皆大沙磧）之戰蒙古人大敗被擄入萬人牲畜十五萬幅重無算

歷數十年蒙人復附衛拉特（亦作瓦剌）而明於長城以外又守備不嚴所以有達延汗（明史譯作達延）名爲達延汗所定達延汗以長城外兵衆分爲六圖門（即圖門汗譯言萬）第一親軍察哈爾族派第二西軍而哈而喀（疑即喀爾喀）族派第三右軍五良孛（即烏梁海）族派第四倭拉都（即倭拉特）族派第五東軍土默特族派第六左軍哈拉親（即哈綽特）族派倭拉都大約實以可汗親族又一軍名廓爾起特岡門（即科爾沁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爲哲直哈薩爾（被秘史即太祖弟合撒兒也哲直疑即古台）各族內外九旗別有一族名翁衛忽得（即阿魯特又譯斡力門）此後波斯渠爾塔遂分三黨一黨大哈散（即拔都之孫）之戰蒙古人大敗被擄入萬人牲畜十五萬幅重無算

其時兩將剖分波斯一爲周班之後一爲則來耳族派名胡信者分爲大小哈散周班族爲小哈散曰哈散科楚克胡信爲大哈散曰哈散布咯科先時布賽普立阿爾帕爲嗣此人爲忽必烈弟阿力克布喝之後西歷一千三百三十六年爲拔都之孫穆薩所廢未幾大哈散出立穆罕默特爲汗（旭烈兀孫）而小哈散又擁薩提百克（布咨賢也）爲女主（原係周班之妻後嫁阿爾帕又嫁斡力門）此後波斯渠爾塔遂分三黨一黨大哈散於回歷七百三十六年立穆罕默特爲汗七百三十八年死次年立托克帖木兒（大哈散早立此人因參禾臨敵遂科位於此時始得正位）此後再立赫汗帖木兒在位至七百四十一年一黨小哈散於七百三十九年擁薩提百克爲女主次年又立蘇力門七百四十五年立奴捨耳萬在位大約至七百五十四年又一黨將校先於七百三十六年立阿耳薩蘭數月被弒是年更於哥剌森省立托克帖木兒至七百五十二年止至奴捨耳萬之後波斯不復有旭烈兀後人矣而大權一歸於則來耳後人之手於是則來耳色爾必達耳婿札非耳彼此逞強屢有戰鬬至帖木兒出而盡平之（事在西歷一千三百八十年之後既平亂燕整兵東向時在一千四百卷五年死　以上論旭烈兀後人）

西遼喀剌契丹（喀喇即黑也以其爲西遼人故稱黑契丹國按秘史即太祖弟哈布圖哈薩爾之後）錫而河（乃那林河之下流今俗錫爾達利亞河）以北亦在封內此地歸北赤長子鄂爾達其第五子昔班得吉利吉思幷哈薩兒地（譯輔謂是哈薩克姊妃所居之地）及奇卜察克地方爲北赤後人之達業（奇卜察克即欽察蒙古烏拉嶺西裏海里海北）在鄂爾達封境之北第七子土幹耳居烏拉河恩拔河之間（譯恩拔河作耶裕巴河入裏海今烏拉河省之烏拉爾斯克城即其中領地）領百起奈克族派次子拔都得奇卜察克之地自此以北至浮而嘎河邊布爾哈耳（即今裏海之窩伯布爾克）地方歸第十三子托克帖木兒拔都雖非長子而權重一時當時惟爲要人立都城於西而來昔其建牙之所命名西而倭拉都（即烏拉河省會今頓斯克）而百姓昔係科爾克及土克曼一帶之產其境南至裏海黑海以高加索山爲界東以烏拉河爲界西以帖捏博爾河（亦作第聶伯爾河即尼泊河入黑海）爲界自拔都至札尼伯克共十汗史乘所載亦都可考自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札尼伯克死子畢爾諦伯克即位後忽出自稱札尼伯克之子者二人起而爭嗣自此亂作頭緒紛如半無可考

當此之際南面黑海裏岸克雷木幷北面布爾嘎耳地方有托克帖木兒後人作汗高加索山迤北特勒克及枯麻地方（特勒克諸國作撒拔）有拔都弟伯勒克後人作汗東面鹹海之北有白倭耳都（即拔都兄昭闊達封圖見卷一注）後人作汗自此再北有昔班後人領烏斯百克兵作汗烏拉河一帶則有諸該後人作汗而此數家皆爭奇卜察克總汗之位計此二十年間更十四汗各有制錢往往同年同廠所造之錢面汗名不一者如表內第十二起爾第伯克（按起爾第伯克表中列於第十五汗之下其第十六汗爲程力特合札第十八汗實阿西士禮克第二十汗當阿勒達拉與此不符）與第十三穆力特合札同第十四米爾普拉特與第十五阿西士第十六阿勒達拉同如是者不一而足蓋是時有三人公同設朝之事又有一年而更兩汗之時起爾第伯克以後爲汗者確係此赤第幾子之後人亦無可考惟起西爾米爾普拉特（即普拉特合札見卷一注）嗚汗等考係昔班後人即伊爾班及土魯伯克大約亦然諸該後人均有合札名號（合札即主人之稱）他書多以諸該爲托克帖木兒之後考訂再三實係鄂爾達後人（按前云土赫耳任烏思總按兩河之間必有一部又按該文云土赫耳係名諸該者云云參以該補忙哥帖木兒傳云昔時赫耳之後人在西南金信諸該爲土赫耳後人矣）今以史書並錢文參證知此二十年間更迭作汗者在此三家其一昔班族其二鄂爾達族其三托克帖木兒族表具於後（以上系赤後人事蹟別按都後人事蹟）

此赤長子鄂爾達所得白倭耳都之地其城在錫爾河下游（按城字下在字上應補夕格納克四字又按夕格納克即俄屬之土爾其烏魯克塔克山中（原註自小阿爾台山西向即是敘烏魯克塔克山其山逶迤正西北者又名格喇烏蘇又按該文當指格喇烏蘇而言又此錫東南有鹽札爾山山與該東西相望西北疑即小阿爾台山所以有兩阿即是之說也）其四境以額爾齊斯河（發源於塔爾巴哈台境西北流入鄂畢河）爲北界與昔班家連科楚塔克山（即今池程吉特塔什十二城中間之路則右倚特山及濟爾沙漠）下游（即鹹海相近之處）爲南界與察合台家連又西南有酒齊爾沙漠其西界約至烏拉河邊與拔都家之藍倭耳都（即拔都弟昔班封圖注見第一）連自西歷一千三百六十年至四百零二年幷得金倭耳都終於一千五百零二年又自西歷一千四百六十六年至五百五十四年其後人別作阿士特拉干汗自倭耳都蒙語曰阿克耳都爲此赤右翼藍倭耳都各汗自鄂爾迭科齊巴延薩西卜克至愛必散皆父子相傳無事可紀惟當時阿富汗一帶有喀斯尼（即阿富汗之黑忒里者）及巴米爾兩地圍察合台與

帖米斯於一千三百九十八年仍回西而來音未幾有烏魯斯汗之子名帖木兒科得魯克者出逐之以去托克帖米斯奔力陶（地在日耳曼東北能做支那）微主特（或作徹托面特）王納之因是力陶王與蒙古遂起釁端至一千四百零六年而托克帖米斯死矣托克帖米斯係何支派未能確定或謂托克帖木之支以其常與鄂爾達家之烏魯斯帖木兒科得魯克諸人相爭然蒙人好勇即本支亦常自相攻擊不可以爲定評且其居處不在布爾哈克雷姆等城而反居近鄂爾達之錫爾河邊亦有可疑或已爲穆巴而克合札之孫大約穆巴而克之子無可立者故以從子漆穆泰爲嗣漆穆泰之子即烏魯斯面穆巴而克之子所生者是爲托克帖米斯此說較爲可信故今西書多從其說者先是帖木兒兩攻托克帖米斯之際時有普拉特造錢又有塔什帖木耳（與托克帖米斯同造錢一錢有二人之名史皆失載）

此後爭金倭耳都者厥有三家第一家爲烏魯斯後人（有帖木兒之孫曾孫之孫曾孫襲立而不書）大有欽察之風（謀奪立而不書）當內有帖木兒科得魯克及沙的伯克普拉特（沙的伯克之子）諸人此時帖木兒與普拉特之錢同年同地想二人在位亦同時耳第二

家爲托克帖米斯後人此黨內有札拉勒丁克里木伯而的起巴克札巴爾白而的四人皆托克帖米斯之子互相攘奪均有遺文第三家爲昔班後人此黨內有特爾威斯汗哈薩拉罕默特之子自回曆八百五年至八百二十年止薩伊特阿哈瑪特得南乌斯之弟在位兩載諸人論列三家以烏魯斯後人爲最久蓋至八百三十年以後而科楚克穆罕默特世次在吉拉丁之後遂獨據金倭耳都之汗位矣

初托克帖米斯之敗也帖木爾科得魯克得西奇卜察而東奇卜察仍屬托克帖米斯時又有貴力察克之子博拉克者復其故業自倭耳都至回歷八百二十七年博拉克西攻奇卜察大敗科楚克穆哈覓特奪其壤地之半時博拉克因其家多故亟亟退去時有得勿勒白爾的者帖木兒之子與科楚克穆罕默特平分西奇卜察克及博拉克再來竟爲科楚克穆哈覓特所敗死至八百三十一年科楚克穆哈覓特遂獨據西奇卜察克而白倭耳都又爲昔班後人占去是博拉克爲白倭耳都極末一代之汗已其後人遂更東遷

此時昔班家阿普爾凱耳爲哈薩克汗至一千七百十八年假阿爾喀汗死哈薩克分爲大中小三倭耳都然後漸漸沒入俄境及至回歷九百零七年西一千五百零二年郎爾達家之主金倭耳都者盡爲俄所滅矣其歷代汗名立長於後

十六年在裏海即十立陽卒一千五百五十四年俄王伊完第四遷徙軍勒米西諾南滅之其子遂奔察加入天方數　以上烏爾達後人事蹟

托克帖木兒產業在大卜爾嘎耳闊復得克雷木幾富俄羅斯科東南屬利得者克雷木三處立國稱汗托克帖木兒係此赤幼子爲喀散路西莫甫流離作路西毛仁歷國之南境兩地其後人因在郎爾達營左翼向在浮爾戛耳河上游游牧至其子烏倫帖木兒時金倭耳都汗忙哥帖木耳賜以克雷木幾富兩地故拔都境外南北均有托克帖木耳後人占據因而拔都家凡遇嗣立之際南北兩面之帖木耳後人必出而援據也哈爾木爲大卜孟古帖木耳子嗚汗伯克係伊爾班子又若得爾徵斯寨依達黑寬特則皆統嗚伯克坤的之曾孫也

昔班後人又自一千二百二十五年爲機窪汗是爲昔班家別派三支其體由門汗自一千五百年千五百十五年爲布哈爾汗自一比爾即西伯利亞任烏拉嶺東曠地至一千六百五十九年爲喀爾迺克中國命曰哈薩特人類所滅餘二支北於美爾都特一支布哈爾其汗名依不拉興至一千八百六十八年俄將考甫曼俄境

時名總載服回部者名見於左支裔孫

兼兼據該國權利，遂改爲俄屬，至今在布哈爾者，仍係穆罕默特西巴尼後裔。一支機窪，地名，位大伊亦歪今相傳云，以上昔羽後人事跡

其汗名阿拉伯沙和，一千八百七十二年爲俄屬，其後人

土幹耳產業，係百起奈克游牧之地，在俄之南界布格河邊，一名波痕水有俄兩境關治卽給卽係當經故得保會城入海見路圖

土幹耳孫名諸該者，爲金倭耳都仵事，能出死力，以失其汗托克岡意，竟至被逐，并其家屬，悉安置於浮爾嘎河之東，其後散居於烏拉恩拔兩河之間，漸滋繁盛，因名諸該族類，此派史既不載，亦無錢文可考，以上土幹耳後人事跡

察台產業，卽布哈爾，撒馬兒罕，喀什噶爾之地，及西澨巴達克山，巴黑克加茲尼，卽布魯克比斯尼　又及其迤東地，至印度河邊止，而史中絕無所紀，惟有察合台屢至波斯與旭烈相爭，及家族內亂等事，波斯記中略志一二，海都死後，察合台乘機占其旁近地，而爲闊台後人依倚，察合台家者，後反以資奪主，有阿里及達尼斯門次兩人，竟攘取察合台汗位，其歷代汗及世次先後，尚可考見，今別立一表，以誌大略，約至一千三百七十年帖木兒占有察合台地遂派二人到彼代察汗位一名蘇古

時稱覺新一名稱博羅闊台後人二以上察合台後人事跡

蒙古大可汗世次表

汗名	國屬			西歷		
第一汗吉思汗	六百	第三	華	一千	二百	零六年
第二汗窩闊台	六百	二十	四年	一千	二百	二十
第三汗貴由	六百	四十	九年	一千	二百	四十
第四汗蒙哥	六百	四十	六年	一千	二百	四十
第五汗忽必烈	六百	五十	八年	一千	二百	五十
第六汗木哥里吉思亦孫旭烈兀	六百	九十	七年	一千	二百	九十
第七汗海山	七百	零六	四年	一千	三百	零七年
第八汗愛育黎拔力八達	七百	十一	年	一千	三百	十一年
第九汗碩德八剌	七百	二十	年	一千	三百	二十年
第十汗也孫鐵木兒	七百	二十	三年	一千	三百	二十三年
十一汗和世球	七百	二十	八年	一千	三百	二十八年
十二汗圖帖睦爾	七百	二十	九年	一千	三百	二十九年
十三汗懿璘質班	七百	二十	二年	一千	三百	三十二年
十四汗妥懽帖睦爾	七百	三十	二年	一千	三百	三十二年
十五汗愛猷識理達臘	七百	七十	一年	一千	三百	七十一年
十六汗脫古思帖木兒	七百	七十	八年	一千	三百	七十八年
十七汗地名阿魯台	七百	八十	九年	一千	三百	八十九年
十八汗阿噶巴哩克	八百	十	年	一千	四百	十年
十九汗脫懽帖木兒	八百	零二	年	一千	四百	零二年
二十汗地名特古斯	八百	零五	年	一千	四百	零五年
二十一汗阿魯克	八百	十四	年	一千	四百	十一年
二十二汗阿台	八百	三十	七年	一千	四百	三十年
二十三汗博羅	八百	四十	年	一千	四百	三十年
二十四汗巴圖蒙克	八百	五十	六年	一千	四百	五十年
二十五汗脫古思帖木兒	八百	五十	七年	一千	四百	五十年
二十六汗地名阿魯克	八百	五十	七年	一千	四百	五十年
二十七汗地名滿都魯	八百	六十	七年	一千	四百	六十年
二十八汗達延	八百	七十	五年	一千	四百	七十年
二十九汗博迪	九百	五十	一年	一千	五百	四年
三十汗卓里克圖	九百	五十	五年	一千	五百	八年
三十一汗札爾古齊	九百	六十	四年	一千	五百	七年
三十二汗陵丹	九百	零四十	一年	一千	五百	三年
三十三汗陵丹	九百	零四十	三年	一千	五百	三年
三十四汗喬克圖	九百	零四十	年	一千	五百	四年

蒙古波斯譯世次表

金窩里朶諸汗世次表

金窩里朶國亂爭立三族世次表 附

白窩里桑諸汗世次表　蒙古語曰阿克滿蓋　朵阿克歸言白也

白窩里桑諸汗名	及東諸部	歲	月	日
第一汗顧實		六百	二十	三年
第二汗科爾		六百	七十	九年
第三汗巴延		七百	零一	年
第四汗顧卜齊		七百	零九	年
第五汗奎必察		七百	十五	年
第六汗程巴圖札		七百	二十	年
第七汗察罕程		七百	四十	五年
第八汗烏蘭察		七百	六十	二年
第九汗克拉克圖		七百	七十	七年
第十汗木納克		七百	七十	七年
十一汗克烈汗	十七傳至十八年	七百	七十	八年
十二汗伯特格	以下克烈部	七百	九十	三年
十三汗木納克		七百	九十	七年
十四汗沙木哈		八百	零二	年
十五汗博格達		八百		十年
十六汗木納克		八百	十四	年
十七汗拉丁札木		八百	十四	年

名	歲	月	日
二十汗白勒古台	八百	十五	年
十九汗巴克圖	八百	十七	年
二十汗伯札台	八百	十八	年
二十一汗克烈	八百	十八	年
二十二汗特穆爾	八百	十八	年
二十三汗拉施特阿勒坦	八百	零二十二	年至二年
二十四汗圖魯丁阿勒坦	八百	二十	五年
二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二十	七年
二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七百	九十	三年
二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二十	三年
合蒙古國共二十八汗	八百	十二年	
二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三十	年
二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三十	一年
三十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六十	四年
三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六十	四年
三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八十	六年
三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八百		
三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九百	零七	年

名	歲	月	日
三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零四	年
三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二十	年
三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年
三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年
三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年
四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年
四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五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六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七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八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九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二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三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四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五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六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七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八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一百九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二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三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四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五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六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七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八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二百九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二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三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四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五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六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七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八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三百九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二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三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四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五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六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七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一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二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三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四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五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六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七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八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八十九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九十汗克烈部末主	一千	四十	一年
四百九十一汗克烈部

客兒綿諸汗世次表

常用綽斯文發史

今譯作克雷木

名	汗	歷	年	歷	年
一	第一 諱二 諱三	八百八十二年	一千一百四十六年	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七十三年
一	第四 諱五 諱六	八百九十三年	一千一百四十七年	二十八年	一千一百七十四年
一	第七 諱八	八百九十四年	一千一百四十八年	二十九年	一千一百七十五年
一	第九 諱十	八百九十五年	一千一百四十九年	三十年	一千一百七十六年
一	第十一	八百九十六年	一千一百五十年	三十一年	一千一百七十七年
一	第十二	八百九十七年	一千一百五十一年	三十二年	一千一百七十八年
一	第十三	八百九十八年	一千一百五十二年	三十三年	一千一百七十九年
一	第十四	八百九十九年	一千一百五十三年	三十四年	一千一百八十年
一	第十五	九百年	一千一百五十四年	三十五年	一千一百八十一年
一	第十六	九百一年	一千一百五十五年	三十六年	一千一百八十二年
一	第十七	九百二年	一千一百五十六年	三十七年	一千一百八十三年
一	第十八	九百三年	一千一百五十七年	三十八年	一千一百八十四年
一	第十九	九百四年	一千一百五十八年	三十九年	一千一百八十五年
一	第二十	九百五年	一千一百五十九年	四十年	一千一百八十六年
一	第二十一	九百六年	一千一百六十年	四十一年	一千一百八十七年
一	第二十二	九百七年	一千一百六十一年	四十二年	一千一百八十八年
一	第二十三	九百八年	一千一百六十二年	四十三年	一千一百八十九年
一	第二十四	九百九年	一千一百六十三年	四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年
一	第二十五	九百十年	一千一百六十四年	四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一年
一	第二十六	九百十一年	一千一百六十五年	四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二年
一	第二十七	九百十二年	一千一百六十六年	四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三年
一	第二十八	九百十三年	一千一百六十七年	四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四年
一	第二十九	九百十四年	一千一百六十八年	四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五年
一	第三十	九百十五年	一千一百六十九年	五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六年
一	第三十一	九百十六年	一千一百七十年	五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七年
一	第三十二	九百十七年	一千一百七十一年	五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八年
一	第三十三	九百十八年	一千一百七十二年	五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四	九百十九年	一千一百七十三年	五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五	九百二十年	一千一百七十四年	五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六	九百二十一年	一千一百七十五年	五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七	九百二十二年	一千一百七十六年	五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八	九百二十三年	一千一百七十七年	五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十九	九百二十四年	一千一百七十八年	五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	九百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七十九年	六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一	九百二十六年	一千一百八十年	六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二	九百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八十一年	六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三	九百二十八年	一千一百八十二年	六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四	九百二十九年	一千一百八十三年	六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五	九百三十年	一千一百八十四年	六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六	九百三十一年	一千一百八十五年	六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七	九百三十二年	一千一百八十六年	六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八	九百三十三年	一千一百八十七年	六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四十九	九百三十四年	一千一百八十八年	六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	九百三十五年	一千一百八十九年	七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一	九百三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年	七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二	九百三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一年	七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三	九百三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二年	七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四	九百三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三年	七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五	九百四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四年	七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六	九百四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五年	七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七	九百四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六年	七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八	九百四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七年	七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五十九	九百四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八年	七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	九百四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八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一	九百四十六年	一千二百年	八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二	九百四十七年	一千二百一年	八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三	九百四十八年	一千二百二年	八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四	九百四十九年	一千二百三年	八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五	九百五十年	一千二百四年	八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六	九百五十一年	一千二百五年	八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七	九百五十二年	一千二百六年	八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八	九百五十三年	一千二百七年	八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六十九	九百五十四年	一千二百八年	八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	九百五十五年	一千二百九年	九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一	九百五十六年	一千二百十年	九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二	九百五十七年	一千二百十一年	九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三	九百五十八年	一千二百十二年	九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四	九百五十九年	一千二百十三年	九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五	九百六十年	一千二百十四年	九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六	九百六十一年	一千二百十五年	九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七	九百六十二年	一千二百十六年	九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八	九百六十三年	一千二百十七年	九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七十九	九百六十四年	一千二百十八年	九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	九百六十五年	一千二百十九年	一百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一	九百六十六年	一千二百二十年	一百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二	九百六十七年	一千二百二十一年	一百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三	九百六十八年	一千二百二十二年	一百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四	九百六十九年	一千二百二十三年	一百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五	九百七十年	一千二百二十四年	一百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六	九百七十一年	一千二百二十五年	一百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七	九百七十二年	一千二百二十六年	一百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八	九百七十三年	一千二百二十七年	一百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八十九	九百七十四年	一千二百二十八年	一百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	九百七十五年	一千二百二十九年	一百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一	九百七十六年	一千二百三十年	一百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二	九百七十七年	一千二百三十一年	一百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三	九百七十八年	一千二百三十二年	一百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四	九百七十九年	一千二百三十三年	一百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五	九百八十年	一千二百三十四年	一百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六	九百八十一年	一千二百三十五年	一百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七	九百八十二年	一千二百三十六年	一百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八	九百八十三年	一千二百三十七年	一百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九十九	九百八十四年	一千二百三十八年	一百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	九百八十五年	一千二百三十九年	一百二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一	九百八十六年	一千二百四十年	一百二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	九百八十七年	一千二百四十一年	一百二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	九百八十八年	一千二百四十二年	一百二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	九百八十九年	一千二百四十三年	一百二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	九百九十年	一千二百四十四年	一百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	九百九十一年	一千二百四十五年	一百二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	九百九十二年	一千二百四十六年	一百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	九百九十三年	一千二百四十七年	一百二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	九百九十四年	一千二百四十八年	一百二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	九百九十五年	一千二百四十九年	一百三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一	九百九十六年	一千二百五十年	一百三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二	九百九十七年	一千二百五十一年	一百三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三	九百九十八年	一千二百五十二年	一百三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四	九百九十九年	一千二百五十三年	一百三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五	一千年	一千二百五十四年	一百三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六	一千一年	一千二百五十五年	一百三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七	一千二年	一千二百五十六年	一百三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八	一千三年	一千二百五十七年	一百三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十九	一千四年	一千二百五十八年	一百三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	一千五年	一千二百五十九年	一百四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一	一千六年	一千二百六十年	一百四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二	一千七年	一千二百六十一年	一百四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三	一千八年	一千二百六十二年	一百四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四	一千九年	一千二百六十三年	一百四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五	一千十年	一千二百六十四年	一百四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六	一千十一年	一千二百六十五年	一百四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七	一千十二年	一千二百六十六年	一百四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八	一千十三年	一千二百六十七年	一百四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二十九	一千十四年	一千二百六十八年	一百四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	一千十五年	一千二百六十九年	一百五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一	一千十六年	一千二百七十年	一百五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二	一千十七年	一千二百七十一年	一百五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三	一千十八年	一千二百七十二年	一百五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四	一千十九年	一千二百七十三年	一百五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五	一千二十年	一千二百七十四年	一百五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六	一千二十一年	一千二百七十五年	一百五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七	一千二十二年	一千二百七十六年	一百五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八	一千二十三年	一千二百七十七年	一百五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三十九	一千二十四年	一千二百七十八年	一百五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	一千二十五年	一千二百七十九年	一百六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一	一千二十六年	一千二百八十年	一百六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二	一千二十七年	一千二百八十一年	一百六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三	一千二十八年	一千二百八十二年	一百六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四	一千二十九年	一千二百八十三年	一百六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五	一千三十年	一千二百八十四年	一百六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六	一千三十一年	一千二百八十五年	一百六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七	一千三十二年	一千二百八十六年	一百六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八	一千三十三年	一千二百八十七年	一百六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四十九	一千三十四年	一千二百八十八年	一百六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	一千三十五年	一千二百八十九年	一百七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一	一千三十六年	一千二百九十年	一百七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二	一千三十七年	一千二百九十一年	一百七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三	一千三十八年	一千二百九十二年	一百七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四	一千三十九年	一千二百九十三年	一百七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五	一千四十年	一千二百九十四年	一百七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六	一千四十一年	一千二百九十五年	一百七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七	一千四十二年	一千二百九十六年	一百七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八	一千四十三年	一千二百九十七年	一百七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五十九	一千四十四年	一千二百九十八年	一百七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	一千四十五年	一千二百九十九年	一百八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一	一千四十六年	一千三百年	一百八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二	一千四十七年	一千三百一年	一百八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三	一千四十八年	一千三百二年	一百八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四	一千四十九年	一千三百三年	一百八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五	一千五十年	一千三百四年	一百八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六	一千五十一年	一千三百五年	一百八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七	一千五十二年	一千三百六年	一百八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八	一千五十三年	一千三百七年	一百八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六十九	一千五十四年	一千三百八年	一百八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	一千五十五年	一千三百九年	一百九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一	一千五十六年	一千三百十年	一百九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二	一千五十七年	一千三百十一年	一百九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三	一千五十八年	一千三百十二年	一百九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四	一千五十九年	一千三百十三年	一百九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五	一千六十年	一千三百十四年	一百九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六	一千六十一年	一千三百十五年	一百九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七	一千六十二年	一千三百十六年	一百九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八	一千六十三年	一千三百十七年	一百九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七十九	一千六十四年	一千三百十八年	一百九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	一千六十五年	一千三百十九年	二百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一	一千六十六年	一千三百二十年	二百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二	一千六十七年	一千三百二十一年	二百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三	一千六十八年	一千三百二十二年	二百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四	一千六十九年	一千三百二十三年	二百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五	一千七十年	一千三百二十四年	二百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六	一千七十一年	一千三百二十五年	二百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七	一千七十二年	一千三百二十六年	二百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八	一千七十三年	一千三百二十七年	二百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八十九	一千七十四年	一千三百二十八年	二百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	一千七十五年	一千三百二十九年	二百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一	一千七十六年	一千三百三十年	二百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二	一千七十七年	一千三百三十一年	二百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三	一千七十八年	一千三百三十二年	二百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四	一千七十九年	一千三百三十三年	二百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五	一千八十年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二百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六	一千八十一年	一千三百三十五年	二百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七	一千八十二年	一千三百三十六年	二百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八	一千八十三年	一千三百三十七年	二百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一百九十九	一千八十四年	一千三百三十八年	二百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	一千八十五年	一千三百三十九年	二百二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一	一千八十六年	一千三百四十年	二百二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	一千八十七年	一千三百四十一年	二百二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	一千八十八年	一千三百四十二年	二百二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	一千八十九年	一千三百四十三年	二百二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	一千九十年	一千三百四十四年	二百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	一千九十一年	一千三百四十五年	二百二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	一千九十二年	一千三百四十六年	二百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	一千九十三年	一千三百四十七年	二百二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	一千九十四年	一千三百四十八年	二百二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	一千九十五年	一千三百四十九年	二百三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一	一千九十六年	一千三百五十年	二百三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二	一千九十七年	一千三百五十一年	二百三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三	一千九十八年	一千三百五十二年	二百三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四	一千九十九年	一千三百五十三年	二百三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五	一千百年	一千三百五十四年	二百三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六	一千百一年	一千三百五十五年	二百三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七	一千百二年	一千三百五十六年	二百三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八	一千百三年	一千三百五十七年	二百三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十九	一千百四年	一千三百五十八年	二百三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	一千百五年	一千三百五十九年	二百四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一	一千百六年	一千三百六十年	二百四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二	一千百七年	一千三百六十一年	二百四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三	一千百八年	一千三百六十二年	二百四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四	一千百九年	一千三百六十三年	二百四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五	一千百十年	一千三百六十四年	二百四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六	一千百十一年	一千三百六十五年	二百四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七	一千百十二年	一千三百六十六年	二百四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八	一千百十三年	一千三百六十七年	二百四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二十九	一千百十四年	一千三百六十八年	二百四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	一千百十五年	一千三百六十九年	二百五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一	一千百十六年	一千三百七十年	二百五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二	一千百十七年	一千三百七十一年	二百五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三	一千百十八年	一千三百七十二年	二百五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四	一千百十九年	一千三百七十三年	二百五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五	一千百二十年	一千三百七十四年	二百五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六	一千百二十一年	一千三百七十五年	二百五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七	一千百二十二年	一千三百七十六年	二百五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八	一千百二十三年	一千三百七十七年	二百五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三十九	一千百二十四年	一千三百七十八年	二百五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	一千百二十五年	一千三百七十九年	二百六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一	一千百二十六年	一千三百八十年	二百六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二	一千百二十七年	一千三百八十一年	二百六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三	一千百二十八年	一千三百八十二年	二百六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四	一千百二十九年	一千三百八十三年	二百六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五	一千百三十年	一千三百八十四年	二百六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六	一千百三十一年	一千三百八十五年	二百六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七	一千百三十二年	一千三百八十六年	二百六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八	一千百三十三年	一千三百八十七年	二百六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四十九	一千百三十四年	一千三百八十八年	二百六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	一千百三十五年	一千三百八十九年	二百七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一	一千百三十六年	一千三百九十年	二百七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二	一千百三十七年	一千三百九十一年	二百七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三	一千百三十八年	一千三百九十二年	二百七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四	一千百三十九年	一千三百九十三年	二百七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五	一千百四十年	一千三百九十四年	二百七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六	一千百四十一年	一千三百九十五年	二百七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七	一千百四十二年	一千三百九十六年	二百七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八	一千百四十三年	一千三百九十七年	二百七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五十九	一千百四十四年	一千三百九十八年	二百七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	一千百四十五年	一千三百九十九年	二百八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一	一千百四十六年	一千四百年	二百八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二	一千百四十七年	一千四百一年	二百八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三	一千百四十八年	一千四百二年	二百八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四	一千百四十九年	一千四百三年	二百八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五	一千百五十年	一千四百四年	二百八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六	一千百五十一年	一千四百五年	二百八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七	一千百五十二年	一千四百六年	二百八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八	一千百五十三年	一千四百七年	二百八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六十九	一千百五十四年	一千四百八年	二百八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	一千百五十五年	一千四百九年	二百九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一	一千百五十六年	一千四百十年	二百九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二	一千百五十七年	一千四百十一年	二百九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三	一千百五十八年	一千四百十二年	二百九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四	一千百五十九年	一千四百十三年	二百九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五	一千百六十年	一千四百十四年	二百九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六	一千百六十一年	一千四百十五年	二百九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七	一千百六十二年	一千四百十六年	二百九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八	一千百六十三年	一千四百十七年	二百九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七十九	一千百六十四年	一千四百十八年	二百九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	一千百六十五年	一千四百十九年	三百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一	一千百六十六年	一千四百二十年	三百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二	一千百六十七年	一千四百二十一年	三百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三	一千百六十八年	一千四百二十二年	三百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四	一千百六十九年	一千四百二十三年	三百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五	一千百七十年	一千四百二十四年	三百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六	一千百七十一年	一千四百二十五年	三百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七	一千百七十二年	一千四百二十六年	三百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八	一千百七十三年	一千四百二十七年	三百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八十九	一千百七十四年	一千四百二十八年	三百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	一千百七十五年	一千四百二十九年	三百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一	一千百七十六年	一千四百三十年	三百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二	一千百七十七年	一千四百三十一年	三百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三	一千百七十八年	一千四百三十二年	三百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四	一千百七十九年	一千四百三十三年	三百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五	一千百八十年	一千四百三十四年	三百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六	一千百八十一年	一千四百三十五年	三百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七	一千百八十二年	一千四百三十六年	三百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八	一千百八十三年	一千四百三十七年	三百十八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二百九十九	一千百八十四年	一千四百三十八年	三百十九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	一千百八十五年	一千四百三十九年	三百二十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一	一千百八十六年	一千四百四十年	三百二十一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二	一千百八十七年	一千四百四十一年	三百二十二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三	一千百八十八年	一千四百四十二年	三百二十三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四	一千百八十九年	一千四百四十三年	三百二十四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五	一千百九十年	一千四百四十四年	三百二十五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六	一千百九十一年	一千四百四十五年	三百二十六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七	一千百九十二年	一千四百四十六年	三百二十七年	一千一百九十九年
一	第三百八	一千

察合台世次表

汗名	歷年	歷國	歷年	歷國
第一汗察合台	六百四年	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年	二百二十
第二汗哈剌旭烈兀	六百九年	二十四	一千一百三年	二百三十
第三汗阿魯渾撒里	六百五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四年	二百四十
第四汗篤哇	六百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五年	二百五十
第五汗察阿台	六百九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六年	二百六十
第六汗八剌	六百四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七年	二百七十
第七汗忙哥撒里	六百八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八年	二百八十
第八汗卜哇	六百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九年	二百九十
第九汗木巴剌克	六百二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年	三百十
第十汗禿忽魯帖木兒	六百七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一年	三百十一
第十一汗也先不花	六百七十八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二年	三百十二
第十二汗阿魯忽	六百八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三年	三百十三
第十三汗牙兒吉歹	六百八十四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四年	三百十四
第十四汗伊蘇穆蘭	六百八十八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五年	三百十五
第十五汗伊斯蘭沙	六百九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六年	三百十六
第十六汗木巴剌克	六百九十二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七年	三百十七
第十七汗禿忽剌	六百九十四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年	三百十八
第十八汗察合台後裔	六百九十六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九年	三百十九

汗名	歷年	歷國	歷年	歷國
第一汗察合台	六百四年	二十三	一千一百二年	二百二十
第二汗哈剌旭烈兀	六百九年	二十四	一千一百三年	二百三十
第三汗阿魯渾撒里	六百五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四年	二百四十
第四汗篤哇	六百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五年	二百五十
第五汗察阿台	六百九年	二十五	一千一百六年	二百六十
第六汗八剌	六百四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七年	二百七十
第七汗忙哥撒里	六百八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八年	二百八十
第八汗卜哇	六百年	二十六	一千一百九年	二百九十
第九汗木巴剌克	六百二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年	三百十
第十汗禿忽魯帖木兒	六百七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一年	三百十一
第十一汗也先不花	六百七十八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二年	三百十二
第十二汗阿魯忽	六百八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三年	三百十三
第十三汗牙兒吉歹	六百八十四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四年	三百十四
第十四汗伊蘇穆蘭	六百八十八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五年	三百十五
第十五汗伊斯蘭沙	六百九十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六年	三百十六
第十六汗木巴剌克	六百九十二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七年	三百十七
第十七汗禿忽剌	六百九十四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八年	三百十八
第十八汗察合台後裔	六百九十六年	二十七	一千一百十九年	三百十九

汗名	歷年	歷國	歷年	歷國
第一汗布哩	五年	三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一年	五年
第二汗也孫帖木兒	九年	三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三年	八年
第三汗阿里台	一年	四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年
第四汗默爾啜	三年	四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二年
第五汗哈占	四年	四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三年
第六汗斯哩喀喇台後裔	七年	四十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六年
第七汗巴延庫庫	九年至十年	四十五七百	一千三百三十四年	十年至十八年

哈烈世次表

呼辛

察合台後裔克爾特族

回歷七百三十二年至七十一年

西歷一千三百三十二年至七十年

蒙古西域諸國紀譜卷四　十八

則來爾世次表　波斯大酋錄載稱王立國於撒思

汗名	歷年	歷國	歷年	歷國
第一汗賽克哈散克	六年	七百三十	一千三百六年	三百三十
第二汗賽克侯士	五年	七百七十	一千三百六年	三百五十
第三汗篤辛	六年	七百七十	一千三百四年	三百七十
第四汗篤爾坦阿哈馬特	七年	七百八十至八十	一千三百三年	百八十二年至百九十
第五汗篤爾坦巴事失	五年	七百八十至八十	一千三百三年	百八十二年至百九十三年
篤爾坦阿哈馬特	十二年	八百七十年至九十	一千四百零四年	百零四年至百十九年

179

摩罕默德沙哈晉朱世次表

諸部汗不載爵名人立圖說

名	汗	圖	歲	圖	歲	圖	歲
	摩罕默德沙哈晉朱	七百	十九年			一千	三百十九年
	阿魯沙乾	七百	四十三年至五十四年			一千	二百十三年至三十五年

木札非爾世次表

并有屬部所及給圖說

所有之地今屬俄羅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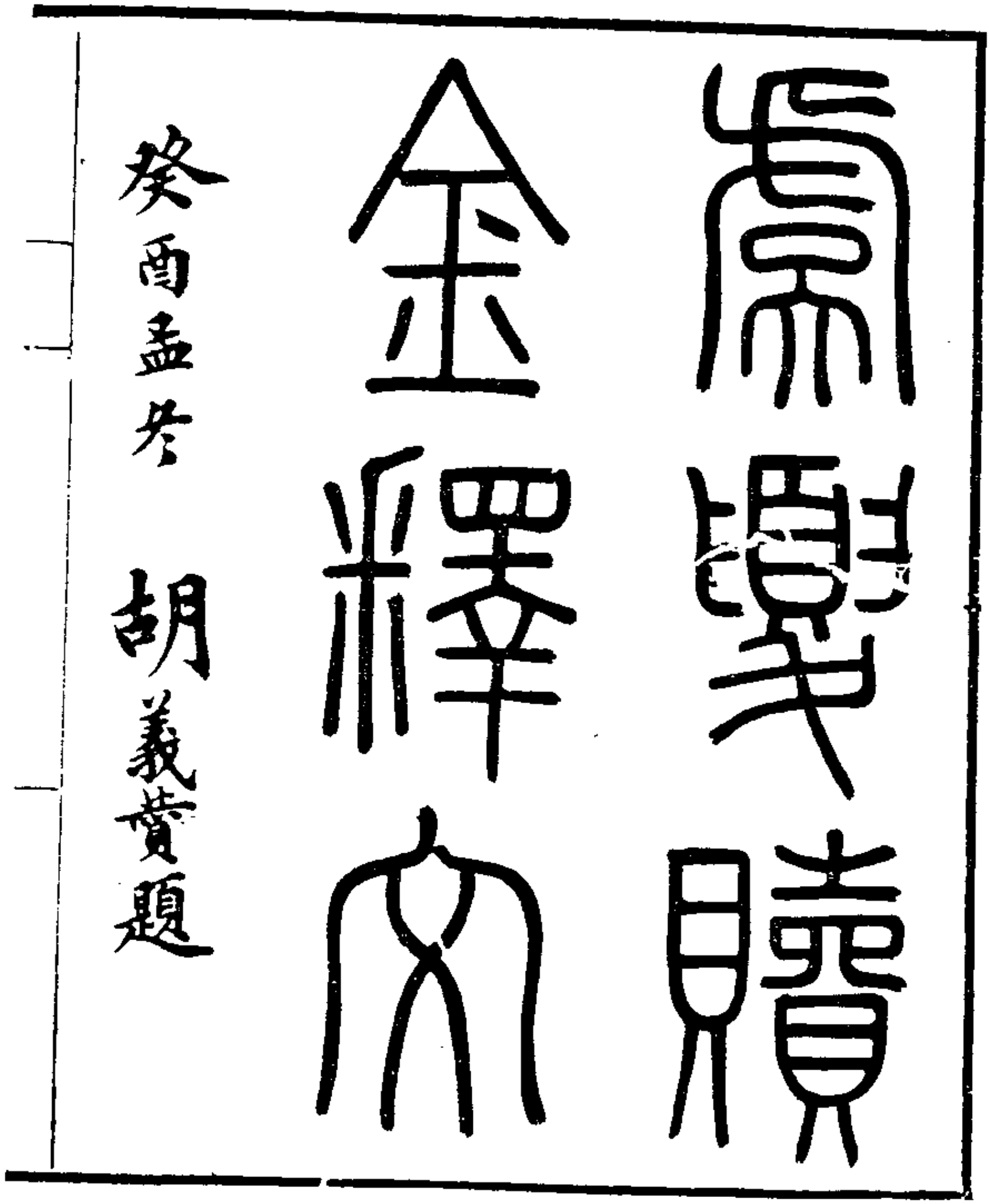
名	汗	圖	歲	圖	歲	圖	歲
第一	汗孛兒帖木札非爾	七百	四十六年	一千	三百四十五年		
第二	汗哈薩木札	七百	八十六年	一千	三百八十七年		
第三	汗阿丁必爾賽	七百	八十九年	一千	三百八十七年		
第四	汗沙哈巴拉斯特	七百	八十九年				
第五	汗阿爾斯蘭阿哈馬特爾克						
第六	汗沙哈巴拉	七百	九十五年	一千	三百九十二年		

哈巴拉汗以下三汗各自立國俄羅斯所屬有部落者木札非爾

薩爾伯達耳世次表　在哈利森省　今屬波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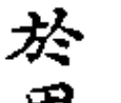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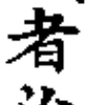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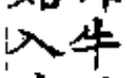
汗名	居國			居西		
第一汗伯特阿拉克蘇爾	七百	三十	六年	一千	三百	三十	五年
第二汗斯特樓	七百	三十	六年	一千	三百	三十	五年
第三汗帖兒木孫哩默	七百	四十	三年	一千	三百	四十	二年
第四汗魯斯的耳亞	七百	四十	五年	一千	三百	四十	四年
第五汗特阿拉耳法哈	七百	四十	七年	一千	三百	四十	六年
第六汗里阿	七百	四十	八年	一千	三百	四十	七年
第七汗耶亞	七百	五十	三年	一千	三百	五十	二年
第八汗赤溫丁爾遜	七百	六十	年	一千	三百	五十	八年
第九汗迭爾遜哈帕	七百	六十	一年	一千	三百	五十	九年
第十汗阿塔拉蒲喇	七百	六十	一年	一千	三百	五十	九年
十一汗爾散特米愛哈遜爾哈	七百	六十	二年	一千	三百	五十	九年
十二汗里紹阿穆默特亞	七百	六十	六年	一千	三百	六十	四年
是年帖兒木孫之	七百	八十	三年	一千	三百	八十	一年

右蒙古西域諸國錄譜五卷爲洪文卿侍郎出使時從英文原本譯出余與陳駿生大令其驥所筆述鄞縣張讓三太守美翊重爲編定者也洪侍郎奉使時欲補正元史乃廣求西籍之關涉蒙古者詳爲採擇駿生時以候補知縣隨往俄以筆述事見委駿生回國即至湖北余時亦至鄂諸覩是書就求之駿生即舉初稿清稿畀余此光緒十六年事也惟原稿僅照原書直譯字句之間不能順敘所錄世次表散書諸紙未及排比已而余至滬遇張君張君亦嘗隨薛欽使至歐洲生平研求輿地之學於南洋地理尤熟著有南洋各島書數種余因即是書託其整理張君以治事餘暇詳悉校勘釐爲五卷其世次表二卷尤費心力時余蹭蹬海上未及付刊同年劉聚卿觀察世珩嘗取去擬併順諸李仲約師西游錄注刻諸聚珍叢書已而刻西游錄注而遺此書前年春余至京劉君以此稿返余復請馮令之同年巽占校定余以生平寓書外間未見者散失之餘尚得數十種不速印恐遂湮沒爰擬印蕆書八集而此書則入諸初集傳得早行於世印成爰書其緣起如右陳君去人世幾十年與張君不相見者亦七八年死生之悲離合之感一時交集已亥初夏汪康年跋


癸酉孟冬
胡義贊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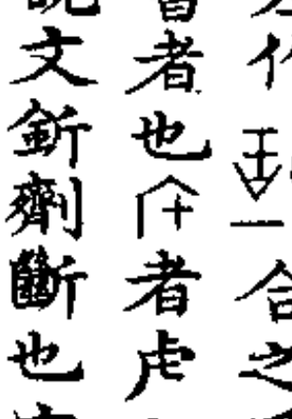
嫺文劉青園先生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有同癖收藏金石泉幣繁富夥夠余曾勸其著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為言卒因循不果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一種身後所戚悉散佚並是跋亦弗存先生嗣子振齋明府宰海豐時曾以遺文為託顧城破亦屢失之每思及輒惘惘然一日王廉生農部持示王孝禹水部所得原搨本精爽屬題展視乃出先生所手寫吉金文字序

墨采對之如見我故人顏思借摹以傳適先生之甥陳宦生上舍亦覓得初印本見贈余亟付諸手民以公同好回憶長安論古爵燭銜盃往往清談至夜分不輟今忽忽廿有餘年先生遺蓼已零落殆盡獨是編僅存校刊未終令昔之感人琴之慟其何能不交集于中邪同治癸酉九月歙鮑康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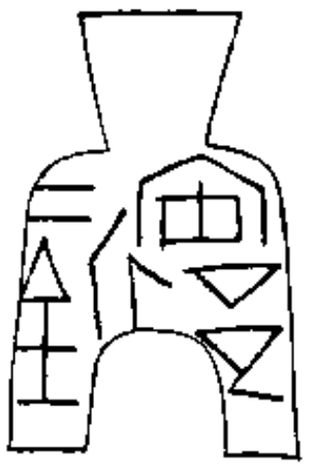
右幣其文右作  左作  一斨三字倒書且反書者也 者虍也  者吳也此古文虞字說文斨劑斷也宜引切（玉篇作牛引切廣韻始入欣部）劑之言齊斷之言截古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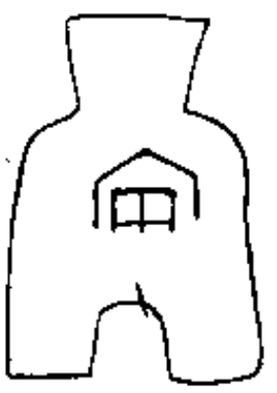
釋文

初鑄成者必兩相連屬此幣之足正對彼幣之足自其連處齊而截之然後兩幣判然始便於用（商連布文作四比當一斤者可證）此命名曰斨之由來也此幣之文曰虞一斨當是舜幣無疑尚書疏舜居虞地以虞為氏堯封之虞為諸侯遂為有天下之號今校古幣有蒲坂亦舜所都未審與



反一斨反即坂字蒲坂亦舜所都未審與此孰先孰後斨又與斤同（四比當一斤枟比當十斤皆省去金傍但作斤有二義一為斤銙字義與劑斷相近亦有从金者）一為斤兩字說苑云十六兩為一斤貨幣以輕重為用故命名亦有取焉謂之一斨者其直一也此種面背俱有周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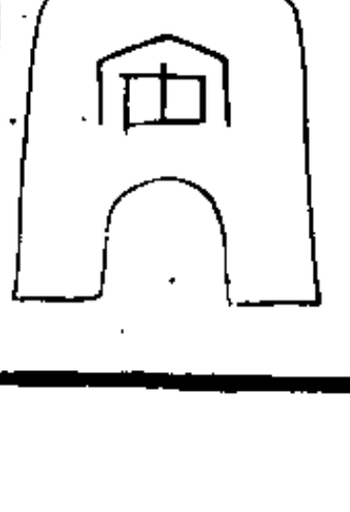




右幣面文曰安邑一斨幕文曰安據路史

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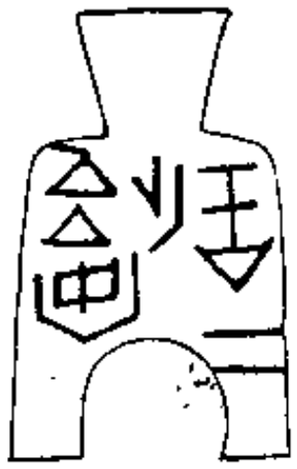
舜都蒲及安邑禹亦都安邑此幣為虞為夏固不可知然贖刑肇自虞廷而書序有穆王訓夏贖刑之語（贖刑說詳尚金當爰下）秦正蓋舜創制而禹因之不必定屬之夏也若今世所見晉陽一斨方是夏幣耳一斨說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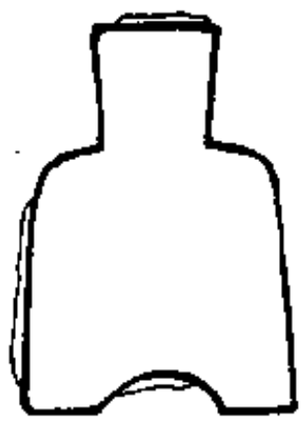
右文曰安邑二釿幕文曰安較上一品差大此一枚當彼二枚故曰二釿兩品幕皆有安字者所以別於倒書者也

釋文 三

右文作安邑一釿而倒書之



右文作安邑二釿亦倒書之此與上一品幕皆無字以是知背文安字者皆正書之別帝世不識不知之民未必盡諳文義正書倒書幣之貴賤分焉於是即幕文示以區別俾易識而無或濫用而聖人利用前民之精義寓焉矣



釋文 四

右文曰乘正尚金當爰按管子臣乘馬篇曰虞國得筴乘馬之數矣乘馬數筴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山至數篇曰請問幣乘馬云云雖未明言其幣之形制若何而有虞之幣固有乘馬之名矣故羅長源路史發揮所引舜筴乘馬長二寸上廣寸二分下寸三分首長廣各七分足間五分正圓文作尚全求足眞一本作眞多一本作乎此幣者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是蓋嘗親見此幣而未能詳釋其文羅苹後紀注云詳董氏譜其文當為尚筴為乘馬為正竊謂筴乘馬之義可以意會不當沾沾於名目間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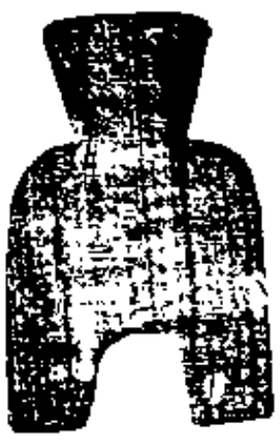
之如董譜所云尚者此幣中間上一字也所云乘者此幣右上一字也所云正者此幣右下一字也其釋本不誤乃必以當策馬三字合之轉多牽強今細繹幣文乘之為言四也如四矢曰乘矢四壺曰乘壺之類而此則祇取四馬為乘之義故得策乘馬之稱也正者其字皆正不同倒書即前安邑一釿二釿之幕有安字者也尚金者

釋文

五

右一品其文同上但背無郭

尚之言上如曰此最上之金也當爰說文云古不順忽也从到子到與倒同幣文亦有止作古者又或从到古文作流此幣第二字作李正是倒古文子字蓋以倒書之幣自為一種用各不同故借倒子之古以名之在六書中會意而兼假借矣乘古云者猶言直四枚倒書之安邑一釿也釿金當爰者言此劑斷之金可敵贖鍰也此幣幕有四文字刻畫為之亦所以別其非正書者



右文曰乘古釿金當爰說文云古不順忽也从到子到與倒同幣文亦有止作古者又或从到古文作流此幣第二字作李正是倒古文子字蓋以倒書之幣自為一種用各不同故借倒子之古以名之在六書中會意而兼假借矣乘古云者猶言直四枚倒書之安邑一釿也釿金當爰者言此劑斷之金可敵贖鍰也此幣幕有四文字刻畫為之亦所以別其非正書者

右文曰乘古釿五十當爰乘古釿者即前

乘孚釿金也五者此一枚準彼五枚也彼之一枚既直安邑金四則此之一枚準彼五枚當直安邑金二十故於五下注云二十此自有書契以來夾行子注之祖也當爰說見前

釋文

七

右一品文同上惟幕有四文孚字說見前

右一品文亦同上幕四文乃刻成者

右文曰乘一釿字俱倒書釿字復反書之又嘗見一幣文曰去一釿去約一釿字正書之與此幣形制不殊前此諸品肩皆圓削此二種肩獨方且最罕見恐尚在有地名諸幣之前以無確據姑附於後

虞夏贖金釋文書後

舜典金作贖刑傳曰金黃金呂刑其罰百

釋文

八

鍰傳曰鍰黃鐵也孔穎達曰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俱號為金黃鐵黃金皆今之銅也其言良是予初得安邑一釿二釿以為夏時行用常品不知其為贖金也及得當爰各種攷之管子路史以及翁氏古泉彙攷雖皆論列及之而語多含糊終不得其的解既而就諸幣文字悉心研究始知此數品確是虞夏贖罪之

金真三代以上法物也既條件而各系以說復書其後曰管子有言燧人以来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夫以輕重為天下必出於子母相權之道第當日管子行之祇以擅富彊於齊國若聖人之世則務以利民用厚民生為心恐其誤而入於刑特作為贖罪之金以捄之故精其范劑勒之文字詳為區別無他凡以防奸僞息爭奪也

桉路史昨稱有曰策馬貨曰當金當爰也曰一金乘馬幣者今之安邑一釿也曰二金者今之安邑二釿也曰五二金者今之乘云釿五十二當爰也注又云五二金者重貨也金一者輕貨也當金者當重金也是未嘗不援据舊說得其駁騶而病在不諳六書不通故訓遂至一二昧其名義自時厥後專門嗜古

俾諸臣所考詢而手訂之者物之鄭重又何如耶惟是爰字可當贖罪之鍰而鍰不可為贖金之骗後鄭司農云鍰稱輕重之名桉說文解字鍰鋝也鄭注考工記引說文云鋝鍰也今說文佚此語鍰可訓鋝鋝亦可訓鍰此六書轉注之古法今試以說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計之千鍰當重三十斤以周禮注六兩大半兩計之則千

鋖當重四百一十六斤十兩大半兩輕重
太相懸殊既鑄幣以當鋖矣未審所當者
果何等之鋖且以一釿當一鋖乎抑以一
釿當數鋖數釿當一鋖乎是又非可强知
者矣

虞夏贖金釋文終

嘉蔭移論泉

絕句

道光戊戌秋

張開福題

同治癸酉十有二月

歙鮑氏觀古閣重鐫

余童年即喜藏古泉曾讀燕庭先生論泉詩心竊慕之適光已爽先生以事過長安時余方落魄顧以三世知交且同舲遂謁先生於旅邸乃一見如平生懽自是過從日益密貽余泉幣無虛歲余無以報但報以詩比咸豐壬子計偕入都先生已歸道山余哭之於夕照寺載卿通守述遺命出卽墨刀幷余滋孟愴惻恩有以報先生而一官牽落每閘先生所藏暨遺稿散失冀盡輒時呼員三同治壬申余自婁府解組旋京師陳壽卿以長安獲古編哥余潘伯寅以海東金石苑贈余方次第為先生梓

序

行篋夙昔熟讀之論泉絕句二百首則版已久燬並余舊藏亦一帙弗存未由重雕以為憾適胡石查藏有原刻余亟弓以付手民玉麈生復出所藏校之俾還舊觀讀之者稱善惟先生是詩刻於道光中采適耒所出新奇可喜為詩中所未及詠者復不下千百種安得海內詩人補詠百篇附于後喁八音迭奏後之嗜古者不愈展卷而愉快也乎同治癸酉十二月歙鮑康

序

太昊九棘疇傳千盾之形神農一金訣寓巨倡之寧是強結繩之治而有書契也或者妄作解人未語舶字太公杏九天布黃千贅允難名觚貊莫審是舍交長之箋而釋斗科也不殊編年則閏位或淆釋地剿要荒傅會大中列唐宋而皆訛漢興置戍李而弗攻是猫鼓瑟而膠柱求劒而契舟也燕庭先生覃心茹古入手選錢貫弗能通鑪錘別具始按圖而索駿竟彙腋而成裘勿以魚目混珠勿以鳧脛續鶴地不愛寶居然三十年之通富以多文無羨萬石君之積用非五都之物韞櫝而藏吟成七字之詩探囊可數送君祖帳會稽卻父老之錢乞我弁言臨汀續驪駒之曲

道光著雍閹茂壯月嘉定周其懋謹撰

例言

一是詩首六絕通論次一百七十六絕編年次六絕諸家著述末十二絕懷人兼自序

一是詩專為論泉非同咏物故敷佐援引槩从其畧

一每詩皆用本事不致淩躐

一古人錢典攩摭畧備即近時人說可从者亦采

一諸家舊說間有鐫誤者今為辨正

一厭勝品外國品無書可據者就所藏所見賦之

一錢笵各絕附于六朝宋唐以後無笵也宋交會明寶鈔皆附于宋元明錢品之末

一外國諸錢皆有實據唯洋錢無可稽攷余從鷺門所得諸品形頗瑰異次第詠之

一是詩仿漁洋論詩絕句體聊備數典不敢言詩以誌生平癖好庶可公諸同人爰存家塾俾兒輩知于參攷蒐羅良非易易也

乾元美利古猶今食貨陳疇天地心大寶紀元留宇在累朝
國史共蒐尋

土華璀璨毓奇光銅質斑斕發古香壽世好同金石永泉源
不竭自流長

魯褒有論著錢神矩地規天取象真動靜行藏為世寶孔方
兄竟敘彝倫

晉魯褒錢神論內方象地外圜象天動靜有時行藏有節故能長久為世
神寶親愛如兄字曰孔方

上清童子晤山亭漢魏遺聞劇可聽修到幾生方證果翩翩
衣被五銖青

博異志李文本山亭避暑忽有人叩門云上清童子元寶自言由漢得景
成仙語以漢魏間事了如目覩李因問其冠帔答曰僕外服圓而心正方
此上清五銖服也

天雨錢難盡信書腰纏騎鶴竟何如牽牛聘婦奚須借蛇女
謠傳亦子虛

述異記周成王時咸陽雨錢終日不絕 殷芸小說有客各言所志或願
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
揚州欲兼三者 荊楚歲時記韋叔牛娶織女借天帝二萬錢下聘久不還
帝怒驅營室中每年祇一見 漢書五行志童謠云河間姹女工數錢

趙壹不須囊內貯阮修何必杖頭攜買春買夏渾無價几淨
窗明入品題

後漢書趙壹傳文籍雖滿腹不如一裹錢 晉書阮修傳修嘗步行以百
錢挂杖頭

太昊尊盧制渺茫長源坿會亦荒唐若非研北曾留志誰辨
平陽與宅陽

路史尊盧氏幣文作皇崇羅泌路史論幣皆附會太古無所依據 元陸
友仁研北雜志先秦貨布篆文奇古多注地名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平
陽曰安陽曰高陽曰宅陽其文有不可盡識者

高陽踐舌注長平不讀凡將識不精繆子一文神作巨丁旁
斜畫欠分明

董逌譜長平布中有作踐以舌一為高陽氏金銅色甚赤左有盯字勾畫甚精神字也 李孝美曰此錢俗號為繆子錢舊譜謂之一文 路史太昊氏幣謂之九棘文作刂昊乃帝昊字幕文作引李孝美既謂了旁斜畫無義字也

當爰策馬又當金管子遺文試細尋割害高陵其利溥南薰解阜有虞琴

管子輕作策馬當金貲一金二金二四金二五金數乃割高陵傑太行軋羣害以作策馬當金貲

安陽曾鑄歷山銅一二斤金篆法工鬻南子無飣皆可贖元圭

神禹告成功
管子商鑄歷山之金以贖民之無飢賣子者秦安邑化金有一斤二斤諸品
扶比當金說未詳竟將十貨布名莊誰言莽布渾相似古篆
緣何識是商
通志商貨莊布案禮按壺注鋪四指為扶是扶字義與四字義同於六書為會意此布當讀為扶比當十斤猶言以四枚相比當十斤之金也續夷堅志以此為王莽時作
文傳四比制相連連幣名從緯畧戔出範未曾經剖析延津
雙劍匣千年
論泉絕句　卷上　三　嘉蔭簃

商連幣見於高似孫緯畧近時董方立孝廉請為四比當一斤
幣形刻削因名鏟古邑紛紛甲乙編我欲與民興樂利貿絲
抱布讀氓篇
按近時關中多出土大幣首空可設柄若農器俗名為鏟幣字皆古地名亦有千支者
漫將貨布溯先秦樊榭山房論最真長子屯留連上黨春秋
地志試臚陳
屬樊榭集有先秦貨布記甚精確
齊莒分封利用刀稻芒古篆辨秋毫太公九府留遺製東海
雄風媲六韜
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又曰齊莒間之刀
吉化懋遷標節墨字原從竹地郵棠挑鐶細校章懷注莒國
分明有五陽
案即墨吉化刀吾鄉出土者甚多字皆從竹俞宜泉比部謂即墨即孟子發棠之棠　安陽吉化刀亦出齊地諸家皆以齊無安陽闕疑案後漢書趙彥傳莒有五陽之地注城陽南陽武陽高陽安陽是莒刀也
當年學士罷沂州拾得銀刀篋裏收欲致隣幾嘉祐志太公
杏九是還不

論泉絕句　卷上　四　嘉蔭簃

江休復嘉祐雜志王公和學士罷沂州得銀刀一有齊太公杏九字九字中缺不相屬刀上又有隱起圜形疑是九府圜法也
相權子母吉金鎔泉府東周乏歲供寶貨重輕分四六太公
圜法可追蹤
國語周景王鑄大錢班固以為文曰寶貨案今所存寶四貨寶六貨即其遺也
嬴秦圜法溯前聞尺準慮俯寸二分二十四銖為一兩制成
半兩重如文
漢書食貨志秦兼天下銅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說文三十四銖為兩半兩者十二銖也
制同半兩恰相符背亦平夷輪郭無四寶釋文通四塞重稱

一兩十三珠
洪洞家子敬藏有古圜法一品或釋為四寶宜子宜用余有一錢文曰重一兩十三珠其制皆如秦半兩案古銖珠通

一畫開文溯宓犧龍文有象適相宜篆成明月天邊認繡澹
祛疑證兩甾
案泉文曰一刀　西清古鑑謂之一畫龍文錢　洪志徐氏曰泉文曰明月　董逌攷字書釋字以畜字為繡字省文案近時據說文釋為錙字省文定為兩甾錢

漢初泉患秦時重更令民間鑄莢榆雖徑五分仍半兩畸輕亦未合規模

五銖輕重協權衡出納三官世久行赤仄偶然符火德京師請鑄有公卿
史記平準書曰武帝鑄五銖錢郡國多姦鑄錢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鍾官赤側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其後二歲赤側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

龍馬龜分天地人白金三品利斯民連珠文作雲霞象洪氏臨摹恐未真
漢書食貨志又造銀錫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顧氏案錢譜其文為龍形又作雲霞之象案隱又曰錢譜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

質非美玉亦稱良鏤得雲龍勢若翔方外似珪中似璧四朱溫潤發精光
案良金四朱形橢長方中有圜泉無穿隱起雲龍紋當是漢白金三品之流

炎漢西京制作工章山嚴道產青銅四銖半兩紛紛起孰辨文姦新室祖黃虞寶貨泉刀制度殊欲仿周官除漢法五均司市較錙銖
漢書吳王濞傳吳有豫章郡銅山　鄧通傳文帝賜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創

建元元年月仲春新泉更鑄命重申三銖字豈同三監半兩文中有兩人
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　封演曰半兩錢有重三銖兩字之中惟作十字不復為兩人又有別種而穿下有三畫文豈以三畫為三銖之記耶

近世猶多大小泉肚中么幼罕流傳紛紛五品何時罷班史曾書天鳳年

案莽時六泉近世大泉五十小泉直一甚多壯中幺幼四品絕無而僅有也食貨志天鳳元年罷大小泉

一名二義作刀泉平字訛成直五千五百刀文原是契書從傳寫辨烏焉

施青臣稽古叢編金錯刀名一義二泉一刀一也　漢書食貨志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案直字爲平字之訛　食貨志契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案刀大契字从木不从大傳寫之誤也

英瓊瑤報美人心珍重當年字錯金留得宛陵詩句在雙刀持勸酒頻斟

梅宛陵集飲劉原甫家原甫懷二古泉勸酒其一齊之大刀其一王莽金錯刀詩云探懷發二寶太公新式鑄獨行齊大刀錢形未環連文存半辨

真人應瑞起南陽泉字明明白水鄉毀却金刀仍是識空勞依古溯義黃

後漢書光武紀王莽篡位忌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　漢官儀王莽作小泉文曰貨泉其文乃白水真人世祖居南陽之白水鄉應其瑞

霸據西川建武朝黃牛白腹起童謠笑他二當銅錢一送客何妨再屈腰

後漢書公孫述傳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高士傳鄧泰過史卿送迎輒再屈腰泰一揖而去門人怪而問之卿曰鐵錢也故以二當一耳

角錢四出露鋒芒蕞地謠傳散四方不但貂瑞流毒甚黃巾張角更披猖

後漢書宦者傳靈帝鑄四出文泉泉皆四通識者竊言侈虐已甚此泉成有四道而出　舊譜俗謂之角錢

成都軍取帳構銅數月能將府庫充直百鍵爲鐫幕字傳形亦與五銖同

南北史隋崔祖思云劉備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　蜀志先帝初拔成都時軍用不足劉巴曰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從之數月間府庫充實　顧炤曰徑寸一分重八銖文曰直百五銖案舊譜劉備與直百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　顧炤曰劉備鑄直百錢傳形五銖今所謂蜀錢即傳形五銖也

縱橫祘法數相乘十布如同貝十朋中壯幼幺仍舊貫序差次第遞加增

案莽十布九作皿八作皿七作丌六作丁皆古蒜法也惟大布近世獨多餘九品皆罕見

元改嘉禾鑄大錢當千又見赤烏年江東尚有梅根冶指點

錢溪近水邊

吳志孫權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鑄當千大泉　江南通志池州府銅陵縣銅根河在府東四十五里吳置冶於此謂之銅根冶宋有鑄錢監故謂之錢溪

過江晉室已東遷猶是孫吳舊鑄錢大者比輪四文小雜行輕重用無偏

晉書食貨志晉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顧李徒矜著述勤漢興年號未前聞此泉試與三銖較不類西京小篆文

案顧炎武李壽漢興錢為漢初所鑄是誤讀史記漢書之文也

千還當萬萬當千寶貝何時貯大錢豐貨令人能致富相傳鑄自趙元年

晉書載記石勒傳泰始中建德校尉王和掘得一貝容四斗中有大泉三十文曰百當千千當萬　晉書石勒鑄豐貨錢　舊譜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

太平興寶說馮宏舊譜相傳義未通丁字還分穿上下紀元却與契丹同

案張台云馮洪所鑄以宏紀元太興耳幕文有丁字在穿上下或以為邊太平元寶之別種於義皆未洽

涼造新泉制作工河西張軌亦封公却從太府參軍語欲保安全濟變通

案洪洞家子敬曾於西涼得泉文曰涼造新泉制作文字酷似新莽貨泉宜泉比部以為前涼所鑄晉書張軌傳大府參軍索輔言宜用五銖以濟變通之會軌納之

金人十二鎮臨洮鍾簴飛廉亦盡銷十萬未能盈一掬翦銅糊紙任風飄

漢書董卓傳卓壞五銖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鍾簴飛廉銅馬之屬以充鑄冶　三輔黃圖昔大人見臨洮而銅人生卓而銅人毀　顏竣傳縱環錢入水不沈隨手破碎十萬錢不盈一掬　隋志大業以後始鑄輕薄惡惡或翦葉裁皮糊紙以為錢　宋圖中記董卓壞銅人餘

二枚荷堅又徙入長安而銷之

一錢當兩紀元嘉翦鑿須防議不差升米竟須錢數百民間數巧雜泥沙

通典元嘉七年立錢置法鑄四銖人間盜鑄多翦鑿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議者多同之

孝建元年鑄四銖縣針薤葉篆文殊不磨鎖更無輪郭瑣細曾經前翦鑿無

宋書孝武帝紀孝建元年鑄四銖錢蓋譜文曰孝建薤葉篆背曰四銖大錢長不盈三寸記得

吳興有沈郎
洪志徐氏曰文曰永光顧烜宋中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顏竣傳沈慶之私鑄一千錢長不盈三寸
萊子綖環品更多宛如池畔茁新荷榆錢荇葉輕如許目小於雞眼似鵝
宋書顏竣傳前廢帝鑄二銖錢無輪郭不磨鏡如今之剪鑿者謂之菜子宋書食貨志沈慶之鑄謂之鵝眼綖環　陳書文帝改鑄雞目五銖
神武多收境內銅泉文依舊見流通只因絹布相交易生澀河陽鑄未工
隋志齊神武初百姓私鑄各以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澀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神武乃收境內之銅及錢仍依舊文更鑄

梁代新錢始普通數盈一百別西東五銖行用無私鑄輪郭全完肉好工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顏烜普通三年始與新鑄五銖並行　普通中更鑄鐵錢八十為百曰東錢七十為百曰西錢
女錢本是因公式好部有無辨孔方大吉大通還大富誰將鐵冶溯蕭梁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文曰五銖又別鑄除其肉部謂之女錢　翁宜泉比部謂梁初古錢名女錢故新鑄者加公式字以別之張台謂皆有好部者為公式與隋志除肉部之義頗不符合　顏烜曰普通四年鑄大古錢鑄大通錢鑄大富錢錢大小輕重皆如五銖
百錢從省百金名勒字何人頌太平更有定平仍一百對文差勝稚錢輕
按隋志梁武帝時民間私以古錢交易有太平百泉定平一百稚錢對文五銖等號
篆得金朱互省文銖錄五五更紛紛何時勒作平當字上下還將左右分
按洪志五銖有省金字省朱字者作五五者有平當五銖左右五銖有上五字左右銖字者
大貨因何稱不利孝宣未久應童謠一文還當五銖十六字渾如人又腰

州啟奏求行土錢是當時有土錢之名幕文鑄土字或別於官鑄耳

飛雀銜錢來渤海永安亦可應禎符莫從典畧鷹神品四出

曾教鑄百鑪

洪志神品引三國典畧西魏大通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置渤海王高歡前數世子澄乃令百鑪別鑄此錢鄴中號今公百鑪泉

別種流傳亦足珍常平好共永安陳五銖却不題銖字繪得

五男象五辰

案常平五辰永安五男皆常平五銖永安五銖別種

大布曾經紀五行永通萬國篆文精布泉文是宜男品玉筋

懸針會辨明

周書武帝紀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　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案泉志所圖泉作爪誤今所見徑七分重一錢一分面有郭文字形制絕似五行大布布字尤肖其為周錢確有可據泉字旁垂二筆之下微折向外乃玉筋篆　隋書食貨志周武帝保定元年七月乃更鑄布泉之錢　蕩譜曰徑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皆玉筋篆非男錢也　錢幣考布泉今重一錢

四面諸關付百錢開皇辛丑紀元年色經白鑞調和鑄斤兩

分明計一千

隋書高祖紀開皇元年行五銖　食貨志三年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為樣大業以後每一千猶重二斤後漸至一斤　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綠錫鑞和鑄故色白

范金合土載遺經牝牡相乘凹凸形圖志未收誰識得命名

我憶曝書亭

案錢范舊無識者朱竹垞見而名之曰范載曝書亭集　其制凸凹相生牝牡相乘

方椿如盤底柱高范銅僅見有齊刀苔花尚漬臨淄土持向

同人亦足豪

近時臨淄出土有齊吉化刀范方椿如盤式中一柱旁有凸凹形范中最古者

太僕標題監椽蒼考工令史字偏詳姓名工勒周儀造建武

當年范器良

案五銖范庳有款文曰建武二年二月丙申太僕監椽蒼考工令通永一或令史口勵工周儀造金石契作貨泉范誤

大泉五十范猶新強國端因有富人賞賜當時論大萬參稽

合共漢書陳

案大錢五十范庳有富人大萬四字漢書東方朔傳不恤農時非所以強國富人也劉向傳工費大萬應劭曰大萬億也

美新侈欲擬金湯吉利宜泉競頌揚篆隸分明摹背款光浮

活碧衍齋藏

案大泉五十范背有作金湯二字者即朱竹垞所見於衍齋者背有宜泉吉利四字者

一日駢臻萬萬泉史方吉利藉工傳漸臺威斗歸餘燼此笵
空矜居攝年
案大錢五十笵背有日萬錢三字者有作史方吉利四字者
布泉有笵祝宜男底事宜男義未諳想是背文鐫母二生生
消息此中探
余所藏有宜男布泉笵背有母二二字
誰教依樣畫葫蘆此笵曾經寓目無直得一錢形八角小圓
星尚未糢糊
案顏運生崇規藏有金錯刀笵作葫蘆式　又見有小泉直一笵作八角
三體雙挑分左右率更書法制開元相傳蠟樣初呈日留得
宮中指掐痕
唐書食貨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歐陽詢制詞其字含八分篆隸三體
案舊譜開元錢有左右雙挑一甲跡　鄧廷會粹初造蠟模文德皇后掐一甲跡故錢上有掐文
新錢改鑄自乾封更有乾元紀肅宗變法權臣譏第五輪重
何必又稜重
新唐書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實肅宗乾元元年經費不給鑄錢使第五琦鑄乾元重寶錢背之外郭為重輪與開元并行大而重稜者亦

大歷建中紛鼓鑄刻泥為笵鐵和鉛洛源監復紅崖治銅採
連州鑄大錢
新唐書食貨志建中初戶部侍郎趙涓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處監判度支趙贊採連州白銅鑄大錢杜工部歲晏行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鐵和青銅刻泥為之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
淮南表請勒州名諸道新錢次第行梵象盡銷歸鼓鑄會昌
年號幕文呈
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法以銅象鐘磬鑪鐸皆歸巡院州縣淮南節度使李紳請天下以州名鑄錢柳仲郢傳淮南鑄有昌字
京洛興平越宛梁藍丹桂梓鄂荊襄潤潭廣益洪宣福傳說
當年未鑄揚
案會昌開元幕文二十二品唯揚字未見以當時已行昌字未鑄揚字耳
安史相爭據北燕襄中憶否洗兜錢却嫌得壹非長祚僭號
仍應紀順天
唐書食貨志史思明鑄得壹元寶既而惡得壹非長祚之兆改其文順天元寶
得壹妄思歸一統順天空說契天心侈陳積善坊前識古史
如何足信今

古今彙攷後唐同光三年朱守殷於積善坊前得錢曰順天元寶曰得壹元寶奏曰所得錢文式昭元貺得壹者行歸一統順天者永契天心遂付史館

天成元寶紀明宗鐵鎰都教人冶鎔食貨未經歐史志遺泉

宋白續通典天成元年勅中外所使銅錢內鐵鑼錢即宜毀棄

誰將天福訛天鎮鎮寶如何字有黎石勒泉文渾不似傳聞舊史却無稽

五代史天福三年除鑄錢今仍以天福元寶為文　薛逈天福當時所鑄字有天福鎮寶錢文見晉氏舊史　案是錢幕有黎字且與晉天福錢不

類藁史洪氏已未見其書

南唐改鑄擎鍾讖泉貨永通十八銖龍鳳重輪文篆古大唐

馬令南唐書鍾謨改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重十八銖　洪志有永通泉貨龍鳳重輪錢　十國紀年元宗鑄唐國通寶　南唐書元宗鑄大唐通寶

唐國制仍殊周元亦可讀周通竟與開元制作同器物盡鎔還不足高麗奉使市青銅

案周世宗周元通寶仿開元式　四夷附錄周世宗遣尚書水部員外郎韓彥卿以帛數千疋市銅於高麗

括盡三千三百寺月星八卦位分明佛慈是否曾流露却癘催生浪得名

洪志顯德二年詔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六十敕銅佛象鑄錢案是錢幕文星月似準八卦為之相傳周元錢可却癘利產俗以為佛慈流露也

西蜀泉文字紀年永平通正逮光天宮詞賦罷朝天去環佩玲瓏穿鑰錢

五代史蜀王建改元永平通正光天　楊升庵花蕊夫人有封綬及穿鑰錢

孟昶改元西蜀聞鑄泉廣政勤成文九分徑更三銖重銅質堅凝字八分

十國紀年蜀主昶明德三年改元廣政　洪志徑九分重三銖銅質渾厚字八分書

龍天造字本名嚴重寶乾亨易象占珠殿玉堂誇大有嶺南琛異聚無厭

五代史劉龔改元乾亨

銑边相沿偏八閩鐵錢麤重亦同珍永隆制作迷漫甚殷宇

文成舊號新

陶岳貨泉錄王審知鑄大錢錢甚粗重俗謂之銹边　洪志永隆通寶字文漫夷制作不精王延政以建州建國稱殷故天德通寶錢幕文為殷字

馬殷雄鎮據湘潭鉛鐵銅錢品有三泉寶盡充天策府誰將故事說湖南

湖南故事馬殷置鐵冶鑄大錢文曰乾封泉寶　董逌譜馬殷據湖南建天策府鑄天策府寶

嘉蔭簃論泉截句　卷下　東武劉喜海燕庭

宋元輕重準開通鼓鑄初興溯建隆也有月星穿上下甲痕未必出宮中

宋史食貨志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其鑄者錢文曰宋元通寶　李燾通鑑長編建隆中鑄宋通元寶　太祖初鑄泉文曰宋元通寶　食貨志申用其法於江州鑄百萬緡卒無成功

紀元四字文難備興國崇教勒太平平得江南詢鑄法開元舊料治初成

宋食貨志太宗改元太平興國更鑄太平通寶錢　平江南詢舊鑄法惟饒州永平監用開元錢料最善

慶歷止將重寶傳左挑康定鑄何年商州建議皮公弼皇祐緣何未有錢

宋食貨志慶歷五年始用知商州皮仲容議采洛南縣紅崖山虢州青水冶青銅置阜民朱陽二監鑄錢　案慶歷止有重寶一品康定錢今僅見有鐵錢元字左挑索張端木錢錄仁宗已丑改元皇祐令未見其錢近時澄縣吳柳門明府有搨書皇祐元寶

書法字分真篆隸泉文寶列重通元元豐元祐熙寧號傳到於今品類繁

案宋錢近世流傳者元豐元祐熙寧大小真篆各品最多

豐國阜財復富民黎陽垣曲鑄鑪新監開廿六分諸路歲額頻增百萬緡

通考熙寧八年諸路鑄錢總二十六監有豐國阜財則富民黎陽垣曲諸監

一畝稅應錢十五唐時政已號青苗荊公新法名沿舊官禮徒教誤宋朝

唐書食貨志大歷元年天下苗一畝稅錢十五號青苗錢宋史神宗紀熙寧二年王安石議行新法三年詔諸路散青苗錢

寶元元寶互成文皇宋方將二體分何必江州和藥劑許申御筆摛華草與真奎文三體煥錢神閣中法帖臨池日新樣呈時賜近臣

宋食貨志御書淳化元寶作真行草三體　王禹偁小畜集有謝賜御書字樣錢表

大中不著著祥符書法撫來體肖虞試聚十文成一兩乾興元改鑄曾無

宋書食貨志祥符元寶真宗祥符年鑄有行楷二體真宗改元大中祥符仿太平興國也案李日華紫桃軒雜綴真宗教臨邯鄲臣書以廣世南之字法今觀景德祥符諸錢俱作虞體　研北雜志咸平錢十文重一兩案續通鑑長編乾興中鑄乾興通寶錢今未見

西邊却值用兵時折二當三盜鑄滋欲就市中平物價細分
六等辨公私
龍川志畧元符二年章楶言在市買賣細分六等　食貨志元豐以後西師大舉邊用匱竭
宸翰親題號瘦金笑他有意却無心君臣筆法垂千古試把
泉文仔細尋
按宋徽宗時鍰皆御書號瘦金體
建中靖國字難判聖宋崇寧洎大觀宣政重和皆墨妙空留
楷法後人看

案建中靖國鑄聖宋元寶崇寧大觀宣和重和政和皆御書

南渡江山半屬金漫將舊事說徽欽十二月立康王後一載
遺泉何處尋
案宋欽宗鑄靖康錢近世頗罕得　宋史高宗初封康王三帝北還汪伯彥等引天命人心爲請且謂靖康紀元爲十二月立康之兆
精好都因弗計工紹興已不及熙豐建炎幕有西川字乾道
時錢鐵半銅
通考葉水心曰國初唯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唯欲其富往往減工繒費乾道紹興又不及熙寧遠矣案建炎通寶幕文有川字者當是蜀中所鑄
人事能爭造化工竟將生鐵鍊成銅直須鑪火純青候三日
浸淫膽水中
宋食貨志紹興十三年韓球復鑄新錢以膽水盛時浸銅之數爲額　注浸銅之法以生鐵煅成薄片置膽水中入鑪鍊成銅
西川鼓鑄自嘉邛舒有同安與宿松大別山前漢陽監指揮
利路鐵鑪鎔
宋食貨志紹興二十二年復嘉之豐遠邛之惠民舒州有宿松監同安監　案漢陽縣大別山下宋皇甫倬奉命鼓鑄於此　永樂大典紹興十五年指揮利路鑄鐵錢皆大以利字爲別
利州行使記分明當二當三幷小平別有大錢名折十每因
引重慮錢輕

案嘉定之寶幕有利州行使嘉定元寶大錢幕有折十字　朝野雜記嘉定元年陳堅備總領財賦惠四川錢引增多乃即利州鑄大錢以權其弊三年夏制置大使司欲盡收舊引乃又鑄於邛州爲時議者恐其利厚監鑄者多而總領所方患引重之低則曰縱有盜鑄錢輕則引重是吾欲也
幕文紀歲監神泉肇自淳熙第七年穿上有形如半月隆興
乾道好同傳
案淳熙元寶幕文紀歲自七年始幕文泉字是神泉監鑄　隆興乾道諸錢幕亦有半月與淳熙同
大宋幕文當十字端平折十舊曾聞淳祐大小皆當百慶字
還當二十文
案崔禾夫中溶有大宋通寶幕有當十字　泉志新編有端平通寶幕有折十字淳祐當百錢有大小二種子載有淳祐通寶幕有慶當二十文五

字者翁宜泉故物也

威名江左赤心軍三品泉標使押文招納成兵持信寶中興小紀賸遺聞

中興小紀紹興元年金左監軍撻蘭居祁州而其衆尚留承楚浙西大帥劉光世守鎮江欲捕貳之乃以金銀銅為三色錢文曰招納信寶獲金人則燕餞而遣之得衆數萬因創赤心奇兵二軍崇此泉兼文一使字有押

殘山賸水朝廷小蟋蟀聲催白雁來元寶僅看存德祐古今著攷有方回

案德祐元寶見方回古今攷

十萬繼終難

宋紀銅錢牌長三寸有奇大小不同背鑄臨安府行用面鑄準五百文省案此牌有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大小差等

僞號居然紀阜昌制摹宣政更精良宇分篆楷元通重朝是齊王暮蜀王

案劉豫鑄阜昌元寶通寶重寶篆隸二品大小六種制作文字精好與宣和政和同　宋史紹興七年逵蘭元帥入汴京教僞齊王劉豫廢為蜀王

建國東京總四方錢分五治契丹強誰將寶貨訛天贊遼史還曾誤太康

遼史食貨志東京置戶部司始造錢幣太宗置五治太師以總四方案寶四貨或以其篆文奇古訛為天贊遼史太康今存錢文及碑刻皆作大康

可證史誤

官錢合發見錢儲端禮當年被旨初會子流傳同許兌庫輸左藏剩盈虛

宋食貨志戶部侍郎錢端禮被旨造會子儲見錢於城內外流轉其合發官錢並許兌會子輸左藏庫

錢重原難利轉輸民間交子券相符花紋勅字分年限故事紅圍印以朱

蕭著楮幣譜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繕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大觀元年改交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曰勅字曰大料例曰年限曰背印皆以墨曰書面以藍曰紅圍以朱六印皆備以花紋紅圍背印則以故事

省錢行用記臨安銅銙牌遺字不刊怪底銷金窩冷落金繒

應歷乾亨遠統和壽隆原見壽昌訛千秋萬歲何時鑄貢使人回博得多

遼穆宗改元應歷景宗改元乾亨聖宗改元統和遼史食貨志通宗之世錢有四等曰咸康曰大康曰大安曰壽隆洪志作壽昌今所存錢及當時碑刻皆作壽昌　李孝美此錢徑二分文曰千秋萬歲今甚易得蓋常用使人貢人多博易得耳

鑿取大安銅

遼史食貨志聖宗鑿大安山取銅鑄大安錢散諸五計司兼鑄太平錢新舊互用　董逌曰太平元寶宋天禧五年耶律隆庆鑄　翁宜泉比御

以為遼乾亨大康各有元寶通寶二種或疑遼之太平亦有通寶然今所見太平通寶質俗劣不特非宋太宗錢亦非遼錢也

女真二監置中都利用阜通又設鑪鼓閘說正隆元寶字當時

訪得宋泉模

金史食貨志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二東曰寶源西曰寶豐京兆晉監一曰利用大定二十年十一月命代州監曰阜通

大定錢文創特精幕文申酉義難明若非取旺金源意龜鑑

緣何紀丙丁

案大定錢幕文有申酉字未詳其義　錢幣攷以建國金源取金旺之義

當十曾經鑄泰和雙龍星月幕文多梅花四出犀牛角小篆

玉錢原是出沙州西夏錢文次第收天盛始開通濟監幕來

何須辨斗科

案泰和當十錢幕文有龍鳳星月梅花犀牛角四出各品

梵字識曾不

案泉志有沙州玉錢蓋外國時用此錢耳　宋史西夏列傳天盛十三年始立通濟監鑄錢案洪志梵字錢與西夏碑字同是夏錢也

錢楮陰陽辨得明敷陳識緯笑文貞漢唐故事能依否亂法還應黜世榮

輟耕錄世祖皇帝以錢幣問太保劉秉忠文貞公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本於術數識緯之學驗之於今果如斯言　元史盧世榮傳世榮奏鈔法虛弊莫若以漢唐故事括銅鑄錢四閱月所行不符所言罷之有旨誅世榮

元設寶泉提舉司正當脫脫立朝時國書四字何人篆官裏

行錢交鈔支

元史食貨志至正十一年置寶泉提舉司　草木子至正庚寅裏脫脫為相至正錢尋亦罷鑄案元至元至大皆蒙古篆文

一種小錢却號眷止因飾首鑄金銀至元不必稱通寶香殿

閒居錄至大改元婦人首飾皆以金銀作小錢戴之謂之春錢案余所藏有至元戊寅幕文香殿二字

至正錢將寶鈔權大書四字筆如椽試看當二當三鏝十二

時原鑄未全

案至正之寶大錢幕文有古權鈔伍錢貳錢伍分壹錢伍分壹錢各種至正通寶當二當三當十三種幕文有蒙古篆寅卯辰巳午五種

僭元龍鳳亦呈祥泉似黃金質最良三等應分大中小紅巾

擅號小明王

案小明王韓林兒僭號龍鳳鑄龍鳳通寶大中小三種字文通美質如黃金

洪武以前鑄大中天將明命慰宸衷鑄文累代無元寶太祖

當年廟諱同

徐學聚國朝典彙太祖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錢　明史食貨志洪武四年改鑄大中洪武通寶大錢為小錢案大中通寶此明太祖為

吳王時未有明之國號且未改洪武號先鑄大中通寶錢　池北偶談明太祖初定天下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明故當時錢文有大中通寶　案明太祖諱元璋故明代鑄泉自洪武後無作元寶者

建文嗣位已稱尊天意初疑屬太孫影落江湖半邊月四年泉式竟無存

錢幣攷史不言建文時鑄錢世宗補鑄累朝錢文惟建文景泰兩朝不補鑄

燕子高飛入帝畿削藩空自瑙危機改元永樂成通寶一字難逃百世譏

會典永樂六年鑄永樂通寶

宣德真能統緒垂百年四鑄紹洪熙也將元號書錢譜膺有青銅譜鬥奭

會典宣德八年鑄宣德通寶錢　邱濬大學衍義補聖祖未建極之先即創大中通寶錢五品後又鑄洪武通寶暨太宗鑄永樂通寶宣宗鑄宣德通寶百年間僅此四種

工部初頒新式錢緣何九號未曾全相傳正德珍龍鳳鑄造疑非嘉靖年

會典嘉靖二十年令照新式鑄洪武以下至正德九號錢子案洪武以下九號中洪熙正統天順景泰成化五號皆未之見正德草文龍鳳者世頗珍貴見池北偶談後世多僞作

總也

天啟遺錢內庫儲紅巾僭號壽輝徐茄花解語天成霽宰相如何未讀書

陳鼎天啟宮詞注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五色斑爛不知何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改日召來上容拂然客氏入見詢詞慶賀上解顏為改命紫紅巾徐壽輝據江西改元天啟

錢背紛紛品類增馬馳門下兆先徵皮黃盜鑄輕逾甚棗核留囊得未曾

案崇禎錢幕文品類甚多一種幕有奔馬形或以為李闖之兆　王通判庵瑣話明朝制錢有京省之異京錢曰寶錢每文約重一錢六分七十文

值銀一錢外省錢曰皮錢每文約重一錢百文值銀一錢　白茅堂集靳州志論崇禎末錢法大壞盜鑄甚夥百文不盈一寸謂之雹核錢

寶鈔當時著大明原期天下可通行局開鑄造司提舉紙是桑皮印押呈

案近所見明鈔係明戶部奏準印劵有篆字大明寶鈔天下通行背有印三一為大明寶鈔之印一為鑄造寶鈔局印

王面原來肖月支如雲繢髮美丰姿何人譯得西番字哺嚕黎還哺嚕斯

案洋錢多鑄國王面東西洋考洋錢銀者名哺嚕黎銅者名哺嚕斯

海舶揚帆舞迅飈舉鞭持劍馬蹄驕分明一幅西洋畫瓔珞

四工雙柱鏤花邊無孔圓圜不可穿異物遠來何足寶海航枉自載洋錢

案近時洋錢俗名花邊有四工雙柱之別

烏弋山離及罽賓康居安息地多銀係支弱水誰能渡拔汗金錢亦自珍

前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其市列錢貨與罽賓同　罽賓國以金銀為錢韋節西番記康居國以六月一日為歲首徐氏曰康國錢以銀為之泉志康國即漢之康居國　史記大宛傳安息在大月氏西以銀為錢　太平寰宇記條支國市列錢貨　徐氏曰拔汗國錢以金為之

泥婆羅國共闍婆文字相傳譯貝多銀葉翦成官易粟殊方

絕域問誰過

新唐書西域傳泥婆羅國鑄銅為錢　周去非嶺外代答闍婆國以銅錫鎔鑄為錢　三朝國史闍婆國在南海中其國翦錄葉為錢博易官以粟一斛十博金一錢

無字何從辨得明強分外國太經營圜成鎔鐵連環式浪說安西碎葉城

案碎葉國實鐵作錢形如兩鎌相連按各圜寸九分

微茫空傳象渡河史稱驃國古朱波形如半月金銀鑄言語難還足彈陀

新唐書南蠻傳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為錢形如半月號登咄亦曰足彈陀

天壽還將永吉期玉錢來獻自因墀十年纔許千緡至軼事

相傳記拾遺

王嘉拾遺記周穆在西域北晉武帝時獻玉錢千緡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十年方至

海東國載圖經泉法三韓有典型文紀朝鮮分楷隸攜來

鴨綠緩榆青

案雞林類事云高麗所鑄有海東通寶重寶之文通寶錢後帶隸體及真行體重寶錄文制作俱精高麗仿中國鑄錢以錢交易皆以海東通寶重寶三韓通寶為記　重適曰東國通寶指書錄書二種　明史外國傳云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太祖二

十五年請更國號帝命仍古號朝鮮

常平取義以倉名八卦千文幕字呈紀地紀官兼紀數也將

食貨志東瀛

宋朝鮮國鑄錢以常平通寶為文取常平倉之義有大小二種幕文穿上一字或以官紀或以地紀穿下或以數紀或以千文紀近又得一種幕文穿右書一三卦亦有以八卦紀者

延喜乾文紀遠藩開寶仿開元異書未讀吾妻鏡空記

當中興盛唐時今所見諸錢與開元通寶制作文字同　朱竹垞集有吾妻鏡跋吾妻倭都名

開將圖會辨三才寬永原從日水來更有角錢鎔寸鐵方輪

文字是仙臺

案日本和漢三才圖會有錢譜一引寬永自中國崇禎三年始口本新刻大成年代廣記天明四年鑄仙臺角錢即鐵方部之仙臺通寶天明改元當乾隆四十六年非以元號鑄錢也

微茫遠島海中浮財用鼜從異地求偶讀中山傳信錄彈丸

有國紀琉球

中山傳信錄琉球平日皆用寬永通寶錢

同文郅治訖安南僭號還將越史參鑄得紅銅饒物產錢名

通寶字能譜

案安南國新刻有越史記載裘文年號頗詳舉中國錢制畧近

粟紋隱約透瓏玲制作全非阿堵形博古圖中稱厥勝傳來

五品却無銘

博古圖厥勝錢形長而方隱起粟紋凡五品無字

水波紋起花開後藏肪誰遺金鐙刀藕孔未曾留七竅藕心

宛爾切周遭

博古圖有滿心錢無字若薄挺中破狀

傳聞蠭鼻兩餘多疑是期思鎮鬼魔究竟不知何代物夢中
我欲問南柯
洪志上狹下寬背平面凸起有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蠭鼻錢俗名鬼頭每于雨後沙礫中得之世傳孫叔敖所製
期思出蠭鼻錢
一笑相逢等佩觿縣針篆出慰金閨香匳拈得唐人句私帶
男錢壓鬢低
泉志謂舊譜布泉縣針書世人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　唐段成式詩
寶蓋玲瓏瓔珞垂五男嬉戲肖丰儀同居二女歡相得厭勝
泉還貨布宜
金石契布作五男二女形厭勝品也　古泉彙攷泉似貨布無字面孔上如寶蓋左右垂瓔珞中一人左右各二人所謂五男也背孔上一星左右各二星二人手相連所謂二女也
不道錢中亦有王五銖千卍數難詳名從顧氏搜奇品臺主
曾經衣庫藏
顧烜譜中王之錢臺主衣庫有此錢文曰中王之錢背文曰五銖卍千洪志列奇品
辟兵利器莫能當更祝除凶並去央日入千金侔漢鳴文同
鴛瓦篆毋忘

洪志舊譜徑八分重三銖方穿中更有小穿料正安之若八角然文一面曰去央除凶一面曰辟兵莫當其間有八柱部外復有小柄　舊譜形製
辟兵錢一面曰長母相忘一面曰日入千金
撒帳應須繫彩絲金錢鑄自景龍時荊山公主承恩詔學士
還吟却扇詩
案洪志舊譜文曰長命守富貴景龍中中宗出降睿宗女荊山公主特錫此錢用以撒帳按近臣學士拾錢每十文繫以綠條皆作却扇詩
金玉滿堂更滿船由來忠孝本家傳永昌富貴能長命萬歲
千秋福慶駢
案廣勝品有金玉滿堂錢金玉滿船錢忠孝傳家錢永昌富貴錢千秋萬歲錢　洪志福慶錢文曰伍男貳女參公玖卿
壽祝花生原不老還因大寶紀長年女牛七夕遥相憶填鵲
何須買渡錢
案王圻稗史原文曰長生不老幕有雲日花草之象并圖圓二字　洪志舊譜泉文曰長年大寶又七夕錢為牽牛織女相對形上有花下有草制甚古
一輪明月影圓圓湧起鯨波映碧瀾寶劍龜蛇連北斗青溪
宅畔任盤桓
洪志鯨紋錢無文字　南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於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曰北斗七星雙劍形
富貴崇高易繫辭縷成長命得新絲清芬世守承遺澤修到

梅花入手時
洪志有長命富貴錢又長命守富貴錢作梅花式

一曰能收萬陪金馬鞍銀錠筆如簪誰人出入期通泰遂意還求事稱心
案泉文曰一曰萬陪錢幕有馬鞍銀錠筆泉文曰出入通泰泉文曰稱心遂意幕有琊

花棲三雀浴雙魚鳳舞龍翔繆篆書水畔鴛央成秘戲雲中樓閣鏤空虛
洪志有三雀錢續三雀雙魚錢繪雙魚有永通萬國作繆篆幕龍鳳有秘戲錢有鏤空錢俱作花紋無牛

雙翅象形看翼翼羅紋織不藉梭穿書來四角文難識井字如同畫井田
洪志有翅紋錢有羅紋錢有四角錢有井字錢

盧那遮佛釋家尊妙法蓮華經句翻藏葉勝花勤供養金身清吉在家庭
部憲洞冥記漢武帝升望月臺望南端有三青鳥羣飛止于臺上至夕化為三小童著青綺各握熙文大錢五枚置帝前身止而影動名輕影錢
案錢文曰長生保命錢文曰福德又錢文曰合門清吉慕有綠字馬形

春旗影亂翻
顧烜譜文為北斗軒轅之象背為矛盾龍鳳之形張台譜唐太宗興建國功臣禁中驍騎射軒轅錢

雙魚水草戲瓏玲輕影有人記洞冥保命長生緣福德合門

誰將本命繪星官地煞天罡太乙壇符呪紛紛緣底事道家曾否得金丹
近世廠肆品多有繪本命星官者文作太乙天罡地煞道家符呪

百歲為邦兆太平時登豐樂慶天清歸于聖帝重興洽宜爾侯王瑞應呈
洪志有天下太平錢有太平百歲錢有天清豐樂錢有君宜侯王錢繇于聖帝錢

天上星曾依斗極人間鏡亦鑄軒轅唐初校射錢為的芝蓋

天清吉在家庭
部憲洞冥記漢武帝升望月臺望南端有三青鳥羣飛止于臺上至夕化為三小童著青綺各握熙文大錢五枚置帝前身止而影動名輕影錢
案錢文曰長生保命錢文曰福德又錢文曰合門清吉慕有綠字馬形

地支十二肖生辰屈指年華秋復春野草閒花渾未識火珠有耀照車輪

案厰勝品多作十二生肖形者有作花草者有作火球者有作車輪者

乘槎聞說漢張騫日月還驅北斗邊五岳真形圖大地四神有象麗中天

古泉彙攷有張騫乘槎錢有五岳真形圖錢有四神錢

應元保運說天師驅惡除邪勅令施東嶽獻香何所禱道歸清淨德無為

案厰勝品有應元保運錢有東嶽獻香錢有清淨道德錢

陰陽奇耦效神靈卜易專門姜景明金鑄盌錢留十八象牙製櫝貯偏精

黃瑜雙槐歲抄全寅字景明學京房易占斷多奇中英廟北狩寅筮得乾之初九曰大吉可以賀矣復辟將官寅寅辭乃范金鑄陰陽神靈四字為盌錢十八文又製象牙盒貯之以賜

古金旋折還如磬吉貝緣何得似梭非布非刀渾莫辨絕無文字笑傳訛

近時出土者有銅片如磬式又有如梭式俗名曰苕錢搜錢术夫以為古吉貝之屬然無文字可考究不得臆謂之錢

將軍平北與征西良馬驊騮幷駃騠不策奇功來古塞却傳正戲慰深閨

案馬錢有平北將軍征西將軍驊騮駃騠諸品李易安打馬賦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

天駟橫行有肅霜追風逐日見飛黃浮云一日能千里汗血遥驚赤電光

案馬錢有文曰天駟橫行文曰驌霜文曰追風文曰逐日文曰飛黃文曰浮云文曰一日千里文曰汗血文曰赤電

魏時吳起趙廉頗孫武田單騁馬過秦漢將皆官散騎彥超諸葛姓名多

案馬錢有文曰魏時吳起文曰趙將廉頗文曰吳時孫武文曰齊將田單文曰秦將散騎文曰漢將散騎文曰彥超散騎文曰蜀諸葛亮

白蹄烏同什伐赤特勒驃並拳毛騧青雅紫燕皆名馬圖刻昭陵產渥注

趙明誠金石錄太宗六馬一曰拳毛騧二曰什伐赤三曰白蹄烏四曰特勒驃五曰颯露紫燕騮六曰青騅游師雄曾刻昭陵六駿圖　馬錢有文曰渥注者

鹿耳雙批魚目烟俞龕要裹匹駒駘行春御史借京兆驃騎名高冠漢都

案馬錢有文曰鹿耳文曰魚目文曰俞龕文曰要裹文曰駒駘文曰御史文曰京兆文曰驃騎

銷夏何須更奕碁攤錢打馬任驅馳挑鐙細撿宣和譜賦罷還填激玉詞

宋李易安有打馬格賦一卷　易安打馬圖序宣和間入取二種馬參雜加減所謂宣和馬

詩酒琴棋俱是仙五言斷句阿誰鐫相隨洞府來龜鶴扶宅壺中却俗緣

余藏古錢牌方圓不等每品有五言絕句一首如詩仙云價重篇篇玉聲傳字字金江山為我助無日不高吟酒仙云中山徒命侶河朔漫飛觴直把千鍾酒今宵醉一場琴仙云膝上按焦桐窗分一曲終知音有誰是明月與清風棋仙云局上閒爭戰人間任是非空教果蕉客柯爛不知歸龜鶴仙云龜鳴鶴喘息龜鶴兩長生洞府相隨去丹青畫不成拔宅仙云一夕玉皇詔為君功行成分明五雲裏拔宅上三清壺中仙云有時壺內去去即一千年榮辱悲歡外須知別有天

志傳劉氏氏無名啟素伊誰憶未清舊譜不詳人著作遺編

論泉絕句　卷下　廿二　嘉蔭簃

十卷還將歷代編書成泉實等雲煙居官不索端州硯好古唯知錄貨泉

宋史藝文志歷代泉譜十卷　洪志宋金光襲著金氏錢寶錄　貨泉錄一卷陶岳著岳祁陽人官太常博士知端州余靖過端諸父老言前後刺史不求硯者惟包孝肅與公三人

景嚴名重紹興時傳記攜摭信有之論幣不須徵遼古繪圖何必耀神奇

宋洪遵泉志十五卷遵字景嚴鄱陽人忠宣公皓仲子也謚文安其自序云嘗得古泉百餘品又參考傳記下逮稗官搢紳大備唯異布品多稱上古未免無稽而神品奇品更屬懸擬無據識者惜之

古泉百品溯源流上下縱橫筆底收一任諸家多闕佚鄱陽有志足千秋

案古泉譜諸家均已散佚無存傳于今者洪氏泉志一書而已

卅年心苦費蒐羅入手錙銖不厭多嘉蔭簃中無長物尊彝伴我日摩挲

余京髮受書即嗜古泉窮搜廣積已三十餘年矣

會稽太守世稱賢我亦臨汀選一錢但道鄱江清見底何如讓水與廉泉

宋史藝文志張台錢錄一卷董譜引作張合翁宜泉比部以為說郛所刻董逌錢譜也皆傳寫之誤

張台畢竟非張合董逌何是董逌文字有緣仍結習埽如落葉校如讐

汀州府東南蒼玉洞宋蔣之奇詩郡江一丈水清可照人心

一編述紀追晴韻五十年來辛苦存準擬開雕傳舊譜春風回首憶師門

于師金情毅刺史蒸古泉甚富著晴韻館古泉述記今春師歸道山遺言以所藏畀予并手書定本屬付剞劂

學士蘇齋勤考訂宣泉紹述軼錢通紛紛篋裏蚨安在篋疏臣參鄭氏功

北平翁學士覃溪先生子宜泉比部著古泉彙攷其家止存葉本塗乙幾不可讀余為費三年功校錄正本藏之

倦游燕市忽歸去家學潛研獨紹聞箸述攷成人不見空教汲古功深有幾家試從泉苑采菁華而今有用歸無用自笑平生癖嗜痂

影拓碧梧桐

余癖金石曾獲五千通錄為金石苑　海鹽陳商叔克明布衣嗜為余手拓泉苑

余所著泉譜名古泉苑近又擇其精好難覯者彙一集曰泉苑菁華

譜泉箇箇自臨摹饗謬承訛辨得無敢詡羅胸能貫串不教過眯認糢糊

狂吟媿繼草廬詩數典無忘展卷時為恐篇金累清白家珍聊作一經遺

元吳萊盧澄有題毘陵承氏家藏古錢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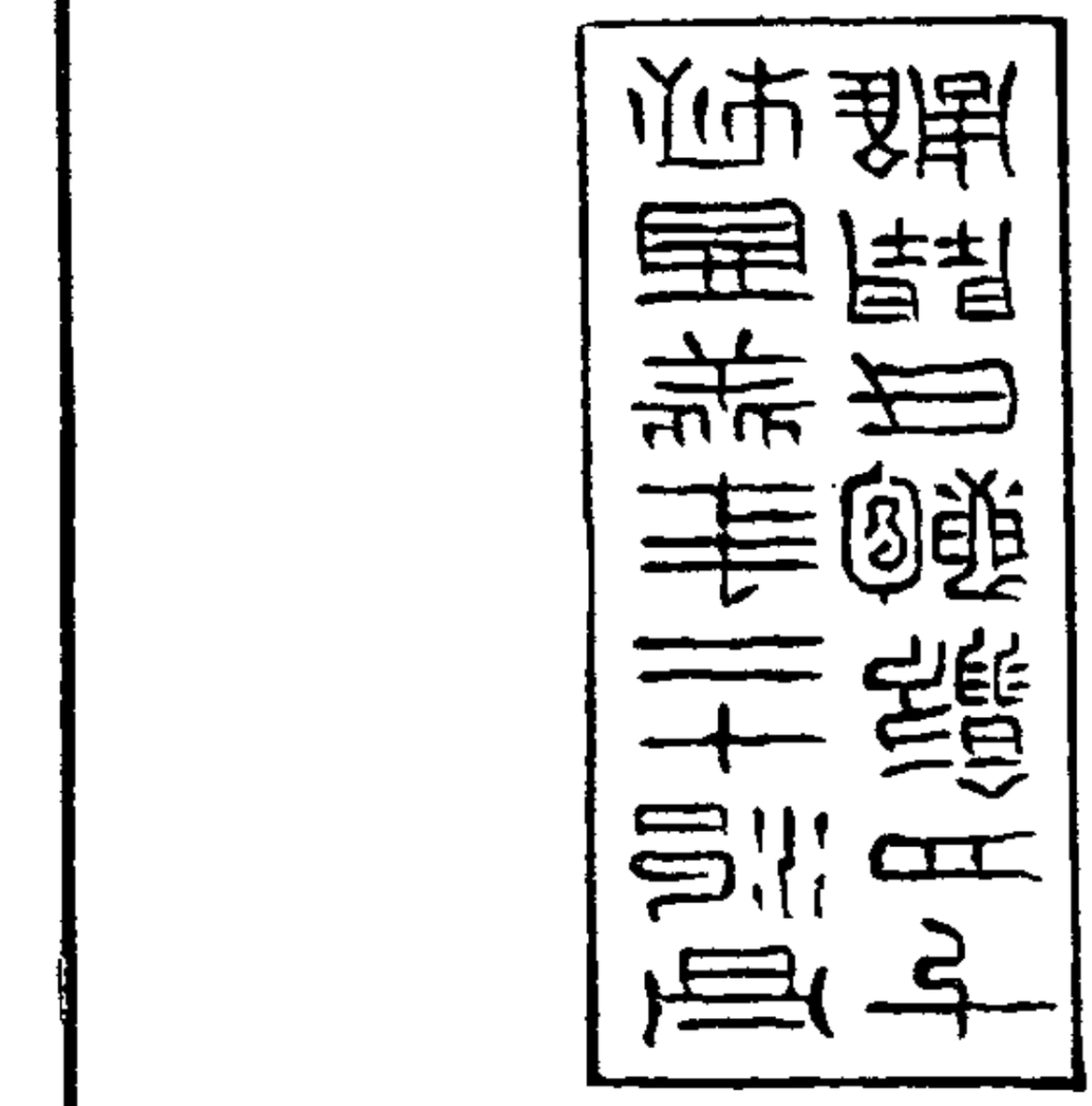
男廣來寧采需采南采謹注并校

論詩絶句原於元遺山其後論書論畫論詞息論印論茶偶有會心各擅其勝古泉在宋蕃場洪氏始著于録雖遠搜舊譜而傳寫襲謬好古者憾焉燕庭先生篤耆金石之學證經補史成金石苑一編又輯古泉苑歲戊戌權輿泉永觀察公餘清暇檢所藏古泉按時分詠得絶句二百首遠迈臨汀長夏銷暑復加排次上始太昊下訖有明凡正用僞品外國并厭勝馬泉之範皆入品題又前人著録与所聞於師友者聞一及之是非蒐羅之富攷訂之精昌克臻此至於屬辭比事獨具論議公子輩既為之箋注因付之棗黎竣之覽者洒然以茹古沿波而討源謂之泉志也可即謂之詩史也亦可

道光十有八年中秋海鹽張開福識

是刻即以原紙上版取其字意古拙而刻手固莽蒼至劣不成字殊以為憾姑藉以廣其傳耳惟原作刊于道光中葉尚偶沿洪志之誤叱先生輯古泉苑時則未汰其說矣閒有一二譌字亦正之甲戌夏五鮑康再識

癸酉孟秋
石查胡義黃署



泉譜始見隋經籍志顧煊錢譜錢圖封演續錢譜張台錢錄姚元澤錢譜陶岳貨泉錄金光襲錢實錄李孝美歷代泉譜錢氏缺譜杜鎬鑄錢故事羅泌錢幣考董逌錢譜于公甫錢譜皆不傳傳者洪遵泉志而已近李竹朋丈著古泉滙至為詳備　國朝為泉譜之學無多於此者其泰昕相與商榷者則惟鮑丈臆園先生先生自束髮以來蓄泉最富賦玩四十餘年故於源流正變真偽美惡辨別精嚴當世無其比也蓉嘗勸其著一書以傳世力請再三先生乃先舉所見所聞以及耆舊風流交游韻事錄成泉說二卷而

以題詠附焉其中遺事逸聞實足資後人之考訂非泛然論古之作也當與戴文節古泉叢話劉方伯論泉絕句鼎足而三矣若蔡氏癖談盛氏泉史張氏錢志新編詎能望其項背哉同治癸酉五月吳縣潘祖蔭謹序

觀古閣泉說

歙鮑康子年著

上古結繩而治太昊以前安得有泉幣且文字復不奇古舊譜每沿路史之失追溯至尊盧葛天殊不足辨安邑諸布與列國布制作不同劉青園釋為虞夏贖金說尚近理其餘刀布大率列國所鑄無三代以上物刪書斷自唐虞余於古泉亦云

古文偏旁點畫初無一定或繁或簡或移之上下左右不獨鐘鼎款識即泉幣亦然潘伯寅所謂當日並無許氏說文也譜家宜會萃眾論折衷一是或兩存其說庶

不失傳信傳疑之義吾人生百世之下料乎百世之上必別創一解謂彼說皆不足憑毋亦果於自信乎

余寓秦最久所得秦漢新莽及唐泉為多圜法居其八齊刀出山左小布出山右鏟布出中州小刀出畿服余皆身經其地惟未至大江以南故所收仍奉備耳鐵泉萃於蜀最後出

泉備五金不獨銅也新莽大泉五十有鉛土合成者錯刀之一刀二字直以黃金錯其文宋招納信寶有金銀銅三種但流傳絕少漢劉龔乾亨重寶銅鉛並行而余所得會昌開元越字益字二種已有鉛鑄又得宋元豐

篆書折二一品亦鉛鑄豐寶二字傳形尤不可解鐵冶始自公孫述乃余在秦獲新莽厚貨泉即有鐵鑄者三枚迨南宋則各監並作益多不勝收惟漢武帝白金三品僅有是說未見是泉

鐘鼎足重者以文字可寶貴非說文所能賅也泉幣雖文字較少允宜並重其與鐘鼎合者李氏古泉匯所載視初氏吉金錄尤詳

泉幣之好萃於山左同時如初渭園劉燕庭吳子苾陳壽卿李竹朋極一時之盛當以燕庭為最壽卿金石之富則甲於同人金文至九百種古印至四千餘海內罕有其匹成豐同治間繼之者為鍾麗泉王戩門余詩所謂那期後起得鍾王也未數年兩君皆玉折而竹朋刊成古泉匯遂獨有千古矣

秦中古帝王州銅器時時出土無款識者居其半當日只以花文色澤及完好者是珍也自燕庭宦秦曉以文字多者為貴雖殘缺亦無傷從此古器幾無完膚雖寸許銅造象亦必於背上補鐫平月有蘇氏兆年兄弟最善搜抉重研百舍求之荒邨古冢所得尤多又有張氏號鳳眼張精於鐫刻雖尊彝腹中深處亦能以長劍隨方就圜刻之磨以沙石埋置土中復使繡蝕經年取出巨眼

亦不易辨矣時人呼為張二銘余謂燕庭曰蘇張之害流毒至今丈實啟之燕庭亦大笑古泉復有薛刻一種亂真見余所作泉辨時人呼為薛重泉蓋鑄泉易識刻泉難識以余之深知情偽亦曾得一泉與燕庭反覆審視不能下斷語況流傳千百年後乎他日譜家必有矜為創獲謂吾輩當日並未及見者大抵皆薛刻也

壽卿致余書謂余一生心力萃於泉幣宜多

云有李斯而古篆亡有中郎而古隸亡有右軍而古法亡皆以行款姿態有人之見存而筆力與法遂失其真此與世父覺生公論詩所云自趙秋谷叛新城而山左之詩壞龔樹開浙派而浙江之詩壞袁簡齋趙甌北相繼起而江南北之詩無不壞同為橫絕一世之論不顧俗眼驚者也

余蓄泉五十餘年凡同時藏泉家其精品大率皆丐歸拓數紙存之積成廿餘冊蓋非經手拓不能詳審其制作也竹朋泉按時代裝成書帙便於取攜余悉數假歸故所拓較備亦間有一二品可疑者取備格耳拓泉宜雨過涼生紙墨俱潤用蘇州江六吉棉連紙第十七者良復臺長人靜心無一事聞登登聲輒覺怡然近十餘年馳逐輒紅久不獲此興趣有索余墨本者但屬人代拓而已壬申解

組旋京師得稍尋舊樂胡石查吳清卿摹拓尤精曾悉索余泉選拓之世間多得一二真本流傳詎非金石之壽耶

竹朋致余書云近代收藏家無過百年者如儀徵阮氏大興翁氏漢陽葉氏洪洞劉氏諸城劉氏浪僅數年諸物已星散人間不勝感慨係之余則謂吾輩嗜此不能不悉力搜羅以廣見聞要當視作過眼雲煙況悠悠身復更何足計如後人亦知珍愛自不失為佳子弟否則尚不若持贈同癖猶足以永其傳儻落賈人之手以雅物而充奇貨詎不令古器減色耶至巧偷豪奪尤覺無

謂奪人之財謂之盜奪人之所好轉謂之高雅乎竹朋為鞿然

九棘一種相傳千盾之形譜家多載之余亦得二枚制作微不同均甚古然竟目為泉殊難附會

安邑蒲坂諸布曰一斤金二斤金或讀金化其斤金二字無不平列者青圃云當讀作釿王廉生亦著說釿一篇頗有援據

尖足布有大小二種又有空首者尤大制作稍別長五寸譜家珍之燕庭得一枚右肩上二小字舊釋甘井泉匯釋作甘丹云甘乃邯省丹則鄲之諧聲也今在余處

燕庭藏泉余僅購得此品對之如見我故人矣

小布有作閔者文極明析流傳復多方足尖足圜足各種皆有之而獨不可識或釋作魯或釋作蘭或釋作黃父或釋作關壽卿疑為陝郊之異文迄無定論識字難於讀書信然

空首布俗呼鏟布狀絕類鏟首厚數分作方孔中空可以納柄不知其義何取孫澄之云詩庤乃錢鎛是錢亦田器故形製可以從同耶

齊刀出土尚多四字者一種三字六字者各二種三字者多不緻餘並字畫寬長或瘦勁可喜大率相類

藏泉家所未有也胡安之乞得第五一品後贈青園今在余處其第一第九二品燕庭得之近聞已歸繼幼雲矣泉匯載之目為權泉

古圜法有大泉甚厚重背平面作篆文曰第一第十第十六第十九第十十諸品古雅可玩字有在穿左右穿上下之殊韓季卿云金缸銜壁是為列錢豈宮殿壁開所用背平取其易嵌歟

余所得古圜法尚有重一兩十二銖重一兩十四銖等品圜孔背平篆書極古茂回環讀之銖旁從王上著一畫刀布不紀銖兩泉制至此而一變遂開半兩五銖之先矣

貽一枚舊譜率誤為天贊左讀殊可笑竹朋尚有寶一化寶二化兩種殊不可信著泉匯時勸其刪之矣

東周泉惟青園與余有之字畫如出一模圜孔背平不能斷其時代費虹舟云十六國時有築東周城鑄泉者疑為斯時物然詢其見於何書則亦不能確指制作絕類半兩非漢以後物也近聞壽卿亦得一枚尚未之見余在長安曾見西周泉似出薛刻

馬愛林有古泉三大逾當十極厚重面微有郭背平篆文曰第一重四兩第五重四兩第九重四兩精妙古樸藏泉家所未有也胡安之乞得第五一品後贈青園今

渭園有五鳳泉字在穿左右甚工余曾得拓本似好事者所為青園復拓示三金一品則顯出改刻至三銖金旁從全其有作金者皆五銖所改者也

戴文節泉話云人貴有一絕莽為泉絕蓋新莽之刀布諸品無一不精余謂新莽事事法古吾輩好古者無妨癖香祝之聞者皆大笑

新莽泉布鍊銅最精往往作水銀青小泉一種尤多俗呼水銀古是也他如列國刀布秦漢圜泉率只作紅綠色亦有二千餘年之泉絕無色澤者俗呼黑漆古以泰曾入土故耳泰中市肆鑒別古器有二目一曰出土一曰傳世

新莽十布惟大布最多六泉惟大小泉最多餘皆稀如星鳳燕庭宦秦得第布而十布乃全其穿上小豎或有或無判然兩種余亦缺第布而壯布後為壽卿易去六泉則呂堯仙與余全有之中壯余且有兩枚燕庭亦尚缺壯泉竹朋之壯泉字獨大疑大泉所改刻不知當日中壯二泉何以所鑄尤少耶

壯布自貽壽卿後廿年來遂不復見壬申冬石查赴保陽竟得一枚甚精物之可遇不可求如此

吉金所見錄壯布繪丌百作廿次布繪丗百作九殆未見原泉耳至他譜所載往往只作某布兩字者尤不足道也初氏復謂確有大黃布刀一種其字體板拙一望而知何吳柳門誤收之渭園亦誤信之乎

新莽金錯刀南中有作偽者金字凸出泉話所謂隔三尺遠即知之道光丙午丁未間秦中忽出土刀胚百餘枚並有毛邊未剪穿孔未磨鏽者或偏體紅綠或水銀古極厚殊可寶玩只未錯一刀二字耳余與燕庭所收不少曾笑語燕庭曰此物不宜多留市肆一經張二銘薛重泉輩補填金字則又足亂真矣

榆莢半兩秦中出土輒千百並有四圜僅餘分許文只作二三畫並不類半兩字者觸手破碎新莽大泉五十小者殊少道光末年秦中掘地得一罌皆薄小如榆莢而文字完好其細如髮余收百十枚並分餉同人泉話謂莽為泉絕豈當日盜鑄亦復不苟耶

新莽大泉五十復有鉛土雜鑄者甚厚字皆陰文反書確非偽作余在秦於小攤上得二枚其一背亦有文石查藏一品亦兩面同文細思不解其故

新莽貨泉有大如大泉五十厚重類數泉者俗呼餅泉流傳不甚多秦中蘇氏忽收得十數枚背文一星二星三星四星五星及又字八字市字皆陽文並有橫置倒

置者為向所未見余悉數購歸燕庭見而好之各選其一余所存轉不全備矣背文疑記笵之次第市字或當讀十二耶

布泉二種有懸鍼玉筋之殊古人泉文不嫌沿襲也舊說以懸鍼屬新莽玉筋屬北周獨盛氏泉史持駁甚力謂不得妄為區分余則謂舊說是也莽泉萃於來余寓秦最久見懸鍼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用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畫斷而不連莽後無此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玉筋泉從無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

半星或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者摹多六朝泉未聞有是三也二泉不特篆法懸殊輪郭亦迥異玉筋一種布字與五行大布酷肖顯非一朝之制且宋董逌譜云自梁武以來已有之其古可知四也舊譜或列不知年代品洪志亦因男泉之說雖云敦素疑為莽鑄而仍列厭勝品余按是泉班志雖無明文而制作既精流傳亦夥其為正用品奚疑

近見許氏選青小箋亦將懸鍼玉筋二種並列北周云舊說必宜更正蓋有泉史先入之言也選青箋所見殊少偶得一二泉何能遽下斷語余在秦收懸鍼一種並

目擊者不下七八十枚處處皆與莽泉合無一與六朝泉合者校定至詳始仍遵舊說吾輩著書語語皆本之古人依據葫蘆曷若勿作如羌無證據但獨立一說或意存翻案又安足信今而傳後乎

唐以前泉多有傳形所謂如紙背傳模者是也獨蔡鐵耕癖談謂他泉皆可傳形大泉五十不可傳形傳形則為十五斷為周景王鑄然則半兩傳形豈一兩有半乎五銖傳形豈一銖有玉乎況直百太平百金均有傳形當作何解癖談一書不失淵雅惟好奇太甚至云貨布貨泉千八百年人皆倒讀宜讀布貨泉作貨泉永通萬國宜

讀萬國永通斯真一家之言也

曾得大泉五銖細審乃選大泉五十之厚者刮去十字另翦取五銖之銖字以補之青圖藏有一品又似於蠟模上改十為銖鑄成者十字尚隱隱可辨亦覺滋疑

五銖有僅存邊郭二分許字畫僅餘十分之三中作大圜孔名緣環泉余得甚多無一平正率作四狀以翦邊五銖合之適成一泉疑此與翦邊五銖本一泉昔人以圜鑿椎而為兩故翦邊五銖近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圜而凹者圜鑿猛椎之故也

蜀漢直百泉流傳尚多無字在穿上下者成李壽漢興

泉頗艱覯無字在穿左右者近代譜家所列不足信也竹朋亦有篆書漢興字列左右一品着泉匯時即刪去余守夔二年鐵泉外絕無所獲僅得直百數枚薄小過於榆莢為泉匯所未備曾郵寄竹朋屬補之

大泉乃一時權宜之計利少而害多昔人言之詳矣然如宋元明之當十省工尚不甚省銅特鑄久則日形輕減至蜀直百之小於榆莢吳當千之僅同折二錢法之壞至斯而極小民雖愚亦安能奉行無怨乎

燕庭宦秦時得羲通泉大如當五字在穿左右篆法工整輪郭完好徧體蒼綠尤可愛與青圖之篆書騶虞峙

錢均譜家所未有余疑皆六朝物然無可攷證義通一泉比余入都後詢之則已碎而為二青圖逝後家人以精泉十品為殉騶虞峙錢即居其一人間均無由再見矣

青圖語余曰幼年在蘭州見市肆懸一錢鍼柄上墜一泉覺有異取視之乃大泉五十背文圖列小篆字十五曰予人大利宜子孫十月十日中時作奇品也亟索入索視薛不得已呈出乃中泉三十也復詢其人則云昨持來時尚有一泉某不識今日以之易餅矣

歸余曾假拓數日極精妙近聞亦以為殉尤物宜留之世間昭陵蘭紙殊不達耳

孝建四銖一面薙葉文一面小篆最不易得泉話所謂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罌罌兗仙收得數百曾以分餉不特大小各異或一面倒

余僑居長安時一日伯兄子遠過骨董肆歸語余曰見

置有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
穿上下有向左向右之殊或一面倒置一面傳形或兩
面傳形並四星四圈四決文等孝建有兩面同文或倒
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同文並穿上下亦作
四銖字者種種奇特多至五十四種雖薄小如榆莢而
青綠沁骨絕可寶玩泉幣愈出愈奇至我　朝而大備
信乎地不愛寶矣

宋之二銖永光諸泉舊譜雖載之余終未獲一見竹朋
云曾閒行濟南市上遇持竿售零物者偶懸有一泉取
視之景和也亟購歸余曾借拓數日互相珍賞又閒一
友得孝建泉因拂塵誤墮地為館童檢拾慮其薄小不
堪用攙入他錢中用之友大恚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
知己信乎

二銖泉有以五銖改刻者可笑復有以大泉五十改刻
作二十者彌可笑

孝建四銖三種泉近時出土多矣獨梁之大吉五銖大
通五銖大富五銖藏泉家率未之見葉東卿曾寄示各
二品字體各異望而知為偽作先生晚年郵寄新拓百
餘紙無奇不有並垣字大泉亦種種背文令人掩口盧
胡而笑不審老眼遽花耶抑明知其贋而故作此游戲
耶

唐泉惟建中最少亦獨小余得二枚燕庭選取其一以
大歷為報從未見中字在穿下者譜家所載余不信也
燕庭復有二品僅一中字一元字均在穿上更為奇絕
近為壽卿所得以贈竹朋

憶余十一二齡時在大荔官廨一薙髮人晏姓亦嗜泉
得一乾封泉寶為余所無余羨甚一僕聞而遽奪以奉
余其人潛馬出涕余笑而還之人間亦有癡於我矣

會昌開元楊字最少燕庭有之惟譜家所收尚有在二
十三種之外者余未之見僅得背穿上永字二枚確非
偽刻

周元泉流俗極珍惜背之甲文四正四隅均有之一星
亦有上下左右之別余求之十餘年始獲其全咸豐庚
申竟為臧獲悉數竊去

楚馬殷乾封泉寶大鐵泉燕庭藏十餘枚背有天府兩
字者頗足珍餘亦背穿上天字篆字余之兩枚即燕庭
所貽者尚有銅泉一品背天字極精整尤不恆見又所
藏永安一百永安一千諸鐵泉亦甚富並叨分惠余雖
投以木李不足報也燕庭解官後余時過嘉蔭簃相對
縱談至忘晷景回思此景宛在目前

北宋泉無地無之每種篆書隸書正書行書筆畫各不同翁氏彙攷析及毫芒或隸與正書配或篆與行草配分為若干種斷為各冶之別自云於北宋泉竭十餘年心力攷覈最詳嘗聞青園云曾以北宋泉背無文者覆凡上屬斷其面文十能得其八九可謂精矣

至和重寶大泉背穿上號字余得之秦中為燕庭索去薛氏子遂倣刻二枚不知落誰手矣余續得鐵泉二品大與銅泉同其一背雖剝蝕亦隱隱有號字旋亦失之殊不得其解實非偽造也

余得熙寧元寶篆書小平一枚背穿上濟字正書小平二枚背穿上衛字雖夷漫而點畫可辨又得大觀鐵泉類當五背穿上階字當係各監私記舊譜罕載內凡何鏡海亦有熙寧重寶背衛字一種則字畫分明大觀泰和大泉背有種種花文皆精好若後人鑄為吉語厭勝似不能如是之工或開鑪之日偶鑄此以取吉祥耶

西夏梵字泉文不可識泰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穿左二字點畫並同疑即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兩字必係年號也

蜀中南宋鐵泉繁富夥夠非可單究自燕庭宦蜀始收之郵示拓本至三百九十三種泉匯選取不少余在泰亦屬人力索並向燕庭乞其副本所得幾相埒存泰中一戚家乃悉失去比守夔重加掇拾竟不能後舊觀端平各種尤有餘憾見余所題石查鐵泉冊子得之難而失之易豈獨泉乎

南宋鐵泉背穿上下或作二或作三泉匯以為星月余藏甚多細審之作二者皆大如當二作三者皆大如當三蓋即二字三字之記以穿上徑作三字者證之其大與作三者正同非星月也

嘉定鐵泉通寶元寶篆書隸書各種外尚有之寶重寶真寶正寶万寶興寶永寶至寶新寶全寶珍寶崇寶洪寶隆寶各種並當二當三當五之殊錢法之亂蔑以加矣成都市肆時有之破碎漫漶無人珍惜故確非偽造隆寶一種余新得者泉匯亦未載其完好者頗不惡足補史志之遺

招納信寶劉光世鑄以招致降眾者余未見其泉僅向燕庭乞得拓本背穿上使字下作一押竹朋刻泉匯曾索之去然僅志其目殆亦未曾經眼無從定真偽也

背文百出至南宋鐵泉而極銅泉除紀年外餘不多見余所藏折二則有篆書乾道背正字小平則有建炎背

川字淳熙背泉字大泉則有嘉定背折十字淳祐背當百字大小二種小者罕覯鐵者尤罕覯陳式甫得二枚曾以一枚分餉若冕仙之大宋通寶背當拾字燕庭之淳祐通寶背慶當二十文字最為藏泉家所豔稱至慶元通寶背文十四字之多更歷來譜錄未覩之奇也辛亥冬蘇兆年得之於甘肅仲兄子周拓以寄余余適客大名馳書索之壬子春兆年弟億年來京師出以相畀厚重逾五兩背穿上勑字甚大穿下五十料三字穿左右慶元元年夏改鑄此号錢十字制作精整色澤亦佳以示同人無不嘖嘖羨

德祐元寶劉振齋所貽云青園故物大如折二字體類淳祐背皆篆書殊工妙又大燕庭有靖康重寶極大字兼行草背穿上穀字金旉穀故物也續寄示拓本有大觀兩面同文者大幾若鏡淳祐當百一種亦大於習見者面背皆篆書殊工妙又大蜀通寶字體與蜀泉絕類皆近代藏泉家所無

元行鈔法冶鑄幾廢至正至大二泉外餘皆罕見制亦極小余所收甚少青園有致和元寶今歸竹朋然如延祐三年至治元年至順壬申至元戊寅及背文作香殿奇字為幸顧往往紛如聚訟一字輒解至千言質之古人究未知悉當否多聞闕疑夫子固教我矣

乎

建文泉為成祖銷毀殆盡故世無傳者世宗曾補鑄洪武以下九號泉各一百萬錠明季去今未遠何以正統成化等品至為難覯恐亦徒有是說耳偶得建文天順及弘治之寶皆極薄小字畫絕細類私鑄殊不可解有以張獻忠之大順通寶改刻天順者字體板拙一望即知

景泰以出廟其泉獨不補鑄然余曾得一枚殊舊未敢遽定

泉文有與史志不合者並有史志漏載者自當以泉為

斷蓋史皆易代所脩泉則確有可據第恐點畫有作偽正宜詳辨不容武斷耳

刀布文字不宜索解太深與鐘鼎銘勳示後者有間當時鑄為小民日用之物不過紀地紀數列國自為其風氣以便行使豈有艱深其文義使後來文學之士費許多援證始得其解而當日不識不知之民轉一目了然古今人果不相及如是耶

金文不易得彝器外惟刀布及周秦印自以多見一二奇字為幸顧往往紛如聚訟一字輒解至千言質之古人究未知悉當否多聞闕疑夫子固教我矣

漢厭勝泉如日入千金與天毋極辟兵莫當諸品致皆古雅大率上有紐下有環環易缺余所收不少只一二完璧耳秦晉皆立土葬者橫穿其穴狀如窯故出土銅器率云得之窯中柩前多置小石案青圓兽遇一古冢塌陷偕人下視之石案上置二泉即日入千金背作長毋相忘者其一已缺或攜其完者以出想亦生前嗜古者歟

窯中每有瘞泉動輒千百所出彝器凡有蓋者往往中餘清水蓋年久銅精所漬並見有青綠雞隻形狀畢具見風則悉化灰燼矣此亦軼聞蘇億年云

余寓秦所儲屋甚小地僅數弓雜蒔花木偶得崇寧通寶大泉兩面同文者惜為人佩久色澤都盡因置之花下冀稍作土繡數日矣忽燕庭過訪並攜所藏華山碑來觀縱談良久比送之登輿見崇寧泉已失所在蓋為其輿夫拾去異日笑語燕庭曰此非丈之輿夫不能

青圓云當年好古諸君往往隔數旬輒擇地一聚各出新得泉幣互證參觀為竟日之樂或預攜打本即日分贈或向主人索墨就而拓之一日某君（惜忘其號）攜有異品一友極賞之必欲假歸一拓其人遂長跽而言曰自得此數泉尚未嘗一日去身也合坐皆笑此亦如高西園所云不可與朋友共者獨此印與山妻耳想見老輩風趣

余與內兄鏡海年少時好角勝鏡海獨方足布為多餘皆不逮余外舅家於晉曾得出土小布數百經青圓選取外悉以付鏡海故富鏡海為青圓之甥初購泉有所得不能決就正於青圓遇佳品青圓輒選去泉範最後出馮氏金索所載不少惟堅以陽文者不能鑄泉斷為三種直目之曰範鏡範洗不思如作鏡洗何以中必作一紐及走銅之路四邊必作凸凹相銜狀深亦不過數分或僅一二分其背或作十字文或刻敖識

平者絕少古人不作無用之器是豈能為鏡洗之用耶余既作範說三首並詳載翁氏彙攷模蠟合土之說於左

泉範之著錄也自曝書亭集始也余所識藏泉家碁多所見泉範亦碁多劉燕庭所藏凡二十餘枚富哉範乎範有陽文有陰文而陽文者居其九每泉必一面一背其治鑄之法不外乎模蠟合土翁氏彙攷言之最詳謂必用兩範合而後成古泉中有兩面皆作面文或皆作背文者皆當時誤合兩範者也自來無人疑議之獨馮氏金索謂陰文者始能鑄泉陽文者乃古人鏡洗之屬

而張叔未戴醇士又以陰文者不可用若鎔銅入范則范必銷至云二者可以聚訟不知皆昔人鼓鑄之所需也余嘗於骨董肆見五銖陰文范平列二十餘泉其制如版下足旁柄詢之肆人云銅汁遇冷則縮初無融合之理數鑄後范必熱以水沃之冷則又可更鑄雖所見皆只面文度亦必有作背文者大抵陽文之范不過數泉且模蠟合土其勢也勞陰文之范每多至數十泉一鑄遂成其勢也易人事日趨於簡易有不舍難就易者乎夫古人制器必精斷不作無用之器後人求其故而不得遂據一己所見輒並古人而疑之方今地不愛寶

古物出土愈多亦愈奇如燕庭之寶六化范齊刀范陳壽卿之榆莢半兩范皆足補舊譜之缺惡知不日有所出奇情詭致彌足以滋疑而聚訟乎余竊冀見所未見矣

泉范說一

是說作於道光己酉近聞壽卿所藏泉范已百有十枚竹朋欲悉以補入泉匯洵一快事物聚於所好信然

古者鑄泉必以銅為范而燕庭之寶六化范余之四銖半兩范則以石壽卿之大泉五十范則以鐵泰中近出五銖范穿上一橫丈者及契刀大布諸范則以泥范至紛矣好古者大率有之顧有范之泉不可用若鎔銅入范則五十貨泉之屬其筆畫皆不甚懸殊以一范可鑄千萬泉也獨列國之布其文多至百餘種而尖足布之平州茲氏方足布之平陽安陽等流播尤多余目擊數百枚其筆畫肥瘦參差幾無一相肖若一布有一范當必有千百范何近代藏泉家無一列國布范也秦之半兩余所收五六十品嘗集而校之筆畫肥瘦參差亦各不相肖若一泉有一范亦當有百十范何近代藏泉家無一秦半兩范也他如磬折刀尖首刀制作綦紛亦概不聞其有范古人往矣余不得而質之矣特以意揆之疑當

時制度尚簡初無一定之范工人於鑄泉時就沙土上以意刻字旋刻旋鑄亦旋棄故參差弗齊沙土不能經久致後世無傳焉不然何以紛紜其若是余謝陋寡識不獲就正於諸先達讀書鮮所折衷且窮而在下於當代之朝章國典尚茫乎其未諳顧逞其臆說料乎千百載之前剌剌不休豈特人嗤其妄哉余亦自知其謬

泉范說二

人事日趨於簡易勢為之也余所見陰文泉范有銅有鐵有石其制率如版多者數十泉少亦不下十餘泉字皆反文以鑄就則正文也陽文銅范其制率如盤少或

一泉多或四泉皆一面一背惟半兩背平無郭不用背范有多至八九泉及三十餘泉者字皆正文以尚須模蠟合土故也新莽泉制最精其范多用陽文不憚模蠟合土之勞陰文大泉范僅一見亦復不緻疑已非莽初制矣道光壬寅癸卯間長安城西掘得五銖泥范甚多惜殘缺無復全者余收得八九枚制有若甎皆正文凸起而無背文惟泥質弗堅字畫不無剝蝕縱橫羅列多或至四五十泉其為陽文也同其為用也應亦同而泉乃逾之十倍視如盤小銅范勢逸殆迴殊泉之穿上輒作一橫文復得小五銖泥范一角亦正文凸起穿上作

一橫文應係一朝之制攷五銖自漢迄隋冶鑄不廢形製匪一除角泉四出及梁五銖隋白泉數種而外不能臆斷為某朝所鑄獨穿上傍好一橫文者秦中時時有之而近時出土泥范無不穿上作橫文並見一二有款識者確非偽造字亦陽文而反書之其紀年乃元康神爵諸字然則此種五銖當為漢宣帝時物雖書闕無徵未始非攷古者之一助矣余賦性也迂實事求是為文尤弗憚繁贅因作范說輒復詳記所見以貽同好嗜古績學之士其見而嘲之耶抑笑而許之耶泉范說三

翁氏彙攷云樹培按泉范之制就今所見者諦審之

中大圜凸星如紐者紐外或四出或六出如枝之接花每出必連一泉也其上下左右又有小星或長或圜或尖凸凹牝牡相間然其凸凹之高深不過分許耳其每泉之穿內亦各有小凸凹之大紐獨高與四邊亦止與泉之輪郭平耳而當中之高相等因思譬有范二於此兩范相合而此面當彼背此牝當彼牡此凸當彼凹矣中紐既與邊平則兩范相合處四邊相對兩紐相對間不容髮矣然其內之小凸凹其高深不及分許雖相值而仍不能相合也於是先以蠟劑和勻或用白芨水和黃土置於

此范之上而以彼范合之俟蠟乾解視則泉文正者反凸者凹矣兩紐相對則成透空圜孔矣外四出六出之凸文亦成凹文矣於是置此銅范不用而用此蠟模矣然使僅此一蠟模也尚不可以鑄泉蓋一模雖其兩面而每面之泉只算作半面而無背面以合之也因思此模也其上下左右之小牝牡處亦既牝成牡凸成凹矣當蠟模之就范也則有外邊以限之中紐以穿之迨蠟模解下則中為透孔上下左右更無外邊全賴此小牝牡凸凹為之對筍合縫矣故必須再印一蠟模與此蠟模相合則小牝牡凸凹處相

合適均而無欹側之虞其中大紐相對則仍一透孔也其四出六出相合皆成四文而中空矣其泉之背面相對亦中空矣如此之蠟模印出者不知凡幾率皆兩兩比附疊相配合疊至數十模而其中穿孔之透空如故也其四出六出中空者直達於泉泉之穿內又有小星限之乃以銅汁自中穿孔灌入而泉成矣今所見古泉有邊外或連一銅塊分許即是模上之歧出者當日偶未翦淨耳其有偶誤以兩面相合者其背亦相合矣今所見五銖貨泉有一泉兩面皆作面文及兩面皆作背文者則率出黏合此故也又如培所收

之大泉五十笵其一凸一凹依邊處之裏側各有凸起線三其左右邊之裏側各有凸起線一因思若印蠟模則線成凹文蓋蠟模疊置既多內既有牝牡凸凹使之箇距相對而外邊之凹線文則又加線緊束之更不至欹斜耳禮曰笵金合土蓋以銅作笵是笵金也和土為模是合土也培又疑者今所見古泉笵皆六朝以前泉耳何以唐宋以後之泉笵絕無一遇者蓋不用此笵制矣

辛未秋竹朋寄示新得笵拓半兩泥笵亦習見之物然無兩面均有文者竹朋云東海濱新出十餘枚似石非石悉為壽卿所得有面背均作半兩者數枚已奇復有一枚面列六泉三半兩一背無文一左右半兩上下有千秋字一背作龍文更為奇絕

竹朋復拓寄五銖一笵云郭樓堂所藏合面背計之凡三泉其二背有四出文即角泉也其一面背均無郭背有小十字同列一笵則此種五銖當亦靈帝時物前人未經論及此皆新得之足補舊聞者

五銖貨泉大泉諸笵泉皆一正一背故兩笵一經誤合即有兩面均作面文及均作背文者矣獨半兩不用背笵初無誤合之理近見亦有兩面面文者則率出黏合

蓋背平易黏特不足炫法眼耳

所見半兩陽文銅笵不少皆只中作大圜凸星及走銅之路絕無四邊亦作凸凹牝牡相銜狀者此即不用背笵之明證

竹朋又寄有至宝元寶拓本戟門故物云似崇宝所改余細審其字體宝寶兩字卻類崇宝大亦相若只元字獨異略兼行體攷金泰和以後不聞按年號鑄泉廉生則云色澤甚舊但舊泉改刻埋置土中青綠亦後易致余未經目擊終不敢定也

元至正之寶權鈔錢大小凡數品制極工余迄未之得

以與南宋銅銙牌所見無一真者也金貞祐寶券泰中曾出一銅版頗新異甫出土即為他人購去燕庭以為憾余僅索得一打本長尺許中有伍貫八十足陌字上方橫列伍貫二大字餘文甚多此與寶鈔均錢之變格故附著之

大明寶鈔何玉民外舅貽二紙作青黑色殊厚折處不絶如縷長尺許寬六寸許兩面均有文字印信其年號則概用洪武惜已失之不獲詳志其制作

日本國之和同開珎神功開寶萬年通寶諸品制作精好殊為罕覯燕庭守汀州時曾伴送琉球使臣赴閩使臣亦好古頗有所收遂悉數貽贈以為得未曾有一日有友登舟論古索觀之為臧獲誤墮艙中不及知比入都方悟已失至今談及尚怊怊然

太平興寶舊說迄無定論制作與宋泉迥異癖談以為即宋太宗鑄亦非燕庭謂此與天福鎮寶均安南國鑄其說辨且確泉匯從之

高麗國泉篆書則有東國海東諸品正書則有三韓朝鮮諸品皆精好不易得余悉有之惟常平通寶多不勝收背文百出燕庭攷核最詳附錄於左

嘉蔭簃泉說云海東朝鮮國自古奉　中國正朔惟謹不敢僭有僞號唐宋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為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為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而立禁綦嚴不得流入內地間有貿販及藏獲輩攜來者偶或得之有大小二種小者徑八分如宋之小平錢大者徑寸如宋之當二錢幕文穿上下各一字亦有穿左右有字者或以官名紀或以地名紀穿上之一字也或以數紀或以千字文紀或以五行紀穿下之一字也或以天干紀或以卦紀穿右之一字也穿左右或以數或以〇紀也紀以官者如戶乃戶曹工乃工曹兵乃兵曹武乃武庫營乃御營廳守乃守禦廳賑乃賑卹廳宣乃宣惠廳小平錢亦有惠字者捻乃捻戎廳訓乃訓練都監禁乃禁御營統乃三道水軍統制營至如均字備字問字等當皆是官名而莫可攷耳紀以地者如京乃京圻道亦有以圻字者平乃京圻道之平壤府關乃京圻道之開城府水乃京圻道之水原府松乃京圻道之松岳府全乃全羅道黃乃黃海道亦有以海字者江乃江原道咸乃咸鏡道此各種幕文穿下非二字即千字文字者為多小平錢則有一二三四至十五等字當

二錢則皆二字也或有C○在穿左右者惟統字者千字文外有穿右畫一三卦形三為震卦震東方也朝鮮為東方之國義或有所取歟又有穿右壬字癸字二種穿下皆千字文營有金二金三金四金五水一水二水三火二火三土三土四土五各種數目皆在穿左若此是紀以官復紀以千文復紀以卦復紀以天干復紀以五行也常平錢文不知其品類凡幾姑就所藏者攷其官名地名備載如右以廣異聞

一朝之泉各有風尚其制作文字必自成一格雖歷年久遠亦不甚懸殊近來島夷私鑄種類極繁往往襲用

前代年號並有暗合者簡率惡劣一目瞭然而譜家不免好奇冀補所未備如治平聖寶圜孔薄小與天定諸品迥殊或竟誤為隋劉伽論鑄如斯之類

制作甚陋選青小錢亦竟誤為徐壽輝鑄大世通寶大世二字獨大殆難悉數舉一可以反三

物之聚散靡常余所蓄泉頻得亦頻失幸精好者尚各拓存一紙燕庭曾得三字齊刀七百枚精選數十別存之比輯泉苑乃不知所在竟無由拓入宜泉亦曾集北宋泉數千校定得若干種今並拓本無存猶固有傳有不傳矣

藕心非泉也秦中出土小銅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筒面作八分書千金氏三字陽文甚工背或缺寸許余曾見一枚中藏一藕心牝牡相銜如鈴與匙者然或云此為藕心之郭余疑與藕心合而為一物究不知作何用舊譜蓋強名泉

竹朋寄示新得一藕心長僅寸許有細篆書兩行一為延政四年王政六字一為都昌侯三字甚工尤屬創獲其非泉也益信

各譜復載有磬錢余在秦所獲不少質極薄大者闊四五寸小者或寸許形製如一上有穿略有郭花文大率作鉤間有一面無文者不審何用無由起古人而質之

譜家且有疑為古幣類者三代時安得有花文泉耶至李氏古金志存所載金馬風聲一枚乃簷前鐵馬之一片並非古物何因闌入

又有薄銅片狀如梳者去泉甚遠大小不一或上邊有圜孔甚大背平譜家亦疑為古幣之變往往載及古布

率有文字制作亦不甚懸殊何忽翻新若是善乎燕庭之言曰世間不可識之物甚多何必概目之曰泉耶

馬錢種類繁多舊譜或以地用莫如馬疑之泉史始據李清照之譜定為打馬格子錢青因復按譜繪圖作為

雅戲又有俗呼詩牌者或圖或方而長有詩仙醉仙琴
仙碁仙散仙拔宅仙壺中仙邁鶴仙王母雙成曼倩之
類一面繪象一面五言絕句一首間有大者下邊橫列
嗣功堂三字譜家無攷乃昔人選仙之戲具宋王珪宮
詞云盡日閒牕賭選仙小娃爭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
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近讀天香樓偶得亦言之
都下有李寶台者工於作偽不惜重資購泉得一真者
輒於泥沙上印一模融取古泉之銅翻鑄土蝕之衣帶
和之經年累月火氣悉退遇好之者始出以相示復故
作驕矜珍祕之態一言不合拂袖竟去再索一見不可
無說二書皆未可梓行竹朋古泉匯六十四卷初約余

得以此大售其欺然與薛刻並皆他日傳作
咸豐初年行大錢禁私鑄綦嚴寶台翻鑄古泉終日鼓
箱模範為羅者所獲對簿時寶台嗤曰今所禁鑄錢一
繞直十我所鑄者一輒直千萬安得為私鑄耶鞫者知
其誣笑釋之
余讀諸家譜錄有可疑者輒隨筆識之非敢索瘢亦實
事求是之意使其譜尚待刻亦必居諍友之列勸令正
之
金簴穀晴韻館古泉述記專取圖法此蓋各從所好曾
惠惠一讀簴穀為燕庭之師晚年悉以所藏付燕庭達

哉
朱近漪古金待問錄亦僅於嘉蔭簃披閱一過不免沿
路史之訛曲為附會
馬伯昂貨布文字攷所載無多燕庭曾貽余一冊鐫刻
尚精但好為創解失之穿鑿
翁宜泉古泉彙攷殫心力數十年博採旁徵寫本八
帙厚幾盈又余曾向燕庭借讀略事鈔撮但惜無圖而
錯落極多兼有信手所記未經刪定者燕庭古泉苑以
皇朝錢法冠首餘則分類為六凡一百一卷圖備矣而
無說二書皆未可梓行竹朋古泉匯六十四卷初約余
同輯比京師多事竹朋旋里遂獨力成之計泉五千又
三品余為作序有空前一語同好皆歎為至言
初渭園吉金所見錄視以前諸譜所收為多凡千二百
十種尚不及泉匯四分之一然能一埽舊譜沿訛之陋
最為善本所可議者三五品耳
戴文節古泉叢話饒有逸趣余曾手錄一本藏之壬申
夏晤伯寅京師力謀付梓屬清卿寫以上版摹刻絕工
其書遂傳洵大快事
青圃藏泉最先富與宜泉相埒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
一種版已不存余曾力勸著錄至云文試思後世誰知

梓定吾文者卒因循不果旋卒於上荊南巡道任舊藏大率償官逋甲寅乙卯間有攜至都下者余為竹朋作緣尚選取百十種風流雲散能無黯然

燕庭藏泉裝潢最精好匣上鐫刻攷證銘贊並及小象惟其家不知珍惜率為都門大力者以重資購之去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乃中年所刻此外尚有金石苑古泉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諸書皆未及刊行僅刻三巴香古志一種鉤勒殊精聞張石匏陳粟園諸君監刻者也獲古編甫刻有圖箋余擬為編次成之燕庭半生宦橐悉購古器布政浙江時方思盡付棗梨因

論事輒與中丞不合遽以好古窓劾去遂諸願莫償身後並書亦散佚泉苑一百一卷余僅手錄其目念之為腹痛然緣嗜古罷官尚不失雅人深致耳

張麗瀛錢志新編摹刻工整考釋亦詳惟所載列國無文圜泉寶貨大泉陳之玉筋布泉唐建中泉中字在穿下諸品似不見按譜繪圖之失直百漢興二品亦覺沿訛至唐之顯慶長慶五代之開平鳳歷永和大有等泉尤從來所未見其謂新莽六泉只有大小泉餘皆偽作殆西行不到秦未見真物耳

馮晏海金索掇羅甚富刻手亦工用力勤矣獨泉幣非其專門亦復按譜繪圖沿訛襲誤不可枚舉吾輩著譜凡新異之品必親見其泉確有可信者載之以廣軼聞否則即同人所贈墨本稍涉可疑亦當割愛何必重摹舊譜以矜多炫博乎至鏤文古銅片及無名小銅器秦中時時出土殆不勝收乃定為馬幣龜幣殊堪失笑魏之泰和五銖周之泉布成李壽之漢興元寶諸品其失尤不足辨也

李樸園古金志存所載各泉真偽雜出第三卷古圜法諸品尤劣不審何以入選至尖足大布左右凡廿字一布臚列十數邑名之多新莽泉範一範並列大布貨布大泉數種皆從來未有之奇也

唐西源泉幣彙攷亦千餘品攷證本之洪志並　西清古鑑吉金錄疑者闕之不復強解頗屬詳慎惟專載所藏諸布只廿餘種太覺寥寥朝代泉文亦多缺略其五工三兩二泉殆銅質剝蝕非當日果鑄有此品也前蜀永平元寶流傳極少余僅獲一枚乃卷中作通寶且自上及下讀之均與蜀泉不合至金馬風聲乃兒童戲具寶斤古金銘詞數十字尤俗工妄造均不宜闌入滋穎獨

國朝錢三卷則掇羅賅備有足多者

許賓門選青小箋依據吉金錄泉史諸書而所見太狹

尋常習見之泉亦出借拓寶三化一品摹刻失真釋寶為燕則沿貨布文字攷之說大泉五十極太者亦列正品壯泉三十壯泉字列穿左右三十字列穿上下尤堪失笑他如兩當小而有郭磨及五代之咸亨開平應天遼之天贊應歷天成諸泉均未敢深信卷首所列刀布合計之僅四十餘枚未免太倉之一粟矣

近復得謝佩禾春草堂集中載泉圖四卷自序云收藏數十年所得不同者凡數千品而刀布寥寥當爰釋作當幣齊刀背三橫畫釋作乾卦半兩穿上下作三豎文者亦釋作乾卦坤卦異布背作十貨者釋作端布當十金與小者一品均謂確係新莽鑄一當貨布之十不知何據大泉五十合背泉有一面作小泉直一者一刀直五千一刀字列穿左右直字並引梅宛陵之詩為證貨布有傳形並有二兩一品云當即赤側泉懸鎰布泉定為梁泉他如咸亨龍德天成保大應天諸品均有之尚有助國元寶云石晉時鑄則尤屬異聞

古泉當以制作字體斷其時代不得以泉文為據佩禾所載大世通寶太平通寶背平列二星大和通寶乾元通寶均外國私鑄制甚簡陋銅色赤濁絕無古致乃定為隋劉伽論林士宏吳楊溥遼天祚帝鑄遼泉有乾統無乾通譜家歷言之佩禾則云並無乾統而以乾元作乾通讀張士誠之天佑無作祐者則云實係祐字舊譜皆誤朝鮮之常平通寶京師時時見之佩禾游甚久乃誤為鄭成功鑄其書殆未經就正大雅者也至星官生肖吉語諸錢不過宋元以後之物俗語俗字綦多乃悉謂漢六朝時鑄足與碑版並重且有直斷為梁武帝鑄者鏤空花文錢大率兒童所佩尤不足道乃以作雞形者為漢魏之雞幣作龍形獅形者為漢之龍幣獅幣臆說如斯何異癡人說夢乎

余曾於長安書肆得朱多爓古今錢譜一冊若

噴飯吾人著一書安能免後人詬病然或略有心得瑕瑜互免亦不失為可傳若似此之強作解事囊黎有知能無恫乎

陳誼圖歷代鍾官圖經亦沿路史之說瞿木夫泉志辨誤補遺嘉蔭簃均有之余未遑卒讀盛子履泉史張崑喬錢錄余舊藏均失去都朱及論斷黃小松泉拓數冊廉生所得異品寥寥胡自玉錢通專論錢法其圖則取之泉志徐氏所補繪者不足據也

錢通三十卷乃有用之書與攷據家異路子端貽有寫本亦失之緣秦中寄存泉幣書籍碑版省垣戒嚴時悉

數散失閻丹初書來云明人著書多不精勤余增訂付梓冀收實用念衰庸寡識不免玩物適情徒作無益害有益負吾友矣

壽卿云自來無古泉叢書勸余將已刻未刻各譜一字勿易彙梓為古泉類苑洵大觀矣竹朋亦云余思未刻之譜以翁劉二家為巨擘但皆未成之書刻之仍不能愜心貴當此外已刻者不下十餘種所載之泉大率相類人云亦云如一一重摹不免疊牀架屋數見不鮮且卷帙浩繁奢願難副無已姑為泉匯補遺乎

有好皆能累此生信然泉幣古物中之至微者也或無心得之不禁拍手稱快或求之數年不一遇或遇而力不能致妒他人之我先輒胸次不釋者累日即此見遇欲之難

同人多勸余自著一譜念所藏拓本悉經竹朋選取不能出泉匯之右奚事畫蛇添足惟卅餘年來荷名流作序題詞裒然成帙竟不自貴重無以副良朋之勗勉如何如何

余所蓄泉因刀布最古悉拓之朝代泉則擇其精好難得者拓之宋元明泉之有背文者亦悉拓之以資攷證得泉選十六冊泉拓六冊各家所藏別選拓廿有餘冊晴牕偶暇淪茗焚香偕二三素心人展卷縱觀致足樂也

壽卿書來每告余拓墨之法老嫩不能盡學石查響拓一法尤妙嘗索余所藏各家拓本往觀不數日即摹拓相示以焦墨鉤其文淡墨鋪之輪郭畢肖驟視幾與原拓無二精矣哉

舊交星散壬申旋都後惟與伯寅清卿石查廉生時相過從清卿亦一見如平生驩諸君好古多聞所學皆過余遠甚伯寅藏金石尤富精於鑑別刻有款識並為友人刻書不少余雖老猶獲以所藏博諸君欣賞亦足慰

數十年挹抐之勞矣

余健忘性復嬾友人有索余拓本並索拓屏扇冊子者往往經年不報惟施之同癖則大不可孫春山必怨我矣

秦中同癖尚有李古農所藏安陽即墨刀最多兵燹後復有鄭小塘搨榛剔楛頗得佳品亦後來之可畏者

竹朋門人吳霖宇不甚收刀布見余豐貨泉酷喜之余遂解贈霖宇與式甫選泉皆弗求備但取其精非經余審定不可

余每得一泉稍新異者必偕同好反覆辨證有說輒以

片紙記之顧零落蓋篋中亦頗散失伯寅勸刻譜尤力余謝不敏又勸刻泉說並謂如意存謙讓當為代刻壽卿書來亦有冀子年作傳人語諸君高誼如斯令人汗下爰檢舊稿芟存百十則攷據少而軼事多不逮竹朋諸說之有關繫此日災黎他年覆醬不足一笑也如有心得當入補遺

客有謂卷中諸人概不書名以海內咸知也然文節泉話所載甫廿餘年已有不能舉其名者盍志之俾一見了然乎余念其言良是爰悉註於後如劉青園師陸潘伯寅祖蔭初渭園尚齡劉燕庭喜海吳子苾

式芬陳壽卿介祺李竹朋佐賢鍾麗泉淦王戟門錫榮胡石查義贊吳清卿大澂王廉生懿榮孫澄之大川翁宜泉樹培費虹舟開榮馬愛林 胡安之定生幼雲繼振楊氏韓季卿韻海戴醇士熙文節呂堯仙佺孫吳柳門文炳蔡鍛耕雲葉東卿志詵何鏡海福宇陳式甫模劉振齋韜金蕡穀錫嘏高西園鳳翰張叔未廷濟郭櫆堂蓉之朱近漪楓馬伯昂昂張石匏開福陳粟園畯張麗瀛崇懿馮晏海雲鵬李樸園光庭唐西源與崑許賓門元愷謝佩禾堃朱 多爓陳誼圖菜孝瞿木夫中溶盛子履大士張崑喬瑞木黃小松易胡自玉我琨路子端慎莊閻丹初敬銘孫春山汝梅李古農敬直鄭小塘侶常吳霖宇惠元伯凡子遠廉仲凡子周庠也

甚矣作僞者之勞也大而彝鼎小而泉幣按圖製範襲貌追神其技之精者曰翻沙翻沙猶易辨也未中僞作之泉則率以舊泉磨而改刻有薛氏父子皆工鐫字每選取厚泉磨令稍夷釘之几上以利刃依方就圍刻之無斧鑿痕而時作青紅色余寓秦也久目擊百餘枚如三銖四銖半半兩兩四字半兩回文半兩幺泉幼泉大泉五銖貨泉傳形布泉對文涼造新泉豐貨之屬都漸有佳致聞其每得一泉必倣作一僞者售之而私其真者嘗得至和重寶重和通寶大泉色澤甚古訪之乃以

崇寧重寶所改作筆畫殊肖又嘗見所作顯慶通寶竭十日之力而後成驟視幾與舊泉無二作劇亦狡矣哉他如壯泉三十直百定平一百孝建四銖通行泉貨諸品則文字制作往往與舊譜齟齬蓋未見真泉臆造者斯不足炫人也又若永和五銖若景王若一分若大泉貨泉若永安三辰若建中靖國則私心出奇使人捧腹姑置勿道既而復取五銖貨泉大泉五十之堅厚者於泉背添刻吉語兩字則有延年（旁復作飛鴻二）上林之屬四字則有與天無極富貴未央長生未央長樂未央甘泉上林之屬七字則有惟王子孫永保民王宜民宜子保孫之屬八字則有承天之祜子孫之福與天無極長樂未央宜爾子孫子孫永福之屬其字或列上下或列四旁或列一隅或間以四出文或間以花文或間以四星或間以龜鶴星斗奇情詭狀百出不窮貨布之背亦作種種花文及長命富貴天下太平國泰民安諸吉語唐宋泉背則刻為人物名馬大率工致可喜埋於土中經年而復出之面文既真添刻亦巧復蝕以土繡載之都下大為亂真惟諦視之神味或不足也字體亦太工也章法筆法篆法不必果相稱相合也雖紅綠爛然其色終不免稍滯且

舊泉縱欵斜簡率必饒有神致僞作者悉力求工能為明析不能為模糊能為精整不能為姿態執是數者稍足以別之然俗眼已見不及是使更數十百半尚安能發其覆乎余故不憚煩贅姑就所見者一一著於篇冀世之同嗜者或不至盡為所惑用心似良苦而計亦大迂矣夫近代嗜古家每著一譜必有一二種奇泉為舊譜所未詳史冊所未載矜為創獲安知非昔之作僞者故留此狡獪以貽誤後人又況天下事真僞混淆是非倒置人情風俗之大名物象數之紛變態萬端莫可窮詰有識者付之三歎息耳獨泉也乎哉

薛氏子復見示所刻開元大泉皇祐元寶篆書正書二種皆楚楚有致其至和重寶背文號字之作黑漆古者尤精錢與原泉無別蓋以拓本帖之古銅片上依樣刻之並肉郭穿孔均出雕鑿而刀痕盡化狡獪甚矣若東周西周五五第十一二銖景和天成德祐諸品則以未見原泉望而知為臆造大通五銖大通二字低於五銖添刻顯然不待深辨惟薛氏子年甫弱冠儻窮其心力所作當不知幾許余安能一一而剖之耳目所及再識一二以告同癖

己酉冬陳式甫復攜示薛氏子新刻各泉如寶六化

兩當半兩穿上下作三金者建中中字穿下列天成乩亭

皁昌諸品或字體不類或形製未符上元通寶尤不經均無足深論惟大歷寶歷廣政靖康景炎及皁昌之當二者已頗有可觀其半兩之字在穿上下者壯泉之以真本摹刻者則甚精五銖背或作子孫宜福祿語祿字作鹿形大觀背或作四靈或作午馬或作星劒亦足為魚目之混後之鑒古者殆不能不為所惑矣客既去爰憶其目而詳志之又一載其子亦死薛刻斯絕

泉說補遺

翁氏彙攷初非定本聞宜泉曾請觀永樂大典終日手自鈔寫凡稍涉泉幣者無不采入故卷首尚列燧人氏一條云見通志前編並路史是時甫有火化遽先以鑄泉得無可笑

刀布文字皆平易近人並無蚪書鳥篆故余斷自唐虞好古者欲推崇其所得動稱太昊高陽試問唐虞以前百物皆不傳何以獨存有泉幣且若是之多耶

安邑諸布釿字舊讀金化青圜以金斤二字平列從無少參差者宜讀釿廉生亦深然之已見前說而近時廠

肆忽出數百枚石查選得一品斤字獨傳形作釿甚異然則釿字一說又未可固執矣

當爰諸布面文及背陰文有作夸者亦作夸又省作夸舊云倒子近或釋作宛或釋作流省泉匯釋作充只合存疑

布文舊云不可識者甚多如方足布作瀕者壽卿釋為桃源左讀尖足布作辜及作辜者壽卿釋為韓省空首布作荅者壽卿釋為基作樂者釋為宋作㠯者釋為莒省均可補入泉匯釋為又方足尖足布多有作八乙及八卜者泉匯釋為八化

乙卜皆化省也壽卿云八當讀別空首布作ㄚ全𠂤者泉
匯以漢碑坤作𠂤證之云坤即地也釋為齊地金壽卿
云𠂤乃濟之水旁移之齊下耳又作雩者泉匯釋為粵
壽卿云當是雩其作雨者即雩省有作𠂤者泉匯疑為
泉壽卿云當是宗作皆者泉匯疑為谷壽卿云當是治
作羿者泉匯疑為發壽卿云當是羿壽卿釋刀布時與
泉匯殊姑載一二以備參攷不能悉舉

空首布又作珧者泉匯疑為瑁壽卿以為未安燕庭釋
作項作㠯㠯者泉匯釋為窗壽卿亦疑之燕庭釋作窒
或釋作密

圜首圜足布有穿孔三背作𥫱者泉匯云朱即銖省刀
布不紀銖兩自此布始余亦有此種惟制作字體均乏
古意頗疑其贋

小布有作苗昌者舊釋恭昌泉匯釋作益昌廉生有一
品非銅非鐵似鉛質而沈重具渾古之致審非偽作亦
布中異品

大布背有十貨字者舊呼商布然古貨字皆從化此獨
從貝其非周以前物可知

齊刀杏字或釋作杏或釋作太公自屬瞽說舊譜釋作
吉青圜以背文吉字者證之其誤立見因釋作法字之
省後來譜家皆從之或又以古文皆作灋無作法者為
疑程易疇馮晏海均釋作寶石查著說亦以寶字之釋
較長易疇吾歙人名瑤田

齊刀背文或一字或兩字其上必作三橫文及一狀似
書似畫壽卿以為即卜世三十之義姑備一解

齊刀背文有作二者壽卿謂即古上字作丌者舊釋為
四寸古燕庭均有之並於友人案頭見以之作墨牀者亦
良金一朱良金四朱二種小者近三寸閒七八分大者
亦古以他器易歸余求之數十年不一遇譜家迄無確論然
實足寶玩也

古圜法有共屯赤金一種泉匯云屯取屯聚之義壽卿
疑之石查釋為純省謂此純赤之金也

前說所載重一兩十二銖重一兩十四銖銖旁從王上
著一橫畫舊說謂借珠為銖泉匯疑橫畫為誤筆衍文
然余與堯仙所藏凡七八枚率有橫畫非誤可知拓本

間有無橫畫者珠上空處較寬似夷漫未經拓出石查云古字銖珠本可通況王上橫畫雖並覆及朱正見古人制字配合之妙或長或短皆與珠字一氣貫注並有直作(珠者乃金旁之人即銖字也又泉匯載有十三銖一品其橫畫去下二畫甚遠且斜絕不聯屬仍是金旁之人並非十三銖審之而信

小圜法有背平面作一刀者舊釋一刀堯仙並有傳形一枚泉而曰刀其義安在壽卿釋作一化

圜法復有刀一種舊釋明刀有傳形者廉生並有小如榆莢者云與榆莢半兩同時出土疑

為秦漢之際改明刀之制而作圜泉故文尚仍之

石查見示堯仙所得長安泉字列穿右安字列穿下篆文頗異背平類半兩未見原泉余不能定泉匯謂非漢以後物然決非用品未可以地名偶合而目為小圜法也

榆莢半兩極小者有傳形有兩並有小至不可拓者復有大者徑七八分輕薄如葉穿孔極大居十之七字僅居十之三皆舊譜所未詳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泉舊譜屬西夏固無確證泉匯定為北涼鑄然字體輪郭絕無魏晉遺意一千者尤大且厚外輪闊幾三分許亦不似六朝以前物余故謂泉之時代宜以文字制作定不宜以年號定也

青圜守保甯時得嘉定全寶鐵泉詫為向所未見叔未清儀閣嘉定至寶新寶大寶諸拓當時頗有疑其贋者近乃愈出愈奇獨大寶一種則未見泉話云鐵泉易於作偽而成都市肆所出者殊不然余與燕庭拋棄者即盈千累百矣

遼之開泰元寶絕少燕庭有之元之皇慶元寶尤少石查近於廠肆忽得一枚雖為人佩久稍夷漫而字體制作確係元代物足為泉匯補遺

元代泉余所得甚少石查酷嗜之收藏頗足觀近復得定天之寶一品極小而厚重不類外國私鑄酷似元泉定字與泰定尤肖或亦當時諸寺供養所鑄故無明徵耶

石查復見示極小泉文曰聖歷元寶寶作宝聖歷為武周年號乃絕似元代泉與外國私鑄亦異元重楮幣錢法頗壞然亦無用前代年號之理泉乃國之寶非小民尋常用物可比豈容率意妄作故凡無攷及不可解者決非正用品余以理斷之

泉雖五金具備金者絕少流傳銀者亦只明萬歷礦銀

小泉一種蓋金銀為流俗所珍宜其銷鎔者多矣
明天啓泉鏡海有一面二天字一面二啓字橫置者石
查有一面四昌字及兩面均作四天字或均作四寶字
者工匠妄造已同兒戲鏡海復有崇禎一品一面只崇
寶二字一面則禎通二字橫置無理割裂尤為亡國之
徵
明末永明王鑄永歷通寶背文有御勅督部道府留粵
輔明定國等字蓋取勅書中語也余所收只十種道府
兩字者迄未之見
秦中古泉出土者多購求亦易余每得異品即以書誇

示鏡海鏡海急輒致書仲兄子周屬代物色遇佳泉余
或吝不與仲兄則勸讓之然郵筒馳遞亦有中途為人
拆取者
鏡海近誤聞余輯譜書來欲以所藏方足幣悉寄余選
拓情重未敢荷也
戟門沒其子亦嗜古泉聞麗泉舊藏多有歸之者都門
近日惟幼雲大力搜括售泉者爭趨之然不聞著錄清
卿嗜古文奇字善拓墨近亦頗收泉幣廉生所藏不甚
多而頗精春山酷喜刀布石查物色獨勤時有創獲但
必屬余審定余則老嬾不復著意矣余南人生於北足
迹未到江以南故南中好古諸君多不相識
石查嘗戲以刀刻石或泥上作笵鎔錫鑄為泉如共字
垣字傳形半兩兩字橫置穿下小泉直一作回環讀者
均楚楚有致拓以示人與真泉無少別故著譜但憑打
本不足信也又摶膠泥成塊取秦半兩大泉五十小泉
直一諸泉印之為陰文笵小泉一笵錯落列八九泉或
完或缺亦饒匠心復飲之以蠟炙之以火叩之居然作
金石聲數十年後必有矜為真笵者矣文人游戲遽爾
精絕余初意不擬入泉說石查笑曰正宜載入以明不
欺

都下泉直日昂同癖頗有以艱購為憾者然泉之為物
偶獲一二異品偕同志摩挲攷證其趣長若騶致百十
收如貧兒暴富且祕不示人亦復了無意味
余得秦量刻辭甚精壽卿書來思借拓竹朋致余書亦
願以古泉精品易之余不審當寄誰也
竹朋泉匯初欲與余同輯竟不果昨書來復屬同輯續
泉匯但可補者無多未足快意耳
高寄泉於粵中得李君文瑢泉拓一冊特以贈余摹者
十之九拓者十之一密書攷據幾滿並載其戚葉紫湘
蓉裳諸女史所藏亦風雅士也寄泉名繼珩

書籍金石蓄久往往生孽兵燹無論矣同閣沈韻初書畫碑版之富為都下所豔稱旋里後遽逝傳聞其太夫人慟子取所藏盡付一炬寶物悉歸天上談者咸悵然泉之為物也小然亦鮮有藏及三世者堯仙及吳我鷗所收未知尚能世守否雲煙過眼吾輩固宜作達觀韻初名樹鏞我鷗名珩

姪恩綬校字

蘇億年近寄余一泉係出生坑大如八銖半兩圜孔背平文曰坐忽舊釋半員化非也員字無員居上口居下之理石查釋為半冀余素冀字下半本从忽其上の字微斜自是四而非目の下作八即一畫也合之恰是冀字冀為鏶省其說良確時泉說已刋成爰補記於後石查攷定泉文每有心得曾著釋泉糾誤尚未脫稿附志之

拙說付刻竹朋果有續泉匯之輯大快人意書來屬同
編余恐語涉兩歧但任校刊之役凡增益八百餘種壽
卿泉范百餘悉補入亦巨觀哉竹朋新得東周一品字
體瘦而方與曩所見者又異復得鹽山李氏諸泉有趙
宝重興開丹聖寶二品竹朋致為石趙暨遼泉以遼曾
號大契丹也但石趙泉具有晉魏遺意此泉正書不古
且實宇作宝背文以壬申紀年均不似唐以前物開丹
泉簡率欵斜頗不緻亦非用品都商改入不知年代品
中即說中所云必居諍友之列意也余好古而不好奇
於泉幣之稍可疑者不作强解五十餘年譜無一字僅

刊成區區陋說良可笑也癸酉秋七月再識數語於卷
末臆園野人

陳壽卿評

鐘鼎足重一條　鐘鼎文多見自能引申觸類可竝識
幣布刀泉古文字與古印其隨意增減則刀布為尤
多知之則可通矣

泉幣之好一條　余平生好金而不好泉好石而不好
塼泉之存止於莽塼之存止於北歸來先出土者則
亦存之

又　凡可補說文者吉金欵識外則泉印自是六書
之一惟一印有一配合之法有未可强為牽雜者

秦中古帝王州一條　古器先重文字次重制作制作
有圖即可文字精拓亦可得真一紙之費好學而無
力者能致之只玩色澤則與寶珠玉何異不辨別文
字亦何益於小學

凡　南中有以古泉加錫為字而飾青綠者

空首布一條　幣類田器之錢而圜者展轉借名之

齊刀出土尚多一條　余謂凡九字皆偽不敢坿和

磬折刀一條　古刀布當知有公私先後之不同

東周泉一條　竹朋壬申游東武所得非余也

又　東周西周二種當與寶貨竝重

新莽泉布一條　令人鑄印銅鎔化後以古竟銅少許

點入則銅入范易精俗名鶯銅特古鑄竟之劑鑄印之模今皆不傳矣

又　青綠皆鍊銅不細合劑不良地氣蒸溼而出余得漢鼎曰十涑古竟曰幽涑三商皆無青綠銅質精則似金實非涂金也

新莽十布一條　便用則傳世多故錢法必以便民為主錢法衣冠之敝皆前所有人不知耳

又　十布六泉吾二人仍當合成各存完璧

新莽大泉一條　斑結亦可成陰文

新莽貨泉一條　莽好古刀布泉皆用古名貨布貨泉布泉則合古名二為一

漢厭勝泉一條　漢吉語泉自是精品可作小漢器觀正品莽泉之外自宜珍此

窯中每有瘞泉一條　瘞泉始於漢文帝陵中

又　中空似範受地氣之盛可想

青圜云一條　乾嘉之盛可想

泉范說一　只背文者未見五銖背平者又無之

泉范說二　古土范極堅似石色黑白漢以後之土范則直是土矣

又　此說極有理惟幣刀背郭不易脗合

泉范說三　土范成可模蠟合土亦可鑄陰文銅范藕心非泉一條　此說是

竹朋寄示新得藕心一條　此種即今之鋸古人又有薄銅片狀如梳一條　余謂此種疑僞未可入錄用以解木者齒敝則再磨之似今工人以銅絲為齒之意

壽卿書來一條　古文拓不緻則失真而刻易誤以字邊為主模糊而得原勢為主墨色次之非欲徒為雅玩

泉辨一條　古無黃銅明以來始有之響銅易受色古泉辨一條

銅淺赤色俗呼水紅銅

齊刀杏字一條　古文濃廢一字治亂亦一字杏即鴻省而口作口釋竄省則古文中無之

又　錢孟鼎从杏小篆秦量即從杏矣今文作沓省麃也

齊刀背文一條　當讀三十開邦三十安邦

良金四朱一條　文過精不似三代時物今歸簠齋

續泉說

銅梁王瓘署

同治十有三年歲在癸酉

李竹朋見余所刻泉說云不可無一言識之遂作續泉說三十四則陳壽卿又加評焉夾行密書幾徧郵以寄余余讀之稱快爰手錄一過付之剞劂李說列於前陳說坿於後凡低一字者悉陳說也吳清卿王廉生並有泉說釿亦彙載之以見攷古一事雖至交不肯爲苟同或亦論泉者之一助乎同治癸酉十二月臆園野人識

李竹朋續泉說

劉青園於化金合讀作釿前讀贖金釋文早刱知之而未敢从徧觀虞布安邑布蒲坂布頴布京布晉易布各種多有以化字居中作一行一行者乃知分讀爲是讀釿者誤

斤字與爫篆不同當說之

爫省作丿作乁亦當說之

十一月十日雪夜吳清卿學使寄所藏亞安君鼎拓至內釿字凡三見亞即平亦見古布古器與刀布文近者不多見子年攷之

道光年近畿出古布一窖多尖足方足兩種無上古大布盡爲松茂齋王姓所得面文異者先經李樸園年丈光庭選去數十枚余選得數百品尖足背文紀數間有自一至十不缺者悉入泉匯後以告呂堯仙曰君勿忽視此布偶然出土數十年後必有求之不得者堯仙亦以爲然又選去近二百品而精華盡矣又出古刀一窖皆列國尖首刀及明字刀二種無一齊刀盡爲李寶台所得選其奇異者自留以常品售人同人所得皆其選餘者也迨咸豐初年余就養來京寶台方以珍藏之二百餘品來質今泉匯所收之小刀異品半出其中於是

釋三代古器物銘以多見吉金文字爲主今日雖舍許書無从識古文字然校古眞器究隔一層小布泉匯未釋者壽卿或釋爲桃源或釋爲韓字減筆皆創解可喜空首布釋出數品說亦可存小布而文有作八七者釋作別七則未安列國刀布多有背紀數作)(字者與此盡同何獨於此而疑之

祺謂釋三代刀幣自以吉金器文推之爲是其次乃及許書又須知刀幣文字不及鐘鼎猶塼之不如石也又須知刀幣之笵與鐘鼎異似兩片土笵旋刻旋合鑄故無複者其似莽布者則同矣

空首齊布上作𠂤字與齊刀同下作𠂆金七三字平列若移𠂆補上作濟似未免斷鶴續鳧之誚不如舊說爲長

𠂤自是齊𠂆自是水古布一字分爲二者固習見也古布惟圓足者最少道光甲辰余典試西江南昌府倪太守良耀皖省人出其先世所留泉譜一帙皆拓本似非贋品內有圓足布十餘品爲今世所未見者詢之太守不能言其源委余以未經目覩不敢濫入泉匯然念地不愛寶異日必有多出圓足一若近時之方尖各布者特不知須待何時耳

續泉說 三

內外皆圓所以象泉之出也聖人見水泉之利於民而貨之制遂取之

而貨之制遂取之

空首布字簡而精戴文節公疑爲商制今觀周宋列國各邑名可知仍是周布至其形製單薄若作田器必不適用不得引庳乃錢鎛之語而坿會之也

制自是古

幣如田器錢鎛之形後世名錢之所由譌與非以幣用爲田器也凡無經文確據皆係坿會擬議少有可通則當爲曾用心於此者存之

張未有田器一質厚重而形如鏟幣凸其形如此

續泉說 四

余戚誼有游幕澤州者購一枚歸以貽余尚完整惜無字亦入泉匯其餘不知歸何處惟聞近時繼幼雲獲鏟布百餘品或卽澤州所出歟

幼雲所得似仍是豫中出者

齊法化刀仍釋法字較勝寶字背文有万字壽卿疑釋万不古改釋爲方然積古齋漢銅器有吉利史十万者泉匯莽大泉笵背有大利千万者萬皆作万西漢既有之安知周時不已先有之乎齊刀背文三十之說亦未敢深信觀齊刀外郭無廓而背字相連者此三畫皆連外郭與齊刀之字迥異且果以卜世取義亦當以卜

年取義何只見三十不見有八百者乎則又不可解矣
有三代万字作萬訓則定方亦非定釋不過因疑而
類測之耳
十字硎是鐘鼎文他不再辨
開邦安邦自是無疑上加三十非字而何舍此又別
無他說曷不姑妄存之
周以前無刀
磬折刀舊名莒刀泉匯改釋明刀昔有馮晉漁啓蓁與
余未謀面也然嗜泉有同癖曾因史雲台炳符轉致余
日莒刀面文乃泉字象水之匯也時值散館期近未暇
往拜而晉漁已選山右刺史出都無从把晤明刀係泉
字之說惜未聞其詳也
此種東遷以後物凡刀之小者同
泉字最古作㠯見散氏盤原字泉則荠泉字馮說當
指㠯形
蟻鼻泉硎是古字卣蓋之首形近之
青園云當年好古諸君云云一則乃馮晉漁故事也曾
聞諸葉東卿年丈日昔年曾燕好古之客各攜所寶門
奇晉漁所攜則古泉佳品一串繫於襟懷四座傳觀俱
嘖嘖羨座中一客欲借拓晉漁有難色眾賓嬲之不得

已而與之燕畢將散晉漁向客長跪請曰自借泉後心
怦怦欲動終食未能安也客笑而還之此事誠見老輩
風趣然亦可解頤
馮君藏鏡亦極富曾見其黑白二鏡至精
九字硎刀所見僅二三品泉匯曾收其一頗爲壽卿所
嗜其論殊近理古彖多離奇此字謹嚴乏古意與諸齊
刀殊或以三字刀磨平細細改刻者然鐵線篆極工難
辨胡石查新得者疑亦此類故未再入譜
只觀大勢則眞僞易淆
古書只是有力時代降則力漸遜其似離奇者有力
也散而弱者無力也下筆微茫全力已具力愈足則
愈遒愈不可方物知此可與言古書矣
寶化泉頗少寶三寶六較多劉燕庭並有寶六化笵
壽卿近得寶三寶六殘笵皆出東海之濱因此致疑曰
若屬景壬泉不應盡出山左疑之固有理然別無說以
處之愚謂景王患錢輕自指寶化而言故鑄大錢自指
寶三六而言仍依舊說爲是近得一寶化乃鹽山李氏
故物寶字甚雄奇殊可寶也
寶化亦惟東海出土
景王廢輕作重更鑄大錢文曰寶化今寶化卻小

寶三寶六乃以一當四寶化與六雖作重而未嘗廢
輕如莽泉之一十至五十布之一百至千也
東周泉泉匯所收兩枚乃劉鮑兩家物于申秋余偕吳
仲飴重熹爲勞山之游路出東武得東周泉一筆畫較
細東字較高周字較下微有參差然非僞品合前譜所
見只此三品壽卿固無此泉也西周泉泉匯所收乃堯
仙所藏似不及東周之碉或卽所謂薛刻者與然今亦
不及見矣
堯仙西周泉昔見而甚愛之似非薛僞安得再合二
泉同賞之乎

三代刀布圜法亦吉金之類也先重文字再及斤權
再及形制故摹文釋文第一記斤權第二圖形制第
三凡三代者皆當權之
藏泉家當以權泉詳校之不但第幾重若干者可校
也
十三銖卽十二銖改正甚是共屯赤金屯字改釋純字
減筆亦勝原釋半圜舊譜不見泉匯釋作半圓圓通圜
今改釋半罳爲鎳之省亦可但不如仍釋爲圜省較長
古圜錢本稱圜法也
省口作罳爲是不必釋圜又曰通圜也

罳圜省罳古圜字均可
泉備五金之說其金者僅見莽錯刀招納信寶雖有金
銀二品然傳世無徵銀政和通寶錢乃青園故物今歸
余棣又不獨萬歷礦銀之寶而有據也會開元越字盆字
及元豐篆書折二各鉛錢則泉匯所缺可補入銅錢無
論鐵錢不可枚舉莽泉已有鐵大泉固不僅貨泉有鐵
冶矣
漢志白金三品文龍馬龜莽銀貨三品龜寶四品貝
貨五品今皆不可見惟見六泉十布劉鮑李始備有
之志云龜貝布屬且寢則莽時並十布亦不行宜乎
傳世之少也
古無黃銅至明始有之古之黃金皆今之赤銅
鐵泉易僞藏者不可不知
古人鑄銅爲餅橢圜如貝形○故名曰貝
吳我鷗藏大半兩約徑漢尺二寸有金卸臣贛二字
又記似有細金文昔曾見之赤色
明刀改釋明化一刀改釋一化固無不可然必謂圜法
不應以刀名或不免膠柱鼓瑟平泉說云疑秦楚之際
改明刀之制而爲圜泉故文尚仍之與鄙意恰合

明三泉館三代與D或次之省與姑妄言之
凡古刀形則刀而文則化未有文作刀名者至莽始
有一刀契刀之文
若是刀字則惟此二圜法見之非刀形者之文也乞
正之

幣布泉名亦不見於古金西布泉見於莽幣則莽亦
無之古之專名化可定
化者通有無之謂
余昔假館滕縣曾見新出土半兩甚多購得五千此收
古泉之始中惟文武帝半兩二種無一五銖蓋在西漢
大泉印於和成之鉛土而爲之者當係當時私造之物
非官制也
和成之也
鉛土雜鑄之大泉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似以尋常
可知斯則良朋之助我也惜寶台質壯布之時無人玉
我何鄙吝邪遂決意留之使非堯仙爭購留不留尚未
卽欲持泉去余轉計日堯仙與我宦況同苦彼何慷慨
壁還物主望爲我留之去後旋遣紀持錢券如數送來
價入千余躊躇躇未決適堯仙至囑余日如不願留不可
有一刀契刀之文
若是刀字則惟此二圜法見之非刀形者之文也乞
正之

幣布泉名亦不見於古金西布泉見於莽幣則莽亦
無之古之專名化可定
化者通有無之謂
余昔假館滕縣曾見新出土半兩甚多購得五千此收
古泉之始中惟文武帝半兩二種無一五銖蓋在西漢
大泉印於和成之鉛土而爲之者當係當時私造之物
非官制也
和成之也
鉛土雜鑄之大泉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似以尋常
可知斯則良朋之助我也惜寶台質壯布之時無人玉
我何鄙吝邪遂決意留之使非堯仙爭購留不留尚未
卽欲持泉去余轉計日堯仙與我宦況同苦彼何慷慨
壁還物主望爲我留之去後旋遣紀持錢券如數送來
價入千余躊躇未決適堯仙至囑余日如不願留不可

初鑄時已入士者間有三銖數枚雜之朱皆方折金旁
作三畫與五銖異其半兩小異者多有一種最異閣緣
半兩二字半在緣上半在緣下僅得二枚以一分贈堯
仙今只存一枚矣
朱方折近古自是西京
半兩各種五銖與二三四銖各種皆當權之再證以
漢器斤兩校之
莽十布六泉除大布大小泉外俱不易得余收十布向
缺三品前歲壽卿贈以次第兩品仍缺壯布昔年李寶
台以質券求售內有壯布質價廿金余力不能致置之
後竟不復遇六泉今已備憶初得幺泉時市賈居奇索

臣惟說古莽後存而不論
三代化刀 刀形者之定名
化布 不空首者之定名
化泉 圜法圜穿者之定名
化幣 空首者之定名
如此名之何如
莽見必及此當時必有所據謂貨布貨泉
化貝 蟻鼻硾是貝形
化錢 方穿使古从今名以別之
田器名錢鏟幣形似田器之錢後世遂謂圜者爲錢

不然錢之名何所自邪固矣夫余之說錢矣可爲絕倒

刀取其利布取其分（又宣布之布分布爲長）泉取流通貝錢之似田器形也亦取其利

周禮史漢言泉法者皆當疏攷說乃大備

一器一泉有文字卽可傳可見文字之至重況於人乎況於理乎今人只是被後人文字所誤遂不知古人之文而文日衰

刻今人文字何如先刻古人文字此蒙所望於天下說未及補記於此

漢與泉字列上下隸體余得一品字在左右篆書乃青園故物卽吉金錄所收者疑是以模糊之五銖改刻故又添一種曾購得十餘枚分寄子年二枚以備一格泉此則以方鑿鑿成者方錢向惟見仙臺通寶一種得此

出土者或無文或五字僅存坿內郭之半銖字僅存朱旁此亦環鑿錢一分爲二者特向所見皆以圓鑿鑿成

五銖有僅存外邊郭者名之曰綆環碗當不移僅存內孔者俗名剪邊五銖或卽鵝眼之類然內孔方鑿之錢向所未見余游濰縣市上遇方錢數十偏體毒綠似新

古禮樂之終不可攷皆文字不傳之故也噫

有文字方可信今傳後以俟君子否則說夢而已

古人之文更勝於古人之字

好名之心不必有傳古之志不可忘

坿古則已必傳不坿古則已必不能久傳

攷據以簡切爲主以案而不斷爲正

巾卽垂布之象凸之形卽似之卽是人抱布垂垂之象若辨之則曰何不卷而持之一笑

安得君子精摹三代刀布至莽泉布精刻傳之乎亦鐘鼎之副也

著泉匯時刪之此等泉歸於不知年代品存之尙可若

孝建四銖泉傳世絕少道光二十餘年毘陵出土一窖盡爲堯仙所得其選餘者分散他人余在閩得顧湘舟寄贈十枚過杭購得廿餘枚益以子苾所得得五十五品仍以未見堯仙所藏爲憾癸酉春壽卿知余有續泉匯之舉遂以堯仙所贈全拓本寄示又增益二十品此種泉歎觀止矣

唐泉以建中爲最少而元字中字兩泉又迄中等泉之別品絕無而僅有者昔於京師出土詳見古泉彙攷爲

燕庭所得今歸壽卿轉以贈余良友佳貺洵足感也

未知鮑李陳何如古管鮑一笑請子年足成詠之

至和重寶號字錢子年所得者和字在右海豐吳氏所藏和字在下號字均在背上鐵錢則未之見

後代之錢備品而已

南宋泉背(一)(二)即作二三解較勝星月之說

至宣元寶確係崇宣所改不足存也

大定和銀錢緣闊大類當二錢色白似銀少銅多攙和鑄成者余昔在濟宣市上曾遇數十枚僅選一枚數十年來竟不復遇方知其難得也

藕心非泉但自宣和譜沿誤已久泉匯已備言之此元延四年王政字卻非後鑄

不敢坿和

昔年得黃小松藏泉數百品並拓本二帙內佳品無多卻有藕心錢一兼有外面形方錢長及面之半面長倍之錢齒與面之空處牝牡相乘如鎖之有匙然不知其用如何似漢尚方銅器阮文達公亦莫能名之也

泉笵自朱竹垞始見著錄前此無人言及近代出土愈多種類繁夥壽卿所收數倅秦關可謂集泉笵之大觀就中寶三寶六殘銅笵寶六石笵齊刀兩銅笵皆成周古物大半兩二土笵皆先秦古物均無獨而有對已云奇矣他如漢半兩石笵有兼帶千秋字及龍文者有面背同文者有一面榆莢一面四銖半兩者標新領異莫可究詰至莽笵兩漢六朝笵更不可枚舉然余藏泉笵俱爲壽卿所缺足徵求備之難此後出土無限安知不更有出人意表者乎卽以笵論亦可知造物之無盡藏矣

吳平齋有梨刀笵及翁宜泉大泉五十背文日萬泉五十三大字笵

五銖角錢笵中帶無郭五銖錢二枚足徵一時所鑄其無郭五銖卽舊譜所謂女錢也可知女錢亦屬漢製特梁時尚有之非梁時始鑄此錢也可以證舊說之誣

古物豈能求備遇眞品不能不收之而不能盡收者亦多矣

藏泉家垂久遠者鮮翁宜泉所藏早經易主劉青園後人振齋於海豐任內殉難古物蕩然無遺顧湘舟之泉笵自朱竹垞始見著錄前此無人言及近代出土愈多種類繁夥壽卿所收數倅秦關可謂集泉笵之大觀就中寶三寶六殘銅笵寶六石笵齊刀兩銅笵皆成周古物大半兩二土笵皆先秦古物均無獨而有對已云奇矣他如漢半兩石笵有兼帶千秋字及龍文者有面背同文者有一面榆莢一面四銖半兩者標新領異莫可究詰至莽笵兩漢六朝笵更不可枚舉然余藏泉笵俱爲壽卿所缺足徵求備之難此後出土無限安知不更有出人意表者乎卽以笵論亦可知造物之無盡藏矣

吳門陷後不知作何歸宿呂堯仙之泉畀陵陷後聞已散佚杭城失守戴文節公泉亦無下落惟吳我鷗後人號小鷗者聞尚好古可喜也吾鄉初渭園所蓄早歸他

氏劉燕庭舊藏今亦散出惟吳子苾後人仲飴庚生雖於泉不尙專門然能世其家學王戟門鍾麐泉兩家後人皆能謹守勿失則不易得者也

仲飴藏泉佳品亦可作一則他氏亦同凡所藏僅見之品皆當詳之

藏泉家姓氏可於說中詳之

吳霖宇豐貨之癖亦未道及

堯仙曰過節（燕京土語）摒擋俗務爲京宦所同苦余每遇節索債者紛集無以應之惟將古泉玩賞便可萬慮皆空攤泉之案卽屬避債之臺也聞者大笑

續泉說

戴文節公云收泉當積累而成若貧兒暴富翻覺味薄偶得一二異泉可供二三日玩賞若一日得泉千百亦不過歡欣數日數日之後視同固有矣何如留待零星收取轉覺玩賞不盡乎此言殊堪深味

觀古閣泉說刋成寄示於余余反覆捧讀與泉匯符合者十之九間有齟齬不合者特十之一耳固可以相輔而行不但並行不悖也惟其說尙有挂漏者其軼事亦有知之不詳言之不盡者因念余昔著泉譜荷子年一再序之而又跋之今再續泉匯又蒙君合力助成而大著泉說余獨不贊一詞揆之於心有不能安者遂卽見聞所及可補泉說之未備者縱筆抒寫得續說三十餘則以當題跋寄呈博粲儻以爲可采祈卽選錄刋於泉

同治癸酉十一月三日夜讀於簠齋亦注數語同寄觀古閣主人

黏滯錢之名由於田器愈說愈多覆閱不覺自笑

請無論其妄說作吾三人同談亦殊快且暢矣

與泉匯異者七則有三說碻勝泉匯餘亦可存

南宋鐵泉背文ㄈㄈ卽二三非星月（與泉匯甚同）足布背作十二朱者（與泉匯異朱似不始於秦）空首布亦有紫字

圓足布不必釋圓

半兩以上無郭者皆三代物半鏠古於半兩而晚其重幾兩幾銖之類與

紫文見杞伯敏父敦邾字上

說泉

文字第一　經史所載附

斤權第二

形制第三

出地第四

藏家第五　著錄同

軼事第六

待訪　未見之品與僅見之品

刀　漢書食貨志及金刀龜貝注刀謂錢幣也利於刀注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荀子餘刀布注刀錢也魏都賦刀布貿而無算注刀布錢刀之謂也孟子廛無夫里之布注布錢也周禮凡宅不毛者有里布注布泉也管子市正而不布又束布之罰注謂錢也周禮以商賈阜貨而行布注泉也掌邦布之出入注布泉也讀爲宣布之布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於水泉流行無不徧載師司農注里布者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禮記子碩欲以賙布之餘具祭器注古者謂錢爲泉布所以通市貨財莊子貸粟入及有遺忘周禮則受布於司市之羣吏攷實諸泉府注辭布者司農注辭訟泉物者也又注辟布禮辟布之辭訟周禮則受布於司馬注布泉史記平準書初大農筦鹽鐵官布多索隱布謂泉布荀子餘刀布注刀布皆泉也食貨志注布亦錢耳謂之布者言其分布流行周禮注布謂口率出泉漢注曰百二十也周禮獨言無職者疏夫布即賦也詩抱布貿絲傳布幣也

幣　秦策王其爲君約車並幣注幣貨史記吳王濞傳亂天下幣集解引如淳曰幣錢也史記自序維幣之行索隱曰幣錢也漢書武帝紀有司以幣多寡爲輕重注引李奇同泉貨志量資幣注凡言幣者皆所

以通貨財易有無也故金之與錢皆名爲幣也景帝紀以爲幣用平準書至秦幣爲三等黃金以溢名爲上幣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爲下幣

泉　管子輕重下今齊西之粟釜百泉掌外布之出入注引貨泉大泉周禮泉府疏泉與錢古今異名

貝　易震注貝寶貨也書大貝注貝古以爲貨又如車渠說文至秦廢貝行泉太元古者寶龜而貨貝宋書何尚之傳龜貝行於上古泉刀興自有周

錢　周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注錢者金幣之名古曰泉後轉曰錢史記天官書下有積錢集解引徐廣曰錢古作泉字說文錢銚也古田器也从金戔聲詩曰庤乃錢鎛漢書高后紀注章昭酒肴曰錢疑誤或脫字賜餐錢當如今俗曰飯錢也史記平準書索隱錢本名泉言貨之流如泉也說文鏟平田器也元應曰錢又作劗刃施柄者也纂文耨不如劗劗柄長三尺刃廣二寸案錢劗皆从戔鏟聲類劗平也方言鏟謂之銚或謂之鎒自關而東或謂之鎛或謂之鎡錤自關而西或謂之鎒或謂之鎡錤周禮注鎛似鋤而大古者耕用耨後世耕用犁耨之廣不過數寸犁之廣數倍於耨故古者以鎛爲田器之名而錢之名亦取於鎛也

貨　周禮掌受上之金罰注貨泉貝也其貢貨物注龜貝也說文貨財也从貝化聲漢書食貨志上貨謂布帛可衣及金刀龜貝荀子等賦府庫者貨之流也注錢布龜貝曰貨也

楙貿又作　遷有無化居貨卽作化吉金文皆作化則化爲貨之古文泉布錢幣龜貝布帛金玉珠寶之總名也上係以貨爲名下係其物爲別似可定矣大雅教之海濱病史

附　吳清卿釿說

世所傳古幣有耒孚釿又十化尚多又有耒正尚全尚多又爲當鋖古文鋖鍰

本一字呂刑其罰百鍰之鍰卽攷工記冶氏重三鋝之鋝鄭注謂鍰鋝似同者是也又有安邑一釿安邑二釿幣或釋釿爲斤字或讀爲化金或讀爲金化案攷工記冶氏爲殺矢刃長寸圍寸鋌十之重三垸鄭注引司農云垸量名讀爲丸非斛量之號又讀爲丸未知所取何義後鄭引之在下者以垸之度量其名未聞無以破之也大澂竊疑垸字不見於他書說文土部垸以黍和灰而鬠也一曰補垸與量名無涉周禮垸字疑卽古幣釿字或當時書作釿譌爲土旁完字以安邑一釿三枚當殺矢

之刃輕重或亦相等此義可補先後鄭之缺蓋漢時已承其譌無从更正也安邑一釿今稱約重三錢左右以今世所傳之戈斠之重八兩九兩十兩不等則一鋝當今稱三兩左右或古者十釿當一鋝未多等幣重不過二釿以二釿當一鋝以二當十也舊說又以一當五十以二當十或亦不謬大澂

坍王廉生說釿

古方足幣圜幣有文作釿字者舊釋爲金化二字非也榮案此釿字說文斤部釿下云劑也小徐本从斤金聲又劑字刀部劑下云齊也从刀齊聲釿劑字同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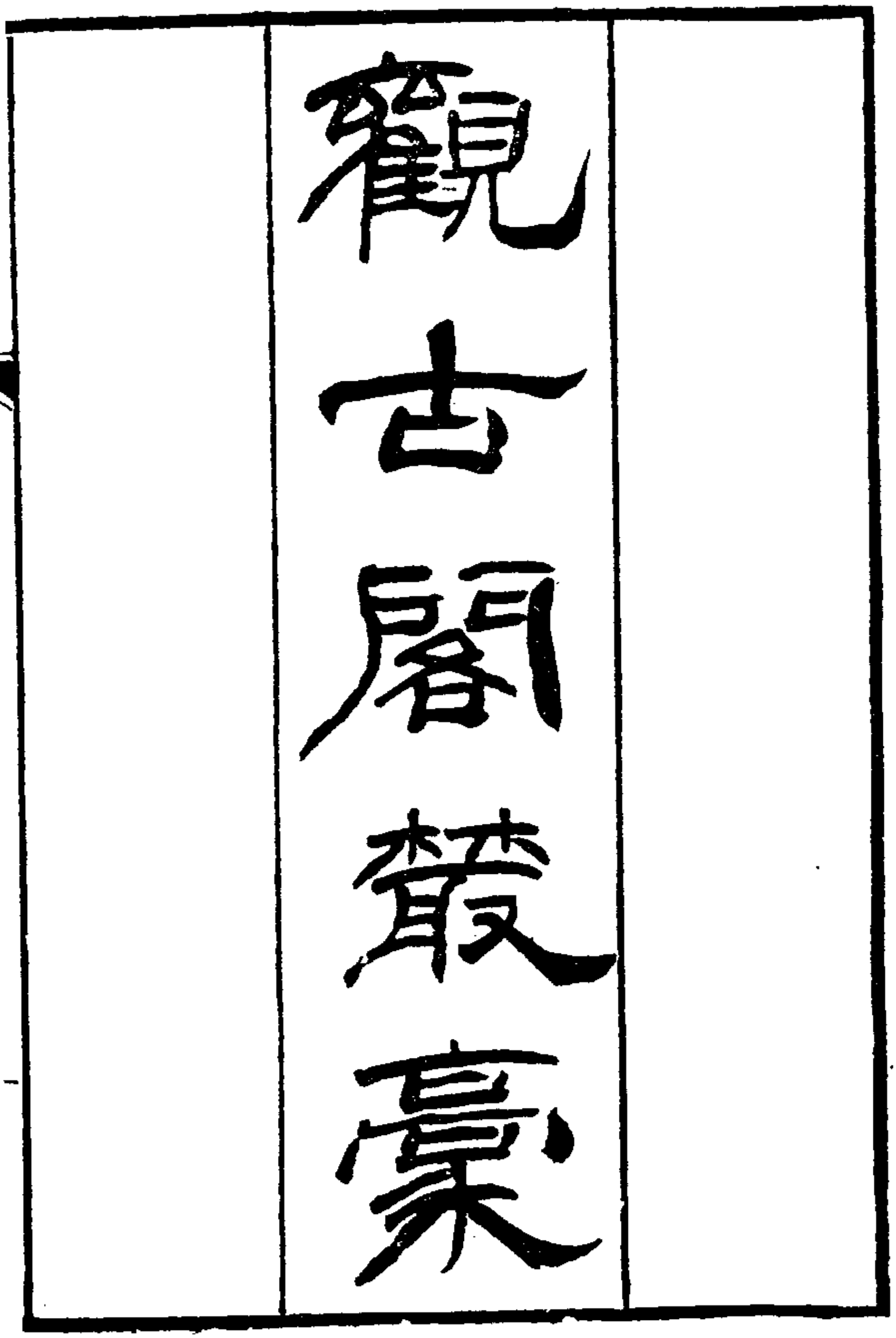
竊意釿卽劑字釿劑轉注字如權衡等字有轉注意同周禮地官司市以質劑結信而止訟又質人大市以質小市以劑先鄭司農曰質劑月平賈後鄭司農曰大市用長券小市用短券是質劑二物之明證劑釿轉注字不得專訓爲翦齊意司市之劑質人之劑皆爲釿字無疑今方足幣率如翦形文作釿字者是也後鄭司農訓質長劑短二義甚古惟券字義同而實未協以當時不見質劑二物乃訓爲券也質古方足長幣連足幣文作折字者是此二等幣制作較釿文者倍長不止與後鄭訓長意適合是釿折等幣爲

地官所稱質劑二物自來無人道及者周平安君鼎文有釿垔字是釿自有劑平意劑釿之轉注又一左證古彝器刀幣銅質迥異後世器俗稱對銅卽五色釿金也鼎文釿垔卽此義幣文釿上有一二字者紀數也李氏古泉匯所著秦權泉文曰第幾重四兩以秦半兩大錢八權之合遂定爲秦權泉說甚確則方足幣之𠂤𠂤二釿卽以劑安邑隶邑等小幣爲司市質人之用明甚今由安邑等釿得周官之所謂劑用以知劑爲釿轉注字又因此得周官之所謂質兼以明後鄭長短訓之爲古義釋名由選泉

而得深自幸也誌榮

續泉說

續泉說付刊念半載來所作泉幣諸題跋亦宜續刻顧篇帙無幾爰取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坿載一二用志古之語讀之失笑竹朋寄余書有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之句緣昔李竹朋寄余書有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心矣甲戌二月臆園自識



福同治癸酉
山王懿榮署
七月

潘伯寅少農見余所作泉說堅欲付梓並屬其門下士徐君翰寫以精楷雖不爲魏公藏拙而厚誼良可感也余因檢叢稿凡稍涉泉幣者亦彙錄之但頗有散失僅得二卷卽附刻於後冀博同癖諸君一笑昔鍾士季撰四本論欲使嵇公一見懷不敢出於戶外遙擲便回疾走今余之手自編次並災棗黎其膽過士季遠矣同治十二年春二月臞園野人自識

歙鮑康子年著

書古泉叢攷後

余抱和嶠之癖所居長安又古泉舊萃之區也飢摻渴訪者有年思覓泉譜一觀四年而迄不得每讀史傳暨古今人雜記凡稍涉泉制者無不一一記之右皆十年以來以案頭廢楮錄自諸書者零落盡篋中頗有遺佚其存者亦復模糊失次不可辨認丁酉寒冬無事費兩晝夜之力擇其可識者取二寸許小册校而錄之略志梗概用心似亦良苦而羌無攷質疏陋自甘儻嗜古者見之吾懼其嗑然而笑也

書古泉攷略後

右錢錄泉史二書所載古泉凡大小有間字體略殊者雨窗偶暇一一摘而錄之其得二百六十五種計泉六百八十有三又外國泉四十五種計泉六十有五附載於後其厭勝撒帳吉語生肖打馬諸品殊難摹繪姑載其目存梗概佐攷鏡焉夫余之癖泉也堅矣而秦中諸相識無一同志者孤陋寡聞懷疑莫決索觀泉譜者四年而不得昨路子端太史始於都下爲購是二書如獲異聞然何鏡海內兄寄示劉青園姻丈所藏拓本已多二書所未載攷證之學之難也若此固陋之胷果何日而始渙然釋邪錄既竟姑志歲月於卷末道光戊戌八月朔

翁氏古泉彙攷書後

泉之爲書年稿凡屢易始輯成是編博引旁徵幾於無書不采凡特辨其形也兼辨其聲匪特辨其聲也兼辨其質也兼辨其色折衷詳審爲近代譜家第一該博之書夫以一物之細而憊神畢精窮年兀兀不肯苟且雷同有若此於以見先生之嗜學篤而用心亦良苦矣未及手訂行世先生遽歸道山諸城劉燕庭觀察喜海覓得其稿本塗乙幾不可辨識觀察竭三年心目校錄正本屬鈔胥寫而存之夫相識無一同志者孤陋寡聞懷疑莫決索觀泉譜者四年而不得昨路子端太史始於都下爲購是二書如獲異聞然或貧不能梓行而是書終晦又使落他氏之手無

復珍惜必將殘缺失次覆瓿是虞卽幸而珍之祕之或
論古無識終不能一一攷訂使頓還舊觀先生半生生之
苦心殆幾幾不見此中得失之故若不幸又若有深幸
者豈非精神所固結冥冥中固有默爲呵護者乎庚子
夏旋秦觀察仍羈留未歸復驟然道契闊因請觀泉
夏六月余禮闈不第旋秦適觀察亦以奉諱流滯長安
苑目錄讀旣竟始知飢渴訪積三十年之久方獲成
相見卽索觀是書觀察舉以相授八巨帙厚幾盈尺且
此大觀視余姻丈劉靑園太守所蓄殆其過之於以歎
謂余曰此本出鈔胥之手未及校讐亥豕焉焉開卷卽
子夏旋秦觀察仍羈留未歸復驟然道契闊因請觀泉
一物之微亦非寬其歲月窮竭其心力不能騶致其效
苑目錄讀旣竟始知飢渴訪積三十年之久方獲成
而物之聚於所好若竟有默相付託者陵谷有遷易古
此大觀視余姻丈劉靑園太守所蓄殆其過之於以歎
器乃得以幸存微一一鑒古者之力不及斯也余始聞
一物之微亦非寬其歲月窮竭其心力不能騶致其效
青園丈之風而興繼復得交觀察雖論古無識空囊自
而物之聚於所好若竟有默相付託者陵谷有遷易古
器乃得以幸存微一一鑒古者之力不及斯也余始聞
未卒而觀察北行有期不得已於叢冗中揮汗撮鈔殆
青園丈之風而興繼復得交觀察雖論古無識空囊自
不及詳其形製僅志其目而已計留案頭三十有五日
未卒而觀察北行有期不得已於叢冗中揮汗撮鈔殆
並爲勘正數百字而歸之
不及詳其形製僅志其目而已計留案頭三十有五日
劉氏古泉苑目錄書後
並爲勘正數百字而歸之
劉氏爲諸城望族世以清白著而燕庭觀察復能不墜
其家風官中外者有年囊橐蕭然類寒士惟所蓄古泉
幣其富恆甲於同人余心鄉往之嗣於友人處讀觀察
論泉絕句二百首慕益深顧南北睽隔無由脩相見禮
以上訖四海而遙一一羅而致之韜以文錦之囊列之
也己亥夏觀察奉諱道經長安余時亦流寓秦中因獲
過從晨夕每造謁輒出所藏相示錦緘檀篋觸目琳琅
幾於奇不給賞望洋之歎中心藏之久矣觀察著有金
石苑古泉苑諸書復擇藏泉之精美罕覯者拓爲泉苑
菁華知余有同癖特舉以示余余把玩不忍釋手適余
將應京兆試倚裝賦數絕句志之卷尾卽恩恩而北庚
子夏旋秦觀察仍羈留未歸復驟然道契闊因請觀泉
苑目錄讀旣竟始知飢渴訪積三十年之久方獲成
此大觀視余姻丈劉靑園太守所蓄殆其過之於以歎
一物之微亦非寬其歲月窮竭其心力不能騶致其效
而物之聚於所好若竟有默相付託者陵谷有遷易古
器乃得以幸存微一一鑒古者之力不及斯也余始聞
青園丈之風而興繼復得交觀察雖論古無識空囊自
嗤而時從諸君子之後見所未見幸矣余旣幸覩觀察
所藏復獲讀泉苑之目雨窗無事留案頭三日輒手錄
一遍而藏之並志其緣起如此
爲路子端太史跋古泉册子
古金之在人間者蓋僅矣泉幣尤古金之藐乎微者也
然近代嗜古家於沈霾湮沒之餘冥搜訪遠自三代
以上訖四海而遙一一羅而致之韜以文錦之囊列之
烏皮之几靑綠剝蝕間以土花古香襲人揩倦眼手自
摩挲因以攷前代制作得若失方之古鐘鼎彝器所繫
蓋尤足多其文則自大小篆下逮八分正書行草無一

之不備歷千百載而神采煥然句畫波磔捫之有棱裁片楮醮墨而拓之纖毫畢具若新出古人之手洵足與漢唐碑碣相輝映余十二三齡時即頗好藏弆後僑居長安見古泉時時出土滋益喜讀書餘暇積愈多求亦愈力窮檐僻巷偶懸泉一二亦不惜於荒穢中物色之同人或笑其勞且癡而余亦復自哂也倣帚是珍夫亦積有十餘稔矣辛丑春來都門子端太史出素册屬爲拓墨而行篋所攜正無幾檢數十品拓以贈之有同緘石之迂甘蹈獻忝之誚且弁陋寡識攷證尤復失實不堪令博古者一笑也

洪氏泉志鈔本書後

余有泉癖讀書之暇輒以摻羅古泉幣爲樂同人稔知余癖者亦率以是餉余余無得一泉必反覆審定而後拓而藏之數年來流寓長安思一讀洪氏泉志而迄不得以秦中書肆素乏古書也甲辰冬末程小泉上舍如棣於蜀中購得鈔本見示余亟屬上舍覓鈔胥爲寫一遍顧以將應禮部試匆匆倣褒而北未及校讐亥豕魯魚開卷即是乙巳春於都下假得路子端太史愼莊雕本爲勘正增補一千一百餘字褒爲兩册置之案頭是書攷證不無踳駁且妄分天品神品諸目尤滋口實圖

出徐氏參補多以意爲之或概作無文圖泉其失俱不待辨惟宋以前泉譜世皆無傳傳者以此本爲最古苦心摻抉卓有可存俾後之攷古者得所依據惡可以問有疏略因所短而攻所長遽輕棄之邪雪窗閒暇展誦一過輒識歲月於卷尾

觀古閣泉選序

余之癖泉也有年矣憶自庚辰迄丙午廿七年間情事蓋屢變初余十二齡隨宦大荔官舍讀書餘暇偕伯兄子遠仲兄子周於緡錢中悉力摻剔之其泉之時代不克辨也其美惡亦不克辨也惟擇其不數見者祕焉

蓄志獨堅緘石忘謬得一稍異者驚相傳示狂喜不勝斯一時也壬午先大夫調知渭南理行篋爲館童悉數竊去怏怏者匝月自是不復置念者凡八九年辛卯壬辰間稍稍補輯遺亡間有所得丁酉應京兆試來潞河官廨內兄何鏡海出藏泉相示因述劉青園姻丈所藏之精且多不覺嘖嘖羨旋都下遂銳意購求路子端太史復爲購錢錄泉史諸書按譜索之鴈鼎魚目兼收並蓄不問其勞費斯一時也庚子試禮闈不第旋秦時先大夫已捐賓客余歸櫬不得奉母僑長安適劉燕庭觀察亦流滯秦中今所稱賞鑑家也以數世知交獲通契

閒得徧觀所蓄望洋驚歎如窮子之入寶船當是時秦中古泉出土者多直亦最賤爰晨夕撦索窮檐僻巷塵封荒穢之所偶懸泉一二罔不竭目力審之所蓄漸富得一泉無不先以畀余書長無事偕室人幼妹蘸墨拂紙一一出而拓之檀箧縑囊縱橫羅列青綠溢目古香酔人蓋余辛勤半生惟此時最樂斯又一時也夫一人之身一物之細前後異致情隨境遷已彰彰其若是勞神憊精久而忘返吾不知於昔人好古徵信之學果有與焉否邪抑終不免玩物之誚邪未幾燕庭觀察兵備延榆青園姻丈出守保寧二公時時道出長安必淹留累月而後去大力撦括聞風興起者又從而附之泉直日以昂十倍疇昔點工猶賈賤作日紛奇怪百出余亦目炫五色莫知所從其稍可信者又好之而無力率爲他人所先展轉於懷數日而不能去曩之覺其樂者繼之會昌開元南宋錢泉已載前册輒復取南宋銅泉之有背文者亦有明各泉一一著於編異日當詳稽其制作之由臚列於後雖不足彰一代之錢法亦竊冀後之鑒古者加采擇焉余生也晚而賦性迂鈍每得一古物必思攷其詳求其備宲失之繁瑣無失之疏漏按圖索駿昔賢所譏然區區之心終不敢失好古徵信之意凡我同嗜者其亦哂其迂而念其勞也乎

再爲子端侍御跋古泉册子

道光辛丑余偕仲兄子周於都門過夏僧寮無事爲子端太史拓古泉一册是時余初學拓墨也打本既劣攷

觀古閣泉拓序

余既編泉選因念上古刀布皆紀地名秦漢以來專尚圜法面紀銖兩而背無文泉背之紀地也自蜀漢直百五銖之爲字泉始也逮唐之會昌開元則各監皆紀所鑄之地宋溍熙而降又創爲紀年其錢泉則年與地並紀有明一代或紀地或紀監或紀數或紀銖兩崇禎一泉多至八九十種錢制之紛蓋無踰於此時矣明季去今不遠流傳尚多然有日減無日增舊譜皆忽焉不詳若更數十百年必無有能備舉其文字者故余於明代之泉每加意撦剔所得亦稍稍可觀三冬無事檢面拓

證多疏每思之輒赧赧然汗下今彈指六七稔矣丙午冬孫樂泉至簿傳述崇荷卿觀察之意出巨册屬余拓泉余不能卻爲選百五十品拓以贈之因思數年來所得佳泉爲子端所未見者又數十品夜長多暇一一出而拓之攜至都下子端相見道契闊卽出册子屬爲續貂余以俗事蝟集留置案頭旬餘放榜有期矣余恐又將出都爰竭三日夜之力撥冗帖出並略書攷據如右夫余之癖泉堅矣享帚是珍緘石忘謬不足異也獨是二公之痂嗜則又難爲外人道者觀察與余無一而之雅子端既和余詠泉長律復爲作泉選弁言暨泉册諸籤而寄余手書有辛丑所拓舊册什襲藏之之語余滋益媿歉思選勝摻奇以報瓊玖而阮囊蕭索苦無可悅目之品然吳玉松先生有言譬如老醜婦人有人顧之當不惜盡情一卷簾者余今之傾囊倒篋拂紙濡墨不敢避獻豕之誚子端其亦諒其卷簾之初意而不忍遽嗤其醜態否邪

跋鈔本泉目

戊申仲春偶游長安書肆得國初豫章朱氏多爛所刻古今錢譜一册讀未竟不禁失笑譜中所載正品有一刀五千大泉二千聖齊通寶天平元寶開皇重寶開元重寶太平興國洪武當十當十二字列穿左右之屬僞品有元熙通寶光興元寶光初元寶聖武元寶偽壹元寶得一元寶季昌重寶在阜昌之外大興元寶之屬率人間未覩之奇援據復多訛舛已訝其災棗禍棗矣而姻丈毛季海司馬見示都下所得鈔本泉目則尤屬異聞自女媧氏至無懷氏十五世泉半皆眞書背有花文有神初千秋壽春諸品神農氏至黃帝有熊氏九世泉則接清洞寶大泉五十太愼大錢諸品亦背有花文五帝之泉則永安武男永通萬國諸品亦有花文北周之布泉五行大布則爲周文王武王所作周三十九君各鑄一泉眞書有蓋世光明諸品篆書有太平半兩大泉當兩諸品無字者有七星入星雙魚諸品惟秦六王所鑄則皆刀泉兩漢二十六主亦各鑄一泉多四字而以大錢爲文有太恆大錢太順大錢諸品如後世之用元寶者然外國暨元末諸泉則分屬兩晉六朝各君並有丞鳳奇鳳義鳳寶鼎諸品均作通寶獨夏殷無泉大小諸布亦概從刪削大率自上古至有唐每立一君必有一泉憑虛臆造奇品數百種一一强屬之殊莫喻其意之所在且率註鎭宅二字復謂孫武子鑄避兵泉孫廣文鑄藕心泉孔明鑄君義猴王泉或君宜侯王之訛唐太宗取孫后李靖鑄

六攘泉撤帳爲掩聖品張天師鑄十二泉爲壓勝品雖噴飯捧腹不足喻其可笑其無知妄作邪抑一時游戲作此狡獪以自欺欺人邪吾不知之矣適及門寇允臣茂才守信來謁卽屬爲寫一通酒醒茶熟之餘偕二三同志展卷傳觀未始非鼓掌之一助然余於此又自笑也余時方拓觀古閣泉選成編又徧徵諸家泉拓彙爲泉影何鏡海內兄書來敦迫其成余不覺赧然慚復悚然惕吾人生千百載之後耳目所及者無幾輒逞其私說臆斷乎千百載之前倉猝成書後之視今一若今之視昔烏知世之同癖者見余所編輯不猶余之非笑泉目乎余故以是書置之案頭藉作覆車之鑑也可

觀古閣泉選後序

僞泉至今日狡獪甚矣其翻沙者有江南之蘇州山東之濰縣甘肅之秦州要必以長安爲巨擘閒以眞泉置極細沙土上印之爲模鑄成時刀以剔之石以磨之衣帶以和之俟沙痕盡化然後塗以黑漆色或埋置土中使微鏽雖乏青綠驟視幾無以辨也點者復以鉛雜鑄令鉛色透露賞鑑家所謂水銀古尤易亂眞逮薛氏父子刻泉一出一時僞泉更無出其右者余名之曰薛刻字之曰重泉見余所作泉辨中貽誤將來惟斯爲甚薛氏死其子甫廿齡卽世其業余嘗諄諄規戒雖赧然有慚色終以利之所在不肯少休不三稔其子又死薛刻遂絕而所作已流播南北必傳無疑矣幸余也寓秦最久會目擊百十枚一見能斷其眞贋又余每得一泉必反覆審定攷其所從來或徧示販售古泉者俾互相攷掊務發其覆待確有可據乃從而拓之藏之廿餘年來所收不過二千種雖慚闕略而心知其妄姑自欺之誚庶幾其幸免也夫庚戌季冬補拓泉選三百餘種因更識數語以告同人顧或者謂天下大矣人之才智愈用而愈生庸詎知薛刻之外又更有工於作僞者別創一技以炫耳目而矜瑰奇子安能一一而徧識之哉言及此余亦不禁哂其笑矣

記孝建四銖泉

戊申秋末劉燕庭方伯自浙見寄孝建四銖一品爲補鄙藏所未備其石微缺以此泉最艱覯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庚戌仲冬吕堯仙廉訪之蜀過陝訪我寓齋云近時南中出土甚夥遂留贈孝建三枚孝建四銖大小七枚別種三枚一面有橫讀倒置之殊尤驚喜爲得未會有蘇六兆年復於是冬持贈孝建四銖文字明

析者凡三云亦得之廉訪者美矣富矣辛亥季秋夜窗多暇既以詩紀其事並選取十五種共爲一篋而藏之以志友朋之契金石同堅云

再題泉選

譜錄之著金石易泉幣難金石歷代尊藏自宋以來圖譜不下百十種後之人按籍而稽便於審定泉之爲物也小易就湮沒其時則數千載之久其地則四海之遥勢不能徧觀而盡識廿三史食貨志僅書大略語焉弗詳近時地不愛寶出土者日以奇率爲古人所未見故有一泉經十數家論證而迄無由折衷者蓋攷據之學

如是之難也且宋明舊譜寥寥　昭代雖譜家輩出而刊行者所載或數百品或千餘品兼不免踵訛襲誤之譏有識者終以爲憾余擬拓泉自藏之泉二千餘種並集諸家墨本拔其尤而附益之彙爲觀古閣泉影徧取架上諸譜詳加校正其說之信而有徵者列於前其各執一見紛如聚訟者亦備錄於後以俟論古者參攷不矜奇立異輕詆前人疑者闕之贋者汰之俾不失古人實事求是之意顧以俗務擾擾迄未遑下筆憶昔勸劉丈青園著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者爲言卒因循不果身後並泉都散佚思之爲悵悵今余亦徒抱奢願拓

本僅存數年來譜無一字日月逝矣深懼其躬蹈覆轍也辛亥十二月

劉氏古泉苑序

古金率有圖譜獨泉幣之譜宋以前皆不傳傳者以洪志爲最古之本雖後人詆諆不少然舍此別無依據也明則有董氏泉譜胡氏錢通圖繪寥寥不足快意我朝大儒輩出金石之學遠邁歐趙即古泉一物著錄者不下數十家余所見朱多爕之古今錢譜陋劣可嗤謝佩禾之古錢圖空疏寡識等之自鄶馬伯昂之貨布文字攷詮釋不無穿鑿陳誰園之鍾官圖經朱近漪之古

金待問錄附會路史亦涉無稽馮晏海之金索意在炫博往往摹繪舊圖盛子履之泉史張崑喬之錢錄張麗瀛之古泉述記余見之於嘉蔭簃未遑卒讀劉青園丈之虞夏贖金釋文獨具隻眼戴醇士之古泉叢話別饒逸趣蔡錦耕之癖談好爲創解雖卷帙無多皆汲古有得者也至初渭園之古金所見錄視諸家最爲完美翁宜泉之古泉彙攷又駕而上之竭數十年心力蔚爲大觀惜未及梓行僅存稿本逮我世丈燕庭先生古泉苑一出其爲翁

氏所未見者復千百種嗜古者於是歎觀止焉先生之書拓爲一百一卷以　皇朝錢法冠首餘則分類爲六曰正用品曰僞用品曰異品曰外國品曰厭勝品曰雜品凡得泉四千六百有奇附載泉範數十枚自藏者十之八九同人所藏者十之一二鄙生所得亦采及之古色異香奇情詭致南宋錢泉百出而不可窮詰尤舊譜所未窺後有作者蔑以加矣余每懽著譜之難約有數端好之而無力則陋有力矣或僻處一隅莫與訂證或藏書無幾罔所參稽即幸免是數者又往往學識不醇矜奇炫異未獲者臆圖以取備贋作者姑載以自欺彼其心豈不謂兀兀窮年幸藉一物以名後世而後之有識者讀未竟輒不覺啞其笑曰是足以覆醬瓿焉耳糊鑪箔焉耳惟先生以韋平世胄略無嗜好日以獲古爲懷官中外者有年所至則名卿鉅儒咸願識先生序中所云朋好牋遺名流翁贈良非虛語故所收所見之富且奇爲同時吳我鷗吳子苾呂堯仙李竹朋諸君所弗及復胥羅卷軸家承　賜書審定之精攷核之細更出翁譜之上余於己亥夏謁先生長安請觀泉苑菁華之輯特手書序文弁之簡端十倍其聲價復出巨册屬記小詩於卷尾遂蒙許可自是過從日密先生頻以佳泉見貽殆無虛歲余偶作一二芹獻奚足報瓊玉子春

爲王芮川刺史跋古泉册子

余摻羅古泉者前後凡三十載心力爲憊苦恆多於甘遇佳品至典簪珥購之或力不能致則展轉胥次者累日長康三絕余類其癡絕耳所蓄初不過二千餘種其足補舊譜之缺者殊寥寥緘石自珍間一爲友人拓黏扇頭不足當賞鑑家一哂也壬子夏芮川刺史約余來濱州課其子姪暇日輒索觀泉幣以爲樂見余有泉選之輯特手書序文弁之簡端十倍其聲價復出巨册屬爲拓墨而行篋所攜僅百五十品姑拓以供清玩餘俟異日再爲續貂昔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至河

東見羣豕皆白懷慚而退今是册也卽作如是觀

李氏古泉匯序

李竹朋先生爲余序泉選亦索余序其書余經年未敢下筆以泉之爲用先生已備言之歷代譜家皆備言之余復何言近代譜家之得失余爲劉丈燕庭序泉苑亦備言之今更何言顧余荷先生下交且先生之書又不可無余一言無已姑就余所見諸家之泉其詳略有不同等者述之以塞責可乎夫泉譜不備不足傳不精不可傳備且精而無新奇可喜之品爲諸譜所未載亦不得以傳余雖長貧賤而諸名流之謬相引重匪朝夕矣

宦蜀所收南宋錢泉出奇制勝至三百餘種尤昔人所未見未聞有古泉苑一百卷藏諸家吕堯仙中丞稍次之曾寄示孝建四銖五十四種使人拍案稱快最後始因霖宇獲交於先生蓋耳先生名者十餘稔矣先生一見卽引爲入室每過從輒出所藏相示其精且多與燕庭丈相埒而詳人所略莫過於列國幣小刀各多至三四百種視燕庭之鏟幣百餘種洵足爲歷來譜家補憾嘗與先生徧舉諸譜所載刀幣悉寥寥獨先生之方足幣尖足幣磬折刀背文紀數皆有自一至十暨廿卅諸字不特人所未備亦多人所未知尖首刀文字亦夥茲

數者多歷年所銅質久朽不及早裒集以廣其傳恐更百十年必無有知前代制作如是其詳至者不大可惜乎初思與先生共輯一譜以諸家之泉余兩人曾徧拓之又各有創獲合之可四五千品折衷羣說彙爲巨觀惟其願太奢懼不克副莫若先其所易就先生獨得之祕自來略焉弗詳之刀幣壽之棗梨俾無負數十年摻抉之苦心而亦實足爲後來者擴充眼界既備復精視劉之錢泉吕之孝建又同一新奇可喜於諸譜外自樹一幟兼以見一刀一幣之細掉以輕心卽無由周知其故推之入而讀書出而涉世一端稍稍忽略必終其身

梓定吾文者爲勸惜乎不果念之輒憮然集大成者厥惟劉丈燕庭余獲徧觀之其所得之奇不下數十品而與翁丈宜泉稱石友余嘗慫恿其著譜至引後世誰知

芒芒然斯卽小可以觀大矣世之讀先生譜者當不河
漢斯言咸豐戊午八月
鍾麗泉農部泉幣拓眞序
善乎戴醇士先生之言曰人不可以無癖顧癖之雅者
書畫耳金石耳至泉幣之癖代不數人其爲物也雖小
而歷代政事之得失繫焉余生也晚獨於當代之嗜古
泉者無不相得甚驩姻丈劉青園藏泉最先惜身後不
無散佚近之集大成者惟劉丈燕庭有古泉苑一百卷
足補翁氏古泉彙攷所未備他如吳我鷗觀察吳子苾
閣學余皆以神交陳壽卿李古農兩前輩陳式甫明府

吳霖宇給諫何鏡海內兄或不尚專門或未臻美備稍
稍次之而呂堯仙中丞李竹朋太守與余訂交獨遲所
藏皆精且夥呂之孝建四銖多至五十餘種李之列國
幣小刀各多至三四百種每請觀輒媿汗流涎至忘晷
昃最後乃識鍾君麗泉麗泉與燕庭丈生同里故見聞
富而抉擇精余一見如舊相識暇輒過從並出示所著
泉幣拓眞雖止窺豹一斑而麗泉年未三十已裒然成
書足以繼燕庭而興起何山左嗜古者之多邪祇可嗤
如余者勞神憊精積三十餘年之久謬爲同好引重而
俗累牽擾迄今譜無一字展誦是編其媿汗流涎一如

與劉李諸公坐對時蓋負此泉幣也久矣矧麗泉之才
力學識咸過於余他日退食餘閒廣爲搜羅復與都下
諸名流訂訛攷疑其著作必有什倍於此者余竊幸早
覩厥成也麗泉悤悤旋里索余一言爰走筆而序之

古泉匯後序

余既爲竹朋序泉匯矣念同好零落殆盡惟吾兩人得
聚首京師無數日不相見見輒談泉以爲樂適有友攜
泉至都者余爲竹朋作緣購百數十品由是古泉之興
日以熾竹朋嘗笑謂余曰吾輩皆百年過半之人偶得
一小如榆莢之泉傳觀歎賞詫爲得未會有旁觀必有

大笑爲癡絕者此中眞樂洵不足爲外人道也余以竹
朋所藏刀幣甲於同人勸其先著一譜竹朋曰善矣然
猶有憾也以吾兩人生古泉極盛之時又偏識海內藏
泉家凡奇異之品得一一拓而存之繁富夥夠莫可單
究時哉弗可失不早爲訂一全譜數十年後日就散佚
未必有集大成如今日之盛者近代刊行之譜惟初氏
吉金所見錄爲最多他如翁氏之彙攷劉氏之泉苑惜
乎皆未成編而初氏所輯幼時歎爲巨觀者實祇千數
百品今吾兩家之泉拓殆過之三倍盍同著一譜以永
其傳乎余聞而忻然顧日馳逐轅紅塵中百務紛乘弗

這從事不得不以此事推袁竹朋亦遂奮然灑翰每脫一稿先以相示余有所正卽時改定參互攷證不憚至再至三薈萃眾說折衷一是不詭異不苟同稍有可疑者輒置弗錄並選鄙藏數百種益以諸家墨本得泉凡五千有奇洋洋乎大觀哉後來者不可知而空前一語信足以當之矣雖余也抗塵走俗而得暇輒與竹朋羅列泉幣斷其時代之先後證其筆畫之異同辨析其輪郭而背之各從其制往往剖及毫釐至忘晷刻尤喜竊名奩裏附驥以傳其忻幸有不可殫述者遂濡筆而爲後序己未九月

古泉匯跋

與竹朋先生別四載矣今年五月忽得竹朋書云泉譜已告成爲狂喜者數日念我　朝泉譜惟翁氏宜泉劉氏燕庭集其大成翁氏竭數十年心力攷證至精聞其見一泉幕卽能知其面文幾於十不爽一其於北宋泉一點一畫罔不析及毫釐顧其譜未曾繪圖復僅有稿本展轉鈔寫實乃未成之書劉氏之圖一百卷圖備矣而註釋尙略且皆未克梓行故今亦當代惟竹朋有此識力也然書成甫數卷竹朋卽以事歸里不獲時時獻疑念之輒悵惘又

慮時事變遷或竟不克如願仍蹈翁劉之轍終無以爲歷來譜家補憾詎非恨事哉今幸有志竟成余雖不得與校字之役而私心忻慰知世之讀斯譜者必皆如余前序所云後來者不可知而空前一語洵足以當之矣獨可惜翁劉諸君竟無由一見也同治癸亥六月

爲潘伯寅少農跋古泉冊子

二齡卽喜覓古泉雖所藏不逮劉李諸君而心知其妄姑自欺之失則深信無之王申解組旋京師伯寅少農以余舊贈墨本褒冊屬題異品殊寥寥知不免見笑大方之家篋中尙有可選者異日當爲補拓念同癖日以少率書數語用識古緣

自題古金彙拓冊

同人持贈古泉暨金石拓本暇輒以素冊帖而藏之積廿有餘冊雖舟車所至未嘗不與俱近十年來俗冗倍常續有投贈者悉扃置篋中無復次第蓋清興之廢久矣今年夏自夔州解組歸園居無事始一一檢視復帖成數冊卽有新得當入補遺庶窗明几淨時偶一披閱恍對我故人也壬申六月

自題泉冊

余與李竹朋講論古泉年最久嘗擬共輯一譜見余所

作泉匯序竹朋所藏余曾悉數假歸一一選拓之顧零落蠹篋中已十餘稔矣壬申秋園居清暇始詳加檢視依類帖之遂成七册呂堯仙藏泉亦間有闕入不復能記憶泉匯菁華十得七八洋洋乎巨觀哉同時劉燕庭丈泉幣獨富余雖獲徧觀惜拓本僅有存者今皆不知散歸誰氏末由復拓檢是册不勝悵然

爲胡石查農部題影拓古泉册

余十一二齡時卽有泉癖藏弆歷五十餘稔矣猶及見諸老輩所藏並獲聆緒論惟當時拓本多不緻以但取寫意不求工也獨劉燕庭丈所貽各拓爲最精則悉出

陳粟園之手余所蓄各泉輒喜人借拓意謂刀幣皆二千餘年之物銅質久朽有日減無日增世間多存一二眞本或足以永其傳耳石查農部與余相見甚晚最工拓墨其響拓一種尤稱絕技一日出示所摹刀幣一册驟視幾與原拓無二墨痕盡化眞面宛然愛玩不忍釋手念諸家艱覯之品每不欲輕以示人然但得一墨本又出其外端平則不可多得視舊藏尚缺八九種耳王申解組旋京師遇石查農部有同癖尤精拓墨索余之乞石查影而傳之卽無難得百十紙俾流布人間庶後來者可藉以鑒別眞僞詎非嗜古家一大快事哉石查錢泉偏拓之哀然成四册自撰弁言推許甚至讀之爲汗下石查復屬題數語余念物之聚散廢常方余初獲

長安一戚好家旋僦直藥省道遠未由致秦中疊遭兵燹遂悉數失之僅案頭存十餘枚而已念之輒悵甚然無計復購比己巳出守夔州過成都見錢泉依然纍纍爰致書友人兼收博取特百十中完好明析者正無幾凡之始稍稍復舊觀嘉定各種祇缺珍寶而隆寶一品又出其外端平則不可多得視舊藏尚缺八九種耳王申解組旋京師遇石查農部有同癖尤精拓墨索余之錢泉偏拓之哀然成四册自撰弁言推許甚至讀之爲汗下石查復屬題數語余念物之聚散廢常方余初獲時幾與燕庭相埒足爲舊譜補憾兼可證宋史食貨志斑

之遺願屬快意乃一旦化爲烏有十年後天假之緣復繼燕庭而游蜀得略償所失雖不滿吾願而古緣亦良不淺矣天下事往往失之意中得之意外有人所不能料者大率用心摯用力勤斯其取償也亦必厚石查之嗜古遠過於余異日所收藏必有出是册之右者卽以是册爲噹矣也可

爲王廉生農部題黃小松泉册

廉生農部好古多聞素所心折收藏亦甚富一日持示所得黃小松泉拓四册余於近代藏泉家無不相識卽未獲締交者亦往往得其墨本獨於小松所藏無所見是册雖佳者已爲人選去無甚新奇之品然乾隆朝所拓紙墨殊舊可珍也標識間有誤處爲正之

爲石查跋古泉叢話

戴文節泉話四卷饒有逸趣原本乃手寫瘦金小楷絶工杭州失守不知尙在人間否李竹朋有鈔本余曾假歸自錄一通藏之石查此本鈔自王戟門戟門亦必假之竹朋者也余初意欲爲付梓輒不果王申夏潘伯寅合兩本校正屬吳清卿摹寫刊行藝林稱爲快事使當日無傳鈔之本是書必湮沒弗彰古今來譜錄綦多大率僅存其目攷古家以爲憾安得如伯寅者一一摻抉悉壽棗以廣其傳乎余媿矣

題孫春山舊藏部亦同癖也顧締交獨遲數年前春山曾屬俞松坪舍人索余泉拓以匪轍奔馳久不報念之呼負負聞春山尤喜刀幣得一精拓如獲拱璧壬申解組旋京師松坪復申前約爰檢墨本百餘紙贈之春山乃貽余刀布諸拓多於束笥並皆佳妙晝長無事帖爲兩册附諸家藏泉之後時一披閱覺心醉神怡投木瓜而得瓊琚詎不幸甚癸酉夏五

再爲石查題泉册

李竹朋泉幣繁富褒瀛作書函便於取攜余曾逐函假歸選而拓之遂積有七册余守夔時亦倣其法檢藏泉褒爲廿六函壬申旋都門石查乞如余前事亦假歸手自拓墨數日輒易一函去先拓成兩宋鍰泉四册曾屬題詞近復棄拓刀布圜法爲五册攜以示余曰精品大率在是矣憶余昔讀劉丈燕庭泉苑菁華有如行山陰道中目不給賞今余之所藏不逮燕庭遠甚而石查之珍賞一如余當日其摹拓工妙紙墨精良視泉苑菁華殆將過之勞神儻精渾忘飢渴昔顧長康號癡絶石查

再題觀古閣泉册

沈韻初舍人收藏書畫碑版甲於都下中年遽逝其太夫人慟之切取所藏悉焚之人間精本幾絶談者謂阮文達半生掇藏亦復若是古物率有火劫大奇余則謂造物之視金石圖書與珠玉財帛初無二致多藏厚亡蘊久生孽固一定之理耳矧其間巧偷豪奪或至交忿啓爭端殆亦造物之所忌余蓄泉五十餘稔頻得復頻失辛未夏始裒爲廿六函視余初拓之册已缺百數十種不復刻意掇補蓋有拓本在則凡亡而未始亡也雨窗披閱再識數語雖老來興趣不似曩日之豪要足爲之同志者隨時補編俾日新而月異則幸甚

同癖者更進一解

續泉匯序

竹朋刊成泉匯之次年余即出守夔州甫二載以宦興索漠遽解組旋京都時竹朋尚里居都中同癖日以少僅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孫春山駕部吳清卿太史時一過從略談金石而已潘伯寅少農鑒別獨精收藏宏富雖不甚藏泉顧促余著譜甚力余念無以出泉匯之右未敢下筆伯寅復促余刻泉說爰增訂爲百六十餘則伯寅並屬其門人徐小勿寫以精楷余因檢舊稿凡稍涉泉幣者輯爲詩文各一卷亦附梓於後孌博同好

劉氏長安獲古編序

劉燕庭先生與余三世知交道光己亥始識先生於長安遂過從日以密時泰中出土古器甚多先生以大力搜索新莽十布即在秦始獲其全也有長安獲古編之輯余曾志以小詩剞劂未竟遽歸道山談者咸以爲悵先生等身著作身後都散佚古泉苑一百一卷尤爲巨觀陳壽卿前輩得其原本曾屬余梓行顧有圖無說仍未成之書是編付刻亦僅及半余初擬爲成之乃力有未遑但呼負負壬申解組旋都下見已刊之版尚存廠肆而稿本不知所在詢之壽卿云亦歸簠齋即郵以寄

余並手標其目然亦略無詮釋墨本僅存姑取闕者補之誤者更之亦不復加箋註一如原書之舊以俟後來嗜古家論定胡石查王廉生兩農部吳清卿太史陳寅生上舍或任勘正或兼摹繪恩綬姪並預校字之役焉告成有期矣念余與先生聚長安最久卷中諸器皆經手自摩挲或丐歸拓墨唐善業渥造象尤前人未經著錄先生始於慈恩寺塔下拾得偶忘載及亦取余當日手拓本附入用志古緣憶訂交之初即時時獲展是編今先生逝且廿年始幸成完璧以余之譾陋寡識且時方落魄先生一見即引爲同癖辱知愛良厚貽余泉幣固然也余與石查相知久顧平日蹤迹少疏近始時相過從初爲石查題譽拓泉冊即承許可自是每有所拓輒屬題詞夫以石查收藏之富摹拓之精有目者共賞奚必藉余一言爲重乃石查每拓成一種必先示余一似非經余題識不可者余亦不解其故或笑曰愛之斯忘其醜古有是語今何必無是人

題陳壽卿泉拓冊

壽卿爲余閎中前輩復兩世知交金石之富甲於海內雖不甚藏泉幣而貽余泉笵拓本至百十有六紙余蔑爲兩巨帙近復拓寄古刀二百數十紙即墨刀一種不下卅枚其精且多也若是余帖成三冊計一年來補帖諸家墨本又近卅冊矣每當雨過涼生竹影橫窗鑪煙裊几輒出而展玩訂證一二古文奇字臆園清福此其一乎書罷一笑

爲石查題李竹朋泉冊

李竹朋藏泉余曾選拓過半顧十餘年來始帖成冊子已不無散佚石查未曾見竹朋所藏而頗得其拓本一日裒爲一冊示余亦間有劉氏物石查於各家墨本皆珍惜如球璧片紙弗失其精美艱覯者輒以鄉拓法傳之篤好爲同時諸君所弗及以視余之疏嬾尤不可同日語矣

小泉三以形製絕類亦附於後精神所結必有創獲理

年而語矣

爲石查題劉燕庭泉册

劉丈燕庭古泉苑一百一卷余曾假觀旬餘殆不忍釋手今聞歸陳壽卿處亦幸得所矣石查此册得之廠肆次第間有錯亂似是當年副本雖止小布百三十二品但取寫意往往不緻自陳南叔粟園輩出乃日臻精審燕庭諸拓率出粟園手也鐘鼎款識皆陰文泉幣獨陽文有瘦勁如絲者拓出則波磔畢具神采煥發若新書於紙上者然視款識之棗木傳刻過之遠矣故余所藏

泉輒喜人借拓儻萬本流傳盡是廬山眞面詎非快事哉石查屬題數語走筆識之

爲石查題吕堯仙泉册

吕堯仙與余稱神交祇悤悤一握手雖貽余墨木不少而所藏泉幣究未之見也今不審尚能世守否石查亦得其拓本二册精品大率咸具獨孝建四銖五十四種未載當係續得尚未附入而古香異采流溢楮墨間良足珍賞矣

姪恩綬校字

爲繼幼雲跋幣拓册子

春宇同年之弟幼雲與余有同癖顧蹤迹少疏己巳秋余出守夔州時始悤悤一握手曾索余拓本余則未遑請觀其所藏也壬申解組旋都下聞幼雲收藏益富劉氏嘉蔭簃諸異品多歸之談者皆豔羨余方懸車戢影遂不復造訪詢之同人亦鮮有得其墨本者故余著泉說有不聞著錄語癸酉八月幼雲忽以尺素道契闊惠余泉拓二百餘紙皆精好足珍並以空首布拓四册索余一言余不覺驚喜過望且感且媿知幼雲之弗輕示人者意固有在深悔余前說之唐突矣空首布最晚出

當時惟嘉蔭簃藏百餘泉匯曾載之今悉歸幼雲益以新得凡二百品有奇自來藏泉家無若是之精且多者時李竹朋方輯續泉匯如以之補所未見洵大快事攷是布制作獨異俗呼曰鏟譜家率以空首名之孫澄之則引庠乃錢鎛爲證陳壽卿亦謂類田器之錢今幼雲目爲鎛幣見適相合其文率只一字詮釋每異詞聞幼雲援證精審顧以未脫稿祕不相示平居掺羅甚力所獲實過於余即茲一編已令人望洋驚歎異日彙爲全譜定與泉匯方軌並駕鏗震一時幼雲其勉旃毋似余之蹉跎自誤甘蹈翁劉之覆轍也

自題幼雲泉册

幼雲曾索余泉拓聞亦以精拓一册寄余蜀中余顧未之見也近復承檢贈二百數十紙皆精絶而嘉蔭移之權泉數品尤譜家所豔稱余復帖成二册計同時藏泉家墨本余積有卅餘册矣今雖髮毵毵白猶時與諸同好酬贈往來珍奇互賞得弗詡古緣之匪淺乎

叢稿刊竣復得二跋即附於後

古泉三十六韻

歙鮑康子年著

雅癖推金石鄙生更癖泉掇羅償夙願辛苦憶兒年十余一二齠劖好藏弆和崎情同鋤洪遵志續編標新廬小大繪影登聲著紙悄悄影移甎古篆盤蝸結名書舞鶴翩泉文徵面背全殊形刀詰屈異撰布肖方圜制向錙銖析文徵面背全殊形刀詰屈異撰布精堅厭勝開情肆題辭吉語聯刀布圜法正品之外復有厭勝撒帳吉語諸品星月仙鬼符咒生肖人物樓閣旁稽瀛海外詳紀夏殷魚鳥花草種種殊相不可窮盡前翻用漢書語芬訝黏襟古瞳驚燭几鮮青紅苔繡澀斑駁士花妍偶值奇相餉眞令喜欲顛五金紛冶鑄種類最繁五金最咸備什載耐磨研貪許鉤心鬥趨嗔捷足先窮檐晨訪踏列肆夕流連癡尚誇奇覯貧偏結古緣但教珍翠櫝那惜賣珠鈿頻質室中簪珥贖之紈扇光如拭友人多屬拓黏扇頭藤牀夢也牽選叨劉寵贈姻丈劉青園太守與劉燕庭觀察所藏最富曾蒙持贈佩比阮脩縣舊譜癥頻索舊譜率沿路史之失遠溯洪荒今各泉具存得一一訂證其誤新詩句好傳燕庭觀察有論泉絕句二百首博雅名通說使君想得海內兄亦同此癖鷹鳥思爭售魚珠媿未捐秦中僞泉時出所藏競鬥日出率取青綠厚泉劉刻亂眞軼材摻寶鈔玉民外舅貽大餘事殊有疑莫能決者明寶鈔二紙

侑瓊筵梅宛陵有古泉勸酒詩

雨過吟秋館涼招薄暮天半生忙似賈此日快疑仙筠箔澄於水紗窗白勝縑甌香斟苦茗鑪翠篆疏煙羅列縑囊富縱橫錦篋駢螺丸磨處膩蜆楮拓來便綺席人高踞璇閨侶乍延時屬室人及幼妹爲拓墨登名手所書神爭碑版秀字證鄭彝鐫泉幣文合初氏譜臚載甚詳墨本裝緗帙郵筒遞綵箋與友人論泉之札盈篋典賚言詮探神逾三百論緝貯十千書迂還著錄兀兀事丹鉛

題劉燕庭觀察泉苑菁華卷後五首存四

清白家風耀八區觀察爲文正文清公孫文恭公子收藏亦較世人殊選泉今更添佳話繙出熙朝博古圖

新詩字字起煙雲觀察有論泉絕句二百首博雅名通說使君想得衙齋清似水翠螺手拓吉金文

斗室無端發古香開編觸目盡琳琅卅年遂得摻羅願也似金錢壓宦囊

索我空囊祇自嗤幾番開篋又遲遲人間信有遼東豕且博先生一解頤

又題觀察金石苑後即送之入都十首存七

卅載摻奇書滿家藏來寶刻徧天涯斜陽古寺無人迹爲讀殘碑剔蘚花

秦中一載駐征車泉幣彝尊著意儲笑我摻羅虛有願似賈此日快疑仙筠箔澄於水紗窗白勝縑甌香斟苦茗

卄年空傍寶山居
憶從僊館數經過錦篋緗囊醉目多可惜浮生閒日少
不曾一一手摩挲

泉苑編成費典裁當年一讀一低徊會將下里皇荂曲
博得鈞天雅奏來

僞新十布泚難求洪志會貽未見羞尤物居然齊入掌
天教留待使君摻

宦橐何愁薏苡讒吉金樂石儘謄緘路人應指車塵笑
如此歸裝良不凡

此去征軺近日邊　九重側席正求賢紅旌再莅青門
道好續長安獲古編觀察有長安獲古編待梓

庚子秋於長安市以十錢購五銖泉二品一徧體
青綠質則鎏金一土花剝蝕剔視爲傳形五銖穿
上下有長樂未央字篆文遒美色澤古絶背穿下
作帶鉤文爲同時藏泉家所未會有詫爲奇觀喜
志二詩

古篆精妍譜未聞五銖錢法久紛紛更倣當年瓦當文
鍠鏞青紅入手疑偶然剔視轉驚奇名山何處無靈藥
多少樵人知未知

燕庭觀察惠金錯刀契刀各一詩以志之

太公九府制刀幣曾兼權秦漢尚樸簡但取圜法圜五
銖與半兩歷代相襲沿新莽變漢法冶鑄俄紛然六泉
別小大十布誇精堅更倣古刀撱二品偕流傳一刀認
金錯平字句畫全漢書已滋疑訛作直五千契刀字從
木作契增烏焉洪遵想未窺泉志因誤編鯫生嗜金石
頻招延錦緘並檀篋竟日爲流連昨承百朋錫不啻雙
璧聯豹囊藏足珍蜆楮拓亦便夜識金銀氣文參斯籀
篇十年愜所望喜極肝膈鐫囘首嘉蔭簃觀察齋名雲樹各
一天媿乏英瓊瑤莫報劉寵錢

答謝

葛芋農學博索觀古泉詩册爲題十二絶句口占
撱娛人古色香拋甎眞箇得琳琅先生爲我嗤夷甫
阿堵何妨入錦囊

幾度摻奇更訂訛收藏也自競多多笑他和嶠非眞癖
未選靑錢拓翠螺

嗜好休嫌典俗同難忘物色廿年中茅齋夜夜騰光怪
卻效昌黎又送窮

燕庭廉訪寄惠嘉定鍊泉別種詩以志謝

南宋鍊冶紛如煙就中尤數嘉定泉日春日漢日同利幕文紀監還紀年嘉定通寶小平折二鍊泉幕穿上春漢同諸字皆監名穿下元二三諸字皆紀元寶大書定貳伍余藏嘉定元寶有幕穿利州行年定貳字穿下伍字使殊精妍嘉定之寶幕文有十載渾忘璞非卞重緘那利州行使四字

省石是燕朝來檐雀忽驚噪浣花新到巴蜀箋發函狂喜拍案叫百朋遠錫何拳拳問數應侔瑰寶七日永寶日崇寶日正寶日眞寶日万寶日全寶凡七種爲自來譜家所未載計直欲埒兼金千奇墨往往誇先鞭嘉興張叔未清儀閣所藏嘉定鍊泉有新寶大寶至寶數品當時尚疑其贋文一一盡創獲永新崇正眞万全昔聞張氏富泉幣拓

贋罔初疑出好事眞本乃見今流傳先生嗜古足清賞宦轍所到成奇緣況有端平更殊絕廉訪復郵示所得文有定伍東上定伍東中定伍北下邛伍利折十等五品尤見所未見　外此璧合珠復駢寶劍會逢博物識美玉須待良工鐫長安獲古裒新錄觀察長安獲古編已付梓復采蜀中金石作三巴舊古志益州雜詠饒名篇荊南觀察我親串也因出守滋流連聖宋重寶詫初覩一斑窺豹嗟徒然劉青園姻丈守蜀之保寧上利壹字不晰穿下又字已爲舊譜所無郵以分餉余近復得二枚蘭亭思倩蕭翼賺泉志定補洪遵編秦楚迢迢五千里同時望蜀饞垂涎

自題觀古閣泉選

廿載掇羅願恐虛漫勞插架儼圖書阮囊自笑空如水卻把泉刀溯古初

拂硯裁箋趁夕涼素襟霑得墨花香編成不覺胡盧笑添出瓊閨別掾忙藏泉稍多嬾於拓墨每屬室人諸妹代拓文姪輩代翦帖之

選勝探奇憶古歡也應珍重比琅玕開函別有傷心處可惜嬌兒不再看亡女四松年十四矣每喜助余拓泉

泉選編成除夕傲賈島祭詩之例戲具酒果酹之

辛占二詩

芳醪俊果案頭陳爲勞辛勤廿七春我料浪仙應鼓掌詩篇不祭祭錢神

小謨觴室青園丈名幾流連嘉蔭篆燕庭丈中名結古緣願

祝年年添墨本傲他劉寵選青錢

戲作

詩連那足愁酒債亦堪避歲除還典衣半緣嗜古累

燕庭方伯復惠嘉定端平各種鍊泉再占志謝

人生嗜好幾時足得隴由來便望蜀先生爲我療饞貪竟許熊魚擅兼欲逶迤旌旆來西川長安小住蒙招延

也似廉泉快分潤南金楚璧何聯騈當年拜賜珍七寶

丙午秋見寄嘉定永寶等凡七種　五花照几尤妍好續惠嘉定至寶幕興寶幕正伍重寶幕用伍惠伍重寶幕正伍之寶幕正五洪寶幕二凡五種　就中元寶文倍新嘉定元寶當五者幕文有

西二伍利壹伍利三剔蘚宛苦愜幽抱況復端平制作
伍利州伍用伍之殊剔蘚宛苦愜幽抱況復端平制作
殊並貽端平元寶幕文定伍開緘一一皆璠瑜燭花送
東上東中東下北中四泉開緘一一皆璠瑜燭花送
喜瓶蘭笑那禁拍手狂叫呼墨本載須如束筍路入山
陰賞不盡初驚珠琲泣潛鮫又訝樓臺勾海蜃八分小
篆饒妙文更從泉幕掇軼聞見元示所得尚有嘉定珍寶
其元寶通寶二種幕文兼有折五直五諸品定伍惠伍紀監
行伍當五西三伍西四伍邛西一品通寶幕益
作端平元寶幕定伍者尚有北上北下二品
惠伍者有東上東中東下西上西中西下六品
州錢冶何紛紜宋史編成笑疏漏譜家掇拾嗟艱覯鏽
蝕塵埋七百年翻疑金石猶不壽幸哉大力能窮搜應
歎奇珍非暗投汾陰鼎賴虞邱識豐城劍合張華收碧
幢又向天南指宦橐蕭然眞似水後車夜夜吐光芒錯
被路人疑薏苡

是詩作於丁未季冬近方伯自浙寄示錢泉墨本

全帙多至三百種有奇知前者猶是窺豹一斑矣

戊申孟冬又識

幸占

漫嗤訂古費言詮爲別淄澠輒拂簠泰中薛氏善刻古
所作泉辨同人泉頗足亂眞見余余
字之曰薛重泉戲語無端成讖語薛重泉竟隔重泉曾
薛薛規戒不三稔薛
氏父子竟相繼沒

自嘲

書生錮癖最難忘癡絕何殊顧長康飯飩疑塵等閒
事又緣嗜古累傾囊客有攜示東周泉者篆文精美色
物可付質庫適玉民外舅見澤尤妙愛莫能置而索直昂甚無
寄卒歲資遂以八金購之

路子端侍御見和詠泉長律三十四韻再疊奉酬

余初稿祇世四韻並押邁字今仍之

雅好誰同調耽書與癖泉相思惟舊雨小別倏經年素
箋慚持贈瑰詞感再編行行疑鋟畫字字比鈴圜憶向
都門去忻窺鄴架全平遮窗皎潔圜作壁精堅甲乙排
鱗次縱橫詩繡聯軼掇秦漢上槧記宋元前子端藏書
多宋元前子端藏書六萬餘卷
雕本更端妍倉許儕曹氏船應傲米顚丹黃勞點訂縹碧耐鑽
研志續晁公武目蒲編堂書八十卷八如邊孝先佳辰頻造訪
鎮日共流連世有詮癡客時深翰墨緣祇誇陳玉蹙也
自質金鈿充棟層軒鎖盈車遠道輦新如手未觸讀笑
願虛縣縱詡桓譚富何曾伏勝傳蝕徒供蠹飽涴或篆
蝸涎誰及南臺彥深居小洞天奇貪應諸賈清福勝登
仙裴几明於鏡芸編白似縣分鈔禿筠管補逸潑松煙
纏綿紛能析珠穿爛若駢舊觀還許證眞面識良便子端
悔晉以前書多名存篇佚因取他書所引證者一帙
而出之俾還舊觀作漢魏遺書續鈔已成四十餘種矣
駿業名山擅駒光福地延報瓊宜倒篋許以錢遍寄惠引玉但

拋甎蒲截原推路楹乘苛效驁參苓齊采掇棃棗倍雕鐫定喜增新帙無忘寄彩箋癡懷思借住妙悟得眞詮願挈人三五還拌酒十千甘居雠校列一爲塗鉛

陳式甫王子梅兩明府孫亭齋巡檢續和余詠泉長律范子材上舍何鏡海內兄亦賦五言古詩見贈因戲成一絕

偶思引玉戲拋甎惹得詩人鬥錦箋多少新篇因阿堵清流何必不言錢

呂堯仙廉訪之蜀過秦十載神交特勞走訪並惠孝建四鉢泉十三種別後補紀以詩

默數忘年交侍君年最長惠貽無虛歲箋定喜增新帙無忘寄彩箋癡懷思借住妙悟得眞詮策來京華卜居青豆房德門近咫尺晨夕忻躋堂尊彝足奇賞襟補饒古香復叨吉金貺爲壓羈旅裘不可枚數續惠蒲坂化鼈鉢泉廿餘種如乳封泉寶永安一千寶慶端平光不恆見依劉古所願況許奢願償蛩吟並蟬噪響雜清風颺最先生以余獻詩徧書之兩面密書皆滿而詩未盡晴聯梵舍欒夜飛酒肆觴脫略傲軒冕嘲笑容疏狂韋平果何遺遺者惟縹緗盛名震寰宇寶刻盈笈囊偶然鬥泉選亦令驚望洋鼴飲易滿腹滄瀛安可量著作等身近輯古泉苑一百一卷采及鄙藏兼屬跋尾

劉燕庭先生

軒蓋塡門稱子疑傾心欲賦范雲詩依劉謂青園燕庭兩劉公漫作千秋想交呂何嫌十載遲頑鍊我慚無術點渾金君豈畏人知征騑纔駐歇驪駒走余寓秦時式甫購古泉非經選定不可來書有如瑯失駝語萬疊巴山繫夢思

陳式甫明府

借祝仁風遠扇揚投桃何幸獲瑤琅贈以古泉詩扇孫四銖大小十種並有一面倒置橫置之殊載酵士侍郎惠孝建三種孝建古泉叢話云孝建四銖北人以爲奇貨一枚輒索二三萬錢古香濃人洪遵譜瀱繡斑生趙壹囊狀比飛榆驚錯落文披倒薤費猜詳孝建薤葉文四銖則小篆也或薄如榆莢而紅緣沈骨那堪獨有壽世心到今呼負負惠余建炎慕川字錢淳祐幕當百字諸泉復屬代輯古泉菁萃以讀陋未敢下筆

呂堯仙方伯

螢燈儕龍燭幾度開緘歎望洋聞君好衙齋煙嵐列軒牖潘輿安且閒萊綵樂其有余禮闈報罷以事羈山左聞式甫有移莘鳳縣之說故人日以遠悵望文奇詭百出多至五十四種皆南中近時出土自來譜家未見者

陳式甫明府

青門柳陳蕃榻久懸何年共盃酒勝會本搏沙良朋易分手司馬儻入關爲問平安否秦中同好尚有李古農司馬近以憂去官

報李竟何藉獻芹彌可嗤那期七千里又勞清俸遺十

年纔一面頗惜瞻韓遲雲泥迹雖隔金石情不移君方
荷疆寄霖雨隨車施巴黔萬重樹半是甘棠枝文章與
經濟斯道原無歧餘閒恣攷訂泉印鐘鼎彝而我獨怊
悵旅食滄海湄安能奮霜翮遠接威鳳儀發函目先醉
開篋心更怡寄余墨本繁富並惠相思笑寒乞寄君惟
有詩

何鏡海內兄

戚誼豈不堅古歡情倍深妒爭並誇傲有迹終無心長
安帝王州泉幣窮掊尋郵筒亦解事迢遞勞寄音余與仲兄
子周於長安爲鏡海購古泉甚夥輒郵寄之君雅重報施惠我皆瑯琳相期

壽黎裒高義尤可欽鏡海惠余列國幣三十餘種書來促余輯譜甚力僧寮快
抵足罷羸嗟分襟功名判利鈍著述無古今鉛槧定努
力忍負良友箴

陳壽卿太史

傾心十載餘薤遣蘐半面軒車忽先施聞聲已驚拚道
氣和若春清談藹忘倦韋平世澤長似君光罕見古器
富周秦請觀惜未徧寶閟日父磨光怪眾目炫壽卿得父磨閟
銘文凡五百金章文字奇泥印華彩絢壽卿以所藏秦
字眞尤物也漢印輯譜數十卷面泥封百餘枚惠余安陽刀即墨刀
尤爲舊譜所無錫我會百朋活碧滴蔥蒨刀布差
幺布諸品海內幾鉅公同時出齊甸壽卿與燕庭大均山
左人近時收藏之富

無出二君右者而海豐吳子苾閣學
利津李竹朋太守亦有泉幣之好鈢生亦良幸捧袂
恕愚賤會少離別長北望切攀戀伊古重神交何嫌隔
鄉縣飛鴻儻寄書墨本乞一卷

劉振齋孝廉

古物不療飢廉吏翻憂讒清貧遺子孫飄泊餘征衫況
乃風波惡常使石闕銜追呼日以迫發篋還掇面雲煙
有聚散過眼如驚飆幸哉什一存宦橐猶不凡尊甫青
及先覺生伯之門收藏最富守保寧時道出長安余獲
偏觀之旋擢上荊南道卒於官圖書金石悉償官逋獨
泉幣存耳回思蓴燭日心醉涎流饞愚者陳一得饒舌頻喃
喃竟悲賚志沒叢稿繁莫芟余力勸輯譜至引後世誰
知梓定吾文語卒因循不

果振齋書來以遺
文暨泉譜爲託彊起爲補綴十手齊雕劖願君決歸
計早整湘上帆但愁淚盈把不忍重開緘

新莽泉制最精戴醇士侍郎古泉叢話目爲泉絕
而泉貨六品之中泉三十尤稀如星鳳
庚子夏伯兄子遠於長安以十錢爲購一中泉又
十三年仲兄子周復於長安以萬五千錢爲購一
壯泉六泉備矣洵大快事口占短句志之

何期尤物遠遺將入掌眞敎喜欲狂窗白鐙紅泉濛碧
恍疑風雨話連牀

癸丑暮春自濱州入都聞燕庭世丈遽歸道山詰

嗣載卿迺判虞采傳述遺命以卽墨刀貽余悵然

有作

果從生死見交情病榻猶聞說賤名最是不堪回首處紫藤花底拓泉聲

簡李竹朋太守

同癖易締交不以秦越限御李雖已遲窗燭忻快翦珍奇互餉遺（承惠孝建四鉢諸異品）所得良不淺阮囊余自嗤羨君錢萬選海內幾同心一一荷青眼（我鷗觀察吳子苾閣學劉青園觀察燕庭前輩）吕（堯仙中丞）渺雲巔靈光幸有君壯歲蹐遍顯視草玉署寒作霖名郡典問年未五十遽爾輕方伯嗟宿草陳（壽卿）

軒冕獨於金石親晨夕一編展奇文補缪斯古香剔苔蘚渾忘長日長相對吟髭撚壽世豈在多片長亦宜勉悠悠千載名努力事刪撰

簡吳霖宇給諫

泉癖余最癡君癡乃同調把玩廢寢餐不管妻孥笑雨過硯無塵書幌素蟾照挑鐙試墓搨誰識箇中妙君索余泉之（偏拓）高門本咫尺未敢曳笻造一錢偶代選遂辱瓊玖報霖宇因呼延冠三侍御遂過余緇衣余解贈豐貨泉一泵錫以佳章珍儌時餽遺過從容簡傲清談輒夜分忘卻鄰雞叫豈惟俗可醫亦復貧堪療古歡歡有餘莫漫嗤和嶠衣鉢溯淵源（霖宇出李竹朋太守門之鍼砭相引召紛紛宦海人虛締金蘭好

口號

競將泉幣詡收藏山左風流最擅場（初文清園劉文燕子芯閣學李竹朋太守皆山左人）都下祇推仙李在（謂竹朋）那期後起得鍾王（鍾麗泉農部王戟門比部亦山左人）淵風興起購泉甚力

贈鄭小塘明府

海內同癖無不知惜哉與君交獨遲京華一見如舊識說我曩事眞絕癡我本寓秦四十載摻弄泉幣忘飢疲秦中自昔號福地無端滿目生瘡痍炊煙斷絕數百里但見瓦礫叢荊茨何期古物偏獨炙土花不蝕光陸離

伯道豈無兒居然慰豚犬大兒詩一囊小兒泉萬選
曾平湖參軍書來輒索泉拓口占卻寄
與子不曾識神交二十年嗜泉嗜我癖解組羨君先小
隱同移宅相思便擘箋西湖萬楊柳何日共呼船
潘伯寅少農持示消夏諸詠有品泉一律憶及鄙
人率和其韻
餘事珍泉幣文騰萬丈芒字兼掺漢瓦書入富曹倉児
有商周器深慚上下牀喜君敦古處多士荷裁量伯寅學識
過人收藏殊富喜爲朋舊掺刻遺集人海中宏獎風流者也
壽卿前輩拓寄所藏泉范銅石土三種百十有六
萬選青錢樂不疲裁箋蘸墨晚涼時如何卅載駒光駛
猶是當年沒字碑泉選編成近三十年尚未著一字
曾記青門載酒來問奇訂異卷頻開無端忽灑西州淚
盈尺遺文付劫灰劉丈青園藏泉散佚嗣子振齋曾以遺文爲託未幾振齋攝篆海豐城破
裘成墨本玉爲籤靜夜挑鐙讀未猒竹影滿窗花覆几
不知斜月上疏櫺
爲償遺佚費磨研頻向西川訪宋錢如此歸舟應穩重
有人笑指是貪泉舊藏南宋鉄泉近三百種存秦中悉失之比守夔加意物色得略償所失
久羨高風絕點埃每因東望重徘徊自知嗜古難諧俗
也賦淵明歸去來陳壽卿李竹朋並屮年高蹈余今解組年六十三矣
萬選青錢樂不疲裁箋蘸墨晚涼時如何卅載駒光駛
猶是當年沒字碑泉選編成近三十年尚未著一字
曾記青門載酒來問奇訂異卷頻開無端忽灑西州淚
盈尺遺文付劫灰劉丈青園藏泉散佚嗣子振齋曾以遺文爲託未幾振齋攝篆海豐城破
亦失之
嘉蔭篆深鬱古香錦囊檀匳豔收藏奇珍莫悵都零落
又見斕斑七寶裘劉丈燕庭泉幣裘漢最精匝上刻銘贊或及小像近時胡石查農部製泉匣五十亦頗級
棃棗雕成典故饒昔年投我抵瓊瑤六丁底事從天攫
儉腹何容彊續貂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雕版已燬近出土異品可補詠者頗多播伯寅屬余續貂迄未果
鑑齋鑑賞舊馳聲數到家珍手不停活碧生紅紛溢目
何當攜訪曝書亭泉範著錄自曝書亭集始目以活碧而壽卿拓寄藏範銅者六十石者卅四土者卅二五鉄土範率有陽文小篆反書之紀年者十一並宣帝本始地節元康神爵年號尤昔人所未見

老來興趣漸闌珊過眼雲煙付等閒但使廬山眞面在
任他流落到人間藏泉屢失曾得石土各泉範十餘亦失於長安幸拓本存耳
同好眞如芥石投應官餘暇各冥搜悠悠身後名何在
多少歡朋未白頭鍾麗泉農部王戩門比部暨振齋明府皆早卒
眞本都憑片紙摹明窗翦帖費居諸芸編漫詡堆盈榻
尙有生平未見書余編徵諸家拓本以素冊翦帖之近溽暑中復帖成金拓四冊泉拓十八冊範拓二冊而未及拓者尙多輒苦無暇遂積有二千餘紙
繇凡無塵墨潘香幾番摹拓趁殘陽劇憐同癖都癡絕
累得書齋鎭日忙石查暨吳清卿太史孫春山駕部悉假余泉選拓之哀然成巨帙

泉說誰期入品題司農高誼迥難齊紛紛覆醬沿成例
我亦何妨禍棗梨伯寅力勸刻泉說並屬其門人徐小勿以精楷寫之

姪恩綬校字

燕庭丈藏泉最富惟闕壯泉三十壽卿書來亦云
余藏有二品卽以其一寄壽卿並綴以詩
補憾聊憑一紙書寒齋底事詡雙珠發緘君定掀髯笑
截鶴何妨爲續鳧
晉中出土安邑布千百土人計斤索直售之販銅
者尋桂巖聞而收之得數百枚會以大小各四枚
貽余皆絕精近讀伯寅攀古廬彝器款識序謂古
器自秦及今有七厄憮然賦此
當年冶鑄費良工歷劫頻遭一炬紅金鍰無知猶有厄
人間何事怨途窮壽卿云古器一毀於鉏犁再毀於爭奪三毀於銷鎔四毀於刻字又在七厄之外

叢稿刊竣復得二詩卽附於後

續泉說付刊念半載來所作泉幣諸題跋亦宜續刻頗
篇帙無幾爰取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坿載一二用志
古緣昔李竹朋寄余書有笑罵由他笑罵拙稿我自刻
之語讀之失笑竹朋如見是刻當益歎吾二人之有同
心矣甲戌二月臆園自識

雜題泉册後

歙鮑康子年著

古泉譜錄至李竹朋泉匯歎觀止矣其未備者復有續泉匯十二卷余爲刊行雖未竣然告成有期惟陳壽卿書來云泉匯乃必傳之作不可不精益求精吾輩至交宜爲他山之助有意未愜者一一批註其上已寄竹朋屬更訂以永其傳竹朋難之余念泉匯風行已久且卷帙繁多如摹繪重雕洵大不易壽卿所注余尚未之見必有新解盍仿續泉說之例別梓以行庶幾並行不悖乎

列國諸布方足尖足近數百種字皆瘦細背有郭獨安邑暨當爰諸布筆畫寬肥類鐘鼎文背亦平夷斷非一朝之制故劉青園丈定爲虞夏但又頗易識豈唐虞文字已平易近人如是乎好古者每得一器必翼愈古愈可珍獨余於泉幣愈尋思愈覺去古未遠彼謂盡蚪蚪文暨太昊金葛天幣諸說者皆夢囈也

采一泉倒文一種流傳甚少肩亦方竹朋釋爲穎省吳清卿疑爲梁之變體案一金二金惟安邑布有此兩種餘皆無之清卿近得一枚大如安邑二金亦倒文作采

二泉此二種銘字獨傳形硎係二金尤絕無僅有之品當入續泉匯即泉幣一物亦竹朋所謂造物之無盡藏者矣

長安泉已載前說繼幼雲復以所得見示雕牙爲槓裘漢絕精與呂堯仙藏者相似字在穿右穿下余謂其非用品雖近武斷然亦以理斷之長安地名已見戰國但古人制器不苟況泉爲利用裕民之物似不應率意若是

戴文節泉話載吳逸庵於薩髮人腰間得壯布以爲快遇青園丈云幼年在蘭州官廨偶習射一役爲拾矢忽出腰懸一泉相示乃新莽之錯刀環也制稍大面平無

郭甚異一刀二金字殊精因售歸余曾假拓數日今聞亦以爲殉矣

壽卿評余泉說有新莽十布六泉吾兩人終當合成各存完璧語以余曾贈壽卿壯布壯泉二品而余仍闕壯布第布二品也壽卿近以所得莽布悉寄余屬代選製槓並謂可爲余補闕除大布外自小布至次布凡四十二枚可云富矣余爲精選得兩槓其一穿上均有小直其一均無之惟序布概無小直則以余舊藏一品爲易入俾無餘憾其壯布第布雖各二枚但判然兩種余取之則大美不完未免傷廉仍全數寄歸壽卿爲憮然別贈余小幺中次四布皆精於余所藏者特書之以志吾兩人交誼之摯

平當五銖向所未覩惟五銖穿上下有小平字者或正或倒或橫置殆即所謂當五銖者也王莽生云滿洲有伊勒布者號健庵言曾獲一枚穿下磏有當字後不知歸誰氏然無由斷其眞贋聞健庵收泉甚富晚年窮乏託跡市廛以售泉爲生廉生暨王戟門胡石查均曾購其泉今逝且數年矣余居京師覓泉亦殊久獨未識此人亦一憾也

蜀漢直百五銖廉生云直百字實兼隸體疑初議改鑄時即取五銖舊泉爲模增入直百二字當時盛行隸書遂承用之其說殊新

綰環泉率皆五銖惟鍾麗泉有大泉當千之小者一品亦係以圓鑿鑿成大圓孔僅餘近邊之字少許殊爲罕見當補入泉匯

同治庚午六月夔郡大水城爲之圮余與及門呂扉青太守煇重築之未及竣余解組先歸扉青董其成書來告余曰癸酉十月六日忽掘地得石佛一妙相莊嚴赤趺齊趾越日復得方石一縱橫各二尺許中底平凹鐫正書十一行四圍凸寬寸餘周列五銖泉七十二上覆

以石若蓋中貯銅方匣嵌以木置金瓶松脂封之工匠爭啓視瀉赤水熒熒一粒飛去如豆洗視碑字乃隋仁壽二年金輪寺舍利塔下銘也爰移石並佛置白帝城祠宇中祠祀昭烈帝暨諸葛武侯諸象中曰明良殿已漸圮余輸金屬扉青集資新之添建脩廊危亭蒔花竹兼祀杜李陸范諸詩人者也碑字秀整潘伯寅云似般令名書扉青並以二泉郵寄余土花殊厚審視爲隋五銖五字傍好有郭交股作直筆者此軼事不可不載壽卿謂說泉宜及斤權其論良是但須以初次鼓鑄者爲斷鑄久則寖輕寖小矣凡艱覯之品藏泉家偶獲一

二難必其果出初鑄者耳

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如秦半兩兩面均凸起大圓星三云卽洪志所謂黃河錢但僅見打本未敢定

讀曾大父壽藤齋筆記有六安州農人掘地得開元泉一甕質凝厚完好古色燦爛紅綠相間其堆藍處尤可愛非復眼前靛青可擬一友云半兩五銖率綠色開元獨深青一友云藏卑溼處久則紅綠高燥處則青語曾大父頻以分餉同人惜今無一存者否則青寶亦吾家舊物也

竹朋續泉說謂銀政和通寶乃青園故物今歸所藏足爲銀錢左證青園丈是品余不甚記憶然余亦有此種其色純白類五銖白錢似亦和銀所鑄不若萬歷礦銀之有明徵也

高麗之三韓海東諸品通寶皆作彿與篆法不合舊譜率刻作彌蓋未細審耳石查云

日本圖之和銅開珎尤不恒見和銅乃其國元明天皇年號當唐中宗之末年嗣立銅省作問寶省作珍案古刀布多作省文往往只半字此種尚不失古意

伯寅攀古廔款識謂好古者有三弊余謂好泉幣者亦然誠祺前哲非笑同人故創一解戛戛生新其弊也矯

案圖索駿闕一不可累百盈千悉應屬我其弊也癡好異矜奇侈爲獨得自欺欺人強詞滋惑其弊也誣伯寅爲失笑

明閻宬李元仲世熊著錢神志十二卷第二卷略有攷據坿載洪志之目其餘多係故事兼及果報非吾輩論古之書也

閻丹初書來謂說泉宜備論行用之利害人暫方爲儒者有用之作否則不免玩物非必不可少之書箴言良足欽感但歷朝錢法具在史册其得失開卷瞭然吾輩藉古物以娛懷偕二三問志賞奇析疑等於不賢識小

若逞書生一偏之見放言高論正恐謬誤滋多也

好財帛者爲貪余謂好古者之貪乃彌甚但究不失爲雅好年來於泉幣不復刻意蒐補其複出者雖制作文字不一亦往往分賙同好故蓄藏五十餘載而未備者尙多生平事事作信天翁近於好古亦然老態日增思之時復自笑

雜題僞泉册後

秦中薛氏父子善刻泉余作泉辨詳志其目偶存其拓本暇日檢而帖存之非其至者也惟葉東卿丈晚年寄泉拓百餘紙乃無一不僞且劣古圜法各種悉有之垣只陰文一泉殊精好但秦中所出五銖土笵率皆陽文者壽卿藏笵至百有二十拓寄則有秦半兩土笵二皆

字一種穿左亦有吉字王字大與垣字同他如兩甾背有三六九諸篆字並兩甾傳形半甾絕大五銖平當五銖大吉大通大富五銖永安五百大元貨泉太平三錢太平眞君建中靖國靖國元寶承安寶貨其大泉五十背有吉語者凡數十種貨布有對文有各吉語十貨大布尤劣不成字作僞者誠不憚煩收藏者不審何意亦並列於後佐鼓掌焉

題笵拓册

古布亦可僞空首布則絕不易僞且各布惟安邑暨當爰數種體質厚重其方足尖足布除戈邑外皆輕薄如葉近見倉父所僞率厚重逾數布泉話所謂隔三尺遠若陰文土笵尤易作僞胡石查卽曾戲爲之見所作泰半兩土笵甚細四銖半兩雖有銅笵而字體亦百出不窮孫春山最留意於是拓示所藏析及一點一畫多至數十種或當時銅笵初行仍不免畫沙搏泥所鑄至五銖專用銅笵遂截然成一律矣

重刻虞夏贖金釋文序

姻丈劉青園先生曾及世父覺生公之門與余有同癖收藏金石泉幣繁富夥矣余曾勸其著譜至以後世誰知梓定吾文爲言卒因循不果僅刻有虞夏贖金釋文一種身後所藏悉散佚並是版亦弗存嗣子振齋明府

宰海豐時曾以遺文爲託顧城破亦胥失之每思及輒
惘惘然一日王廉生農部持示王孝禹水部所得原拓
本精裘屬題展視乃出先生所手寫古香墨采對之如
見我故人頗思借摹以傳適先生之甥陳寅生上舍亦
覓得初印本見贈余亟付諸手民以公同好回憶長安
論古翦燭銜盃往往清談至夜分不輟今忽忽廿有餘
年先生遺稿已零落殆盡獨是編僅存校刊未終今昔
之感人琴之慟其何能不交集於中邪

再爲胡石查題泉册

石查既選余泉手拓成册復取余昔所贈拓本別帖爲
一册存之余所拓遠不逮石查之工且精品寥寥猶不
忍爲前魚之棄如是亦可云篤好矣

重刻嘉蔭簃論泉絕句序

余童年即喜藏古泉曾讀燕庭先生論泉詩心竊慕之
道光己亥先生以事過長安時余方落魄顧以三世知
交且同癖遂謁先生於旅邸乃一見如平生歡自是過
从日以密貽余泉幣無慮歲余無以爲報但報以詩比
概目爲蝌蚪書紀元一門或以意繪圖多人間所未見
或取外國私鑄襲用前代年號者以實之至以永壽通
寶二品冠首是東漢時已有貨草泉文詎非笑柄陸君
雖略加訂正而摹繪大小筆畫亦多失實仍不免遺誤
後來束之高閣可也

題沈氏泉寶所見錄

潘伯寅持示六安沈講虞魏晉泉寶所見錄十六卷卷一二國朝錢卷三古刀布僅十餘品卷四以下皆圜泉效證尙無大謬惟大黃布刀不免沿譌未見新莽諸布故以洪志爲憑洪志之圖乃後人補綴自來流傳以無只作某布兩字者卽錢錄亦承其誤今據洪志以駁眾說則耳食矣布泉二種並列北周仍沿泉史之說得一元寶尤僞作南宋鐵紹熙背文萬字並監字橫置殆鐵繡剝蝕誤認非異品也其餘尙足徵信視他譜爲優第千品有奇所未見者正多耳

劉氏古泉苑目序

劉燕庭丈著古泉苑一百一卷余曾爲序詳言之其稿本今歸陳壽卿處壽卿屬余刊行以有圖無說不克成思之爲悵悒余曾手錄其目潘伯寅亦得嘉蔭簃藏泉目一冊勸余盡合兩本校而梓之以志梗概亦目錄之學也余念其言良是爰詳加訂正屬陳寅生寫以精楷付之手民俾世之仰慕先生者讀之亦足見半生蒐索之勤收藏之富卽作全豹觀也可

劉氏長安獲古編序 辛丑年原序前編所載 乃壬申年補刻時後序

當代稱賞鑑家者余獲交二公一爲姻丈劉青園觀察一則燕庭先生也先生爲文正文潞公孫文恭公子韋平之閥室無長物惟手輯金石文字逾五千通之多服官中外廿餘載所至不名一錢而篋中泉幣尊彝載之兼兩繁富莫可單究蓋博古君子也先覺生世交出文同登秋榜余神交有年恨不獲一見己亥夏先生奉諱過長安余甫過名刺旋悤悤應京兆試壬子夏余禮闈不第旋秦先生尙流滯未行每造謁必請觀法器奇情異采目不給賞如窮子之入寶船驚喜讚歎莫可名狀聞先生有長安獲古編之著未及讀時歉於懷辛丑秋先生觀察延榆車騎復莅陝相見卽索是編甫開卷則以余所獻小詩褒然弁其首先生交徧海內獨於鄙生辱忘年之雅若是其久且遲披讀再三亦誠有不能已於言者夫古人攷證圖書博采金石譜錄不下千百種率裒輯諸家所有彙而成編藏不必一人出不必一地貞賡參半踵誤襲譌掇拾瑣細者摭星宿遺義娥研精攷據者詳碑銘略彝器後之人或因以詬病今先生審之勤收藏之富卽作全豹觀也可不可枚數矣又出其餘力萃關中古物之新出土者一一羅而致之辨其異同摹其款識臚載其大小輕重日新月異多前代所未窺自來一人之力一地之所獲洪纖賅備未聞

若是之美且多者物之聚於所好固如是哉先生嘗謂余曰幼時曾蓄私願每度一歲必購一器今年甫五十所得已倍之昔來紛至有延年益算之徵其他若秦之詔版若新莽之十布若唐善業泥之造象其爲物也雖小然皆海內鑒古家或僅獲一見或竟未之見獨先生於詔版得其四愈出愈奇十布多至廿餘一洗洪氏泉志之誤游慈恩寺者日不知凡幾矣先生一至其地即拾得唐泥造象尤數百年未經著錄者且長安爲古器薈萃之區先生宦轍所經若有宿緣再至三至詢風問俗之暇輒偕二三同志披榛翦楛蒐斷碣訪遺宮脩然李竹朋頻寄拓所得吉金以俗尤人未之檢陳壽卿潘伯寅近復時貽墨本堆盈案頭三冬多暇日一一取而帖之又成兩冊仍如前冊例旋得旋入無復北乍放活火添紅斗室中春意益然藉娛老眼一樂也

題金石彙拓冊

金文拓竣尚有金石雜拓百餘紙復彙作兩冊其可疑者亦坿載之紛然雜陳取便披閱而已殘臘無事挑鐙拂紙藉以送日月殆亦六十年未有之境乎

爲吳清卿跋彝器拓冊

清卿太史與余訂交獨遲顧一見如平生歡學識淵雅賞鑑尤精兼工繪畫潘伯寅所刻攀古廔款識悉出其手觀者歎爲精絕一日出示所繪底本二冊屬題余不欲以惡札寫之清卿委屬再三雖只窺豹一斑自藏者尚未之載而墓拓工妙或細如毛髮古香異采對之如獲寶書海內收藏家罕有能過之者余留案頭晨夕披讀不忍納還清卿視學秦中行有期矣不獲已跋數語奉歸清卿宜愼旃他日酒開缸面吾恐不免爲蕭翼之賺也

爲石查題孟鼎拓本

此幢乃道光庚子辛丑間劉丈燕庭屬余書者實則先云非厚幸矣

題吉金彙拓冊

子遠兄代寫者也丈逝後所藏悉散佚石查農部得之於廠肆藏已數年一日忽持示余余已不復記憶惟愴念至交復傷同氣俯仰身世忽忽已卅餘年其感慨可勝道邪

跋毛公鼎摹拓本

秦中出土銅器不可枚數要以虢季子白盤盂鼎毛公鼎三器爲最一時罕有其匹盤出寶雞村人以之飲馬徐傳兼明府燮鈞見而異之購得以專車載歸南中兵燹後爲劉省三軍門所有盂鼎乃岐山宋氏物周雨蕉明府屢盛豪奪去兩蕉逝鼎復出仍在秦中獨是鼎較小而文至四百八十一字又重文九字空格二字前半尚隱隱有闕自來文字之多無逾於是者咸豐壬子蘇億年載入都時陳壽卿尚供職詞館以重資購藏秘不示人初出土時余在秦曾拓存一紙顧不緻壽卿復拓贈一紙此外無獲覩者李竹朋爲余裘池遂分去其一同治壬申潘伯寅始見之愛弗置屬胡石查鉤摹鐫版以傳洵大快事余乞搨十餘紙分餉同好都人士尚有疑其贋者余亦不與辨也

遂啓祺鼎出土時余在蘇兆年處曾目擊僅中間兩行九字前後百餘字則出補鐫今在金山寺

題陳氏區鋘拓册

鼎彝盤敦自宣和以來譜錄所載多矣近時所出實有前人所未見者膠西靈山衞古城旁出十銅器三俱爲陳太公田和制云史記作嬀誤吳清卿則釋爲釜一爲陳壽卿所得拓以寄余其一似甗形如□壽卿釋爲區凡百字有奇殊細勁繹其文義上言制器之用下言犯命之刑猶晉之鑄刑書也一爲陳猷制凡三十餘字頗道古清卿疑猷爲盤之或體卽田襄子名兩文中左關之鋘四字十鋘僅及區之頸案陳氏之豆區字頻見二君並有攷釋蔡詳其一似半匏有流形如□釜鋘但有是說未見是器乃越二千餘年而出土俾後之人得以攷其制讀其文審其用並史所謂以大斗貸以小斗收者亦可想見物之顯晦固有時而茲數器不落鄉民之手悉歸諸博物嗜古之君子拓墨著說以傳之詎不幸與詎不快與

題陳氏十鐘拓册

古器惟鐘最艱覯以非尋常彝鼎人盡可用也當時作者鮮故傳者亦鮮其重或數百斤或數十斤取銅者又往往銷鎔遂益不可得陳壽卿號十鐘主人以所收至十枚足以自豪也癸酉冬余乞得全形拓本十紙計楚

公鐘大中小凡三虡鐘一己侯鐘一號叔鑫伯余義編鐘一棐爲一册美哉其巨觀乎同時惟潘伯寅有齊鎛邵鐘談者皆豔羨余於兩君交最摯獲觀所藏雖不能叩之而知古律然盡乞其墨本表而珍之明窗淨几間對瓶花啜苦茗鑪芬未歇開錦帙出以展玩辨識一二奇字人生清福孰逾於斯

題潘氏九鐘拓册

汾河岸崩出銅器無算率無文只一鐘重百餘斤鉦間暨鼓左右悉有文但刻畫甚淺復繡蝕不可拓尋管香之弟桂巖以賤直得之載至都潘伯寅購以重資剔視得百七十餘字所謂齊鎛是也刻入款識余乞其墨本

棐池藏之伯寅先後尚得邵鐘八陳壽卿釋爲邰入鐘大小不同而文悉同字僅大三分許精整無匹壽卿歎爲攀古慶款識之冠余既乞得壽卿十鐘之全形者復向伯寅乞齊邵各鐘全形九紙棐成兩册屬胡石查爲題識偕同志傳觀歎賞老年眼福豈淺鮮哉

題秦詔版拓册

秦銅詔版亦收藏家罕有之珍也鑒款極精劉燕庭丈得其三一背有横陌如流一如瓦背有杙均爲嵌木之用壽卿目爲木量詔版良是文皆元年云云最後得一版則元年廿六年兩詔並列背亦有鑒款帝書兼一諸數大字反書左行盡字天字僅餘少許詫爲奇觀作歌紀事余亦以詩志之今悉歸陳壽卿矣壽卿先已得一版秦中蘇億年復寄以二版則皆廿六年詔其一背亦有鑒款丞相綰濾四大字反書左行尤爲諸版之冠一日盡拓以寄余並假余所得秦量（量有柄厚及寸中空以置木柄與木量之嵌銅版者異）暨吳子苾李竹朋所藏二量亦精拓函寄余吳量爲倉戈增獸面環並四足復遍其柄爲流文則皆兩詔並列余藏者元年一詔用八字稍夷不盡可拓因彙裒成册乞同人題詠之念

余寓秦八顧以好之而無力遂無一獲都下近出數版雖爲大力者收去而潘伯寅云概不可信則亦無足深惜有吾良友得盡聚諸家墨本俾快覩先秦文字其欣幸爲何如邪至時代制作壽卿有攷釋有詩訂正極詳不復述獨憶燕庭初得諸版時余皆假歸一一摩挲摹拓情事如在目前今彈指三十餘年而余亦頹然老矣撫是册不勝感慨係之

劉氏海東金石苑序

劉丈燕庭先生曾輯金石五千通爲金石苑所梓行者三巴香古志一種其長安獲古編剞劂及半余擬足成

之迄未果古泉苑一百一卷亦有圖無說惟別有海東金石苑八卷尤攷古家必不可少之書備載全碑文當年余曾假觀手錄其目原帙旋燬於火每與潘伯寅少農談及輒相對太息賴伯寅鈔有各碑跋語出以授余讀之如見全豹爰亟付手民並假胡石查農部所藏先生論泉絕句原刻一並授梓公之同好念先生等身著作而解官獨早復未享大年致諸願莫償談者咸以爲憾使先生獲阮文達王蘭泉先生之壽將裒黎刊布何難充棟汗牛乃造物始成之而終靳之今遺稿零落幾盡僅吾輩拾殘補墜存什一於千百又奚足報知己於

謂斯相遺跡其用軟筆法一種殊足珍也癸酉冬壽卿以所得秦瓦全拓寄余千秋萬歲當三十二紙殘闕者十有四奇情詭致已目不給賞又千秋字萬歲字半瓦十有三有左讀者半瓦之用未詳然碻非殘瓦並君宜侯王工者所作暨之士殘瓦奇字不可識各瓦其秦以前海上宮祠一瓦文尤奇特僅易字易辨第四字似觀字凡五十二紙先秦文字亦大觀矣余擬爲摹刻傳之並壽卿所藏秦詔版八余與吳子苾李竹朋所藏秦量三彙爲一帙洵前人所未見足爲後來者資眼福也只琊玕臺石刻壽卿拓貽者雖前面多二行七字但人間頗有摹本東面一石則漫漶不能辨認無事重摹耳因跋瓦當冊坿及之

爲石查題有六居士漢印譜

咸豐初陳壽卿輯簠齋印集凡二千餘印而斗檢封暨泥封百三十餘泉紐印七鈕印十有象形者銅虎符五魚符四龜符二無不坿載余人都少遲已盡爲同人分去頗以爲憾石查於廠肆購得一部以示余因假觀數日歎爲精絕泥封近時秦中所出背上有繩索痕者尤見遺制爲舊譜所未詳癸酉秋得壽卿書以藏印至四千餘周印卽十有六並借印者逾五千方以兩面印子

題陳氏秦瓦當拓冊

漢瓦流傳甚多秦瓦殊不數覯視漢瓦尤勝陳壽卿所

母印計之不下六千餘視印集又倍之擬再輯爲印舉可八十册余馳書促其成且向索尚未能至每與石查談及亦謂从來無此巨觀也石查復出示所得有六居士漢印譜一函約三四千方官印每一種多至數十紙篆文各異雖視印舉不逮而蒐羅繁富亦不可多得者矣獨惜余藏印初不乏乃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悉數失去今續收者殊寥寥對此不勝悵惘但雲煙聚散塵常余向之所藏安知不已入諸家之譜錄則作未曾失觀可也

記泉紐印

泉紐印向亦不數覯近時秦中頗出土皆工妙可玩印甚小紐大且倍之或數倍之有絕大者或兩面均作盤螭文或兩面均圈列小五銖泉四間以四圈圈中各一星中則當宜子孫小泉一紐上均有穿其環列小篆書十二字者尤精好或兩面均作大勝戴得泉財益富昌宜牛羊或一面各吉語一面龍文花文余拓存不少近亦得一方則一面大勝戴十二字一面保父母利弟兄宜子孫去不詳十二字詳祥古通也上有穿穿下一橫

題鏡拓册

秦中出土古鏡極多余閣一收之而同人投贈拓本則多如束筍王廉生所貽有紀年者尤不數見惟文則未

一類此印文則殊足見古人制器精良雖小物不苟若是且色澤濃厚足娛心目古印中逸品也

記龜符

銅虎符魚符時見前人著錄惟武周龜符不恒見蓋武后以元武爲姓瑞始創作是符劉燕庭丈藏一枚至精余曾留玩旬日拓以餉同人長寸許中寬六分許上出鼻紐如龜首長三分腹有款文四行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阿伏師受緬大利發末行上有第一二字攷唐時夷蕃諸將入宿衛者其官階大率類是也瞿木夫著攷釋甚詳陳壽卿亦藏有一枚文三行曰宸豫門閒門所謂閉門答是余近亦得一枚文同字甚大此外罕有藏之者燕庭是符並所得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五疑宵門外左交嘉德門內巡三魚符均入長安獲古編同製一櫝藏之今聞悉歸吳平齋兩罍齋款識獨余與壽卿尚各存其一時出而玩拓以攷一朝之制作亦足喜也潘伯寅云紫麈見勞氏檢折衝府攷

免沿襲且匠氏意造文之者或末句減三四字至不成句文少者或句中率添而字不如他銅器之足珍然花文制作往往至精色澤亦斑斕奪目彙爲一册晴窗展視亦復娛老懷也

題塼拓册

塼文以漢君子館爲最緻劉子重所收殊富亦各異曾悉拓貽余潘伯寅復貽吳康甫塼拓巨册雖不逮嚴氏古塼存之多而拓本精於刻本可珍也余生長西北塼則多六朝物大率出南中余不甚收之以塼尤易僞伯寅亦頗謂然陳壽卿所貽有宜錢字者有人物古樸類今燕庭逝且廿載披是册猶恍若當日裁箋蘸墨攷證二百餘年迄不傳非遇好古留意如燕庭則是冢終晦稱快時也

再題毛公鼎拓册

虢季盤最大長近六尺闊三尺許中深一尺許高亦如之四足八環凡百十有一字乃有韻之文也雨蕉孟鼎堅不以示人聞亦高二尺許凡二百九十有五字毛公鼎小而字獨多半在最深凹處斷非近人所能僞拓出則紙凸起非裁翦不能付裘文屈曲如環摹帖之則神致已失余寓秦久與蘇兆年張二銘輩時相見凡作僞之器亦不復諱如葉丈東卿之遂啓祺鼎補鐫百餘字一面一佛坐蓮臺二尊者侍下或蹲二獸蔭以娑羅樹一面則大唐善業泥塵得真如妙色身三行十二字陽文遒勁類敬客書詫爲奇觀余作緣亦於禮王村絕句越十稔薦福寺老僧桂馨爲余作緣亦於禮王村之眞性寺乞得一具蓋其大者上二層復有小佛七均

題唐泥造象拓册

唐善業泥造象前人未經著錄道光己亥劉燕庭丈游慈恩寺始於雁塔下拾得或全或闕大小凡八具全者即余所目覩者是二鼎文字實出土時所有而近日都下疑者紛紛宜壽卿有一言以爲不知之慨與

爲潘伯寅跋彝器款識

余與伯寅論古獨遲而誼乃倍摯伯寅有所得必先拓贈余使者往往踵相接近刻攀古廔款識二册精好無

匹一日復以自藏及同人墨本汰其可疑者褒爲巨册十有二屬余一言余雖藏弆泉幣者有年而於古器無深知特識謝不敏伯寅必欲留爲異日鴻爪痕爰置案頭旬餘時時展觀但有讚歎爲器凡五百有奇多自來譜錄未見之器都下收藏家不聞若是之精且多也凡物有聚散況一人之力安能徧收天下之古器惟拓而彙存之開帙則歷歷在目其文字足以證經其制作足以訂史古香墨采復娛目而醉心他日儻悉以壽棗梨如陳壽卿教余精刻之法將萬本流傳騰貴洛陽之紙余亦得竊名卷裏坿驥以傳詎止雪泥之跡已哉

爲王廉生題顏氏泉拓册

顏衡齋先生所藏泉幣世罕有傳者余識海內藏泉家最多獨未覩先生拓本甲戌二月廉生農部持示一册雖爲人揭取不少而空首幣尚存數十種紙墨俱古不圖老眼猶時時獲見前輩舊拓良足欣也聞廉生是册乃以劉燕庭丈舊藏宋鎒牌易得者昔劉青園丈曾以唐人寫經卷子易張叔未之濟陰圜法張旋悔之致書曰願仍各有其寶今廉生之易是册足云得寶得無亦有悔焉者邪

爲廉生題翁氏泉拓册

嘉道以來藏泉家眞知篤好推翁宣泉先生第一聞有願識先生者偶直　武英殿見一人整冠坐廊下據殳凡振筆疾書視所鈔則　西清古鑑也當日文淵閣武英殿圖書悉許詣閣請觀知必爲先生詢之碩乃司交去又嘗於劉青園丈坐上取拓泉紙吮乾筆戲摹一貨泉用畫家皴法竟逼肖其專且精也若此顧余僅得其墨本數紙殊不所書古色爛然余欣然爲識數語用志墨緣廉生所藏金文多乾嘉時舊拓憶去年爲廉生題小松泉册未幾即爲人攫去談者咸粲然今廉生復以顏翁諸拓册屬題余之惡札奚足以增重而廉生慢藏之誚則恐不得免焉題未竟不禁掩口盧胡而笑也

再題僞泉册後

何鏡海寄余書云翁宜泉得大聖元寶愕然起曰仙品降矣崩角於地亟持示劉青園丈丈曰此天聖劍去一畫耳翁審視默然乃相對大笑足見老輩之易欺其眞實處不可及若覩近時之薛刻當益不勝傾倒矣

姪恩綬校字

爲吳平齋題金氏古泉攷

余素耳平齋觀察名楊禮南學士潘伯寅少農以二百蘭亭齋官印攷藏金石記貽余吳桐雲觀察以兩罍軒彝器圖釋寄余彌鑑其收藏繁富慕益深伯寅復作緣香古色開卷足娛頓使老眼生明罍緣匪淺平齋藏書充棟似此者殆亦不可多得者乎甲戌二月

再題壽卿瓦當拓册

壽卿續寄余瓦當文百廿餘紙知前册所裒亦不盡泰瓦也同時寄潘伯寅者尚有數十種爲余所未有異日尚擬求備並補乞題識姑先裒爲二册置案頭以便省覽凡物聚於所好壽卿所藏古器無一不精且多允推當代第一安得海內好古者盡爲摹刻以傳之余昔謂李竹朋泉匯曰空前此語正當移贈

再爲伯寅題彝器款識

伯寅復以續得墨本裒爲巨帙二持示余凡一百六十奇其爲泉匯未載者有鐵四銖開元背下元字開元重寶周元背上辰字五行大布背作斗劍大錢若鏡者數種但只見打本未可率入刀布僅三十六列不知年代品尚有二削誤載其可議者如寶三六化垣字諸圖法不免沿譌元代錢豈安南之景興亦入不知年代天啓正宝列之元末高麗常平通寶誤爲鄭成功打馬選仙類不審其爲戲具幼泉中泉壯泉五五十四五諸品均劣係出贋作龍朔泉寶天册萬歲萬圀通寶金帶通寶尤後來妄造余故曰古泉之學至嘉道時始有碻識即竹朋亦歎服是言也惟攷古一事前人實倍難於後人當時泉幣出土者少譜錄亦無多不得不以洪志爲據遂差誤相承是書在補洪志所未詳於宋明錢選取尤備援引舊說精心參訂頗爲詳慎且百年前舊拓古香古色開卷足娛頓使老眼生明罍緣匪淺平齋藏書充棟似此者殆亦不可多得者乎甲戌二月

因古人之字攷古人之文其足補正經史者匪淺詎止
若宣和博古之但供雅玩已哉

刻書

埤 陳壽卿書

刻書固是極勞心力之事刻古人書尤甚古人書只是有法有力令人不解所以易失其眞然不必畏之也苟有眞本在鉤既用心校之刻再用心校之勿惜試刻之小費勿憚校勘之精心得一良工則書可成矣野人自蓄則未必久傳精心爲古人傳之則必與古人共不朽矣勇退之高一生好古之篤焉可不以俸餘刻幾卷古人文字付令姪印亭守之邪

續叢稿 三六

一不可不力爭上游刻鐘鼎文字則文字之第一義矣今日拓本如是流傳之多所謂於斯爲盛者此其時矣秦相文字則其次矣釋文之役當分任之得古書法之眞釋即誤後來猶可正之古人義理能通之自是天地古今生人之第一義此則居其二矣秦以下則蘇矣不足與鐘鼎並論也既居日下或在南邦文人萃止良工亦集有力則工樂從事講求討論省力聚精神貫注勿失毫髮下筆住筆乃法所在乃力所聚尤須精心　忌指動　忌描　忌軟　忌走油紙動則一字走或一行走須壓重至移動後則必須逐字逐畫逐行審之　忌鉤內邊油紙隔目易見內邊難於目從上下正在字邊又不爲筆尖所映蔽

一選版以不裂不節不白皮爲上

一磨版以用石磨細爲要磨細則字面光平而細無斧鑿痕

一版木橫截處易裂漆塗或血灰塗之爲佳

一刻木亦忌指動指動則刀邪刻木尤忌刀遇木理堅處而不能斷遇木理軟處而隨之易邪　刻有法之字不可失法　刻有力之字不可少力而不留刀　刻木宜以刀細切字邊而以心力貫注之　刻木版底宜直下勿偏使少印卽易失神　刻木版底字根宜脩淨

一刷印版乾易損多印版軟易損　墨粗墨少水多刷重刷棕絲粗皆易損

一紙宜用棉料耐久者

愚既不能北至燕南至吳自刻所藏金文遂屢爲同志者言之鮮有合者蓋不知古文字之至足重而徒

思我之何以傳是以不能有眞知灼見定力也不摹其字而徒釋其文後之讀者徒增慨歎古之遺者日就堙沒此學問之事豈玩好之奇邪噫

記四銖半兩石笵

余舊藏塼石各泉笵不少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胥失之甲戌三月余戚陳寅生爲購得陰文半兩石笵一凡四行二十八泉極完好足爲補憾蓋葉丈東卿故物也丈所居虎坊橋老屋雖質於人尚留五楹藏古器書畫幾滿封鐍殊嚴乃前一月忽不戒於火率付灰燼是笵出自燼餘半作黑色落市上寅生見而購歸並陰文大

持示余悉有款識爲戈二十有二瞿五矛四干首一鍰一呂不韋一戈字尤精其出齊地者十之七巨觀哉戈瞿僅古器之一種自來款識所載率寥寥乃所藏之多若是壽卿蓄古四十餘載無物不精且多近代收藏家允推第一拓本尤緻惟得之者鮮若不彙輯爲一書摹刻而傳之俾海內嗜古者一擴眼界詎不可惜壽卿書來所屬望於余者余正以望之壽卿矣

記秦權秦量

同治甲戌春陳壽卿復於琊玡臺西南古城址得秦始皇百二十斤石鐵權重今權八百十九兩五銖權上嵌銅詔版云曩所得詔版亦鐵權而鐵不存余疑詔版四角有穿者爲嵌木之用鐵權木量兩者必兼有之今始獲此完璧惜漫漶不盡可拓特秦文字萃於海濱信精神固結有以默召之邪顧壽卿藏器至多獨閟秦量不遠千里假余所藏者負歸拓之愛弗置而潘伯寅所刻款識惟匝未備伯寅乞以新得空首布四十八易余之秦量即以量易壽卿之周笔匝俾三物各得其所余念其言亦佳遂往復面告如約以交易雖秦量亦余所心賞然公之同好在彼在此亦復何殊此古器中一段佳話匪蕭翼之賺歟帖類米顛之

易硯山不可不記

記貞祐寶券

余所藏大明寶鈔二紙乃何玉民外舅所貽印文凡三曰大明寶鈔之印寶鈔提舉司印鑄造寶鈔局印泉史諸編均詳載之惟貞祐寶券秦中出一銅版余僅屬人恩恩一拓字殊漫漶略載入泉說陳寅生近於葉氏燼餘拓本中檢得一紙貽余雖不全尙略可辨識花文甚緻亦近時所印非當日行使者上曰貞祐寶券復橫列伍貫二大字中曰伍貫八十足陌兩旁篆書八不晰又兩行文曰字料字號上空可填字下列文九行僞造者斬賞寶券叁伯貫仍給犯人家產與大明寶鈔略同有貞祐年月日有京兆平涼府官庫暨庫使副判官攢工並尙書戶部句當官諸字其空處皆爲填姓書押地押亦有刻者左旁斜置大字兩行均曰平涼府合同前一版出秦中有以也今不知流傳何所對是拓殊繫我思爰再志其制作如是

記宋元印

余舊藏漢印尙不乏悉失於長安年來零星掇拾不足道也惟所得葉氏燼餘之物則宋元印較多潘伯寅復持贈五印亦足見一時制作爰彙爲一册並記其目如

建炎宿州州院朱記建炎宿州軍資庫記建炎宿州都督府之印（借殘破）內馮村指使記原州醋務之記口州都使統領印（譔昌路行部造甲寅年正月日）萬戶之印（天賜元年禮部造）行軍萬戶同字之印（紐上著兩巨環環復分剖爲二）行宮尙書省印（大尤）參知政事東平汶上張莊憲郡公印章（失紐有嵌銀絲文絶細文深近）永定關稅新記口化縣口務記（二印厚三分篆文絶細二分幼雲云非疆索物）又一印尤薄制如上二印文不可識類劉青園所藏西夏印而款字復近女直其小者有（圖庫圖工部製造同時繼幼雲所得尙有總押都統之印都統所攜字印吉州刺史之印謀魯堅昌蠻謀克印涪娑縣之印（南伯寅云安南國地名）並著之俾世之嗜古者佐攷證焉

劉氏論泉絶句後跋

是刻即以原紙上版取其字意古拙而刻手鹵莽幾至劣不成字殊以爲憾姑藉以廣其傳耳惟原作刻於道光中葉尙偶沿洪氏之誤比先生輯古泉苑時已悉汰其說矣間有一二譌字亦正之

爲陳寅生題平安館集古硯文字

余戚陳寅生麟炳工篆刻所鐫銅墨合足與曼生壺並傳都人士爭購之廠肆頗有襲其名者性狷介余尤推重近余所得零星古器皆寅生物色者也一日持示所

得葉氏燼餘古硯拓二巨帙半成焦尾重褁屬題硯凡百四十餘宋明名人硯殊不乏漢塼魏瓦悉具其摹刻鐘鼎石鼓文暨漢碑者指不勝屈率出名宿題識翁覃溪先生者尤多洵硯銘之大觀矣余留玩數晨夕想見當日蒐羅心苦雖未獲請觀於平安館已不免間有殘闕猶幸遇好古如寅生於火燎水濡中一一拂拭而出之俾還舊觀復饒別趣余亦於卅年後重締此一段墨緣良足喜矣

爲寅生題吳越王水府告文

陳寅生復得葉氏所藏錢武肅王寶正三年投太湖水府龍簡文雖出燼餘而大致完好周列龍文長六寸闊四寸楷書百七十九字殊秀整衙則大道弟子天下都元帥尚父守中書令吳越國王錢鏐云云至可寶玩殆果有呵護者邪寅生藏器皆至精褁此屬題資余眼福雨窗展視欣然志之

姪恩綬校字

記何鏡海刀布

何鏡海內兄以余刻玉匜外舅詩集成於千里外取舊藏刀布六百餘悉寄余凡齊刀四十磬折刀七尖首刀四十三圓首刀四方足布三百五十一尖足布五十九空首布五當爰諸布七並外舅所藏仲敦一敦乃乾隆朝晉中出土嘉慶甲戌始歸外舅今又甲戌而以貽余余受之驚喜媿汗時李竹朋續泉匯已付梓若選刀布之篆文新奇者補之將不勝其補姑劄愛以俟異日惟吾兩人金石之誼不可無一言志之同時潘伯寅尚贈余壯布一（莽十布僅闕第布）古緣紛集信有出人意外者邪

續叢稿刊成復得一首即坿於後

觀古閣叢編

光緒丙子孟秋　胡義贊題

光緒二年十二月觀古閣刊成

兩年來爲同人題識拓冊又積有數十首倣帚不忍棄爲叢稿三編略以類排次便檢閱耳惟紀事之文多無甚攷據定爲博雅所笑緣生平不喜鑒空古文奇字之不可識者必以一已之臆見定之質諸古人果許我否其他詩墨題跋尙約可一卷不以闌入獨李竹朋同癖至契曾爲撰二跋載及一時情事故坿於末覽者幸毋嗤其雜也光緒二年夏五子年自識

雜題泉冊四十二則

歙鮑康子年著

余爲李竹朋刻續泉匯手寫定本有不能無言者輒贅說於後並重定爲十六卷增益者四百餘品余藏者十之六七然本竹朋極愼之意僅見拓本未經審定原泉者仍不載吳平齋寄拓其咸過雲樓藏泉間有新異以未敢深信姑置之

翁氏古泉匯攷余所見稿本未嘗繪圖繼幼雲所得者聞圖亦並載幼雲謂諸拓有泉匯未備者宜入續編然老輩誠篤易欺且著譜不宜好奇庶不失信以傳信之意

永一金化倒文已不數見吳清卿於長安得一陰文小銅笵尤精絕長二寸闊寸許上下並有圖孔三復得永二金化一品均自來藏泉家所未有此番使秦寶山不虛行矣二金者余載入續泉匯竹朋釋作顓省陳壽卿云其下从木不从水當釋梁乃梁省竹朋云此布作梁則乘字布之隶不應又作梁釋梁矣

壽卿欲更定泉匯有續評本爲前評所未及者復以寄示余余亦照錄於卷中以資參攷竹朋有辨論並以朱墨分別書之壽卿釋文時有新解前編尚未盡載再增二三如小布中魯陽𢍏字壽卿云下不从火ㄟ乃其省耑泉匯釋耑壽卿云仍隶邑之省耑金化泉匯釋茲壽卿云與幾氏之釋兩歧當釋北幾氏泉匯釋邪山壽卿云當釋卿艮邪本以山得名加山亦可采壽卿新省空首布丌乃示祁省㠯泉匯釋商壽卿釋高云鎬省辜釋未云未安應釋李如孚美不僅美陽亦地名貨不僅貿易義乃鄭省亦縣名𠂤古虞古吳字㠯古莫字乍古參字彡古丑字㠯乃寶省三朩印有窒中

復姓或古宓字㠯古定字㝵疑窅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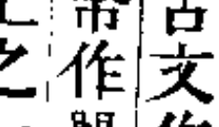
圜首圜足幣首及兩足往往作圜孔三皆兩面有文余藏一衡陽幣背作十二朱者初尚疑其贋近壽卿拓寄新得安陽圜幣二品惜足皆闕損亦有圜孔三其一安字傳形背均作圜其首近圜孔處一作十二作廿自來譜家所未見時續泉圜已刊成殊以未及載爲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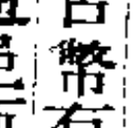
云其下从木不从水當釋梁乃梁省竹朋云此布作梁則乘字布之隶不應又作梁釋梁矣

壽卿欲更定泉匯有續評本爲前評所未及者復以寄示余余亦照錄於卷中以資參攷竹朋有辨論並以朱

離石舊釋萬石釋礪誤國策蘇厲謂周曰章攻趙取藺離石祁者皆白起程春海國策地名攷曰離

石縣東北有離石山贊案古幣多紀地名此幣㮚爲嵩之繁文說文山部嵩字下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中徐鉉曰从中義無所取疑象形此幣離字从林正取象獸角形必小篆省爲从中鉉謂取象形猶能窺見古人制字之義


又一品


閱卽閶舊釋魯釋黃父釋郊均誤初氏吉金錄有蔺字一釋顧亦無說贊案是閱卽閶也蔺戰國時屬趙見上說文火部閱字下云火皃从門省聲讀若莽徐音良切佳部閶字下云今閶門名玉篇作含閶似門部門字下云从

門从二亡古文下字讀若軍敵之敵是閱閶二字俱从門省聲義異音同趙地名閶其取義不可詳要必古文作廔小篆隸又變作閶至蔺則俗字耳蔺茫然屬此幣作閱又作廔方足幣作廔者尤多其中乃火字非木字其門上之一畫卽从門之二尤足爲說文从門之證此古文之僅存者古幣有裨字學如此

衡易趙地水稱易如漢易渭易之類奠卽奠易加卄卄下加二借爲衡字如秦刻石木下加二借爲大夫二字亦其例也　是幣大小二種小者背文十二朱大者背文兩舊釋宰釋冓均誤贊審是兩字二十四朱爲一兩小者十二朱大者倍之故云兩皆紀幣之輕重也案說文兩再也从冂闕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从兩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訓兩字云或曰从再省會意贊初疑朱氏之說第因說文兩訓再故定爲从再省會意今觀此幣兩字下半正从再始歎朱氏精於六書而古文古義藉刀幣以僅存尤可寶也幣文作兩不作兩正合說文二十四銖之訓義贊

四十八枚易余之秦量也竹朋伯寅所收均只數十獨幼雲有二百廿餘枚燕庭舊藏亦歸之幼雲目爲鑄幣壽卿亦云確係錢鑄之錢屬余專著一譜余未遑也

空首布諸譜罕載蓋最後出當日惟劉文燕庭有百數十枚余藏僅百餘其複者復以贈潘伯寅緣伯寅會以二朱大者背文兩舊釋宰釋冓均誤贊審是兩字二十四朱爲一兩小者十二朱大者倍之故云兩皆紀幣之輕重也案說文兩再也从冂闕兩二十四銖爲一兩从一从兩朱氏說文通訓定聲訓兩字云或曰从再省會意贊初疑朱氏之說第因說文兩訓再故定爲从再省會意今觀此幣兩字下半正从再始歎朱氏精於六書而古文古義藉刀幣以僅存尤可寶也幣文作兩不作兩正合說文二十四銖之訓義贊

空首布形似鏟故俗呼鏟幣幼雲有一品無文制小而方首空處下逼及腹之半且兩面皆凸起與習見者異

壽卿謂當是上古無文字時之品然茹毛飲血之世安用泉爲（錢至今日一日不可無但三代時市肆尙大率交易泉布偶一用之何況上古）此種殆不必是泉泉匯所載尙有類此而絕大者寬三寸長五寸許首寬幾及寸亦下通及腹上下並方若竟作鏟用殊相宜作泉用則過形重大殊不相宜（安得有此等大泉）仍謂之古田器可也特壽卿之說亦宜並載以質博物

壽卿云此眞是庤乃錢鎛之錢以其至利於民故上古取而象之以爲貨非有此則今日錢之名胡爲乎來哉仿古之泉爲圜制而名以古貨之錢此漢以來之誤非有詩有今呼爲鏟幣空首幣之古貨又有直

象田器上古無文字之貨何由知錢之制與名展轉之譌而得其眞乎昔見張叔未所藏古田器拓同此而大則四五倍焉惜今不得見竹朋泉匯所收亦有無字田器形大者二種不可不以此冠古貨之首謂爲上古第一之品也（以田器冠泉幣究未安子年註）泉也錢也刀也布也幣也其義皆取其利其統名則皆謂之貨至太公始謂之法貨也又可證鐘之名鎛亦因其形似田器而起不可謂之鎛也今臆名曰空首而不知其象受柄名曰鏟幣則習見今鏟鍬之器而不知其正合古錢之稱爲人心自然之知覺也見此則古錢貨之名蒙不得受謬妄之咎矣（錢之名可遡但無文之田器不必與泉牽合爲一耳子年註）

以鎛鐘推之則下不齊者爲鎛下齊者爲錢

幣之形無可攷當是圜首圜足者爲幣以象幣之采方首方足者爲布以象布之方內外俱圜者當爲泉之古制外圜內方者當爲泉之變制始於太公之圜法與海濱病史

世傳大禹書洛字及岣嶁碑皆奇古何以泉幣之文率易識卽此可想見其時代或折之曰子安知其非上古及唐虞時物余則曰文字平易非明徵乎

蕭何於漢高祖僅贏奉二錢足見當日鑄錢之少亦必非事事物物非錢不辦也我　朝銀與錢並重明以前銀只五金之一不似今日非以銀卽無由易錢者比故以近代之事理揣度古初斷未有能合者余癖泉五十餘載於刀布絕不臆斷時代亦不强分後先其形製大小之不同則列圜自沿其制作耳爲唐虞爲商周安得因泉文之一字而遽定之乎

孫春山云商周彝器傳於今者夥矣皆時有奇古不可識之字何以昔人所謂堯布禹布篆皆平易近人乎初氏斷自周列國以後最爲允當

劉丈青園著虞夏贖金釋文余覓得舊本爲重刻之聞得虞字幣而其論始定余初作泉說亦云古布斷自唐虞然平心思之虞夏之虞與虞芮之虞又奚以別乎余故曰刀布可寶者在文字不必臆分時代也

方足布雖極薄而鍊銅頗精視尖足者勝尖足每易折何鏡海以舊藏數百品寄余皆昔年晉中出土者不特青綠沁骨且土花殊厚拂拭之亦復古香襲人

涅金大布流傳甚少銀鉤錢畫制作最精無不紅綠爛然至可寶玩想當日此種亦必矜貴

齊九字刀壽卿終疑之近日廠肆所收且有絕無文理者不足深論也六字刀余惟藏一枚尚壽卿所贈泉匯釋建邦壽卿云宜从初氏釋造邦省口加厂耳第四字舊釋作始泉匯釋作就壽卿云立旁尚首未可以下ㄣ遠定爲就一字之難釋如此

春山云第四字當釋作京質之石查亦謂然左半作亠口寶皆京之省惟右加邑旁變體尚未安耳若隶乃坐之省中乃坐之省坐乃六字刀面文坐之省坐又亠之或體坐非之省乃坐之省坐乃六字刀面文坐之省大非大口非口並面文吞之省節墨刀背文大非大亦非大仍吞之省

春山云秦印往往有坐字坐字乃是坐封字省文

王廉生云京不得濫稱此字確非京梁齊安得擬周漢郎其僭稱亦不見經傳鄭之京城乃地名非通稱

廉生云笏臣廉訪長賡所收小布頗有異品時續泉匯已成迷不復索拓僅拓得節墨刀一品云色澤極佳背三橫畫下復有建邦㫃法化五字一刀備列兩刀而文於義無所取若云誤笵則五字小且弱迴不逮習見之六字刀殆出添刻與舊泉改刻置土中一二年則色澤恐仍是𠂤字笵不足又背文上字云之字不完然齊刀如故

續泉匯載三字齊刀背文𠂤字一種云最罕見廉生云續泉匯載三字齊刀背文𠂤字一種云最罕見廉生云

廉生云三字齊刀背文⊙非日乃易字之省說詳後

之省万非万亦易之省才万並易之省𠂤又⊙之省𠂤亡並安之省以背文本有安字易字兩種也㠯乃六字刀面文㠯之省㠯又㠯之或體坐非之乃坐之省中乃坐之省坐乃六字刀面文㠯之省大非大口非口並面文吞之省節墨刀背文大非大亦非大仍吞之省

春山云秦印往往有坐字坐字乃是坐封字省文

三字齊刀率不緻自是常用之品故流傳亦獨多有添

刻 ㄩ 字作四字刀者但四字刀及安陽節墨諸刀外郭皆及柄而止三字者則下逼於環制作微異識者一見即能斷之陳寅生示三字刀環不透者甚異其色赤石查曰李寶台所作也

明字刀背文首一字爲左右ㄎ外凡四類壽卿云ㄎ或易字之省外字一種有作𡈼𡈼𡈼者壽卿云金上一字乃丑亥酉壬字外字傳形尤罕覯惟廉生所收獨多余所藏亦廉生分贈至四類刀背文多有作▽者壽卿云亦ㄇㄇ之省耳

廉生云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爲泉此圜泉𠂤之所從出其稍大作𠂤三者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

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𠂤二字則直言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至再小而爲一𠂤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及秦初則變而爲𠂤𠂤成圜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出土先秦泉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莢半兩泉中有極小𠂤𠂤泉亦是一證故𠂤字釋月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𠂤𠂤一𠂤而兼通之矣𠂤三種最少石查近獲一枚

續泉匯補載泉範至百十七枚合前編計之近二百許

從來無此巨觀而清卿新得之ㄏ一釿銅範壽卿續獲刻字未全之五銖石範尚未及載壽卿舊藏五銖二銅範背有建武十一年款者尤足珍竹朋備載諸說云釋作二年者固非釋作十六年者亦坿會本紀十六年始行五銖之說惟釋作十十者可从緣漢器多有作十者卽二十也廉生云漢人隸書七皆作十似十字而下微ㄴ向右出小尖孔廟百石卒史碑雖大字尚如是其尖鉤甚微今有拓本可證銅器字小而淺其下鉤易繡滿或範本未足且經多年始出土遂竟作十十故凡作十十者不一又有作二十十者證之本年皆爲七字此

範釋作十七與十六年之說正合所論殊精

余作範說謂古布無範皆工人以意畫字故雖百十枚筆畫無同者幼雲則謂安陽乘邑二布之大者實出模範往往相類亦惟此二布有合背同文者是製範之一證

齊刀範惟東武劉氏有之壽卿續獲一範亦相似俱載入泉匯續泉匯陳寅生近持示節墨刀範形製並同背文三橫畫下作ㄏ。亦略有青綠而不甚入骨質地厚重聞濰縣最善仿作卽此類矣幼雲云是王戟門故物當日購以重資旋卽悔之

鐘鼎銘勳自出學士大夫之手刀布則小民日用物古
文無私鑄之禁故文字變化離奇如空首布松字作㭎
㭎㭎著譜者不妨一一臚載賞其神致若一點一畫
爲之辨論無乃太迂

廉生云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
古圜法穿孔亦圜至實三化六化始有輪郭外圜而內
方壽卿目爲孔方之祖

董小池洵多野齋印說錢塘丁傅序之云朱排山在秦
見村民掘得莽鑄幺泉一恐官長攫取祕不示人排山
曳杖往訪得見之其圜不過一粒黃豆許穿之左右幺

泉二篆文精湛古秀莫可名狀張子年太過註余案此說未
足信精於泉幣者不作是語也幺泉文皆四字且不在
左右亦未嘗如是之小余寓秦四十載目擊莽泉逾萬
其貨泉有極薄小如榆莢者或篆文不斷有類幺字耳
盡信書固不如無書

南宋錢泉舊譜所載皆無幾青圌文得嘉定全寶云從
來未見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洩其奇蓋塵埋市肆中七
百餘稔矣余有其全拓泉匯悉選載之凡二百八十餘
種余在蜀續得者復補入續泉匯數十亦富矣哉及門
呂犀青近復爲購數百以道遠莫致其中必猶有可補

者造物之無盡藏也如是

大宋當拾錢吳我鷗所藏吳冠英亦曾貽拓本雖嘉蔭
篋亦無之石查竟於廠肆得一枚劇佳想當日未經行
使不若嘉定折十涪祐當百之易覯惟燕庭丈慶元通
寶背有慶當二十文者不知流落何所矣

廉生云古人文字增減挪移上下左右惟便所適
古圜法穿孔亦圜至實三化六化始有輪郭外圜而內
方壽卿目爲孔方之祖

董小池洵多野齋印說錢塘丁傅序之云朱排山在秦
見村民掘得莽鑄幺泉一恐官長攫取祕不示人排山
曳杖往訪得見之其圜不過一粒黃豆許穿之左右幺
殘版一角付其子子靜藏之子靜持示余爰拓存數紙
闊僅三寸許中一行僅餘四字曰壹拾貫口右一行僅
餘字字自係填寫某字第幾號者兩旁近邊處似有篆
書南行不斷四圜亦作花文闊不及五分上橫列壹拾
貫三大字右斜列大字三行曰中都合同口子合同口
口口合同制作與貞祐寶券詳見續叢稿極相似特制小尚
不及寶券之半元鈔世少流傳得此二版尚可想見當
年制作也

壽卿伯寅但收莽以前泉唐蒼石舍人寶鑑收泉甚力
亦至六朝而止有所得必屬余審定余之副本亦時以
贍之一日語余曰聞同閣吳東竹震家築屋掘地得古
泉數百緡東竹攜千餘至都選之得四銖一枚殊精好
詢其餘則悉已銷燬爲悵然許入土千餘年幸而出土
仍歸火劫古物之傳不傳亦有數存邪

朱建卿善旃藏泉余未獲見僅春山贈余拓本一巨帙不審悉出所收否余舊存拓本尙有陳受笙均吳冠英儁之物兩君並工繪事受笙會及世交覺生公之門與余竟未曾一面

余於近代藏泉家無不識作泉說時石查屬備載姓名於卷尾續聞者亦補入叢稿中後來之雋復有徐小芙鏡淸張吉人度毛子靜鳳淸王戟門之二子希祖緒祖多自謂能辨眞贋獨辨釋文字之作少以未嘗精通六書不敢妄下一語也惟同人有新說輒喜載之

余增定續泉匯合之前編近六千品足以空前只明刀尖首刀尙有割愛未載者伯寅亦云近見芬臣所收古布異品殊多惜無打本補遺因思昔官藥省時曾輯

皇朝謚法攷　熙朝宰輔續錄漢票簽中書舍人題名內閣撰擬文字悉梓行或笑謂皆了無完期之書今泉譜亦若是也良堪一哂

淸卿在秦收古泉不少有補泉匯之願壽卿每謂前兩編摹刻不精美猶有憾淸卿最工鉤勒他日編成定屬後來居上矣

人若專精一技必聞名於時卽如泉幣小物秦中善改刻之薛重泉都中善翻沙之小錢李（卽李竇臺）幾於無人不知然則學士大夫果自樹立何患沒世而名不稱耶

廉生以桂未谷曾取漢以來之工篆書者十二人繪象

余刻泉說叢稿及爲同人刻金石書輒偕恩綬姪校勘數過刻成仍有譌字校書如掃葉信然憶曩輯瑯法攷五卷至同治八年止付梓後索者紛至不數載坊間已有翻刻本更不知譌字幾許矣

嗜古者賴有古緣有同一泉求之數十年不獲而無心遇之者抑或竟不得或旋得復失不盡關人力也余則謂有拓本即如見其泉故藏泉三十函每喜人借拓若扃之篋笥祕不告人與無是泉何異

青園丈逝其家人以東周騶虞峙錢等十泉爲殉余嘗戲語燕庭丈曰吾輩宜戒之錯刀環一品無輪廓者初

聞已殉近知續歸竹朋處

楊鋐卿侍講紹和家有宋版書數百函爲海內第一皆至堂先生舊藏也余僅獲窺十數種鋐卿方強仕突於生辰前一日無疾猝逝棄此縹緗而去聞者悵惘然則古物益當作雲煙過眼觀矣

鋐卿之書沈韻初之碑版書畫壽卿之金石皆近時收藏家不能有二者今兩君盛年玉折獨壽卿老而彌健日事摹拓攷訂伯寅嘗歎曰福人

以上各條宜與續叢稿中雜題泉冊偽泉冊笵冊之後

題朱建卿泉拓冊

朱建卿善旂與余未相見顧素耳其名酷嗜金石能世其家學聞輯瑯吾心室彝器款識二千餘種欲以補積古齋諸刻之所未及弗克成書亦不審人間尚有其稿本否於古泉非所專嗜或不盡屬所藏拓本則自刀布及北宋泉凡六百餘品題曰泉乘其接羅之勤蓋可想見孫春山駕部得之廠肆持以贈余謂宜一言志之以張吾同癖爰精褒置案頭坿識數語並以見良友之惠我無窮也

爲潘伯寅跋泉冊

伯寅以藏泉拓褒二巨冊屬題余爲題識十餘處冊有空白復書數語於後陳壽卿藏泉至莽而止伯寅藏器至多於泉偶一收之亦僅及六朝唐以後不復收蓋與壽卿均以古文字爲至重非玩物也余接集泉幣五十餘載雖所得差過於同人而不識古文奇字絕少創解不逮兩君遠甚今老而益嫺無復著書立說之志願深貢壽卿所期壽卿屬伯寅彙刻金文儻並刀布文二坿載之將壽卿所云足補秦燔之憾者其在斯乎

自題兩宋鋗泉拓冊

舊藏兩宋鋗泉幾與劉丈燕庭相埒拓成一冊王芮川

刺史爲題曰泉影泉存秦中一戚家兵燹後悉數失之只影尙存李竹朋著泉匯復選去百十紙影亦不復全矣庚午守夔後加意搜索並戚友所遺復數百品雖不能復舊觀而選勝標新亦足自喜他日當補拓成冊庶少彌夙憾云同治甲戌九月

題萬氏古金錄

錫山萬子昭光煒古金錄四卷刻於乾隆壬寅共載刀布圜法一百六十餘品至莽而止大率沿路史及洪志之誤遠溯洪荒其以藕心爲古幣類磬形者爲漢莢錢尤不足辨惟嘉道以前泉譜傳者寥寥是書只繪其所多未備陳壽卿謂此眞庤乃錢鎛之錢在諸布之前爲最古幼雲亦目爲鎛幣但文字平易無蟲書鳥篆亦必非上古物泉之時代固未可臆斷也雖余生也晚而所見乃遠過前人況今地不愛寶物復聚於所好安知不愈出愈奇更有在是卷之外者乎彌冀幼雲之有以覘我矣

爲幼雲跋莢泉拓冊

榆莢半兩秦中曾出土一罌有薄小不可拓者而紅綠沁骨或傳形或僅作二三畫不復成字皆至可寶玩余收百十枚兼以分餉同人光緒乙亥余息影臆園一日幼雲持示所得彙拓成冊凡二百餘別爲大小十種字也石查當亦莞爾

題繼幼雲空首布拓冊

幼雲復以佳紙盡拓其空首布百餘種二百十有八枚精裘二巨冊並製面以貽余余得之大快案頭泉冊數十當以此爲最緻矣攷是布晚出故舊譜所載悉寥寥獨劉文燕庭有百餘品今亦歸幼雲余舊藏以複者贈伯寅僅餘百許惟已字反書背有岁中二字者與幼雲之棘蒲小七最爲諸布之冠伯寅及李竹朋所收皆止數十幼雲之布余選入續泉匯冊餘品以是卷校之尙多未備陳壽卿謂此眞庤乃錢鎛之錢在諸布之前爲

畫各異傳形者廿有七富矣哉云得之李寶台寶台所收殆卽秦中出土者邪自來圜法以輕重相權然薄小如斯甚於裁皮糊紙千泉不能盈一掬或無復文字益開盜鑄之門錢法之壞至是而極將以之濟困乏救弊而弊乃彌滋徒爲後之嗜古者留一雅玩而已矣余初得是種殊自喜今覩幼雲所收不勝望洋之歎留案頭數日率識數語而歸之

續泉匯後序

竹朋以續泉匯十二卷寄余屬刊泉與笵計五百餘品余老嫺置案頭經歲矣初不欲增益一字比去年冬手寫揉本乃不能無所定正有異說亦坿載之適余爲外舅刻詩集成內兄何鏡海以舊藏刀布六百餘遠道貽余方足尖足布兩種余分餉同人外尙選存三百餘筆畫參差幾無一相肖補之殆不勝其補孫春山乃銳意爲選百餘品並拓其自藏者卅餘品屬入補遺爰重訂爲十六卷圜泉亦補入鄙藏數十凡九百八十餘品合之前譜近六千矣惟明刀尖首刀可補者尙不乏姑俟異日光緒紀元乙亥八月友方告成藉以饜夙諾余友尙有寄示拓本爲是編所未備者顧未覩原泉不敢遽入庶不失信以傳信之意方今地不愛寶泉幣愈出愈奇

大錢圖錄序

咸豐三年軍務日滋滇銅不能繼壽陽相國權戶部議請鑄當十大錢兼增銷冶以供度支旋推及當五十當百錢巡防王大臣續請鑄當五百當千兩種並以銅鑄與鉛銕當一制錢相輔而行初亦公私稱便未幾私鑄蠭起利之所在雖頻置重典而不畏因之各錢漸廢僅銅錢當十尙暢行戶部復請遣員赴山西購錢分局鼓鑄銕錢滋益多七年正月忽譌言遽徧五城一日而錢頓廢官役比戶曉諭民不信從遂只存銅當十種都城以外雖仍行銅制錢（鉛銕者未久卽罷）而城中市肆廿

餘年行使當十己習爲固然第銀直日以昂銀一兩可易銅當十錢六七百各直省或鑄而未行或行之不久或僅頒母錢僅呈樣錢迄未開鑄余時窮而在下所收亦弗能徧特略存梗概儻更百十年必無有能述其制作者光緒紀元乙亥殘臘無事姑檢舊藏摹載之未備者繼幼雲振復爲補卅餘拓遂成是編至一應奏議及行使章程錢制輕重卯額增減省局開停采辦艱易具在　國史余則但詳形製等於不賢識小其得失利病亦不復贅說寶鈔官票各卅載一式與閩丹初論鈔書並列於後實事求是用紀一朝之掌故焉

題嘉蔭簃錢泉拓冊

戴文節謂錢泉易於作僞獨蜀中市肆錢泉盈千累百無人過問絕非贋作自燕庭文宦蜀始一發其奇寄余全拓三百九十三種竹朋著泉匯選取十餘紙已非全璧光緒二年三月繼幼雲索觀之歎賞不置珍重題識以歸余因念余舊藏初亦相埒乃與燕庭所收今皆不知流落何所兩家僅存此冊本亦不若當日之完物之聚散如雲煙開卷殆不無悵悵猶喜泉匯已刊布海內凡雖亡而未始亡也讀幼雲跋語亦補記數言於後

題沈夢九泉拓冊

泉譜以刀布爲上次則歷代正用品餘不過錢貨泉匯時鄙藏厭勝吉語二種可選者尚夥皆不復入錄於卷尾述之許丈少珊近貽泉拓一冊云沈夢九所收爲兩匯所未備審之皆吉語類大者殊多間有與鄙藏同者雖亦可喜但悉宋元以後物不足爲譜家增重也

大錢圖錄跋

大錢鈔票非日用飲食之道故前代皆弗克久行識者病之但理財節用端在平時逮國帑已空百用孔迫承其後者須濟一時之急設身處地舍此亦殆無他法惟豫籌深慮勿倉猝試行庶幾補苴目前不至利未形而弊叢集有治法尤賴治人也若海宇晏安民康物阜斷無有議及此者君子平情論事於大錢鈔票有餘慨焉

題李氏錢神志

昔路子端索余拓泉冊以所收明胡我琨錢逼屬鈔胥精寫一函報余陳寅生爲余收泉譜甚力一日持示閎甯李世熊元仲所著錢神志十二卷第二卷略有攷據洪志之目其餘多係故事兼及果報二書非專爲攷古而作然皆前代著述正復宜存錢通尤有用之書惜乎已失掇是志彌覺我人琴之感云

自題金石拓冊

一年來諸家惠貽拓本堆積案頭又二三百紙矣雨窗無事一一翦帖之復成四帙並裒池者及新舊泉拓冊計之殆逾百帙泉幣居其七金居其二瓦甎造象居其一亦富矣哉秋菊百餘盆爛漫一室花下獨坐時一披讀覺心神爲之俱曠且他年有好事者得之必曰此鮑子年臆園中物亦足博一笑也

再題金石拓冊

余集諸家金石拓本續帖成十有一冊矣念五十餘年來專意於泉幣至金石一門不過中心好之初未有眞知特解足發前人所未發也然月夕花晨一室虛白焚香開帙怡然曠然不復知戶以外事詎非歸來蓬境乎顧世之好古者必謂蓄古器乃所以攷文字辨制度非同玩物夫玩物亦何傷視彼口講程朱身許稷卨而方寸間營營於財帛華衮者其喪志也孰甚

爲伯寅跋孟鼎拓冊

鼎乃嘉道間岐山出土初爲宋氏所得置秘室不以示人周雨蕉明府偵知之遽豪奪去余會乞其打本請觀則不可詭云已送歸南中文凡二百九十有五字陳壽卿歎爲史佚之作其心醉如此劉丈燕庭輯長安獲古編亦以未得是鼎及虢季子白盤爲憾也雨蕉逝鼎復出左季高相國購以重資握昇送關中書院置中天閣上旋聞伯寅愛之卽慨然持贈鼎尙未輦致一日伯寅以舊裒拓本作長歌紀事並屬余一言余念鼎文攷證諸家已備言之可弗贅獨鼎之自出余所深悉輒率識如右且三十餘年乞一見不可得者今幸歸寶藏他日詣攀古廬論茗焚香偕二三同癖摩挲歎賞一償夙願不圖垂老猶有此眼福其愉快詎減於伯寅邪

跋遂啓諆鼎拓

是鼎乃道光末年秦中出土余目擊時尙折一足未補完中有文二行曰遂啓諆作厂叔寶尊彝九字厂字泐故改作廟字蘇氏得之屬鳳眼張者雜取虢盤諸文前後添刻一百廿餘字以三百金售之葉丈東卿然劉丈燕庭與余均有當日兩行原拓本稍辨其贋東卿不懌爰舁送金山寺此尙是平安館昔年舊拓雖出爐餘卻完好試取繹之文義神致不逮世傳諸巨器遠甚識者諒自有定評也

爲董雲舫跋高麗鐘拓

高麗人以是鐘贈吕堯仙堯仙之鑒款稱高麗國南原府川下里居住前副正劉弋京云云大安二年庚午十二月造劉丈燕庭著海東金石苑八卷寫以美濃紙備載全碑

殊精審惜咸豐庚申燬於火潘伯寅錄有諸碑跋甲戌春余爲刻之原本余亦曾假觀手錄其目彈指廿餘年老而健忘不復記有是拓否而碑目則未之載也攷金石苑所載鐘四皆諸寺供奉之巨鐘殊小疑好古家藏器故或以之寄堯仙非彼國所其知打本流傳絕少堯仙與燕庭復宦轍分馳或當日偶忘拓示抑補入在後偶未跋及雲舫前輩屬一言釋疑伯寅所題余亦未可武斷姑疑以傳疑可也

爲幼雲跋陳氏十鐘拓冊

收藏家以鐘鐸爲艱覯近時惟陳壽卿太史號十鐘主人旹復得邢仁母鐘且不止十矣余有其全拓幼雲見而愛之亦致書索墨本精褁成巨冊屬余一言余思同時潘伯寅少農亦有齊鑄一部鐘入入鐘字小而至精壽卿歎爲攀古慶款識之冠顧大小雖不一其文則同又不若壽卿之鐘各儀神致秋雨初過盆菊已花余戲影廳園方集諸家彝器拓帖爲數帙而是冊適至揩老眼亟披讀數過不覺紅日之西墜塵海中獨余與幼雲問家人事小除夕午窗多暇對唐花漫筆志之

爲許丈少珊跋阮氏家廟彝器拓本

世戈覺生公與阮文達公同登秋牓比已未成進士文達已爲總裁余生也晚不及奉杖履顧審知積古齋藏雖見者笑爲癡絕未始非清福之一端也余札雖惡其可避著穢之誚而不勉綴數語於冊尾乎

器爲嘉道時第一款識一編海內翕然宗之惟所藏一燬於火再失於兵燹零落幾盡而家廟彝器數事乃巋然獨存殆果有呵護者邪潘伯寅贈余大林鮮鐘一拓續復得君宜子孫洗一拓終以未窺全豹爲憾光緒紀元乙亥殘冬少珊丈出示孝逼所貽拓本四紙始獲縱觀殊自詡老來眼福欣然書數語志景仰云

前跋題就少珊卽索得周鄭寰盤格伯簋二器拓本見貽俾余亦獲完璧坿志之

爲幼雲跋焦山鼎拓

吳平齋觀察以所著焦山志寄余於周漢二鼎定正加詳備載諸家釋文復自著攷釋余讀之神往漢定陶鼎乃阮文達所舍器與蓋非一器傳聞已失周鼎雖屢經兵燹巋然獨存舊讀世惠自以讀無專爲勝憶髫齡讀林吉人焦山古鼎攷卽心醉今已五十餘年迄未獲一墨本念之輒惘惘幼雲所得二拓漢鼎尚出朱建卿之手爛然可珍顧余亦南人乃足迹未到江以南諸名勝皆託之夢想不若幼雲隨宦江浙獲登焦山寺摩挲法物兼有其全拓今漢鼎雖不知所在而平齋時通翰簡猶可馳書索拓周鼎俾償夙憾對是冊彌惓惓焉

是跋書就幼雲適以昔年所拓周鼎之副本貽余再書以志快廉生則云焦山之漢鼎亦未失

爲幼雲跋辟雍彝器拓冊

欽須辟雍彝器十世父覺生公肄業成均時曾用東坡石鼓詩韻作長歌今集中所梓是也余於十五年前值上丁偕同閣袁杏村曾一往瞻器列長几上古光黝然顧祭畢卽藏諸櫝思一拓不可得潘伯寅僅貽余二拓幼雲此冊乃葉氏平安館中物墨香襲人讀之爲稱快余於彝器雖無深識而中心篤好年來乞得諸家拓本亦數百紙有不遠千里而至者獨辟雍諸器近在咫尺求之廿年而不獲天下事難者有時而易易者有時而難率不容以人力致昔袁簡齋不佞佛獨取佛家因緣之說余亦信之

爲幼雲跋銅器雜綴冊

翁宜泉先生與余無一而之雅而景仰素久所著古泉彙攷尤詫爲巨觀原本今在幼雲處余僅獲其泉拓二三紙至以爲憾幼雲復持示銅器雜綴一冊亦先生手輯楷識甚工雖並鏡洗瓦當計之僅十餘種猶是嘉道時舊拓墨采爛然良可寶玩末識銕磬一拓殆唐以後物云余外王舅何蘭士先生所藏余顧未之見或晚年已轉贈他氏與

爲幼雲跋清儀閣印存

昔楊禮南學士贈余吳平齋官印攷藏搜羅甚富攷證亦精審近以示幼雲云半屬嘉興張叔未先生清儀閣印存相示官印一卷凡五十有七私印五卷分韻排次凡二百八十有五皆物也一日幼雲復以所收清儀閣印存相示官印一卷去其複者開卷爛然披讀不忍釋手余於先生未相識僅與先生猶子石匏獲往還審知收藏之精爲浙中第一兵燹後流落人間者殆不知幾許是編印於道光戊子得三十五部此蓋葉氏平安館舊藏幼雲得之珍爲祕玩古物有聚必有散達觀者視爲過眼雲煙然有印譜必有原本流傳則其壽又可數百歲余當日惜未乞存一帙而老年眼福猶獲縱觀亦自詡古緣之不淺矣幼雲祕笈余略見一二無不精良一室中古香襲人閉戶自娛尤塵海中僅見者娜嬛福地盍借居乎

題陳壽卿古銑小冊

周印最罕覯惟陳壽卿所收獨多曾拓寄古銑印文朱墨各一精妙無匹凡四十有四種自來印譜所未見也余手自帖成小冊並以壽卿族弟子振所摹銑文亦三十種彙裒爲一函雪窗展對殆鄭板橋所云曾未飲酒而醉者與

爲石查跋簠齋印集泉印鉤印斗檢封蠟封並斑駁以虎符龜魚符十有一陳壽卿藏印最富曾輯有印集咸豐壬子夏余應禮部試報罷留都門訪壽卿於經板庫舊居曾出以相示整潔精良心目爲之豁愛弗置壽卿語余曰庚戌夏數同好醵資屬陳粟園所印粟園手爲重繭印成人各分一部子來遲無以贈子矣余聞而悵然同治壬申余自夔解組復來都閉門掃軌但與二三同癖一往還石查持示是集云得之廠肆凡十二巨帙余留案頭經月始獲竟讀歎觀止焉計官印三百十七私印千九百三十一泥封百三十七假之劉氏嘉蔭簃者百鈕餘皆自藏無一借摹舊譜壽卿近復有印舉之輯云可五千鈕周印即四十餘視此更倍之惜未遑卒事當代印譜已無出此之右者念石查每得拓冊必索余題戲謂異日可以增價獨是集余不欲損其潔未加墨丙子夏石查復申前說不可辭顧老眼益昏若率爾塗鴉恐所謂增價者或且減價爰取另箋書數語歸之至石查工篆刻見爲潘伯寅所仿古印靡不精知其得力於是集者深矣

石查於繪事篆刻並擅長不暇給同人之求頗苦之獨余數年來未乞作一畫鐫一印或以爲詫余曰此其所以相得與石查粲然

爲幼雲跋瓦當文存

陳壽卿藏周秦漢瓦三百餘出齊魯者百八十餘枚惠余拓本裒作三巨冊未全也余初擬專刻其秦瓦顧不工鉤勒適吳清卿視學關隴鋭意任之攜全拓去手摹付梓他日刊成洵巨觀矣丙子四月幼雲持示所藏竹里桑漢瓦當文存乃嘉興王鈕園福田刻於咸豐二年者凡三十有二種六十有二枚摹勒甚緻攷核亦精審雖遠不逮壽卿之富有而參觀互證裨益亦多念余昔年寓秦未嘗無所收今悉數失去解組後以里中老屋久圮遂僑居日下初自覺其非然時與諸同好往還道不達乎因滯暑留案頭兩旬好雨乍晴几硯生潤率書數語用報石查

再爲石查題印譜

爲石查題印集訖閱數日石查復出秦漢印一巨帙相示曰他冊編乞題之矣獨是冊置篋中偶遺忘亦屬憾事非並得一言不可余披讀之官印七十餘鈕私印二百八十餘鈕率精好可喜石查工篆刻故鑒藏倍精余雖酷嗜官印而舊藏胥失續收者不及百私印亦如之並篋齋印集亦未獲一編自哂其陋然年來徧窺諸君所藏印譜頗足資眼福凡物必自得而後快無乃所見不達乎因滯暑留案頭兩旬好雨乍晴几硯生潤率書數語用報石查

自題甎拓冊

古老來眼福日新而月異所獲正不淺未始非計之得者也

自題甎拓冊

苗仙露得河間獻王君子館甎一時名流題詠殆徧劉子重比部贈余墨拓甚夥余裒作橫幅懸坐右尙是其尊人寬夫先生所藏也年來同人惠余新出甎拓又數十種余雜帖入金石冊中念古人雖一物之微莫不作千秋想無草草從事者花文亦極古樸類漢畫象雖不逮君子甎之古亦自可存說者謂甎文較易作僞然眞贋正自有辨

自題造象拓冊

余寓秦時收六朝迄武周造象百數十種胥失於兵燹壬申旋都後同人續有遺者又六七十種隨得隨帖入金石冊中僞作者亦載之如齊天保七年尼如靜一石王廉生知之悉並知刻者姓名乃人家柱角下物也葉氏平安館所收天保五年司馬治中開皇元年張佐清二年吳文得大業元年朱建忠長慶元年姜永錫及姜長年諸拓皆李寶台所僞大梁丹陽民白儈佑（取永徽年無字）造象刻天復元年蘇檢諸拓皆朱賈所僞嗜古者蓋自劉燕庭丈宦秦曉以古器雖破闕無傷以

款識爲重因之寸許銅造象亦率遭鐫刻作僞日勞未始非吾輩導之也民可使由不可使知至言哉

題武虛谷偃師金石記

武氏偃師金石記四卷乃劉丈燕庭舊藏兼有姚丈伯昂吾友韓季卿諸名印陳寅生於書肆爲余收之余念燕庭藏書逝僅廿年已散佚殆盡今獲此帙重爰置案頭晴窗偶一披讀猶恍似偕坐嘉蔭簃中紫藤花下淪茗快談金石時也

題隋金輪寺舍利塔銘

咸豐己未夔府築城掘地得隋龍山公墓志開皇十年立缺一角旋於他處得之遂成完璧文近三百字嵌試院廳壁余曾摩挲傳拓同治癸酉築城復掘得仁壽二年金輪寺藏舍利塔銘並有銅函金瓶貯舍利子一粒啓視則飛去四圍周列隋五銖泉七十二詳見余續叢稿中及門呂扉青太守煇拓數紙並二泉郵寄余凡百十餘字彌秀整文則與青州舍利塔下銘同聞石質鬆脆久之恐成沒字碑爰馳書屬朱少肆經歷如淵復拓重裹以還舊觀足爲案頭墨寶余留玩經月媿素不工書未嘗窺臨池祕奧晴窗展視但有讚歎老來眼福不淺亦復自喜也

爲幼雲題福建樹刻雙鉤本

福建樹刻大字乃唐天祐時物迄今千有餘年樹久殭而不朽至爲奇絕金石猶不壽木之壽顧如是乎憶昔畢府君志唐貞元十九年立書法類歐褚道光年出土爲劉丈燕庭購藏展轉落何子愚處子愚逝其僕攜以求售余僕有劉昇者告余曰昨以五千錢購一石上有字余亟索視卽是志也遂收之捐百十本分餉同人因念物之顯晦有時其貴賤亦復無定設此石歸他氏竟以之作砧不數月當成沒字碑世間尤物爲無識者所毀棄殆不知凡幾固有幸有不幸矣志數語著此石之遭際焉

爲陳寅生題化度寺碑摹本

葉丈東卿所藏翁覃溪先生手摹化度寺碑銘惜出自

爐餘已非完本而精光不掩古趣彌增攷證至十餘葉之多並合諸本校定遂字夾行密書析及一黍一畫朱墨縱橫一生精力幾萃於是老輩之不可及也如此雖斷爛有不能句讀處猶幸神物呵護俾寅生拾殘補綴重裹以還舊觀足爲案頭墨寶余留玩經月媿素不工書未嘗窺臨池祕奧晴窗展視但有讚歎老來眼福不淺亦復自喜也

爲幼雲題福建樹刻雙鉤本

福建樹刻大字乃唐天祐時物迄今千有餘年樹久殭而不朽至爲奇絕金石猶不壽木之壽顧如是乎憶昔畢府君志唐貞元十九年立書法類歐褚道光年出土

於嘉蔭簃中曾見墨本未及審視彈指已二十餘載幼雲持示張氏清儀閣雙鉤本神致宛然留玩旬日覺往事猶在目前幼雲亦索一言念余不工書而數年來胡石查每得拓冊必屬余題跋選入叢稿中不少余每笑石查有癖嗜不圖復遇之於幼雲

記魏曹真殘碑

道光丙午丁未問秦中出一碑甚巨惜僅存其半隸書圓渾雅近漢碑其陰題名亦漢碑例徐星伯劉燕庭諸君攷定爲曹真碑以傳證之良合文內蜀口諸葛亮蜀下一字鑒去諦視乃賊字自是吠非其主意也余屬蘇

兆年覓數紙今無一存許文少珊持示徐叔鴻所收尙是當年舊搨聞近爲無識者劊削數處碑益不完因念余舊藏胥失於兵燹有如雲煙過眼對此幢彌悵惜之

記唐人墓志

秦中自道光中葉以來唐人墓志出土甚多楷書率秀整俗呼小唐碑是也劉丈燕庭購廿餘石載歸都下近時嗜古家亦多收其石余所得搨本不下百十種乃胥失於秦近年所收不過三四十紙並新出齊魏諸墓志並藏一篋以便檢閱念四五十年來漢以後碑碣層見迭出皆昔人所未見李竹朋有補金石萃編之願少亦

可數十卷惜乎以病廢安得海內好古而有力者一爲成此快舉哉

記明槧朱子全書

世父覺生公舊藏朱子全書四十冊乃明天順年雕本尙有世父及何丈克庵所題字咸豐壬子陳壽卿屬子永孫何丈假觀之愛弗置時子恭弟將有滇南之行壽卿助資斧良厚子恭卽舉是書贈別忽忽二十有五年矣去年夏壽卿函告余曰蘇州書局重刻是編子永復假往付同志校讎訖屬仍以歸余余不可乃子永竟製櫝封識二千里外郵寄余誼未可復卻爰拜受藏諸笥適

子恭亦自滇歸念前事如在目前而人事變遷大有滄桑之感惟願我子孫珍守勿失口誦心維庶不負世父當日之收藏及兩君返璧之高義至余衰庸寡識弟克仰鑽萬一不足道矣光緒二年四月

記舊版十三經註疏

註疏十六函尙是先大夫手澤憶昔授康兄弟時康年未十齡乃秦中舊存書籍碑版兵燹後都不知何往是書經及門寇允臣茂才守信爲康珍藏得無恙今取至都下展對如新回思前事近六十年楹書零落不克讀汗輒涔涔下猶幸展轉未失獲完璧歸豈果有呵護之

者願我子孫其世守之

題李竹朋書金剛經卷子

枚卿比部以尊甫竹朋先生手書金剛經卷屬題謂兩世稱莫逆非得余一言不可余與竹朋相識近廿載爲文章道義之交泉幣之好尤同癖枚卿與余姪勛同登進士第又與余曾同官藥省余姪恩綬亦爲先後輩情誼至渥故余雖惡札不宜拂其請竹朋居京師時曾晨夕過從中間雖小別亦獲時一握手竹朋由名翰林司文柄出守汀州未五十遽挂冠同時閣中前輩陳壽卿太史以華胄躋清選未四十亦歸里不復出顧余獨馳逐輶紅塵中不得少休嘗戲語竹朋曰吾三人最相得又同嗜古異日儻能步後塵必當葺三高祠竹朋爲大笑同治已巳余年六十始奉守夔命夔郡繁富世稱最余視事甫二載卽解組歸聞者皆詫惟竹朋知余之克踐夙諾也是時竹朋已里居乃書問往還日以密余復偕竹朋輯續泉匯將告成適得展是卷酷暑中讀一過覺煩暍爲之頓消竹朋書名重一時有目者共賞不待贅言獨念枚卿之精爽世守且必索余與壽卿爲書後尤與余三高之戲謔合爰欣然濡墨書數語歸之

題竹朋書爭坐位帖卷子

枚卿復以竹朋先生手書爭坐位帖卷子述其弟偉卿茂才之意亦索余一言顧兩家交誼具見余所題金剛經卷中無復可說惟念枚卿兄弟重其尊人手書必乞與先生稱莫逆者書後以爲世寶乃余所藏先世墨蹟往往零落失次對之殊恧慚矧枚卿兄弟皆好古能文世其家學尤近代士夫家所罕有余雖老猶得於卷尾結一重文字緣是可喜也

姪恩綬校字

補題泉冊四則

同閣徐苑卿士鑾出守台州書來云近亦收泉咨詢良切癖嗜之染人如此而楊雪滄舍人浚亦述其鄉先輩許薌坪明府德樹藏弆泉幣數千其孫守眞刺史殉難蘇州遂失之許之姻亞鄭芝生明府世祺所收亦夥逝後不知散佚何處二君余雖未獲見而同癖姓字不可不詳志以張之惟周小山拓寄其所藏則贋品尚多正宜沙汰耳

董芸龕舍人文燦不收泉而所藏泉拓至多曾持示十餘冊余一一爲題識惟有得之李寶台者未見原泉其眞贋不能立斷蓋寶合最工翻沙也

古泉入土久或與銕泉相雜往往作銕鏽磨之則仍見銅六朝以前泉銕者絕少得之勿遽矜爲異必磨視乃足傳信

余輯大錢圖錄壽卿謂持論宜力爭上游方足傳幼雲謂宜詳載奏議及一應章程利弊方爲有用之書兩君期許良厚但余輯是編仍譜錄之學不敢妄談經濟故花文吉語諸品亦略坿卷末以志一時制作有新異若此者猶是續泉匯意也

爲董芸龕題泉拓冊

光緒二年秋七月芸龕舍人持舊藏各家泉拓凡十冊以示余刀幣圜法居十之七各種咸備墨采爛然余與芸龕昔同官往還十餘載知其酷嗜金石文字初不審其所收泉拓亦若是之精且多也古圜法一冊不無贋作余一一爲辨之刀幣諸拓悉可珍有余未及收者念余自夔旋京師同癖日以少李竹朋近復作古人彌悵悵如有所失芸龕雖不收泉而珍重墨本累年乃積成巨觀俾余老眼益明懽喜殆出意外新兩初霽溽暑乍消室饒古香硯有餘潤展誦三四過爰逐冊題數語志欣賞云

再爲芸龕題泉冊

芸龕以泉拓十餘冊屬余題識訖閱數日復盡檢所收秦半兩漢八銖四銖半兩五百六十餘紙榆莢半兩二百三十餘紙帖成數冊屬再題之其中迴文傳形各品咸備洵半兩之巨觀矣芸龕於泉幣專收拓本蓋賞其文字半兩則肥瘦參差各饒神致幾無重范榆莢一種新異尤多有薄小至不可拓者皆足珍玩獨是芸龕獲此墨本石置篋中歷年久矣忽因余一時引觸遂兩窗手自檢帖幾忘晷景信乎索居則寡懽遇同好則興趣日增有不能自已者余雖不足爲益友而芸龕得無有

開徑之望與癖嗜移人展是冊而兩人當相視而笑也

爲芸龕題彝器拓冊

道光朝都下收藏富有著推葉丈平安館爲最余亦嘗過從以年少乏學識未敢率乞其墨本而中心藏之不啻一日去懷芸龕得其同里吳敬之所收款識一冊悉葉氏舊藏凡八十餘器雖間有可疑者率精妙足資寶玩以示余披讀不忍釋乎安館近燬於火精拓悉化雲煙余頗悔當日失之覿面一無所獲僅於灰燼中購藏一二零珠碎璧何若芸龕開帙而暢然愉快也乎

又爲題武梁祠畫象冊

余喜收漢時畫象其古樸不可及對之令人意遠年來所收不少以俗塵擾擾久扃置篋中漸淩亂失次曾屬王廉生爲檢校之乃經年莫余報也芸龕持示舊藏畫象一冊亦敬之故物多裁截專取題字余則兼愛其所繪故事顧帖成則卷帙較繁不若是冊之便於披覽且墨采殊舊遠勝余所收聞近時椎搨者益紛漫濫日以甚似此當年打本何可多覯芸龕工篆隸復室有同心並深雅癖晴窗出而互賞古香古色間以鑪芬或乘興一臨摹之此樂殆三公不易也

又爲題印拓冊

余昔寓秦時喜收漢官印顧存一戚家兵燹後悉失之壬申解組旋京師復略有所收友朋亦間以持贈纔三十餘鈕及宋元官印十餘方耳中如强弩都尉諸印尚覺可疑芸龕一日索觀乃悉印入小冊並屬志一言其癖嗜亦云篤矣特以視陳壽卿印舉若九牛之一毛乞芸龕爲我藏拙毋輕示賞鑒家也

爲子靜題鏡拓冊

余友徐秋士明府著銅僊傳載其藏鏡百有四十但未嘗繪圖觀者猶以爲不快子靜館於鳳翔近聞其地出古鏡數百精者率爲定靜山太守所收子靜亦頗購覓一日持示舊藏鏡拓一冊凡四十圖漢鏡居其半璽華燦爛展視神爲之移憶余昔寓秦時不甚收鏡收得旋復持贈人冊中諸拓卽有與余曩收者同今並一紙之拓亦不復存矣子靜嗜金石方盛年心力彌果他日收藏殆不可限量鏡特其一事余雖老猶將拭目以觀著錄之成也

記隋鳳泉寺舍利塔銘

癸酉夔府築城掘得隋仁壽二年信州舍利塔下銘余拓以分餉日下諸同好乃近年秦中復掘得小高廣皆尺許則仁壽元年岐州岐山縣鳳泉寺舍利

塔銘也文並同字亦秀整毛子靜上舍拓貽一紙足稱雙璧惟年月日則與金石萃編所載同州青州二塔銘同當時分送舍利之州三十流傳者僅青州一石今獲有其三雖文字無少異而書法並皆佳妙可爲萃編補未備余彌冀其頻頻出土俾老眼益快悅也

自題泉選補遺

余中年所收泉幣擇其精好罕覯者拓爲十六冊曰觀古閣泉選復取宋明泉之有幕文者別拓爲六冊曰觀古閣泉拓韓季卿爲題耑路子端陳式甫爲題籤忽忽三十餘稔矣各泉雖不無遺失而原拓則幸存近二十年來所收又約千品顧以俗冗未及拓繼幼雲見之諄諄規勸謂一生心力不可不補成完璧余念其言良是於是矣惟不曾註釋類沒字碑緣有泉匯續泉匯在可一一取而訂證也明刀尖首刀間有未選入續匯者餘則率已載及足公同好是冊特存案頭以志數十年辛苦雖未自著一譜而同癖者覩此已略見一斑奚事復爲石查題明鈔

爲王纘甫跋印冊

廉生農部述其宗姪纘甫之意出素冊屬余印所藏官私印余舊藏胥失之於秦近所收者不及百舄足觀顧其請不可拂姑選數十鈕印冊中志豹斑耳纘甫近眈錢筆意在窺古人奧妙立志良不凡余藏雖寥寥然師其意神明而變化之造詣當不在古人下則是冊也亦未始非他山之石也

再題曹眞碑

余所得曹眞碑初搨本久疑失之前歲見徐叔鴻所收頗縈懷想輒作小記載入叢稿中光緒二年十有一月

丙兄何鏡海自晉寄歸余舊存書篋一檢視則是搨固儼然在也神采奕奕遠勝近時所搨廿餘年重獲展對如良朋久闊異地相逢視初得時彌快意幸楚弓之未失竟趙璧之仍完鐙下欣然更題數語

題初氏泉拓冊

乾嘉以來刊行之泉譜以初丈渭園吉金所見錄爲最蒐羅旣富攷訂亦精審余雖未及見先生顧亦有姻連思一覩所藏而不果四十年前子恭弟曾向初鶴汀索得先生手拓刀幣一冊始略窺豹斑藉慰夙願其圓泉廿餘種已裒入別冊中獨是冊於壬子後忽不省所在

一釿銅笵余載入續古泉雜事詩一爲垉釿錢笵尤異此種幣世竟未之見一爲耒字釿又仁尚多銅笵則形模獨窄與世所流傳者稍殊聞並皆精妙余雖未見原器而清卿鑒別最精自非魚目之混獨余寓秦四十載曾不一遇清卿無意中乃連得之物之顯晦固有時亦古緣之淺深有未可强致者他日刊之補泉匯當令海內同癖者爭覩爲快也

叢稿三編刊成續得各跋卽坿於後

垉釿幣無傳者徐苑卿竟於台州得一枚云輕薄如葉拓以郵寄余與清卿之笵符合足補兩泉匯

丙子冬何鏡海內兄寄余曩所存之書篋乃檢獲之舊拓不易得古香古色倍足怡神昔宋陽里華子善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以余之嗜泉而所忘尙如是廿餘年亦一朝夕也亟重裹置之坐側並書數語以志毋忘胡氏錢通亦未嘗失以見余之善忘與古人埒識同

記吳清卿幣笵

余作笵說謂古幣無笵以筆畫參差無相肖者同人皆信之吳清卿視學秦隴三年頗多創獲書來拓示所得云古幣笵從來藏泉家所未見鄙人竟得其三古文陰款直可與鐘鼎並珍余審視之三笵制如一其一爲采

先覩笵而後獲泉一異也丁丑五月望補記

續得詠泉詩如干首不計工拙聊志一時韻事惟不足一卷爰用續叢稿之例檢舊作凡論古而不盡論泉者亦悉坿於後冀博同人閎中一笑災棗禍棗所不問也

丙子閏月臆園再識

續古泉雜事詩二十四首

歙鮑康子年著

園居詎肯擲流光也費心情到孔方閉戶挑鐙勤著錄世間强半爲錢忙

癇癖休嗤願太奢裒成墨本燦生華縱橫縹帙堆盈案海內藏書別一家古泉拓本七十餘冊彝鼎瓦甎拓本亦卅餘冊

未必驪珠許共探有人虎視也耽耽報君一語君應笑好古從來戒不貪

巴山同首夢難尋朋舊年年慰我心怪底書緘何鄭重由面致必又有可補泉匯者

那知頑鍊勝兼金蜀中鍊泉最夥及門呂扉青余戚張星槎頻郵寄余扉青近復購數百末

一時開卷盡驩然癖泉家每以爭購生小嫌或一拓故本驩然交欣王廉生遂戲有廣大教主之目

泉幣何勞溯結繩篆文易識有明徵書迂慣作持平論底事爭參最上乘好古者必詡其器爲最古獨余蓄泉物或難之曰子何以知之余則曰以文字之平易知之

裁箋幾度累司農爲說銘詞意獨鍾一敦奈何生鄙吝憐他久伴丈人峰內兄何鏡海以外舅舊藏分中敦遠道寄余潘伯寅欲以泉笵九易之余

不可
神致何容假借來漫因色澤費疑猜紛紛鳳鼎爭求售
故向人前說切灰乃幣之眞僞以神致斷之葉丈東卿
者莘黯淡無色近時泉幣之悉燬於火廠肆問有售
青綠者輒藉口燼餘以售其欺之
往還拓本屢封緘似此書函信不凡主客開顏童僕怨
累他塵汗涴輕衫同人互貽拓本日或數起
異布殊勞遠寄將幾同拂拭趁殘陽也因阿堵同和嚬
古香
銅臭翻誇是古香鏡海以舊藏小布數百寄贈余皆昔年晉中出土者土繡殊厚拭之悉作
須來新著手頻鈔妙解都因宿悟超自昔多聞稱益友
笑余識字太寥寥陳壽卿釋刀幣時有新解胡石查孫春山王廉生亦皆著說獨余也則無
續譜刊成不厭詳他山借助信同方那堪禍棗災梨外
又累人間斷石忙余刊續泉匯石查廉生春山暨余戚陳寅生皆贊其成楊星吾謂宜以石
仿刻作泉嵌之版上方能逼眞余笑謝之
索駿如何竟案圖鑄成也復較鎰銖鼓箱製笵空勞力
我爲洪遵屢辨誣洪遵泉志所圖乃後人誤補世有依洪志作僞者不值一笑
法化同將節墨珍背文何故又翻新畫蛇楚客曾添足
莫把神奇誤後人齊建邦六字刀流傳絕少近見節墨者吳清卿自秦寄拓所得求一斷陰
建邦ᗺ法化五字於義何所取字復小且弱添刻顯然
王郎好事足軒渠寫出鬚眉態各殊勝會何嫌居末席
合成之
淨几明窗一卷開姓名互見亦佳哉鴉塗滿紙君休訝
我爲拋甎引玉來余近袌數十帙亦悉屬石查書籤
鏟布由來製獨新每因辨訂寄書頻旁觀惹得盧胡笑
何事相爭爲古人空首布俗呼鏟布壽卿謂乃錢鎛余則謂極大無文者是鏟非
兩番授梓費鉤模好事何能憾竟無錢網千尋拯已徧
不妨滄海有遺珠續泉匯刊成同人惠拓本復有可喜者吳清卿自秦寄拓所得求一斷陰
文銅范云至精長二寸闊寸餘上下亦圓孔三尤從來未見惜俱不及補矣
聞說高風企不休時時小集聚名流何當也結香山社

茗盌詩筒作雅游聞老輩有泉社隔數句
對牀風雨願何慳萬里欣聞匹馬還連夕鐙花頻送喜
果然好語應刀環新莽金錢刀梨刀有只作刀環者子
故及之恭弟廿年闊別萬里歸來喜生意外

昨宵吉夢兆占熊爲錫嘉名也近銅紅縷繫泉聊作佩
願孫嗜古似袁翁余家廿餘年不聞小兒啼甲戌仲冬、
鼎臣小名曰鍾官取古恩綴姪居然生子余名以惟鏞字以
語並戊生錢令佩之

前詩意有未盡續成六首

圜幣由來倍足珍一番得寶一番新發緘不覺心先醉
尤物天教聚海濱續泉匯已刊壽鄘復拓寄所得圜幣
二首及兩足亦有三孔面爲安陽其

一安字傳形背文均作兩首穿處有土汩
兩字歷代譜家未見者壽鄘號海濱病史

安戚文字最精妍同癖休憎得我先著作一時稱巨手
也將餘事補殘編清鄘近在秦得安戚空首布二十五
文或左或右無一重范因有補泉匯

思將珍本付雕劂奢願蹉跎枉發凡應向九原呼負負
夜窗風雨怕開函余欲爲劉丈燕庭刻長安獲古編嘉
蔭簃藏泉目預作兩序梓入叢稿乃二書迄今未成呼負負矣

遠將泉範溯周秦精拓傳來妙入神自是貪多兼愛好
未妨眼福勝前人余集泉範拓銅錢甎石近二百紙帖成數冊伯寅題之曰眼福爲阮文達黃小松劉燕庭吳子苾所不及

窮搜博訪倍神勞掌故何容等弁髦莫道膳園無箇事
也因阿堵累濡毫近輯大錢圖錄付刊

隔屋啼聲也自雄居然兩度慰癡聾選錢又累開檀篋
應笑袁翁尚不窮子虎兄先余十日而生宮詹伯作詩
正月恩綏姪復舉一子余名以惟鏞志喜有東屋啼聲酉屋應之句丙子
亦取篆文吉語並子鼠錢爲作佩

次孫惟鏜生潘伯寅以五孫子甎文箋一束爲賀

口占報謝

廿載何嘗裕後昆敢希五桂耀蓬門獨憐同癖情偏重
爲選甎文祝弄孫

伯寅有和章再占奉答

頻望雲山悵弟昆請子恭弟感君高誼慰衰門自慚薄德叨
天厚竟許年年說抱孫

樊文卿索觀泉說諸刻疊惠詩篇率占答謝

耆舊溯南陽詩篇劇擅長千秋稱著作入袤須康彊笑
我眞蝸寄多君也豹藏奚囊無好句何以答瑯琅

秦銅詔版歌爲劉燕庭廉訪作廉訪宦秦得詔版最後得一版則元年廿六年兩文皆備詫爲奇觀屬作詩紀之三文皆元年云云

詔版文出丞相斯世無其器傳其詞歐陽集古一著錄
又入百載重搜奇關中大力幾探索獨公一至先得之
攷證圖史吾不逮請觀七字驚人詩廉訪紀事有我所快意

資眼福物聚所好非等夷初時雙珏喜入掌或全或缺
斑陸離版高三寸許闊二寸篆文五十九字其殘者襲
亦缺一字四角各有穿其一十字左角上缺十字是版文字亦同
繼得片銅又奇絕有紐在背堪把持惟背有小柄如
紐形製譎詭文則一廿六年詔猶闕遺侈心詎甘一夔
足奢願要令全豹窺青門再踏遽見寶傳視動色生驚
疑前後兩銘儼璧合朗朗百字如列眉幕文大書更蒼
勁嶧山碑刻差肩隨後得一版兩文並列凡百
字幕四大字曰帝盡兼諸乃知好
古出眞賞天從人欲艮不欺精神固結獲奇覯造化奚
必云無私蜀隴並得詩唾手魚熊兼欲觀朵頤神物合
并劍躍水古緣牽引鍼逗磁三珠照乘騰異采四璉列
法象空嗟一見難
拓本褒成鄭重開新題字字抵瓊瑰清詩吟就先呈佛
莫笑豐干饒舌來
我亦城南步後塵欲搜奇蹟悵無因松花滿地蒼苔冷
不見眞如妙色身
梵宮難得宰官臨付託應知古佛心此去祝公恢善業
灑將法雨作商霖

魚符廉訪復於秦中得魚符三各長寸許一曰嘉德門內巡一曰右領軍衛道渠府第一脊上俱作合同二半字腹一同字甚大或陽文或陰文惟嘉德門一符脊上腹一合同字作合符小異

悠然錯認是王餘鱗甲明明乍剖魚金帶懸腰誇結佩
錦文蟠腹憶藏書森森軍衛分符後悄悄宮庭啓鑰初
繡澀疑涵秋水碧合同兩字辨清疎

龜符廉訪復於秦中得龜符長不盈寸胸有文曰雲麾將軍行左鷹揚衛翊府中郎將員外置阿伏師受繼大利發第一凡十九字脊上俱作合同二字腹亦一同字

誰把靈龜當佩環武周新製也斕斑胸羅密字明珠琲
背負奇文溢繡斑禁裏麟符應比瑞軍中虎竹想偕頒
羨君好古多心賞藏處何嫌節是山

計二田守蠶齋圖三首存二秀水計君得吳永平六年七月計氏造甎因以名齋並繪圖徵詩

聞名也自動遐思偏是神交覿面遲天末無端增悵望
披圖先見故人詩（圖中有亡友題句）
笑我揆羅有癖同吉金樂石徧關中（余近得五鳳年甎拓）
那及君家得楚弓
蘇四有年得古銅牌一面文曰左右宿直將軍司
並一印一面文曰荊王從人牌子寒字第八號得
入第壹重門索題口占斷句
古澤斕斑到眼疑荊王儀從有專司沈沈玉漏重門鎖
記否將軍宿直時
薦福寺老僧桂眞爲余作緣於李王村眞性寺僧

建禪處乞得唐善業渥造象一具法象莊嚴書法
秀勁喜志二詩
我亦欣瞻妙色身焚香供養豈無因憶從嘉蔭籌中見
彈指光陰忽九春
薦福禪庵幾度過頽偕老衲踏青莎多緣善業脩成早
莫向空門感逝波（幾桂眞遽圓寂）
盧氏縣志載有禹書洛字勒百尺懸崖之上其下
臨洛水自來未經椎搨闔縣劉明府應元於舟中
架木竭數旬之力始拓以傳何墟亭內弟適尉斯
邑索得一紙郵封寄余作詩紀之（近時所傳乃縣
摹刻之本非眞蹟也）

懸崖斗絕煙雨冥長波迅激蛟龍腥上有光氣干列星
伊誰拂石奮巨手雕劍古篆大如斗四千餘年鬼神守
眞本不許人間傳莓苔寸積枯藤纏訪碑幽客空停船
觥觥劉侯騁奇想連艫架木攀拏上淩雲椎搨千蠟響
焦山有石名雷轟齊梁風格垂虛聲騷人尚與天吳爭
（焦山瘞鶴銘石墮江中陳太守鵬年募丁出之餘諸寺壁）何況遺文出神聖呴嘍峯
尖足輝映點畫離奇倍堅勁紅塵一騎天邊來發緘伸
紙驚且猜墨雨噴薄霏不開裹以瑤函儷球璧漢碣秦
碑請避席莫近洛濱一片石

高寄泉學博得印圖二首（學博得子陵故物繪圖徵詩子陵莊光私印定爲陵本莊姓避明帝諱更曰嚴也）
遺製猶傳撥蠟工精妍小篆印泥紅羊裘豈是逃名客
請看嬾媥一寸銅
紛紛譜錄溯顗鼂探得驪珠倍足豪莫羨黃金大如斗
榮名翻讓釣臺高
銅雀瓦硯歌爲王芮川刺史作（道光某年因軍餉入水求之獲銅雀臺瓦四其全者二爲蔣礪堂節相所得是瓦廣長俱餘六寸許厚不盈寸質潤而堅芮川珠以爲硯）
硯材出自漳水湄千五百載淪寒漪金堅玉潤觀者疑

端溪之石無差池開篋往往秋露滋汾水澄泥翻足噬
贏政焚書天下悲阿房斷璧猶摻奇灌嬰好戰輕毛錐
叢祠片瓦爭相貽何況魏武登臺時弟兄父子皆工詩
古緣固結非阿私尤物顯晦良有期劍氣惟許張華知
不逢巨眼甘遲遲刺史一見情遽移嗜古那問傾家資
書法更數今獻之墨濤噴薄騰虯螭請看大筆何淋漓

題新羅眞興王巡狩碑拓本

道光庚子夏於劉丈燕庭嘉蔭簃中獲讀所著
海東金石苑八卷載古刻凡八十餘通以新羅
王巡狩碑列卷首碑在咸鏡道咸興府之草芳
院雖殘闕而義可尋繹其文云戊子秋八月卽
眞興王之二十九年在中國當爲陳之光大二
年也流光荏苒逾二十稔矣咸豐辛酉穀日孔
繡山侍讀招同姚正甫布衣潘伯寅廷尉江蓉
舫何介夫汪泉孫三舍人集韓齋始識朝鮮貢
使李菊人容肅金小棠奭準安桐齋載輿諸君
出是碑屬題視近刻字畫完好如廿日百祖基
王植恐四託境隣國未有是歲秋嘗心欲盡功
可願道于冬夫知及部另彖諸字皆略無剝蝕
洵二百年前物爲書三絕句歸之

幾行寶刻豔收藏浮海攜來墨本香莫訝片帆飛渡穩
勝他載石壓輕裘

眼界應噬井底蛙捘羅無計徧天涯何當一葦杭瀛海
同訪殘碑剔蘚花

嘉蔭簃中詡墨緣韓齋詩酒又開筵無端觸我人琴感
同首前游二十年

汪泉孫以余所贈唐善業遲拓本衰標屬題因都
門多事遂置篋中八閱月午窗檢視率書舊作並
題一絕還之

驚心日下也烽煙冷落人間翰墨緣我願眾生脩善業
那愁兵仗雨魔天

年丈許周生先生得玉印於滇南萬山中印鐫周
生二字因以自號先生孫季仁舍人鈐以示余屬
作歌紀事

橫岡峻嶼重復重荒寒從古無人蹤深箐蔽天苔徑尺
中有光氣驚熊熊先生一見遽得寶截肪寸玉殊完好
周生兩字鐫篆工天留付與能詩老壯年觀政趨
帝闕此印出入西曹門歸來著書二十載卷尾押徧朱
泥痕一時尤物重梓里無端市地烽煙起萬卷圖書一
炬紅異哉不許歸祝融大母珍藏緜世澤手付文孫勤

護惜當年偶悵失楚弓（見先生此日重教完趙璧舍人原唱）
與我同趨衙藥階話舊增吁嗟范喬之硯魏公笏流傳
端賴能克家繩武豈徒挈瓶守願祝年年頻繫肘聲名
異日動　九宵行佩銀章綰青綬更有黃金印如斗

自題叢稿後

昔人有至言著書端忌早鯫生篤信之蹉跎遂終老殘
吟不成篇授梓何草草（族弟桐舟爲余刻詩八卷成而弟罷官原稿亦失）應官
十八稔案牘紛莫埽歸來一事無挑鐙理叢稿敝帚忽
自珍一例禍梨棗笑罵都任他此意良明曉（辛竹朋云笑罵由他
笑罵拙稿我自刻之）鼠箔糊未妨醬瓿覆盆惱旁人代解嘲好名
亦復好博奕爲猶賢究非終日飽心力雖枉拋差勝俗
塵擾幸留數卷文聊用寫襟抱小詩還自題題罷應絕
倒

伯寅惠余吉金拓本不可數計所見刀幣雖不收
亦必拓一紙相貽使者常絡繹率占報謝
慊從紛馳慰素心須來墨本勝良金汪倫情比潭千尺
不及河陽送我深

吳清卿寄示所得徵子鼎拓本屬作歌紀之

延陵得鼎動色喜一字從教識徵子象形會意並可通
妙解獨得非蹈空況乃特書曰周憲帝考尤徵銕註腳

塵埋繡蝕三千年不逢巨眼誰爭傳笑我寓秦曾冊載
寶山空手徒追悔君持使節纔三春士濡敎澤物效珍
憶昔依劉快眼福長安獲古披新錄黎黌未壽可奈何
從來好事常蹉跎（余搜爲劉文燕庭刻長安獲古編以不工摹勒未果）喜君接武
窮搜討後來居上誇得寶摹文象物不失眞（陳壽卿謂刻古文字
不失眞）乃傳　餘事也復時芸人（潘伯寅攀古廬教讌壽卿秦
漢瓦當文皆出清卿手摹）精心結撰應無匹壓卷
恒軒一編最跳出（清卿自刻款識曰恒軒）端推鼎獨瓦五行古篆兼周商墨本先敎傳日下手定
釋文何典雅郵筒遠道索我詩我詩鄙俚君莫嗤報君
一語定許可他日書成先惠我

爲董芸龕題瓦拓冊（百餘拓）

區區斷瓦篆偏工藏弆應憐有癖同漢殿秦宮曾踏訪
惹人舊夢到關中（余寓秦久收瓦當不少近胥失之）

又題其甎拓冊（入十餘拓）

文掞漢晉也精妍吉語紛陳並紀年燕得旁觀時捧腹
書窗無事但拋甎（余以舊藏甎拓冊示芸龕不遽所收之富）

哭李竹朋三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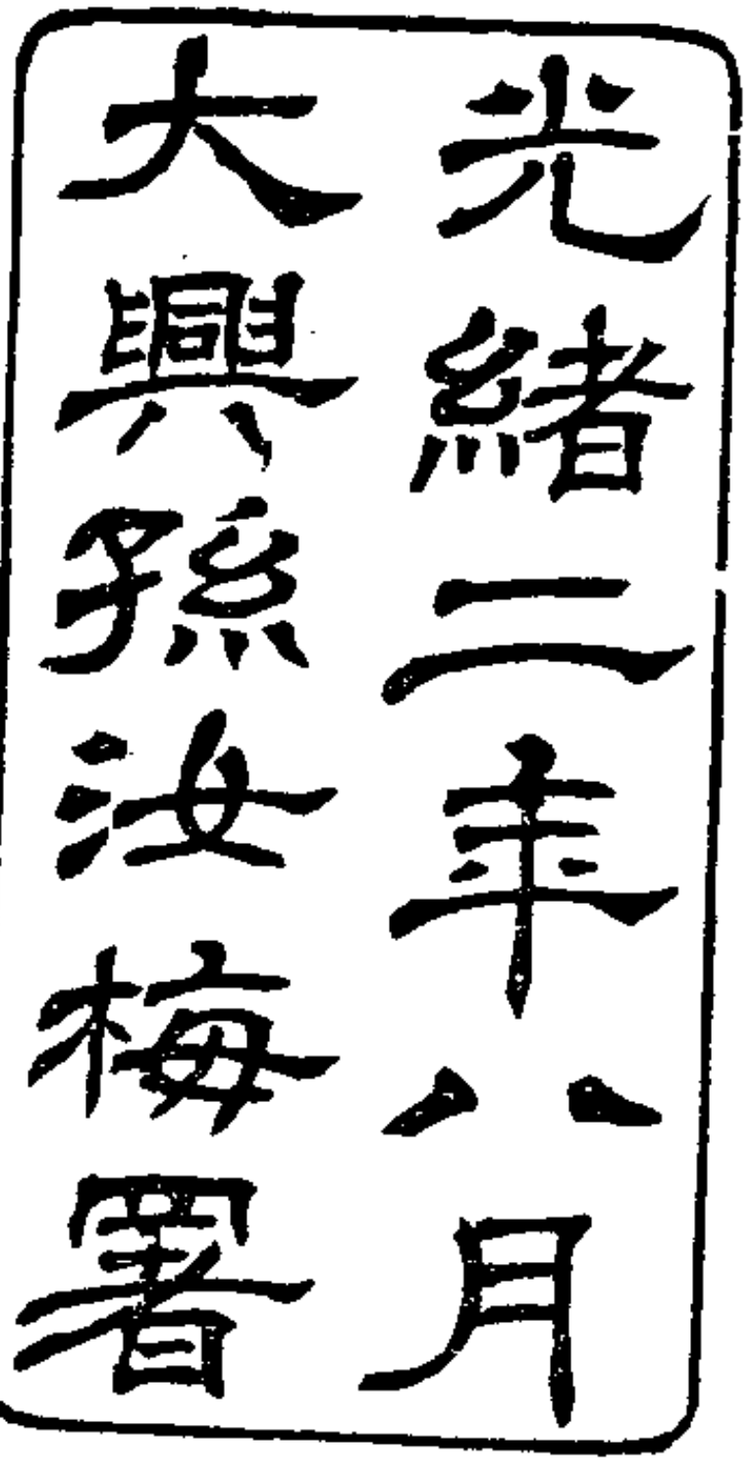
三高君最長（竹朋與壽卿並中年高蹈余亦解組遂戲有三高之目）余五十遽挂冠
京華偶相遇有若平生歡軒車時過從劇談忘夜闌廿
年稱莫逆摯誼逾金蘭泉幣更同嗜惠我皆琅玕摹拓

日開篋攷定宵濡翰相期在千古努力垂不刋續編謝
泉匯代剞劂差幸夙諾完拙稿亦三續書來亟索觀刻成
君不見展卷涕汍瀾
自君歸田來益覺百事足仙儷本劉樊佳兒盡蘭玉著
作富棗梨收藏溢箱簏金石娛古懷書畫散清馥硯譜
訂新編泉匯成巨錄三絕夙擅場餘情到絲竹蔗境晚
彌甘海內數君獨惠我盈案書添香快披讀走曾有戲
言欲向閻羅瀆他生何所求求似君之福
良會嗟易散小別將十霜書問日以密詎悵天一方突
傳君病廢中夜常傍徨那期成永訣遽慟人琴亡知君
嗜古緣何累轉深幾人笑倒在花陰黃金縱許揮如土
難麼城南市儈心近時廢肆泉直日昂稍
泉匯刋成費品裁漫因未見起疑猜選錢也似刪詩例
大匠門原有棄材時人每云某泉爲兩泉匯所
未載豈知悉在就刪之列也
芸龕盡假余藏幣屬其夫人拓之數日前尚爲余
書大錢圖錄箋遽聞長逝賦詩志慨
難得春明締古歡那堪同癖日凋殘九原誰料多年少
愴絕書箋墨未乾

武周銅符流傳絕少以燕庭丈所藏腹有二十七
字者爲最壽卿得者文曰宸豫門閈門余得者文
曰安陽門右紫麾第三清卿近復於長安得一枚
文曰太和門外左龍武軍第二亦精好拓墨寄示
率占短句
元武銅符制作精腹鐫小字記分明流傳可惜會無幾
認取重門宿衛名

戲柬繼幼雲
從來同癖氣相求拓本紛傳等置郵涼雨一簾花滿屋
翩然塵海兩閒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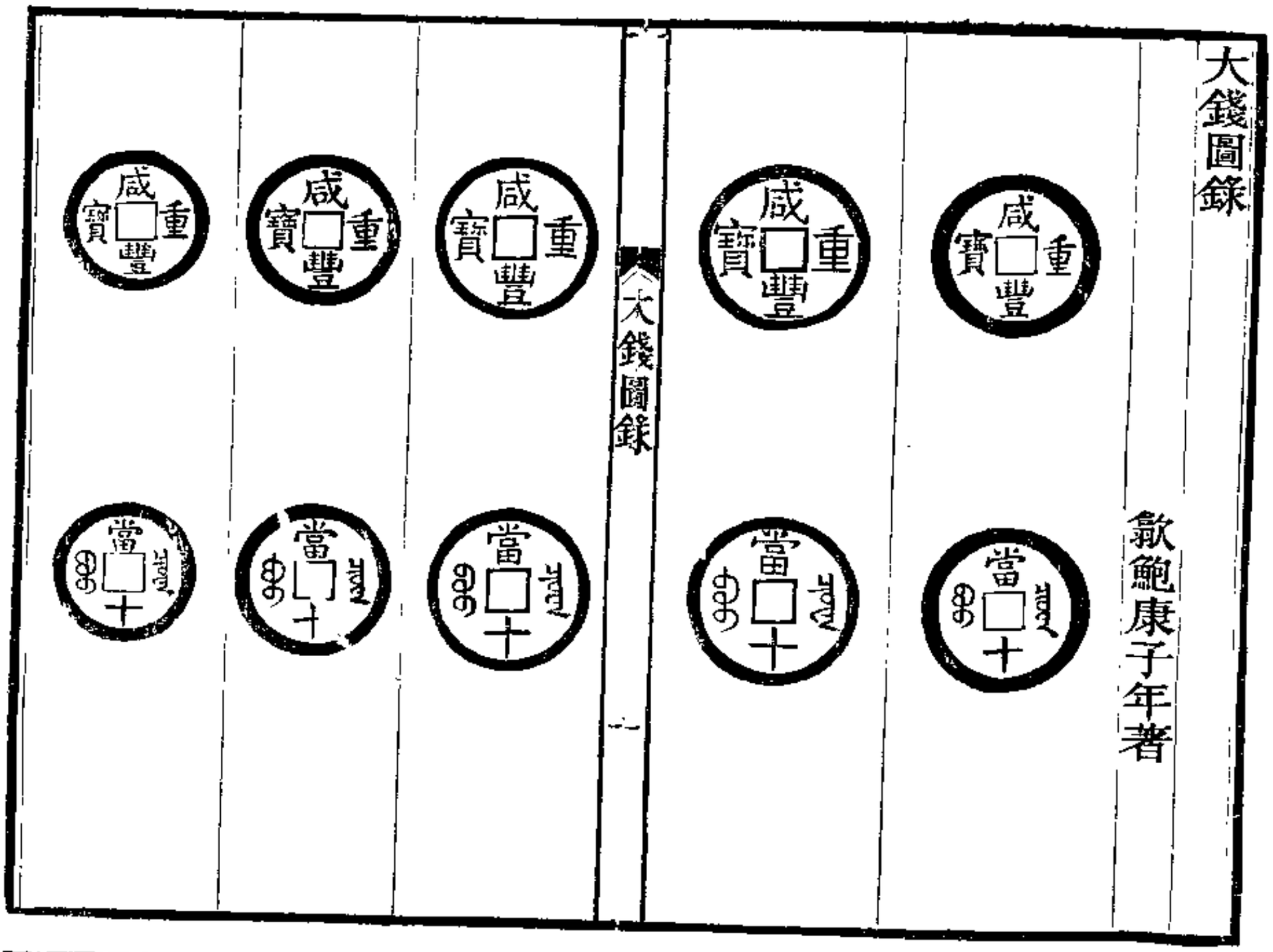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光緒二年八月
大興孫汝梅署

咸豐三年軍務日滋滇銅不能繼壽陽相國權戶部議請鑄當十大錢兼增鐵冶以供度支旋推及當五十當百錢巡防王大臣續請鑄當五百當千兩種並以銅當五暨鉛鐵當一制錢相輔而行初亦公私稱便未幾私鑄蠭起利之所在雖頻置重典而不畏因之各錢漸廢僅銅鐵當十尚暢行戶部復請遣員赴山西購鐵分局鼓鑄鐵錢滋益多七年正月忽訛言遽徧五城一日而鐵錢頓廢官役比戶曉諭民不信從遂只存銅當十一種都城以外雖仍行銅制錢（鉛鐵錢未久即罷）而城中市肆廿餘年行使當十已習爲固然第銀直日以昂銀一兩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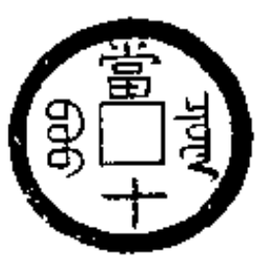
易銅當十錢六七百各直省或鑄而未行或行之不久或僅須毋錢僅呈撡錢迄未開鑄余時窮而在下所收亦弗能徧特略存梗概儻更百十年必無有能述其制作者光緒紀元乙亥殘臘無事姑檢舊藏摹載之未備者繼幼雲振復爲補卅餘拓並互相定正遂成是編至一應奏議及行使章程錢制輕重卯額增減省局開停采辦艱易具在　國史余則但詳形製等於不賢識小其得失利病亦不復贅說寶鈔官票各坿載一式與閻丹初論鈔書並列於後實事求是用紀一朝之掌故焉

歙鮑康識



歙鮑康子年著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清文曰寶泉戶部寶泉局鑄大小凡十品輪郭不同面幕寶字俱間異繼幼雲所收尚有錫鑄裹以銅者乃私鑄不載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寶泉局鑄大小凡六品時設有分局故寶字有从玨琢珎珍之殊幕清文寶字亦間有異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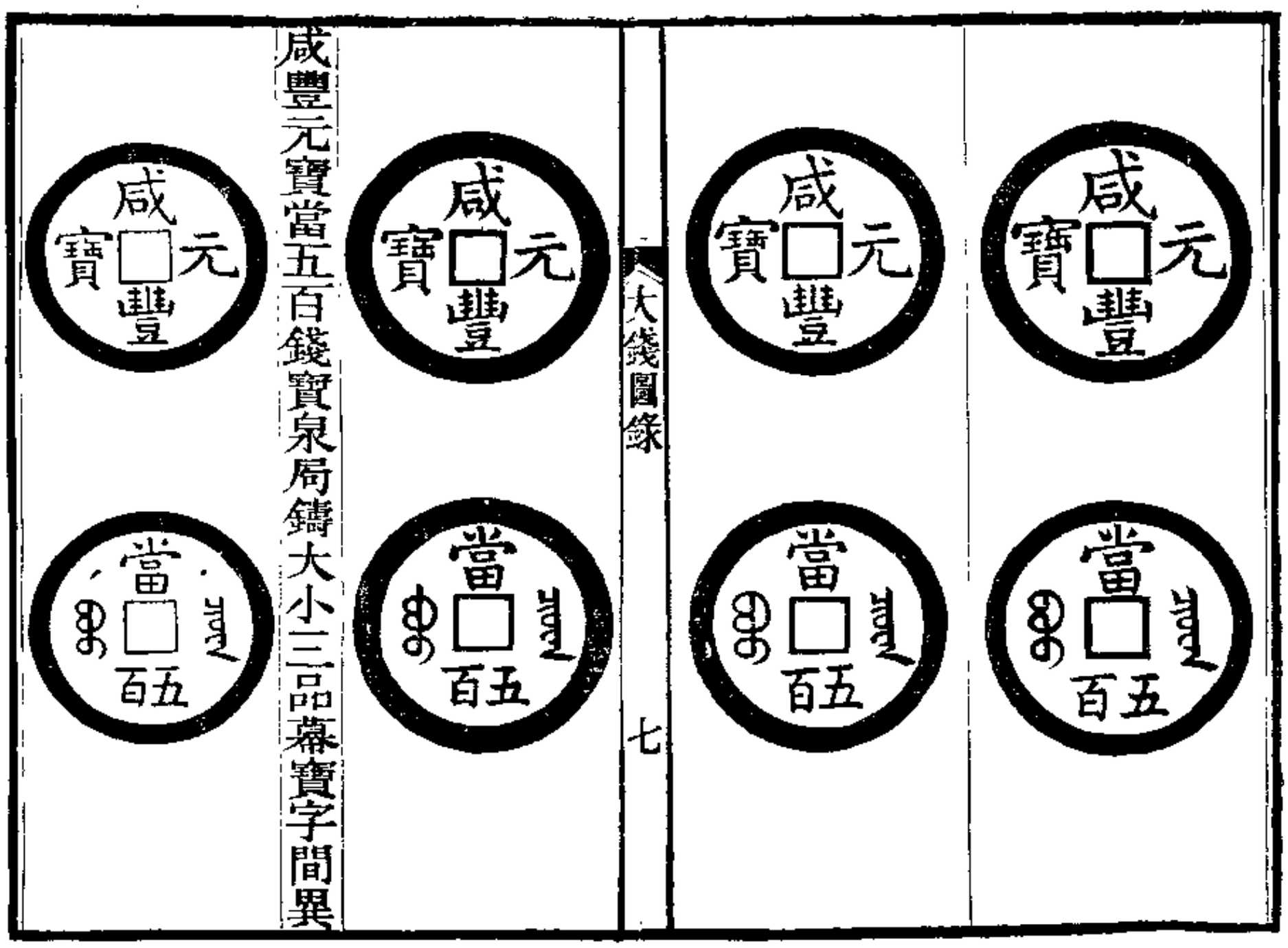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亦寶泉局鑄幼雲所收云以精錫和鉛鑄成乃僅呈錢樣未經允行者坿載之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制較小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泉局鑄大小五品面幕寶字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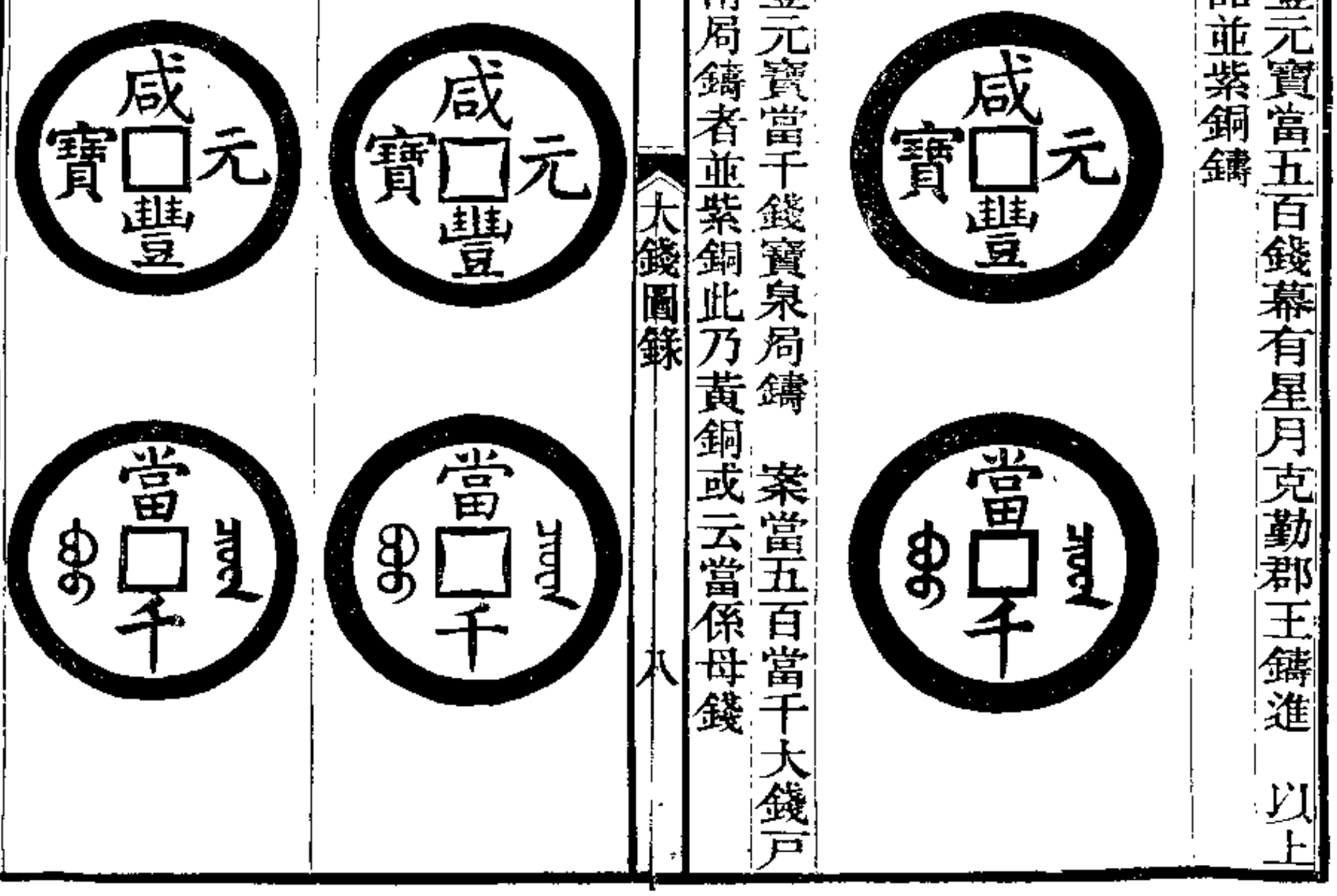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百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泉局鑄大小三品幕寶字間異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寶泉局鑄大小二品幕寶字間異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以上四品並紫銅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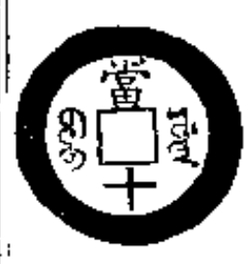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泉局鑄　案當五百當千大錢戶工兩局鑄者並紫銅此乃黃銅或云當係母錢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泉局鑄大小三品幕寶字亦間異第一品幼雲所收局匠謂之花穿並紫銅鑄　案大錢文字多出名手田吉生戶部祥書者不少餘不能盡悉或云當五百當千者趙文恪所書聞初請壽陽相國書之相國以蔡京會書崇寧大錢爲言執不可

咸豐元寶當千錢幕有星月克勤郡王鑄進幼雲所收云黃銅鑄其邊隆起如虬脊取便印范亦母錢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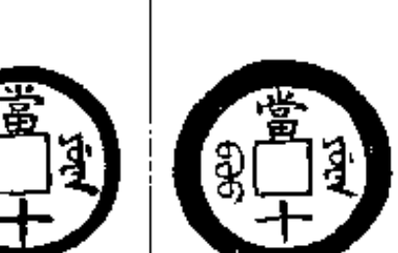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錢幕清文曰寶源工部寶源局鑄大小四品輪郭不盡同　案當五錢戶局鑄者未之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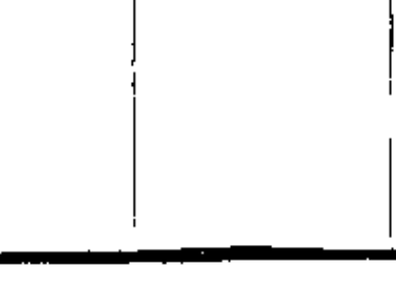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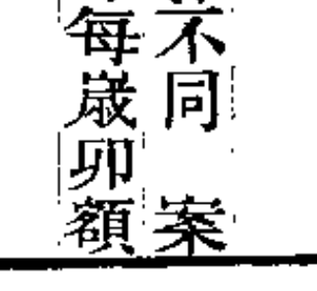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五品輪郭不同　案工局所鑄亦本之戶局母錢惟寶字率从珎每歲卯額不及戶部十分之三故流布較少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寶源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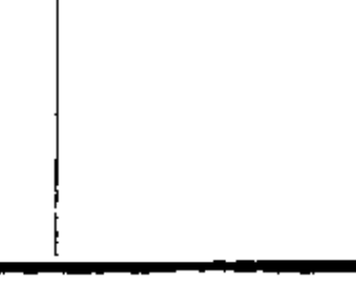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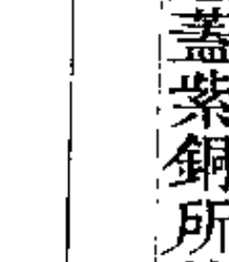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源局鑄大小二品視初鑄當五十



錢制尙略小面寶字間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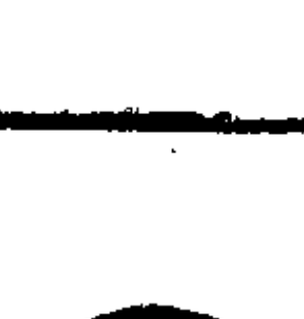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五百錢寶源局鑄視初鑄當五十錢大小相埒輪郭尙較窄其直則十倍之蓋紫銅所鑄爲足寶貴耳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源局鑄前一品紫銅錢次品鐵錢乃幼雲所收市肆則未之見或因局中銅斤匱乏偶一試鑄未議行使者耳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直直隸省鑄大小三品俗呼雞爪錢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直局鑄大小二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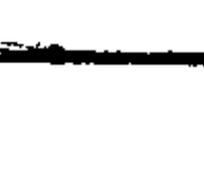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直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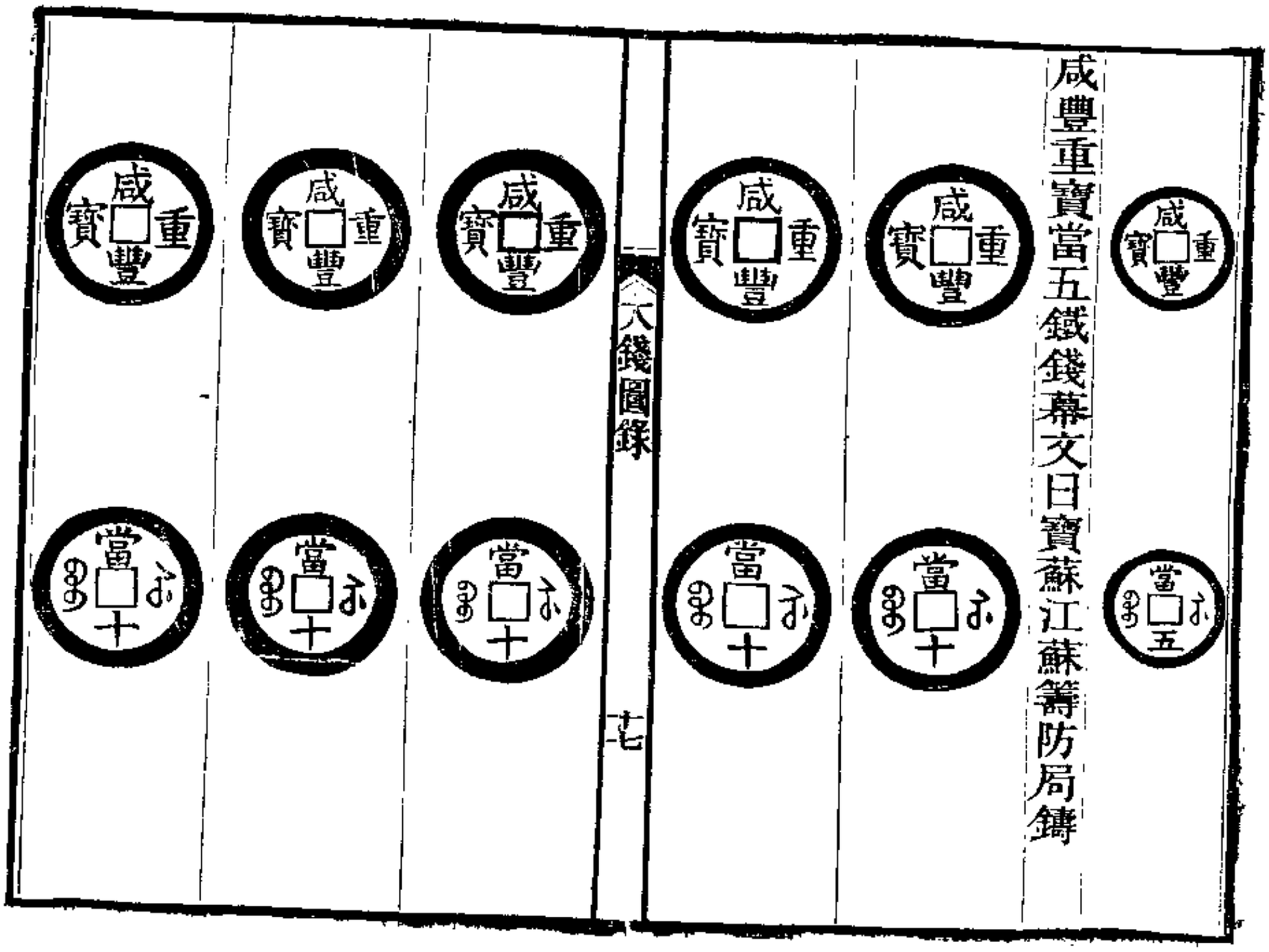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薊局鑄大小二品 案此種幕文亦似寶吉但吉林從無鑄錢事自是直東分鑄特清文稍不精耳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亦寶薊局鑄

咸豐重寶當五錢幕文曰寶薊直東分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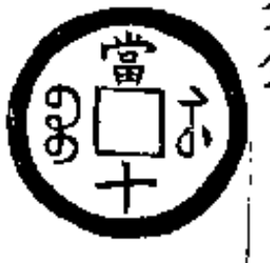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當五十錢各一品幕文與前數品小異幼雲云似寶濟但山東省停鑄最久詢之戶部錢局云東陵所用仍是寶薊亦直東分鑄者也此種色倍黃



咸豐重寶當五錢寶蘇江蘇籌防局鑄共五品前二品省局鑄後二品籌防局籌濟局淮安局分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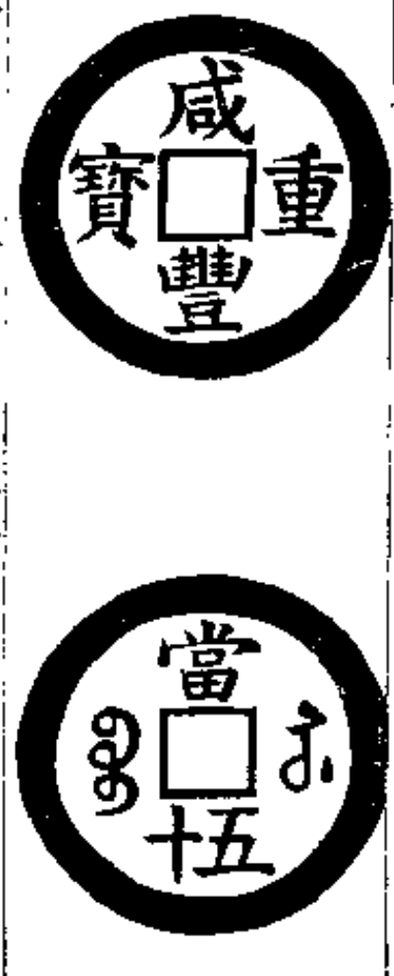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錢江蘇籌防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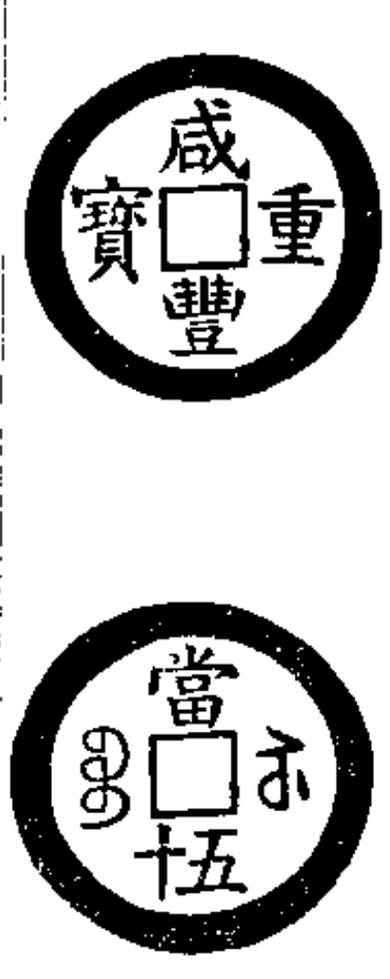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二十錢寶蘇局鑄案當二十錢福建省亦曾鑄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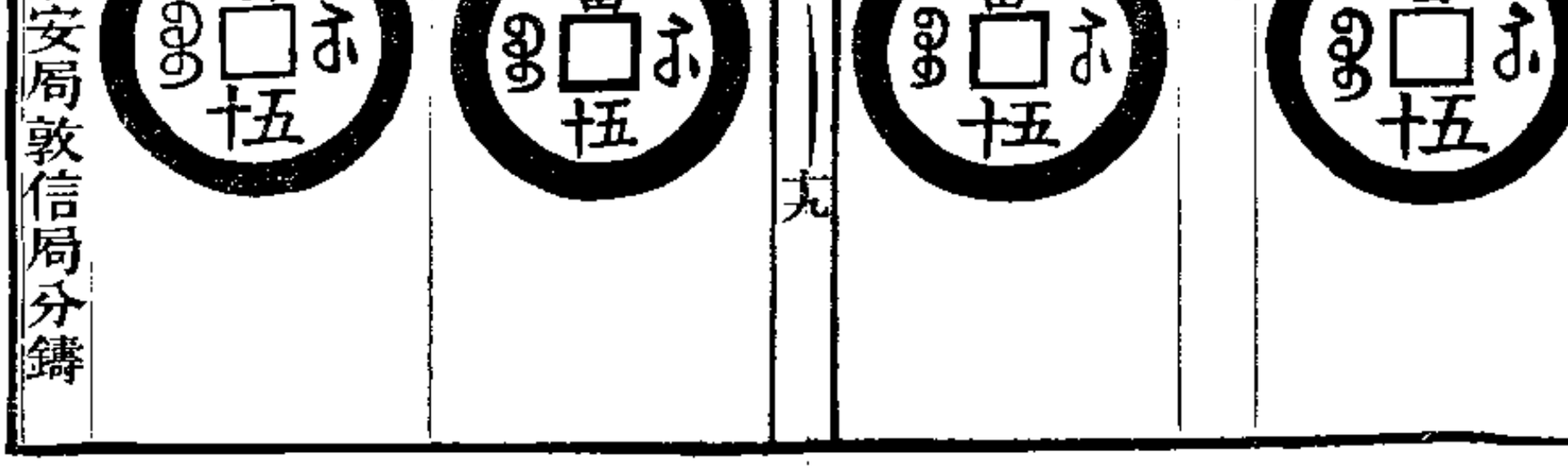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三十錢寶蘇局鑄案當三十錢僅見此品他省皆無之時江蘇省設局最多路子端觀察慎莊吳備淮揚知余有是癖悉取以寄余特一一選載以廣見聞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蘇分局鑄



亦重寶當五十錢江蘇籌防局淮安局敦信局分鑄





咸豐元寶當百錢寶蘇分局鑄防局鑄濟局淮安局分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浙浙江省鑄幼雲所收云浙江僅鑄此一種須發各府以二成試行未踰年卽廢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昌江西省鑄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昌局鑄幼雲所收

咸豐通寶當十錢幕文曰一十清文曰寶福福建省鑄

咸豐通寶當二十錢寶福局鑄次品曰重寶

亦重寶當二十錢寶福局鑄背輪有計重一兩四字

咸豐通寶當五十錢寶福局鑄　案當二十者有通寶重寶兩種其餘各品應亦同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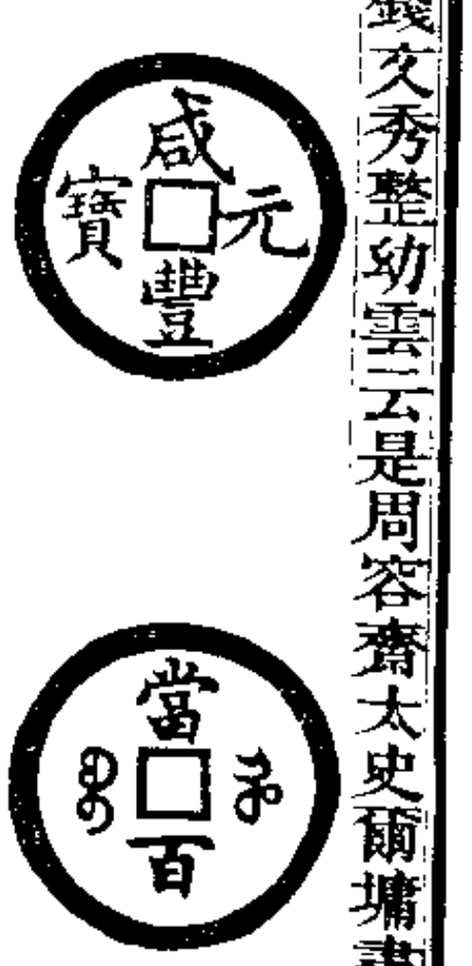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與前當二十一品俱鑄及所重兩數形製甚新幼雲云似采取日本國寶永錢制必開局時所鑄其後則省繁就簡胥歸常制矣

咸豐通寶當百錢寶福局鑄亦不曰重寶　案福建所鑄大錢甚精種類亦較多制作與他省復異背幼雲及程容伯所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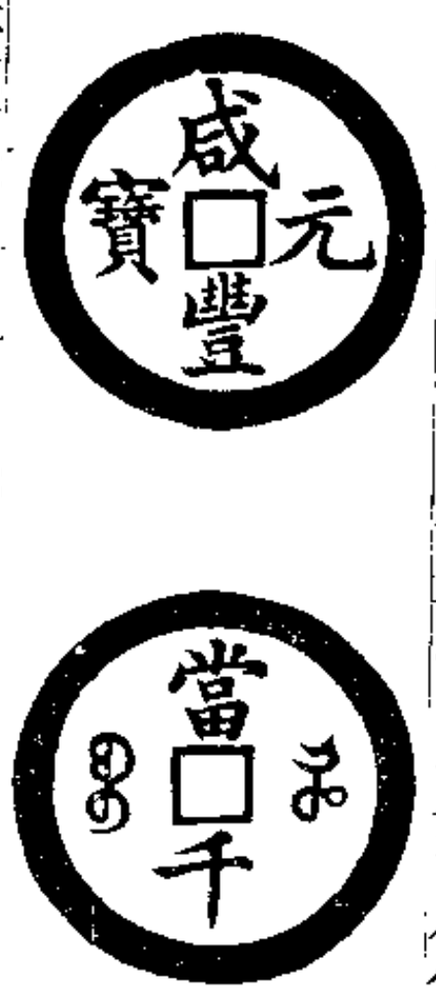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五十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寶德湖南省鑄

咸豐重寶當十鐵錢亦有當五者寶德局鑄　案湖南北大錢僅見常德府分鑄者武昌淪陷最先自未開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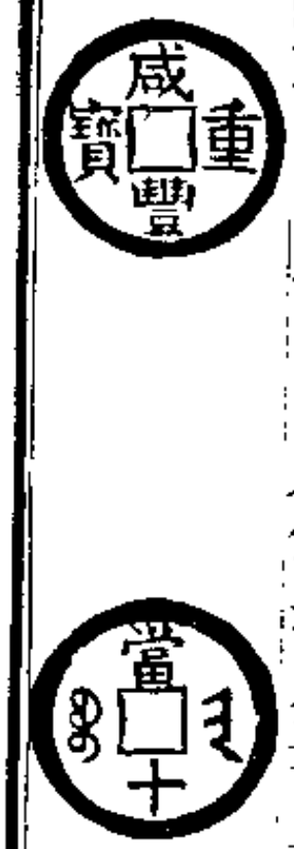
鑄錢文秀整幼雲云是周容齋太史爾墉書 一二五 農部



咸豐元寶當百當五百錢各一品寶河局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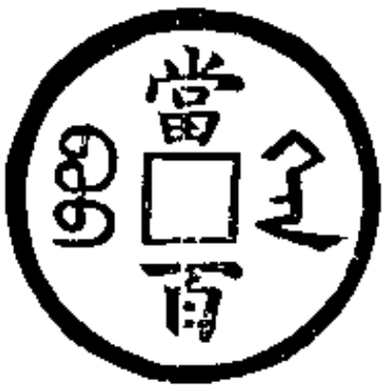


咸豐元寶當千錢寶河局鑄與當五百者並紫銅錢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晉山西省鑄稍異

亦重寶當十錢寶陝局鑄幕文作陝十特新



咸豐元寶當百當千錢各一品寶陝局鑄當千者紫銅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鞏甘肅省鑄大小二品案此種當五十當百當千者皆有之幼雲云幕文似寶廣其銅劑亦極似廣東錢甘肅鞏昌府雖會設局雍正六年即行停廢何能遽復且邊省一府所鑄又何能若是之備而粵人則謂廣東未會行使大錢詢之戶局亦曰廣字从广此確是鞏字即從之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寶鞏局鑄

咸豐元寶當百當千錢各一品寶鞏局鑄當千者紫銅

咸豐重寶當十錢各一品並紫銅幕文曰寶迪甘肅省鑄幼雲所收云似寶台但台灣府停鑄已久詢之戶局云確是迪字迪化州鑄未經報部旋卽停罷當入者僅此一見戶局謂外省以意鑄造不報部者正多也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桂廣西省鑄此幼雲所收母錢云金田之亂桂林獨未陷或亦遵鑄特少流傳耳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川四川省鑄

咸豐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黔貴州省鑄制獨小幼雲所收云黔字隆起似刻一戳印於范上者會昌開元幕各監名往往若是豐字从曲亦與他錢異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幕曰拾文幼雲所收當是局匠試鑄非用品也姑坿於末　案各省大錢尙不止此如有續得當入補遺同時復有鐵鉛制錢亦不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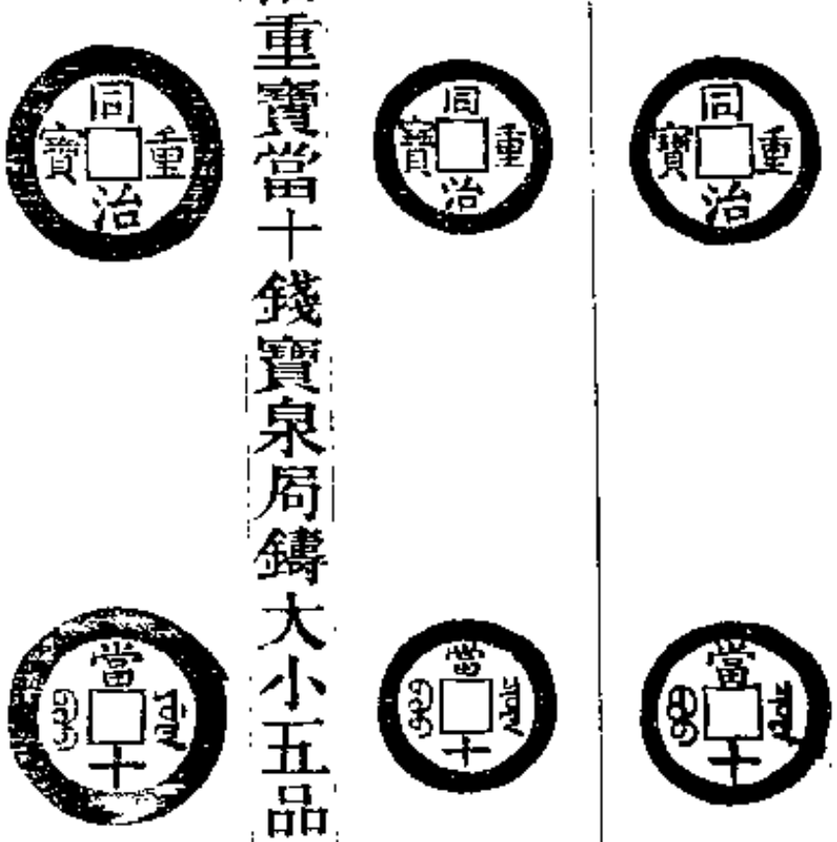
祺祥重寶當十錢一寶源局鑄一寶泉局鑄皆幼雲所收謹案

穆廟初建元曰祺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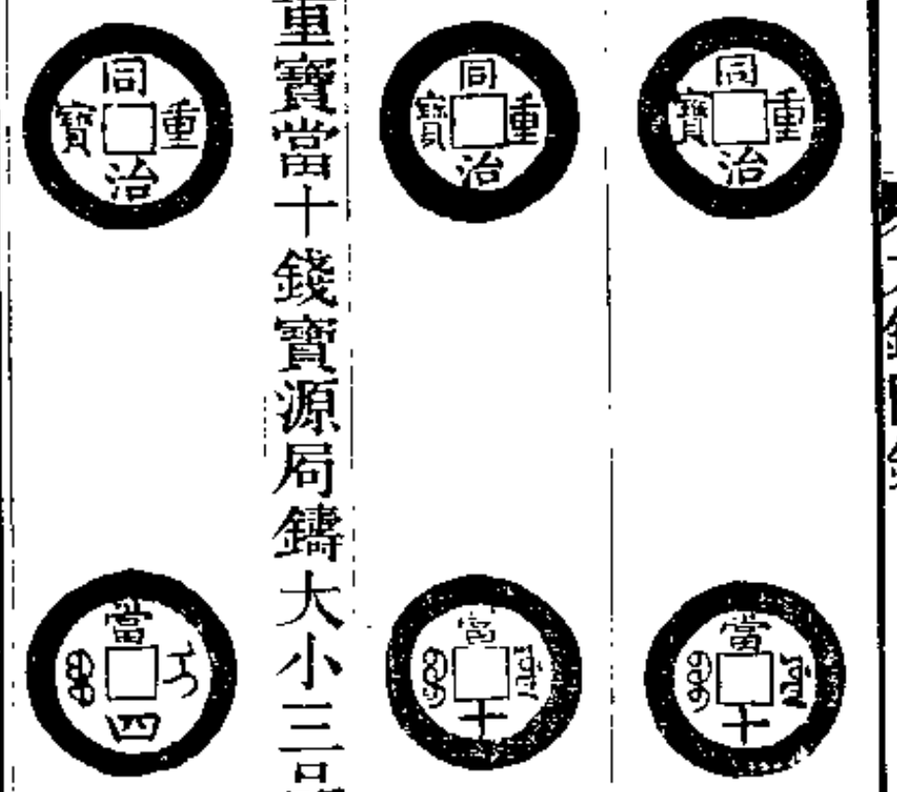
旋蹕京師經商城相國奏請更定年號始改元同治各局時已開鑄特未經行使耳

祺祥重寶幕文曰同治重寶幼雲所贈乃改元後局匠試鑄亦坿載之

同治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大小五品



同治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大小三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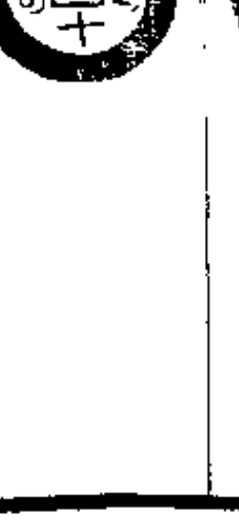


同治重寶當四錢亦僅此一見幼雲所收云幕文與寶伊相近而作當四不詳其故姑坿於後

光緒重寶當十錢寶泉局鑄

鑄制錢萬當十錢千呈進謂之萬選錢　案每遇建元局中例精

光緒重寶當十錢寶源局鑄



光緒重寶當十錢幕文曰寶直寶蘇寶浙寶昌寶福寶武（湖北鑄）寶南（湖南鑄）寶晉寶陝寶川寶廣寶桂寶雲寶黔寶伊（伊犁鑄）阿克蘇（右滿文左回子文）十六種乃戶部所須母錢五金雜鑄故倍緻時安嶽河南山東甘肅不鼓鑄俱未須雲南設二局（一在東川府）貴州設二局（一在大定府）許福卿工部景福爲寶泉局監督贈余各錢甚備並就詢局中掌故輒坿載之　案同治初元各省亦須有當十母錢但未經鼓鑄或僅呈樣錢塞責故少流傳錄中未載　福卿云每改元鑄新錢先選至潔之象牙刻作錢樣呈錢法堂侍郎鑒定然後以精銅鑿成祖錢（惟老撾盞頂帶鋪猜此技印范不挂沙）其穿孔（局呼金口）非錢局人不能鑿再用祖錢翻沙鑄母錢以後開鑄則悉用母錢印范須發各省者亦謂之母錢外省呈進者爲樣錢　咸豐朝各省初鑄當十錢率以二成與制錢搭配試行初尙相安未幾卽仍重制錢當十者一枚僅當二三文因而漸廢當百當五百當千者所鑄尤少惟都中市肆流布尙多諸品既廢之後則相率持當百以上諸錢赴質庫取物質庫弗敢拒也

道光通寶當五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阿克蘇（說見前）

案乾隆朝平定新疆後葉爾羌阿克蘇烏什各城皆以赤銅鑄制錢殊厚重幕志地名兼用回子文俗呼普爾錢是也道光八年擒張格爾收復四城所鑄者幕穿上

平列八年二字穿下增五字或十字固久開當五當十之先矣

咸豐通寶當五當十錢各一品幕文曰阿克蘇亦赤銅鑄幼雲所收云似取道光舊錢印范剏去八年字印以當字故次品當字直掩及外郭之半說殊近理

咸豐通寶當十錢幕文曰烏什（亦兼回子文）新疆鑄　案以上三品幕文雖曰當五當十而制作大小一仍普爾錢之舊故面文亦不曰重寶

咸豐重寶當五十錢阿克蘇鑄

咸豐元寶當百錢亦阿克蘇鑄　案新疆鑄錢無多旋值兵燹故傳入內地者絕少以上三品皆幼雲所收存之以見一斑　大錢乃一時權宜之計利少而弊多李竹朋古泉匯亦歷舉前代大錢之失陳壽卿云米鹽瑣屑豈能翦大而爲小遂至不便不能行於至窮微之小民即不便於天下矣余輯是編但詳形製他不具論

清文大錢幕文不可識幼雲所贈云舊傳爲太宗天聰錢一當小清文錢十乃啟宇遜藩時鑄以餉耤之不足者惟不習　國書此種無圈點舊文卽質之近日通繙譯者亦多不辨實我　朝大錢之權輿謹載之以志數典不敢忘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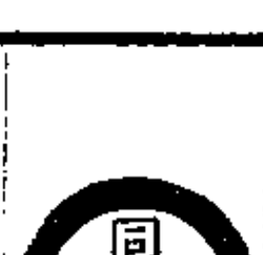
康熙重寶錢幕文一作雙龍一作龍鳳皆有寶泉二字局呼龍鳳錢康熙朝傳鑄至乾嘉時間亦仿鑄不復呈進矣尚有雍正通寶未及載

乾隆重寶錢幕文作龍鳳亦有寶泉二字面背皆重輪稍異

乾隆通寶錢大小二品幕文皆作龍鳳

嘉慶通寶錢幕文作麟鳳面郭有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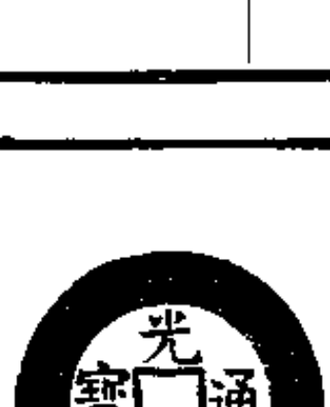
咸豐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謹案奉先殿上所用各祇四角皆墜此錢遇列聖升祔時則更易新建元所鑄者



同治通寶錢幕文篆書曰長命富貴亦寶泉局鑄歲暮與挂鐙錢同進　內廷者此種雖近吉語類然亦由傳鑄非局中私造故並載之　案錢局歲十二月例精鑄制錢若干緡呈進謂之挂鐙錢

同治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說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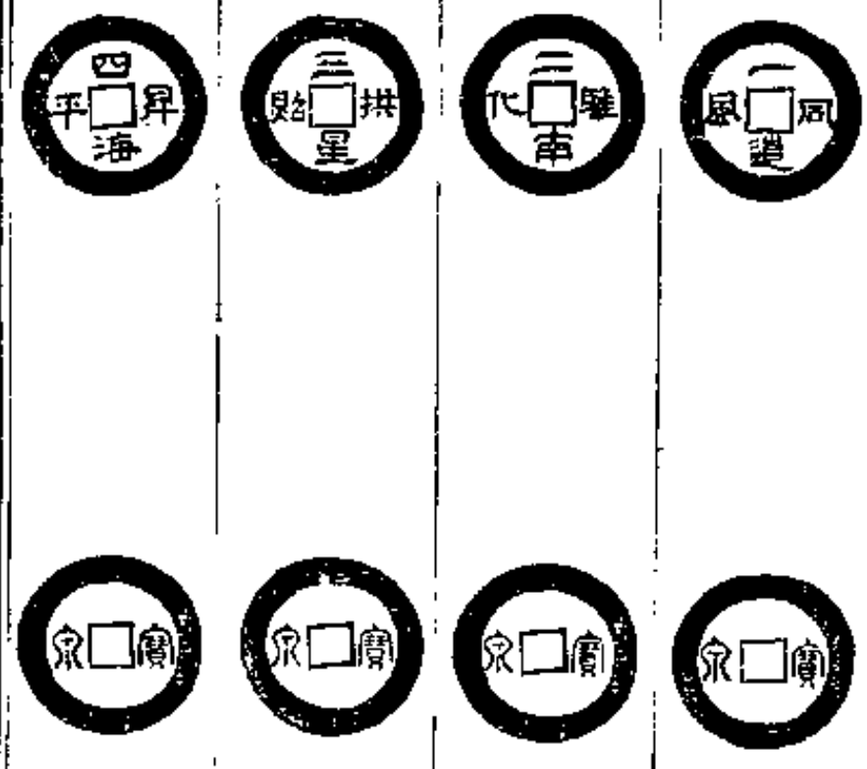
光緒通寶錢幕文曰天下太平赤銅鑄說見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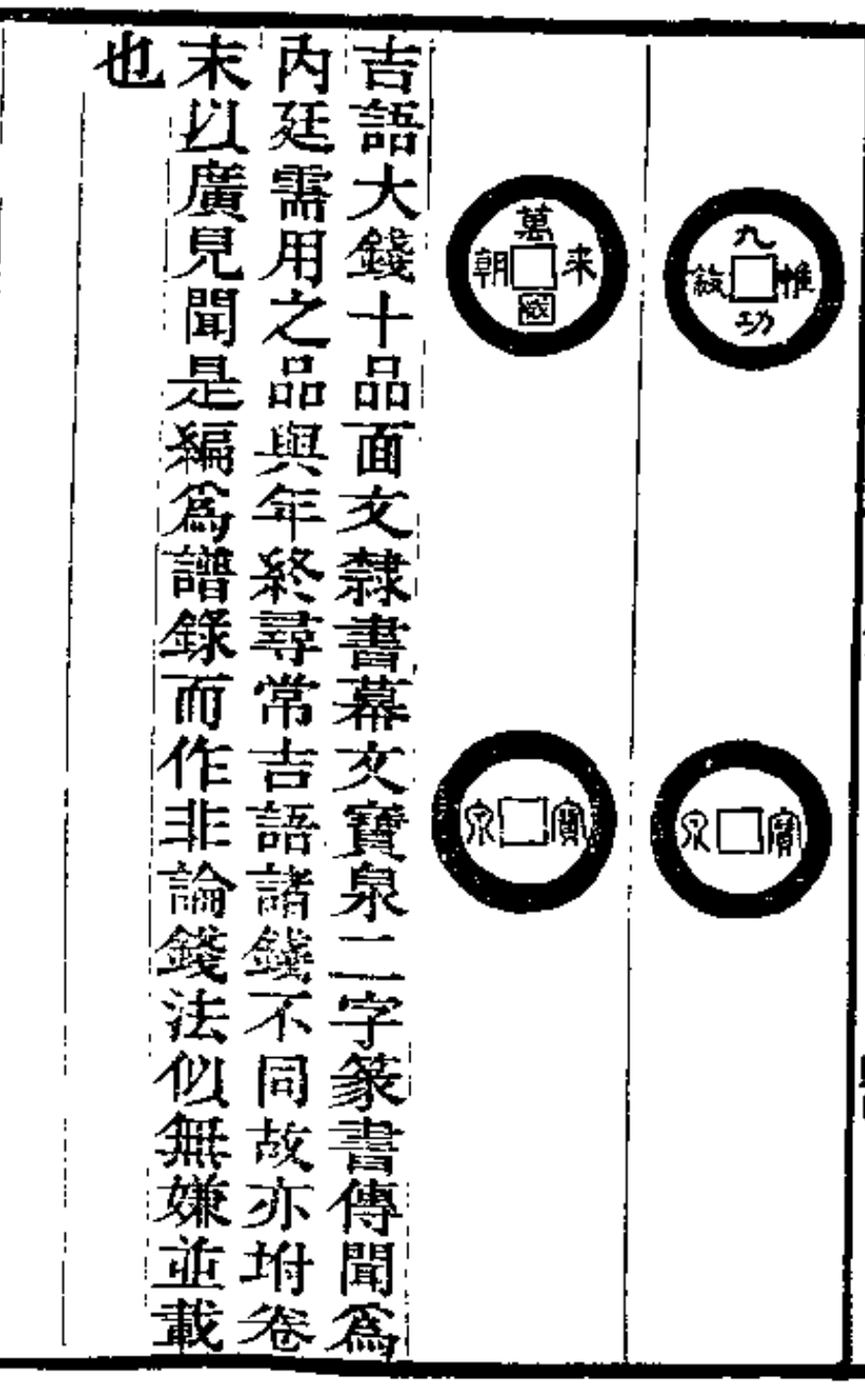


光緒通寶錢幕文作八卦　案每遇脩葺各　宮殿上梁時安置寶合中皆貯此錢以上各種雖非正用品然亦掌故所繫故坿載卷末

補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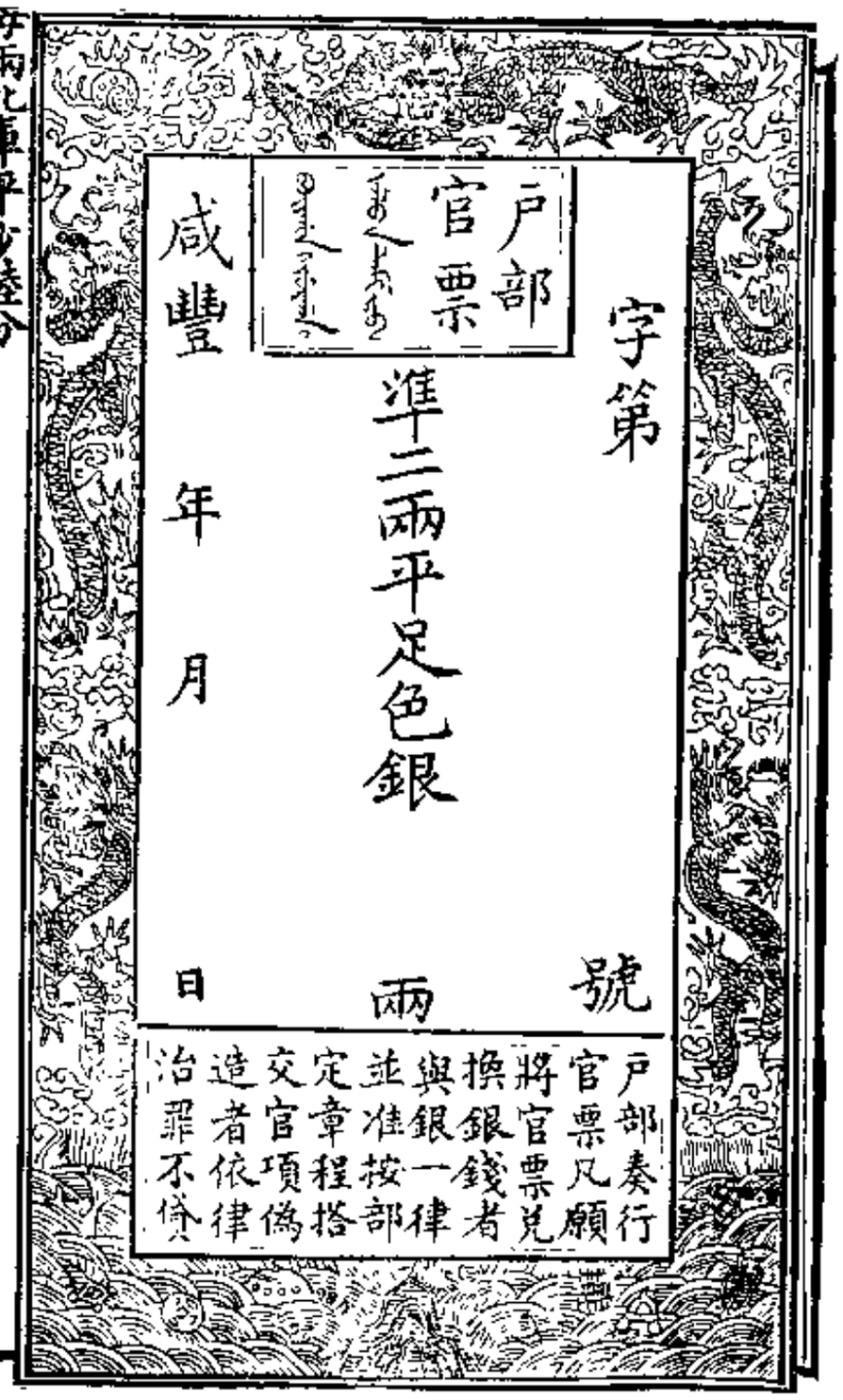
咸豐重寶當十錢寶福局鑄幕輪亦有計重五錢四字說見前幼雲續貽卽補載於後　案福建當一十二十五十錢並有通寶重寶兩種重寶者幕輪率有字新異可喜　胡石查尚藏有當二百者一種戶局鑄黃銅甚緻輪郭字畫亦隆起如虬脊自係母錢想當日試鑄未議行使惜原錢爲人竊去不及摹入爲憾坿志之





吉語大錢十品面文隸書幕文寶泉二字篆書傳聞爲內廷需用之品與年終尋常吉語諸錢不同故亦坿卷末以廣見聞是編爲譜錄而作非論錢法似無嫌並載也

大清寶鈔余所收有貳千文壹千文壹千伍百文伍百文凡四種用厚白紙（俗呼雙抄紙）花文字畫悉用藍色錢數亦刻成者中鈐大清寶鈔之印騎縫處鈐寶鈔花文圖戳文各異兼刷以墨絲其年月下有墨戳長方小押則鈔局填寫字號時各私記某字若干號以墨筆隨時填寫編字用千字文某年亦以藍色木戳鈐之肆年至柒年者紙角率有寶鈔總局及官號各錢鋪圖記外省解部者有各省布政使印及准商民交納地丁關稅鹽課一切正雜錢糧小戳



戶部官票余所收有伍兩叁兩壹兩凡三種用高麗箋花文字畫亦藍色銀數用墨戳鈐印字獨大中鈐戶部官票永遠通行小方印騎縫處鈐戶部官票所關防長方朱印某字若干號填以墨筆編字亦用千字文悉與寶鈔同年月日亦以墨筆書之邊鈐每兩比庫平少陸分小截紙角有墨戳小押須發外省者騎縫處加鈐戶部紫水印外省解部者有督撫關防布政使印並各府州縣印有一紙面背鈐至八九印者

坿與閻丹初論鈔書

甲寅余應禮部試不第留都下丹初農部新入鈔局思變通官票寶鈔章程詢及芻蕘憶壬子夏在都時與丹初皆不主行鈔之議今則已成騎虎之勢不得不委曲求全矣

節愈愈未悉其詳然以數月來昨夕枉過談及鈔票一節長才殫精擘畫十日之間騷有起衆心惶惑之事一經長才殫精擘畫十日之間騷有起色聞之令人抃舞此法深恐弗行行則不僅昔人所稱十便且目前濟急之策惟恃此一物他日鄙著泉錄中當首載崇論閎議也至其流失亦有數端夜長不寐枕上偶然思之曉起輒謬述以瀆清聽

一私造最不易禁非峻刑重賞不可明鈔所云僞造者斬告發者賞銀二百五十兩是也（閻原議引此例）然地方官姑息養姦大吏尤喜博寬厚之譽法愈重愈不肯辦即一私造發乎稽察之法首宜熟計若並高麗箋禁止則朝鮮素稱恭順今以一箋之微儻各關經理不善致啟隙釁黃樹齋侍郎前車之失又安可不防

一按成完納錢糧其雜費不能盡革亦不必盡革也欲鈔法之暢行必以交地丁爲重但錢糧之有羨耗久成正供交鈔惟火耗略省其他費概不容省近時銀價過昂山東州縣民間交銀一兩費至制錢三千八九百文今既准交官票又准以寶鈔二千抵銀一兩不必按照市價賣銀斯民已陰受無量之福若明示科條悉裁雜費在小民相沿已久輸納初不以爲苛今遽云當裁則富豪巨紳喜事生監必概以一兩之票二千之鈔肯抵作一兩之見銀南省包漕而外又添包鈔名目至北省州縣官歲入全在地丁之餘賸乃萬金之缺頓減五千而藩司之規例庫官庫書之津潤不能裁也生裁則必多枝節報銷之費簿籍之費解役車馬口食之費亦不能裁也外此一縣捐攤各款不下百十事爲數甚鉅復有上司節壽之費（大縣每節每衙門動需數百金）差事供應之費（大者大僚過境費亦或數百金）學使考試之費交代分賠之費工程派捐之費案件招解之費（巨案解省覆訊經年累月不結一案或費至數百千文）以及幕友之脩脯（如山東河南刑名一席歲需千餘金錢穀亦千金）官署之度支同僚之酬酢

親朋之資助皆一概如恒（如近日兵差之苦累幾不聊生及各項捐輸為尤甚）而所入驟減一半斷乎不支勢必別思生財之道相率而為貪矣昔先王之重祿正所以成就中材如閭吏素少廉名非其地果有貪泉也緣汪稼門先生博一時之名貽靡涯之害奏將閩省錢糧雜費裁革無遺州縣皆成瘠苦辦公無力其僅於考試出賣案首者尚稱好官聞劉燕庭布政所談甚至官遣丁役赴鄉勸民械鬥為索賕之計一命議銀如干兩尤為異聞然則完納錢糧一節亦宜令直省大吏各就情形籌辦但嚴定官胥阻撓鈔法罪名（聞原議不收鈔票者官胥吏問擬發新疆胥吏擬絞候）以示必用足矣（此條

殊非正論但亦由閱歷得來）

一外省民間交納鈔票官吏雖不敢顯拒弗收然各種挑剔刁難勢所不免若紛紛控訴則案牘太煩地方大吏亦不肯據細民一紙之詞即置官胥於重典也惟雜費不必盡革官既無損民亦獲益高明以為何如

一鈔票惟近京省分尚易物色如去臘官票驟昂則大宛二縣糧書購以交納錢糧也至遠省何從購求民間則更少此物惟有部須官票寶鈔各千萬紙令各省開局與民間公平交易收其銀即以解部然已不能徧遽通省且恐官胥私自藏匿仍照常徵收見銀至批解時乃以鈔票二種抵交徒飽官胥之橐於民間究屬無裨此層已思有善策否

一庫貯鈔票究不宜多尤不宜久銀錢終古不磨楮幣本有昏爛之慮且久貯則雨淋地溼鼠齧蟲傷亦所難免虧空之弊或且百出各庫宜嚴定限制不許多存違者令後任據實揭報否則不肖官吏任意侵蝕庫銀去任時則以楮幣充數設有緩急之需孰當其咎一切出入之法久暫之期皆宜詳議

一鈔票行於京師猶易達之天下較難其物皆便於交官不便於私用而鈔與票又分難易也京師交官之款既多且戶部報捐一項所收尤鉅即市間以鈔買物有不肯收者亦可赴城坊登時首告外省鄉曲小民斷不肯因一紙之鈔頻入公門雖有准交錢糧之利而貧家小戶所交無幾不值購求即准數戶合并交納而購求亦不如都下之便至零星行使復不若錢票之自如錢票有鋪取錢實與見錢無異（此縣之錢票不行亦不能取攜至別縣則不能取見錢之故）則一千之鈔必須購千錢之物若購百錢之物者繳出見錢九百人必不從其富商大賈藏鈔何若藏金金可穴地而藏千歲不朽鈔則水火皆可虞易於銷毀且民間百千以上之錢票必持赴錢鋪照對以驗

其眞僞鈔之眞僞無從照驗外省尤末由知孰敢多收一旦交官驗爲僞造不但藏者頓成赤貧且將追究根由展轉拖累稍有顧慮者必不敢貪此便宜故曰京師行之易而天下行之難也崇通政奏令民間准持寶鈔赴官錢鋪換取錢票及當百大錢以示與見錢無異王子懷少農亦云丹初則恐鈔本不敷作蔴自縛且未便厚於京師薄於外省辦理兩歧建議駁之

一鈔票行於一時尚易歷之久遠綦難目前之不行患在人疑堅以示民信則行矣足下善體民情籌畫之精詳自無遺憾惟日久竊恐弊端叢起若鄙人所慮者寸光之照不足盡其微也惟冀大才於立法之初卽預思廢亦不貪多庶乎萬全

十世百世之計

一地方官誤收僞鈔處分亦宜酌定聞南方民間錢票皆係銅版其精致遠過於鈔票則作僞者必不能盡絕利之所在固暨不畏死也州縣官實無術一一辨認若誤解僞鈔處分輕則不足示懲重則亦實有冤抑權衡難得其平總之此物一旦暢銷則杜私爲第一事不見即鈔已擊獲僞造鈔票人犯六名矣

一部庫及天下藩庫鈔紙宜隨收隨放封貯之項終須重銀至戶部乃造鈔總局尤不患無鈔外省解部各款總以銀多鈔少爲佳或令全行解銀鈔則留於本省支

放以資流轉克勤郡王所奏廢銀用鈔崇通政奏謂銀鈔必須並重不必庫中有鈔無銀但無銀終可慮明季之鈔至中葉每貫僅折錢二文盡取明史更究其故乎一條意在期鈔之必行然亦宜詳愼

若駿下一令曰廢銀用鈔則天下之富民俱立成貧窶大亂作矣卽曉以銀可易鈔亦豈期月所能有成者耶此層當日未道及特識於此

一昔人之行鈔多出權宜以濟暫時之匱乏期於支款稍獲流連俟固帑充裕或量加核減或但行舊鈔不輕廢亦不貪多庶乎萬全

公事無私議況未覩原稿遽逞妄談眞乃隔靴搔癢書生過慮豈識時務目前鈔法但冀其行則軍餉急需旣易支持河工脩防亦資籌備若瞻前顧後大事何由成乎以上十條不過率爾之詞乞付之一笑也

此稿甫脫適見崇朴山通政所奏亦極周匝特所見稍有不同自宋元以來行鈔雖率不甚久然皆足供一時之需未有甫行卽滯者只緣去歲開局之初不會通盤籌計遽爾頒發且八旗兵丁所領錢糧均搭放此物尤急於行用條例復不詳備以致商民疑慮利未見而害已多此時亟宜設法補救家諭戶曉務

令其信行否則愈不可問至他日之流弊再作計較可也二月初四日錄下記

自來壞天下之事者皆官也各省大吏救官不救民以與屬吏皆有情面不得不瞻徇州縣阻撓鈔法雖定重罪大吏勢不肯一一參辦故欲行鈔票先須於官無損法固宜乎嚴定事尤冀其可行否則必難免牽掣特省分遠近不一且大半被兵與辦理防堵之區比通行知照及鈔紙周徧天下已在一二年之後能永遠遵行無弊斯固　國家之福也此時急則治其標京師自西商囊括而歸旗民生計至艱部庫尤竭蹶萬狀補救之術

文地方官易銀批解在當日頗多霑潤近時則賠累異常此等州縣必更願收鈔解鈔但合天下計之不過十之二三所謂宜各就情形籌辦也前書尚有未盡再以布陳

昨暢聆高論並細讀各條例殫思竭慮周妥精詳無微不至曷勝欽服就中凡已放未放之鈔票概令加印罪名小戳一條官吏阻撓不收者從重治罪尤爲行鈔關鍵匪此不能取信於民也此外大主意在思去路惟有商運一策但官運民銷乃劉晏行鹽之法其事易曉商運官票則各省銀價正昂願可獲利至寶鈔係大書制錢若干文利

果何在以十日前鈔價面論制錢六百即買鈔一千其利厚矣若各商聞風踵至則鈔價日昂必須一千之錢方購一千之鈔載赴各省銷售聽其任意加價乎令其公平交易乎聽其加價恐姦商百計居奇小民何樂而購此若公平交易一千之鈔只賣一千之銀則商人出重資經營數月並無利可賸暗中之賠折已多加以長途車馬之費旅店食用之費尤不可勝計商人豈肯嘗試耶運鈔一節康尚未悉其所以然望開示塞爲幸康意蓋一面准各商販運一面即准各商借領照崇通政所議但取三厘之息復寬一年之期仍展十月之限庶

各商目下無須成本轉運即獲實利豈不更形踴躍不但票行而鈔亦行惟各省近已開徵比章程奏定商販流通約在兩月之後稍遠之處上忙錢糧業經完納諺云有錢不買半年閒各商必須候至下忙方能獲利遷延日久目前之利亦覺稍微此時但冀其販運以重鈔之價要言不過四字曰務令其行不能作許多顧慮他日其利孔多自必爭相購通斯鈔法果大成矣

崇通政奏令限定搭成解鈔其全行解銀者不收非此不能重鈔也但目下部庫一空司農終日延領假如各省忽紛紛解到見銀大可濟急戶部肯駁回原省令其換鈔否思之失笑此戲言以佐軒渠毋介意也

昨早一箋已青及否孤枕無寐復思及高見謂當千當五百二種大錢有礙寶鈔非奏停不可但此議出自巡防王大臣未必遽允即允亦恐蹈治一經損一經之誚此時鈔法果否暢行尚無把握若行而不暢則大錢又已停鑄更少一補救之物似非萬全不如暫留大錢以便私用廣行寶鈔以便交官判爲兩途不使侵灌俟寶鈔流通商民咸利然後請停鼓鑄似乎兩得否則請將每月鑄當千當五百之銅悉行加鑄當百大錢錢無嫌於多又便零星行使助鈔法之所不及此議盡與李午山給諫更熟籌之若去夏甫鑄大錢之初寶鈔尚未定議彼時即多鑄當五百以下諸錢且精益求精使不能作僞則一年以來所行已多亦足供一時之支發寶鈔一物尚可稍緩製造雖行錢不及行鈔之省便而錢究易於通行惜乎只鑄當五十當十兩品籌辦已遲矣愚見偶及再述以質高明

頭見某司業請鑄金寶銀寶一揖云將金銀悉鑄爲大錢面刻咸豐年製字銀錢背橫刻銀寶二字直刻當五兩當十兩當五十三字以紋銀五兩一枚以銀二兩造當十兩一枚以銀三兩造當五十兩一枚當制錢二百千使用金寶二字直刻當銀百兩四字以赤金一兩造當銀百兩金寶一枚當制錢二百千使用市間只許以金寶銀寶換兌銅錢寶鈔凡民間金銀一概禁止令其呈繳官府照數承領金寶銀寶方准使用民間不能私鑄其以銀錢私換錢鈔者治罪謂此以少當多之法民必樂從且請早降　諭旨徧帖謄黃並令外洋與中國互市一體遵照云云紕繆糊塗至於此極大亂之道無過是者矣　民間用銀必須五兩十兩況赤

金一兩少或易銀十五兩多或至十七八兩今以三兩重銀寶當銀五十兩當錢一百三十千則銀十五兩卽抵銀二百五十兩抵錢六百五十千矣卻以直百千當百兩者抵錢二百十兩者則抵錢一百二十千當五千亦自相矛盾之至泥淖致數日未晤行鈔章程想已詳定念甚念甚至搭支五成之說在立制之始自不容稍涉游移但須按省分之遠近示以限期不能一律且通都大邑尚易購求山僻小縣那得許多鈔票胥役必從而勒索甚至增出害矣此層似不可不慮鄙意宜以三年爲期於則例中添註一條云三年之內僻小州縣恐鈔票尙不能徧給須聽從民便或搭收三成四成均可務令各省大吏體察情形酌辦如此略事通融庶姦胥無所施其技耳聞克勤郡王復上章奏未知有何高見又聞有許旗員自王貝勒以下借俸概行發鈔者康思官借何如商借此物借入市儈之手伊等惟利是逐必能設法行使且市肆亦易於相信一通百通其利溥矣若各官所借俸銀概係此物市間存鈔愈多價直恐愈不可問況旗員借代買鈔票便費名目小民未獲行鈔之利先受行鈔之害矣此層似不可不慮鄙意宜以三年爲期於則例中添註一條云三年之內僻小州縣恐鈔票尙不能徧給須聽從民便或搭收三成四成均可務令各省大吏體察情形酌辦如此略事通融庶姦胥無所施其技耳聞克勤郡王復上章奏未知有何高見又聞有許旗員自王貝勒以下借俸概行發鈔者康思官借何如商借此物借入市儈之手伊等惟利是逐必能設法行使且市肆亦易於相信一通百通其利溥矣若各官所借俸銀概係此物市間存鈔愈多價直恐愈不可問況旗員借

票暢矣而鈔仍不暢官運則但冀其消不謀其利官票一兩僅賣制錢二千民間獲益實多商運則一兩之票必須賣一兩之銀方有餘贍（皆指目下銀價而言）小民以錢買銀再以銀買票所省安在不過輸官時少傾鎔火耗費耳惟小民交寶鈔二千卽可抵錢糧銀一兩至省至便勢必樂買商人之鈔不樂買商人之票而商人運鈔又實無利可圖益於此者必有損於彼若專恃官運則商賈終不信行市肆便形窒礙都城見發之鈔票百數十萬仍不能流通尤爲可慮信乎救荒無善策矣此事在平日尚覺其小目前則係軍國重計（搭放兵餉甚多軍營亦半行尚可問耶）雖曰度支而運數關

聖聖相承深仁厚澤二百餘年爲三代以來所未有斷焉惟有盡人事以聽天命所恃者我 朝不至如杞人之私憂也

早問枉過承示大著行鈔票三議不但字字中肯且一片救世婆心逐字流出欽佩無似已屬舍姪代謄奉上官運一節見解相同目前舍此更無辦法而鄙意尤以在籍京員經理爲妥若由京派員前往一出都門卽不免星使自居復未必人人皆有節操一切車馬供億之費勢必仍取之州縣州縣必仍取之民間其僕從需索滋擾尤屬難免至見在商運尙不敢恃且商人惟知求利姦胥必又從而招致之與其零星售之於民爲日孔長獲利較少不若悉數售於官胥爲快然則此物又徒爲官胥中飽官胥再從而勒價轉售流弊殊多此勢所必至之事試問一省有幾箇好官乎其官運章程第一嚴禁賣與官胥逮乎運路旣開民間多有此物則姦胥不能勒賣商販更可流通至解部及貯庫之款終須以銀爲重顧名思義是曰行鈔鈔之利在行不在存貯也

來示具悉手揩亦屬舍姪續鈔附上官運一事聞去冬

王雁汀中丞亦思及此細心辦事者所見略同惜乎辦理已遲茲事當日開局時卽應籌畫此時各省錢糧早已開徵逮會議章程奏准刊刻再派員運票出京爲期斷不止一月京使每至一處必須騰發告示分布四鄉又非一日所能周徧鄉民囊無見錢比湊集入城陸續購買快者亦須十數日竣事使者所到不過數處已屆停徵之期矣卽以最近之直隸而論一百四十餘州縣何術徧及乎停徵之後小民復少餘資預購此物留待下忙輸官之用仍不免胥役包買包納諸弊總之凡事不謀之於始倉猝試行徒令後來者補苴啜力且外省

再失此開徵機會愈覺無從著手良可浩歎也

此事經理得人則上足濟　國家一時之急下亦有便於民否則但供官胥之中飽民間既不知鈔票爲何物　朝廷歲入之三四千萬金又半成楮幣暗中虧折實多來示所謂行寃鑠於陽世宜乎宋元以來旋作旋廢也惟目前勢不能中止急須設法疏通實作一箇行字俟逆匪就平帑項充足再熟計深思或停或減可耳

自來行鈔利少弊多然弊皆在數年之後此時惟有先去其太甚者若云萬全恐聖賢亦無此術又無論

三日不見未知條例已呈堂否念念康思近日有鈔之處惟患其不行如都城市肆是也凡以鈔買物者或堅執不收或倍昂其價或竟以貨盡爲詞有戲呼爲吵票者殊謔補救無術但有運之外省一策而外省無鈔之處又患其必行官胥不收定以重罪加印小截無慮阻撓矣轉恐官胥以此藉口向民間百計誅求非票不收則到處騷動爲今之計必應如康前議許民交不許官勒交速於告示中添註一條凡僻遠州縣尙無鈔票地方務令聽從民便嚴禁官胥迫索違者准人首告懲處庶幾消患未萌至足下所慮謂一意遷延弗思變計但圖搭放罔

我輩矣我輩蒿目時艱特視在事諸公稍肯用心猥蒙詢訪雖不在與聞政事之列而一知半解輒不憚煩瀆概以縷陳

頃丹初過談云一傅眾咻事多阻撓恐徒耗廿餘日心血相對欷歔者久之至鈔局議覆崇通政所奏一摺不思運票出京但限搭成解部並云外省無鈔票之處不難赴鄰省購買云云尤屬信口之談深恐不肖官胥轉以此爲勒索小民之具矣都門市肆既已嘗行鈔矣胡不著爲永遠之令耶

前箋書就適奉惠簡知前議尙可商甚慰甚慰昨出城與家遠兄細談亦云南北情形迥乎不同便鈔局之設

丹初議派京員運票赴各省立便鈔局宜於北不宜於南即以所到之浙江而論催徵錢糧往往糧書攙櫃赴各鄉按戶索取應納勢不便於買鈔交鈔且數百錢者亦多作數次輸納勢不便於買鈔交鈔且南省胥役之狡十倍北省官或畏事其弊止於中飽然不畏事者已多況在胥役有不藉端詐擾者乎非上而魚肉鄉民即下而毆傷胥役訟獄繁興鬧漕而外又將鬧鈔總須各省各就地方情形辦理也但外省大吏如十年前之蔣礪堂陶雲汀林少穆諸制府已杳不可得諸公素有膽識又周知民隱必善奉行即有不可行者亦必能剴切上達若奉到部文不加體察率爾通飭合

子懷乃倡議之人眾怨攸歸其情自迫惟未見原奏聞所陳頊屑偏重利商（謂州縣收鈔於商與收鈔於民無異准商人特票赴各州縣領錢糧之銀號取銀）且自請嚴議以謝天下語尤失當硃批訓飭宜矣（旋調兵部任）至王雁汀中丞就陝西情形籌辦者亦主有本之鈔准赴錢局取錢以大錢制錢各半發給寶鈔二千抵銀一兩官票一兩則按市價取制錢二千四五百文不必照部中只作二千錢之議此層尤權變得宜云收放均以二成試行凡廉俸應扣留之銀即作為鈔本設法購買銅鉛加卯鼓鑄大錢制錢以供支放各屬坐支之款概令扣銀解司違

者參處俟官民稱便再將成數逐漸增添或有窒礙隨時體察酌改總須令民間視鈔票與銀錢無異共相寶貴即銀價亦可漸平不獨留交官項空出空入云云其籌畫頗覺通達但未知部議云何凡事須先思其害勿遽貪其利庶不至利少而害多耳余雖無官守言責而目擊時艱每抱隱憂亦曾世受國恩敢視如秦越耶三月既望夜窗又記

姪恩綬校字

大錢鈔票非日用飲食之道故前代皆弗克久行識者
病之但理財節用端在平時逮國帑已空百用孔迫承
其後者須濟一時之急設身處地舍此亦殆無他法惟
豫籌深慮勿倉猝試行庶幾補苴目前不至利未形而
弊議集有治法尤賴治人也若海宇晏安民康物阜斷
無有議及此者君子平情論事於大錢鈔票有餘慨焉
光緒二年夏五康再識

50 44 80 3

古泉叢攷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　壽君壽錄

論泉彙錄

詩所謂錢鎛農器也上聲以泉幣爲錢不知自何時始小學書亦無此字史記虞夏之幣三品管子論禹湯以金鑄幣未有錢之號也至管子國語呂氏春秋史記漢書周齊秦晉楚趙之幣皆名錢矣魏了翁古今攷

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名流行無不遍也周禮鄭注

錢者歷代通行之貨雖易姓改命而不得變古後之人主不知此義而以年號鑄之錢文於是易代之君遂以爲勝國之物而銷燬之自錢文有年號始也嘗考之於史年號之興皆自季世宋孝武帝孝建初鑄四銖文曰孝建一邊爲四銖其後稍去四銖專爲孝建廢帝景和二年鑄二銖錢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鑄錢文曰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二年更鑄永安五銖此非永世流通之術而高道穆乃以爲論今據古宜載年號何其愚也日知錄

自漢五銖以來爲歷代通行之寶未有廢古而專用今者惟漢王莽一行之耳考之於史魏熙平中尚書令任城王澄上言請下諸州鎮其太和及新鑄五銖并古錢內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聽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詔雜用古今錢宋史言自五代以來相承用唐舊錢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則斷新錢專用古錢矣金世大定十九年則以宋大觀錢一當五矣昔之貴古錢如此近年聽鑪頭之說官吏工徒無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錢銷盡新錢愈雜地既愛寶火常剋金遂有乏銅之患自非如隋文別鑄五銖盡變天下之錢古制不可得而復矣日知錄

太祖實錄歲辛丑二月置寶源局於應天府鑄大中通寶與歷代之錢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鑄之錢最爲精工隆慶萬歷加重半銖而前代之錢通行不廢予幼時見市錢多南宋年號後至北方見多汴宋年號眞行草字體皆備間有一二唐錢自天啟崇禎廣置錢局括古錢以充廢銅於是市人皆擯古錢不用而新鑄之錢彌多

彌強旋鑄旋銷寶源寶泉二局祇爲姦盜之窟故嘗論古來之錢凡兩大變隋時盡銷古錢一大變天啟以來一大變也昔時錢法之弊至於鷙眼絰環之類無代不有然歷代之錢尙存旬日之閒便可澄汰今則舊錢已盡卽使良工更鑄而海內之廣一時難遍欲一市價而裕民財其必用開皇之法乎 日知錄

通鑑周世宗顯德元年九月丙寅詔救立監採銅鑄錢不用矣莊烈帝初卽位御平臺召對給事中黃承昊疏有銷古錢之語大學士劉鴻訓言北方皆用古錢若驟廢之於民不便帝以爲然既而以御史王燮言

匠不輸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 日知錄

洪武二十年四月工部右侍郎秦達言寶源局鑄錢之銅請令郡縣收民間廢銅以資鼓鑄上曰鑄錢本以便民今欲取民廢銅以鑄錢朕恐天下廢銅有限斯令一出有司急於奉承小民迫於誅責必至毀器物以輸官其爲民害甚矣姑停之 日知錄原注

張燾枝銷毀古錢異世同慨隋明兩劫已抄了遺幸而存留不過萬一孰料紅羊浩劫今日又身見之自歐戰綿延銅不敷用日本奸商在我國收買古錢以充軍實官府患之而不能禁乃自行銷毀孔方何辜至此已遭三大劫矣噫

自古鑄錢通物以便民用而輕重之際治亂因之自古稱得輕重大小之中者漢五銖而後莫如唐開通故宋

初因之今觀前所列者凡係太平有道之世錢俱不甚相遠至濁亂姦佞之朝則重逾常格此非其明效大驗歟慶歷之錢特重者以是時方有事元昊而乏軍需用張奎范雍言鑄大錢與小錢兼行尋至盜鑄數起爲公私患自是仁宗之弊政其餘熙寧之錢重由於王安石紹聖之錢重由於惇卞崇寧大觀政和之錢重由於蔡京元祐司馬一出當國而錢復其舊統前後觀之其故瞭然矣余讀文獻通考至錢幣名臣論列鑿鑿而莫有詳其輕重銖兩者今於六百年後而得悉有宋一代錢文不可謂非讀史之一助汴宋歷朝錢文輕重記

錢有字漫見漢西域傳罽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形漫面作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之輕重與馬氏之說相表裏面治亂得失於此可想見幕爲人面張晏注錢文面作騎馬形漫面作人面目如渻曰幕音漫師古曰幕卽漫耳無勞借音猗覺寮雜記

張壽枝聚珍本雜記無末句

自古鑄錢若漢五銖唐開元宋以後各年號錢皆一面有字一面無字儲泳曰自昔以錢之有字處爲陰無字處爲陽古者鑄金爲貨其陰則紀國年號如鏡陰之右以銖利於刀流於泉如渻曰名錢爲刀以其利於刀也

禮記正義世猶呼錢爲錢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何用錢刀爲則錢刀之稱從古固然西域諸國如罽賓烏弋安息皆有錢貨惟渠犂旁國少此故貴黃金采繒可以用此易五穀史記大宛以西其地無絲漆不知鑄錢器亦謂是也錐刀字見左傳杜註錐刀喻小事也若作少錐刀恐無意義兩漢刊誤補

按罽賓傳有金銀銅錫爲器金銀爲錢則錢器自是兩事同上

貴黃金采繒漢紀作黃鐵二文不同仁傑按實金謂之黃金銅亦謂之黃金晉灼曰諸賜言黃金眞金也不言黃謂錢也此以實金爲黃金舜典金作贖刑孔傳曰黃鐵也孔穎達謂古者黃金也呂刑其罰百鍰孔傳曰黃鐵也此以銅爲金銀銅鐵總名爲金黃金黃鐵皆今之銅也此以銅爲黃金然則西域傳所云黃金漢紀所云黃鐵是皆指銅言之微荀氏之書讀者不以是爲實金者幾希兩漢刊誤補遺

夾漈鄭氏曰古文錢字作泉者言其形如泉文一變而爲刀器再變而爲圜法自圜法流通於世民實便之故

泉與刀爲屢按泉字篆文古錢狹長之形似之刀古辭白頭吟男兒欲相知郭銳如刀嘗見人有拾得古錢如刀形者外有周郭蓋新莽時物非必周以前物也圜法則以圜函方即今錢形也景王大泉小泉人猶有蓄之者又王莽天鳳元年改作貨布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其廣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足枝長八分開廣二分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莽好優孟古人疑古人布制如此而莽倣爲之周禮外府掌邦布之出入泉府掌以市之征布斂市之不售貨滯於民用者以其價買之及禮記子頎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孟子廛無夫里之布諸布皆鑄金爲之者非與帛爲類之布也蒿巷閒話

夾漈鄭氏曰錢文載年號自宋孝武帝始稱元嘉自唐高祖始稱通寶自宋人誤讀開通錢文始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今制錢輕重大小倣唐開通而文則襲宋人之誤周新名義攷

改元始於共和紀號創於漢武後世遵用之我宋年號無過九年者惟天聖盡九年至十年十二月改明

道熙寧未盡十年紹興乃三十二年淳熙亦十六年而後拚遜高廟居德壽宮者二十六年孝廟居重華宮六年光廟居壽安宮七年寧宗嘉定十七年 游宦紀聞

唐開元錢唐高祖武德四年所鑄亦讀作開通元寶非玄宗開元年也古錢文止載名物銖數輕重大小其以年號爲文始於宋孝武帝孝建四銖錢後魏倣之太和五銖永安五銖相繼而作北齊後周梁隋並不襲其法唐惟高宗乾封泉寶肅宗乾元重寶再用年號其一代通行者開元一種而已五代亦止用唐錢獨晉鑄天福元寶至有宋之世每鑄必以年號元寶爲文惟太祖之開寶則文曰宋通元寶仁宗之寶元則文曰皇宋通寶而後錢文以年遂爲定法矣 蕘

案五代時不值後晉鑄天福元寶也後唐明宗天成元寶五代史後唐紀皆未載焉而 西清古鑑及古泉匯皆載此錢又後漢高祖鑄漢元通寶後周世宗鑄周元通寶世多流傳何獨晉鑄天福元寶耶

故國初因之亦曰宋通建隆乾德中皆然不獨開寶也至太平興國以後乃以年號爲錢文至今錢中又有謂寶元錢文曰皇宋按實錄所載亦同然今錢中又有云聖宋者大小錢皆有之大錢折二始於熙寧則此名乃或出於熙寧以後矣 清波雜志

案聖宋乃徽宗建中靖國時鑄至謂大錢折二始於熙寧亦未深考徽論太宗有太平通化眞宗有景德天禧等大鐵錢仁宗慶歷至和折三折二銅錢皆在神宗熙寧之先也

案理宗寶慶鑄錢曰大宋然古泉匯及古泉叢話
皆載有寶慶元寶鐵錢翁宜泉彙考曰是鑄於元
年七月未頒大宋錢式之前者

今之數錢百錢謂之陌者借陌字用之其實只是百字
如什與伍耳唐自皇甫鎛爲鹽鐵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
十爲陌漢隱帝時三司使王章每出官錢又減三錢以
七十七爲陌輸官仍用八十至今輸官錢有用八十陌
者唐書開元錢重二銖四參今蜀部亦以十參爲一銖
參乃古參字恐相傳之誤耳 夢溪筆談

五代史漢王章爲三司使征利剝下緡錢出入原以八
十爲陌章每出錢陌必減其三至今七十七爲官省錢
者自章始然今官府於七十七之中又除頭子錢五文
有奇則愈削於章矣 鶴林玉露

用錢之法自五代以來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
市井交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 歸田錄

國朝初平江南歲鑄錢七萬貫自後稍增廣至天聖中
歲鑄一百餘萬貫慶歷間至三百萬貫熙寧六年以後
歲鑄銅鐵錢六百餘萬貫 夢溪筆談

國初惟要錢好不計工費後世惟欲其富往往減工縮
費乾道紹興又不及熙寧遠矣 葉水心通考

今江湖閒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慳錢按賈誼疏云今
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多俗音訛
以姦爲慳爾 鶴林玉露

靳春鐵錢監五月至七月號爲鐵凍例開鑪鞴本錢四
可鑄十鐵炭稍貴六可鑄十工雇費皆在焉其用工之
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錢作末曰排整作以一監約
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鑄一萬緡一歲用工九月可得

二十七萬緡 游宦紀聞

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勢若瀑布用以浸銅鑄錢是
賴雖乾溢係夫旱潦大抵盛於春夏微於秋冬近年水
流斷續浸銅頗費日力凡古坑有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水有
盡土無窮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膽土
其亦兼收其利 清波雜志

余家舊藏歷代錢譜十卷乃紹聖閒李孝美所著蓋唐
人顧烜張台先有纂說孝美重修也凡秦後錢之品樣

具著於帙是特見於形似爾親黨洪子予收古錢幣數十百種自虞夏以降一無通者每出示坐客道所以然皆有依據大抵古錢輪廓皆重厚叩之有聲雖王莽小錢名徑六分釐一銖然亦不敢輕薄豈上古鼓鑄但求精緻初不計銅劑耶洪死嘗叩其子云悉舉入棺矣或云其家慮爲勢力攘取故爲之辭 清波雜志

曰錢用於陽楮用於陰華夏陽叩之區沙漠幽陰之域今陛下龍興朔漠宜用楮幣若用錢海且將不靖遂絕不用錢此雖衛數識緯之學然驗之於今果如所言

王觀國學林云自古未有以年號鑄錢者惟唐乾封元年鑄乾封重寶（原注重字當爲泉字）以一當十予按宋孝武孝建元年鑄四銖文曰孝建四銖廢帝景和元年鑄二銖文曰景和後魏孝莊永安二年鑄五銖文曰永安五銖是皆以年號鑄於錢者非始於唐之乾封也 梁谷雜記

乾封泉寶唐高宗乾封時鑄錢用元號源於漢興濫觴於孝建景和永光乾封以後無元號者寥寥矣 古泉叢話

漢晉人葬多瘞錢往往遭發掘之禍如盜發孝文園瘞錢是也後人偶掘地得錢謂之掘著窖子今之五銖世謂之古老錢皆漢所瘞者唐鑒發掘之害易以楮錢亡至元四年大都金玉局忽滿地皆現錢文視之如印成者其中居人陶小三嘗以有文之土數塊遺予數年後看之文皆不見今通川銅錢豈非先兆耶 山居新話

張壽校元初得天下用藥亦愚公李所進之樣

者之幸也 猗覺寮雜記

北宋時享祀鬼多以銅錢南宋則以紙易之 宋人百家說

王漁洋古夫于亭雜錄南唐李氏鑄鐵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鑄鐵器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紫參可劚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冷廬雜識

崇禎鑄當十錢始於陝西運判許天啟自長安進樣鳥

背赤仄詩自禁中行川自此盜鑄徧天下不可禁物價踊貴商賈不行冒禁而破家身死者衆後改爲當五其弊猶未革乃改爲當三其原本於周武帝鑄大布錢以一當十唐第五琦復踵其法鑄乾元重寶以一代十物價騰貴饑饉相望琦坐是貶天啟不問也○張燾按此條原注出書猗覺寮雜記今姑闕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　壽君壽錄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輕重以銖周景王時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

漢書食貨志

文獻通考周景王二十一年忠錢輕更鑄大錢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五十肉好皆有周郭以勸農

贍不足又王莽天鳳元年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大錢徑一寸二分大錢十當是周一尺二寸矣則周尺之長止得八錢三分錢之一也今以貨泉十較之適得大錢八錢三分錢之一之長則貨泉所言徑一寸周尺之一寸也此亦尺度之一徵也

嵩巷閒話

周景王大錢漢書食貨志文曰寶貨而班固以新莽之大泉五十當之鄭司農已糾其繆矣乃並文曰寶貨亦疑非事實則過也當時未見原錢耳亦非當時無原錢傳於世特無人辨識之耳寶四化寶六化二種洪志列於不知年代品厥後或疑爲天贊或疑爲外國迄無定論今觀寶化及寶四化寶六化篆文古樸色澤渾穆若彝器然其爲周泉毫無疑義洪志所圖書以小篆乃以意爲之不足爲據近有依洪志作僞者不可不辨

嘉蔭簃泉說

案古泉匯於寶四化寶六化下載國語景王將鑄大錢單穆公諫不聽卒鑄之漢書景王患錢輕更鑄大錢文曰寶貨此錢以次迭大且迭增其值正有合於患輕更鑄俾子母相權之說自屬景王舊制亦後代當十當百當千所由昉也李竹朋佐賢此說與戴文節熙古泉叢話所論相符至大泉五十爲新莽鑄不待辨矣張爾岐蒿菴閒話直斅語也

明月錢不知鑄之何代二字皆篆文查初自於廟市購得十枚見人海記

麗澤齋錄

一刀小錢謂之一書龍文錢

西清古鑑

一刀莒刀錢不知年代鄂士第云舊稱明月錢者明字與莒刀之莒字無二月字與一刀之刀字無二此

必鑄在莒刀後以錢當刀耳一刀又與明刀並鑄言一錢直一刀耳余深然之古泉叢話

半兩錢有穿上明下月者可證明月錢與半兩同時無疑嘉蔭簃泉說

一刀與明刀錢相類而明刀錢又與明字刀同故知爲周末秦前之物明刀舊釋明刀舊釋明刀明字小刀舊釋莒古泉匯張壽樸古泉匯無末二句

小圜法有背平面作一刀者舊釋一刀堯仙並有傳形一枚泉而曰刀其義安在壽卿釋作一化圜法出土先秦錢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莢半兩同時則變而爲◎彡◎⊃成圜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廉生並有小如榆莢者云與榆莢半兩同時出土疑爲秦漢之際改明刀之制而作圜泉故文尚仍之觀古閣泉說

古泉叢攷二　三　屏廬叢刻

磬折刀俗呼莒刀泉匯釋作明刀翁宜泉曾見新出土者知古人皆於刀柄近又處以繩縛之十刀爲一束土花上繩索痕宛在斯亦攷古者之軼聞觀古閣泉說

磬折刀世皆曰莒刀矣然莒刀出土率北直山東未嘗有莒刀也此語問之燕亭燕亭東武人當不謬古

廉生云明字刀一變而存其環爲泉此圜泉明刀之所從出其稍大作◎彡者彡非四字仍著刀柄之斜直文存其舊以志其爲明刀之遺若◎⊃二字則直言其爲明刀之變仍書其文曰明刀言以此一泉抵一刀至再小而爲一⊃則並省去明刀舊文直言以一小泉抵一刀耳明刀止列國至列國之末及秦初則變而爲◎彡◎⊃成圜法故率與秦漢半兩同時出土先秦錢不皆官鑄每沿用舊泉之文榮所獲榆莢半兩泉中有極小明月泉亦是一證故⊃字釋月固非釋化亦無當得此說庶合◎彡◎⊃而兼通之矣◎彡一種最少石查近獲一枚觀古閣叢稿三編

古泉叢攷二　四　屏廬叢刻

古者金貨布幣刀俱謂之泉其名始見於史記平準書及貨志梁顧烜有泉譜宋陶岳有貨泉錄杜鎬有錢故事羅泌路史有泉幣攷金光襲有泉寶錄李孝美董逌俱有泉譜洪遵徐枲梅俱有泉志近方氏嵩年有錢譜十卷朱氏近漪又有古金待問錄華氏師道有錢

幣攷翁氏宜泉有古錢攷異所載貨布幣刀大佈案管子言燧人氏以來未嘗不以輕重爲天下也蓋謂制貨以權輕重此卽用幣之始而其制則未聞或謂太昊氏以前已有錢矣高陽氏謂之金有虞氏謂之貨陶唐氏謂之泉夏商謂之幣亦謂之布齊人謂之刀曰泉曰布者取流通之義也故太公作九府圜法周景王鑄寶貨秦鑄半兩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銖五銖八銖而王莽又鑄貨泉小泉直一幺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原書無此四字壯泉三十大泉五十及貨布契當作刀五百一梨刀平五千大布黃千之類又東漢正品亦有五銖蜀漢正品有直百直百五銖又有大泉五百大泉當千者皆古泉也履周叢話

按新莽六泉十布譜錄諸家皆載之而梅溪於莽之六泉中獨遺中泉三十十布僅揭出大布黃千餘九種布皆略又契刀契字仍書作契猶沿漢書食貨志之誤想皆未見原泉耳至吳孫權大泉五百大泉當千不惟譜錄諸家載之吳志俱詳之梅溪於二泉僅以古泉目之似未免自形儉陋矣

今世有一樣古錢其文曰半兩無輪郭醫方中用以爲藥考之史記乃漢文帝時錢也當時吳濞鄧通皆得自鑄錢獨多流傳至今不絕其輕重適中與今錢略相似視五銖貨泉又先一二百年矣五銖貨泉比今錢卻稍輕鶴林玉露

史記平準書銅錢半兩爲下幣又秦錢質如周錢重如其文顧炎武謂重十二銖古泉匯

秦半兩洪志敦素曰嘗得此錢徑寸二分卽秦製也余家初惟一枚後余在都中乃得三四枚古泉叢話

漢書食貨志漢興以秦錢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又史記平準書漢興更鑄錢至孝文時莢錢益多而輕是莢錢至文帝時尙用之　高后紀二年行八銖錢頒炎武曰高后患莢錢輕又患秦錢重故更鑄八銖錢今按此錢類秦錢之小者而薄於秦錢　漢書食貨志孝文五年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無郭形同八銖半兩而小　前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行三銖錢顏師古曰新壞四銖造此錢食貨志半兩重四銖或益磨錢質取鉛令銖半兩更鑄三銖重如其文　三銖

錢面有肉郭背平古泉匯
唐封演譜以三豎文半兩當之蓋當時未見三銖
半兩面有三直畫有在穿上者有在穿下者古泉叢話
兩清古鑑按漢書武帝建元五年罷三銖錢行半兩
錢顏師古曰又新鑄作也武帝半兩面俱有外郭
武帝紀元狩五年罷半兩行五銖錢食貨志言三銖
錢輕更鑄五銖周郭其質令不得磨取鉛　武帝五
銖錢面有肉郭背有肉好郭古泉匯

案錢梅溪履園叢話云漢興亦有半兩又三銖四
銖五銖八銖語欠分明四銖八銖爲半兩錢三銖
五銖乃錢文重如其文也半兩莢錢亦未揭出
張壽桉世有一種錢輪郭形制與五銖同文曰
四銖者乃宋文帝所鑄與漢孝文之四銖半兩
無涉梅溪蓋誤以此爲漢錢也

漢書食貨志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泉枚直一
考光武建武十六年後始行五銖則十五年以前
爲泉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後因商賈不行乃但行小
泉與大泉兩種故至今幺幼中壯四泉傳世者絕少

第市字或當讀十二耶觀古閎泉說
張壽桉古泉匯列有貨泉一品市字在穿右市字
中畫長云此品背右似木字義不可解或係十八
紀數云本書祇引觀古閎讀市爲十二之說
於古泉匯十八紀數之說則未引及當補入

漢書食貨志莽作錢布名曰寶貨文曰小泉直一幺
泉一十幼泉二十中泉三十壯泉四十因大泉五十
爲泉貨六品直各如其文後因商賈不行乃但行小
泉與大泉兩種故至今幺幼中壯四泉傳世者絕少

又天鳳元年罷大小錢改作貨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王莽傳地黃元年行貨布年代先後有誤要屬新莽末年之制作也 古泉匯

貨布莽地皇元年鑄錢行曰布取宣布之義此泉近世甚多雍乾時微少聞丁龍泓有傳形貨布甚珍祕之近時貨布雖多傳形則未之見也 古泉叢話

王莽傳居攝二年造契刀一直五百錯刀一直五千上如錢下如刀莽好法古故倣古刀爲此契字漢書作契係誤 漢書食貨志王莽以黃金錯其文曰一義同 古泉匯

案以黃金錯其文僅錯一刀二字平五千三字不錯世所謂金錯刀也

張壽桉一刀平五千有錯金者有不錯金者近見一品係純金所鑄疑厭勝之類也爲福山王蘭溪所藏亦僅見之品惜千字以下爲偷人斷去

王莽爲古今第一鑄錢手人皆有一絕莽爲錢絕如

一刀契刀者直是鑄錢時已有使後人珍祕之意

二錢僅有刀環或云後人絕去者或云本有無刀者余曰上古皆有刀中古或絕去刀下古不知其久而渾也而異說興 古泉叢話

洪志前漢書食貨志曰王莽鑄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小布長一寸五分重十五銖面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面直千矣是爲貨布十品 序布四百尚齡按此布據漢書以謂厚布是傳寫之訛也 古金所見錄

彙攷載司馬溫公潛虛以一二三皆古法四以下一至九字今市所謂號馬者一二三皆古法四以下有變更莽布六七八九作丅丌丗是潛虛字漢時已有之溫公當有所本 序布四百四字作三與寶貨同王莽事事法古卽此可見 彙攷引諸家注古衡字作橫橫亦作黃皆可通用檀弓衡縫注讀爲橫攷工記衡四寸注衡古文橫皆可證又禮記緇衣

狐裘黃黃徐本作橫亦可證按橫與平直義俱通橫
干者亦猶小泉之直一刀之平五千也古泉匯
古黃橫衡三字通用黃者平也平即直之義乃十布
中之大布直千也錢志新編
靈帝作角錢錢猶五銖錢而有四道連於邊輪識者
以爲妖徵竊言錢有四道京師將破壞此錢四出散
於四方乎遂如其言獻帝春秋
靈帝紀中平三年鑄四出文錢注引獻帝春秋云
下無微字遂字作還字俟攷
背文四出五銖靈帝時鑄漢以錢之五銖大抵與此
錢形製相類不相類者必非漢凡有四出之錢皆出
此錢之後前人定五銖年代說多無據惟四出爲有
據由有據者而推之知無據者盡臆說矣古泉叢話
張壽按此條原未注出書今補

案古泉匯載光武五銖云而有外郭無內郭背內
外周郭此錢就建武二年錢范摹出范載年號確
係後漢制作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十六年始行五
銖錢而今存錢范作二年是五銖不自十六年始
矣盡信書不如無書亶其然乎古泉匯所記如是
特附錄之俟再攷證
張壽按今本古泉匯建武二年錢范作建武年
之錢范又而今存錢范至亶其然乎作而今存
錢范作建武十十年十十即二十也已在十六
年後與漢書恰合較之本書所引者迥異恐古
泉匯初刻本如此後又剜改者也細審今本剜
改之跡宛然故疑其如是當覓得初印本一攷
證之
蜀漢昭烈帝直百錢面背肉好周郭　蜀志先主初
拔成都軍用不足劉巴曰但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從
之　劉彧零陵先賢傳先主初攻劉璋與士眾約曰
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豫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
戈遨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先主憂之劉巴曰易
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布從之數月
閟府庫充實吉金所見錄
余謂此所云直百即直百五銖時必先鑄直百五銖

後乃鑄直百若但有直百則百字何指史傳不言直百五銖者省文也直百五銖背有陰文一豎數豎或作五字疑即後世當幾之意殆所直不止百矣又有穿左爲孚錢白洪志來不詳其義余按犍爲郡屬益州先主當建安二十年得其地時正值開局此必犍爲局錢故以爲字別之圖錢志地肇端爲字蓋承古幣之後導開元之先者也直百所見皆左右文洪志徐圖上下文臆斷耳秦漢六朝錢或書體不同而位置無改 古泉叢話

通典鑄一直百錢文曰直百亦有勒爲五銖者 後漢書郡國志益州刺史部有犍爲郡此圜錢背鑄地名所自始 古泉匯

昭烈帝傳形五銖錢洪志顧烜曰張壽桉洪志作舊譜曰初氏引作顧烜曰傳形五銖錢與直百錢同時鑄文字輕重大小與漢五銖無異但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西清古鑑傳形五銖大小二種銖字篆法微不同 吉金所見錄

傳形五銖顧封二譜俱云蜀錢不知其據松如一傳

形有四出文則此泉自當在靈帝之後然此錢實反文封但云五字居左銖字居右謂之傳形殊誤 古泉叢話

傳形五銖顧烜董逌兩錢譜俱言蜀漢鑄今以有內郭同直百五銖者定爲楊錢無內郭者未必皆蜀錢 古泉匯

案直百五銖銖字篆法微異辨傳形五銖當與直百五銖銖字比對似未可僅以有內郭定也

西清古鑑據吳志嘉禾元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至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而洪志謂當千錢有兩品考晉書大者謂之比輪小者謂之四文 吉金所見錄

大泉五百吳大帝嘉禾開鑄大泉當千赤烏開鑄大曰比輪小曰四文錢至當千錢法之壞極矣 古泉叢話

天津徐士鑾沅青軒
後學張　壽君壽錄

晉初用魏五銖吳興沈充又鑄小錢徑三分名沈郎錢又有趙石勒鑄豐貨成李壽鑄漢興之類宋有四銖五銖二銖孝建孝建四銖景和永光之類年號入錢文自此始齊梁有五銖五朱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大吉五銖拓跋魏有太和五銖永安五銖之類陳有大貨六銖宇文周有五行大布永通萬國布泉隋亦有五銖錢至唐初始有開元通寶乾封錢寶乾元重寶大歷元寶建中通寶咸通亥寶之類而開元通寶最爲繁多其背有字乃武宗時所鑄如京洛兗福興平昌潤襄益鄂丹梓洪梁越潭宣廣荊桂藍之字卽如五代十國所載鑄錢之事如後唐後晉後漢後周以及南唐前蜀後蜀南漢楚閩吳諸國流傳之錢亦日漸日少矣履園叢話

滂確類書晉有四分錢尙齡按沈郎錢諸家俱未言其源洪氏第圖其肉好亦未及其文魏志明帝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至晉川之則沈充所鑄第小其製仍承用其文可知矣此錢輪郭周正字畫明淨屬之司馬氏或不誣也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　洪志舊譜曰或言小於五銖字文輕重未聞李孝美曰按此錢雖未之見而李賀集殘絲曲云榆莢相催不知數沈郎青錢夾城路窺謂自古詩人比興其則不遠得非此錢大小與漢興所鑄榆莢者不多較耶　吉金所見錄

案晉初用魏五銖魏志明帝太和元年復行五銖錢此錢各譜俱未載無從辨識當與漢之五銖相似莫可攷證矣特揭出

晉五銖元帝時吳興沈充鑄大錢一變而小至徑三分大固失而小亦未爲得也顧極精長吉詩曰沈郎青錢夾城路指榆莢也然世所稱薄莢錢者實漢小半兩李特借用耳　古泉叢話

晉書石勒記石勒鑄豐貨錢　洪志舊譜曰徑寸重四銖文曰豐貨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令人豐富余按此錢徑九分重三銖輪深好闊而文有豐貨二字篆書古今所見錄

西清古鑑按此錢梁初猶行之今世所傳者頗少古泉匯

豐貨錢徑一寸重四銖代人謂之富錢藏之令人豐富也杜氏通典

李壽漢興錢譜書在上下西清古鑑漢興洪志以為按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古金所見錄漢炭錢譜緣顧烜李孝美之誤接蜀李壽於東晉成通典元嘉年鑄四銖人閒頗盜鑄翦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錢當兩以防翦鑿上從之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今此錢與五銖常品相似惟稍大耳古泉匯

攷洪志於當兩大錢下引宋書文帝紀曰元嘉二十四年六月以貨貴制大錢一當兩明年五月己卯罷又引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二十四年六月初行大錢一當細錢兩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明年五月己卯罷當兩大錢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案洪志所引宋書文帝紀與宋略僅曰制大錢一當兩行大錢一當細錢兩皆未稱文曰五銖字樣古泉匯引通典元嘉年鑄四銖人閒頗盜鑄翦古錢取銅帝患之江夏王義恭建議以一大

錢當兩以防翦鑿上從之亦並無鑄五銖大錢明文也古泉匯但據洪志舊譜曰重八銖文曰五銖摹一五銖之稍大者試問與漢五銖有何區別余見錢志新編於四銖錢注曰張台曰錢之背面皆有周郭徑七分重二銖文甚分明洪志曰此錢徑七分重二銖四參肉薄好舊譜曰四銖錢重如其文恐有此二種耳是四銖錢之輕重不一也古泉匯所載四銖尤多大小各異並有翦去外郭者是又四銖錢之大小不一也細繹大錢一當細錢兩

既而錢形不一民弗之便數語疑即以一大四銖當兩小四銖也若以一大五銖當兩四銖則文字可辨似不關錢形之大小錢形不一正謂四銖錢之大小無甚差別民弗之便也且細繹通典以大錢當兩以防翦鑿語正合大四銖當兩小四銖之說大者可當兩民誰肯翦鑿乎奈工料偷減漸次遞小形製不一民弗之便宜乎前及一載而罷也

古泉匯錢志新編皆摹一當兩五銖未免沿襲洪志之誤

宋書永光元年春二月鑄二銖錢三月罷舊謂曰文爲二銖無輪郭重如其文錢志新編

廢帝二銖錢顏峻傳官錢每出民閒即模效之無輪郭不磨鑢謂之來張壽桉洪志作耒

張壽桉二銖錢爲宋廢帝鑄此二條當在孝建四銖之後

宋書世祖紀孝建元年正月更鑄四銖錢

烜曰孝建元年鑄四銖錢一邊爲孝建一邊爲四銖舊譜曰孝建則薤葉篆四銖則大篆其後稍去四銖洪志顧

專爲孝建漸至薄小字文夷漫至明帝泰始三年罷爲古金所見錄

四銖孝建四銖皆宋錢四銖銅質最粗孝建則細人以爲奇貨索直二三萬錢古泉叢話

孝建四銖一面薤葉文一面小篆最不易得泉話所謂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也道光末年南中忽出土一罌呂堯仙收得數百會以分餉不特大小各異或一面倒置有左讀右讀及一字正一字倒之殊或一面橫置在穿上下有左向右向之殊或一面倒置

一面傳形或兩面傳形並四星四圈四決文等孝建有兩面同文或倒置橫置傳形之別四銖亦有兩面同文並穿上下亦作四銖字者種種奇特多至五十四種雖薄小如榆莢而青綠沁骨絕可寶玩泉幣愈出愈奇至我　朝而大備信乎地不愛寶矣　觀古閣泉說

張壽樾古泉匯云文帝武帝錢向頗罕覯道光年毘陵出土一窖此錢遂多是觀古閣泉說所謂南中者卽指毘陵而言也

廢帝景和錢洪志顧炤曰宋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尙齡按此錢左右文洪氏所圖以及吳柳門所藏俱上下文蓋亦如蜀之直百小錢上下左右原有兩種也　吉金所見錄

案古泉匯錢志新編景和二字亦俱作左右文洪志則作上下文此錢傳世絕少藏泉家尙多未見故無較證論斷之語

永光亦廢帝錢考大明八年廢帝子業卽位其次年春正月改元永光秋八月改元景和永光僅七閱月故此錢少　永光元年八月改景和十一月被害景和年號僅用三月總計廢帝在位僅年餘而鑄二銖永光景和三種皆爲日無幾故傳世者俱少　古泉匯說

宋之二銖永光諸泉舊譜雖載之余終未獲一見竹朋於濟南市上遇持竿售零物者懸有一錢取視之景和也亟購歸余曾借拓數日互相珍賞　觀古閣泉說

攷宋書廢帝紀永光元年二月庚寅鑄二銖錢三月甲辰罷秋八月改元景和是鑄永光鑄景和皆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以上八字原脫　寿據吉金所見錄補入　余按此錢李孝美不入譜顧炤距宋不遠其說當審矣案洪志列景和於二銖後列永光一品於不知年代而　欽定錢錄已列永光錢於二銖之次景和之前古泉匯遵之近今藏泉家亦無異說永光當鑄於罷二銖之後景和當鑄於改元景和後據此則改元更鑄自宋廢帝始也周祈名義攷謂改元更鑄自趙宋太宗始殆未詳攷

張壽桉永光當在景和之前今顚倒當係沿襲
履園叢話之次序與四銖二銖之誤相同而未
爲之糾正者

齊武帝永明八年十月鑄五銖錢重五銖一依漢法
頃之以工費不給而止錢志新編

案齊武帝五銖錢吉金所見錄古泉匯皆未摹刻
當以無確據可證也重五銖一依漢法與漢之五
銖何以辨別摹以五銖目之曰齊武帝五銖似可
不必强作解人

梁武帝有好郭五銖錢隋書食貨志天監元年武帝
乃鑄錢肉好周郭悉備文曰五銖重如其文　洪志
張台曰五銖錢皆無好郭惟此一種有之　吉金所見錄

通典五朱錢梁武帝鑄重三銖半文曰五朱源出稚
錢但稍遷異以銖爲朱耳　吉金所見錄
隋書食貨志武帝又別鑄除其肉好謂之女錢顧烜
曰天監元年鑄公式女錢張台曰背有好郭謂之公
式女錢蓋聽民間私鑄有不精也
案此錢但邊無輪郭西清古鑑以其官鑄故謂之
公式女錢蓋聽民間私鑄有不精也
隋書食貨志梁武帝時百姓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
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
等號輕重不一顧烜曰源出五銖但狹小謂之稚錢
按此數種梁初已謂之古錢其非梁鑄可知今直百
太平定平三種已定爲三國物而稚錢對文無可攷
仍附於梁　古泉匯
梁初五銖稚錢洪志顧烜曰源流出於五銖但稍狹
小今東境謂之稚錢三吳皆用之小者至徑六分重
二銖半　吉金所見錄
五朱對文錢顧烜曰對文錢翦五銖之所成也民利
古錢多銅翦其輪郭所餘甚輕小彙攷云輪郭去盡
爲對文翦取其輪則五銖二字不能完全今五字餘
半銖字去金無外郭翦痕宛然與兩說恰合　古泉匯

案梅溪止言梁有五銖五朱於武帝所鑄公式女錢之五銖未特表出茲攷梁五銖錢並將附於梁之五銖稚錢五朱對文錢亦連綴及之

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始鑄鐵錢頗烜曰徑一寸一分文曰五銖又鑄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通五銖背均有四出文大小輕重與鐵五銖同錢志新編

案錢志新編列一五銖一大吉五銖一大通五銖背皆有四出文觀其所記云云所見必皆鐵錢

鐵四出五銖梁武帝用王雲議鑄其錢大吉大富大通五銖世未之見姜集拓本中有童佛菴拓本一紙下方略有富意大約與四出相類古泉叢話

案古泉匯僅列背四出文鐵五銖附載未見梁泉之目大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於下並注梁武帝普通四年鑄三品俱鐵錢吉金所見錄列一背四出文鐵五銖列一大吉五銖一大通五銖背皆四出文銅錢其自按云武帝大通等錢顧氏皆謂鐵鑄今所見二種皆以銅爲之疑當年原有兩種也攷隋書食貨志曰梁普通中乃議盡罷銅錢更鑄鐵錢人以鐵錢易得並皆私鑄及大同已後所在鐵錢遂如邱山物價騰貴交易者以車載不計數唯論貫耳據此則大吉等錢未必有銅錢也洪志以及各家譜錄皆係鐵錢吉金所見錄疑當年原有兩種其然豈其然乎

梁敬帝四柱五銖梁書敬帝紀太平二年夏四月鑄四柱五銖錢一準二十後改一準十錢志新編

陳萊孝曰四柱者面穿上下各平列二星古泉匯

非鑄於梁也緣與四柱相似故類及之古泉匯

案金吉錄張壽桉當作吉金錄卽吉金所見錄也所摹五銖正面穿上下各一星又一品正面穿上下各一星背面穿左右亦各一星古泉匯所摹正同此外尚有一僅背面穿上下各一星古泉匯於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洪志梁末有是錢初非鑄於梁也緣與四柱相似故類及之

案金吉錄張壽桉當作吉金錄卽吉金所見錄也所摹五銖正面穿上下各一星又一品正面穿上下各一星背面穿左右亦各一星古泉匯所摹正同此外尚有一僅背面穿上下各一星古泉匯於隋書食貨志梁末又有兩柱錢洪志梁末有是錢初非鑄於梁也緣與四柱相似故類及之古泉叢話於四柱五銖注一正面穿上平列四星一穿上下各一星古泉匯於四柱五銖注一穿上作四星或穿下作四星者或背穿上作四星穿下作四星以及或三星五星在上在下俱列五

銖別品附六朝之後四柱錢面穿上下各平列二星洪志所摹如此陳萊孝所云亦如此較古泉叢話面穿上平列四星者爲有據矣

太和五銖錢洪志曰此錢徑八分重五銖銅質粗惡

錢志新編

魏書食貨志魏初錢貨無所用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冶鑄初備文曰太和五銖民有欲鑄聽就鑄之按太和二字篆體近隸和字且有增筆與北魏碑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古泉匯

孝莊帝永安五銖錢食貨志永安二年詔改鑄文曰永安五銖洪志永安二年詔改鑄文曰永安五銖故存於今甚多注背文四出名令公百鑪錢錢志新編

西魏大統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錢詳高歡前歡世子澄乃令百鑪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鑪錢

三國典略

貨泉備攷幕有土字者係當時所行土錢通典延昌二年徐州啟奏求行土錢是魏時本有土錢之名以其非由官鑄故以土字別之耳又通典熙平初王澄上言延昌二年徐州人啟奏求行土錢旨聽權依舊用可爲土字明證癖談北人謂土爲拓后爲跋魏之先出於黃帝以土德王永安之有土字表其以土德王也其說特拙存以備攷古泉匯

永安五銖孝莊帝從楊侃議鑄高澄亦鑄此錢舊譜所云令公百鑪錢背有四出文者又有背列土字者不解其意古泉叢話

常平五銖錢北史齊文宣帝紀天保四年春正月己丑鑄新錢文曰常平五銖隋書食貨志文宣帝受禪除永安之錢改鑄常平五銖重如其文其錢甚貴其製造甚精又文宣帝鑄常平五銖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古金所見錄

案梅溪敘六朝錢略去北齊常平五銖攷洪志李孝美曰此錢徑寸舊譜列在僞品然洪志暨各譜錄俱列北齊且證以北史隋食貨志顯而有據梅溪想未見此錢耳

太貨六銖錢陳書宣帝紀大建十一年秋七月辛卯初用太貨六銖錢　隋書食貨志太貨六銖以一當

五銖之十與五銖並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宣帝崩遂廢不用而行五銖　洪志余按此錢製作精妙因好皆有周郭徑寸重如其文吉金所見錄

案此錢篆書最精作太貨非大字洪志暨各譜錄家所載俱作太字梅溪殆未詳攷

五行大布錢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秋七月己未禁不得出入關布泉聽入而不出吉金所見

洪志舊譜曰徑一寸一分張台曰此錢有小者徑止六分其文上五下行左大右布　錢志新編

張鵬翮牧人李之旺於石峯頭得古錢篆文曰五行大布按文獻通考後周武帝紀建德三年更鑄五行大布以一當十收商賈之利與布泉錢並行四年又以邊境人多盜鑄乃禁五行大布不得出入四關布泉之錢聽入而不聽出　奉使俄羅斯日記

案石峯頭在喀爾喀地界內

布泉錢後周書武帝紀保定元年秋七月更鑄錢文曰布泉以一當五與五銖並行建德五年正月廢廢不用而行五銖　洪志余按此錢製作精妙因好皆有周郭徑寸重如其文吉金所見錄

案此錢篆書最精作太貨非大字洪志暨各譜錄家所載俱作太字梅溪殆未詳攷

五行大布錢後周書武帝紀曰建德三年六月壬子更鑄五行大布錢以一當十與布泉並行四年秋七月己未禁不得出入關布泉聽入而不出吉金所見

洪志舊譜曰徑一寸其文左曰布右曰泉字皆玉筋篆非男錢也　西清古鑑按隋書食貨志周之初尚用魏錢及武帝保定九年乃更鑄布泉之錢　翁宜泉曰此種布泉與五行大布布字如出一手知確爲周錢吉金所見錄

永通萬國錢後周宣帝紀大象元年十一月丁巳初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十與五行大布並行　洪志舊譜曰徑寸三分重十二銖又有徑寸二分半重八銖以下者張台曰此錢輪郭與布泉相似其小者至徑七分又有輪郭闊厚及對文者李孝美曰此錢今世所見亦多又有徑一寸五分重十八銖背面皆有此四字者銅色青白製作尤極精工　張壽按吉金所見錄作洪志　西清古鑑按本紀及隋志並稱大象元年鑄以一當十通考謂大成元年又鑄永通萬國錢以一當千與五行大布五銖三品並用今按宣帝大成元年二月辛巳改元大象元年此

錢爲十一月所鑄自應稱大象通考稱大成非是又千字乃十字之誤 吉金所見錄

隋五銖白錢西清古鑑按本紀開皇五年 原作元年今據吉金所見錄改正張壽校洪志及古泉匯引隋書高祖紀作開皇元年或卽據彼改此亦作元年然觀下文則此錢爲五年以前所鑄數語則作五年爲是也行五銖錢而隋書食貨志言高祖旣受周禪以天下錢貨輕重不等乃更鑄新錢背面肉好皆有周郭重如其文每錢一千重四斤二兩三年四月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四年嚴舊錢之禁詔不禁者縣令奪半年祿五年詔又嚴其制自是錢貨始一所在流布則此錢爲五年以前所鑄本紀所稱蓋只就五年詔書言之非始鑄也又隋志謂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鑞云云故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綵錫鑞和鑄故色白人遂爲白錢耳今雖歲久暉蝕其白處猶可見 洪志引舊譜謂五字右邊好有一畫餘三面無郭者也舊譜右字當作左今仍原文吉金所見錄

案隋錢五字中交互二畫直下與他五字異

案梅溪履園叢話所論各泉今攷至隋之五銖止

至唐代各泉於下卷詳考之

梁書布錢徑一寸重四銖半婦人佩之卽生男也 董氏錢譜 張壽校此條原未注出書今補

布泉唐杜佑通典曰世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也是相傳已久之說宋董逌譜云梁武以來有之是非梁時始有明矣余以爲此必莽泉當時鑄或少而漢書未之及也鑒古泉當察其銅質鑄法文字而懸判其時代以布泉爲莽鑄語雖鑿空必有然余者 又以布泉爲莽泉洪志已疑之竟以爲莽泉自余始蓋

泉字溯玉筋布泉以上大泉五百大泉當千泉字中一豎俱連後漢許氏說文亦連惟莽泉泉字中斷此布泉斷亦莽鑄之 證也 古泉叢話

洪志舊譜曰布泉徑一寸重四銖半 張壽校今本洪志無半字懸鍼書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云婦人佩之卽生男也 張壽校今本洪志作吉佩之則生男也 敦素曰徑寸一分形製精巧字體與貨泉略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王筠篆與此相並殊不侔也 劉青園曰洪志引舊譜謂五字素語云疑王莽時鑄宜泉先生亦謂此錢面郭或作

重文郭上下或作二出文酷似貨泉篆文纖細酷似貨布其郭雖較大於貨泉而酷似莽時之五銖以此三者定爲莽錢所論至爲精審宜附於王莽諸品後

吉金所見錄

案布泉定爲莽泉觀古閒泉說辨張壽桉辨當作吉之最詳茲錄古泉叢話並吉金所見錄引劉青園之說不再錄泉說矣前攷周王笏篆布泉因特錄懸鍼篆布泉於次

張壽桉鮑子年康泉說定男錢爲莽制論博而精茲附錄之泉說云布泉二種有懸鍼玉笏之殊舊說以懸鍼屬新莽玉笏屬周而盛氏泉史持駁甚力余則謂舊說是也莽泉萃於秦余嘗秦最久見懸鍼布泉時與莽貨泉大泉同出土且布字視貨布同泉字視六泉貨泉同泉字中豎斷而不連莽後無此式一也貨泉每作重好郭此莽之創制是泉亦然玉笏泉從無一作重好郭者二也貨泉傍好多作半星或決文是泉則穿上兩決文穿下兩決文穿上半星者綦多

天津徐士鑾沅青輯
後學張　壽君壽錄

海陵王天德初卜定地於燕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乃取長安例地名永安亦究不知何代錢也續夷堅志

吳江翁海村言迪化州有屯兵墾地得坎窖深不逾丈下見牆屋積米盈倉青蚨一堆大徑寸文曰永安一千皆是鐵鑄此又前人之所未及者也履園叢話

永安一千永安一百鐵錢尚齡按紀元表後魏孝莊帝北涼沮渠蒙遜西夏崇宗乾順皆以永安紀元此錢似難臆斷然孝莊永安五銖載於史冊詳於諸譜班班可考至西夏乾順亦改元永安然彼時尚未開鑄且其天盛天慶諸品俱質地光明字文精好乾祐鐵錢亦然與此種大不相侔惟蒙遜於天璽二年弒段業自立稱張掖王遷臧姑又稱西河王次年改元永安時東晉安帝隆安五年也其鑄錢與否史不具書然晉書載記謂其登南景門散錢賜百姓此或其所鑄況劉青園獲於涼州土中又爲臧姑舊地也吉金所見錄

永安一千鐵錢不見舊譜惟燕亭有之又有銅錢永安一百以示余曰若有攷當贈一枚矣余憶陳氏圖經有引王舉大定錄顯德五年江南李氏鑄永通泉貨永安五銖一條陳氏謂永安五銖不見他書恐傳寫之誤余頗疑此錢是李氏物蓋一千一百非五銖也是時尚大泉天策乾封鐵開元皆粗重如此錢或亦銓勁伍也燕亭遂見貽後余又購一枚緣較闊古泉叢話

此錢向無定論叢話以其類銓勁貨似屬五代南唐鑄然多於北方出土自非李氏物續夷堅志海陵王天德初卜定都於燕營造時得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亦究不知何代錢也竊思金初已稱古錢則爲遼以前物可知西夏與遼同時且錢製亦與天盛鐵錢不類故翁宜泉亦疑其非西夏錢此下引吉金所見錄蒙遜於天璽二年云云至舊地也　此論雖創然理較長且六朝以下錢紀元皆在上下或右旋讀無列左右者此永安在左右

紀直在上下乃襲西蜀直百五銖舊式也直一千者又仿東吳之大泉當千也晉時去三國未遠固宜其略同歟又或疑西山出土乃劉守光錢然果係守光所藏豈必皆守光所鑄北涼錢流傳至燕詎不可藏耶則又膠固之見也古泉匯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大鐵錢舊譜屬西夏固無確論泉匯定爲北涼鑄然字體輪郭絕無魏晉遺意一千者尤大且厚外輪闊幾三分許亦不似六朝以前物余故謂泉之時代宜以文字制作定不宜以年號定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舉世皆以爲寶也其後又云通寶此錢背有指甲文者開元皇帝時鑄楊妃之爪甲也僕謂二說不然按開元通寶乃唐高祖武德中鑄所謂爪甲痕者乃文德皇后非楊妃也其錢字文或循環讀爲開通元寶彭年既謂元寶字川王元寶名則是錢爲開通矣非開元也安可指爲開元皇帝時錢耶又豈有國家鑄錢而書王元寶之名乎彭年不知何所據而謬爲此說僕觀玉泉子載錢文有元寶名因呼爲王元寶疑徐誤引此（野客叢書原誤齊東野語）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作篆隸八分體十文重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復竇后指甲痕也進樣時誤以爪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識已見武德年寶畫墁錄

唐食貨志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徑八分重二銖四絫積十錢重一兩得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又云開元（按原誤化）二十六年已後錢甚惡詔所在置監鑄開元通寶錢京師庫藏皆滿肅宗上元元年以開元舊錢一當十孔毅夫云開元通寶錢歐陽詢撰其文並書回環可讀俗不知以爲開元錢明皇所鑄六典謂之開元通寶司馬光云薛璫唐聖運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故錢上有甲痕焉凌璠唐錄政要以爲竇皇后是時竇后已崩文德后未立今皆不取李審言記

聞云唐之錢文如乾元開元曰重寶通寶世俗淺者有云乾重開通朝士尚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馬永卿云開元通寶蓋唐二百八十九年獨鑄此錢洛幷幽桂等州皆置監故開元錢如此之多而明皇紀號偶相合耳

西溪叢話

唐鑄錢多矣今惟開元錢徧天下特爲光明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急驚　老學庵雜志

開元錢元字有左挑右挑雙挑之別　稗史彙編

張舜民畫墁錄武德鑄開通錢作（張壽桉吉金所見錄作作合）篆書文獻通攷云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亦是洪志乃云有八分篆隸三品篆則誠有之顧不似唐制疑南唐錢篆之外所傳止一品謂爲八分則隸未之見也謂爲隸則八分未之見也世所傳開元多極何獨少其一品恐誤若云左右雙挑不足爲分隸之別甲文

隸八分體今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尚齡按開元錢唐書謂其字含八分及篆隸三體是一錢之字而兼三體非別有三種也近今流傳者尚多其形製雖大小各殊其字體則並無二致二十二監錢亦然故李孝美圖其一以概之乃洪氏誤以爲三品所以畫墁錄有八分篆體不復見之言也吉金所見錄

開元錢唐三百年冶鑄相繼故流行至今尚多大約制作精美銅質純淨者爲唐初所鑄其輪郭不整而字細小者半中唐以後所鑄以會昌錢證之可見至錢質薄小陋劣文字漫滅者則五季諸國物亦間有之古泉彙攷

錢鄭虞會粹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掐一甲迹故錢上有掐文後人疑工人標識故有橫爪豎爪側爪二爪四爪星爪各品是已顧安知非肇端於竇后耶一爪文曰甲文或曰掐文或曰眉或曰月劉斧青瑣集謂爲楊玉環甲迹稱爲洗兒錢陋已開元錢名式甚繁行久故也　又周密二老堂雜志云開元錢燒之有水銀出可治小兒驚今此錢錯其層治折骨有效蓋銅層本可治折骨而開元錢最精故人用之耳所云水銀非水銀乃鑞也精錢皆有之古泉叢話

六朝以前之錢有有郭無郭之分開元以後多屬面背肉好周郭者矣錢文通寶元寶肇於此古泉匯

高宗乾封泉寶錢新唐書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封泉寶錢以一當舊錢之十　西清古鑑舊唐書乾封元年封嶽之後又造新錢文曰乾封泉寶乾字直上封字在左時錢一文當舊錢之十周年之後舊錢並廢其後商賈不行復下詔令所司貯納仍令甽鑪之處並鑄開元錢吉金所見錄

舊唐書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寶初開元錢俗謂開通元寶乾封泉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復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

僕嘗怪開元錢流傳至今四五百年面於諸錢之中最佳且多因而考之唐之錢見於今者有二開元通寶與乾元重寶案食貨志開元通寶高祖時鑄徑八分得夫乾元重寶案食貨志乾封元年改鑄乾輕重大小之中其文以八分篆隸三體洛幷幽益桂等州皆置監賜秦王齊王三鑪右僕射裴寂一鑪高宗復行開元通寶錢天下皆鑄之玄宗亦鑄此錢京師藏皆徧天下而乾元重寶錢肅宗命第五琦鑄錢徑一寸每緡重十斤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琦爲相復命絳州鑄此錢徑一寸二分每緡重二十斤與開元通寶並

行以一當十乾元錢惟肅宗朝鑄而開元錢鑄於累朝所以至今尚多野客叢書誤作齊東野語張燾校當作野客叢書

案齊東野語張燾桉原所論乾元大錢絳州所鑄每緡重二十斤之誤以一當十疑今改正

十上脫五字且未敍明重輪與新唐書不合未能改古何足以傳今乎

錢文稱重寶自唐肅宗始魏了翁名義攷

重寶之名始於乾元但重寶以大錢得名乃小錢亦仍之似不得云重寶也然晉太和中詔曰錢國之重寶則又爲錢貨之通稱矣古泉彙攷

西清古鑑肅宗乾元錢舊唐書乾元元年第五琦奏請乾元重寶錢以一當十二年更鑄重輪乾元錢以一當五十按此乾元錢似止於當十當五十大小二種然考寶應元年改行乾元錢以一當三乾元重稜小錢以一當二重稜大錢亦以一當三尋又改行乾元大小錢並以一當一則當日所鑄大小雜出西重輪又名重稜非獨大錢名重輪明矣新唐書食貨志第五琦爲相復命絳州諸鑪鑄重輪乾元錢徑一寸二分其文亦曰乾元重寶背之外郭重輪每緡重十二斤與開元通寶錢並行以一當五十肅宗以新錢不便上元元年減重輪錢以一當三十開元舊錢與乾元當十錢皆以一當十代宗卽位乾元重寶錢以一當二重輪錢以一當三凡三日而大小錢皆以一當一自第五琦更鑄犯法者日多州縣不能禁止至是改令八甚便之吉金所見錄

大歷元寶錢洪志張台曰大歷是代宗年號計此時所鑄余按此錢銅色昏濁而字畫遒勁史氏不敍鑄作之因吉金所見錄

考代宗實錄大歷四年第五琦請於絳州汾陽銅源一張燾校吉金所見錄引西清古鑑作銅原兩監增置五鑪鑄錢許之豈非當時鑄此耶彙攷云錢文自上及左讀沿乾封之誤通寶義取流通元寶無所取義不過沿用開通錢文

卅古泉匯

張燾校錢文自上及左讀古泉匯原作錢文自上及右攷錢文之左右自舊譜卽誤爲倾倒如布泉本右布左泉乃曰左布右泉五行大布本

右大左布乃曰左大右布白錢五字左邊好有一畫乃曰右邊以及開元錢回環讀之自上及左元字次畫之左挑右挑無不以左爲右以右爲左相沿既久遂爲錢文上之定向著譜家莫之能改惟背文之左右則不誤如直百五銖之宣潭穿右藍剗梁廣桂等字是也豈如日知錄所云錢以無字處爲陽其有字處之左右即從陽面定之耶然洪氏泉志於傳形五銖引舊譜曰五字居右銖字居右謂之傳形則又何也近世惟李竹朋氏獨改正之致與諸譜不合本書於乾封泉寶引古泉匯封在右之語注云右當作左以符舊譜是矣乃於此處所引逕改右字爲左讀二字引書改字竊恐有乖傳信之義應遵原書作自上及右仍注云右字當作左

建中通寶錢新唐書食貨志建中初戶部侍郎韓洄以商州紅崖冶銅多請復洛源廢監起十鑪歲鑄錢七萬二千緡德宗從之 吉金所見錄

張台曰其錢小於開元文曰建中通寶銅色純赤字文漫暗而肉郭則甚好民間往往有之

張壽桉張台一則未注出書攷張台之說載於

洪志而本書從未引用洪書則當由吉金所見錄轉引而來然吉金錄之引洪志一字不誤今此則則字句顯倒且有全句錯誤者恐非洪志之文也故未敢添注出書茲將洪志所引張台之說別錄於後

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於開元錢文曰建中通寶文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

案攷又有建中元寶 按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罕見

案吉金所見錄古泉匯各列建中通寶一枚建中二字左旋讀與大歷同而錢志新編列建中通寶一枚建中二字上下讀觀古閣泉說云唐泉惟建中最少亦獨小余得二枚從未見中字在穿下者譜家所載余不信也據此則古錢一物必須親見詳審其製作與當時並行之錢比證參觀方可核定建中元寶之說譜家更所未載與中字在穿下者考皆存疑可也

穿上中字乃建中之省文元字乃元寶之省文唐以後錢皆有郭此面背無郭爲異然中字與建中無異元字與大歷元寶無異實建中錢之別品也按大歷錢今已罕見建中尤罕劉燕庭於道光壬午二月在京師得近畿出土唐錢就中有大歷建中並得此二枚知爲一時所鑄洵唐錢中絕無僅有之品燕庭云杜詩刻泥爲之最易得蓋當時以泥爲錢模易於鼓鑄故工人偶以此二字戲爲之非有深意然儉率至此錢法之壞甚矣工部所以致慨也古泉匯

案此二錢木扃奇品梅溪未及見也茲攷建中錢因連綴及之

咸通玄寶錢舊譜曰咸通十一年桂陽監鑄咸通玄寶錢旋敕停廢錢志新編

案古泉匯咸通錢與顯慶長慶寶歷皆列未見唐錢曰中吉金所見錄亦無此四種

乾隆己酉歲荆州築隄取土得古錢無數余時在武昌節署偶渡江至漢口見肆中有古錢三千枚皆購得之其錢文曰宋通元寶太平通寶淳化元寶至道元寶咸平元寶景德元寶祥符元寶天禧通寶天聖元寶明道元寶景祐元寶皇宋通寶康定元寶慶歷重寶皇祐元寶至和元寶嘉祐通寶治平元寶熙寧重寶元豐通寶紹聖元寶元符通寶聖宋元寶崇寧通寶重寶大觀通寶政和通寶重和通寶宣和通寶元寶靖康元寶建炎通寶紹興通寶隆興元寶乾道元寶淳熙元寶紹熙元寶慶元通寶嘉泰元寶開禧通寶嘉定元寶嘉定之寶大宋元寶紹定通寶端平元寶嘉熙重寶淳祐元寶皇宋元寶開慶通寶景定元寶咸淳元寶德祐元寶皆有米一代之錢余爲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頌齋方子雲孫香泉皆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川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履園叢話

嘉慶十八年三月高郵州城北攔軍樓後爲加築河工隄岸民夫掘土得鐵錢數萬枚其錢文曰祥符天聖熙寧元豐元祐紹聖崇寧政和宣和乾道（背有圓元等字）淳熙紹熙慶元嘉泰開禧嘉定寶慶紹定端平嘉熙淳祐寶祐開慶景定咸淳（背有圓元等字）德祐皆有米一代之錢余爲分次甲乙計五十三種幕中友洪稚存徐頌齋方子雲孫香泉皆見之半被分去案高宗南渡建都改杭州曰臨安府鑄銅牌行川其文曰臨安府行用五字其陰面曰準參伯文省亦有準伍伯文省者是當時國貧補救變通之法其牌最少　履園叢話

同十五　春十　紹熙　春元　春二　慶元　春四
四　春十六　五　同二　春元　同元　漢三
漢四　嘉泰　春元　開禧　春元　春二　嘉定　春四　春十一
同六　嘉泰　同三　漢二　漢三　春十三　漢
元　漢二　漢十三　紹定　春三　漢
漢十四　春五　寶祐　景定　皇宋　大宋　計

二十餘種余皆見之其中亦有銅者按宋史食貨志兩宋錢幣本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折十則隨時立制太祖初鑄錢俱用銅凡諸州輕小惡錢及鐵錢鐵錢其所謂小平錢夾錫錢最後悉禁之蜀平後仍用鐵錢出然亦不能通行郡縣大觀二年蔡京復相江南東西福建兩浙始許鑄使鐵錢至紹興末年淮楚屯兵月費五十萬南北貿易緡錢之入境者不知其幾於是沿邊皆用鐵錢乾道初詔兩淮京西亦用鐵錢司農許子中以舒蘄黃皆產鐵請各置監鼓鑄舒州有同安監蘄州有新春監廣州有齊安監江西有廣寧監興國有富民監大冶監臨江有豐餘監撫州有裕國監湖北有漢陽監是以大小鐵錢通行於兩淮今諸錢之背有文曰同曰春曰漢者即同安新春漢陽諸監之所鑄也履園叢話中則原書未載茲從履園叢話補

鈔補於此讀者或不以為多事也至於攷證則未敢僭補

跋一

藏雲閣識小錄四卷第一卷題論泉彙錄爲幣制之總論次三卷題古泉叢攷歷攷周景王鑄化至唐咸通而止徐沅青先生之手稿也先生舉咸豐戊午鄉薦官至浙江台州知府生平著作甚富已刊行者惟宋鑑及醫方叢話而已尤精於泉學如戴文節李竹朋鮑子年諸先生爲泉學泰斗均與先生訂交日以貨幣相商搉後雖睽違而郵筒往復恆賸之以泉拓極一時之盛事政成旋里壽以年家子得謁座次知壽小有錢癖每諄諄

藥道其汲引後進之殷固不以貴賤尊卑而少殺自先生歸道山後書史零落曩歲曾見故書市肆有先生手箸泝籌譜一冊乃以蹭蹬爲一南人購去至今悔恨茲得此冊少彌夙憾且泉學爲先生專長論斷之語特極精確較之泝籌譜已有差等況能已壽之癖疾乎謹薇展誦恍若侍坐先生掀髯抵掌上下議論時也快何如之戊午十一月之望後學張壽謹識

跋二

此書大題爲藏雲閣識小錄然全書四卷均屬論泉則識小錄之名似可刪去然又恐失眞不敢擅刪茲擬用宋人刊書之例以古泉叢攷爲題題之首行而以藏雲閣識小錄題於首行之末其第一卷亦用古泉叢攷之名而以論泉彙錄低二字書之似較善於原式也他日授梓當爲此式後學張壽署首後并記

跋三

先生此書雖係手稿而淮風別雨亦或不免壽既斟而正之其漏注出書者均擁攷出處僭爲補注閒有鄙見亦坿注及之其所不知仍闕以俟攷第原引各書有頁

格低格之別以意揣之疑倘有應低未低之處惜無原例可稽未敢擅改又此書似取梅溪履園叢話爲根據若然則當編至五代十國爲斷茲僅敘至咸通玄寶恐是未竟之稿也他日學業有進當續貂以足之張壽謹識

竟又識於意園廔中

余斟勘此書之歲上距先伯父士林公與先生同登賢書之歲花甲恰一周矣兩世文緣必結之於戊午賢之佳話

跋四

此其中亦有定數耶書以爲異日之

先生愛聲姚品侯君寶先生之手澤收羅甚富聞壽獲此書倩人婉辭道意壽雖不敏敢不成其志爰手錄副本舉原本歸之姚君姚君其世保之第壽亦好讀先生書者姚君所有之祕本亦當假借拜觀焉姚君其慨許乎

戊午日南至意眞廔主人張壽君壽氏拜志

跋五

昔李竹朋跋大興翁宜泉樹培古泉彙攷云未及刊刻而宜泉謝世其草本被臧獲竊出幸爲劉燕庭方伯所

購得爲之補缺訂訛鈔錄成帙其書之幸未湮沒而余得所攷證者皆燕庭之力也余讀之不禁感媿交幷焉夫人萃一生精力得成一書而爲庸夫俗子棄爲廢紙泯沒無聞者不知凡幾幸爲人所收藏亦不過置之高閣終飽蠹蟫而能如燕庭之博學之好事者爲之補缺訂訛鈔錄究不能爲之補缺成帙是又余之所深媿者矣

再斠甫藏急舉原草本歸之姚君並將所感所媿者掛志於卷末此書已經覆斠自謂可稱精審然一展卷閒脫略仍有李竹朋其人者乎竊爲先生馨香祝之茲勉來茲

戊午嘉平朔張壽君壽氏五次跋尾舉大毓以告成并以自壽且以自警

釋

幣

古者幣帛蓋有制度凡建國立市則內宰佐王后定之
周禮內宰凡建國立市設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陳其貨
賄出其度量淳制注故書淳為敦杜子春讀敦為純純謂幅
廣也制謂匹長玄謂純制天子巡守禮所謂制丈八尺純四
丈曰尋五尋曰常倍常曰仞與
釈與
賈人賣之
周禮賈人掌稽市之書契同其度量壹其淳制
使之無遷
左傳襄二十八年晏子曰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
度使無遷也
長四丈為匹
一兩之幣或廣二尺二寸長四丈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注八尺曰尋五兩兩五尋則
每卷二丈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
漢書食貨志太公為周立九府圜法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
長四丈為匹
說文匹四丈也从八㠯一匹八亦聲
案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班固以為太公所
定之制此於周秦古籍雖無明文然鄭君注禮凡射侯與
裏裳之布皆以幅二尺二寸旁削二寸計往往吻合布既
如此帛亦宜然至長四丈之說則雜記已言之此書所記
多古事猶當出七十子後學之手則視其所記者為周制
當無大誤自漢以後用此制者幾二千年雖小有出入不
害其為大同也惟淮南天文訓曰古之為度量輕重生乎
天道黃鐘之律修九寸物以三生三九二十七故幅廣二
十七寸高誘注古書幅比皆然也音以八相生故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
而為尋有形則有聲音之數五以五束八且八四十尺故
四丈而為匹則又以二尺七寸為幅此幅廣之異說也說
苑修文篇聘天子束帛五匹女三纁二各五十尺諸侯玄

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采緆各一匹庶人布帛各一匹是四丈之外尺有五十尺三十尺匹法又元士古纁各二丈下士采緆各一匹不應下士之賻反倍於元士恐說苑意尺以下士之一匹為二丈此匹長之異說也案淮南之說近於附會說苑所紀丈夫士賻匹數尺頭與禮經不合則其所紀丈尺殆不足據也

或廣三尺二寸長三丈六尺是為制幣制幣一端當一衣之制也

一匹則一衣一裳之制或一深衣之制也

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耜周禮內宰注引

朝貢禮純四耜制丈八尺儀禮注引

聘禮釋幣于禰制玄纁束

既夕禮贈用制幣玄纁束注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未十制

五合

案巡守禮朝貢禮四耜之四鄭康成改為三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耜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耜八寸四耜三尺二寸四當為三三八二十四三誤為四古書頗有此例如覲禮四享皆束帛加璧鄭亦據周禮大行人改四為三以四為積畫之誤制幣純四耜與帛常布帛之幅二尺二寸者廣狹丈殊故改四為三然此字當改與否須求諸制字之義未可以臆見定也案制者製之本字說文刀部製裁也从衣从制二字同訓故古書多通可裁斷又衣部製裁也从衣从制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用詩豳風制彼裳衣士昏禮記皮帛必可制考工記函人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裾如甲圖五帶下尺衣前後各二計用二尺如甲圖六

略同今由喪服推定之則凡端束之制

衣二尺有二寸　衣帶下尺　裾二尺有二寸　袪尺二寸

今先以幅廣二尺二寸之幣裁之則如甲六圖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尺二幅如甲圖三裁之共用八尺八寸鄭氏喪服注上加闕中八寸信之為十六寸然闕中央當頂處無須加布鄭說恐非

袂屬幅二尺二寸袪尺二寸各倍之如是者二如甲四圖裁之計用七尺八寸

兩裾以長三尺五寸之帛斜裁之貫氏喪服疏取布三尺五寸廣一幅留上一尺為正一尺之下從一畔旁入六寸乃向下斜向下一畔一尺五寸去下畔亦六寸橫斷之留下一尺為正如是則用布三尺五寸得兩條裾如甲圖六

凡為甲必先為容然後制革王制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

由是計之則衣用八尺八寸袂用七尺八寸袪用三尺五寸帶下尺用二尺共用二丈二尺一寸一端二丈不足二尺一寸

若以幅三尺二寸之幣裁之則如乙四圖

法用幅三尺二寸之幣上留正幅五尺四寸從右畔旁入一尺六寸乃向下斜入一尺五寸去左畔六寸處橫斷之留下正幅五尺四寸裓自左畔六寸處橫入一尺乃向上斜入一尺五寸留右畔六寸得一斜方形棄之不用共用幣一丈二尺三寸是為衣及袪如乙圖三

自領至袪共四尺四寸除衣廣三尺二寸外則袂上尚需尺二寸可如乙圖四裁之加衣後帶下尺共用三尺四寸并前共用一丈五尺七寸制幣一端長丈八尺尚餘二尺三寸此以一端制一衣稍有所餘似不甚合制字之義然以制幣一兩製一衣一裳則其幣適盡無贏不足

裳若用幅二尺二寸之幣為之則前三幅後四幅每幅長四尺五寸（玉藻三分帶下紳者二焉紳三尺放帶下垂四尺五寸鄭注投壺云人長以下四尺五寸）共用三丈零五寸今以幅三尺二寸者為之則以一幅當幅半當用四幅及三分幅之二一幅四尺五寸四幅丈八尺適盡制幣一端而前一端之幣除衣及袪用一丈二尺三寸外尚餘五尺七寸今取裳之三分幅之二於此而以其餘為兩袂及衣後帶下則其幣適盡如丙圖

案裳制鄭云前三幅後四幅此據幅二尺二寸之幣言然吉服之裳皆襞積無數其幅縫殆不可見非如深衣無襞積以幅為文幅數須有一定也如七幅之說疑鄭君以深衣下齊之廣推定之故用制幣則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足矣又鄭云裳後四幅比前多一幅此一幅當掩於內令用

制幣則後用二幅尺三分幅之二其三分幅之二亦當掩於內自外觀之前後各二幅明矣

裳以幅二尺二寸者為之則用七幅如丁圖一

以幅三尺二寸者為之則用四幅又三分幅之二如丁圖二

以上所陳上衣下裳乃端衣之制服之者雖有長短然衣裳不連調節自易若深衣長衣中衣之連衣裳者以制幣為之則中人之度以一匹制一衣所餘者得三尺二寸與其幅作正方形若人長九尺則適盡無餘苟用幅二尺二寸者為之則須用四丈八尺九寸一匹四丈尚不足八尺九寸今先連深衣之長短而圖之

衣二尺二寸　袂中二尺二寸（賈疏參鄭注投壺之）　袪尺二寸　裳四尺五寸　腰中七尺二寸（賈疏玉藻）　下齊一丈四尺四寸（據玉藻及深衣）

今試以幅二尺二寸者裁之如戊六圖

案深衣連衣裳又無襞積故帶下前後分為十二幅以存裳形玉藻孔疏云幅廣二尺二寸一幅破為二四連各去一寸餘有一尺八寸每幅交解之開頭廣尺二寸狹頭廣六寸寬頭鬻上狹頭鬻下云云然實除用此法裁之殆不可能故今據江氏永說其裁法如左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而中屈之如是者二幅共用八尺八寸如戊圖二

袂以一幅斜裁之如戊圖三共用七尺八寸

裳以一幅剖為二幅每幅廣尺一寸剖幅二寸則廣九寸每幅長四尺五寸如是者四四幅共用一丈八尺如戊圖四

袪以一幅交解為二斜幅每幅長四尺五寸如是者二二

幅共用九尺如戊圖五
外襟及右衽內曲裾裁之如戊圖六共用五尺七寸
計共用四丈八尺九寸
今若以幅三尺二寸者裁之則如己五圖
衣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如是者二共用八尺八寸如
己圖二
裳用一大幅長四尺五寸剖為三幅每幅廣一尺零六分
餘去幅縫得廣九寸如是者二共得裳正幅六共用九尺
如己圖三
裳正服有六尚不足二今以一長幅裁為二幅各長四尺
五寸又剖為正幅二交解幅四則并己圖三得裳前後正
幅八衽前後四共用九尺如己圖四
袂與外襟曲裾如己圖五裁之共用六尺
雜記納幣一束束五兩注十个為束
案古者凡物十則束之如衣脩十脡脯也束帛十端帛也
唯衣矣之束則或以為五十矣毛詩傳或以為百矣周禮大司寇注或以
為十二矣齊語韋昭注疑矣苟細長故一束之數特多至束帛之
為十端五兩則雜記具有明文更不俟他證也
五兩之幣玄三纁二閒而束之古三以法天纁二以法
雜記疊人之贈也三玄二纁
說苑修文篇天子衣帛五匹古三纁二
白虎通嫁娶篇納徵古纁束帛離皮玄三以法天纁二以法
地
聘禮注玄纁之率古居三纁居二
案纁色與黃相近說文纁淺絳也鄭注周易黃
纁故亦謂之玄黃蓋子引逸書筬厥玄黃詩瓠
黃是也一束之內玄纁相閒故謂之龍帛周文
敏龍帛束尺大實滕凱龍帛束龍雜色也一匹
二色明謂玄纁二色相閒也
庶人則用緇焉
周禮媒氏純帛無過五兩注純實緇字古緇以才
為聲納幣

用緇婦人陰也士大夫乃以玄纁
凡有事於神人而用幣則用一束其在吉禮則常祀中祀以上
周禮冢宰祀五帝贊玉幣爵之事注玉幣所以禮神祀大神示亦如之享
先王亦如之
又小宰凡祭祀贊玉幣爵之事
又大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大以黃琮
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
禮北方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
酬幣
又肆師立大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
禮器大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案肆師職天子次祀以上用幣則大祀之天地宗廟次祀
之日月星辰社稷五祀嶽瀆皆有幣帛其祭祀之數則郊
特牲疏引皇侃云天有六氣歲有六祭六者冬天圜丘一也
夏正郊天二也五時迎氣五也通前為七也九月大饗八
也雩靈恩以雩為常祭九也其用幣之數則圜丘以帝嚳
配郊以后稷配五時迎氣以五人帝配各用幣二共用幣
十四大饗并祀五天帝玉人帝以文武配用幣十二大雩
并祀五天帝亦當有配帝用幣十凡祭天之幣三十有六
地之祭歲有二也亦當有配其幣四宗廟時祭歲有四祫
祫之歲廢一時之祭仍為四祭天子七廟四七二十八當
用幣二十有八社之祭歲有三也稷亦如之亦皆有配其
幣十二日月星辰五祀五岳歲各一祭其幣十三然則天
子一歲常祀用幣為束帛者九十為帛四百五十匹此中
圜丘與郊是一是二五時迎氣果有祭否均非定說今姑
從先儒之說計之至請侯宗廟之祭歲亦以四計則五廟
為幣二十社稷歲三祭為幣六共用帛一百五十匹大夫
士宗廟常祀據特牲少牢皆不用幣唯有行則釋幣於禰
及五祀焉
及有事而告祭
周禮大祝大師宜於社造於祖設軍社類上帝大會同造於
廟宜於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諸侯將出宜乎社
造乎禰
曾子問諸侯適夫子必告於祖其於禰命祝史告於社稷宗
廟山川凡告用牲幣反亦如之諸侯相見必告於禰朝服而
出視朝乃命祝史告於玉廟所通山川反必親告於祖禰乃
命祝史告至於前所告者
覲禮諸侯氏禪冕釋幣於禰注將覲質明時也
聘禮受命之明日賓朝服釋幣於禰制玄纁束又釋幣於行
上介釋幣亦如之歸釋幣於門
周禮大祝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曾子問君薨而世子生告凡遞用束帛
諸侯遣朝禮祝聲三曰孝嗣侯某敢以嘉幣告於皇考
有災而禱祠
左傳莊二十五年夏六月享束帛朝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非
常也唯正月之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子用幣於社伐鼓
於朝凡天災有幣無牲
又宣五年山崩川竭祝幣史辭以禮焉
舍奠於學
玉制天子出征反釋奠於學注釋菜奠幣禮先師也
文王世子凡學春官釋奠於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

必釋奠於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
又始立學者既興器用幣然後釋菜
卜筮於鬼神皆用之
周禮小宗伯若國大貞則奉玉帛以詔號
又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
凶禮則喪紀以贈
既夕禮公贈玄纁束馬兩
禮弓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攝束帛未馬兩將之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伯高
公羊傳隱元年喪事有賵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
以賻
少儀賻馬與異幣不入廟門
以贈
既夕禮至於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
又贈用制幣玄纁束 案此謂主家有贈凡者之幣
雜記魯人之贈也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注言失之也士喪
禮下篇曰贈用制幣玄纁束
案魯人贈幣三玄二纁廣尺長終幅蓋束帛之具體而徵
者用帛繅五尺耳此貨不能備禮者之所為也至續漢書
禮儀志所載帝后贈幣亦玄三纁二長又二寸廣終幅則
以天子之尊而襲士之不能備禮者蓋誤用雜記之文故
鄭君於注中明言其失禮也
以荒以賙委
周禮小宰喪荒受其含襚幣玉之事注凶荒有幣玉賓客所
賙委之禮
其在賓禮則天子以待賓客
周禮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注幣帛所以贈
勞賓客者
諸侯以朝覲
書召誥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子
稽首旅王若公
書康王之誥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東賓稱畢圭兼幣曰
一二臣衛敢執璋奠皆再拜稽首
覲禮至於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用束帛束馬儐使者
又天子賜舍饔之束帛乘馬
又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注四當為三
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
史亦如之
左傳哀七年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
案諸侯朝天子之禮今唯覲禮存甚為簡略鄭目錄云朝
宗禮備覲遇禮省然覲禮之文所以簡略者亦由當時朝
宗禮文中既備言之故特著其異於彼者而已今欲補其
闕略則又當有三享王后并問六卿大夫等事案諸侯相
朝聘猶享夫人安有朝天子而不享王后者則三享之外
又當有王后三享矣又據周禮掌客職侍上公侯伯之禮
卿皆見以羔卿既往見則諸侯之來朝者必先問六卿矣
故左傳隱七年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弗賓周語叔
向聘於周發幣於大夫則諸侯及其大夫朝聘於天子具
於公卿皆有幣且主人亦有儐幣矣又據聘禮賓朝服問
卿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緣主國下大夫與賓異爵故
使上介往若王之公卿出封與公侯同爵大夫出封與子

男同爵諸侯來朝者與大夫異爵故不必親往然亦當使
上介往問此數者親禮雖無文意朝宗禮當有之由是朝
覲用幣亦可得而計焉夫子與后皆三享用束帛六又率
七介親問六卿用問幣六七介與六卿各有面幣六七四
十二當用面幣四十有二又使上介率五介問大夫天子
之大夫據周禮中大夫三十有四人下大夫八十人冬官
尚不與焉人數既多幣固不能盡及然與六官之貳與太
史內史行人之屬與賓客接者自必為幣之所當及故以
二十人計則問幣二十上介與其五介皆有面幣其數共
一百二十加以三勞三問賜舍賜車服歸饔餼王后歸禮
及歸上介饔餼與禮皆有儐幣約數之凡十有三則諸侯
一朝所用之幣約需二百餘束蓋千匹以上矣凡此皆以
聘禮差之者也

大夫以聘

聘禮賓至於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用束錦儐勞者
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儐之如初
又賓禓奉束帛加璧享
又聘於夫人用璋享用琮
案玉惟圭璋特達餘皆有幣小行人合六幣琮以錦則享
君束帛加璧享夫人或束錦加琮然聘禮公幣皆用束帛
惟私幣乃用束錦則享夫人當亦束帛加琮也
又禮賓用束帛
又賓覿奉束錦總束馬
又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夫錦束錦請覿
又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奉束帛儐以束錦馬束
又上介饗餼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儐之兩馬束錦

又賓朝服問卿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
又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
又上介面幣如覿
又衆介面如覿幣
又下大夫賓使至者幣及之
又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
賓面於卿之禮
又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以束帛致之侑之束馬束錦
又歸上介禮儐之兩馬束錦
案此有儐幣則亦當以束帛致之
又公於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
其爵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
又大夫於賓一食一饗上舍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
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又君使卿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
又遂行舍於郊君使卿贈如覿幣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
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
又大夫親贈如其面幣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
幣
又賓於館檖問釋四皮束帛
案聘國所用幣以上所陳者計之其為束帛者十有一享
幣一也享夫人幣二也問卿卿三人玉也上介問大夫大
夫五人達前十也釋於館檖問十一也其為束錦者五十
儐郊勞一也儐夫人勞二也儐致饔餼賓一介一歸禮賓一介一上六也賓介私覿賓介五十二也私面於三卿賓介共十八三
十也上介及三介私面於下大夫夫人共二十連前為五
十四也儐夫人

十也共用幣六十一束為幣三百有五匹若主國所用幣則為束紡者一賄是也為束帛者十二郊勞一也禮賓二也致饔餼賓一上介一上四也夫人致禮賓介一上六也饗酬幣賓二上介一上九也食侑幣賓與上介各一十一也禮聘君幣十二也為束錦者五十有八三卿於賓酬幣三侑幣三於上介酬幣若侑幣三五大夫於上介酬幣若侑幣五君於賓介贈幣六三卿於賓介贈幣一十有八五大夫於上介及其三介贈幣二十共為幣七十一束三百有五十匹又賈疏計賓之私幣尚有五大夫饗食之酬幣侑幣然經雖渾言大夫於賓一食一饗此大夫當指賓幣之所及者即三卿與下大夫之賓使至者而已若下大夫之未嘗使至者賓不親問而使上介率三介問之自無饗食賓之理故不能有酬幣侑幣也至上介及眾介私幣賈氏所計又失之少經言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其面如賓面於卿之禮則上介與其三介於下大夫均有面幣有面幣則五大夫亦必有贈幣以報之經渾言大夫贈上介眾介則下大夫亦當在內矣以上文所計與賈疏不合故附著之

諸侯以下以儐使者

見上

以私相贈遺

孟子引逸書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又孟子居鄒季任為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居於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

韓詩外傳孔子遭齊程本子於郯之間傾蓋而語終日有閒顏子路曰取束帛十匹（謹案束帛當為指一匹也）以贈先生

諸侯之嫡子及諸公之孤以為贊

饗以酬賓

士冠禮乃賓醴以壺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

士昏禮男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道者酬以束錦

聘禮見上

內則宰醴負子賜之束帛

左傳莊十八年虢公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又傳二十五年晉侯朝五王饗醴命之宥又二十八年王饗醴命晉侯侑

注既饗又命晉侯助以束帛以將厚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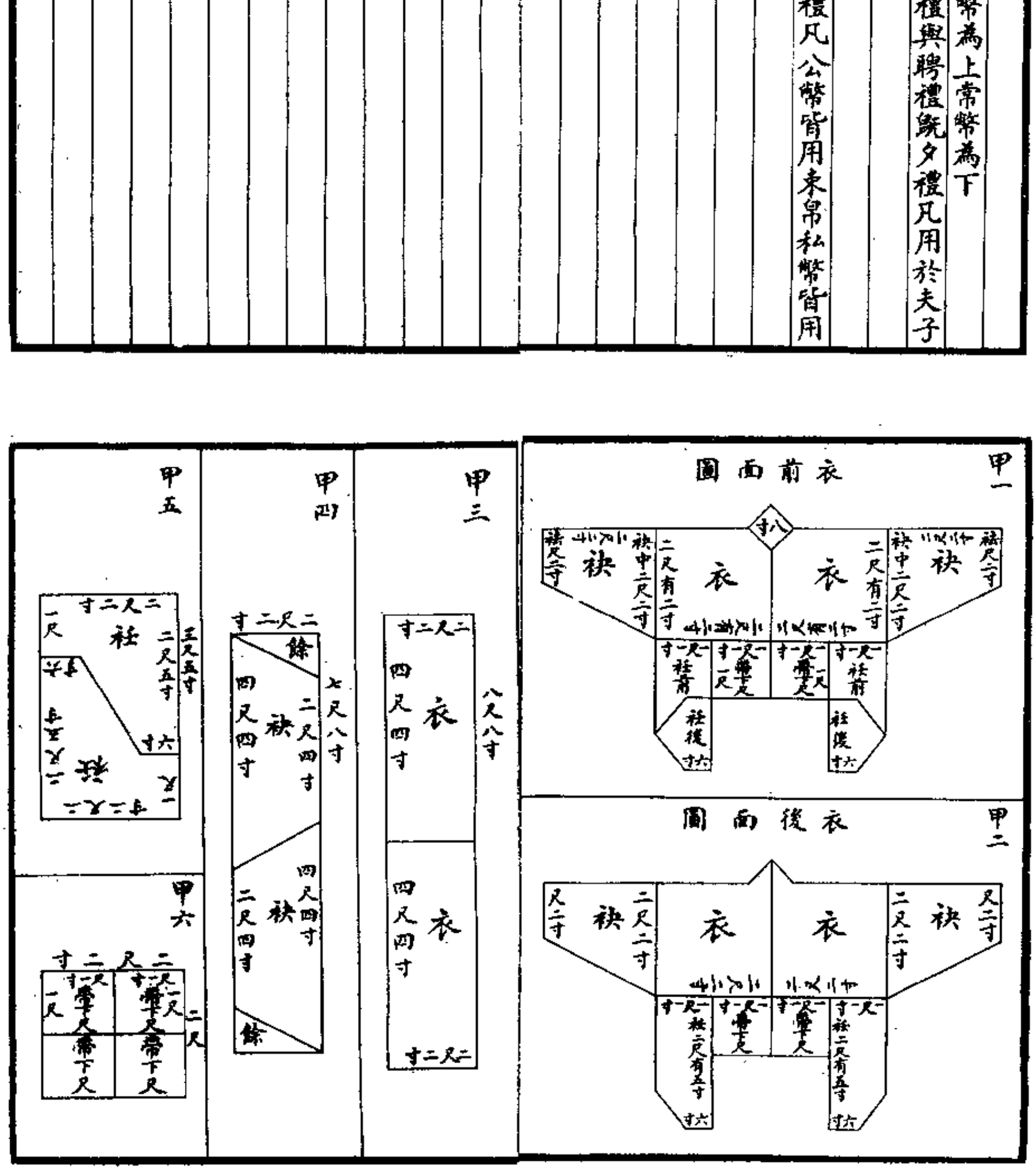
又昭元年秦后子享晉侯造舟於河十里舍車自雍及絳歸

取酬幣終事八反

食以侑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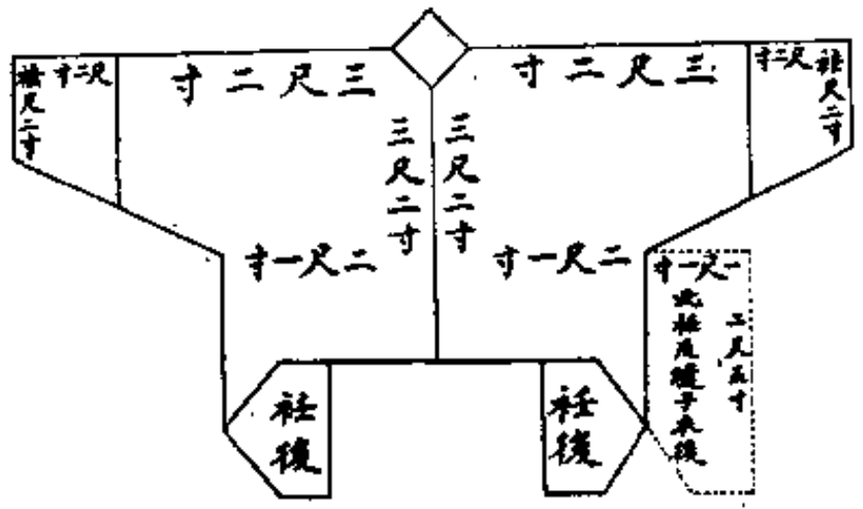
公食大夫禮公受宰夫束帛以侑

又大夫相食侑幣束錦也
禮之所行莫不有幣凡用幣制幣各
紫上引天子巡守禮朝貢禮與聘禮既夕禮凡用於夫子
及鬼神者皆以制幣
束帛為上錦為下
紫上引聘禮及公食大夫禮凡公幣皆用束帛私幣皆用
束錦
此其大略也
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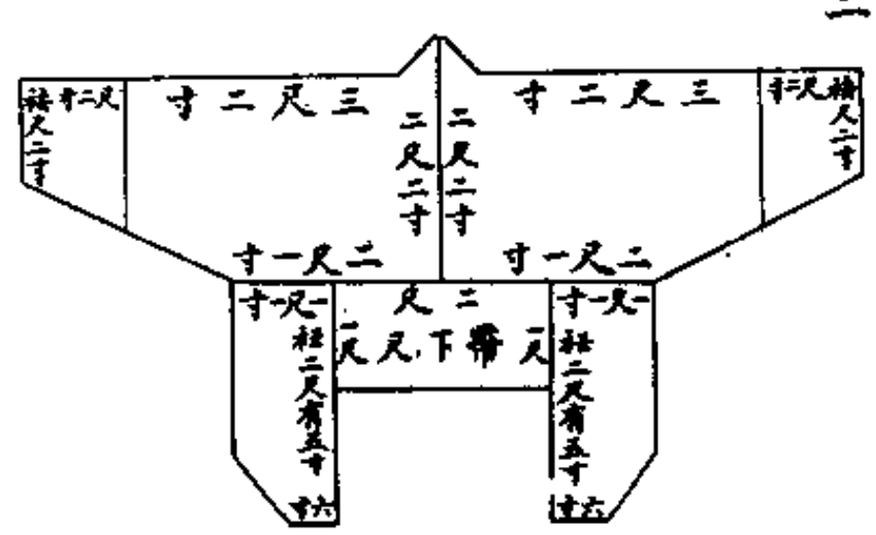
乙一

衣前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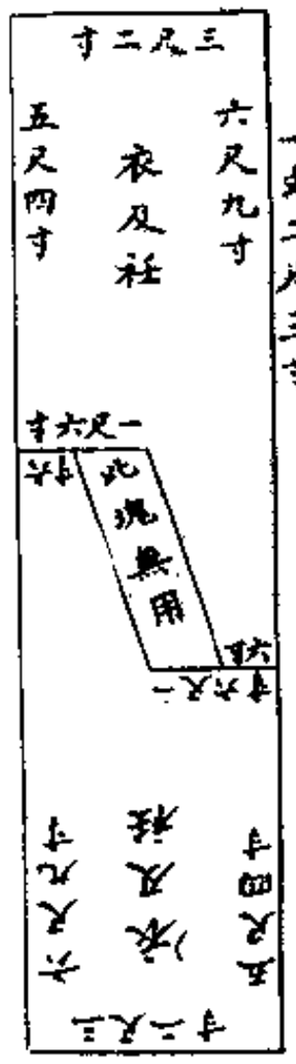


乙二

衣後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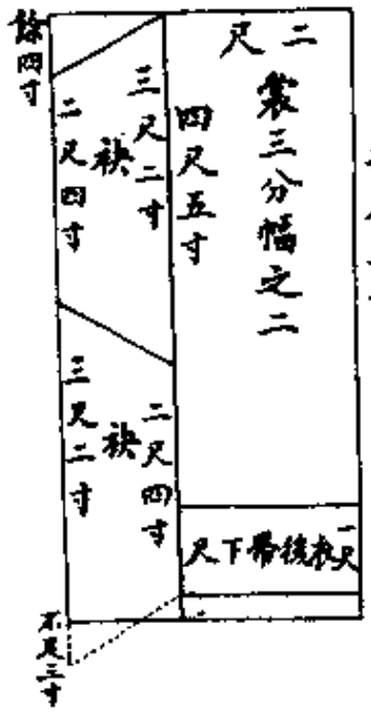


乙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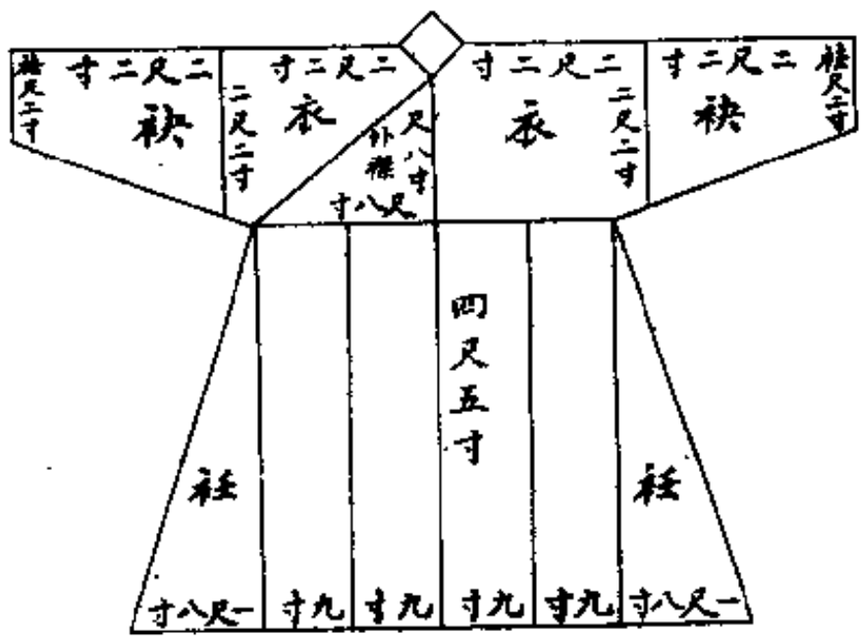


乙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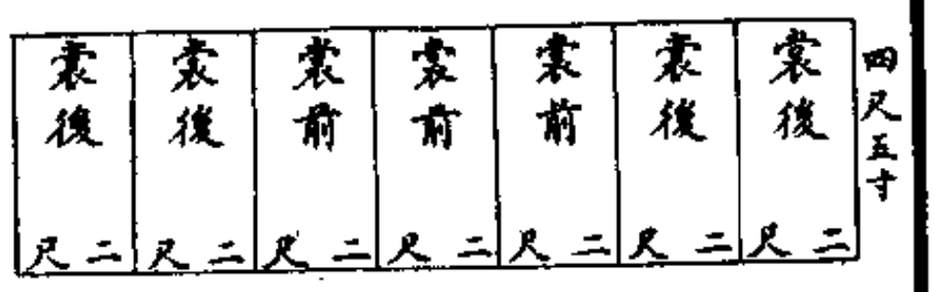
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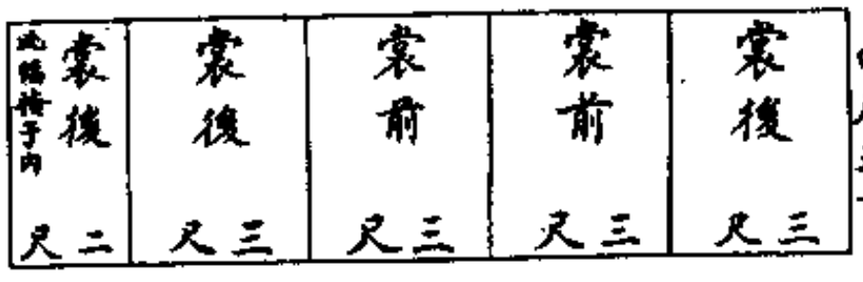
戊一



丁一



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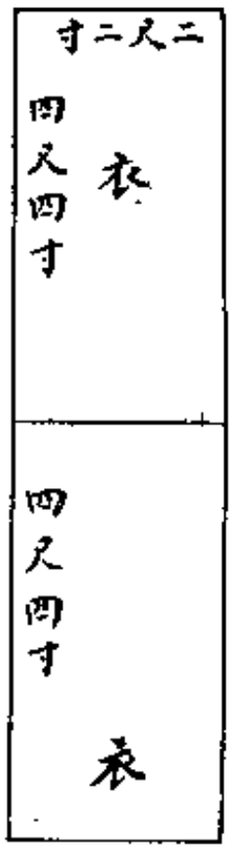
戊六

戊四

戊三

戊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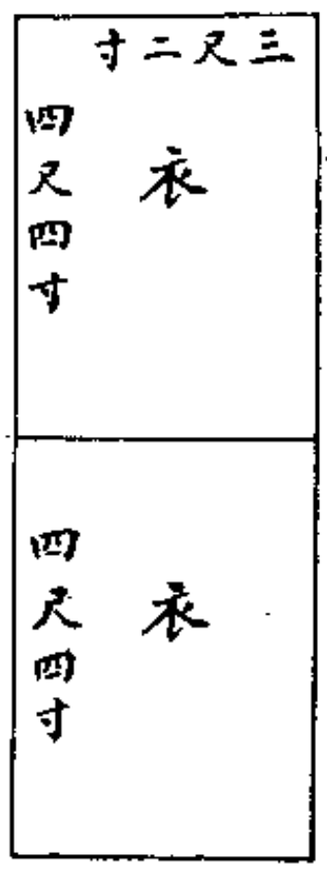
戊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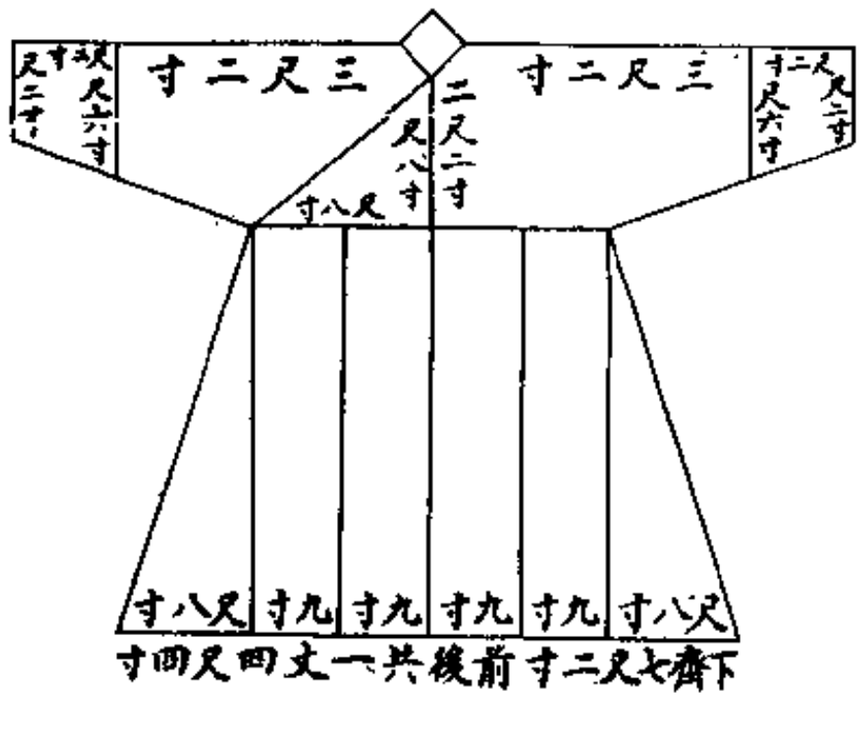


己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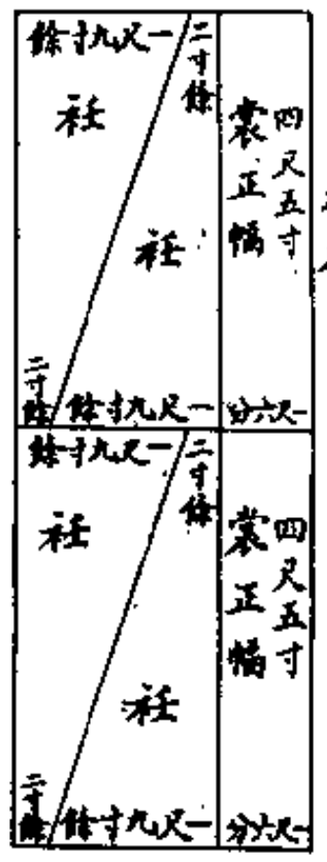
己二

己一





乙四


一尺九寸餘
二寸餘
四尺五寸
裏正幅
社
社
一尺九寸餘
二寸餘
社
社
四尺五寸
裏正幅
一尺九寸餘
二寸餘

乙五

三尺二寸
袂
二尺四寸
餘
袂
六尺
餘
一尺八寸
曲
裾
一尺八寸
餘
一尺八寸
外
裾
一尺八寸
四寸

漢時布帛皆廣二又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
說文匹四丈也从八八揲一匹八亦聲
案古文匹不从八此許君以漢制說小篆也
鄉射記注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又二寸
流沙墜簡二器物類任城國亢父縑一匹幅廣二尺二寸長
四丈重廿五兩直錢六百一十八
自漢賦南蠻始用賨布
說文貝部賨南蠻賦也
風俗通盤瓠之後輸布一匹二丈是為賨布
通典漢武陵郡丈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是為賨布
魏晉以後中原户調亦皆用絹
晉書食貨志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
户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
又晉武平吳之後制户調之式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為户者半輸
無絹之處以縑或布代之
初學記引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當
輸疎布當綿絹者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
案此條見初學記卷二十七今傳世明安國刊本如是然
明刊初學記自卷二十五以後訛脫殊甚此條疎布一匹
以下二句不可通疑當作疎布六丈當絹一匹一匹當綿
三斤上句有魏書食貨志可證下句則據本文自明惜不
得宋本一證之

魏晉以後中原户調亦皆用絹
晉書食貨志魏武初平袁氏以定鄴都令收田租畝粟四升
户絹二匹而綿二斤餘皆不得擅興
又晉武平吳之後制户調之式户歲輸絹三匹綿三斤女及
次丁男為户者半輸
無絹之處以縑或布代之
初學記引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縑當絹者及餘處當
輸疎布當綿絹者疎布一匹當絹一匹絹一匹當綿三斤
案此條見初學記卷二十七今傳世明安國刊本如是然
明刊初學記自卷二十五以後訛脫殊甚此條疎布一匹
以下二句不可通疑當作疎布六丈當絹一匹一匹當綿
三斤上句有魏書食貨志可證下句則據本文自明惜不
得宋本一證之

端屯綾者皆隨近合成
又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縑帛之類必定其長短廣狹之制
端匹屯綾之差注雜錦綾段紗穀紕紬之屬以四丈為匹布
則五丈為端
魏晉以降微調之吏恒多取於民或增尺法
隋書律歷志晉後尺比晉前又一尺六分二釐
又宋氏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又梁朝俗間尺比晉前又一尺七分一釐
又後魏前尺比晉前尺二寸七釐
又後魏中尺比晉前尺二寸一分一釐
又後魏後尺比晉前尺一尺二寸八分一釐（後周市尺與晉尺相同）
又後周鐵尺一尺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釐
又後周市尺即鐵尺一尺二寸當晉前又一尺二寸七分六

又開皇官尺同上

大唐六典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一尺二寸為太尺十尺為大尺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鍾律測晷景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內外官司悉用大者

案尺度之制由短而長殆為定例而其增率之速莫劇於西晉後魏之間三百年間幾增十分之三前此則周尺漢尺雖不必全相符合（隋志之說然）其增率不得逾數分求其原因實由魏晉以後以絹布為調官吏懼其短耗又欲多取於民故其增加之率至大且速今試證之魏書高帝紀太和十九年詔改長尺大斗然楊津傳云延昌末津為華州刺史先是受調絹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案自大和末至延昌不及二十年而其弊如故則前復可知矣又張普惠傳神龜中天下民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復徵綿麻普惠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忻戰交集何者闇復高祖舊典所以忻成功俱可復而不復所以戰違法仰維高祖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需綿麻之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舞以供其職奔走以役其勤（中略）自茲以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維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幅廣度長秤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所謂悅之不以退愚臣之所以未悅者也尚書既知國少綿麻不惟法度之（關字）易民言之可畏便欲去天下之大信棄己行之成詔追前之非遂後之失奏求復還綿麻以充國用愚臣竊以為於理未盡何者今宮人請調度造衣服必度付稱量絹布匹有丈尺之盈一猶不計其廣綿綿斤兼百銖之剩未聞依律罪州郡若一匹之濫一斤之惡則鞭戶主連三長此所謂教民以貪者也今百官請俸人樂長闊并欲厚重無復準秤得長開厚重者使云其州郡能調絹布精闊且長橫發其聲不開嫌長惡廣求計還官者此百官之所以仰負聖明也今若必復綿麻者謂宜先令四海知其所由明立嚴禁復本幅度新綿麻之與依太和之稅其在庫絹布并及絲綿不依典制者請遣一尚書與太府卿左右藏令依今官度官秤廣長折給請俸之人總常俸之數千俸所出以布（當作市）綿麻亦應共一歲之用使天下知二聖之心愛民憎法如此則高祖之軌中興於神龜明明慈信昭布於無窮則孰不幸甚云云此疏言當時增尺之理極詳故備錄之唐尺與前代諸尺比例史雖不言然當與隋尺相等（說見余唐尺注）惟傳世之宋三司布帛尺則比唐尺較短頗與前例相異然宋時絹布已以四十二尺為一匹故尺法雖短而絹布修廣已適於唐苟合匹法與尺法參觀之可知斯說之不謬也

或增匹法

北史盧同傳同照平間累遷尚書左丞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百姓歲調皆長七八十尺以適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乃舉案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罪

魏書食貨志孝靜時諸州調絹不依舊式齊獻武王以其害

民興平三年冬請班海內悉以四十尺為度天下利焉
北史崔暹傳天保八年遷尚書右僕射時調絹以七丈為匹
暹言之乃依舊焉
按太平御覽八百十七引北齊書作時調絹以七尺為丈
語不可通且北齊書無此語册府元龜亦作以七尺為丈
皆誤
通典開元八年二月制曰頃者以庸調無憑好惡須準故遣
作樣以頒諸州令其好不得過精惡不得至濫任土作貢防
源斯在諸州送物作巧生端苟欲副於斤兩遂則加其丈尺
有至五丈為匹者理甚不然閭尺八寸長四丈同文共軌其
事尺行若求兩而加尺甚暮四而朝三宜令有司簡閱有踰
於比年常例丈尺過多者奏聞
案唐絹闊尺八寸即鐵尺之二尺一寸六分比諸漢時已
廣一寸三分有奇而匹長比漢時長二尺五寸有奇此有
唐盛時之制視後魏北齊之法外徵調者異矣
容齋三筆周顯德三年勅舊制織造紬絹布綾羅錦綺紗
縠等幅闊二尺起來年後並須及二尺五分宜令諸送府州
來年所納官絹每匹須及一十二兩其紬絹須要夾密停勻
不定斤兩其納官紬絹依舊長四十二尺今之稅絹長短闊
狹斤兩頗本於此
宋史食貨志自周顯德中受公私織造並須幅廣二尺五分
民間所輸布匹重十二兩疎薄短狹塗粉入藥者禁之河北
諸軍州重十兩各長四十二尺宋仍其舊
程大昌演繁露古帝五必用度量後世所傳商尺周漢尺不
相參同蓋世異而制殊無足怪今雖國有定度俗不一制曰
四尺幅闊一尺四寸亦據諸人服用之物所據街市緞匹紗
羅綾絹擬合一體依照在先定例
官尺者與浙尺同僅比淮尺十八而京尺又多淮尺十二公
私隨事致用予嘗怪之蓋見唐制而知其來久矣唐帛每
四丈為一匹蓋用大尺準之蓋疋尺四十八尺也疋尺長短
不知當今何尺然今官帛亦以四丈為匹而官帛乃今官尺
四十八尺準以淮尺正其四丈也國朝事多本唐制豈今之
官尺即用唐疋尺為定耶不然何為官府通用省尺而繒帛
特用淮尺也
案宋帛修廣上所引宋史食貨志與演繁露說不同一以
為長四丈二尺一以為長四丈然程說無徵疑宋志是也
今傳世宋三司布帛尺摹本較唐大尺頗短然以匹法之
所加者償之有餘尺制稍短殆以此也
大抵不離乎漢制者近是金元以後廢絹布之征致其修廣雜
定
元典章工部至元二十三年三月初九日中書奏過先致奉
聖旨緞疋長五托半之上依官尺闊一尺六寸
尺太德十一年正月十六日江浙行省准中書省咨戶部議
得係官緞匹例織造幅闊一尺六寸長五托之上除已剪
付御史臺行下各送按察使體覆外行下各路多出文榜嚴
加禁約織造緞匹布絹之家選揀堪中絲綿須要清水夾密
織造每匹各長二丈四尺四寸並無藥絲綿方許貨賣又
元貞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承奉中書省劄付蒙古文譯照
得諸路局院造納緞匹內諸五百官長八托緞匹各幅闊一
尺四寸五分常課長六托每幅闊一尺四寸照勘得既足上
位用八托六托緞匹每幅闊一尺四寸五分諸人所用不得
同御用緞匹理應降等今既諸局院見造常課每匹長二丈
四尺幅闊一尺四寸亦據諸人服用之物所據街市緞匹紗

元丁匹算法匹法有四十二尺二十八尺二十四尺三種
元刊無名氏算術匹法有四十八尺四十二尺三十八尺三種
元無名氏獃思集算法四丈為一匹（原注一匹或四丈二尺或三丈五尺）五丈為一端（原注一端或五丈二尺）
又大綾闊二尺一寸小綾闊一尺六寸各長五丈二尺
又布長三十五尺
又綵緞長四十二尺
而歷代修靡踰制者不計焉
金樓子宋高祖時廣州所部二子石有獻入筒細布一端八丈
唐會要代宗大歷中詔獨窠文沙四尺幅等並宜禁斷
墨莊漫錄梓州織八丈闊幅絹前世織工所不能為也
至其價則漢以前大率布三而當絹一
管子乘馬篇黃金一鎰百乘一宿之盡也無金則用其絹季絹三十三（注三等其下者曰季）制當一鎰無絹則用其布經暴布百兩當一鎰
漢則布二而當絹一
漢書王莽傳莽下吏祿制度曰子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國用不足人民騷動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祿十緺布二匹或帛一匹
南北朝之際則布三而當絹二唐則布五而當絹四
見上
以錢計之則自周末以至漢魏帛一匹率不踰千錢
管子季絹三十三則當一鎰布二兩則當一鎰
案鎰古作溢士喪禮記歛衾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二十兩為鎰春秋以後以溢計金故字又作鎰趙岐孟子為巨室章注章昭晉語注高誘秦策注孟康漢書食貨志注皆云二十兩為鎰唯趙岐注孟子陳臻章以二十四兩為鎰與巨室章注不同史記燕召公世家正義引孟康說亦同以諸家注決之則四字殆衍也漢以一斤為一金秦以前則以一鎰為一金則欲知當時價絹必自金價求之矣
孜管子輕重篇云粟價平四十則金價四千粟價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價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云云如使管子所云金價為一鎰之價則絹一匹直錢百二十五布一匹直四十一而已如所云者為一斤之價（輕重篇又云得成金萬二千餘斤則者此書時又似以斤計金矣）則匹絹亦不過百五十匹布五十耳管子一書雖非春秋時作當出於秦漢閒人之手略足以見當時之絹布價也
太平御覽布帛部引漢書曰張敞為京兆尹長安游徼受賕布罪名已定其母年八十守遺腹子詣敞自陳願乞一生之命敞多其母守節而出教吏量所受布狹幅短度中疏麄二尺賈直五百由此得不死
案此條今不見漢書疑御覽引他書而誤題耳且其斷獄亦與漢律不合據漢律賕罪一匹無死法且漢時以金計賕不以絹布漢書匡衡傳司隸校尉王駿劾奏衡監臨盜所主守直十金以上可其奏勿治丞相免為庶人又薛宣傳宣為左馮翊始高陵令楊湛貪猾不遵宣乃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對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為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湛即時解印綬付吏為記謝宣

終無怨言又陳萬年傳注引如淳曰律主守而盜直十金棄市據此則漢律臧十金以上乃科死罪漢時一金其值一萬敝吏所受臧布以狹幅短度疏麤二尺乃直五百則無所虧者一匹之直亦僅直五百二十有六貲直既少數又奇零決不能以此為入死罪之限又王子侯表承鄉侯德天坐恐猲國人受財臧五百以上免高惠功臣侯表秦侯楊毋害坐詐紿人臧六百免秦武昭宣元成功臣侯表梁期侯任當千坐賣馬一匹價錢千五萬過平臧五百以上免五百以上與敝吏所犯同當千免侯之外更無餘罪則敝失之罪亦斷無死法唯晉書刑法志紀魏文帝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絹二丈附輕罪論之論洪素世此乃枉法之罪故處以重典漢制恐不如是也又案魏書高祖紀太和八年六月詔曰錢行之後臧滿一匹者死則以匹絹論死罪乃後魏以後之制然則此條不獨漢書所無又失當時事實疑北魏後人所附會而北齊修修文殷御覽時誤采之至宋人修太平御覽布帛部引其書耳殊不足以此定漢時之布價也

范子計然白素出三輔匹八百 太平御覽布帛部引其言三輔蓋漢時語也

風俗通丞相薛宣決曰縑直數百錢何足紛紛

流沙墜簡二器物類任城國亢父縑一匹直錢六百一十八按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紈素之價倍縑則縑當得素價之半范子云白素匹八百則縑價不過四百至任城亢父縑云一匹直六百一十八則棄價當在千錢以上蓋二書所紀時代不同范子有三輔字當為前漢時事任城國則章帝元和元年始建乃後漢事也絹之中紈素為上縑次之絹又次之音令綵一匹當絹六丈則絹賤於縑者又三分之一據前漢素價絹一匹當直二百六十餘據後漢縑價絹一匹當直四百餘矣

至晉氏喪亂徵發嚴急乃有直千錢以上者然率不過數百晉書王導傳時帑藏空竭庫惟有綿數千端絹萬匹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綿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服之綿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

晉書石勒載記勒欲令公私行錢而人情不樂乃出公絹市錢限中絹一千二百下絹八百然百姓私買中絹四千下絹二千巧利者賤買私錢貴賣於官坐死者數千人而錢終不行

宋書沈懷文傳齋庫上絹年調鉅萬匹綿亦稱此期限嚴峻民間買絹一匹至二三千綿一兩亦三四百

齊書武帝紀永明二年詔揚南徐二州今年戶租三分二取見布一分取錢來歲以後遠近諸州輸錢處並減布直匹准四百依舊折半以為永制

又王敬則傳竟陵王子良啟頃錢貴物賤始欲兼倍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一千而民間所輸皆為九百漸及元嘉物貴轉賤私貨則來直六千官受則匹準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今四民所送猶依舊例昔為損上今為刻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

魏書食貨志天安皇興間歲頻大旱絹匹千錢又永安二年秋詔更改鑄錢文曰永安五銖官欲貴錢乃出藏絹分遣人子二市買之絹匹止錢二百而私市者猶三百

北史房謨傳魏朝以河南諸州鄉俗絹濫送絹一匹徵錢三

百人庶若之乃表請錢絹兩受任人所樂朝廷從之
有唐之盛絹價尤廉
唐書食貨志貞觀初絹一匹易米一斗至四年米四五錢
舊唐書馬周傳貞觀十一年周上書曰往者貞觀之初率土
荒儉一匹絹才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愛憐
之故人人自安曾無謗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匹絹得
粟十餘石而百姓以為不愛憐之咸有怨言
通典開元十三年封泰山斗米至十三文青齊斗穀至五文
自後天下無貴物兩京斗米不至二十文麪三十二文絹二
百十文
唐書食貨志貞元四年後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
大唐六典刑部郎中員外郎職凡計贓者以絹平之注準律
以當處中絹估平之開元十六年敕其以贓定罪者並以五
百五十為定估其徵收平贓並如律
唐會要開元十六年五月二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
贓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絹貴賤處計贓不至三百
即入死刑貴處至七百以上方至死罪即輕重不侔刑典安
寄請天下定贓估絹每匹計五百五十為限敕依其應徵贓
入公私依常式
案唐律名例篇諸平贓者據犯處當時物價及上絹估六
典注引律則云以中絹估蓋以上絹估者初唐之事而以
中絹估者開元時事也唐時強盜贓自一匹以上其罪絞
則林甫奏所云山南三百即入死刑河南七百以上方至
死罪者皆指當時中絹一匹之價也
及天寶之亂而價增於舊者幾至十倍
杜甫憶昔詩豈聞匹絹直萬錢
案此詩作於永泰至德間匹絹萬錢雖詩人奏大之詞然
亦當及數平矣
陸贄論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疏往者初定兩
稅之時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為絹
三匹價計稍貴徵則不多及乎頒給軍糧計數而不計價此
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匹折錢一
千五六百文價既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尚
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
唐書食貨志貞元四年後初定兩稅貨重錢輕乃計錢而輸
綾絹既而物價愈貴所納愈多絹一匹為錢三千二百其後
一匹為錢一千六百輸一者過二雖賦不增舊而民愈困矣
容齋續筆引太常博士許載吳唐拾遺錄吳順義中絹每匹
布價五百文紬六百文綿每兩十五文宋齊邱請絹每匹攙
為一貫紬為二貫四百綿為四十文皆足錢以折稅徐知誥
從之
至宋元而復平
宋史食貨志先是咸平初廣南路轉運使陳堯叟言准詔課
植桑棗積外唯產芋麻許令折數仍聽織布赴官場博市匹
為錢百五十至二百至景佑初三司請以布償芻直過厚命差減
布為錢千三百六十斤布千七百仁宗以取直過厚命差減
其數
釋文瑩玉壺清話祥符初王勉知潁州歲大饑出府錢十萬
緡貸於民約曰來年蠶熟每貫輸一縑謂之和買自爾為例
范鎮東齋紀事薛簡肅公時布一匹三百文依其價春給以
錢而秋令納布民初甚善之今布千錢增其價才至四百其
後轉運使務多其數富者至數百匹貧者亦不下二三十匹

而貧富俱不聊矣

又張尚書詠在蜀時米斗三十六文絹匹三百文公計兵食外盡令輸絹米之餘者許城中貧民賈之歲凡若干貧民頗不樂公曰他日當知矣今斗米三百絹匹三貫富人納貴絹而貧人食賤米皆以當時價於官無所損益而貧富乃均矣容齋三筆十四熙寧七年遣三司幹當公事李杞經畫買茶以蒲宗閔同領其事蜀之茶園不殖五穀惟宜種茶賦稅一例折輸錢三百折絹一匹三百二十折紬一匹十錢折綿一兩二錢折草一圍凡稅額總三十萬杞創設官場歲增息為四十萬

案今所傳透簾細草不著撰人姓名書中絹匹皆以四十二尺為匹法當是宋人之書所計絹價自九百至千二三文不等此書當作於仁英二宗之世至神宗以後絹價驟貴如東齋記事所記者是已蘇軾贈谷偃竹畫記亦云文與可寄詩云擬將一段鵝溪絹掃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畫用絹二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欲得此絹而已與可亦云二百五十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與可蜀人與范景仁同時以景仁所記蜀中絹價計之二百五十匹當直七百五十十可以買田歸老矣宋時絹價史無明文據上所引書可得其大略蓋遠責於唐之盛時矣元典章至元三十一年六月初九日聖旨一件一匹紗十兩絲一匹羅一斤絲

又至元二十三年九月江西行省遣為織造緞匹內紵絲六托每用正絲四十兩得生淨絲三十六兩八托用正絲五十三兩得生淨絲四十七兩七錢

案元典章大德五年三月十日江西行省定價額絲每斤中統鈔四兩八錢又案元史食貨志至元二十四年改造至元鈔每一貫書中統鈔五貫又銀一兩當至元鈔二貫則中統鈔一兩元鈔一兩與一貫等於至元鈔行後僅當白銀一錢類絲每斤中統鈔四兩八錢即現銀四錢八分淨絲之價不過倍之然則羅一匹用絲一斤需銀一兩左右加以織工至多不及二千錢羅價倒貴於絹則元時絹價又廉於宋時然元時貨幣僅有紙鈔如上所謂實由於銀貴而不由於絹賤此又不得與他代同論也

此自漢迄元布帛丈尺價值之大略也至其種類之繁則任民大椿之釋繒詳之矣

50 49 46 5

女

采

雜

誌

採題

緊昔太公九府爲圜法之權輿周禮六官有邦布之職掌禹湯所鑄筦子未著其文夏殷靡詳班志或疑其說是則員方取象實始於蒼姬子母相權下開夫赤制龜貝之運既謝鼻莢之製遂孳銖兩區分形式代變李唐舊事封演之書不傳趙宋多才鄱陽之志略具自斯以降著錄尤夥缺而未備勘探驪珠擇焉不精混貫魚目重牲貲繆覽者病之葉君煥彬卦奚三倉挺挏百氏五鹿折角驚其談鋒千雞富蹠飫此腹笥撰爲古泉之咏取證吉金之銘載籍極博論撝魯褒之神折衷至精睡卻王衍之物爰推其例迺有數善太昊九棘神農一金鄭志臚其異名董譜逞其

肊說神奇人品類鴨化之荒唐皇古紀年笑鴻荒之疏遠不識安字猥云軒轅但睹陽文卽曰顓頊君斷自周代參以鄦書安邑地名非必禹都所館乘馬齊幣定爲虞國相傳垣字別體巨倡全非寶篆異文朋益皆誤導滯釋疑可以觀古貨泉流傳國運攸繫有以徵物力之豐耗驗制作之楛良或鎔鑄精工或攙和窳薄盛衰若鏡模範斯存君兼資三長仰睇千禩開通開元辨之歐體雙銖雙劍正彼齊書直百加爲悟貨賜之通借吳興舊沈定冶鑄之官私可以證史自來文人強作解事鄉壁虛造託素王之書奇觚妄會摹蒼帝之篆方足難識疑爲晉代桃源刀環連文認作秦時明月君推求義例諦審偏旁刊賈疏之野文定鄭注之增義晉陽蕩陰蒲子汝水開邦寶造乘邑非梁作與詛同戈從劇減二金當爲寶化五行宜辨刀銘莫不析點畫於毫芒通形聲於訓故至於夲爲袁半圖卽罳增杏爲九齊刀正沂州之誤字黃千莽布拾新室之遺文尤能決眾說之糾紛掞六書之奧祕鑒微識眇可以訂譌米鹽淩雜小道可觀叢殘綴拾大雅不廢迺或俗情染墨過信齊器之犧浮說雌黃致疑魯鼎之贋君鴻才英妙夜識金銀鱗舊瓌奇源分涇渭別蟻鼻藕心之非幣梳磬更屬虛誣

蚊辟兵利市之無靈符籙誰云劾制八仙高會曹舅原是少年五毒祛邪天師特顯靈蹟龍皆四足孔僖之傳堪稽背有三釘憲宗之紀斯合周元祕戲顚倒鴛鴦正德催生描摹龍鳳謂刀幣皆瘞錢之屬目印紐爲私鑄之遺足見鐵耕癖談猶爲得半晏海金索總屬習非殫見洽聞可以博物夫攷據顓學或儉收藏賞鑒名家每疏擘究求其通經史之古義正金石之遺聞埽葉無譏積薪居上超超元著歎觀止矣既付剞氏屬爲弁言錫瑞翠柏供餐阮囊羞澀青鏤入夢江筆荒蕪今披酋首之詩恍入五都之市阿堵不識數契齒而笑愚奇寶莫名向佛頭而着穢嗟乎人頭騎馬爭傳烏弋之形模白腹黃牛未睹赤符之興復海

舶外溢關市不譏銅山西傾漏卮難塞諷君斯集尤不禁感慨係之也已光緒辛丑冬月愚弟皮錫瑞謹序

鑄幣相沿起歷山天荒一破各開顏誰知遍地泉流日流到人間更不還

管子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山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糧賣子者周禮天官外府鄭氏注云錢泉也其藏曰泉其行曰布取其流行無不徧也漢書食貨志利於刀流於泉注如淳曰名錢爲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泉者流行如泉也

尙金尙錡貴稽鈞乘馬頒從十二州莫據空文談舜典殘篇須訪大舶頭

六字幣中作尙全右作隶下左作尙㠯洪遵泉志有一品爲尙全未尙正㠯與此相類殆傳寫之異宋羅泌路史注引董譜又以爲尙策乘馬正五六字所見又與洪異輝案管子臣乘馬篇有虞國得筴乘馬之數語乘馬數篇有虞筴乘馬已行之語故注家定此幣爲舜物余獨因此悟爲齊幣管子山至數篇桓公問管子曰請問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美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邑以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資在上幣資在下國穀十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器械財物苟合於國器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責者（注責讀爲債）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日而決國筴出於穀軏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據此云云是桓公時曾用此幣與周禮泉府貸息之法略同前云虞國又云有虞不必定是虞舜虞舜不當稱國有虞猶之有吳斯蓋虞號之虞齊仿鑄之耳隶者乘之省變正卽馬字或作夆又作夆又作夆說文馬下引古文作影引籀文作影其旁卽夆字也再省爲夕又省爲正馬服幣之匹匹皆馬之上半也劉師陸

虞夏贖金釋文各因其體釋之以正爲正以夆爲倒子此由不知古篆增省之故以肊定之至戴熙古泉叢話以隶夆爲梁邑益影響不足信矣

寶貨錢成重兩餘周京圜法此權與籀文繁簡全難定朋益無從考許書

洪志云國語景王二十一年將鑄大錢單穆公曰不可王勿聽卒鑄之唐固曰重十二銖又曰大錢五十鄭衆曰錢始一品景王鑄大錢而有三品後數變易不失本制唐固所謂大錢乃王莽時錢非景王所鑄明矣余按顧烜錢譜金光襲錢寶錄李孝美錢譜以大錢寶貨兩存之董逌錢譜始去大錢余謂此錢當以班氏史爲正

董說得之矣輝按漢書食貨志周景王時患錢輕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欽定西清錢錄載二品一曰寶三化一曰大化皆志所云寶貨也余藏其一曰寶三化友人李幼梅觀察輔耀亦有之但其文一曰寶三化一曰寶大化與此文異嵐儕儕三字均即寶篆之變蔡雲癖談讀爲朋貝六貨朋貝四貨諸可寶古泉說据說文嗑古文作朕漢書百官公卿表蔣作朕虞注蔣古文益四環錢疑箇中魚袁誰疏證篆籀旁搜到鼎彝

圜法始於周漢書食貨志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而方是周錢尚圜之明證蔡雲癖談云余有小圓幣如漢半兩者右作𠂤古文魯也左作𠂤似即右文而反之然字體稍模糊矣別搆一小幣正中作𠂤與石鼓文魚字同蓋魯省文盉和鐘銘魯省作𠂤輝按古旅魯同字說文旅下云𠂤古文旅古文以爲魯衛之魯此品或即魯幣歟

錢鎛無人補鄭箋我疑鏟幣利農田春泥雨過行人拾猶是蚩蚩抱布年

鏟幣初尚齒吉金所見錄云出土最晚元明以前未有言及者近來見者甚多大小文字互異賞鑒家呼爲鏟幣或曰空心幣玩其銅質篆文似在前諸布之先爲春秋以前物衛氓之詩曰抱布貿絲集傳釋布爲幣正合管子刀布爲下幣之說邇來中州出土者甚多山右亦間有之其爲衛幣似有可據鮑康觀古閣叢稿三編引陳介祺云此眞是庚乃錢鎛之錢以其至利於民故上古取而象之以爲貨非有此則今日錢之名胡爲乎來哉仿古之泉爲圜制而名以古貨之錢此漢以來之誤非有今呼爲鏟幣空首幣之古貨又有象田器上古無文字之貨何由知錢之制與名展轉之說而得其眞乎又可證鍾之名鎛亦因其形似田器而起不可謂之鎛也又云以鍾鎛推之則下不齊者爲鎛下齊者爲錢

幣銘莒宋古文尊韓字無因韋半存六國未頒秦正朔人間何處有桃源

鮑康泉說空首布作肩者陳介祺釋爲宋作○者釋爲莒省是也若尖足布之韋釋爲韋云即韓省按韓從韋幹省聲不當其聲使人不曉至方足布作𠂤者釋爲桃源則附會矣

馬服長平又晉陽蕩陰而外曰高唐傳來藥鏟盧圄富三晉縱橫一趙强

古幣一品文曰馬反邑蔡雲癖談釋爲馬服邑三字一品文曰長平釋爲長平二字一品文曰安上一品馮雲鵬金索疑當字爲安倒書目爲

安陽八十一品文曰㠯蔡雲癖談謂㠯爲蠶謂㠯爲
吾以爲蠶吾二字輝謂上當讀晉陽八十下譜曰晉陽
又一品文曰陽至洪志引舊譜以爲文不可識輝按陽
即蕩字の即陰字至即寶字又一品文曰高唐又一品
名藥鏟幣上有晉盧等字幣署垣共大名滿數天晉晉韓
趙爪分列附庸
古幣有皮氏山陽平陽南陽汝水襄垣封等名皆魏地
也見戰國策又一種垢字圓幣路史葛天氏注引李泊
云幣古文葛字董譜云葛天氏之幣从土从曰乃古
之合字即爲聲也昌與垍同又一種圓幣文云苟ㄚ夫

全亦有只書一字者路史云太昊九棘神農一金又
引杜佑云錢譜不知年代品有一大錢圓徑寸五分重
七銖肚如半兩中有神字輝按羅泌之說非是近人初
尚齡吉金所見錄諸可寶古泉說均讀上一幣爲垣蔡
雲癖談讀下一幣爲共邑赤金二邑屬魏則是魏鑄矣
長手猶將吉貝收屯晉古字即純晉紛紛祁洛泉流日蘭
化而今識得不
古幣有文曰長子邑曰屯晉皆韓地也屯晉在春秋爲
純晉屬晉又一品文曰洛見戰國韓策又一品文曰諸可寶古泉談云蘿爲蘿之省蘿蘿霍
一字古布作鑾說文從雥按戰國韓策與趙蘭離石祁

以質許地史記白起列傳昭王四十六年秦攻韓緱氏
蘭則此當是古文蘭省亦韓幣也
交道縱橫始見侵地名通塞古殊今山南山北雲如墨亂
後誰尋子午金
古幣有子午金三字倒書者或以爲戰國午道鑄按戰
國趙策蘇秦從燕之趙章魏塞午道又張儀爲秦連橫
說趙王曰章一軍塞午道告齊使與師渡清河軍子邯
鄲之東姚注云王莽傳注今京城直南山有谷通漢梁
道者名子午谷又宣州西慶州東有山名子午嶺南北
直相當此則北山是子南山是午其爲子午道詳此則
午道秦南道也塞之使不得通莽所通者因秦也史記

索隱午道地名也當在趙東齊西據此則午道在戰國
爲隙地更有何人爲之鑄幣洪志入異布不知年代是
也
先秦文字得來稀破壞形聲與古通北屈伸頭蒲掉尾一
條汝水界斜飛
古幣一品文曰丌未此即屬鷁先秦貨布記所云北屈
是也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蒲與二屈注二屈今平陽北
屈縣或云二當爲北以幣文證之知二屈塙爲北屈之
誤末一字人不識余以爲是作字一品文曰業ㄆ余釋
爲蒲子屬記亦有之云廣陵程氏所藏一品文曰卅川
翁樹培古泉彙攷所載未釋其字余以爲汝水二字反

書之

齊造邦時作寶刀誰將點畫辨釐毫分明圓貨尋常見古字無人識六韜

余藏爫趕往飯缶六字叁刀初尚齡吉金所見錄釋爲齊建邦就法貨建亦有作造者余讀爲齊造邦作圜貨案作與詛古字形相近詩蕩侯作侯祝釋文作本作詛卽其明證此字偏旁仒字卽且字尻卽古文𠂤形變耳說文詩謀信訊誥誖等字偏旁皆如此又一品九字者文曰爫𠂤陵昌圭夕止缶共舊譜釋爲齊呂陵昌邑之去貨非也缶亦當讀爲圜圜貨凡齊刀皆然

十幹文如點漆成五行日月字分明大書開造何年造甘吉安丰舊地名

齊刀背銘・十✦等字蓋十干紀數又如士卽土字米卽木字全卽金字八卽水字則五行紀數⊙卽日字○卽月字疑與上五行同例諸譜所釋皆非也其餘如甘卽甘字吉卽吉字厄卽安字坐卽丰字則以地名紀數⊙實故中有・月闕故中無・八古文象形省半卽豐字省譌字瓦文尚可取證又有背銘闕匡二字舊譜釋爲開邦余釋爲開造謂開鑄時所造故其品視諸刀特大耳

海嶠孤城擅地靈莒刀成品土花青背分左右文重鬘計值休憑水月形

余在京師得數十品曰安邑曰平陽曰安陽曰高陽其文不可盡識者余藏一品文曰卮陽輝按平陽有六子春秋時屬魯者三一宣公八年城平陽注今泰山有平陽縣漢志泰山郡縣東平陽一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邱來奔注一邑在高平南平陽縣東北有漆鄉西北有顯閭亭漢志山陽郡縣南平陽孟康曰邾庶其以漆來奔又城漆今漆鄉是一哀公二十七年傳越子使后庸來聘盟于平陽注西平陽屬衞者一哀公十六年傳衞侯飲孔悝酒于平陽注東郡燕縣東北有平陽亭漢志東郡縣有陽平無平陽誤也屬秦者一秦本紀甯公徙居平陽徐廣曰鄜之平陽亭又春秋時屬晉戰

國時屬韓者一昭二十八年傳趙朝爲平陽大夫竹書紀年晉烈公元年韓武子都平陽史記韓世家宣子卒子貞子代立徙居平陽正義曰平陽晉州城是漢志河東郡平陽韓武子元孫居此安陽本宋地又有屬秦者秦本紀昭襄王五十年拔甯新中更名安陽正義曰括地志云甯新中七國時魏邑又云今相州外城此秦安陽也項羽本紀行至安陽顏注云今相州安陽縣索隱因之以爲今宋州楚邱西北有安陽故城此宋安陽也漢志汝南漢中二郡縣屬均有安陽未詳所始高陽有二一屬燕戰國策趙策燕封宋人榮蚡爲高陽君章按漢地理志涿郡有高陽縣後漢郡國志屬河間郡應劭通也推之匝易止吞北安陽爲省文皆吞北皆省文也

曰在高之陽河此戰國燕邑也一屬莒史記高帝紀西過高陽文穎注屬陳留國縣此春秋時莒邑也庳陽于戰國屬鄭亦屬韓水經注引竹書紀年晉出公六年齊鄭伐衛荀瑤城庳陽惠王十三年王及鄭釐侯此二條今本不同魏稱與上異盟于巫沙以釋宅陽之圍歸釐于鄭此鄭係韓國改世家惠王五年與韓會宅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宅陽故城一名北宅在鄭州滎陽縣東南十七里也

寶刀歸化尚流行表海雄風國幣盈千乘無緣稱乘邑但看戈劇卽分明

古幣一品如○上有釜漯外三字洪志引舊譜云唐咸通間兗海百姓掘得古銅片四千九百五十五斤詔鎔

林辨其文爲齊歸化三字西清錢錄載入又一品枝腳者文曰隶乡洪亮吉古泉釋文以爲梁邑輝按虞幣乘馬乘字作隶與此同蓋乘邑二字讀者不識也乘卽千乘地屬齊又一品文曰卐忉初尚齡吉金所見錄釋爲戈邑輝按當爲劇之省亦齊地然則齊幣不僅用刀矣

半體文成點畫疏齊刀珍過魯瑁瑛安陽圖貨無人識苦泥形聲究六書

古文增省皆有意義如齊刀中之厶吞外皆省文也厶爲私之半吞爲忝之半卽圖之省外爲貨之半古化貨通也推之匝易止吞北安陽爲省文鄂墨卫业吞北節

墨爲卽墨之增文卫又邑之省文也宋人誤以爲杏九固非今人或以爲杏北或以爲法貨又以爲寶貨吉貨去貨均非也圖初省爲冒如李佐賢續泉滙利集一所載一品文曰半冒者卽其明證化再省爲尺古幣之二尺二尺金尺皆其文之小變譜錄家不識古字誤以爲一斤二斤金斤不思錢幣輕重但取銖兩無取一二斤之理也貨古本作化書皋陶謨懋遷有無化居郎貨居疑古相承有此語史記呂不韋傳曰此奇貨可居語卽本此自僞傳以易居釋之而古義湮矣

貨傳安邑歲年深寶字分書卽二金地屬河東秦郡古一篇地志費沈吟

古幣有𠂤𠂤二釿背作𠂤字亦有作𠂆𠂤者亦有倒文書之者輝以爲安邑寶化四字全卽寶之省有作全文漫漶也漢書地理志河東郡有安邑沿秦三十六郡之制蔡雲辯談以爲幣有地名皆戰國所鑄亦倘一說也

秦時明月漢時錢不信金刀直五千自笑牀頭無一物塞倉空對阮囊眠

莽錢金錯刀文曰一刀平五千漢書食貨志王莽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凡四品並行志文直卽錢文平也莽好摹古此錢蓋本於齊刀莒刀耳刀有一品作一𠂤字者余讀爲刀環二字○古環字自來圖譜均釋爲明字刀非也刀環取於去而復還之義卽流泉布布之例別有一品圓者文曰𠂤古泉滙利集列爲周錢定其名曰明刀錢謂明邑所鑄余按洪志奇品有一品文曰𠂤引徐氏曰此錢文曰明月證以余所見明字刀及此種其明字變書不一例增省繁簡各以意爲之然終不得釋爲明字且有一品面文平列一刀二字者然則讀爲刀字非肊揣矣莽錢一刀殆合刀品圓品爲一歟

銘字曾模秦量權斷金零落不知年咸陽銷燼銅仙火猶有人間半兩泉

史記平準書曰秦至關中鑄錢文曰半兩重如其文漢書食貨志曰秦幷天下鑄錢銅質如周文曰半兩洪志引顧烜曰始皇鑄重十二銖輝按秦半兩大於漢無輪郭余藏各品中有一品半兩字如漢錢一品兩一品反文曰兩半一品穿孔上下有緣左右無緣其篆勢與今所傳秦量銘秦權銘相似眞斯翁遺宇說文貝海介蟲也象形古者貨貝而寶龜周而有泉至秦廢貝行錢此數語說泉貨源流至爲明澈貝龜皆水中之物古者用之至于周禮之世有泉府屬於地官而國之財用取具焉天官外府注所謂取名於水泉其流行無不徧是也秦始皇兼幷天下始行半兩錢於是錢鎛之錢遂爲錢刀之錢之專名矣許君於金部錢下云古田器而於貝下云秦廢貝行錢不欲以後起之文奪最初之義例之精嚴如此

半而文如寶貨文龜蛇上下各平分誰將玄武形離析秦火燔時有斷紋

半兩上一蛇下一龜文如秦半兩按初尙齡吉金所見錄列五行大布背文上蛇下龜左右各一劍亦有左右劍者其有雙劍者謂之玄武錢其有星劍者謂之北斗錢蓋沿洪志稱名也大泉五十背文上七星下一龜左雲形右劍亦謂之北斗錢余所藏所見諸品有龜蛇分體者有龜蛇合體者有僅一龜者此半兩龜蛇在正面實希見之物其

篆法與寶貨相似蓋秦時物也漢書食貨志云周大泉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又云秦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據此則秦半兩實仿周錢爲之也

五銖相權有重輕卅銖形制未分明春來草色如銅綠都向池塘夢裏生

季弟在蘇州閶門市中得銖五一品兩銖二品拓本寄示按洪志不知年代品列兩銖一品引敦素曰此錢微文曰重一兩十三銖又一品文曰重一兩十二銖又一品列兩銖一品引敦素曰此錢文二十四銖爲兩此云重一兩十二銖值一錢有半也其文篆書右曰兩左曰銖形質似半兩按鄭玄禮記注云八兩爲錙據其輕重非如其文然左邊之字不當爲銖但未識耳董逌曰考字書無銖字又不與篆合按釋眞觀書曰割愛辭親披緇剪髮乃一銖曰重一兩十四銖當三小半兩零二銖又有一品小者文曰重十二銖與大半兩大小同則當一大半兩又有一品文曰四兩紀第一至十等字則當八小半兩

知此自梵書中出其以緇爲銖又省文也此錢疑在南梁北齊間翁樹培古泉彙攷引江德量云漢州輔碑涅而不緇从銖武斑碑景君碑皆从銖銖皆省也說文錙六銖也二十四銖爲一兩半兩十二銖也兩銖亦十二銖亦卽半兩也省金作省者如五銖之省金作朱乃半兩之別種古泉滙利集一列此錢于秦半兩中亦引江說而銖五不著錄銖五反文爲五銖是三十銖也盛大士泉史云古當兩錢舊名兩銖選錢齋筆記引辟氏元超云舊名兩銖甚屬無稽元超驗其文是當兩二字非故曰重如其文班氏不明此悞襲用遷語均曰重如其文非也漢書高后紀云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注所謂筴錢者而志云漢興更令民鑄筴錢知當時筴錢民便行見此錢制同半兩翁氏引董逌之說在南梁北齊間竊恐六朝人未必有此制作殆漢物也今讀吳氏筆記其說甚確知後世之當二錢權輿于此矣

十二銖兼十四銖半員半兩重輕殊秦權畫一秦錢亂黔首難愚祇自愚

秦錢一品無緣圓孔文環讀曰重一兩十二銖又一品文曰重一兩十三銖又一品文曰重一兩十四銖按說文二十四銖爲兩此云重一兩十二銖值一錢有半也其錢當值三小半兩云重一兩十三銖當三小半兩零一銖曰重一兩十四銖當三小半兩零二銖又有一品小者文曰重十二銖與大半兩大小同則當一大半兩又有一品文曰四兩紀第一至十等字則當八小半兩

平準書成溯舊聞文如錢重重如文三銖半兩憑官鑄不敵民間愛五分

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又云銅錢識曰半兩重如其文按錢重三銖曰文如其重言此錢輕重與文合也漢半兩小於秦半兩重祇四銖考文五年鑄語見食貨志文與重不合此史公微詞故曰重如其文班氏不明此悞襲用遷語均曰重如其文非也漢書高后紀云六年行五分錢應劭注所謂筴錢者而志云漢興更令民鑄筴錢知當時筴錢民便行往往有此大士于翁宜泉先生家獲

矣

白選精金龍馬龜圓方橢小各成規三千五百輕三百史

漢何曾有異詞

史記平準書又造銀錫爲白金以爲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白金三品其一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二曰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三曰復小橢之其文龜直三百漢書食貨志同司馬貞史記索隱引顧氏譜云龍其文爲龍形隱起肉好皆圓文又作雲霞之象馬肉好皆方隱起馬形肉好之下又有連珠文也龜肉圓好方背隱起有龜甲文案

西清錢錄列此三品龍馬文同惟龜無好馮雲鵬金索所載龜作長方形而削其四角中有長方好又載顏氏所藏馬幣竟如馬形龜幣竟如龜形與書志不合殆後人所僞造也

絕學猶傳史籀書欲將獵碣證斟車西京篆有斯翁意雙五銖文出太初

洪志不知年代品有雙五五銖錢云五字連綴肉郭蔡雲癖談云歲久靡敝五字漸與肉郭平亦間有之余所藏一品輪郭深厚與五字連綴顯然以命名未當易曰聯文五銖金嘉泉志校誤曰洪云五字連綴肉郭是五字上下二畫粘着於外郭耳何謂雙五字考張麗瀛書引五字作雙鉤李竹朋書則五字作雙文並書卻與雙五之名切近輝按五銖五字有作双字者李佐賢古泉滙利集七列入五武帝時所鑄考漢書武帝紀元狩五銖此五銖之最早者武帝去古未遠之作双猶石鼓逼車之斜耳亦籀文古泉叢話云古今書法未變不足觀已變不足觀將變最足觀五之作双毋亦將變未變者歟

官私糅雜不分明吳鄧銅山旦夕傾若個封侯錢百萬杜陵父子坐無名

史記平準書吳諸侯也以積山鑄錢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氏錢富埒天子鄧通大布天下西鑄錢之

禁生焉漢書張安世傳安世以父子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蔡雲癖談云西京雜記文帝賜鄧通蜀銅山聽自鑄錢文字肉好皆與天子錢同時吳王亦有銅山鑄錢微重文字肉好皆與漢泉不異則吳鄧半兩仍遵漢制不必別之爲僞品也

誰寫鍾官赤仄圖鉛泥和雜最模糊鑒變無窮是五銖

五銖有鎏金者各譜均著錄一品鎏金精不如鎏鐵百有一枚穿內露銅質而外皆以鐵鎏裹鐵薄于竹衣眞品也特不解當時何所取用耳鮑康續泉說云鉛土

襍鑄之大錢五十余得一枚亦係陰文當係當時私鑄之物非官制也按五銖亦有鉛土襍鑄者

三銖衣比二銖輕仙袂飄飄疑入上清可惜當年雙羽化一牆榆影夜無聲

洪志正用品三銖錢下引封氏曰半兩錢有重三銖穿下有三竪文豈以此三畫爲三銖之記耶余按此錢史氏以爲銷半兩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則三銖之文明矣李孝美又畫半兩於其下蓋蔽封氏之說也又正用品下二銖錢引宋書前廢帝紀曰永光元年二月庚寅鑄二銖錢舊譜曰此錢文曰二銖重如其文據洪志以作重輪初尙齡吉金所見錄

載一品大如五銖云洪氏未見近年出土者輝按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春二月行三銖錢史記平準書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文如其重據此則三銖較五銖等兩古泉匯利集二所圖與初氏書同云豫縣出土者是目覩此錢不得指爲僞物矣古泉滙利集六又有二銖一品輪郭周致與洪志同證以余所藏之三銖則大如漢榆莢而文精細與吉金錄泉匯所圖迥別則眞文如其重之品非洪志以下所肛揣之物也二銖無輪郭大如漢赤仄者蓋出民間私鑄甲午冬失去丁酉於肆間贖回三銖一枚而二銖終不可復得矣

君宜官秩與侯王宜子宜孫樂未央識得漢泉如漢鏡善銅多半出丹陽

五銖厭勝上下橫列君宜侯王四字季弟得于鎭江市攤按李佐賢古泉匯眞集四五銖厭勝中有此品又有長樂未央四字者鮑康泉說云秦中作僞之錢則率以舊錢磨而改刻於錢背添刻古語有長樂未央君宜侯王宜大吉宜子保孫之屬蓋鮑所見爲薛重泉所刻僞品也然此等錢不難分辨眞者字與錢文平僞者雖精必微低且字畫率平正無神致余所藏一品塙爲眞者　欽定西淸古鑑鏡類漢鏡銘文多與此相類又首句往往云漢有善銅出丹陽或云新有善銅出丹

陽錢坫鏡銘類集所載亦同阮亭瀛舟筆談云水經注河水篇丹陽山東北逕治東俗謂之丹陽城城之左右猶有遺銅矣漢書食貨志注云金有三品丹陽銅爲赤金是漢時產銅之處以丹陽爲最故質地細淨歷千百年如新也

對待成文品最稀不經目覩總心非青鳧莫是鵝鵝化來向人間比翼飛

洪志奇品中有雙五錢文曰五五古泉匯利集四莽泉下所肛揣之物也二銖無輪郭大如漢赤仄者蓋出民間私鑄甲午冬失去丁酉於肆間贖回三銖一枚而二銖終不可復得矣

貨泉有貨貨者有泉泉者利集七五銖別品有銖銖者余初未之信後得五五一品似梁五銖外有輪郭亦疑當時私鑄最後得泉泉一品篆法與漢貨泉無異乃知

當初實有此錢細思其故大約兩種相輔面行流傳日久遂失其匹故今所傳大小不一也

五銖名目富駢羅金玉侯王字不磨鵝眼何如雞眼細�special

錢還比女錢多

五銖錢有漢錢有梁錢漢錢以今工部尺度之徑一寸一分梁錢只九分蔡雲癖談云五銖面幕有標識者多出三國後案張台洪邁所舉去其時代可攷者則有平當五銖雙五五銖左右五銖君宜侯王五銖以及穿上一星至五星穿下一星穿上橫文穿下橫文漫面小字王字穿旁一星至三星穿面四角決文穿背四角決文雞眼鑿鑿女錢稚錢對文錢文皆五銖也文有五銖五

金兩銖續銖雙五四五錢亦五銖之流也余所藏揖未備而出乎此外者則有金玉傳形五銖穿上十字穿下倒書平字穿上二橫文穿上二直文漫面穿旁作亻作丁之類品目繁多不能盡攷其原始洪志引舊譜有五王五金又引舊譜君宜侯王五銖重如其文又引李孝美譜平當五銖或云漢代所鑄又引董逌譜四傍皆五字謂之四五錢又引顧譜雙五雙十及穿外作井字皆今世間亦有之品宋書顏竣傳沈慶之啟通私鑄由是錢貨亂攷一千錢長不盈三寸大小稱之謂之鵝眼錢隋書食貨志梁武帝鑄錢文曰五銖重如其文而又別鑄除其肉郭謂之女錢二品並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稚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又云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鵝眼錢于時人雜用其價同但兩柱重而鵝眼輕私家多鎔鑄

半面都沿破體訛金朱大小眼如鵝濫觴豈止因鑿鑿畢竟官鑪廣鼎多

一品文曰五朱洪志列入不知年代顧炎武曰源出稚錢張台曰今所見朱字錢自有兩般字狹者有內郭字闊者狀如半兩近華山人掘得數斗錢周迴皆無錯鏤處其文祇有半王字仍未成就此則五朱之漸也元元好問續夷堅志載東平人錢信古按錢譜收古錢榆莢其

文一曰五金一曰五朱殆分銖字爲二也蔡雲癖談云五銖肉郭既翦甚者并其文翦之金傍盡去朱字倒正同形是名對文又其甚者翦存好郭而方是名鑷鑿五銖既成對文私鑄即依其式而加輪郭焉是名五朱余按蔡說是也洪志又有五金一品余亦藏之孔大而緣仄蓋亦鑷鑿之類從外翦其輪郭則爲五朱鑿其內孔則爲五金鮑康泉說云五銖有作大圓孔名綆環泉無一平正率作凹狀以翦邊五銖合之通成一泉疑昔人以圜鑿椎而爲兩故翦邊五銖近邊字畫皆不全而此泉僅存近邊之字畫其孔圜而凹者圜鑿猛椎之故也此尤爲翦邊鑿孔之明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七一品

有外郭此則因鑄鑿而鑄亦猶翦邊而有五朱耳
細碎眞成水上萍朱絲一貫總零星春來荇葉風飄墮飛入苔痕一色青一
小錢曰榆莢曰荇葉曰鵝眼曰雞目半兩五銖皆有之
余所藏分別審定以大而薄者爲榆莢小而薄者爲荇葉小而厚者爲鵝眼極小而厚者爲雞目各品以半兩爲最小以五銖爲最精半兩錢小如豆字細如髮五銖外有輪郭篆極工緻非秦漢鑄手不辦眞尤物也榆莢鵝眼兩品最劣信出私鑄魏書楊侃傳時所用錢人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鳳飄之名始見于此

泉一

五鳳書元止四年是三是五賸殘甎甎文隸勢錢文篆點畫難通匠作篇
阮亭瀛舟筆談十二云西漢五鳳甎隸書四字曰五鳳五年錢摹石宗伯釋爲五鳳三年翁覃溪考定爲五鳳五年謂上五字中間二畫直交用隸勢下五字中間彎交用篆勢今證之以甎文下五字雖剝蝕而其中交互之蹟顯然翁說是矣漢五鳳僅四年其明年爲甘露元年此云五年者漢書宣帝紀五鳳改元于前冬書其事甘露改元前一年無聞則甘露改元當在本年漸澀之地去陝闕遠春初作甎故仍稱五鳳五年也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有五鳳錢形如大五銖云漢宣帝神爵四年改元五鳳此錢疑其所鑄然考食貨志宣帝之世無鑄錢明文錢文以年號始于六朝似難肊斷細玩其字體與漢篆無異而銅質輪郭形模則全是漢之半兩是益嗜古者毀半兩之銅以欺世也輝按此錢于亦有之銅質篆文俱佳然氣味索然直是僞品
金錯刀嵌金縷紋五于五百各平分翻沙撥蠟都搜盡凹凸誰摹款識文
漢書食貨志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于母相權于是更造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注案

泉一

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大錢而肉好輪厚異于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形圓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塡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一刀泉甚不與志相應也輝按張所見是無柄者反謂與志不相應陋矣禮檀弓疏云契刀無鏤而錯刀用金鏤之刀形如錢而邊作刀字形故世猶呼錢爲錢刀此亦不知有柄之說也莽泉大泉五十余藏一品字皆陰文此由笵文之變故也李佐賢古泉匯利集三有二品云泉笵陽文合土或合蠟翻鑄方成此或用陽文笵未合土所鑄抑或別有陰文笵歟又有大泉十五陰文二品一背平一兩背文同云鮑子年

所貽拓本係鉛土合鑄者尤奇蔡雲癖談云五銖幕文倒置及上下其字者蓋因翻沙之後誤于配合故倒置上下在所不免而余藏一品面幕文同適得其正者也張燕昌金石契云笵以翻沙沙上字反且凹鑄錢則文自正蓋鎔鑄者惟翻沙撥蠟二法唐鑄開元錢進蠟樣蓋用撥蠟法今按笵皆可用翻沙法可證禮記所云笵金合土矣

說解無劉亦有心甄豐符命玷儒林錯刀一錯眞成錯何事臨文諱卯金

漢書王莽傳夫劉之爲字卯金刀正月剛卯金刀之利皆不得行師古注莽以劉字上有卯下有金旁又有刀

泉一

故禁剛卯及金刀也余案莽所鑄金錯刀一刀字均塡以黃金是隱寓金刀也豈止貨泉爲白水眞人之兆耶說文解字無劉字世多以爲佚文余嘗以爲許君多本揚雄甄豐字書而成故沿其繆亦猶草部蘄下稱蘄春亭亭爲莽制許君仍沿舊稱也

泥古何能擅利權貨分六品各成圓貯中幼布都銷毀不廢江河大小泉

漢書食貨志王莽作寶貨小錢徑六分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文曰幺錢一十次八分五銖文曰幼泉二十次九分七銖文曰中泉三十次一寸九銖文曰壯泉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爲錢貨六品直各如其

文輝按六品中惟大錢五十傳世最多小錢直一間亦有之餘四品希見張崇懿錢志新編云所見者均係僞物信然洪志大泉五十引敦素曰按今所見模狀不同字體各異小者不及二銖又有面文重外高內下精妙可觀殊不知莽之所鑄復是後人仿效何不相同如此據此則敦素所見大泉五十猶疑其僞況此外諸品之難得者耶

大泉欲小小泉大居攝當年制作工不是文人喜翻案如何攤破蜀山銅

莽泉大泉五十有小如小錢直一者小錢直一有大如中泉三十者此二品最稀見余皆有之大泉五十小者

泉二

與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一無考正品中所圖者相似而背文四角則異按大泉五十大品面文有四角者則此亦莽鑄無疑近日小泉直一僞造者多出蜀中其錢質厚而篆不精望而知爲贋品凡莽泉宻字中豎兩斷以此驗之眞贋立辨

直一新泉品最奇若無一字更堪疑翻新祇恐多滋僞從此都成没字碑

同年楊叔嶠內翰銳有直一莽泉無小泉二字非改刻者因考古泉匯小泉直一各品有面背同文者有面背無文者獨無此品余所見無文錢皆以舊錢去其字無眞鑄也嘗語人以此等錢諸家譜錄幸未入載若載入

爲市估所見則古錢身無完膚矣余有大泉五十一品無五十二字卽改刻考

大泉五十品殊科此物由來厭勝多想到稱心阡萬處七星寶劍不須磨

丙申秋間于廠肆得大錢五十二品一背文上一秤下七星左右阡萬二字一背文有龜蛇七星寶劍皆極工緻惟泉字中竪畫不斷與莽泉異殆後人仿鑄也

面背同文左右旋倒文折角一輪圓雙緣四出紛拏甚紫色蛙聲十五年

莽居攝十五年錢制屢變食貨志言之最詳余所藏大泉五十各品有面背合璧者有自左讀曰𠁁十又者有自右讀曰𠁁十又者有𠁁𠁁十又者有四字折方者有雙輪者有背文四出者有宇中四出者錢法詭異無逾于此大泉十五一品蔡雲癖談以爲冶鑄之誤又云大泉五十其文有左右互易者俗謂之傳形錢非也以五十二字反之爲十五數闢多寡民間行用將以何者爲準故知此錢別是一種直十五之大泉蓋周泉也

戴熙古泉叢話亦云傳形工人之誤輝以爲皆非也周禮天官外府注王莽大泉徑一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泉直十五貨泉徑一寸重五銖右文曰貨左文曰泉直一也疏云大泉直五十言十五者誤當從五十爲正也據此則鄭氏必目見大泉十五一種故爲此說以鄭氏所載大小輕重考之正與世所傳者相合意莽先鑄直五十之大泉民間不行面後改鑄此品鄭云大泉直十五貨泉非泉文有此七字蓋鄭增成其義俾人易曉耳謂爲周錢別種文字何以不類寶貨而類大泉五十耶

曲折銘成長壽鉤篆形有字費推求瓦頭鴻鹿原同例莫當閒文是贅旒

大泉五十背文有作四𠂤者有作𠂤宜子孫者有作𠂤泉于萬者𠂤者漢長壽鉤也此以象形寓長壽之意漢瓦當文如鹿甲天下鹿作三鹿形飛鴻延年飛鴻作鴻形亦是此例

蠅頭小篆密如絲十𠂆陽生大冶時丙午神鉤端午鋌吉金無語不相思

初尙齡吉金所見錄大泉五十一品背文十四字云子人大利宜泉匯貞集四厭勝品中亦列一品背文云子人大利宜子孫十月十日申時作字皆小篆李佐賢古泉山館金石文字跋尾云此錢文字奇古背文四出者爲鱗鳳也前一品爲劉青園師陸藏青園歿後家人以殉葬說見鮑康泉說後一品申時卽中字之誤日中時謂午時耳十月十日殆取重陽之意漢神鉤銘曰丙午神鉤君高遷吳太平元年鏡銘曰太平元年五月丙午時□卽此例也

福鹿星雲莽大泉雙龍盤繞一珠圓明明贋品無人辨不

記宣和仿造年

古泉有制作極工而實出後人仿造者余所見大泉五十一品背文篆書福字下一鹿旁有七星及雲形一品背文雙龍戲珠在廠肆錢攤中索重貲不果購

莽笵曾閱十品成前書食貨載分明若論當直行文例黃字同聲應讀衡

漢書食貨志云莽居攝變漢制於是更造大布次布弟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爲其布名直各加一百上至大布長一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爲布貨十品輝按蔡雲癖談云

作大布之黃黃省文橫卽衡也刀曰平泉曰直布曰黃其義一也大布黃千之誤爲大黃布刀也自舊譜不識文字不辨刀布始也張台從而附和之李氏洪氏仍之無異詞則沿訛也蔡氏此說足訂前人之誤而亦有所本戴熙古泉叢話云陳萊孝鍾官圖經採張端木丁傳二說辨明千字誤刀衡字訓橫舊說廢矣按張有錢錄十二卷 四庫全書史部政書類存目陳所採卽此書也

居攝匆匆一逝波祇留遺笵卻傳譌莽泉序布如何辨次第差中取證多

漢書食貨志載莽泉貨六品曰小泉直一曰幺錢十二曰幼泉二十曰中泉三十曰壯錢四十曰大錢五十其貨布十品則于大壯間增次第二布中幼間增差序二布所增四布文異義同漢志洪志序均誤作厚則過乎中近乎壯何得在中布之下幼布之上乎

錄題曰厚布沿班志之誤也予所見此布實作序字十布家家譜入圖張劉博物綰新符古人涕泣今人笑又見人間莽大夫

新莽十布 西清錢錄文只二字不紀百數此僞品不足據近日所傳或有百數而亦未必皆眞白張芭堂劉燕庭標舉後藏泉家幾於人人有之或有一二刀鑿痕及銅質新者相與珍爲眞品余每詆之人以爲殺風景也漢書食貨志言莽行布貨十品食貨俱廢民涕泣於道不意千載後爲人所鑒賞如此然則張劉者亦今之莽大夫矣

古經文字禮周官泉布流傳點畫完一樣新家王氏鏡照人肝膽至今寒

莽布序布三百及壯泉三十四皆作三阮亭瀛州筆談云漢王氏竟銘曰王氏昭竟三夷服多賀新家人民息官位尊顯天下復風雨常節五穀熟長保二親于孫力傳告後世樂毋極篆書四十二字此竟必莽宗人所制新家卽新室四夷四字作三與泉布同例三簏文四見說文

泉貨消沈劫火餘傳形應在鑄錢初雙輪四角明如畫又見懸鍼兩面書

漢書食貨志天鳳元年莽罷大小錢改作貨泉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按此錢品極多皆懸鍼文有左貨右泉者蓋卽傳形貨泉有輪孔緣均作雙線者有孔緣出四角出二角者有面背同文者此笵文之異余有一種泉貨二字均反書尤奇

布泉徑寸字針懸鼓鑄難忘居攝年傳語深閭消息好佩來箇箇是男錢

洪志厭勝品引舊譜曰布泉懸針書文曰布泉世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輝按此錢有二品一穿孔緣作雙線一如常錢面文穿孔四出與北周布泉不獨篆法不同卽此亦異故志引敦素曰字體與貨泉略同疑王莽時鑄後周亦有布泉字皆玉筯與此相並殊不侔也篆法泉中豎不連異文猶在說文先細推白水眞人識泉貨分明誤貨泉

何疑余謂白水眞人卽是泉貨離析讀之若云貨泉則是眞人白水矣蔡說據莽泉之例不如據本泉之文尤明白易曉也

漫文誰復辨商端不讀凡將識字難市布十成夫布一淵源猶出古周官

古幣有錙銖一品背有十絫二字洪志列刀布品引李孝美曰古布中惟此一品爲最大輝按此幣今尙有之劉喜海論泉絕句注云當讀爲扶比當十斤猶言以四枚相比當十斤之金也元好問續夷堅志載東平人錢好古按錢譜收古錢有此一品因定爲王莽時物是也但讀爲端布當千則非按弟一字爲市之古文弟二字當從鄭樵通志讀爲布布爲十化之幷文云市布當十化周禮小司徒鄭注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又云九夫爲井公羊宣十五年傳注因井田以爲市故俗語曰市井據此則市因井立井以夫積古幣又一品面文曰貪泉羽背文曰當因布輝讀爲夫布當一化夫布一則市布是十矣莽事事依託周官則此幣爲莽所鑄無疑背文十絫絫卽貨字與面文同字異文耳

五銖私鑄坐比鄰禾黍悲涼故國春畢竟漢家恩澤厚檻車男子半禎民

漢書王莽傳云是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又數變改不信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訛言大

泉當罷莫肯挾莽患之復下書諸挾五銖錢言大泉當
罷者比非井田制投四裔于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
人至涕泣于市道又云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
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傳詣鍾
官以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十六七輝按漢
五銖私鑄非榆莢之比者惟此品爲精今五銖中有一
品字文微疏散者足以當之蓋其錢雖私鑄必仿官笵
爲之而後便于市買不然亦誰不知莽禁之嚴而甘蹈
其網耶
五石銅銷威斗成終年厭勝未弛兵一錢不值新皇帝贏
得南郊痛哭聲

漢書王莽傳莽親之南郊鑄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銅
爲之若北斗長三尺五寸欲以厭勝眾兵既成令有司
負之莽出在前入在旁御鑄斗日大寒百官人馬有凍
死者又云析人鄧畢于匡起兵南鄉畢自稱輔漢左將
軍匡右將軍莽愈憂不知所出崔發言周禮及春秋左
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莽自知敗乃率羣臣至南郊
搏心大哭盡伏而叩頭又云莽好時日小數故所鑄大
泉五十厭勝品尤多以余所見所藏有背文辟兵二字
北斗文者蓋即莽傳威斗之說有背文大宜子孫四字
四角有四星者有背文北斗玄武者有背文寶劍玄武
者李佐賢續泉匯載一品背文曰宜泉万倍□业豪大
利釋云曰即星鉤文爲長壽二字文云宜泉万倍□之
上星長㠯大利又一品背文曰宜官秩吉旁有七星文
戴熙古泉叢話云大泉五十後人悉模爲厭勝以泉文
高起易于翻沙耳余謂大泉五十厭勝之品皆莽時自
鑄本傳之言可以取證戴說未盡然也
果然白水起眞人火井光中讖語神底事角錢分四道露
車熒火夜蒙塵
後漢書光武帝紀皇考爲濟陽令以建平元年十二月
甲子夜生光武于縣舍有赤光照室中王莽篡位忌惡
劉氏以錢文有金刀故改爲貨泉宇文爲白水眞人太
平御覽資產部引漢官儀云莽作小錢文曰貨泉其文

反白水眞人此則世祖中興之瑞也又後漢書宦者傳
云靈帝鑄四出錢錢文皆四道識者竊言侈虐已甚形
象兆見此錢成亦四道而去及京師大亂錢果流布四
海又靈帝紀云帝與陳留王協夜逐熒光行數里民家
露車共乘之輝按四道錢洪志引舊譜云俗謂之角錢
西清錢錄載二品一背文穿孔上出二角不及邊一而
文穿孔出四角亦不及邊余藏一品背文出四角連邊
與獻帝春秋所載合晉書食貨志謂漢獻帝鑄則非也
印文請正成皋令上書求復五銖錢孤臣淚共飛鳶墮勞
苦功高已暮年
東觀漢記曰援上書臣所假伏波將軍印書伏字犬外

鄉城皋令印皋字爲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
人下羊郎一縣長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事下
大司空正郡國印章奏可後漢書馬援傳曰初援在隴
西上書言宜如舊鑄五銖錢事下三府三府奏以爲未
可許事遂寢及援還從公府求得前奏難十餘條隨牒
解釋更具表言帝從之漢書光武紀建武十六年始行
五銖錢蔡雲癖談曰續漢書五行志世祖建武六年蜀
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曰當復則時猶未復也光
武酷信讖記厥後五銖之復雖由馬文淵之請或亦取
于蜀謠與輝按漢世五銖自前漢元狩四年至王莽居
攝凡百二十五年後漢世自建武十六年至中平末年
凡百五十年其間鼓鑄最多而其時代可考者惟鍾官
赤仄靈帝四出二品史有明文其餘大小不一不能審
定余嘗以爲文字制作各有風氣五銖中有一品輪郭
肉好與莽泉大泉相近者必光武時所鑄去莽未遠無
心而合則風氣爲之也

新詔空勞禁五銖黃牛白腹語非誣對文反字添官樣變
體何妨消作朱
漢書食貨志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
田挾五銖錢者爲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魑魅後漢書公
孫述傳述自立爲蜀王都成都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
貨幣不行童謠云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言天下
當并還劉氏洪志僞品一品無文云鐵錢引公孫述傳
曰述廢銅錢置鐵官以鑄錢舊譜曰文字輕重大小未
聞輝按今所傳五銖有一品面背均有五銖字又有一
品面文曰銖五又有一品銖作朱余家皆有之　西
清錢錄列漢五銖有一錢文直一五字余亦有之杜佑
通典云五朱源出穉泉蔡雲癖談云顧烜謂五銖源出
穉泉余則謂對文源出女錢
四銖比較五銖輕官鑄偏輸盜鑄贏莫怪青青千里草盡
消銅馬入鄙城
後漢書董卓傳卓更鑄小錢悉取洛陽及長安銅人馬
之屬以充鑄錢無輪郭文章不便人用魏志卓鑄小錢
大五分無文章不磨鏇後漢紀曰卓更鑄小五銖錢無
輪郭不可把持
五銖直百柱文垂王業偏安據蜀時荊益二州名郡列幕
文不應屬犍爲
三國蜀志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曰備拔成都軍用
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備
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洪志引顧烜曰漢建安十九
年劉備鑄直百錢文曰五銖直百志又云凡四種有徑
九分重五銖者字文明坦背面有周郭徑七分重三銖
八參者形製窳薄背有一種面文相類背肉粗惡穿左
有一爲字又有鐵錢重五銖四參輪廓重厚字文湮晦

輝藏四品一背有爲字一無爲字均粗惡一形製竝薄
背文穿左無爲字蔡雲癖談云五銖漢貨也先主將紹
漢祚鑄錢必不去五銖字則直百錢者勒直百字子五
銖錢卽今所見五銖直百是也顧炎武云時有勒爲直百
者亦有勒爲五銖者按勒爲直百卽指五銖直百勒爲
五銖卽指傳形五銖傳形如紙背傳模其文反不特五
在左銖在右銖亦朱在左金在右蓋當戎馬倥傯之際
鼓鑄或從省便但反其文以別於正書之五銖而價亦
值百也不然鑄既同時輕重相等豈直百爲母傳形爲
子乎洪志誤會顧譜故有勒直百而去五銖者殆不足
信輝按馮雲鵬金索謂背有爲字者或云犍爲郡鑄戴

熙古泉叢話云直百五銖又有穿左爲字自洪志已來
不詳其義余按犍爲郡屬益州先主當建安二十年得
其地時正值開局此必犍爲局錢故以爲字別之圓錢
志地肇端爲字蓋承古幣之後導開元之先也余謂馮
戴之說皆不足據犍爲三字去二犍字於義不通且其
文不僅爲字一品有穿上作陰文二字者有穿下作陰
文二字者有穿上作陰文屮字者有穿右作陰文隶字
者有穿上作陰文十字土字者有穿下作陰文一字川
字者有穿右作陰文十二字者有穿左作陰文廾字者
屮隶字且不可識其非紀地可知蓋爲卽賜字說文貝
部賜資也从貝爲聲或曰此古貨字讀若貴先主紹五

銖之統避莽貨之稱明此五銖爲
名之其能深通六書之義者則以
莫道西曹建議遲一錢直百出犍爲
檢殘塼問蜀師

三國蜀志劉備拔城都軍用不足
數月府庫充實洪志不知年代品
明澈製作甚精蔡雲癖談云五金
得鐵品洪志蔑云焉案後漢書公
置鐵官錢不言錢文若何又云述
赤而白繼據而方爲白德而代王
金者白德述所尚也朱者赤色述

知非子陽鐵錢之文輝按蔡說非
武殘塼其花紋往往有五金連錢
五銖錢法至此爲初變蓋因鑪鑿
始張燕昌金石契有吳永安蜀師
陶人之名

江表稱雄國帑儲當千泉鑄赤烏初
字應推皇象書

三國吳志嘉禾五年春鑄大泉一
當千大泉晉書食貨志云元帝過
江用孫氏舊泉輕重
襍行大者謂之比輪中者謂之四
當千中者別一品與大泉五百相
文輝按大者卽大泉
似文同大泉篆意與

天璽元年紀功碑相近蓋當時皇象書也洪志云有二品卽此戴熙古泉叢話云錢至當千錢法之壞極矣時呂蒙定荊州上賜錢一億纔抵得嚴君平賣卜一日殊可笑也

一代君臣盡彼昏制錢前後雜曹孫魯褒一論無聊甚怪底清流口不言

晉書食貨志魏明帝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又云元帝過江用孫氏舊錢輕重雜行又魯褒傳褒作錢神論又王衍傳衍疾郭之貪鄙故口未嘗言錢郭欲試之令婢以錢繞床使不得行衍晨起見錢謂婢曰舉卻阿堵物其措意如此郭王衍妻也蔡雲癖談云兩晉未嘗鑄錢

皆資前代錢爲用若張軌之五銖沈充之小錢式非頒自上名轉屬于下豈復成一朝制度哉

私鑄西京久濫觴自開銅禁已張皇莫誇吳鄧錢山富占卻便宜是沈郎

晉書食貨志吳興沈充又鑄小錢謂之沈郎錢按晉書沈充附王敦傳充附敦謀逆敗歸爲故將吳儒所殺其人本不足道不知當日無吳鄧之寵何以擅鑄錢之利豈朝廷懾敦之凶斂充得假其威以私鑄耶

點點青錢夾路飛沈郎消瘦減腰圍吳興自有廬山面今古無人別是非

沈郎青錢夾城路李賀詩也洪志沈郎錢引舊譜曰或言小于五銖字文輕重未閎而初尚齒吉金所見錄晉正品中列小五銖謂爲沈郎錢又云諸家俱未言其源洪氏第圖其肉好亦未及其文魏志明帝太和六年從司馬芝請復行五銖錢至晉用之則沈充所鑄第小其製仍承用其文可知矣戴熙古泉叢話唐與崑泉幣彙考李佐賢古泉匯均沿其說以小五銖當之皆非也吾友陳粒唐戶部昌曇有一品文曰吳興銅色微赤字體在楷隸之間較小五銖稍大後以贈余覩此可破千載之疑矣

飛蛾來去色青青子母相權血更靈我向錢神私稽首願持豐貨作零星

豐貨錢晉趙石勒鑄見晉書載記洪志列入壓勝品引舊譜云世人謂之富錢言收此錢令人豐富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云錢徑一寸重四銖半代謂之男錢余友徐紫棠少尉思潮有其一余亦有之　西清錢錄載一品豐篆作豐金嘉泉志校誤載二品一作豐一作豐又引翁宜泉書作豐均與余所見者異

鴟苕大馬起涼州地勢龍形王氣收不是參軍工裕國制泉爭得似泉流

晉書張軌傳俄而王彌寇洛陽軌遣北宮屯等率州軍擊破之又敗劉聰于河東京師歌之曰涼州大馬橫行天下涼州鴟苕寇賊消鴟苕翩翩悕殺人帝嘉其忠進

封西平郡公不受又云大城姑藏其城本匈奴所築也地有龍形故名臥龍城又云大府參軍言于軌曰今中州雖亂此方安全宜復五銖以濟通變之會軌納之立制準布用錢錢遂大行輝按此錢文曰涼造制泉大如五銖余藏有此品劉喜海論泉絕句自注云洪洞劉于敬曾于西涼得泉文曰涼造新泉酷似莽貨泉翁宜泉比部以爲前涼所鑄云云蓋篆文漫漶誤認爲新余藏者字畫明朗實制字也

建國仍沿典午稱永安千百制相承莫言晉帖無家法劣過吳興勝漢興

永安一百永安一千初尚齡古金所見錄李佐賢古泉

匯均以此錢涼州出土又以永安爲北涼沮渠蒙遜年號定爲北涼錢是也戴熙古泉叢話以其錢類銓劤疑爲江南李氏鑄鮑康泉說云字體絕無魏晉遺意不似六朝以前物輝按此錢字畫微兼隸勢與所見吳興錢絕似北涼沮渠蒙遜弒段業自立改元永安當晉安帝隆安五年字文濡染晉法可以取證其時成李壽之漢興錢亦草率如此不得以其似銓劤疑非晉物也

兩字眞書展布開太元泉貨莫疑猜遺文尚得鍾王意不是唐臨晉帖來

太元泉貨太元作眞書泉貨作篆書洪志列入不知年代輝按東晉孝武帝甯康三年改元太元則此錢爲孝

武所鑄矣然涼張駿于晉明帝太甯二年亦改元太元則不知爲晉鑄爲梁鑄據　西清錢錄載一品太元二字眞書余所藏同張崇懿錢志新編所載均作篆書余雖未得卽眞書者諦視之銅質古樸字畫精好塙爲晉錢無疑蔡雲癖談云太元二字楷書爲南北朝所未有亦所見之隘也

四銖鑄比五銖輕來于都緣翦鑿成十萬尚難供一掬不知誰是孔方兄

宋書何尚之傳先是患貨重鑄四銖錢民間頗私鑄多翦鑿古泉取銅又顏竣傳云前廢帝卽位以鑄二銖錢形式轉細官錢每出民間卽模效之而大小厚薄皆不

及也無輪郭不磨錢如今之翦鑿者謂之來子景和元年沈慶之啟通私鑄一千錢長不盈三寸謂之鵝眼錢劣於此者謂之綖環錢十萬錢不盈一掬輝今世所傳孝建四銖質薄而輕半出私鑄又有一品方錢四銖二字陰文亦當時翦鑿之類

孝建初元仿四銖連環合璧衍成圖小星歷歷分明見天上何年種白榆

洪志正用品列孝建四銖一品大如常錢吾友陳粒唐戶部藏孝建品最多而皆小品有一而文孝建二字背無文一面文孝建二字孝字居左建字居右背文曰四銖一面背同文曰孝建一而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二

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倒書四銖二字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四銖上下四星一面文孝建二字背文一四字此品今在余所粒唐分贈也　西清錢錄云孝建四銖武帝紀孝建元年鑄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稗史彙編云錢文以年號始自魏太和今按成李壽鑄錢曰漢興宋孝武帝鑄錢曰孝建是以年號鑄錢不自太和始余謂漢興僭竊不足據以年號鑄錢當斷自孝建始初氏之言僅得半也此錢傳世絕少戴熙古泉叢話云孝建四銖銅質最粗北人以爲奇貨索值二三萬錢小蓮周先生語我云予入羶肆見人持百錢市羶中有此錢肆人小之索易勿與予以百大錢代償直而乞其小

錢鮑康觀古閣叢稿上記孝建四銖云此錢最艱覯都下一枚輒索二三萬錢又續泉說云道光二十餘年毘陵出土一窖盡爲堯仙所得得余在閩得顧湘舟寄贈十枚過杭購得二十餘枚益以予苾所得得五十五品仍以未見堯仙所藏爲憾壽卿知予有續泉匯之舉遂以堯仙所贈全拓本寄示又增益二十品此種泉歎觀止矣今距戴鮑又三四十年而粒唐所藏如此之富亦足以張吾軍矣

景和文直永光橫舊志相承異品詳評我亦刻舟求劍者苦疑小篆不分明

宋書前廢帝紀永光元年春二月庚寅鑄二銖錢洪志景和錢引顧炤云宋廢帝景和元年鑄重二銖文曰景和金光襲曰其文小篆此二錢輝均有之景和直書是玉筋文篆與　西清錢錄所載合永光橫書亦與錢錄合惟篆文各有異耳

同首青溪寶氣生又看異品出盆城一戈雅與雙戈近百歲何曾見太平

齊書祥瑞志泰始中世祖于青溪宅得錢一枚文有北斗七星雙節又有人形帶劍及治盆城又得一大錢文曰太平百歲洪志列入神品戴熙古泉叢話云太平百梁武帝時百姓用古泉有此二種平郎平錢定平一百五千之平謂其大可平百錢人識爲太平誤也此錢本絕少齊時所得太平百歲錢疑卽此錢世不易得故誤識其文以爲瑞輝按世祖所得錢如北斗七星雙節人形帶劍者今皆有之雙節或雙劍之誤今止有七星雙劍者南史作雙刀雙旗又誤中之誤南史多改舊文最不可據此其一也歲錢二字一戈雙戈形近易誤此錢余亦有之故知舊說之謬

緊瀙名多鑄半私鄴中散貫幾人持赤生青熟分銅品可惜圖經缺細肩

隋書食貨志云齊遷鄴以後百姓私鑄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緊錢吉錢河陽生瀙天柱赤牽之稱冀州之北錢皆不行至乾明皇建之間往往私鑄鄴中用錢有赤

熟青熟細眉赤生之異河南所用有青薄鉛錫之別輝
按常平五銖中余有一品銅脆而質赤字畫潦草又一
品銅色青文同疑卽當時所謂青熟赤生二種其餘生
澀緊厚當均是就銅質而言細眉益細枚之謂傳謂小
錢也
按圖索驥頗難眞鑄錯難尋捨佛人大吉大通吾了了手
無大富總嫌貧
梁書武帝紀曰普通四年冬十二月始鑄鐵錢洪志大
吉五銖大通五銖大富五銖引顧炎武曰普通四年鑄大
吉鐵錢文曰五銖大吉背文四出大通大富二品同金
嘉泉志校誤曰大吉大通大富三錢錢今所見絕少李
穆宗卽位每緡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
東西長短省依除足陌從來數亦虛莫笑散錢無用處一
同蹺墊一蹐躇
隋書食貨志梁大同以後自破嶺以東八十爲百名曰
東錢江郢以上七十爲百名曰西錢京師以九十爲百
名曰長錢大通十一年天子乃詔通用足陌詔下而人
不從錢陌益少至於末年遂以三十五爲百歸田錄用
錢之法自五代以東以七十七爲百謂之省陌今市交
易又剋其五謂之依除續通攷金世宗時民間以八十
爲陌謂之短錢官用足陌謂之長錢稗史類編憲宗朝
皇甫鎛建議內外用錢每緡墊二十民間墊百至七十
穆宗卽位每緡墊七八所在用錢墊不一詔從風俗所
宜則蹺墊之起自唐皇甫鎛也今俗謂明除爲蹺暗除
爲墊
舊譜圖工莫浪猜男泉女布散成堆稚錢本自同幺小馳
騎何關射雉來
蔡雲癖談云隋志梁時古錢有五銖女錢曰古則非南
朝物矣女錢何以稱毛詩女桑疏女是人之弱者女桑
言柔弱之桑釋名城上垣亦曰女牆言其卑小比之於
城若女子之於丈夫也是物之弱小者皆可稱爲女面
狀者卽可稱爲男所以對女泉而言者又有男錢也男
錢見舊譜文曰布泉世人謂之男錢言佩之則生男也
五銖肉郭旣除而其質弱故曰女布泉外輪最峻面其

一準二十後改一準十今有一柱兩柱者大者柱在面
之中小者柱在背之右兩柱亦在背右又一品五字雙
鉤

勢壯故曰男好事者附會爲生男之說至段成式詩私帶男錢壓鬢低遂證成實事焉戴熙古泉叢話云杜佑通典世謂之男錢婦人佩之生男也是相傳已久之說宋董逌譜云梁武以來有之是非梁時始有明矣據此則男錢女錢稱名始於梁以前男女以壯弱言論創而墳余謂稚泉亦然稚泉小錢也凡五銖半兩皆有之異于榆莢錢榆莢擬其薄稚泉擬其小也癖談亦云弱者爲女幼者爲稚是也而又爲之說曰顧烜謂世有射雉戲用此錢此戲卽意錢之戲射同射覆之射與唐時禁中馳騎射軒轅錢孔異矣獨用稚錢取其小也變文爲雉取其與射相連屬也云云則附會不足據

私鑄當時利孔多笵文書作口傍禾北朝字畫多增省石刻猶參魏太和

太和五銖北魏孝帝時鑄也洪志云魏書食貨志魏初至於太和錢貨無所周流高祖始詔天下用錢十九年冶鑄粗備文曰太和五銖詔京師及諸州鎭皆通行之在所遣錢工備鑪冶民有欲鑄聽就鑄之余按此錢徑八分重如其文銅質粗惡字文漫漶蓋當時令民自鑄故其製不精也輝按錢文太作大和作𥘅皆六朝時風尙證之北碑可見金嘉泉志校誤摹一品太作大和作粘亦云篆體近隸和字且有增筆與北魏石刻相似可徵書法之變

四出有土字洪志云後魏所鑄又有無土字者洪志引三國典略云西魏大通七年正月東魏有雀銜永安五銖置高歡前世子澄乃令百爐別鑄此錢鄴中號令公百爐錢此說非是魏書序紀云北俗謂土爲拓謂后爲拔故以爲氏錢文有土字蓋國氏也食貨志云延昌二年徐州民儉刺史啟奏求行土錢疑卽指此是魏錢背有土字由來舊矣

錫鐵撱和兩柱穿天嘉新鑄五銖錢于今太貨成奇貨不記乂腰大哭年

隋書食貨志云陳初承梁喪亂之後私家多鎔鑄又間以錫鐵兼以粟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

出一當鷙眼之十按此種五銖今無從分辨惟太貨六銖四字篆書者今尚有之按陳書宣帝紀云太建十一年秋七月初用太貨六銖錢隋書食貨志云以一當五六銖之十與五銖幷行後還當一人皆不便乃相與訛言曰六銖錢有不利縣官之象未幾而宣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竟至陳亡洪志引徐氏曰當時謠言太貨六銖錢又腰哭天子蓋篆書六字類人之又腰耳

五行交午一陽遲南北瓜分又一時漢篆綢繆唐篆直六朝錢似兩京碑

五銖五字隋五銖魏文帝太和五銖孝莊帝永安五銖均篆作又已開唐人篆體齊文宣帝常平五銖五字同

漢五銖則漢法也

兩字西周攷訂難又搜孤證得長安字文也襲豐京號應作岐陽石鼓看

張崇懿錢志新編有周錢二品一曰長安圓輪方孔一曰西周圓輪圓孔趙鈁附注云此二品係陽湖呂堯仙中丞所藏鈁照揚摹入輝按此錢余各有其一銅質紫赤卻非僞造當是宇文周時物字文亦都長安故蒙其號宣王石鼓金馬定國據其文義定爲宇文依託近儒莊述祖孫星衍主其說此亦字文事事摹擬姬周之證

永通萬國北周宣帝鑄蔡雲癖談云當讀萬國永通與五行大布對文一品背有十二時蟲者古泉匯貞集五列入生肖錢余母氏馬太恭人有此錢以授予乙未冬間於齋中失去輾轉於懷者屢月丙申在都門忽得一品視舊藏尤精估人索白金十兩卒以九兩得之丁酉六月歸自都門季弟忽持舊錢見示乃知仍于舊攤中贖得同時贖歸者又有三銖一品合浦之珠又還亦快事也

兩字圓圓語吉祥七齡天子坐明堂金雞一唱搏桑曉五色祥雲繞上方

李茹村戶部夢瑩近得五行大布一品背文上有雲形下一雞左右圓圓二字蔡雲癖談云五行大布錢幕或勒圓圓二字刻雲兔形此泉志奇品三雀錢面文五行大布玄武錢面文永通萬國之類也蓋因字文氏錢式精美故摹倣刻畫別鑄爲玩品然適成俗品矣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五壓勝正品五行大布一背文圓圓字上雙角雲形下一牛一背文圓圓字上雙卷雲形下一虎一背文圓圓字上雙鉤雲形下一兔翁樹培古泉彙攷有一豬者余亦藏之則十二時之屬皆備矣其錢孔皆圓無方孔者癖談又云大布言其用之廣永通言其用之久也

爐火光中日月明龜蛇寶劍七星橫永通萬圓何年鑄依

樣胡盧畫更精

洪志　奇品一品曰玄武錢文曰永通萬國背文有龜蛇七星寶劒引李孝美曰背文爲玄武星劍之象輝按莽大泉五十背文有日月形及此形余得其龜蛇一品即永通錢所本

新勘錢樣四關通郡肆流行貿易同八九萬錢纔滿斛始知白鐵勝青銅

隋書食貨志云高祖既受周禪乃更鑄新錢文曰五銖百姓或私有鎔鑄詔四面諸關各付百錢爲樣從關外來勘樣相似然後得通樣不同者卽壞以爲銅入官五年詔又嚴其制是時見用之錢皆須和以鑄鐵錫鐵既賤求利者多私鑄之錢不可禁約詔乃禁去錫鐵之處不得私有採取其後姦狡取銅私鑄又雜以錫錢錢遂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郡肆之上皆令立榜置樣爲準不中樣者不入於市大業已後錢轉惡薄初每千猶重二斤後漸輕至一斤按稗史彙編云隋文帝鑄小五銖八九萬方滿斛者卽指此也

萬錢揮霍似泥沙西苑龍舟日易斜依舊清明拋白打楊花飛處落誰家

唐書食貨志隋末行五銖白錢天下盜起私鑄錢行隋志亦云大業以後遂多私鑄錢轉薄惡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隋志謂是特用之錢皆須和以錫鐵唐書謂隋行五銖白錢緣錫錢和鑄故色白蔡雲癖談云洪氏載白錢圖作款文如厭勝字如何畫作挑

舊唐書食貨志云開元錢之文給事中歐陽詢制詞及書其字含八分及隸體其詞先上後下次左次右讀之自上及左回環讀之其義亦通流俗謂之開通元寶隋

唐嘉話云今開通元寶錢武德四年鑄其文歐陽率更所書宋姚寬西谿叢話引李肇言記聞云唐錢有乾元重寶開元通寶世俗淺者曰乾重元寶開通元寶朝士亦有如此言者尤可笑也西谿畫話又引唐六典謂之開元通寶輝按此錢讀法紛如聚訟要以讀開通者爲是隋唐嘉話云云是唐人讀作開通元寶不知開元爲元宗改元武德中無由逆億嘉話所指自是高祖時所鑄其文當讀開通此錢余藏其一銅質紅而薄與背有指甲痕及地名者迥別其字筆意與醴泉銘相似則眞率更書也自餘皆當讀開元劉昫修舊唐書去武德中已遠志文云云必因嘉話稱此錢率更書故誤以爲詢作而又以目睹之開元錢誤合爲一志中通增其文曰字含八分隸體耳詢書傳世最多從無此種筆法諸譜皆以後來之開元當唐初之開道由未覩眞開通元寶故也元字次畫端有挑向左者洪志引李孝美曰此錢世謂之左挑而俗甚愛重按此卽唐志所云字含八分及隸體者終唐之世開元錢凡數鑄舊志言之甚詳其非率更書明矣

京洛宣平洪福襄郭潭廣越克荆梁潤藍益梓與丹桂莫認揚州作會昌

開元錢背文有京字者關內道京兆府監鑄也有藍字者藍田縣監鑄也有興字者鳳翔府天興縣監鑄也有洛字者河南通河南府洛陽縣監鑄也有兗字者兗州監鑄也有襄字者山南進襄州監鑄也其餘地名皆見唐地理志各隨其地名之說詳洪志惟文有昌字者洪志引舊譜云揚州節度使李紳于新錢背加昌字以表年號而進之又引李孝美云幕文揚字終莫之見而劉氏喜海論泉絕句注遂謂當時已行昌字未鑄揚字皆臆說也此錢余均有其一揚字作揚古字通用唐書柳仲郢傳云仲郢爲鑄錢使吏請以字識錢者不答既淮南鑄會昌字據此則舊譜謂會昌爲年號不爲無本惟譜屬之李紳與志僅言以州郡名鑄錢不合武帝及紳傳亦無之則譜誤合柳仲郢事也

一鉤新月似蛾眉野說無稽是洗兒契背捐痕深入骨夜涼永巷脫簪時

開元通寶背文有一月者吳曾能改齋漫錄云世所傳青瑣集楊妃別傳以爲開元錢乃明皇所鑄上有甲痕因鑄之葉大乃揚妃捐迹殊不知唐談賓錄云武德中廢五銖錢行開元通寶錢初進樣文德皇后捐一甲痕因鑄之葉大慶攷古質疑云吳氏所引二書正欲證其非明皇時以辨青瑣之謬然唐紀明言高祖武德四年鑄開元通寶通鑑亦載於武德四年命給事中歐陽詢撰其文并書回環可讀吳氏何必引談賓錄爲證也大慶又觀通鑑考異薛當聖通圖云初進蠟樣文德皇后捐一甲故錢

上有甲痕又淩璠唐政要錄乃以爲寶皇后是時寶錄亦
已亡文德未立今皆不取攷異之言如此則談賓錄亦
未足爲據惟取信于史則知爲武德所鑄足矣區區甲
痕不足辨也然自今而觀開元錢亦有無甲痕者有輕
重大小不等者有篆文者有錢背之字不同者蓋此錢
非盡出於武德所鑄歐陽所書亦有高宗武宗時所鑄
者若錢背有京洛潤益者由李紳請以州名鑄故也據
此則開元甲痕自宋以來傳聞各異按張舜民畫墁錄
亦云唐高祖武德初鑄開通錢仰篆隸八分體十文重
一兩爲開通元寶亦曰開元通寶背有眉乃大穆寶后
指甲痕進樣時誤以甲承之其銅劑後人皆不能法今
獨隸體錢行於世八分與篆體錢皆不復見矣開元之
識已見武德年寶舜民在元祐時其說爲吳曾所本質
疑之駁吳是也然錢背有甲痕乃偃月形前乎此者有
五行大布之星月後乎此者有乾元重寶之半月何獨
於開元目爲甲痕且有在穿上者有在穿下者有在穿
左右及斜附穿孔角者安有於蠟樣一一遍掐之理其
爲肊說誠不足信至劉斧青瑣集又謂爲楊玉環甲迹
稱爲洗兒錢則更荒謬無稽矣

蛾月彎環掩六丁偶然年卯合成銘井文畫作橫斜字四
角熒熒露小星

開元通寶背文偃月二右直書六丁二字此疑丁年第
六卯所鑄偶合成文也又有斜書𠂤字未詳何義又有
面文四角有星點四者李氏古泉匯均載入
短陌偏工算度支貫盈九百便公私當時出塞申條約從
古通商是漏巵

唐書食貨志長慶元年九月敕泉貨之義所貴通流如
聞比來用錢所在除陌不一與其禁人之必犯未若從
俗之所宜其內外公私給用錢從今以後每貫一例除
墊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貫不得更有加除及陌內欠
少通鑑長慶元年九月戶部尚書揚於陵請廣鑄錢而
禁滯積及出塞則錢日滋從之

靈武興王叶大橫乾元開鑄監先成飛龍廄裏神光見坐
聽蒲牢夜吼聲

新唐書食貨志肅宗乾元元年使第五琦鑄乾元當十錢又第
錢與開元通寶參用以一當十亦號乾元當十錢既當國又鑄
五琦傳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十既當國又鑄
重規重規一代五十會物價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爲
非是詔貶中州長史舊唐書食貨志乾元中李輔國奏
內飛龍廄鑄鐘投乾元新錢二文于鑪而祈曰如聖躬
萬福國祚無疆凶孽殄除四方寧謐則願不銷不鑠一
陰一陽並見於外鑄成一如所祈

五十原因當十充重輪製比一輪工悟來重寶乾元字可
信開通讀未通

唐書食貨志乾元元年第五琦奏請改錢宜聽于諸監別鑄一當十錢文曰乾元重寶二年琦入相又請更鑄重輪乾元錢一當五十二十斤成貫詔可之輝按此錢大小均有重輪者有穿孔八角者至背文作偃月形考傳世最多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均摹有圖又云魏了翁名義考錢文稱重寶自唐肅宗始

轉瞬江淮罷七監紅崖銅少錫鉛攙建中大歷今無幾枉說當時禁例嚴

唐書食貨志云大歷四年正月關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原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建中元年九月韓洄上言汴淮錢監歲共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用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原監久廢不理請增置十爐鑄之計出錢七萬二千貫費每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也其江淮七監請皆停罷從之貞元元年正月張滂奏諸州府公私諸色鑄造銅器雜物等請除鑄錢外一切禁斷洪志云大歷錢徑九分重三銖六參銅色昏濁字畫遒勁史氏不敘鑄作之因竊考代宗實錄云大歷四年正月丁酉開內道鑄錢等使第五琦上言請于絳州汾陽銅源兩監增置五爐鑄錢許之豈非當時鑄此耶又建中通寶引張台曰按此錢未施用今民間往往有之輕小于開元錢文字漫暗銅色純赤肉好薄小得一誰知識未貫順天新鑄有重輪洛陽古寺銅銷盡都是如來劫後身

新唐書食貨志史思明據笵陽改元得壹已而惡得壹非長久之兆復改順天洪志引舊譜曰得壹元寶錢徑一寸三分重十三銖順天元寶錢徑一寸五分重十五銖太平御覽資產部引後唐書曰朱守殷奏於積善坊役所得古文錢四百五十六文曰得一元寶四百四十六文順天元寶一十六文守殷進納勅曰凡窺奇異盡繫休明所獲錢文式昭元兆得一者宇歸于一統順天者式契于天心道煥一時事光千載殊休繼出信史必書宜付史館野客叢書載龐元英文昌雜錄後唐同光三年洛京馬步使朱守殷於積善坊役所得得壹元寶四百五十六文順天元寶四百四十文沈括夢溪筆談云熙甯中常發地得大錢三十餘千文皆順天得一當時在庭皆疑古無得一年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僞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耳非年號也洪志又引張台曰得壹順天錢思明並銷洛陽佛銅所鑄賊平之後還將鑄佛戴熙古泉叢話云順天易得得壹難求余見一燕人質得壹錢於晉人與錢三萬曰我故厚其值使不能贖燕人曰我故薄其值爲贖計也此可謂一癡然是錢之難求概可

想見

銅柱飄零膺破錢可憐頑錢亦磨穿乾封柱襲唐年號不管民間短陌阡

乾封泉寶楚馬殷錢也其文沿用唐高宗錢此如王審知之鑄開元通寶王延義之鑄永隆通寶耳余藏一錢品背有笨字一銅品背無字洪志僭僞品列二品一曰乾封泉寶一曰天策府寶背均無字亦錢品

愈瘡從來說杜詩周元壓勝效尤奇南朝佛像都銷盡正是龍飛鳳舞時

周元通寶背有龍鳳文者初尚齡吉金所見錄李佐賢古泉滙所載均有外輪余所藏無外輪花突起甚高于厰肆見者亦然按五代史周紀世宗卽位之明年廢天下佛寺三千三百六十是時國中乏錢乃詔毀天下銅佛以鑄錢周亮工書影云夏振叔孝廉感人言其鄉數年前瘧大作或教于古錢中檢取周元通寶一文持之卽愈一時喧傳寶爲符錄一文須時錢一緡黃兪邰云金陵人傳此錢難產者持之卽下亦不知何故按此錢周世宗毀佛鑄或亦仰藉瞿曇之靈歟周元邰瘧一編山王凝齋械秋鑑叢語載同祕興濃時佛力窮春情狂處似春風消魂又是花時節獨向天涯看落紅

世傳厭勝錢背文有祕戲者又有花片者一皆周元通寶殆當時佞佛者特鑄此錢以誣周耶背有祕戲者李佐賢古泉滙貞集五言之未摹圖背有花片者唐與崑廣政錢如見景星銅斑微點蜀山青銘文體近新妝鏡殘泉幣彙考云形製古舊決非近日僞爲之物疑當時鑄字珍同舊石經

以厭勝者

洪志云十閩紀年後蜀史曰蜀主昶明德三年十二月建號陰符卦畫三中原五姓秉朱儁九龍殿火銅銷毀賸丁亥申嚴錢禁明年改元廣政余按此錢計當時所鑄有青鉛遍嶺南

銅質渾厚字八分書戴熙古泉叢話云廣政通寶後蜀孟昶鑄此錢罕有乾隆時惟童佛庵有一枚孫古雲一

枚破碎馬愛林一枚制作不類近僞余得此錢自紹興
張先生視馬則眞視孫則完視童則精輝按張君房麗
情集蜀後主王衍幸鳳州天雄節度使王承休妻嚴氏
有美色衍愛幸之賜妝鏡銘文云鍊形神冶瑩玉眞工
當眉寫翠對臉傅紅如珠出匣似月停空綺窗繡幌俱
含影中凡三十二字蜀石經毛詩殘碑亦孟昶立晁公
武郡齋讀書志石經周易並略例十一卷僞蜀廣政孫
逢吉書廣政孟昶年號也是時書體有唐人遺意廣政
錢可見也
銅鐵錢文鏁字深大唐唐國辨銖參民間貨甚官家富博
取宮中糞壤金

洪志錢若水曰李氏據有江東之地國用窘乏建隆四
年其大臣韓熙載請鑄錢每十錢卽以鐵錢六權銅錢
四而行至乾德開寶中遂不用銅錢民間但以鐵鏁貨
易至末年銅錢一直鐵錢十及煜歸朝鐵錢益無用又
云唐國通寶制度大小各殊文字並類大唐錢又云大
唐通寶錢徑八分重三銖四參文曰大唐通寶又有徑
七分者字文相類豈當時盜鑄耶李石續博物志南唐
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
女冠耿先生于元宗前搦雪爲銀錠投紅鑪淬之成中
金又取宮妓箕中糞壤沙爲銀開寶末內庫尙有先生
糞壤銀
宋元皇宋不書年周漢都因國號傳錯范無心成卦位兩
三星月照爐煙
宋太祖宋元遺寶宋仁宗皇宋通寶皆不紀年號亦周
元漢元之例也唐與崑錢幣彙攷云宋元通寶一背上
甲痕向上一背下甲痕向下一背左甲痕向右一背右
甲痕向右一背上左角甲痕一背下右角甲痕按周元
錢翁宜泉謂背文星文甲痕無定在盖按八卦方位四
方四隅皆有余謂此錢亦如之輝按甲痕無定者因鑄
范時工人顚倒左右耳范成鑄錢背如范出翁以爲
按八卦方位非是錢文有星點者亦然歐陽修歸田錄
云國家開寶中所鑄錢文曰宋通元寶至寶元中則曰
皇宋遺寶近世錢文皆著年號惟此二錢不然者以年
號有寶字文不可重也
百貨流通便細氓銷錢可惜未銷兵年來鑄銷三州鐵莫
笑江南榆莢輕
洪志云陶岳貨錢錢曰元宗時韓熙載請以鐵爲錢大
小如開元通寶文亦如之徐鉉篆其文王士禎古夫于
亭雜錄云南唐李氏鑄錢宋太宗始令收民間鐵錢鑄
農器給江北流民復業者仁宗慶歷初詔江饒池三州
鑄鐵錢助陝西經費民苦之後停罷其患方息山谷詩
紫蔑可剔宜包貢青鐵無多莫鑄錢蓋謂此也
鐵錢銷盡事春農江北流民日景從百廿貫錢經幾卷眼
花憔悴老書傭

戴熙古泉叢話云太平通寶鐵錢太宗鑄史稱太平興國中鐵錢不用悉鎔鑄爲農器什物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而曾敏行獨醒雜志云國初江西亦用鐵錢嘗見玉笥山玉梁觀藏經署尾云太平興國三年某某使鐵錢一百二十貫足陌寫經六十卷是當時仍用鐵錢也此蓋江西錢燕翼詒謀錄江南李唐舊用鐵錢末年鐵錢十僅直銅錢一江南平民間不肯行用太平興國二年二月詔收民間鐵錢爲農器以給江北流民之歸附者於是江南鐵錢盡矣然川蜀陝西用之如故三體書成賜近臣改元猶見太平春左挑卻倣開通字祇少如鉤月半輪

趙德麟侯鯖錄云前世錢文未有草書淳化中太宗始以宸翰爲之既成以賜近臣王應麟玉海云淳化元年五月乙未改鑄淳化元寶錢上親書其文作眞行草三體唐與崑泉幣彙攷云淳化眞書元字亦左挑如開元錢輝按宋太祖宋元通寶元字亦左挑又背有偃月亦如開元之式淳化無偃月又按宋太宗初改元爲太平後改淳化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魏了翁名義考云錢文改元更鑄自宋太宗始

北宋初錢面幕同幾經犒賞庫仍充纔知招討軍容盛祇在歡呼一擲中

宋蔡絛鐵圍山叢談云狄武襄征儂智高兵出桂林之南道傍有一大廟人謂其神甚靈武襄祝曰勝負無以爲據乃取百錢自持之且與神約果大捷則投此期盡錢面也已揮手一擲則百錢盡紅矣於是舉軍歡呼聲震林野武襄亦大言顧左右取百釘來卽隨錢疏密布地而釘帖之曰俟凱還當謝神取錢其後破崑崙師還如言取錢與幕府士大夫共視之乃兩面錢也輝按太宗淳化至道均有而而同文者據此是當時必有兩而鐵故武襄用之以紿軍士否則臨時安能選百錢同文者也

祥符九紀號天禧一代錢文史闕疑入貫未將銅質辨女貞文字幾人知

唐與崑泉幣類考云眞宗改元凡五成平六景德四大中祥符九天禧五乾興一惟乾興未開鑄其餘四號皆著之于錢又云天禧中鑄錢史無明文此錢大小與後之熙甯元豐等大錢同意亦折二錢也又云西遼直魯古天禧通寶錢眞篆二品其篆書者通字仍作楷書與宋眞宗之天禧錢形模半文迥異而與遼之壽昌諸品亦復不類惟與西遼直魯古年號適合姑列于此以俟知者輝按宋眞宗天禧通寶一品天作篆文餘三字作楷書而直魯古錢則三篆一眞通字眞書餘三字作篆文餘作癸此兩種惟以銅色文字辨之知非一朝鑄也

南遼紀利其均一州一監日千緡元豐今日多如此祇

恐錢荒未必眞
宋神宗元豐通寶有銅鐵二種文有篆楷二品今此錢
最多按宋史食貨志云元豐中公私上下並苦乏錢人
情窘迫謂之錢荒然則史志所云亦不盡實也
藥化何如盜鑄紛重和夾錫苦難分祇因景祐三司誤銅
質三分鐵六分
宋史食貨志景祐初許申爲三司度支判官建議以藥
化鐵與銅雜鑄輕重如銅錢法銅居三分鐵居六分又
云重和元年權罷京西鑄夾錫錢繼以閙中羅買用之
流通復命鼓鑄專給關中夾錫小民往往以藥點染與
銅錢相亂輝按以藥化銅導民作僞重和之有藥染皆

景祐階之厲也余藏景祐一品季弟藏重和一品皆銅
鑄非藥化者
皇祐錢分二體書較量篆楷卻何如小三折一民交困已
在青苗未放初
李燾通鑑長編傅求傳曰慶曆末求獻策請變法既悉
貸民大錢錢遂下令以一折三民多破產失業而盜鑄
亦止瞿中溶偃師縣有皇祐二年重修石誌曰偃師縣有皇祐元年七月十三日陝西興置鑄錢監
岑水場開九監前歲增百萬緡六年六月壬辰行折二錢
新莽後有道君一嬰顯戮一爲胡虜知時日小數之無
用也宋徽宗詩有日射晚霞金世界之句論者以爲金
源亂宋之兆
銅鐵銷融入鑄年瘦金書法笵金傳宣和宸翰今寥落何
不從人乞一錢
北狩倉皇萬里行中原南望晚霞生文犀方勝都如夢風
雨淒涼五國城
宋徽宗崇甯通寶大觀通寶兩品厭勝品最多崇甯背
文有雙龍者有犀角者有連錢者大觀背文有北斗寶
劍二人玄武者有七星玄武者有雙螭者有一犀角者
有二犀角者有方勝者余謂古今泉文作厭勝者前有

崇甯大觀政和宣和皆宋徽宗御書有銅鐵二品書史會要云徽宗行草正書筆勢勁遒初學薛稷變其法度自號瘦金體今崇甯大觀等錢存者尚多殊可寶貴

八百緡流拜賜田荒淫無柰重和年神宵九鼎今何在不及當時有襯錢

重和通寶篆隸二品皆宋徽宗鑄戴熙古泉叢話云陳氏圖經云重和建元祇市歲錢少故難覩近日重和靖康錢雖不知古錢者亦聞風而秘故益難覩余家二錢以無意得之一微裂一不精均未經人物色所謂以不才終其天年者也輝按重和通寶有篆書大小二品有楷書大小二品余有其三無篆書大品

半壁江山半面錢大河南北盡烽煙金銀萬萬都根括惆悵銅人去漢年

宣和遺事云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一日金人遣使入城要得金一百二十萬兩銀一百五十萬兩於是金人執開封府尹何栗分廂拘括民戶金銀釵釧鐲鈿等星銖無餘宋史欽宗本紀靖康二年夏四月庚申朔金人以帝北歸凡法駕鹵簿渾天儀銅人刻漏古器府庫蓄積爲之一空案金大定通寶背文有崇甯通寶聖宋元寶古泉彙考云金代錢制多仿宋徽宗錢於此益信余謂一錢而鑄兩國年號知金人有平分宋室之意也

泥馬中興竟卽眞靖康錢號識如神金環腸斷無消息池館荒寒夢紫筠

宋史高宗本紀元祐太后遣人至濟州訪帝又遣吏部尚書謝克家來迎耿南仲率幕僚勸進帝避席流涕遜辭不受汪伯彥引天命人心謂靖康紀元爲十二月癸未大雪縱民康之兆又欽宗本紀靖康元年十二月癸未大雪縱民伐紫筠館花木爲薪曹勛北狩聞見錄曰太上宣諭勛曰我左右惟汝後生健步爲我持信尋康王出御衣三襲襯一領折領寫字于領中曰可便卽眞來救父母又索鄭皇后所帶金耳環子一隻是今上在藩邸時手製以爲的驗付勛曰到時傳語大王願早如此環遂得相見按欽宗卽位二年爲金人所擄所鑄錢甚少戴熙古泉叢話云靖康錢欽宗鑄一隸書通寶小鐵錢一篆書元寶折二錢一隸書折二錢隸書得諸南篆書得諸北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一隸書折二錢一小鐵錢云靖康僅一年故此錢不多見

大宋流傳當十錢慶元五十敕書年史官載筆多疏漏掌故難稽食貨篇

大宋通寶大者徑寸七分背文當拾二字慶元通寶徑三寸背文上有敕字下云五十料右云慶元元年夏左云改鑄此號錢均宋志所不載鮑康泉說云慶元通寶背文十四字之多歷來譜錄未覩之奇也又觀古閒叢稿三編云大宋當拾錢吳我鷗所藏雖嘉蔭簃亦無之

石查竟於厰肆得一枚劇佳燕庭大慶元通寶背有慶當二十文者不知流落何所矣

嘉定文成折十希徑周二寸指難圖至今當百畱滇祐紫紺都成膽水衣

宋正品錢無有大如嘉定元寶背文折十者滇祐通寶當百大小亦相等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嘉定折十錢製精整背文有折十二字諸譜不載蓋此錢傳世絕少也又云滇祐當百大錢以通寶爲文背有當百二字輝按周煇清波雜志云信州鉛山膽水自山下注用以浸銅鑄冶是賴無水處曰膽土膽水浸銅工省利多膽土煎銅工費利薄今上林三官提封九路檢踏無遺膽水人未經著錄南宋則尤少蜀中市肆盈千累百而迄無人過問自劉燕庭丈宦蜀始物色之背文奇怪百出而果然點鐵盡成金周郭分明見匠心萬選當時邀乙覽幾經劫火未銷沈

鮑康觀古閣叢稿題兩宋鐵錢拓本冊云兩宋鐵錢昔

膽土其亦兼收其利又按宋史理宗本紀云滇祐九年三月以程元鳳爲江淮等路都大提點坑冶鑄錢公事鉛山亦爲江淮所轄則此錢蓋當時鑄也

端平當五字平夷良友交情佩玖遺海舶相逢同一笑此錢碩果少人知

宋理宗端平通寶背文穿下有四伍六等字余僅一伍字者章碩卿大令壽康遇于海舶以四六二品相贈因憶宋史食貨志端平元年以膽銅所鑄之錢不耐久而舊錢之精致者泄于海舶中嚴下海之禁因言今日中國漏巵制錢歲出洋數百萬致舊錢日益消耗而關市不禁相與歎息久之

案下尚堆積數千枚皆不可識辨燕庭惠余全拓凡三百九十三種李竹朋輯泉匯曾選去不少余按古泉匯利集十四所載各品均劉氏物余所得不全有崇甯大觀政和諸品大小不一又有乾道元寶右旋讀背文正字滇熙通寶右旋讀背文春十二字滇熙通寶背文橫列同十六字滇熙元寶右旋讀背文同十字又一品背文春二字篆書滇熙元寶右旋讀背文同十字又一品背文春八字紹熙通寶背文同二字篆書紹熙通寶背文春三字慶元通寶背文春二字又一品背文同二字嘉泰元寶右旋讀文同元字嘉泰通寶背文春二字開禧通寶右旋讀背文春二字嘉定通寶背文春二字端平元寶右旋讀背

文印伍字同年楊叔嶠內翰銳有嘉熙通寶一品背文上十下西二端平元寶一品背文土定伍二字下北上二字大宋元寶一品幕文利州行使四字均銅品古泉匯只載鐵者叔嶠云輪郭肉好字畫無一不精益當時樣錢也唐與崑泉幣彙考云宋史食貨志紹熙二年詔靳春同安兩監歲鑄鐵錢各十萬貫右錢背文春字必爲靳春監所鑄然則背文同字爲同安監所鑄矣

閻門都識相公張依樣胡盧號阜昌千古興亡同一轍齊王原不是眞王

阜昌通寶宋僞齊劉豫錢也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靖康二年三月丁酉金人立張邦昌受軍員等賀訖乃

起立閻門傳旨勿拜云本爲生靈非敢竊位百官遽拜張急回身面東拱手以立宋史呂好問傳云邦昌入居都省呂好問曰相公眞欲立耶亦姑塞敵意面徐爲之圖爾宋史高宗本紀云建炎四年七月金人立劉豫爲帝國號齊九月劉豫僭位于北京叛臣傳建炎四年劉豫即位改明年爲阜昌此錢世傳元寶重寶二品金史食貨志云金初用遼宋舊錢天會末雖劉豫阜昌元寶阜昌重寶亦用之志不云通寶殆未見也

萬眾曾無一赤心旌麾方向浙西臨招降浪把金銀擲十萬奇兵半綠林

宋史劉光世傳完顏昌屯承楚光世知其眾思歸欲擒貳之乃鑄金銀銅錢文曰招納信寶獲敵不殺令持錢示其徒有欲歸者執錢爲信歸者不絕徐夢莘三朝北盟會編云建炎四年七月金人立劉豫爲大齊建都大名府置錢監鑄錢文曰阜通泉貨背文上一使字下一花押

祇禁衣冠學漢妝中原文物暗中藏彩雲影落珊瑚樹百寶光明出尚方

金太宗天會七年禁民漢服令俱禿髮酉章宗太和錢背文上一使字下一花押

式仿宋崇甯又有背文雲形雙犀角方勝珊瑚樹之類仿宋大觀殊不可解翁樹培古泉彙考云金錢最精章宗璽意書畫面泰和大錢特仿大觀爲之益金源極盛時也

小平貫貫任橫陳官料初看白似銀面幕同文如紙薄何如鐵骨最嶙峋

金史食貨志云正隆三年二月中都置錢監鑄錢文曰正隆通寶輕重如宋小平錢又云大定錢世傳其錢料微用銀云唐與崑泉幣彙攷云錢銅色純白此其是也輝撥大定錢一品面背同文而薄一品鐵者余均藏之鐵品金史未載

沈沈魚雁隔金門方響初停靜不譁想見聖明天子象雙
縣日月照乾坤

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五金大定通寶背文有雙鶴下一
魚者續泉匯利集三大定通寶背文有左右日月形上
一畫下二畫橫列作二李佐賢以爲取乾坤日月之義
貞集有大定無通寶左犀角一右犀角二幕文上方彎
下方勝左右、者皆厭勝品也鶴當爲雁與魚連文
寶貨文同泉貨鏝永通錢外一承安金源舊瓶墓南宋如
此新奇品亦難

張崇懿錢志新編云續通鑑綱目曰宋甯宗慶元四年
志云時私鑄承安寶貨者多雜以銅錫寖不能行則此
金造承安寶貨其文楷書製極精美錢之大小輕重似

宋之當五錢輝按此錢余所藏者書體不工金史食貨
品或卽私鑄者歟又按洪志引五代史南唐世家曰李
璟困於用兵請鑄大錢以一當十文曰永通泉貨此品
余未之見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有之錢文自唐開元通
寶後皆稱寶惟此二品稱貨大小亦同

梵字相傳類吐番不如光定有宗藩一錢卻抵登科記天
子當年擢狀元

洪志梵字錢徑八分重三銖六參銅色純赤文不可辨
大抵類屋馱吐蕃錢鮑康泉說云西夏梵字錢文不可
識秦中時有之余得數種細審其穿下及穿左兩字點
畫並同疑卽元寶二字其穿上穿右二字必係年號也
初尙齡吉金所見錄云劉青園曰嘗于涼州大雲寺訪
得古碑陽面正作此等字碑陰楷書則天祐民安五年
所立乃知此錢爲面夏梵書景巖作泉志時卽不之識
數百年後破此疑竇亦快事也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光
定元寶西夏神宗名遵頊鑄續筆乘曰古帝王以科第
出身者惟吳大帝權曾舉孝廉而夏神宗則以狀元反
第更爲希有輝按西夏錢惟此二品爲難得
北遁和林去不還中原同首隔滬關宣光銅印今無恙知
有遺民泣草間

宣元通寶元昭帝錢背有蒙古字此錢諸譜均未著錄

按施國祁禮耕堂叢說宣光銅印說云少聞里中先輩
言乾隆三十六年北方新屯士中掘得銅印一爲太尉
之印其字爲蒙古八蠻文首上有漢文一十七字右署
太尉之印左署宣光元年十一月日中書禮部造爲順
帝子昭宗所鑄凡四十餘年殂攻順帝北遁在戊申七
月昭宗嗣位和林當在次年己酉面洪武詔修元史卽
在戊申十一月緣順帝無實錄且以西北和林爲化外
之域故不一及旣見元人丁鶴年自詠詩云獨有遁民
負悲憤草間忍死待宣光正與印合又見王逢感秋詩
云本是宣光中興日腐儒長夜泣遺編乃知此號蓋取
少陵北征詩周漢獲再興宣光果明哲二語惟遺編爲

何書迄不可攷

至正錢無申酉時補來大定恰相宜金元已創崇禎例一紀天干一地支

陸滙癖談後序云元至正幕文蒙古篆乃十二辰字惟缺申酉與金大定幕文申酉外罕見者互異也盛大士錢史云大定幕文申酉紀年余所藏有未字更屬罕見錢述云更有子丑字大約十二辰皆有特未盡見耳申酉當在戌辰已酉其未字當在丁未或卽未年已未也

翁樹培古泉彙考云大定錢背申酉字陳萊孝謂申酉屬金完顏以金紀國或取此義按皆紀年支陳說近穿鑿考金史大定錢鑄於二十八年戊申罷於二十九年然終以不便民旋廢

開元列縣淸熙卯變例皇元又紀年不是當時香殿物四朝錢法有誰傳

己酉豈非此二年所鑄耶或謂十二支皆有之今未之見輝按錢背紀地支除生肖十二辰之外惟金元錢有之後來崇禎背文有甲乙丙丁戊己庚七字者以天干紀錢卽仿此也大定申酉自是戊申己酉所鑄盛云有未字有子丑字爲藏錢家譜錄所未載恐是僞物

天水臨安銅鑄牌權鈔至正吉文該均平自古無良策祇恐司農計不諧

宋錢有銅鑄牌面文曰臨安府行用背文曰準叁伯文省余舊藏此品又有云準伍伯文省者準貳伯文省者此錢宋志未載孔行素至正直記云宋季銅鑄牌長三寸有奇闊二寸大小各不同　西淸錢錄所圖準五百文省者長二寸八分闊七分張燕昌金石契引顧鎭官續泉志云高宗行軍缺用鑄此權濟一時非常法也故史不著其事輝按此南宋行鈔法也謂之省者洪邁容齋隨筆云太平興國四年因五季之制詔民間緡錢定以七十七爲陌官民出納名曰省錢此銅牌者亦當日支錢之券因無足陌故謂之省也元鈔以錢爲之大者酉文曰至正之寶背文穿上一吉字左右曰權鈔五錢中者權鈔二錢伍分小者權鈔壹錢伍分再小者權鈔壹錢明則以牌上橫書大明寶鈔牌中載敕書年月

開元列縣淸熙卯變例皇元又紀年不是當時香殿物四朝錢法有誰傳

錢背紀地名自唐開元始紀卯次自宋淸熙始元錢則多紀年余所見一品文曰延祐三年背文大昊天寺四字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六亦載之云劉燕庭云是當時鑄錢施於寺中者又一品小者曰至治元年背無文一品曰至順壬申背曰護聖一品曰至元元寶背文曰戊寅一品曰至元戊寅背文曰香殿戴熙古泉叢話云彼時行用交鈔寶鈔不甚鑄錢或爲供養之用故往往於古剎中得之如至元戊寅背曰香殿是已輝按元史食貨志云至正十一年始詔鼓鑄而此至元時已有錢且戊寅有兩品戊寅爲至元四年其至元元寶一品

不得概目爲寺中物是年鑄錢志文不載史之漏也延祐爲仁宗至治爲泰定帝至順爲文宗至元爲順帝是四朝皆鑄錢矣別有一品曰承華普慶背無文按元史百官志大禧宗禋院崇祥總管府下云至大元始立大承華普慶寺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六據以爲寺中物今以錢文驗之似是元鑄李說或可信也

大義何如天佑精笑他草竊事紛更金陵王氣如龍虎日月雙丸照大明

元末陳友諒鑄大義通寶張士誠鑄天佑通寶皆精好天佑通寶背文有一貳參五字以次遞重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明太祖初建國號意在大中既而祈天乃得大知實錄有元年

大明初鑄大中錢錢局新開置應天府鑄大中通寶

西清錢錄云按明會典太祖初置寶源局于應天鑄大中通寶錢戴熙古泉叢話云大中通寶蓋稱吳王時所鑄此錢有平錢當二當三當五十等而背文有京浙桂濟鄂豫北平陳氏圖經最備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六云春明夢餘錄洪武元年改大興府爲北平府豫則河南浙則浙江濟則山東鄂則湖廣福則閩中桂則廣西京則南京劉喜海論泉絕句注云明太祖諱元璋故明代鑄錢自洪武後無作元寶者輝按大中通寶鑄於未有明八年題準每文重一錢二分又云嘉靖二十三年令照新式鑄洪武至正德九號錢每一百萬錠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云景泰以出廟獨無錢文洪武至正德九號一百萬錠五千文景泰以出廟獨無錢文鮑康去景泰尚有十號洪武建文永樂洪熙宣德正統天順成化弘治正德也朱彝尊靜志居詩話云孝宗殂落羣臣哀輓之章徧於朝野人間何日忘弘治天下茲辰哭孝宗楊一清詩也輝按弘治通寶一品作弘治之寶明錢之變例也

金元錢好李唐低不貴當王倒好攜倒四倒三鉛紙盡捆堪一掬碎如泥

明陸深燕閒錄云予少時見民間所用皆宋錢雜以金

元錢謂之好錢唐錢間有開通元寶偶忽不用新鑄者謂之低錢每以二文當好錢一文人亦兩用之弘治末京師好錢復不行而惟行新錢謂之倒好正德中則有倒三倒四而盜鑄者蜂起矣嘉靖以來有五六至九十者而裁鉛剪紙之濫極矣

千金產寶喜難逢衣帶相隨買榮傭莫怪骨董工作僞世人原不好眞龍

正德錢背有龍文者世傳僞品最多均刻龍于緣如唐與崑錢幣彙攷所圖者此錢余有雙龍者銅質潔白厥肆中亦恆見王士禎池北偶談云於慈仁寺市見正德錢二面幕皆有文如蟠螭狀與今制殊異正德又夏圖

年號不知何代所造據此則　國初所傳已不可信戴熙古泉叢話云　西清古鑑錢文獨不摹正德而世人有天下祇有兩箇半之說於是競起而僞焉雖有眞錢亦無從辨矣又競言眞錢則雖見之不啼試問誰取天下之正德錢而一一試之余家此錢甚舊玩其制作文字實是明錢而銅質似隋白錢外間數數有此種未見其絕少是戴所見者亦係僞品又有一種小者銅質深赤龍在緣內或一龍或龍鳳津門市中及京師前門地攤往往以數錢可得或云津門私鑄或云東洋倣造皆未見眞者肊度余所見眞者大小與常行正德錢同龍如蟠螭蜿蜒四足右有一珠與龍鳳緣者迥異至初

尙齡吉金所見錄云泉幣圖說正德錢龍鳳文俗用以催生神效則未嘗攷驗也

自遣中官作礦人寶泉花樣又翻新天公工戶年年去不選青銅選白銀

欽定通鑑明紀萬曆二十四年秋七月遣中官開礦又西清錢錄云萬曆四年命戶工二部鑄萬曆通寶錢今工字者自屬工部所鑄又有天子公字未詳又明史云時王府皆鑄造私錢或各以爲識別耶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云萬曆銀錢背礦銀二字舊譜未載劉燕庭曰是當時開礦之地偶爾鑄此戴熙古泉叢話云此錢以銀爲之幕有礦銀二字前人都未之見葢當時開礦

得銀卽以鑄錢耳

乾德年文未革除笑看蜀鏡愧空疏改元天啟同天定宰相如何未讀書

洪志僭僞品下列乾德元寶一品引五代史前蜀世家曰王建卒子衍立明年改元乾德輝按前蜀王衍年號乾德宋太祖亦號乾德僞漢徐貞一僭號天啟明熹宗亦號天啟皆一朝一時事不知何以未考宋太祖見蜀宮人舊鑑有乾德四年鑄召學士陶穀竇儀問之儀曰昔僞蜀王衍有此號帝乃歎曰宰相須用讀書人酌中志餘陳悰天啟宮詞注云司鑰庫檢得天啟錢數枚古色斑駁不知何代物進至御前上問昔年擬年號者誰

改日召來面問左右以閣下翰林官對御容艴然明日客氏入見諛詞慶賀云此天降嘉祥錢源不竭之徵也
上改頤爲改前命
十八年間帝業灰天心已去挽難回錢文割裂江山破不待門前白馬來
崇禎錢背文一馬趙吉士寄園寄所寄云萬曆末民間好葉子戲圖宋寇準姓名而鬨之至崇禎時大盛其法以百貫減活爲勝負有曰闖曰獻曰大順名馬弔馬弔二字殊不可曉今驗之明季通馬即弔闖與士英皆馬也又引異錄云崇禎甲申南京乾清館陷忽現一碑云小又小了眼上一刀丁戊攪平明騎馬入宮門散在皇

極京城擾則知亡明之爲闖也盛大士泉史引選泉齋筆記于崇禎通寶錢幕作走馬形者注云明季行馬弔之戲民間鑄馬形錢以當籌馬錢文上爲一馬勒馬名如飛黃華酋之類又有騎馬將軍之象是誤以宋打馬錢爲明季所鑄肊斷極矣輝按自來錢制之壞以崇禎爲最古泉匯又一品面文上一崇字左一寶字背文右一通字下一禎字續泉匯一品同但背文通字在下禎字在左均橫書云何鏡海所藏無理割裂亡圖之徵也
清忠奉制小崇禎廣貴重加應太平江沂檇青新舊季戶工官局十干成
崇禎通寶背文曰清忠曰奉制曰廣曰貴曰重曰加曰應曰太平曰江曰沂檇曰青曰新曰舊季曰戶曰工曰官曰局曰甲乙丙丁戊己庚無辛壬癸者去甲申國亡祇三年不暇鼓鑄也
皇敕嘉忠制府共一錢仍比八錢供連珠星小蛾眉細兩字新厘一字封
崇禎通寶背文又有皇敕嘉忠制府共封等八字一錢八錢兩品又有新厘二字者又有偃月及星文者余仝藏之
商句一馬馬成匹漢卣千馬馬如一明錢四馬小崇禎馬上得之馬上失
商馬文句兵銘作馬形尾三歧漢千馬卣銘作馬形陽文千字均見阮氏積古齋款識明崇禎錢背文一馬者世恆有之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七圖有二馬及四馬者均希見也張崇懿錢志新編云崇禎馬錢其馬皆在穿下作跑形俗云跑馬崇禎可以治難產催生
弘光隆武一星期永歷猶傳鑄五厘不及魯藩初監國大明工戶似開基
三藩紀事本末福王名由松避難南下甲申三月馬士英迎王於江上至南京四月建國十五日即位改明年爲弘光十月朔命鑄弘光通寶錢唐王名聿鍵至福州乙酉閏六月立改元隆武鑄隆武通寶錢永明王名由榔張獻忠陷衡州王避於梧州丙戌十一月立改元永

歷鑄永歷通寶錢三餘氏五藩實錄魯王名以海避難
台州乙酉六月立十二月鑄大明通寶錢志新編云背
有帥字戶字與嘉靖時鑄形製不同者是也永歷通寶
背文一分二厘至五厘等字余家有之據鮑康泉說云
背文有御敕督部道府監粵輔明定國等字蓋取敕書
中語也余未之見

翦銀爲葉鏤花紋梵字書成値一文半月那如人面滿餅金片片薄於雲

洪志外國品載闍婆國錢梵書文曰仗引三朝國史云國在南海中翦銀葉爲錢又載驃國錢形如半月引唐書南蠻傳云驃古朱波也以金銀爲錢形如半月又載軒渠國三童國錢面刻王面王后面此三品　西清錢錄均入載錢錄云大月氏國錢爲人面幕爲夫人面三瞳國軒渠國貨幣同

和銅開寶誤開珍一鑄銅錢久廢銀番餅東來新變法神山今日諱言貧

洪志.外國品載稐銅開珍錢引舊譜云日本國錢金嘉泉志校誤云日本和漢年契云元明天皇係女主和銅元年武藏國獻銅鑄銅錢廢銀錢和銅元年當唐景龍二年和漢三才圖會云和銅元年正月武藏國始獻和銅因改年號爲和銅七月令近江國鑄和銅開珍錢此本朝銅錢之始又居文字之初也今所見和字有作稐者亦有作和者輝按日本自明治維新以後事事規仿泰西又鑄銀元互市頗於彼國之貧促多所補救然背本逐末而欲與列國爭雄海上難矣

東史鏡有吾妻

貞觀通寶日本國所鑄日本改元貞觀據日代廣記當唐大中十三年予見小者陸準癖談後序云曾見貞觀當十錢唐太宗無鑄錢紀元事西夏日本皆稱貞觀亦未鑄泉是泉近出青浦佛塢中地在五代時屬吳越而楚馬殷鑄乾封閩王審知鑄開通皆用唐錢舊名以一當十吳越以唐天寶紀元則用貞觀號鑄錢當在是時陸氏所據未知云何以余所見則文字與和銅開珍無異非唐鑄也

門戶東南島服遙百年禮樂奉中朝一從東海揚塵後翡翠明珠已寂寥

朝鮮通寶如今制錢琉球通寶作楕圖形徑寸半丙申五月得于津門又在廠肆得日本天保通寶與琉球錢制同乃知琉球固有所依仿也

倉法常平轉運通主名誤屬鄭成功傷心今日臺南北百萬金錢付海東

常平通寶背文字多至百餘不可勝記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列入不知年代外國錢內張崇懿泉志新編凡例以爲鄭成功鑄唐與崑泉幣彙考云近年高麗海舶遭風到此攜有此錢云是彼國現在行用錢文小者爲當一大者爲當五鮑康泉說引嘉蔭簃泉說云海東朝鮮國唐宋以來其錢之最古者三韓東國海東各種明初

則以朝鮮是以其地爲文耳近百餘年前鑄錢以常平通寶爲文取常平倉之義至今仍沿用之又云近復得謝佩禾春草堂集中載泉圖四卷朝鮮之常平通寶京師時時見之佩禾北游甚久乃誤爲鄭成功鑄據鮑氏所云則以此錢爲鄭成功鑄者非止張氏矣佩禾名堃

六詔風煙訣宕開尋碑新自日南來黎桓石晉同年號終

費人間考據才

舊五代史晉高祖本紀天福三年十一月癸亥詔許天下私鑄錢以天福元寶爲文四年秋七月戊申詔先令天下州郡公私鑄錢缺薄小弱有違條制今後私鑄錢

下禁依舊法又十一月己丑詔建錢爐于奕州洪志列入不知年代引李孝美曰文曰天鎮福寶背文一黎字與石晉天福錢殊不相侔又引董逌曰天福石晉年號當時所鑄自有天福鎮寶輝謂鎮寶猶言重寶董說是也黎字　西清錢錄以爲所鑄之地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八列入外國品云大越史記以丁廢帝太平十一年自立卽宋太平興國五年改元天福號曰黎朝于甲申五年卽宋雍熙元年鑄天福鎮寶背文黎亦紀國號據此則當入外國品矣洪圖不知與原形若何但董逌既云與石晉不侔證以今世所存背有黎字者銅色純赤文字亦不類宋以前物則李氏以爲安南黎桓所鑄洵爲定論

三分阮姓號嘉隆銀幣鉛錢互市同貢象人歸重譯改年

年占律望東風

安南錢有一種鉛鑄文曰嘉隆通寶背文七分二字唐與崑泉幣彙考亦有之按李佐賢古泉匯利集十八引蔡廷蘭海南雜著云黎氏爲莫登庸所篡莫氏再傳爲黎維潭所逐迄明世二姓分據焉後黎氏失國阮光平爲國王據流寓者言黎氏末年國分爲三嘉隆據隴柰姓阮泰德據新州光中據順化姓名未詳輝按泰德通寶錢頗工細光中多薄碎者三品皆恒見又有銀幣一種文曰精銀壹兩背文嘉隆年造側文值錢貳串捌伯

當中國庫平壹兩三分余家藏其二一金泉寶布貢溪蠻肉好重摹九府圜錢得長生雙定勝萬錢一柱壓雄關

說文寶南蠻賦也後漢書南蠻傳云歲令大人輸布一匹小口二丈謂之寶布余友王倬雲庫使繼曾藏有一品圜面圜孔隸書長生二字旁作雙⊗俗所謂定勝也背文一龍一鳳極古樸有致云得於溪州銅柱中

蟻鼻成穿燕尾枝千年聚訟愈滋疑論錢欲仿刪書例斷自嬴秦不貴辭

蟻鼻錢形圓而長洪遵泉志云上狹下寬背平面凸起有文如刻鏤不類字世謂之蟻鼻錢按此泉文有四品

一品文作巟一品文作巟桂氏馥云相傳名蟻鼻其實爲晉墊水三字鎮水所用以鐵鑄之眞州趙逋箸晉墊水之說甚佳蔡雲癖談云洪志有蟻鼻錢仍舊譜上狹下廣之說圖之今俗通稱鬼臉錢則頗當在上口當在下諦視之上爲兩子相并款文案玉篇子部晉奇字晉晉本从臸下曰此省兩畫其口卽曰字款文耳子是歎諸家倒置已久轉賴俗稱以正之更名晉幣耳目一新矣吳大澂權衡度量實驗攷云癖談釋作晉字非也古貝字作巟此卽貝之象形字大澂所藏二百餘貝重者有九分一二厘以爲六銖則稍弱疑兩貝當一爰也輝按此錢傳于今者亦有銅者不必盡鐵鑄又一品文倒

書巟字背文作㠯一品文作㠯洪志所云上狹下寬背平面凸者疑卽此種固始縣志期思出蟻鼻錢俗名鬼頭每于兩後沙礫中得之世傳孫叔敖所鑄此齊東語也又古幣下多作燕尾枝諸譜或依其字列爲虞夏商周之物蔡氏癖談以爲戰國時齊魯外多屬晉鑄其說亦不可信余嘗以爲刀幣皆唐以前瘞錢明器之屬其製仿周秦列國爲之使人盜發之而無用其銅質甚輕銷毀亦無利益是以諸品文字去古未遠一皆塙有依仿雖出唐以前人所爲固非無本之學存其以前矣翁樹培古泉彙攷太和五銖背有四五者此其北魏遺制歟任昉述異記王莽時未央宮中雨五銖錢既而至地悉爲蜮兒

羨腰間綰紫金

藕心錢形如藕見宣和博古圖洪志列入奇品楊慎丹鉛錄潛確類書均定爲漢物亦無依據鮑康泉說云藕心非泉也秦中出土小銅器有形方長三寸餘寬四分許厚如之中空如筒面作八分書千金氏三字陽文甚工中藏一藕心牝牡相銜如鑰與匙者然或云此爲藕心之郭余疑與藕心合而爲一物究不知作何用舊譜蓋强名泉輝按李佐賢古泉匯有一品旁有欵識陰文云元延四年王政其一面文云都昌侯余因悟爲剛卯之類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志云佩雙印長寸二分方六分制刻書文曰正月剛卯云此文亦云王政謂春王正月也但剛卯有白玉黑犀象牙三類面不用銅其制方而瓠與此徵異然藕心中有穿孔剛卯亦有穿孔其同爲佩物可知且刻有都昌侯字則列侯所佩矣

五銖制作眞奇古二五遞加至四五世間尤物最相思我欲叩天天不雨

西清錢錄五銖錢內附五五一品五五一品不詳年代輝按洪志奇品中均載之其四五錢云顧烜所載四傍皆篆書五字董逌謂之四五錢據此則其錢在梁以前矣翁樹培古泉彙攷太和五銖背有四五者此其面面玲瓏似藕心銘如款識刻刀深辟邪剛卯雙佩不

駰虞仁獸應關雎儲峙無名史缺疑補入西京宮殿簿三
官饒富告緡時
駰虞峙錢四字篆隸之間戴熙古泉叢話云劉青園翰
林師陸有駰虞峙錢上駰下虞隸書右峙左錢篆書形
模之大小輪郭之闊細與常平五銖無殊洵絕品也鮑
康泉說云青園逝後家人以精泉十品爲殉駰虞峙錢
卽居其一余疑六朝物無可攷證李佐賢古泉匯無考
別品亦載之云駰虞取義未詳峙爾雅釋詁共具也書
峙乃糗糧詩以峙其糟注峙積也輝按諸說皆不能定
爲何時所鑄竊意漢之水衡錢也駰虞峙疑宮苑名史
記平準書於是悉禁郡國無鑄錢專令三官鑄錢既多
面令天下非三官錢不得行集解漢書百官表水衡都
尉武帝元鼎二年初置掌上林苑屬官有上均輸鍾官
辨銅令此峙或在水衡所屬之外謂之爲駰虞者猶白
鹿苑朱雀觀之例因符瑞得名耳
片銅猶照土花青非幣非刀鎖子形應是蜀宮穿鑰後一
鉤殘月帶三星用秦觀詞句
洪志不知年代品黃河錢圖無文下垂三足金嘉校誤
云鮑子年曰余得戴文節泉拓有一品大如秦半面兩
面均突起大圓星三云卽洪志所謂黃河錢鮑引戴說
庶幾是也洪志憑肊所圖斯則目擊有據李竹朋書亦
載入當卽據是見其三足突起大於小豆焉輝於都門

市中得一品如鎖楕員而平其一方穿孔長橫背有三
釘突起如粟初不知何物後檢初尚齡吉金所見錄厭
勝品中有此錢形模無異而不云何時所鑄考楊慎丹
鉛雜錄云花蕊夫人有封綬及穿鑰錢意此如穿鑰錢
故其形似鎖耳及讀舊唐書憲宗紀靈武李欒奏黃河
岸榻處得古錢三千三百其形小方孔三足云乃知
此錢背有三釘正卽此品應定稱曰三足古錢　西
清錢錄十五列一品背無文緣下三足疑爲黃河岸塌
之古泉不知黃河塌出者其形小方孔非方孔之謂也
緣下三足者不足當此
鑿地金花六尺蓮檀槽拍破祇淒然春風一半先輸了吉
夢無徵撒帳錢
洪志撒帳錢文曰長命守富貴宋王曄道山新聞李後
主宮嬪宵娘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命宵娘以帛纏
足令織小舞蓮中陸游南唐書後主昭惠國后屑氏卒
後主哀甚自製誄刻之石與后所愛金屑檀槽琵琶同
葬江休復鄰幾襍志云李後主作紅羅亭子四面裁紅
梅花作瓣曲歌之韓熙載和云桃李不須誇爛漫已輸
了春風一半時已割淮南與周矣
白晝宮中罷擯錢居民歌舞太平年登場小打齊呼彩塞
食於今欲禁煙
一品文曰太平小打古泉匯以爲白打錢是也文頗粗

劣則不類太平官鑄蓋太平取頌禱之義小打卽白打
唐韋莊詩云內官初賜清明火上相間分白打錢是此
錢由來久矣
宣和打馬衍成圖上將鬚眉各各殊態與春閨兒女戲樗
蒲還勝牧豬奴
馬錢洪志未載　西清錢錄有飛黃渠黃二品云飛
黃爲六閑之一渠黃爲八駿之一所謂地用莫如馬者
耶初尙齡吉金所見錄有御史襄鞮絲耳京兆驌驦烏
騅蜀將諸葛追風之馬八品云劉青園譜是宋人打馬
格所用之錢張崇懿泉志新編有三十二品云宋李易
安有宣和打馬圖其自序云打馬有二種一種一將十

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馬唐
與崑錢幣彙考有五品李佐賢古泉匯有百二十品云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有無名氏打馬格局一卷鄭
寅打馬圖一卷用五十馬李易安打馬賦一卷用二十
馬三者各不同大約與古樗蒲相類事物紺珠曰打馬
用銅爲錢樣上刻戾馬布圖四面以于擲打之卽此錢
也
一串銅牌賭選仙仙家歲月日如年園中斗大黃金橘乞
與眞靈作洞天
選仙錢亦博具王珪宮詞云盡日閒窗賭選仙小娃爭
覓到盆錢上籌須占蓬萊島一擲乘鸞出洞天是其事

始於北宋初矣其錢有詩仙醉仙琴仙碁仙壺中仙橋
中仙拔宅仙散仙王母雙成曼倩各品背銘五言絕句
一首詩仙云價重篇篇玉聲傳字字金江山爲我助無
日不高吟又一品云笑傲詩千首沈酣酒百杯若無詩
酒敵除是謫仙才此品亦作醉仙詩與此同又一品云
醉弄虹霓筆碧雲章口成口口傳寫先口許飛瓊琴
仙云膝上按焦桐宵分一曲終知音有誰是明月與清
風碁仙云局上閒爭戰人間任是非空交採樵客柯爛
不知歸壺中仙云有時壺內去去卽一千年榮辱悲懽
外須知別有天拔宅仙云一夕玉皇詔爲君功行成分
明五雲裏拔宅上三淸散仙云塵分不我留身計白雲
浮欲問眞遊處三山與十洲王母云爲種蟠桃樹千年
一顆生是誰來竊去唯問董雙成雙成云王母叫雙成
丁甯意甚頻蟠桃誰竊去須捉坐中人曼倩云靑瑣窗
中客才稱世所高如何向仙苑三度竊蟠桃
手握鯨魚影便輕當千當萬錫嘉名金溝玉井銅沙道不
信民間百寶生
郭子玄洞冥記帝升望月臺有三靑鴨化爲三小童皆
着靑綺文襦各握鯨魚大錢五枚立帝几前身止而影
動因名曰輕影錢洪志神品中有此錢面文雙魚並引
洞冥記奇品中重出一品文同曰鯨文錢殊少抉擇
西淸錢錄有二品小者同洪志一品大者圓孔面文

背各一魚有荇藻縈帶題曰輕影錢唐與崑錢幣彙考
厭勝品中有大者二品同錢錄則別一品非輕影也崔
鴻十六國春秋後趙錄曰趙王三年得一鼎容四升中
有大錢三十文曰當千當萬鼎銘十三字篆不可曉藏
之於永豐倉錢錄有一品文六出云後人仿造取吉語
耳唐李嶠詠錢詩云漢日五銖建姬年九府流天龍帶
泉寶地馬列金溝趙一囊初乏何曾箸欲投金門應入
論玉井冀來求宋孔平仲鑄錢行云銅沙壘就城南道
八卦成文紫翠填姬文蓍法有人傳一簾斜日攤書坐猶
似君平賣卜年
一品文曰文王卜易背文八卦洪志神品不載字引趙

抃成都記曰嚴眞觀漢嚴君平宅也丙有井名曰通仙
耆舊傳云此井與漢州縣竹縣君平宅中井相通近歲
有人淘井得銅錢三文徑可二寸因恍惚不安投錢井
中立愈或曰此君平擲卦錢也據此則卜錢矣
不信錢中亦有王昔儲衣庫壓中箱七千千萬渾難識一
片慈雲是吉祥
卍字慧琳經音義釋爲吉祥海雲蓋象雲囘之形非世
俗所稱萬字也古泉一品大徑三寸文曰錢中之王背
文曰卍千五銖洪志入奇品作卞千五銖云臺主衣庫
錢顧烜曰五銖七千舊譜曰五銖卍千敦素曰卍者古
萬字也一當五銖之千萬而又爲錢中之王背文爲五

銖千萬於理爲勝輝按金嘉泉志校誤曰按南朝所稱
臺城猶禁城也所謂臺主者臺城之主也今所見諸品
各異有作卍千者有作十千者　西清錢錄亦作卞
千近世所傳有作卞千者有作卍千者又有作萬千者
皆沿誤不足據一五銖不能值錢七千何況萬千耶
無文無孔落塵沙雨後新晴映紫霞阻絕天山南北路金
精夜夜茁銅芽
新疆沙漠中往往有紫銅如錢雨後有人拾之不知何
物輝按元耶律楚材西域河中十詠詩曰難穿無眼錢
·自注西人金銅芽錢無孔郭即此錢也
面五男文背四神永安別品白如銀常平一例成佳話背

畫三辰面五辰
·永安五銖背文四神洪志厭勝品入載唐與崑泉幣彙
考同又一品大者洪志未見李佐賢古泉匯貞集四有
之常平五辰背文玄武七星又常平五銖背文三辰洪
志以下罕載劉喜海論泉絕句自注謂爲永安常平別
品而不詳其背文余按此錢皆當時私鑄爲厭勝物者
故字畫圓勁與正品相類余曾見大永安五男一枚於
厭肆銅白如銀色澤渾古惜索值甚貴竟爲他人所有
至今思之不忘也
番餅花紋出大荒春驢秋狗太荒唐錢神若解司鴛牒要
檢房中素女方

醫心方引黃帝問素女經有春驪秋狗等名皆房中術
也張廷濟金石文字拓本有番銀一圓面背均鏤秘戲
如素女經狀又李佐賢古泉匯貞集五云周元有秘戲
者初尚齒吉金所見錄凡例亦云博古之家有收藏秘
戲圖者觀其銅質亦甚古致是則此錢流傳久矣余所
藏一品面文曰風月宜人背文男女合抱而立上列八
字云得成比目不羨神仙字畫精絕一品面文曰風花
雪月背文男女八人分四端字文與前一品同蓋一時
所鑄

小住壺中別有天祇今騎鶴富腰纏雲間法曲無人識應
是瑤臺聚八仙

世傳八仙之名始見于南唐沈汾續仙傳厭勝錢中有
此一品面文背圖均極精工曹仙國舅圖作少年與世
俗所圖五緌鬚者迥別續仙傳本云青巾少年則此錢
固非無所本矣宋人詞有瑤臺聚八仙一闋是知八仙
之名自宋以來膾炙人口此錢厭勝物其亦宋元間所
傳者歟此錢諸譜未載唐與崑泉幣彙考有張仙果老
一品余前後得六品缺呂仙鍾離二品

仙山樓閣五雲居故事流傳野史餘何似武梁祠畔石直
有金錢到九原

慕靈蹟到皇初

厭勝錢有圖仙山樓閣者有閣七夕牛女者有圖元裝
取經者有圖周處斬蛟者有圖田氏紫荊者大抵皆晉
唐故事無至古者亦無至近者又有面背人魚顛倒形
或左右二人下一魚形按漢武梁祠畫像亦有之不知
何所取義意者其豐年眾魚之兆耶

秋假借祝釐辭

西清錢錄五男二女面背同按周禮揚州其民五男二
女又見東京夢華錄洪志厭勝品中有一品引李孝美
曰此錢徑七分厚一分半重十銖背面有字皆曰五男
二女初尚齒吉金所見錄厭勝品中一品同洪志余所
藏者極小文僅一面又有莽布一品背文二女形面文
五男形張廷濟金石文字拓其形以爲漢厭勝品丙申

夏于都門獲其一與張拓本絲毫無異李荔村戶部夢
瑩有一品鐵錢背文有五桂花形二蘭花形亦寓桂蘭
之意又五男二女之刖品也

祈壽禳災讀道經鑄成生肖入圖形庚辰守後三蟲淨悟
得前身本命星

星官錢舊譜皆有之面圖本命星官及辰蟲或二十八
宿背作符錄蓋道家禳解之物也

屬命難詶罔極恩受生豈必解煩寃痴人涙說資冥福那
有金錢到九原

小錢一品面文曰戌生人下一犬背文曰二萬五千李
佐賢古泉匯以爲生肖錢所圖一品曰巳生人下一蛇

背文曰錢萬七貫又一品曰寅生人無生肖背亦無文
續泉匯貞集一品曰酉生人下一雞背文曰錢萬五貫
余謂此卽釋家之受生錢始於六朝佛法盛行之時至
屬蟲之說其來甚古後漢書鄭康成傳曰遘以病自乞
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
在巳旣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注引北齊劉晝高才不
遇傳論玄曰辰爲龍巳爲蛇歲在龍蛇賢人嗟元以讖
合之葢謂此也抱朴內篇登涉篇云山中寅日有自稱
虞吏者虎也卯日稱大人者兎也辰日稱丙師者龍也
己日稱寃人者社中蛇也午日稱三公者馬也未日稱
主人者羊也申日稱人君者猴也酉日稱將軍者雞也
戌日稱人姓字者犬也亥日稱神君者猪也子日稱社
君者鼠也丑日稱書生者牛也知其說出於祕書爲道
釋二家所竊久矣
四正相環又四沖小于星子薄于風披圖似讀元碑字十
二辰名十二蟲
丙申夏于都門龍福寺得小錢三品一面文曰子丑寅
卯一面文曰辰巳午未一面文曰申酉戌亥背皆有屬
蟲其龍形如犬猴四足伏地不作立狀與漢碑畫像合
順四字銅質純赤花紋極精
五毒驅邪字作祛耽耽虎視哽人初蛛絲蛇迹無尋處一
角蟾蠩一蜘蛆
余藏五毒祛邪一品背文鑄五毒形銅色紫紺篆法整
品皆全亦有僅止生肖而無文者元人碑版以鼠兒牛
兒等紀年其此錢之濫觴與又一品大者面背各六屬
無字大如嘉定折十則希有也
畫龍類狗象形工刻玉謌傳禱旱瓏千古黃龍碑在目不
應鱗爪各西東
古錢面文辰字下有龍四足如犬此六朝厭勝品也李
佐賢古泉匯圖作螭文其足四出按漢人畫龍皆四足
西翁頌五瑞圖及漢三闕畫象可證後漢書孔僖傳云
若是所謂畫龍不成反類狗者也惟其似狗故畫不成
則類之馬援傳戒子書作畫虎不成反類狗者自是俗
本之誤原其致誤之由則因唐以後人畫龍以雲水烘
染之法出之是以失其眞耳近人古玉圖譜列一圓璧
上有雲螭因据說文玉部瓏禱旱玉之說定爲禱旱璧
此由晉見後世畫家之龍不明古制故也
賢劍銅瓶列坐隅風調雨順樂供輸拔除五毒妖氛淨便
是鍾馗嗷鬼圖
厭勝錢面文上一天師頂有圓光左手持寶劍右手瓶
中有艾下一虎一蠩一蜘蛛一蜈蚣一蛇背文風調雨
順四字銅質純赤花紋極精
五毒驅邪字作祛耽耽虎視哽人初蛛絲蛇迹無尋處一
角蟾蠩一蜘蛆
余藏五毒祛邪一品背文鑄五毒形銅色紫紺篆法整

齊六朝厭勝品也
山中龜鶴已千年世外齊齡有僊佺除卻九如無此壽一
巢松蓋一巢蓮
厭勝錢中有一品曰龜鶴齊壽亦有龜作龜形鶴作鶴
形上下齊壽二字者亦有四字篆書者又有云龜齡鶴
壽者
符籙朱書去不祥玉衡北斗號天綱辟兵辟鬼無人見卻
入深山辟虎狼
西清錢錄有天罡錢一面文云天罡天罡斬邪滅亡吾
有令劍斬鬼不存急急如律令上清攝旁有二符一符一面
文云神清神清捉鬼降妖此符到處滅鬼不存旁亦有
蓋天水間物也
漢印流傳千萬方古錢紐斷各分藏一從洪志沿訛後誤

二符按天罡卽天綱也漢書玉衡杓建天之綱也又參
同契注天罡卽北斗也白玉蟾瑯書序云作爲符圖印
訣罡咒之文卽此
應元保運一錢封清淨無爲道德宗金玉滿堂長富貴吉
祥止止老猶龍
應元保運一品洪志引沈括筆談曰廬山太平觀乃九
天採訪使者祠堂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
古泉匯貞集六載一品文曰大勝哉得泉財益富
天採訪使者祠堂開元中創建元豐二年道士發地得
一錢封鏑甚固破之有銅錢文有應元保運四字不以
爲異元豐四年忽有詔進號九天採訪使者爲應元保
運眞君與錢文符同本觀乃以其錢表獻之輝按此錢
今亦有仿鑄者又有道德清淨一品又有金玉滿堂一
品面背鏤花與　西清錢錄及李佐賢古泉匯所載
同金玉滿堂語本道德經蓋道家香供錢世人取其吉
語以厭勝耳
方寸慈悲見佛心果然日入利千金太平天下無愁過福
壽延長病不侵
厭勝錢有極小者一品文曰阿彌陀佛背文曰慈悲方
寸一品面文曰日利千金又一品曰日入千金背無文
一品面文曰天下太平背無文一品面文曰福壽延長
背無文一品面文曰萬病不侵背無文審其銅制字畫
蓋天水間物也
漢印流傳千萬方古錢紐斷各分藏一從洪志沿訛後誤
認山雞作鳳凰
古泉有一品上有柄下有柢旁有抱珥銘文如辟兵莫
當除凶去央及日入子金長毋相忘等語洪志以下均
箸錄厭勝品中其實乃古印鈕也年久印鈕分斷世遂
以爲錢耳余所見此錢及漢印甚多故辨其誤如此李
佐賢古泉匯貞集六載一品文曰大勝哉得泉財益富
昌宜侯王背文曰保父母利弟兒宜子孫去不詳詳通祥
下有郭勳二字印又一品面花紋背文曰便父母利弟
兒宜子孫去不羊羊省祥下有田龍二字印又一品文曰
和父母保弟兒宜子孫口命長背花紋下有王貫二字
印又一品文與郭勳印者同背文曰大勝哉得貨財益

富昌宜牛羊下有傅侯二字印據云似漢人私印其爲
兩京物無疑夫既知爲漢印而猶列入泉品毋亦貪多
務得之病歟
千載文人總好奇一桄一磬尚傳疑爛銅豈是腰間物强
半兒童好賣癡
初尚齡吉金所見錄云有古泉如磬者面有花紋有如
桄者面有桄齒紋謂爲古泉幣之屬余不謂然鮑康泉
說云各譜均載有磬錢余在秦所獲不少大者闊四五
寸小者或寸許花紋大半作鉤譜家且有疑爲古幣類
者三代時安得有花紋泉耶又有薄銅片如桄者去錢
甚遠譜家亦疑爲古幣之變古幣率有文字何復翻新
爲古人用以記算故其文如算之形算數也又謂之籌

籌與疇通疇人子弟卽算人之子弟也又謂之馬禮記
投壺篇曰司射請爲勝者立馬一馬從二馬鄭注曰馬
勝算也說文示部祘字云明視以算之从二示逸周書
士分明之祘均分以祘之也一切經音義以此祘字爲
古人算正象筭之形也竊意古人布算始但橫列積至
五則其位多而恐亂乃以二算邪文爲乂六則以一算
橫列一算豎列作丅面不交由是變五爲一變一爲丨
而七八九則遞加一算皆豎列爲別矣積至十面數全
則以二算一縱一橫正交說文所謂十數之具也一爲
東兩丨爲南北四方中央備之義是也以丅丌丗丗爲
六七八九字始見於宋司馬光潛虛潛虛以乂爲五正

用古文交午而一二三三亦監列作丨川川爲異元
李冶測圓海鏡記算有縱橫二體縱作丨川川川丅
川川川橫作一二三三三上下三其積算也首爲橫則
次爲縱次又爲橫如百廿三作非首爲縱則次爲橫次
又爲縱如六百七十八作陌是也較之潛虛則五亦積
畫以下皆可橫列爲異若今俗所行號碼作丨川乂
〇上下三文惟丨川亦作一二三以別之而六七八
不用縱體以〇爲五卽艸書午字以文爲九蓋用久字
今以瓊玖之玖爲大九字已見唐人五經文字惟以乂
爲四最不可解且與古文相淆必非古義號碼之碼卽
立馬之馬後人加石旁已見於明會典瞿氏此說考證

極詳至大數目字翟灝通俗篇據演繁露云官府文書
凡其記數皆取聲同而點畫多者改用之貴其不可改
換爲姦本無義理若十之用拾八之用捌九之用玖則
全無附益也翟又云唐張參五經文字每部後凡幾字
皆作壹貳參等惟七作漆小異則諸字之借行自唐初
然矣壹貳參古本通用詩壹發五豝大學壹是皆以修
身爲本儀禮士冠實壹揖壹讓易尊酒簋貳禮記士有
貳宗論語不貳過孟子市價不貳周禮參分去一左傳
自參以上攻工記鬭門容小扃參箇外如五之與伍七
之與柒亦古所間通未得竟斥爲無義禮漢志有五子
胥書八篇卽伍子胥也後漢宦者傳越騎營五百妻有

妄議眞盲說矣鮑康觀古閣叢稿三編續古泉雜詩注
云洪遵泉志所圓乃後人誤補世有依洪志作僞者不
值一笑此可明洪志之無誤矣其書無宋本至明毛氏
汲古閣始刊入津逮秘書近人瞿中溶有泉志辨誤補
遺兩集金嘉有泉志校誤四卷均鄱陽之功臣瞿書未
刊兵燹後不知存亡矣

考訂全憑鑒眞北江遺稿說翻新冬熙精絕宜泉博鼎
足中原有幾人

洪亮吉古泉釋文一書未刊說多新創次則戴熙之冬
熙室古泉叢話卷帙無多持論極爲精塙翁樹培古泉
彙考亦有寫本未刊又有古泉五言排律二百韻見蔣

光熙東湖讌記本集失載

古泉山館主人痴一座銅山旦夕危不及萊陽舊精舍小圖花放日吟詩

瞿中溶字木夫嘉定人喜藏古泉闢古泉山館鑄銅山溶汁以錢嵌其半篆有錢志辨誤補遺等書初尚齡字、渭園萊陽人篤吉金所見錄前繪古香書舍圖同人皆有題詞

古泉苑近百城居嘉蔭簃詩亦緒餘更續三巴香古志手持寸鐵箸奇書

李佐賢古泉匯序例云嘉蔭簃論泉絕句二百首諸家劉喜海燕庭箸仿論詩絕句之例與戴醇士古泉叢話

皆論泉之創格也公蓄泉最富又有泉苑一編計一百卷集諸家拓本之大成但未注釋亦未成之書也鮑康泉說云燕庭有論泉絕句二百首乃中年所刻此外尚有金石苑長安獲古編海東金石苑諸書皆未及刊行僅刻三巴香古志一種鈎勒殊精泉苑一百一卷余僅手錄其目又觀古閣叢稿三編云南宋鐵錢舊譜所載皆無幾自燕庭丈宦蜀始一洩其奇蓋塵埋市肆中七百餘稔矣

虞夏錢金罰太輕青圜肊說不分明掃除耳食多心得偉論無如蔡鐵耕

劉師陸虞夏贖金釋文一卷其書後略云舜典金作贖刑傳曰金黃金品刑其罰百鍰傳曰鍰黃鐵也孔穎達曰俱是贖罪而金鐵不同者古之金銀銅鐵俱號爲金黃鐵黃金皆今之銅也莫言良是予初得安邑一斫二斫以爲夏時常用之品及得當爰各種就諸幣文字悉心研究始知此數品壎是虞夏贖罪之金眞三代以上法物也蔡雲癖談云詳玩經文固疑而後赦非意主於贖者如九峰贖刑斂財雖大辟亦與贖免之說何以四曰其審克之五曰閱實其辠諄諄然惟敬刑是訓若此也且一則曰惟訖于富再則曰獄貨非實必大反其詞以欺人又何爲也五罰之疑有赦傳謂罰疑赦從免則大辟且有不入千鍰而徑免者輝案蔡說是也劉謂當

時專鑄此幣以贖罪是導民以輕犯也說不可通乾嘉書估說錢陶李薛多錢亦自豪錢不賣官官不貴都門日日逐錐刀

乾嘉時都中書估五柳居陶正祥字庭學湖州書估錢時霽字景開一字聽默在吳門開萃古齋陶死孫星衍爲譔墓誌銘文載孫集錢事略見嚴元照悔庵學文集中春秋經傳集解宋刻殘本書後黃丕烈士禮居藏書題跋記續錄至今名字流傳士夫之口豈非其操術之雅耶咸豐間都中有李竇台工鑄僞古錢初年行大錢禁私鑄竇台終日鼓箱模笵爲邏者所獲對簿時竇台嗤曰今所禁鑄錢一纔直十我所鑄者一輒直千萬安

得爲私鑄耶鞫者知其誣笑釋之時秦中有薛重泉善
刻僞古錢每通取厚錢磨令稍夷釘之几上依方就圖
刻之無斧鑿痕而時作青紅色每得一錢必仿作一僞
者售之而私其眞者說詳鮑康泉說如此人者洵貨殖
傳中之別派矣

西源博古愛儲藏天命開基到慶光更有臆圖能數典三
朝故事說祺祥

唐與崑制錢通攷上起天命下至道光各品皆有圖說
此亦舊譜之所略者鮑康大錢圖錄起咸豐訖光緒軍
興以來變通錢法及各省官局字號皆一一詳載內有
祺疵通寶一品則同治初元改元也如此類者皆足以

資掌故

金石緣慳付劫灰平安別館我重開卻思撲滿何年滿時
有青衣入夢來

鮑康觀古閣叢稿三編云葉丈東卿平安館藏器甲戌
年悉燬於火廠肆有售者率黯淡無色泉幣亦然近日
僞鑄之錢不能驟致青綠則藉日燼餘之物藏泉家宜
愼之又泉說云葉東卿先生晚年郵寄新拓百餘紙無
奇不有並垣字大泉亦種種背文令人掩口盧胡而笑
不審老眼遽花耶抑明知其贋而故作此游戲耶鄭還
古博異志云岑文本山亭避暑有人叩門云上淸童子
元寶恭奉冠靑圓角冠衣淺靑衣上淸童子者謂靑銅
也名元寶者錢之文也靑衣者銅衣也

古肆徘徊話夕曛夜深鄰笛隔牆聞年來奇字都搜遍西
蜀於今一子雲

楊銳字叔嶠四川綿竹人壬午優貢乙酉順天鄉試舉
人己丑考取內閣中書丙申余在都中寓瀏陽會館叔
嶠寓伏魔寺朝夕過從蓄古泉最富曾以大定二而文
者貽余余以齊造邦詛圓貨六字刀及周元背文龍鳳
者報之余方箸圖法考約爲余作序丁而出都一別未
通音問戊戌八月因康有爲謀逆案株連棄市天下惜
之叔嶠久負才名人無崖岸以湖南巡撫陳寶箴疏薦
得旨在京機章京上行走參與新政事宜時有刑
部主事劉光第亦被薦與譚嗣同林旭同入軍橫逆說
楊劉不知之也事敗皆以誅死小人不可爲緣若叔嶠
者眞有愧明哲之義歟龍陽易實甫順鼎有詩悼之云
丹轂無心但草玄美新冤獄合平反自注云君本非康
黨亦不與逆謀同歸白首成金谷誤宿朱門累玉川妖
異竟遭湘水鵩稍靈應化蜀山鵑江亭詩讖同籤語便
爲朋游亦惘然自注云丙戌春余輩嘗集飲陶然亭爲
詩鐘之會限來本二字於七言第五字君得句云抽刃
我思來叔壯橫刀人詫本初雄同人皆謂其工至今思
之則讖語也聞林君乞籤語亦奇應
繞屋靑雲望氣知解嫌銅臭是佳兒東鄰壁倒西鄰笑笑

汝驚魂不定時

太平御覽資產部十六引地鏡圖曰錢銅之氣望之如有青雲梁書江祿爲武甯郡頗有貲產積錢於壁壁爲之倒迮銅物皆鳴人戲謂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

上虞羅振玉

南陵徐氏刻本

湯有旱災伊尹作爲區田教民蓺種一本有負水區田溉竊四字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

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日作二百區

種麻子二月下句傍雨種之麻生布葉鋤之以蠶矢糞之天旱以流水澆之無流水曝井水殺其寒氣以澆之如此美田則畝五十石及百石雖薄田畝猶三十石三月榆莢時雨高田可種大豆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

種禾無期因地爲時三月榆莢時雨高地强可以種禾

黍者暑也種必待暑先夏至三十日此時有雨疆土可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灑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概去其露日出乃止凡種黍覆土鋤治皆如禾法欲疏於禾

區田以糞氣爲美非必須良田也諸山陵近邑高危傾阪及邱城上皆可爲區田區田不耕旁地庶盡地力凡區種不先治地便荒地爲之以畝爲率令一畝之地長十八丈廣四丈八尺當橫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爲十四道以通人行道廣一尺五寸町皆廣一尺五寸長四丈八尺尺直橫鑿町作溝溝一尺深亦一尺積穰於溝間相去亦一尺地積穰不相受令宏作二尺地以積穰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畝用種二升秋收區別三升粟畝收百斛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四十四株一畝合萬五千七百五十株種禾黍令上有一寸土不可令過一寸亦不可令減一寸凡區種麥令相去二寸一行一溝容五十二株一畝凡四萬五千五百五十株麥上土令厚二寸凡區種大豆令相去一尺二寸一溝容九株一畝凡六千四百八十株禾一斗有餘粒黍亦少此少許大豆一斗一萬五千餘粒區種荏令相去三尺胡麻相去一尺區種天旱常溉之一畝常收百斛上農夫區方深各六寸間相去九寸一畝三千七百區一日作千區區種粟二十粒美糞一升合土和之畝用種二升秋收區

別三升聚畝收百斛丁男長女治十畝十畝收千石蔵
食三十六石支二十六年中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
去二尺一畝千二十七區用種一升收粟五十一石一
日作三百區下農夫區方九寸深六寸相去二尺一畝
五百六十七區用種六升收二十八石一句作二百區
諺曰雖不比畝書請
多還不如少善也區中草生茂之區間草以劉劉之
若以鋤鋤苗長不能耘之者以劒鎌比地刈其草蔵
充州刺史劉仁之昔在洛陽於宅田以七十步之地
域爲區田收粟三十六石然則一畝之收有過百石
矣少地之家所宜遵用也
徐光啟曰區收一斗畝六十六石今人學種可減半計

二十許人矣蓋古今斗斛絕異周禮食一豆肉飲一
豆酒中人之食也孔明每食不過數升而仲達以爲
食少事煩若如今斗則中人豈能頓盡孔明數升已
自不少而廉頗五斗得毋太多計如今之畝若斗則
每畝可收數石可食兩人以下耳見文學張宏言有
農桑輯法即今常種稻田亦可得穀畝二十許斛也近
年中州撫院督民鑿井灌田竊意遠水之地自應種
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
旱穀若鑿井以爲水田此令民終歲揹揹也若云救
旱穀則炎天燥土一井所灌其潤幾何必須敎民爲
鑒鑿鑿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
足食家日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
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

其區當於閒時旋旋掘下正月種春大麥二三月種
山藥芋子三四月種粟及大小豆八月種二麥豌豆
節次爲之不可貪多夫儉豐不常天之道也故君子
貴思患而預防之如向年王辰戊戌饑歉之際但依
此法種之皆免饑歿此已試之明效也竊謂古人區
種之法本爲禦旱濟時如山郡地土高仰歲歲如此
種蔵則可常熟惟近家瀕水爲上其種不必牛犁但
鑿鑺鑿斷又便貧難大率一家五口可種一畝已自
足食家日多者隨數增加男子兼作婦人童稚量力
分工定爲課業各務精勤若糞治得法沃灌以時人

力既到則地利自饒雖遇災不能損耗用省而功倍
田少而收多全家歲計指期可必實救貧之捷法備
荒之要務也 周上

耕之本在於趨時和土務糞澤早鉏穫春凍解地氣始
通土一和解夏至天氣始暑陰氣始盛土復解夏至後
九十日晝夜分天地氣和以此時耕田一而當五名曰
膏澤皆得時功

承安元年四月初行區種法男年十五以上六十以
下有土田者丁種一畝丁多者五畝止二年二月九
路提刑馬百祿奏聖訓農民有地一頃者區種一畝
五畝即止臣以爲地肥瘠不同乞不限畝數制可也

田無水者鑿井井深不能得水者聽種區田仍以區
田之法散諸農民元史食貨志

黍者暑也待暑而生暑後乃成也詩云誕降嘉種維秬
維秠維糜維芑疏郎豎曾輔也郭璞以豎芭爲粱粟以
秠郎黑黍之二米者羅願以區爲來牟皆非也齊民要術云

稗水旱無不孰之時又特滋盛易得蕪穢良田畝得二
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

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地黑壚土輒平摩其塊以生草
草生復耕之天有小雨復耕和之勿令有塊以待時所
謂強土而弱之也春候地氣始通椓橛木長尺二寸埋

尺見其二寸立春後土塊散上没橛陳根可拔此時二
十日以後和氣去即土剛以此時耕一而當四和氣去
耕四不當一杏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
耕輒耰之草生有雨澤耕重耰之土甚輕者以牛羊踐
之如此則土強所謂弱土而強之也春氣未通則土慮
適不保澤終歲不宜稼非糞不解慎無旱耕須草生至
可種時有雨即種土相親苗獨生草饑爛皆成良田此

一耕而當五也不如此而旱耕塊硬苗饑罔孔出不可
鋤治反爲敗田秋無雨而耕絕土氣土堅垎名曰腊田
及盛冬耕泄陰氣土枯燥名曰脯田腊田與脯田皆傷
田二歲不起稼則一歲休之凡爰田當以五月耕六月

再耕七月勿耕謹摩平以待種時五月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隨之掩
耕一當再若七月耕五不當一冬雨雪止輒以隨之掩
地雪勿使從風飛去後雪復隨之則立春保澤凍蟲死
來年宜稼得時之和適地之宜田雖薄惡收可畝十石

種稻春凍解耕反其土

種傷濕鬱熱則生蟲也取麥種候濕可穫擇穗大強者
斬束立場中之高燥處曝使極燥無令有白魚有輒揚
治之取乾艾雜藏之麥一石艾一把藏以瓦器竹器順
時種之則收常倍取禾種擇高大者斬一節下把懸高
燥處則苗不敗

薄田不能糞者以原蠶矢雜禾種種之則禾不衰

取馬骨剉一石以水三石煮之三沸漉去滓以汁漬附子五枚三四日去附子以汁和麴矢羊矢各等分搗令洞洞如稠粥先種二十日時以漿時澍之立乾薄布數撓令易乾明日復澍天陰雨則勿澍六七澍而止亂曝謹藏勿令復濕至可種時以餘汁浸而種之則禾稼不蝗蟲無馬骨亦可用豬汁雪汁者五穀之精也使稼耐旱常以冬藏雪汁器盛埋於地中治種如此則收常倍

種稻區不欲大大則水深淺不適冬至後一百一十日可種稻稻地美用種畝四升

夏至後七十日可種宿麥早種則蘗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當種麥若天旱無雨澤則薄漬麥種以酢漿并蘿矢夜半漬向晨速投之令與白蘞俱下酢漿令麥耐旱蘞矢令麥忍寒

大豆保歲易爲宜古之所以備凶年也謹計家口數種大豆率人五畝此田之本也三月榆莢時有雨高田可種土和無塊畝五升土不和則益之種大豆夏至後三十日尚可種戴甲而生不用深耕大豆須匀而稀豆花時見日見日則潰爛而根焦也小豆不保歲難得稚黑時注雨種畝一升

剉馬骨牛羊豬麋鹿骨一斗以雪水三斗煮之三沸取汁以漬附子率汁一斗附子五枚漬之五日去附子擣

也

胡麻生布葉鋤之

稍欲濕濕者缺其膝令水道和直夏至後大熱令水道錯

種豆之法莢黑而莖蒼氣收無疑其實將落反失之故日豆熟於萁於場種豆則青莢在上黑莢在下

牽馬令就穀堆食數日以馬踐過爲種無虾蚘等蟲也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此天下之通稱也不知區種可百餘斛田種一也主於樹養不同則功收相懸謂商無十倍之價農無百斛之望此常守而不變者也猶庶養生論

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米者不能守也文選注

氾勝之遺書見于漢藝文志而今無傳矣其說散見于齊民要術中葢因採錄其文及後人之所論說以存古人之舊且幷欲天下後世之人皆遵守區田種治之術此葢區區利濟之私心也嘉慶二十四年八月安邑宋葆淳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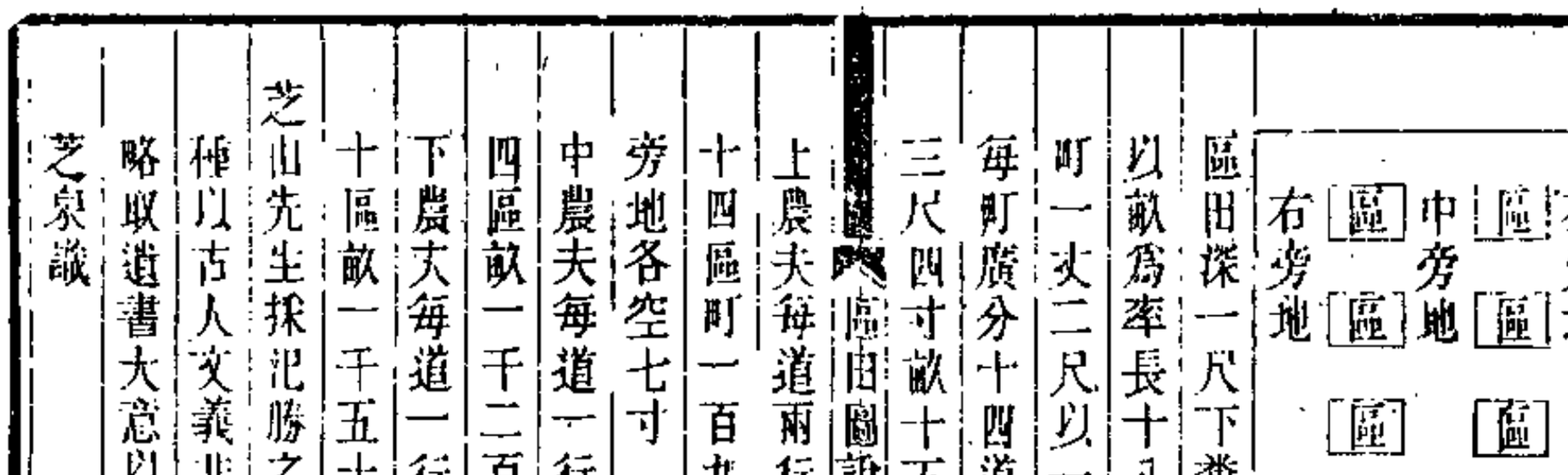
區田圖說

上農夫每道兩行每行七區區方九寸隔九寸町八十四區畝一千二百六十區兩旁地各一尺二寸

下農夫每道一行五區方六寸隔一尺五寸町七十四區町一百九十六區畝一千五十區兩旁地各一尺四寸

旁地各空七寸

中農夫每道一行六區區方九寸隔九寸町八十四區畝一千二百六十區兩旁地各一尺二寸



芝山先生採氾勝之遺書及各家論說爲書教民耕種以古人文義非山鄉農圃所盡解屬胥作圖說略取道書大意以表明之不必盡合也江東凌霄芝泉識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周禮畿內授田考實

績溪胡匡衷樸齋撰　儀徵吳丙湘校勘

周家授田之法都鄙則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鄉遂則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鄉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通率三家受六夫之地鄉遂都鄙多萊五十畝周禮之文具在可覆而按也鄭君遂人注曰六遂之民奇受一廛雖上地猶有萊所以饒遠載師注曰王畿方千里積百同九百萬夫之地也有山陵林麓川澤溝瀆城郭宮室涂港三分去一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此六鄉制也鄉詳軍制故言人數而不言夫廛里也場圃也宅田也士田也賈田也牧田也九者亦通受一夫焉則半農人也定受田十二萬家也甸稍縣都合居九十六同八百六十四萬夫之地城郭宮室差少涂港又狹於三分所去六而存一焉以十八分之十三率之則其餘六百二十四夫之地通上中下六家而受十三夫定受田二百八十八萬家也其在甸七千家爲六遂餘則公邑鄭君此注以都鄙授田之制爲鄉制鄉遂授田之制爲都鄙制鄉與遂本同也而離而二之遂與都鄙本異也而混而一之然其注小司徒云今造都鄙授民田有不易有一易有再易通率二而當一則固以不易一易再易爲都鄙制矣前後二注自相違戾今試求之於經大司徒職曰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下卽云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則不易一易再易之爲都鄙無疑也遂人掌鄙里鄭鄙縣遂之制而曰辨其野之土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五十畝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萊百畝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萊二百畝則田萊之爲遂制亦無疑也所疑者鄉之萊經無文耳小司徒職曰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數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

及會之以下劑爲率謂可任者家二人其注旅師之新
甿以地之美惡爲之等也曰七人以上授以上地六口
授以中地五口以下授以下地則固以鄉之上地家七
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解遂制而鄉之上地中地
下地郎遂之上地中地下地明矣然則戒師注之言不
信乎曰其論授田之制則非其計地之數則實郊之內
王城居中室宇輻湊涂港紛錯其與二百里至五里之
野曠人稀者有間也鄭君以爲遠郊之內山陵等項三
分去一甸稍縣都十八分去五此其說不可易也是故
郊地四同三十六萬夫之地以三分去一計之除十二
萬夫仍二十四萬夫六鄉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
通率六家受十三萬夫仍餘七十八萬
夫二十四萬夫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七萬七千
五百夫以任屋里場圃九等田按屋里以下九者原有
以數計鄭注九者通受一甸地十二同一百八萬夫之
夫則半農人亦約畧之辭增減不定不比六鄉可
地以十八分去五計之除去三十萬夫仍餘七十八萬
夫六遂七萬五千家上地中地下地通率六家受十三
萬夫二十四萬夫除十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七萬七千
夫之地共受地十六萬二千五百夫七十八萬夫除十
六萬二千五百夫其餘六十一萬七千五百夫以爲公
邑稍之地二十同積二十萬里內除采地百里
六十三三等采地之數說詳後其餘盡爲公邑縣之地二十八同
積二十八萬里內除采地五十里者二十一其餘盡爲
公邑都之地三十六同積三十六萬里內除采地百里
者九其餘盡爲公邑其稍縣都計地之法依載師注以
十八分去五爲率其三等采地授田之制依小司徒注
以不易一易再易三家受六夫之地爲率稍縣都內公
采地同準此推算方得其實
大司馬職云凡令賦以地與民制之上地食者參之二
其民可用者家三人中地食者半其民可用者二家五
人下地食者參之一其民可用者家二人注云令邦國
之賦亦以地之美惡民之衆寡爲制如六遂矣上地食
者參之二卽所謂田百畝萊五十畝也中地食者半卽
所謂田百畝萊百畝也下地食者參之一卽所謂田百
畝萊二百畝也可用者家三人則與鄉之上地家七人
可任也者家三人合可用者二家五人則與鄉之中地
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合可用者家二人則與鄉
之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合小司徒遂人各舉
其偏大司馬統言其全益見鄉遂之無二制而周禮之
言上地中地下地皆其與不易一易再易別也
鄭注大司徒云王制曰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
十里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此蓋夏時
采地之數周未聞矣注小司徒云采地其制三等百里
之國凡四都五十里之圃凡四縣二十五里之國凡四
甸侯之悉來進受命周公而退見

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鄭注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十三國按此則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者周殷采地三等之數百里五十里二十五里者周制采地三等之數而九十三國則周與夏殷同也故孔沖遠賈公彥皆以周制畿內三等采地爲九十三國

庚編

己庚編目錄

卷上

議覆查倉揭
議准搭放倉麥揭
議駁挨年放米揭
議覆查倉暨簡票錢揭
議覆加徵漕費暨收漕各款揭
議准頒給內務府鐵斛揭
議駁通州裁倉揭
議駁裁坐糧廳揭
奏控給餘租銀兩揭
議覆銅額運務揭
議駁屯糧改歸巡道督理揭
議駁分限買餘抵補揭
議駁兩江加徵銀米揭
議覆車戶積欠揭
議覆兩江津貼運丁揭

漕司之繁以漕漕爲
國家廩祿之需歲輓數千百艘轉運北上厥費不貲計
自運丁裝兌以至沿途盤撥抵通交倉支放俸餉既竣
米每石費至十三四金視民閒糴糶之值不啻數倍過
之然卒不敢有議停運者則以
京師爲四方會歸之區兵民商賈羣萃而居胥賴是米
流通以裕食用
聖天子固不惜數百萬帑金爲萬世計久遠耳然而漕
爲叢弊之藪久則其弊滋多己未庚申之歲值清釐漕
政之時內外言漕利弊者踵相接每下議司農必命余
秉筆爲疏草茲編皆其疏草也彙之期便省覽兼紀時
事焉是爲序

嘉慶六年太歲辛酉春正月戶部福建司郎中坐辦雲
南司事壽陽祁韻士題于後食軒

議覆浙江津貼運丁摺
議覆東豫津貼運丁摺
議駁江西裁減糧船摺
議覆兩湖津貼運丁摺
議駁借給幫丁銀兩暨輕齎改徵本色米摺
議准添給浙江幫丁折色銀兩摺
卷下
議駁兩江裁減糧船摺
議准江西州縣僉丁摺
議覆橋壩銀錢摺
議覆搭放倉麥摺
奏江蘇澇給改兒耗米摺
議駁給丁改兒耗米摺
議覆內黃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摺
議覆改撥兵餉摺
議准江蘇給丁改兒耗米摺
議覆銅廠減額摺
議覆調劑江浙疲幫摺
奏平糶米麥摺
奏抵補米麥折耗摺
議覆興武幫分賠潛米摺
奏官員承買豆石摺
議奏倉場兩議俸米摺
議覆南北丁役情形摺
議奏運糧千總俸工摺
議駁輕齎改徵本色摺

議覆查倉摺

戶部謹

奏爲議奏事嘉慶四年正月二十日軍機處交出條奏一件內開京城十一倉收貯漕糧理宜嚴密看守向例應派章京披甲人等輪班上夜周圍防守近見各倉堆撥無人值宿惟有一二衣履不全者在倉門棲止難保無踰牆偷竊之虞請飭知各該旗都統隨時派員嚴查如有曠班立卽參處等語臣等查定例看守各倉旗員每倉二員至六員不等兵丁自三十九名至七十名不等倉外巡緯立法本爲周密但日久不無疏懈請嗣後各該旗都統遵照定例核實稽查毋得仍前疏玩如有曠誤卽行參辦又據奏稱各倉就近處所俱有設立官房以備監督住宿近因官房糟爛監督等一任倉役招人開住請交倉場總督估計工料動支茶果銀兩修整令滿漢監督輪流值宿以便稽查如有不到之官員兵丁卽可知會該旗從嚴究辦等語臣等查各倉是否均有原設官房因何損壞未修及如何估計動項修整令監督值宿之處應令倉場侍郎逐一查勘情形妥協辦理又據奏稱京通各倉舊例每倉派都統一員稽查於開倉時派章京一員赴倉門接收門票核對數目放行嗣於乾隆五十九年經戶部定議將查倉都統裁撤請嗣後仍照舊例每倉派副都統一員核其收放數目等語臣等查乾隆五十九年戶部奏准令各旗都統副都統於放米時在倉口監放又令都察院簽派滿漢科道各十人眼同領米旗員查驗開封又有查旗御史會同監放是各倉放米時業有各旗都統副都統以及科道各員在彼稽核耳目不爲不周通倉放米時亦派有監放科道並倉場侍郎就近稽查自無浮出之弊所有奏請添派查倉都統之處應毋庸議其所稱門票一項臣部則例內並無此項名目亦毋庸議理合將臣等議覆緣由恭摺具

奏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夾片

再二十五日又
發下條奏一件內稱請派科道分查各倉及派都統副
都統委章京領催專收門票之處與前件條奏大
致相同似可毋庸再議所有兩次條奏一併繳進
謹附片
奏
聞嘉慶四年正月二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搭放倉麥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據倉場侍郎傅森等奏稱查上年豫省額徵并豫東二省改徵漕白麥到通六萬餘石除內務府等處應用之外現存麥五萬七千餘石查麥粒質性較嫩不耐久貯若不豫行籌辦恐一過夏令不免有發黴折耗之虞且本年又有豫東二省新麥運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濟臣等悉心籌議請將各倉現貯麥石遵照原議移咨戶部俟青黃不接之時視麥價之高低臨期察看情形查照原議酌定辦理如此則舊存麥石既不致有折耗之虞而本年新收之麥又可陸續貯廒備用於民食倉儲均有裨益等因於嘉慶四年二月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欽遵於二月二十五日鈔錄原奏咨送到
部臣等伏查豫東二省改徵麥石先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經留京王大臣會同臣部并倉場侍郎等籌議嗣後遇麥價平減無須出糶即於米之年即米內以之配抵搭放并聲明如麥賤於米之年抵作甲米等因奏准

在案此項倉存麥石原爲豫備平糶之用現據五
城月報糧價皆屬平減前項麥石無須出糶但查
麥價貴於米價應請遵照原議將倉存麥五萬七
千餘石即於八旗甲米內應領粟米項下自本年
三月起至五月止分作三箇月搭放俾兵丁普沾
實惠而京城多得此項麥石市價益可平減且豫
東二省本年又有新麥來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
濟於倉儲兵民均有裨益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二月三十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挨年放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奏事處鈔出前任倉場侍郎傅森等奏稱京
倉開放八旗甲米每月輪放三旗向例於在京之
祿米等十一倉以稜粟三色米石按倉口之次
序挨年分之新陳輪流支放嗣於乾隆五十九年
經戶部議奏改定章程以後論倉而不論年必至
此一倉年分最陳之米尚未放完而彼一倉新收
之米業經越次開放行之日久勢必陳陳相因久
貯米石不免有腐朽之虞應請嗣後仍遵舊例挨
陳支放等因嘉慶四年二月三十日奏本日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三月初一日鈔出到部臣等
伏查各倉開放米石從前原係挨年輪放緣八旗
兵丁每月應領甲米例分稜粟三色如遇此一
倉僅有稜米須向彼一倉支領稜粟或一色米石
不敷又須另派別倉找補以致三色之米有分赴
數倉支領者在兵丁既多費運腳而各倉花戶人
等藉此需索滋弊是以乾隆五十九年奏定章程
將每月三旗甲米挨定三倉分往關支俾一旗之

米統在一倉承領或三色米內閒有一色不敷即
行按成抵給無庸復赴別倉找補奉
旨准行在案是挨倉輪放三色米石全歸一倉支領實屬
便於兵丁今該侍郎等仍請挨年輪放固爲出陳
易新起見但疏通倉米究不若體恤兵丁爲重況
每月挨定之倉仍係先儘陳米開放陳米放完始
將新米接放是於論倉之中仍寓論年之意各倉
又係按月輪放陳米尚不至於壅積若如所請不
論倉口專主挨陳之說各倉貯米新陳不一勢必
紛紛指派致領米之人無所適從其不肖倉役人
等悉心籌議應請仍照
五十九年章程辦理至各倉存貯米石如果於漕
米進倉時按倉均勻坐派必不至於新陳之數多
寡懸殊與其周章於米陳之後莫若愼重於貯米
之初應請
敕下該侍郎嗣後每年漕糧到通除派貯西中二倉及
內倉本裕豐益恩豐等倉外其餘各色糙米勻貯
祿米等十二倉以備支放其中廒座雖有較少之
倉儘足以敷存貯或遇陰雨路滯遠倉難以轉運

議覆查倉暨箇票錢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奏事處鈔出兵科給事中甘立猷奏稱京通各倉收貯糟支放俸甲米石向有查倉都統副都統並查倉御史公同稽察均係奏請欽派分查凡倉糧出入均歸察核倘該監督等徇情濫收花戶人等盜賣同漕及米商車戶囤積包攬種種弊端無難悉行查辦嗣因將查倉之都統御史一概裁撤僅令各科道每月輪流巡掣到倉監放未放之先一切收放事宜既不與聞放竣之後倉儲有無虧短不必過問縱有如前等弊何從稽查發覺實於倉務無益應請仍復奏派查倉舊規以專責成至箇票制錢向例每石二十文已足敷花戶人等飯食之用俸甲米石事同一例何獨於甲米額外加增若云免致花戶人等藉口需索恐加給之後亦難保其必無他弊并請裁減新增票錢照舊辦理等因嘉慶四年二月初一日鈔出到部臣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三月二十九日

伏查稽察京倉之都統副都統前於乾隆五十九年經

臣部奏明停派本年正月內軍機處交出條奏內開仍請添派經

臣等議覆以京倉放米時有本旗都統監放並查旗御史各員在彼稽查耳目不爲不周無庸另派查倉都統奏蒙

俞允在案且通倉放米向來亦並無查倉都統所有該給事中所請

欽派都統副都統查倉之處應毋庸議其京通各倉向設查倉御史嗣經奏明停止現據前任倉場侍郎

臣傅森議請仍循舊例

欽派科道十五員分往稽查按年更換奏蒙

允准亦在案自應遵照舊例辦理查

臣部內倉從前亦有查倉御史應如該給事中所奏仍照舊例

欽派稽查以昭慎重各倉既有派出查倉御史專司稽察所有每月鐵掣監放俸甲米石之科道應請停止至八旗兵丁赴倉領米每石向給箇票制錢二十文爲花戶人等飯食之用嗣經奏准每石加給八文以免額外藉口需索但恐花戶人等惟利是圖如該給事中所奏加給之後亦難保無他弊應請仍照舊例自本年四月季甲米爲始每石以二十文之數墊發仍於兵丁錢糧內坐扣其加給

錢文應即停止所有臣等議覆緣由是否有當伏
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三月初九日奏本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

己庚編上 十二 振綺堂叢書

議覆加徵漕費暨收漕各款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兩江總督費淯奏將江蘇省收漕積弊通
盤籌畫請於糧戶名下原定公費六分之外加徵
銀七分統給運丁以資辦公一摺並另繕清單分
別條款具奏嘉慶四年三月初十日奉
御批戶部詳議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月十一日鈔出到
部臣等謹按該督所奏各款悉心核議敬呈
御覽

己庚編上 十三 振綺堂叢書

一旗丁疲乏請加公費一款據奏稱漕船北上浮
費日增原定給丁之行糧月糧贈銀贈米連加給
公費銀三分尙不敷用請於糧戶名下每糧一石
再加徵銀七分統給旗丁共成一錢之數俾資用
費幷請
旨飭下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倘有書役家丁勒索公費
以及尖丁包攬肥橐營私卽行查拏究辦庶旗丁
既加津貼復省浮費自不致疲乏誤運等語　查
漕運關繫正供丁力原宜軫恤惟定例向有行月
口糧以資食用幷有贈貼銀米以供雜費嗣經江

蘇巡撫尹繼善議請革除積弊又於每糧一石加
徵銀六分內以半給州縣辦公半給旗丁濟運奏
准通行歷年遵辦在案今該督復以幫船浮費又
請加徵幷稱過淮盤驗抵通兌收均多費用議於
原加六分之外再徵銀七分統給旗丁俾資用度
固屬爲培養丁力起見但從前因除積弊始議加
徵乃既已加徵仍未能盡除積弊是區區增添公
費非正本清源之道已可概見若再輾轉加增恐
陋規未必盡除而賦額一增無由再減名爲恤丁
實則病民應將所請再於糧戶名下每糧一石加

徵銀七分之處毋庸議至稱糧船北上各衙門書
役家丁勒索幫費以及各幫尖丁包攬營私種種
弊端請加究辦查以上諸弊定例於瓜洲閘口儀
徵江口淮安盤糧廳及濟寧臨清天津通州各口
刊刻木榜永遠禁止該管官不時查察如有干犯
題參究處立法本屬森嚴今該督既請申明例禁
應如所奏請
旨飭下倉場侍郎漕運總督各將該衙門及坐糧押運
等官并地方糧道等衙門查明果有此種丁役人
等及門包公費名目尖丁串通包攬情事卽行按
律究治毋稍回護此番申明例禁之後如仍有前
項弊端經旗丁首告除從重究辦外并將隱徇廳
弁失察上司一併分別參處
一地方官浮收請行嚴辦一款據奏稱旗丁兌收
徵之於民地方官既無賠累自應責令秉公斂收
於開倉時遵照部斛令糧戶自攜交納并責成該
管道府巡歷各倉嚴行查禁如有踢斛淋尖折銀
折扣等弊或經督撫訪聞或被糧戶首告官吏一
體治罪徇隱之道府並予題參各該管上司如有
收受陋規發覺照枉法贓科罪其地丁銀兩在州

縣大堂設櫃徵收概用足紋上兌數在一錢以下
准照時價扣錢完納違者照收漕例官參吏處等
語查定例州縣收漕驗明米色隨到隨收倘有
踢斛淋尖或刻去斛裏或改換斛面等弊督撫糧
道嚴參究治又用縣收漕或借米色爲詞或度倉
有餘米私收折色查出嚴參治罪又兌漕之時仿
令糧道往來查察以清錮弊各等語是收漕積弊
例禁甚嚴防維至密各督撫果能實力稽查該州
縣敢不奉公守法又況旗丁勒索由於州縣浮收
浮收之弊一除勒索之端自息何必加徵公費始

免賠累應請將該督所奏遵照部斛自攤交收及
禁止踢斛淋尖折扣折銀等弊之處悉照舊例責
令實力奉行并請如所奏於收漕時責成該管道
府巡歷稽查隱徇並予參處至於上司所受餽送
亦即取自浮收既已納其陋規不得不任其婪索
若不嚴加懲創難期滑務肅清請如所奏一經敗
露照枉法律計贓科罪仍令該督撫隨時嚴密訪
查毋稍徇縱其地丁銀兩在州縣大堂設櫃徵收
概用足紋上兌數在一錢以下照時價扣錢完納
違者照收漕例辦理之處查例載州縣經徵正雜
錢糧聽納戶自封投櫃又錢糧尾欠短封數在一
錢以下者准以制錢抵納每銀一釐納大制錢一
文願完銀者聽所收錢文經徵官報明該管道府
易銀起解等語應令該督轉飭遵照定例辦理如
違例徵收該督撫即行題參

一歩紳地棍嚴行究辦一款據奏江省開徵之時
每有劣紳地棍挾制官長包攬漁利或用醜米抵
交或以低銀搪塞官吏畏其滋事往往反紿陋規
請嗣後如有鄉紳舉貢生監包攬漁利情事分別
參革照棍徒例懲治等語　查定例有濟州縣將

紳巨戶應完糧額於糧冊內註明印官親赴倉
廒秉公監兌並責成該管道府嚴密稽查倘有縱
紳任其子弟家人包攬強交及官吏浮收折色等
弊從重究辦道府瞻徇該督撫一併查參又州縣
收漕如有私給地方豪棍及上司衙門書役規例
以致額外加收該督撫嚴參完治各等語令該督
奏稱江省劣紳地棍每多包攬把持固由積習相
沿亦由地方官違例浮收致若輩得以挾制滋事
若果按額徵收包攬亦無所利方且不禁自除應
令該督撫等一面嚴查州縣浮收一面嚴禁紳衿
嚴辦示徵其地棍陋規取與均干例禁亦照定例
分別嚴參究治

一天津濟寧淮安巡漕御史請行裁撤一款據奏
各省重運既有漕運總督專司其事復有各省督
撫糧道督飭押運同知通判沿途催儹經過地方
文武均有考成復有河道總督董率標員節節督
催原可毋庸再藉巡漕之力況多一官即多一累
於事無益徒增浮費請將天津濟寧淮安三處巡
漕御史一併停止等語　查定例有濟州縣將

一駐淮安一駐濟寧一駐天津一駐通州專司稽
查彈壓遇有官吏需索旗丁盜賣運道淺阻等弊
皆聽查參其督催各有界限則責成獨專來往不
時巡查則耳目易偏是巡漕御史之設於整頓漕
務最爲切近今該督奏請裁汰專任總漕督撫糧
道等官查督撫職守地方既慮鞭長莫及總漕則
督理全漕駐淮盤驗於幫船過竣方隨尾幫前進
勢難往返巡歷稽查其督運糧道押運同知通判
等官專司催儹本幫船隻亦難責令剔除弊竇況
國家設官分職原於互相糾察之中寓法制相維之意
如果巡漕御史有需索供應等情事該督撫等不
難參奏辦理何必紛更成例牽請裁除應將所奏
停止巡漕御史之處毋庸議以上四條臣等公同
酌議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頒給內務府鐵斛斗
戶部謹
奏爲遵
旨查核具奏事內閣鈔出倉場侍郎達慶等奏請內務
府各倉頒給鐵斛一斗嘉慶四年四月二十二日
奉
硃批戶部查核具奏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三日到部
據稱京通各倉俱有部頒鐵造祖斛一張每新造
木斛俱照祖斛較準印烙火記方許量用至官丈
倉所用木斛係未與鐵斛較準以致交未收米往
往彼此爭執應請
敕部查明內務府各倉如有未經頒給鐵斛者照京通
各倉之例一體頒給以憑建造木斛較準應用等
語經臣部以內務府各倉有無存貯鐵斛行查去
後今於五月初七日咨覆到部臣等伏查京通各
倉例有部頒鐵斛各一張所用木斛俱與鐵斛較
準烙印方准量用惟內務府官三倉及恩豐倉向
來僅用木斛並無部頒鐵斛今應據倉場侍郎奏
請一體頒給鐵斛以憑建造木斛較準應用所有
官三倉恩豐倉各頒給鐵斛一張請

敕下工部製造頒發至該倉所用木斛應令內務府照式自行製造較準應用如有參差令交米收米人員眼同校對鐵斛平攏兌收用以杜爭端而昭慎重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五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通州裁倉摺

戶部等部謹

奏爲遵

旨會議具奏事本年四月二十七日奏事處鈔出倉場侍郎達慶等奏請酌裁通州中倉並將裁撤事宜開列條款具奏一摺奉

硃批戶工二部會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通州西中二倉向來收受漕白二糧開放八旗王公滿漢文武大小各官春秋兩季俸米約計三十餘八萬餘石是以兩倉每年收貯新漕必須三十餘萬石今三四品以下官員俸米改歸京倉關支通倉每年所放俸米不過八萬餘石放奉不多則貯米有限兩倉廒座多係空閒無用既不便照例隨時請修徒滋糜費又不便任其破壞坍塌置之不理且在倉官吏兵丁半屬閒曠車戶花甲等人多事簡所得腳費錢文不足以資養贍辦公亦形竭蹶請將西倉留存中倉裁汰等語經戶部以現係免漕之年米石到通較少廒座自多空閒惟是嘉慶六年以後全漕卽應到通每年額運漕糧除開放外應有積存米石積至十四五年後各倉廒座

恐有不敷存貯之處移咨倉場侍郎詳查咨覆以
便核議去後茲於五月十七日據倉場侍郎覆稱
全漕到通每年積存米六十餘萬石積至嘉慶十
四年以後京倉即可盈滿至通倉現有廒二百五
十座計可貯米二百餘萬石從前不過五六年閒
即可周轉今新定章程每年放米有限必待二十
餘年方能周轉未免漸歸紅朽不使多貯廒座既
屬空閒修理則虛糜帑項不修則年久傾頹不得
不奏請議裁今准咨查相應聲覆其應否裁撤或
作何酌辦之處統聽核議等語臣等伏查通州西

中二倉建立有年向來王公文武大小官員俸米
俱在通倉支放所用廒座較多今三四品以下官
員俸米移於京倉支放通倉放米有限廒座自多
空閒是以該侍郎等有裁去中倉之請但事關舊
制未便輕議裁撤臣等竊以建立倉廒原爲廣儲
積貯必使廒浮於米米浮於用近年來我
皇上恩施疊沛普免各省漕糧以及因災緩徵截留賑
濟不下五百餘萬石而外省倉穀究未碾動是以
漕糧到京較少現在嘉慶四年新到漕糧及舊存

米石僅敷嘉慶五年支放各倉廒座皆有空閒不
獨通倉爲然計自嘉慶六年起額漕三百八十餘
萬石即應全行到通每年除去應放俸甲等米三
百一十餘萬石外應有積存米六十餘萬石積至
十年之後各倉廒座俱可充盈今若將中倉裁汰
恐致彼時不敷收貯且查在京各倉其廒多者不
過一百八座少者僅三十座通州兩倉即有二百
五十座其所以較京倉廒座獨多者誠以該倉近
在水次無五閘盤撥之勞於運貯尤便偶遇水淺
之年漕糧到通稍遲或通京之通惠河閒有阻滯
即就近入於通倉收貯如該侍郎所稱從前有貯

至二百三十餘萬石之時是其明證且查通州向
有南倉之設嗣於乾隆十八年裁去僅留中西二
倉今若再將中倉議裁將來設遇水淺漕遲西倉
不敷存貯勢必於石土兩壩辦理露囤等事反費
周章再查中倉建立多爭規模寬整無論已成之
工未宜輕毀即毀料變價歸公已恐不敵原建工
價之半況磚料等物一經拆卸更難適用今該侍
郎以修理恐致糜費爲詞查大修廒座例在十年
以外臨時自可將工價核實估計至歲修所需銀
兩每倉祇開銷六十餘兩爲數無多即廢此一倉

亦省費有限又查倉中執事人役皆係額設如該侍郎所開中倉應裁員役內除監督及看倉旗員外其兵丁領催書吏攢典花戶甲斗人等向來依倉爲生者幾至二百名之多內如兵丁一項係由八旗挑補其家口全在通州與駐防無異今若一旦裁其錢糧撥回本旗當差恐守候補缺尙需時日贍用無資若先儘此項人坐補又必侵佔他人之缺礙難施行臣等公同商酌應請將中倉照舊設立該侍郎所請裁撤之處應毋庸議仍令該侍郎照舊歲修勿致漏壞并將開廒現存倉板一切點查封固造冊報部他年開用不得以散朽爲辭至原奏單內所列八款皆係裁倉事宜倉既不裁各款亦毋庸議是否有當伏候

睿鑒訓示施行再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嘉慶四年六月初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裁坐糧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本年五月十七日奏事處鈔出兩廣總督覺羅吉慶奏請裁撤坐糧廳改歸通永道兼管并酌裁經紀車戶名數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通州漕務設立倉場侍郎二員坐糧廳二員又石壩經紀一百家大通橋車戶四十家無如坐糧廳素有美缺之名經紀車戶人數過多往往勾結旗丁盜賣好米攙和沙水日久必多霉變加以各衙門層層需索經紀車戶取自旗丁旗丁必取之糧戶兌費需用浩繁米色安能乾潔不免有得受陋規情事至倉場侍郎衙門較大需費亦自繁多不免運費逐漸加添糧戶益增賠累請將通州石壩經紀裁減五十家大通橋車戶裁減二十家各止留存一半足敷起卸轉運之用其坐糧廳事務請就近改歸通永道兼管毋庸另派部員併請飭知漕運督臣嚴查各運弁不得任意需索旗丁亦不許援累糧戶違者參革拿究治罪等語臣部以經紀車

戶各裁去一半是否足敷應用不致誤公行令倉場侍郎詳查去後茲於五月二十八日准倉場侍郎覆稱石壩軍糧經紀一百名外河裏河各設船一百隻當糧務盛行之時每日外河起卸裏河轉運均以三萬石爲率每經紀一名裹外河起運米石均須三百石以一百家統計足敷三萬石之數且該役等因在外起卸分頭赶辦不能兼顧每人名下各尙有經官另雇代役一名在裏河押送米石到橋交卸今若裁去五十家勢必辦理不及致使到通漕船擁塞河干停壓待卸有誤回空至大通橋車戶原設三十二名並無四十名之例該役等承辦運貯在京十餘倉米石每日約須用車四五百輛各該處分段照料實須多人即三十二名尙恐不敷經理若再裁減必致誤公實於糧務大有窒礙今准咨查相應將經紀車戶斷不可裁實在情形詳細聲覆等語臣等伏查坐糧廳爲入省漕糧總辦之區舊設滿漢司員永爲定例所有管理北河催儹重空糧船督令經紀車戶轉運交倉并在兩壩驗米監收及通濟庫收支輕齎等項銀兩挑穵北河淤淺修築隄岸閘座等事均係坐糧

廳當管今據該督奏稱坐糧廳屬役過多往往勾結旗丁盜賣好米及需索兌費得受陋規各情事請將坐糧廳裁汰其事務歸併通永道兼管但查該道有管轄地方之責若以八省漕糧祇令該道一人兼管倘糧船到通之時該道又有地方差委勢必顧此失彼貽誤公事至所稱石壩經紀一百家大通橋車戶四十家各請裁減一半以省糜費等語經　臣部將是否可行之處咨查倉場侍郎去後茲據覆稱定例額設石壩經紀一百名內外河各設船一百隻以供起卸轉運之用大通橋車戶額設三十二名並無四十名之數該役等每日轉運京倉約用車四五百輛分段照料實需多人目下免漕年分人數尙恐不敷若再各裁減一半必致轉運不及糧船停壓待卸有誤回空實於糧務大有窒礙等語是該役等額設人數並無冗冒自屬實在情形所有該督奏請裁撤坐糧廳及請減經紀車戶之處均請毋庸置議是否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六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議駁粟米折錢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內閣鈔出浙江道監察御史華連布奏請將八旗甲米內粟米一項折給錢文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稱八旗兵丁所領之米除養贍家口外售賣餘米以爲添補衣帽弓箭之用近因比歲豐登糧食甚賤旗人賣米獲價無多所賴銀價尙貴今數月以來銀價減落若不酌爲調劑恐錢價日漸加昂於兵丁等生計致多不便現在各倉粟米一項久經放竣俱以粳米抵補因城市粳米較多兵丁等售賣不能多獲米價其若暫將粟米折給錢文在兵丁等既省車腳箇兒錢之費而市中添此一項錢文錢價藉茲稍減仍俟潛運粟米到日照舊開放本色仰懇

敕下部臣查明近日領米旗分所賣抵粟粳米實價若干並比較向來囘交米石折價交銀之例酌定價值妥議具奏等語臣等伏查八旗甲米例分粳稅粟三色開有一色不敷按成抵給節經辦理在案

今該御史請將抵粟稗米一項折給錢文是每萬石之中應折給一千五百石按照例價核算每月僅放錢三萬餘串市中錢價米必能因此驟平而京師爲五方聚集之區全賴米石流通方資民食從前每遇米價昂貴即須設法平糶今米價平減最爲便民不應以錢價偶貴輒將米石減少致民間有食貴之虞況現在欽奉

恩旨普賞八旗一月兵餉折給制錢有三十餘萬串之多是錢價亦可日就平減該御史所奏八旗甲米內粟米一項折給錢文之處應毋庸議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七月初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奏控爭洲產摺

戶部謹

奏爲奏

聞事本月初五日據江西南昌旗丁高表芳赴 臣部呈控該縣生員陶漁等將伊祖遺洲產捏契霸佔並經地方官屢次斷明陶漁疊行翻控案久未結等情當經 臣等咨查部存丁冊並按照原呈逐一研訊據供伊祖高伏住所遺契置洲產坐落槎湖乾湖等處向同監生陶浩民人陶英虔等分管執業本與陶漁無涉因係荒洲並無頭畝段落每年伊名下完納稅課銀二錢零有家存串票可憑未得帶來自乾隆五十一年陶漁捏造前明崇禎年間偽契硬行佔去收利每年約吞草價三四十兩零共計十四年約六百餘兩伊等於五十六年及嘉慶元年疊控總督等衙門經南昌府縣各官查審九次斷令高姓與陶浩等照契管業陶漁不服隨詳翻控布政使衙門書吏萬姓是陶漁親戚稟駁另審想是勾串賄囑實無憑據現在案未得結等語臣等查控告田產全以契紙串票爲憑該旗丁高表芳所控槎湖乾湖產業既係伊祖上契置完

課有年何以陶漁等輒捏造僞契憑空霸佔該洲既係荒地並無頃畝段落且係與陶浩等公共之產陶漁係陶浩一族是否有分其契載四至究係如何分管均應逐一究訊今高表芳並未將契串等項帶來呈驗查對部存丁冊內所載高姓田產亦無蘆湖乾湖名目是此案非將契串追出傳同兩造質訊難以明晰且查前項洲產疊經地方官斷令高表芳等執業因何一任陶漁翻控久延不結是否有徇縱情弊研訊該丁不能確有所指但該書吏萬姓如果實係陶漁親戚其爲勾串延擱當受兌開行不敢多事惟是各衙門以及沿途諸費不敷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丁一摺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大學士會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查原奏內稱向來旗丁於水次兌糧時需索州縣兌費一百金今嚴禁浮收州縣豈有復出兌費旗丁亦索費無詞自當受兌開行不敢多事惟是各衙門以及沿途諸費不敷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丁一摺嘉慶四年八月十九日奉

旨會議具奏事內閣鈔出漕運總督蔣兆奎奏旗丁運

分餘潤借力辦公濟運有資不至竭蹶貽誤除江浙照辦外所有辦漕各省俱有浮收每石均劃出津貼米一斗撥補旗丁其間情形不同應聽該省撫臣酌量津貼如此明定章程則收漕州縣更可免旗丁索費影射浮收之弊等語　臣等會議得各省出運幫船例有應支行月口糧以資食用并有贈貼銀米以供雜費歷經遵照辦理並無貽誤本年三月兩江總督費淳條奏四款內有請加徵銀七分幫貼旗丁一款經戶部議駁以恤丁不便病民奉

旨依議在案今該漕督以旗丁應得之項委不敷用請於州縣浮收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濟運　臣等詳查各省幫船每船以十丁爲率各按道路遠近支給銀米除山東河南二省幫船運通較近得項較少外其江浙湖廣等省每船約實得米一百三十石至一百八十石不等實得銀一百六十兩至三百七十兩不等運費本有定數現又欽奉

諭旨嚴禁各衙門以及沿途需索陋規幫船更無浮費該漕督乃以旗丁不得向州縣需索兌費爲詞謂州縣皆有浮收欲爲旗丁分潤查浮收斛面例禁蔡嚴尙恐不免前弊今若明定章程准其每石加徵一斗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藉口影射多徵且此一斗之糧既增不可復減名爲津貼實與加賦無異　臣等公同商酌該漕督所請每石加徵一斗之處米便遽行議准至幫丁疲乏艱於輓運之幫形互異如果其中實有丁力疲乏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旨飭令有漕各督撫分別確查將應如何酌籌津貼以裕丁力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奏二十九日內閣鈔出奉

旨大學士會同戶部議覆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濟運等因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公同商酌該漕督所請每石加徵一斗之處米便遽行議准至幫丁疲乏艱於輓運之幫形互異如果其中實有丁力疲乏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旨飭令有漕各督撫分別確查將應如何酌籌津貼以裕丁力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八日奏二十九日內閣鈔出奉

旨大學士會同戶部議覆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濟運等因欽此欽遵抄出到部臣等詳查各省幫船每船以十丁爲率各按道路遠近支給銀米除山東河南二省幫船運通較近得項較少外其江浙湖廣等省每船約實得米一百三十石至一百八十石不等實得銀一百六十兩至三百七十兩不等運費本有定數現又欽奉

諭旨嚴禁各衙門以及沿途需索陋規幫船更無浮費該漕督乃以旗丁不得向州縣需索兌費爲詞謂州縣皆有浮收欲爲旗丁分潤查浮收斛面例禁蔡嚴尙恐不免前弊今若明定章程准其每石加徵一斗是使不肖官吏益得有所藉口且此一斗之糧既增不可復減名爲津貼實與加賦無異　臣等公同商酌該漕督所請每石加徵一斗之處米便遽行議准至幫丁疲乏艱於輓運之幫形互異如果其中實有丁力疲乏之處自行妥議奏明辦理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此新漕一斗之糧著爲定額與加賦何異其事斷不

可行惟邇年旗丁疲乏該潛督所奏亦係實在情形其各幫一切費用應支口糧幫貼銀米或有不敷亦當設法調濟量爲津貼著有潛各督撫確查妥議各將如何酌辦情形據實具奏務令丁力不致拮据而正供不致加增方爲妥善欽此

奏控給餘租銀兩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嘉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據江西信豐所旗丁徐才士赴

臣部呈請將屯田餘租銀兩賞給該丁濟運一案

臣等隨提至當堂研訊據稱竊丁等屯田租銀每石五錢悉歸官徵解貯道庫除完糧正則外餘租銀八千九百七十四兩有奇內除歲造補修船隻及運費外每年尙餘存銀一千七百七十餘兩此項存銀實係丁等額田所有專資造運之產未便另資他用且贛州衞會昌所有額設墾田撥運等項俱歸各船自收每畝納餘租銀三二錢不等獨信豐所田折徵儘數存公若遇糧船失風買米賠補應需費用具結請領支給竊風火不虞事非常有開遇支銷爲數有限是以空有餘存丁困莫甦丁等曾懇潛憲糧道准其融借分年扣還未沐賞給調劑甚至歲造一船除應領外實需墊費七八百金不等若遇賠造船隻給領銀止三百兩墊需一千五六百金實難設措兼之輓運長途用費浩繁展轉莫支日見疲憊迄今存餘四十多

年計銀五萬餘兩坐積不無過多虛存備公之名實切向隅之歎叩懇俯憐丁困推廣

皇仁乞將丁所已存現解之餘銀賞給加增造運等語臣等查江西信豐所屯田二百七十餘頃內有二百一十七頃零每畝徵租銀五錢又五十五頃零每畝徵租銀二錢五分通共徵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除完納屯糧正耗等銀外實徵銀八千九百七十餘兩由官徵解道庫每年每船給運費銀三百五十兩每造船一隻給銀一千兩補修船隻給銀三百兩其存賸銀兩留存道庫遇有該所糧船失風事故以備僱募買米修船等公用在案今據

信豐所旗丁徐才士呈稱丁力疲乏請以歷年存貯銀五萬餘兩賞給丁等濟運幷聲明贛州衞會昌所俱有衛丁自收之租惟該所僉數存公等語查贛州衞瞿田會昌所本戶撥運等田租銀俱係各船自收贍運信豐所餘租既係該丁等專資造運之產何以慰係官爲存貯且查此項存賸銀兩據稱向來准其借領何以復請全行賞給是否該丁等有心取巧抑或實係疲乏所致均未可定應

旨飭交漕運總督雒查該丁等實在情形將此項存貯銀兩應否准其酌給以裕丁力之處據實具奏候旨遵行所有具呈之旗丁徐才士應俟命下之日照例解往聽候查辦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九月初十日發報具奏本月十二日到報

奉

旨此案該丁徐才士所呈屯田餘租存貯銀五萬餘兩請賞給該丁濟運一事著交漕運總督蔣兆奎會同江西巡撫張誠基查明此項庫貯餘租銀兩是否尙有別項支用抑係專備該丁等濟運之需可否賞給該丁等濟運之處妥議具奏欽此

議覆銅額運務摺

大學士王　等謹

奏爲

遵

旨會議具奏事據雲南布政使陳孝昇奏請將湯丹等廠酌減銅額弁八運京銅改分六運及管廠各員按照多獲銅數分別議敘一摺嘉慶四年九月十一日奉

硃批大學士會同戶部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臣等謹按款酌議敬呈

御覽

一各廠年額銅斤請照現在辦獲數目酌定報銷一款據稱湯丹碌碌大水溝三廠開採年久礦少質薄應請將湯丹廠額辦銅三百一十六萬五千餘斤以二百三十萬斤爲定額碌碌廠額辦銅八十二萬三千餘斤酌減一十二萬三千餘斤以六十萬斤爲定額大水溝三廠礦少質薄奏請減額弁稱新開之得寶坪廠產銅豐旺可以多辦銅斤固爲調劑盈縮起見但查每年該省額運京銅六百二十九萬餘斤年額攸關不容稍有短少湯丹碌碌大水溝三處在各銅廠中爲最大之廠向因出銅較旺是以定額較多已歷年久今連請減去一百一十七萬二百萬九千餘斤較額辦銅八十萬斤通計

臺大功香樹坡得寶坪茂龐及各小廠酌定銅數通盤核算較每年應運京銅六百二十九萬餘斤及帶解買補銅三十七萬餘斤之數尚屬有盈無絀等語查滇省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薄獲銅短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額者亦准據實報增節年遵照在案今該藩司以湯丹等三廠礦少質薄奏請減額弁稱新開之得寶坪廠產銅豐旺可以多辦銅斤固爲調劑盈縮起見但查每年該省額運京銅六百二十九萬餘斤年額攸關不容稍有短少湯丹碌碌大水溝三處在各銅廠中爲最大之廠向因出銅較旺是以定額較多已歷年久今連請減去一百一十七萬斤爲數未免過多恐啟偷漏之弊卽云所減銅數可將得寶坪廠多辦八十萬斤之銅抵補但較原運之額究屬虧短且查得寶坪係前開新廠若令每年連正額加辦廠銅至二百萬斤是否出銅可期源源接濟設有短絀又將何廠銅斤抵補得寶

坪廠坐落迤西地方較迤東之湯丹等廠運送瀘
州路遂遠近是否相等運腳銀兩果否不致多糜
原奏均未籌及臣等難以懸擬相應請
旨飭交該督撫將各該廠果否應減應增情形確勘結
報另行核實奏明辦理以昭詳慎
一每年正加八起京銅應請仍改六起俾運員較
少不致有虛員缺一款據稱滇省自乾隆四年起
每年辦運正銅四百四十一萬七千八百斤分爲
八起乾隆五年改爲四起乾隆六年因廣西局停
鑄將原用銅一百八十八萬一千九百餘斤分爲
正運四起協運四起加運四起一併運京自乾隆
九年起至二十三年止又改爲正運四起加運兩
起乾隆二十四年復改爲正運三起加運一起乾
隆二十六年定爲正運六起加運兩起每起派委
丞倅州縣各一員承運惟是運銅委員往返必須
三年之久甫能回滇員缺每多虛懸辦理亦形竭
蹶查乾隆五十八年以前正運六起每起運銅七
十三萬六千餘斤迤帶解買補銅斤共計運銅七
十五萬餘斤其加運二起每起運銅九十四萬餘
斤連帶解買補銅斤共計九十六萬餘斤自乾隆
五十九年至今正運六起每起運銅七十三萬六
千餘斤迤帶解買補銅斤共計運銅七十五萬餘
斤其加運二起每起運銅九十四萬餘斤連帶解
買補銅斤共計九十六萬餘斤自乾隆

另增四起合前爲十二起計運官十二員至乾隆二十六年經戶部錢法堂奏定分爲正運六起運官六員運銅四百四十餘萬斤加運二起運官二員運銅一百八十餘萬斤仍與乾隆四年原定章程前後相符久經遵辦在案自乾隆五十九年後各廠有多辦銅斤飭令正運六起帶解銅多船衆運官業已極力照應時懼疏失今若因多辦已竣減去正運二起仍令加運爲六起計每員責令承運京銅六百二十餘萬斤誠恐致滋偷漏情弊難期妥善又所稱較之黔省運鉛每起一百二三十萬之數尙爲減少查銅鉛情形各異鉛係整塊每塊五十斤易於稽查銅大小零星散碎不等沿途交替換船過壩必須較兌過秤倘數目太多勢必久延時日有悞限期非比鉛斤容易經理該藩司所奏於銅務殊無裨益不過爲節省運官二員起見以滇省七十餘廳州縣委運八員本不爲多且向來官員不敷委用例准奏請揀發亦無員缺多虛之虞所有奏請每年正加八起京銅請改大起之處應毋庸議

一各廠較額多辦銅斤議敘之例過優請酌量變

通一款據稱從前管廠之員止按年核計功過至乾隆四十四年經戶部議准照鹽課之例以十分核計按其缺額幷多辦分數分別議處議敘今查各廠年辦額銅自數千斤以至數百萬斤不等多寡懸殊而一概以十分爲定在額銅數千斤之小廠經管廠員祇須多辦銅數千斤卽可援照多辦銅十分以上之例准加四級其額銅二三百萬斤之大廠經管之員必須多辦銅五三斗萬斤始足三分之數照例紀錄一次未足以昭平允除各廠短辦銅斤處分仍照舊例查參外所有額外多辦銅斤議敘之例應請毋庸核計分數統以多獲銅數爲定凡額銅自數千斤至十萬餘斤之各小廠多辦銅五萬斤以上者准其紀錄二次十萬斤以上紀錄三次十五萬斤以上加一級三十萬斤以上加二級五十萬斤以上加三級七十萬斤以上加四級其額銅自二三十萬至二三百萬斤之各大廠按照額數辦足卽准紀錄一次如多辦銅十萬斤以上紀錄二次二十萬斤以上紀錄三次三十萬斤以上加一級四十萬斤以上加二級五十萬斤以上加三級六十萬斤以上加四級該管直

隸州及府道總理藩司亦照多辦數目分別議敘
等語　查滇省銅政考成向止核其一歲獲銅之
多寡並未稽其每月交銅之盈絀管廠各員因此
虧數漸多不敷供運是以乾隆十六年經原任撫
臣　愛必達並四十三年督臣李侍堯等先後奏請
照鹽課之例統以十分核計考成經戶部議令大
小各廠俱按出銅確數劃分十成按月計數勒
交如有缺額令於兩月內補足倘於月額之外
多獲銅斤以及缺額不能補足即於考成案內分
別議處議敘奏准遵行在案是管廠各員按月核
計獲銅確數並在任月日久暫統以十分計考證
一辦理勤懲並用不使畸重畸輕立法最爲公允
若如該藩司所請缺額處分仍照舊按分數計算
而溢額議敘則又按銅數計算辦理殊屬兩岐且
所稱原額數千斤及十萬餘斤之各小廠必須多
辦銅五萬斤以上始准紀錄二次恐小廠人員無
所鼓勵勢必催辦不力漸致廢弛其額辦二三十
萬斤至二三百萬斤之各大廠照額辦足即准紀
錄一次甄敘過寬亦不足以昭平允況考成止論
銅數並不按月核計分數仍恐漫無稽查致有採

辦虧短之虞於銅政有礙該藩司所奏按照銅數
核計議敘之處應毋庸議以上三款臣等公同籌
酌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再此摺係戶部主稿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初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屯糧改歸巡道督理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內閣鈔出江西糧道張彤奏江西通省屯糧
餘租撥令各巡道就近督理徵收一摺嘉慶四年
九月十四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據原奏內稱江兩糧道經管
屯田餘租自乾隆初年因屯田散處各州縣旗丁
收租不便定由州縣徵解糧道轉發各丁濟運嗣
因各州縣徵收屯租年年有欠歷任前督臣高晉
奏准酌減餘糧並經漕臣毓奇
奏定經徵不力州縣處分凡此皆爲積欠屯租有誤
漕運起見茲臣莅任江西查通省屯糧餘租其欠
十四萬兩有零其中九江贛州各府屬爲最重每
年將各州縣按例開參惟是處分雖嚴租欠仍在
徵收倍難究其由來糧道每年督運春出秋歸在
外日多以致各州縣玩視催徵曰漸累積臣再四
思維江西經徵屯租之州縣大概屬於饒九贛南
二道分巡者居多該二道就近督徵又終年不離

薩載等

本省質較糧道易於爲力臣請嗣後將廣饒九南
道所轄之州縣經徵屯糧餘租即收解廣饒九南
道衙門吉南贛寧道所轄之州縣經徵屯糧餘租
即收解吉南贛寧道衙門每年各道收齊後移交
糧道給發濟運如此各歸各道隨時催解呼應較
靈前欠冀可漸清日後不至復積等語臣等伏
查江西省各衞屯田六千四百餘頃額徵餘租銀
一十一萬餘兩自乾隆三年定例官爲徵解歷係
糧道收貯給丁濟運嗣經漕臣毓奇奏各州縣徵
解不前議請即照正項錢糧經徵不力分數之例
分別議處臣部覆准通行在案今據江西糧道張
彤以該省屯糧餘租共有積欠十四萬餘兩糧道
督運春出秋歸在外日多致各州縣玩視催徵日
漸累積請嗣後將廣饒九南道吉南贛寧道所轄
州縣令各該巡道就近徵齊移解糧道等語查糧
道管理通省漕項錢糧是其專責經徵州縣如有
心存膜視全不出力者該道理應隨時揭參即每
年督運公出計其歸署之期正值開徵之際儘可
督飭所屬將前項租銀速爲徵解若如所請分歸
各道催徵是由各州縣分解各巡道復由各巡道

轉解糧道不但多此一番周折虛糜運費且此項
租銀如果難於徵收即改歸巡道督催亦未必能
年清年款仍屬有名無實該糧道所請改令各巡
道催徵餘租之處臣部未便率行議准至所稱未
完餘租歷年積欠共十四萬餘兩查嘉慶二年餘
租奏銷案內止有未完銀六萬七千餘兩所有嘉
慶三年四年餘租現尚未屆奏銷之期其未完數
目該撫未經冊報臣部無憑查核應請
旨飭交江西巡撫將節年未完餘租銀兩究係若干果
否全係實欠在民現在是否足敷濟運逐一飭查
明確將實在情形具奏到日臣部再行核議是否
有當伏乞
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初七日奏本日奉
戶部議覆江西糧道張彤奏請將江西通省屯糧餘
租撥令各巡道就近徵收一摺此項餘租向係糧道
收貯爲給丁濟運之用何以歷年積欠至十四萬餘
兩之多是否實欠在民抑有官吏侵蝕等事其民欠
究係若干且上次鐫免江西積欠通省不過數千何

以屯租積欠遂多至十餘倍與民田科則有無歧異
其積年疲累難於徵收之故必須查明實在情形酌
量妥辦至餘租專爲濟運而設現當肅清漕弊之時
各該省自不敢得受漕規復有肆意浮收之事但旗
丁辦運之費聞不免藉資於州縣而旗丁於漕運總
督及倉場衙門等處向來俱有使費自應查明需費
若干通行飭禁現在總漕及倉場侍郎俱係本年新
放之員該撫無所用其回護迅係朕降旨飭查並非
由該撫劾參務當逐一查明除各項陋規外該旗丁
等辦運實需若干此項餘租是否足敷濟運應如何
調劑俾收漕無弊運丁不致拮据兩屯租亦不致拖
欠其屯租改歸巡道徵收一節有無裨益一併詳細
妥議具奏張彤原摺並著該部咨寄該撫閱看欽此

議駁分限買餘抵補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本年九月二十八日據漕運總督蔣兆奎咨請將浙江旗丁陳士明等上年失風漕船欠交米石酌分四限買餘抵補一案咨報到部據原咨內稱溫州後幫旗丁陳士明等十名漕船於嘉慶三年五月內在山東濟寧州魯橋汎地方河湖二岸之所陡遇龍風沈溺計共虧折沈溼平米三千六百五十六石九斗三升八合四勺因抵通之時並無食米可撥將該幫餘米六百五十八石一斗一升照數抵交外其餘欠交米二千九百九十八石八斗二升八合四勺咨明下年搭解奉部覆准飭行該幫等籌備搭解去後茲據該道詳稱該丁等上年遭患之後本年又逢漕糧全減坐食經年船需賠修橫需新置一切費用較倍往昔屑屑苦累丁力難支聲請分作四年買餘抵補固爲體恤丁情起見但查向來買餘抵補俱係現年辦理並無分限買補之例臣部未便據咨准行相應奏明請

旨應否准其分限買餘抵補之處恭候

欽定俟

命下之日臣部遵奉施行爲此謹

奏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向來漕船風餘抵補沈溺米石並無分限之例此項應行買補搭解之米著仍照向例于次年採買搭運赴通交納欽此

臣等伏查各省起運漕糧例有給丁三升八合餘米於抵通時隨正交倉官爲給價收買漕船遇有失風事故其沈溼虧折米石准將三升八合餘米照數抵補如有不敷令於下年採買搭運赴通交納節年辦理在案今該丁陳士明等漕船於嘉慶三年五上年失風之後本年又遇重漕全減其應行買補搭解之米其有二千九百餘石據該漕督咨稱若責令該丁等於今冬新運內全數採買搭運丁力實屬難支聲請分作四年買餘抵補固爲體恤丁情起見但查向來買餘抵補俱係現年辦理並無分限買補之例臣部未便據咨准行相應奏明請

議駁兩江加徵銀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速議具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奏事處鈔出

兩江總督費淳遵

旨覆奏酌辦津貼旗丁銀米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查原奏內稱乾隆四年

前任漕運總督托時因出運幫船所得行月口糧

贈銀贈米尙不敷用曾題定章程上江漕米每石

徵耗米一斗下江漕米每石收公費銀六分以半

給丁爲抵通一切應用半給州縣爲修倉鋪墊飯

食之費定例以來迄今又越六十年生齒日繁百

物昂貴丁力日漸疲乏長途費用仍須不敷自應

量爲調劑臣再四籌酌應請裁去下江原定每石

公費銀六分改照上江之例每漕米一石亦收耗

米一斗而酌以七升給丁以三升給州縣其上江

漕米每石除照舊收耗一斗外請將耗米亦以七

升給丁三升給州縣又向例江安兩省贈銀一項

有贈五贈十之不同應請將每石贈銀五分者一

律改照蘇松常鎮太五府州贈十之例每石贈銀

一錢似此通融辦理概就上下兩江互相仿照於

旗丁不致拮据臣現與漕撫諸臣革除各衙門陋

規旗丁既多節省又得此分別津貼耗米贈銀倘

敢額外需索卽照枉法贓辦理若州縣仍有顆粒

浮收亦卽照因公科斂律治罪并將不能稽查揭

報之該管道府一併參究以示懲儆等語查本

年八月內大學士王等會同臣部議駁漕運總

督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

貼旗丁一案奉

旨令有漕各督撫將疲乏旗丁應如何酌辦津貼情形

確查妥議據實具奏等因欽此當經臣

部通行去後

今據費淳將兩江酌辦情形覆奏前來據稱下江

原定每石公費銀六分請行裁去改照上江之例

每漕米一石亦收耗米一斗以七升給丁三升給

州縣其上江漕米每石照舊收耗米一斗以七

升給丁三升給州縣又江安兩省應給贈銀有贈

五贈十之不同請一律改照蘇松等府屬每石給

贈銀一錢係就上下兩江互相仿照辦理等語查

津貼旗丁一項向來安徽係徵耗米一斗其贈銀

止係五分至江蘇係徵公費銀六分折徵錢四十

六文並不另徵耗米揆其辦理不同之故自因安
徽賦輕是以徵收耗米江蘇賦重是以酌徵公費
遵備業已有年兩省情形本不畫一今該督將津
貼銀米一律加增在上江計須加徵銀二萬六千
餘兩下江雖裁去公費銀九萬餘兩尚須加徵米
十五萬石零臣等竊以折錢尚有定數徵銀即可
加平而徵米一斗若以銀折算較之原定公費銀
尖務不止加倍且收米之時光防高下其手是小
民未見清漕之益先受加賦之害該督奮閒實有
加增漕費七分之請經臣部以事類加賦議駁今
改徵耗米一斗仍係加賦於民況上江漕務一切
章程奉行已久旗丁並無拮据情形何以亦議加
增贈銀至一切錢糧爲巡撫專政該督並未會同
上下江巡撫確查熟商臣部尤難率議相應請
旨飭令該督會同岳起荆道乾將上下兩江雍查實在
情形悉心妥商務期丁民兩便會議到日臣部再
行核議現今開徵在即所有旗丁銀米各項應仍
遵照向例辦理不得任聽地方官率意浮收致滋
弊混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戶部議駁兩江總督費淯奏上下江津貼銀米互相
仿照辦理一摺所駁甚是前據蔣兆奎奏請於州縣
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貼旗丁經大學士會同該
部議以所奏斷不可行今費淯所奏與蔣兆奎前奏
名雖異而實則同若如所請是所云不准浮收者仍
屬有名無實據摺內稱下江酌裁漕費而加徵米十
五萬石上江耗米照舊徵收而加徵贈銀二萬六千
餘兩是非加賦而何且錢糧爲巡撫專管該督何以
並不會同上下江巡撫公同酌議僅用單銜具奏殊
屬非是況本日復據岳起奏到籌議旗丁津貼一摺
摺尾聲明係與該督合詞具奏而所議與費淯前奏
互異是該督並未與巡撫會商先後兩岐其說可見
外省督撫會銜具奏之事皆屬具文何嘗志同道合
以公事爲重此等陋習不除難臻治理除將岳起之
摺交部核議外現在正屆開徵之期該督撫等當督
飭地方官仍遵舊定章程一面開兌倘有不肖州縣
藉端浮收即當嚴參究辦至津貼旗丁之款應如何
籌議之處統俟岳起奏到後一併交部詳議再降

諭旨欽此

議覆車戶積欠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十九日據倉場侍郎達慶等咨送原奏一件內開十月十七日奉

旨交戶部欽此查原奏內稱坐糧廳書吏經紀倉人與糧船交手積弊本多各省糧船抵通書吏索取幫規日甚一日倉役人等提幫驗米是棟多方經紀車戶起糧解兌勒索財難並坐糧廳驗米時跟班皁役轎夫等使費多寡不等倉場衙門書吏亦有收受幫規等事更訪得有幫中辦事頭伍名曰尖丁預行到通與書吏經紀賄串說合或米石廒短臨時買補或米色霉變混同兌收皆係從前積弊又查得倉場衙門書吏除疲乏幫次之外每幫飯銀自六兩八兩至二十餘兩不等倉場衙門舍人每名每船亦給錢二十五文坐糧廳書吏經紀舍人更多狡索積弊應行剔除本年漕務俱竣已無欠帶證臣等除先行出示嚴禁外俟來歲漕船抵通隨時查辦至大通橋車戶歷年節欠坐扣較多兼以輸免漕糧應領腳價減少辦運竭蹶查大通橋

車戶向來排造船隻修理號房及大通橋挖河俱
係借支庫項統於車戶腳費內扣還臣等查此三
項費用均係正運條款似應作正開銷懇將前三
項應扣未完欠項免其坐扣嗣後遇有應用即於
通濟庫輕齎項下動支准其報銷計每年可免扣
銀一千餘兩至土壩車戶排造船隻修理號房二
項應行坐扣之處事同一律亦請照此辦理再查
大通橋車戶腳價內定例於每石扣出四釐作爲
辦公之費各項支用款項繁多往往浮溢臣等逐
項核算量加裁減每年支用不過六千兩上下已
足敷用其餘浮費概行裁減全潽之年約可得銀
四千餘兩歸入運腳正項等因前來經臣部將車
戶等積年欠項未完銀兩細數及排造剝船修理
號房挑挖護城河借支銀兩在於腳價內扣還各
原案行查去後茲據先後咨覆到部　臣等伏
查倉場衙門及坐糧廳爲八省潽糧總滙之地其
所轄書吏經紀舍役人等藉端需索弊竇滋多理
應嚴行禁革以肅潽政而清弊源現據該侍郎等
逐一訪查禁止應令實力查辦外至所欠車戶等
排造剝船修理號房挑挖河道所用銀兩請作正
開銷免其坐扣運費一節查大通橋車戶承運京
倉潽糧土壩車戶承運通倉潽糧所設剝船定例
十年排造一次自康熙六年及三十七年題定通
濟庫借給造船價銀於各役應領腳價內扣還號
房堆貯潽糧修理向無定期乾隆三十六年及四
十五年奏准隨時借項修理分年勻扣其挑挖護
城河所用工料亦於乾隆三年奏准借項興修分
年勻扣以上三項均係腳價內應行坐扣之款章
程遵循已久並無作正開銷之例自未便驟議更
張致糜
各項且查土壩車戶積欠銀一萬三千九百餘兩因
節年輪免潽糧所領腳價較少於乾隆六十年及
嘉慶三年經倉場侍郎宜興等奏請緩至辛酉年
全潽到通時扣繳奉
旨允准在案大通橋車戶積欠銀一萬四千餘兩並領
存局錢四萬九千五百餘串經該侍郎達慶等於
本年五月內具奏以現在仍係免潽之年請緩至
全潽到通時扣繳奉
旨允准亦在案是該車戶等應扣借項均經
恩予展限役力自已較紓今若再議覓免官項轉致無

著該侍郎等所請免扣車戶舊欠並應用銀兩作
正開銷之處均毋庸議再查大通橋車戶每年所
領腳價內據該侍郎等聲稱向來按米一石扣存
銀四釐作爲辦公之費今逐項核算每年不過用
銀六千兩上下已足敷用其餘浮費概行裁減計
每年可節省銀四千餘兩歸入運腳正項添給車
戶實屬有益應如所奏辦理並令將各項辦公細
數按款造冊送部備查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兩江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奏事處鈔出江蘇
巡撫岳起奏籌議旗丁津貼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又十一月初二日軍機處鈔出安
徽巡撫荆道乾奏清釐漕務情形一摺奉
硃批戶部查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岳起原奏內稱
漕運幫船應給旗丁口糧銀米各省多寡不同江
南省例准每船支給行月糧米九十餘石三修等
項銀四百五十餘兩該船每年約需經費銀五百
六十餘兩該丁應得正項除行月糧米外核其所
需經費原有不敷又幫船回次每船例止給三修
銀七兩五錢十年大造給銀二百餘兩體察情形
實屬不免賠累自當設法調劑量爲津貼不使稍
形拮据查有漕糧加收耗米一項向爲京通各倉
並沿途折耗之用定例每正米一石有原備曬颺
折耗米四升七合六抄雍正四年奏准停止曬颺
將原備折耗米四升七合六抄於漕米進倉之時
抽驗一二袋計其折耗將未驗之米照此計算下

剩之米歸入正項支銷此項原備曬颺折耗之米
並非正項米石且久經停止曬颺亦與額外餘米
無異懇將此項米四升七合六抄免其隨正交倉
以爲津貼不敷之資並請於開兌時先行劃付聽
其自行糶賣足敷應用等語又據荆道乾奏稱有
漕州縣賢愚不等每藉幫費爲名任意浮折旗丁
即以州縣之浮折恣意勒索臣現在實力禁革倘
有不肖州縣故智復萌者立即參處如狡黠旗丁
巧爲刁難許該州縣據實稟出以憑法究惟是旗
丁運米抵通三千餘里一切應用正項所費不貲
安徽省每石給丁耗米五升比下江之三分公費
爲稍優然始終入不敷出者因衙官攙越幫務旗
丁所得米內竟有分送衙官之事又本省運弁及
委員催兌催行并各衙門書吏暨過淮簽盤投文
投批鬧壩營汛以及濟寧臨清天津一路各署書
役又到通後驗米驗單經紀過斛節節俱有使費
一船之領項何堪各衆之分肥臣先將本省陋規
革除其沿途浮費并提溜打閘短棒人夫抬價累
丁之處咨會總漕倉場山東巡撫直隸總督逐段
嚴查並責成押運道員廳員一體稽查外再查安
徽省向例收漕米一石徵耗米一斗內以五升給
丁爲抵通應用五升留給州縣爲修倉鋪墊之需
今擬請將耗米一斗內以七升給丁三升留於州
縣旗丁每石多得二升亦有裨益等語查上下
兩江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總督費淳奏請上
江加徵贈銀五分下江加徵耗米一斗經臣部以
不便加賦議駁奏蒙
聖鑒並奉
諭旨將江蘇巡撫岳起積行奏到之摺交臣等核議并
令俟安徽巡撫荆道乾奏到後一併詳議今荆道
乾業已奏到臣等遵
旨悉心籌酌竊以旗丁等輓運漕糧歷年已久既有行
月口糧又有贈貼銀米及修艙貲重等項核其經
費本無不足其所以入不敷出者實由近年來沿
途浮費日增層層剝削之故現
諭旨量加津貼以裕丁力查上江漕米向來每
石徵收耗米一斗內以五升給丁五升給州縣今

荆道乾請將所給州縣之五升未內撥出二升增給旗丁是不過于原徵耗米一斗之中量爲裒多益寡並非加取于民而旗丁每石多得米二升每船即可多得米十四五石有此津貼辦運自屬從容應請即如所奏辦理至下江收漕向來並無應收一斗之耗米惟按每石徵公費銀六分折制錢四十六文內以二十四文給丁二十二文給州縣核計旗丁所得錢數比之上江給米五升者本屬較少是以每遇兌漕之時該丁等輒向州縣勒索其藉口實由于此今酌議津貼既不便取之于民該省又無原徵耗米可動據岳起請將旗丁原備交倉之曬殿米石一項動用給丁自爲丁力拮据起見但所稱曬殿米四升七合六抄全行劃歸旗丁未免爲數較多且恐將來漕米進倉遇有抽驗折耗無可抵補轉多未便臣等公同酌議此項米石本係預備曬殿之用今曬殿久經停止與額外餘米無異請仿照上江現議加給之例即于此項米內撥出二升七合六抄准其于開兌時劃付旗丁自行糶賣以資接濟其所剩二升仍照舊例隨糧交倉如此辦理庶下江旗丁每船亦可多得米十五六石運費得以充裕而漕米進倉之時倘遇折耗除核實抵補外餘米仍可歸入正項不至有缺乏之虞至該旗丁等經此次調劑津貼之後如有仍向州縣多方勒索及不肖州縣藉端浮折等弊該督撫等立即嚴參究懲並將糧船過淮抵通陋規及沿途一切浮費盡行革除如有前弊許旗丁等首告按律嚴辦以期積弊肅清速漕利運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浙江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奏事處鈔出閩浙總督兼署浙江巡撫臣書麟會同漕運總督臣蔣兆奎奏請緩扣浙江旗丁積欠銀兩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又於十一月初十日奏事處鈔出

書麟積奏酌增行月米價及漕費錢文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浙省漕白糧船於乾隆二十五年暨四十二年經前任漕撫各臣先後奏准於糧道庫內提銀十萬兩

賞借各丁一分起息按六箇月計算每年於額領銀內扣還迄今四十年共收過息銀十五萬餘兩近年以來生齒日繁百物昂貴漕船一切費用無不較前加增丁力日形疲憊辦運維艱現奉

聖諭令有漕各督撫將疲乏旗丁確查妥議量爲津貼

臣等通盤酌議無款可籌惟查各幫所領

恩借銀兩內因嘉慶三年浙省輪免漕糧通幫減收無從扣還計共積欠本息銀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八兩四錢又嘉慶三年分各幫借支造船公借銀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先經咨部請分六限歸還又減船各丁借撥行月食米應還折價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兩零俱應於旗丁應領項下扣還查二十一幫每年額領錢糧四十萬餘兩若將積欠各款銀兩全行扣還則所領僅得其半本年禁革漕弊州縣不得顆粒浮收旗丁無從分潤扣款既多得項無幾當停減困乏之餘實難支柱請將各

恩借銀兩停其徵息同造船公借及借撥行月食米折價等款共銀十八萬八千六百二十八兩零統於嘉慶五年冬運爲始分作十年扣還俾各丁本年得全支應領之項以補上年停運之不足而此後年限既寬扣項較少足以濟漕運而紓丁力又據奏稱軍丁重運以及回空費用浩繁卽應得之項全行支領仍屬入不敷出辦運實爲竭蹶查軍丁每船例給行月米一百二十六石有閏之年每船加給八石於順治十一年題定支給本色米六十三石其餘一半米六十三石內月糧米四十八石每石折銀一兩二錢當年米價平減原敷買食距今一百餘年生

齒日繁米價增貴實屬不敷自應量予加增若按照現在時價計算所增過多應請仿照金台米折部定每石一兩六錢之數畫一加增以資買食總共加增需銀四萬五千九兩六錢並請於向例漕費錢文之外每米一石糧戶津貼錢六十文計算每田一畝不還出錢六七文在糧戶所出甚微在軍丁亦不無小補合計此二項每船共可得銀八十餘兩等語查各省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岳起等查明上下兩江情形奏請加給米石經臣等分別議覆奏蒙

聖鑒在案茲據書麟等查明浙江省旗丁情形先後奏到二摺一請緩扣各款借欠銀兩一請酌增行月折色米價及漕費錢文臣等伏查幫丁疲乏固應隨時調劑而借項扣繳年限及酌增銀錢等款均須妥爲籌辦據書麟等所稱造船公借銀兩一款查係每年春夏之交由道庫墊放應於冬運錢繳內卽行扣還之項所有嘉慶三年分該丁等公借銀四萬三千五百六十兩前經浙江巡撫玉德援照成案咨明臣部自嘉慶四年冬爲始分限六年扣還是此項銀兩已寬自應按照原限

辦理無庸再予展限又所稱借撥行月米價一款查係嘉慶三年減存米石應歸州縣變價報撥之項前據漕運總督梁肯堂查照成案將此項米石支給各幫咨明臣部於下年新運錢糧內按照例價扣繳共應扣銀三萬九千四百四十九兩零是前項米石借給幫丁已屬格外體卹其應繳銀兩自應於嘉慶四年冬全數扣造未便自明年起緩作十年致滋懸宕惟查所稱借撥行月米價一款恩借銀兩一款自乾隆三十五年暨四十三年先後於道庫內撥銀十萬兩交押運廳員帶赴北河借給旗丁爲起剝之需一分起息自船抵北河至下次新運以六箇月計算於各丁應領銀內將本息一併坐扣節年辦理在案今因上年浙省輪免漕糧有未經坐扣本息銀十萬五千六百一十八兩四錢請自嘉慶五年冬爲始分作十年扣還免其繳息是該丁等本年冬應領漕截等銀四十一萬餘兩而所欠本息銀兩內較往年可少扣銀十萬兩而所欠本息銀兩寬至下年起扣每年僅坐扣一萬餘兩扣項既少得項較多旗丁實屬有益且查原撥本銀十萬兩除從前收過息銀十五萬餘兩外計十年可以全

數歸本官項倘不至於無著可否即照所請辦理
免其繳息以紓丁力之處出自
皇上天恩如蒙
俞允臣部行文該撫遵照並令將節年扣收本息銀兩
各數詳細造冊送部查核至書麟另摺所稱酌增
行月米價一款據稱請將應給旗丁折色行糧向係
米均加爲一兩六錢折給查給丁折色行糧向係
一兩三錢月糧向係十兩定例遵循已久米便援
照金華台州折徵兵米價值粗行議增但每米每
石若增四錢六錢之數共需動用漕項銀四萬五
千餘兩爲數實屬浮多臣部未便率准又所稱酌
加漕費錢文一款據稱每石令糧戶貼給旗丁錢
六十文查向來浙江省完糧各戶每石徵收漕費
制錢二十文及三十文不等今於原徵錢文之外
仍欲加賦於民與從前費溜蔣兆奎所奏意見無
異實不可行惟是該省旗丁據稱辦運實在竭蹶
前項積欠
恩借銀兩雖經議令緩扣誠恐丁力仍有未紓自須從
長籌畫酌予津貼之項以資接濟現在江蘇省議
給旗丁原備交倉曬飐米二升七合六抄江浙情
形相仿可否請照江蘇之例准其將原備曬飐米
內每石劃付旗丁二升七合六抄庶丁力更臻寬
裕於漕務實有裨益是否有當伏候
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東豫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前由軍機處鈔出山東巡撫陳大文奏請增
給旗丁應領折色米價每石七錢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今於十二月十四日又鈔出河南
巡撫吳熊光奏請增給旗丁應領折色米價每石
六錢一摺奉
硃批戶部據陳大文奏稱東省各
幫漕船每隻例係十丁配運按船支給行糧米二
十四石月銀約計三十四五兩統計
一船所支約米九十石銀八十餘兩旗丁自修理
船隻雇人開行至抵壩交卸回空一切費用浩繁
且人工物價倍於往昔向來兌漕州縣每糧一石
幫貼旗丁銀四五錢不等今一切陋規概行革除
該丁領運拮据有難支之勢查旗丁應得行月糧
米一百二十石內米六十石向例按照八錢一石

十四石月糧米九十六石共米一百二十石內除
米六十石按每石八錢折給銀四十八兩實給本
幫漕船每隻例係十丁配運按船支給行糧米二
色米六十石又每船支潤耗米及食米約計三十
石潤耗銀及津貼席片銀約計三十四五兩統計
一船所支約米九十石銀八十餘兩旗丁自修理
船隻雇人開行至抵壩交卸回空一切費用浩繁
且人工物價倍於往昔向來兌漕州縣每糧一石
幫貼旗丁銀四五錢不等今一切陋規概行革除
該丁領運拮据有難支之勢查旗丁應得行月糧
米一百二十石內米六十石向例按照八錢一石
折給銀兩較之現在時價不敷一倍有餘可否照
乾隆三十七年東省奏定適中米價每石一兩五
錢之例於按石折銀八錢之外再加給銀七錢計
每船可多得銀四十餘兩作爲津貼似亦調劑之
一法所加銀兩應於糧道庫漕倉等項內籌撥支
給又據吳熊光奏稱豫省並無管轄衛所每年徵
收額漕正耗米麥豆二十六萬八千八百三十三
石零向係直隸之通州天津山東之德左任城臨
前臨後平前平後江南之徐前徐後共十幫船三
百七十五隻領運九月下旬來次受兌至次年三
月抵通交卸後各回本省其應支餞糧有在各本
省支領者亦有在豫省支領者核其出運之船約
計每船應支潤耗盤剝行月糧本折一半可得銀
七十餘兩米八十石零又州縣每糧一石給津貼
銀三分五釐米二升約計每船又可得銀一十七
兩零米一十石零在設立之初一切人工食物均
屬平賤所定銀米原係有盈無絀迄今百數十年
生齒日繁各項未免昂貴以致丁力不無拮据查
有行月糧一項每船十丁每丁行糧米二石四斗
月糧米九石六斗本折各半其半折米石每石折

銀八錢近年糧價較昂實屬不敷請將此項米折
行月糧每石照依部定豫省粟米中價改折銀一
兩四錢每船可多領銀三十六兩較之全漕正耗
糧數每石不過加銀七分有餘所有在豫支領各
幫應請在於臨清倉徵收折色支賸并節省項下
通融支給至各幫有在各該本省支領折色月糧
者應請仍在各本省加增至搭運密雲艮鄉等處
兵米船三十二隻半折行月米價似應照此一體
增給以嘉慶五年爲始各等語查各省酌議津
貼旗丁一案前據江浙各該撫奏到經臣等分別
聖鑒在案今山東河南二省旗丁情形據該撫陳大文
吳熊光先後具奏均請將旗丁應領折色行月米
價酌量增給一請增給七錢一請增給六錢臣等
伏查山東糧船共六百四十六隻河南糧船共三
百七十五隻每船應支行月米一百二十石定例
半給本色半給折色其折色米石均係每石折給
八錢節年遵辦已久若如該撫等所奏是於例價
八錢之外幾至增加一倍計共動用漕項銀四萬
餘兩

議令加給米石奏蒙

國家經費有常米便遽行議增致與定例不符該撫
等所請增給米價七錢大錢之處應毋庸議惟是
該二省旗丁據稱實屬拮据自應量加津貼之項
以紓丁力查東豫二省所運米麥豆石均有旗丁
原備交倉曬颺糧米一項與江蘇等省無異應請
仿照江蘇議加二升七合六抄之例於此項曬颺
米麥豆內一體動用給丁該二省糧船運通道路
較近與各省過淮之船不同應請減去一升劃給
十升七合六抄之數以示區別再查東豫二省有
撥運直隸密雲艮鄉固安等處兵米船三十二隻
丁食米應請仿照安徽增給耗米二升之例於此
項米內動用添給各丁前項兵米船隻係軍丁雇
備並不同空應於舊給食米外各增給米一升無
庸概增二升之數以昭平允而資接濟如此分別
辦理該二省承運漕糧及兵米船隻均有增給糧
米既不須另動漕項銀兩兩幫丁亦可漸臻寬裕

皇上訓示遵行謹

是否有當伏候

奏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江西裁減糧船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內閣鈔出江西巡撫張誠基奏請酌減糧船四十隻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江西糧艘十三幫共船六百三十八隻每船額裝米一千二百六十三石七斗八合九勺其應領銀兩如贈軍剩淺行月水腳加增蘆蓆修艙等項每船共銀二百三十兩一錢十年大造每船應給料價銀二百八兩七錢零又歲收屯田餘租內有濟運一項每年每船給銀五十兩至三百五十兩不等有濟造一項每造一船給銀三百兩至一千兩不等今弁丁等懇請減船七八十隻以裁船應領之銀糧增給運船據司道等詳稱恐添米較多運行不便酌請減船四十隻以四十隻所裝之米添搭通幫五百九十八船計每船只多裝米八十四石五斗二升九合船不覺重此八十四石有零之內該丁等已每船多得耗米十九石六斗五升一合七勺約計合銀三十兩零又以四

十船應得銀款分給運船每船又多得銀十五兩三錢九分零又餘租內多得濟運一項又減船無須再造即將四十船十年大造額銀及餘租內濟造之費按年攤給出運各船通計減船四十隻每運船每年可多得銀五六十兩七八十兩不等臣恐每船添米八十餘石喫水較深載運費力且加裝米石有礙旗丁帶貨當傳旗丁人等親加詢問據稱江西船身本較別省稍長除額裝米石及貨物外實可加添米二三百石若僅加米八十餘石喫水不過一寸餘提溜打閘無須加添人夫即偶遇運河水弱之年不過添雇小剝船一隻所費有限且船中向有空艙與裝貨實無佔礙臣查江西糧船六百三十八隻減船四十隻尚不爲多每船加米八十餘石亦不爲重兩運丁所得之費每年約添銀五六十兩七八十兩不等自較前略爲寬裕若沿途陋規不除即多加亦屬無益現在屢奉聖訓剔除陋規各衙門果能實力奉行旗丁自江淮抵通可無分外使費所出既少所加亦不必過多得有此項裁船銀米自可從容辦運等語查各省酌議津貼旗丁一案所有江浙及山東河南各省業經臣等分別核議加給米石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張誠基將江西旗丁情形查明具奏請將該省糧船裁減四十隻以所裝米石派撥通幫搭運即以裁船應領銀米增給運丁臣等伏查各省糧船惟江西湖廣船式較大裝米較多但湖廣之船裝米無踰一千石而江西每船裝至一千二百六十餘石其所以獨多者緣於乾隆二十四年經總漕楊錫紱奏明裁減船七十隻止存船六百三十八隻是以所裝米數不得不多現在已屬過重今若再裁去四十隻每船又加裝米八十餘石計共一千三百四十餘石更覺裝米過多在經行大江之時尚可無虞遲滯一入運河各閘倘遇水淺之年勢必加繩起剝諸費周章雖據該撫聲稱詢之運丁僉以爲加裝無礙恐該丁等止貪目前多得銀米之利而不知日後負重難行之害事關永遠遵行未便據旗丁一面之詞驟議更改且船隻既經議裁除原領行月等項銀米撥歸搭運各幫外其屯田餘租內所給濟造銀兩即應節省不支至額給大造銀兩更不應仍行給予致滋糜費今原奏內一概議令攤給非核實辦公之道所有

該撫奏請裁減船隻之處臣等未便議准惟查疲乏旗丁自應酌予津貼之項以資調劑現在浙江等省旗丁均蒙
聖恩將交倉曬颺米內每石劃出二升七合六抄賞給兌運各幫以裕丁力江西省亦有此項米石事同一例可否請照江浙之例將該省原備曬颺米內亦准其劃出二升七合六抄於交兌時按數撥給旗丁俾該丁等皆得從容辦運不至以竭蹶藉口勒索州縣致滋浮折等弊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兩湖津貼運丁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前由軍機處鈔出湖廣總督倭什布湖北巡撫高杞奏請每船津貼旗丁米二十四石每石折價七錢二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今於十一月二十七日又鈔出護理湖南巡撫布政使通恩奏請每船酌給銀二十兩以資濟運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倭什布等原奏內稱湖北六衙所潛船三幫共一百八十隻每船食丁三名例給行月等款銀共三百兩內外又米二百十石有奇此時各衙門以及沿途陋規業已禁革幫船更無浮費丁力不致過形拮据惟生齒日繁諸物昂貴幫船過閘提溜過淺起剝需費較增旗丁得項不敷亦屬實在情形自應量爲津貼以資濟運而免疲乏因思例給行月一款原應船以米石因無本色故每石折銀七錢今自應亦照米數津貼計每船三丁月需米二石四斗出運同空不過十箇月之期應請津貼米二十四石均照行月

以七錢折算應給銀一十六兩八錢每年共加增
銀三千二十四兩以起運嘉慶五年漕糧爲始在
應徵隨漕錢糧餘存銀五千四百餘兩內按數增
給據通恩原奏內稱湖南漕船向分三幫共五衛
計船一百七十八隻出運之年每船例給行月京
腳運費義幫等銀幷荆岳二衛各船應得津貼及
贈貼二耗米同四耗米內一五給丁各銀米合計
荆岳等衛每船各領銀四百兩零米二百八十餘
石沔陽衛每船各領銀三百六十餘兩米二百八
十餘石湖南運道與別省較遠所得領項亦多從

前按船給發本屬敷用近來沿途過閘提溜起剝
需用剝船夫役工價較前倍增自應量爲津貼查
湖南漕糧項下每年應徵各項銀米俱有應支本
款礙難動用惟每年額徵南秋二米折價共解道
庫銀七萬九千三百五十餘兩內除應解藩庫銀
五萬四千八百三十餘兩外存賸銀二萬四千五
百二十餘兩每年造冊報部撥用應請卽於此項
銀內每船酌給銀二十兩共支銀三千五百六十
兩卽於本年起運漕糧爲始照數分給以資濟運
各等語查各省酌議津貼旗丁一案前據江蘇

節年辦運本屬敷用據該督等聲稱近年來沿途
提溜起剝一切工價較前倍增以致丁力拮据自
應量爲津貼所有湖北每船議給銀十六兩八錢
湖南每船議給銀二十兩據稱請於道庫所存溜
項及南糧米折銀內動支查該二省向來徵存漕
項錢糧除每年動用給丁外所存本屬無多至南
糧米折一項係兵米項下徵存銀款每年除動用
外止餘存二萬餘兩且均係報部撥用之款今若
於此二項銀內撥給各丁恐所餘更屬無幾於別
項公用反形不足臣等未便議准現在江浙等省

旗丁均蒙
聖恩將原備交倉曬颺米內每石劃出二升七合六抄
分別
賞給以裕丁力今湖北湖南二省均有此項米石應請
卽照江浙之例亦於原備曬颺米內准其每石劃
出二升七合六抄於交兌時卽行按數撥給該丁
以資津貼庶該二省旗丁長途挽運食用益得從
容而各省畫一辦理亦無偏枯之慮是否有當伏
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

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奉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借給幫丁銀兩暨輕齎改徵本色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內閣鈔出漕運
總督蔣兆奎奏請借給各省幫船銀兩分年扣還
並將輕齎折色改徵本色米石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漕船冬兌
冬開現在漸次兌漕轉瞬開行旗丁往年得有兌
費今年辦理清漕不能向州縣需索而一切費用
人不償出調劑者尚無定論然眉之急已不可解
若再不設法補苴貽誤之患不知所至臣爲漕運
總督豈敢坐視再三思維苦無善策無可如何擬
每船借給銀一百兩於各省糧道庫內支領分作
三年在該丁應領項下扣還歸款其山東河南船
隻路程較近每船只給銀五十兩已可接濟至常
年出運以及造船等費領項大不敷用各丁貧疲
大勢相同若非太爲調劑遷延觀望以致幫丁疲
不可支轉覺難於整頓臣查有漕各省皆有輕齎
一項解倉場衙門支用本係應徵之米每斗折銀
五分名爲輕齎山東河南係一六江蘇安徽係二

六浙江江西兩湖係三六一二三以斗計六以升
計今請將一六者二六者仍徵本色三六者改徵
二六本色其餘一斗仍徵折色所徵本色按照旗
丁每船所載米數賞給應給之數其輕齎銀兩照
各丁支領本色米數於旗丁應領銀內扣存道庫
解通支用一六者以二升照市價於各丁應領銀
兩內扣存道庫俟輪造之日給發貼造其餘一斗
四升除抵折價外以之貼運三六者以四升照市
價於各丁應領銀內扣存道庫俟輪造之日給發
貼造其餘二斗二升除抵折價外以之貼運三六

改爲二六者照此再查江安輕齎改徵本色米石
較少蘇松輕齎改徵本色米石較多白糧並無輕
齎請通融勻撥漕白各幫如此則造運不致拮据
可以一勞永逸以應交之米仍令交米並非加賦
雖昔折今本似益丁而損民然軍代民勞百姓當
革除浮收之餘所省已多出此區區衆擊易舉安
有不踴躍急公之理以上所議本應與各撫臣商
確實以迫不及待且恐意見不同徒多往返議論
不揣冒昧直陳等語查本年八月內據漕運總
督蔣兆奎奏請於州縣浮收漕米內劃出一斗津
貼旗丁經臣等以事類加賦議駁奏蒙
聖鑒並欽奉
諭旨令有漕各督撫將旗丁疲乏情形確查妥議酌量道路遠
各該撫先後查奏經臣等分別核議酌量道路遠
近將各省正兌漕糧所備交倉曬颺米石並原徵
漕耗米內劃給旗丁以資津貼節奉
恩准通行在案是各省旗丁已有加給津貼米石又現
當肅清漕弊之時陋規盡行革除自可無虞匱乏
今復據蔣兆奎奏請將江浙等省漕船每隻帶給
銀一百兩山東河南借給銀五十兩均於糧道庫
內支領分作三年扣還並請將輕齎折徵銀兩改
徵本色一併賞給各丁臣等伏查調濟漕務理應
通盤籌畫俾
國帑無虧軍民兩便方可永遠遵行我
皇上愛育黎元體恤周至前於臣等議駁該漕督加徵
漕米一斗案內
特降諭旨以加賦斷不可行並
俯念各省旗丁實有疲乏准將曬颺等米分別
賞給旗丁濟運該丁等諒不至再有竭蹶該漕督身任
總理漕務之責惟在實力奉行將一切陋規嚴行

裁革督飭衙升將運丁應得之項如數給發勿任
稍有侵扣以紓丁力而清弊源今仍以旗丁不能
向州縣需索幫費爲詞議將漕項銀兩借給各丁
每船給五十兩一百兩之多臣等按照所加銀數
一通行核算計共動用漕項銀五十四萬餘兩
國家經費有常未便一任虛糜且借給銀兩據稱分作
三年扣還在初借之時旗丁自屬寬裕至次年即
應將所領行月等銀坐扣三十餘兩是雖寬裕於
一時不免措据於異日殊非切實恤下之道至輕
齎一項查係各省糧道解交倉場通濟庫爲轉運
後經改爲折色每石僅折徵銀五錢推原其故實
因此項輕齎米石本係正額外加增隨漕之款是
以折徵銀數特從輕減今該漕督議將每石應徵
一斗六升及三斗六升之輕齎並三斗六升之輕
齎摘出二斗六升均徵本色賞給各丁令其按每
石章程辦理其所請借給旗丁銀兩及輕齎改徵
本色之處均毋庸議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四年十二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添給浙江幫丁折色銀兩摺

戶部謹

奏爲奏明請

旨事據前署浙江巡撫書麟等題寧波等十二幫應支本色月糧米石折給價銀不敷買食請將杭州等府屬原徵折色米價銀內每石餘賸銀四錢添給幫丁以資調劑一案嘉慶四年十二月十三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由戶科鈔出到部查原題內稱浙江省寧波等十二幫月糧改支本色一案於乾隆五十二年經前任漕臣毓奇奏准於南糧餘米報充餉應請除去原支銀一兩二錢所有多餘銀四錢添給幫丁按船均派俾各丁得資買食無所藉口其常年尙不敷米五千四百八十九石零併入

項下全給本色嗣將常年餘米四千七百石幷五十九年裁兵餘米八百石議請加給各幫其米五千五百石係常年按幫勻給幷聲明不敷本色米石俟有餘款隨時另籌撥補在案茲據署布政使事鹽運使張映璣儲道恩特赫謨會詳稱寧波等十二幫軍丁以奏改月糧同原支本色米石每船共支米十六石零核之應給各船米石實數僅止十分之三其餘仍支折色銀一兩二錢不敷買食與同時奏准改本之江淮興武兩衛十八幫全支本色各幫有異未免向隅請將杭州等府屬縣零戶折價及折色米石仍照舊例改徵本色支給等情司道等備查各該幫丁力本疲又因食米不敷購買貽累日重自應量予調劑惟所請杭州等府屬縣零戶折價及折色米石雖係原徵本色多餘之米款但自奏請改折以來民間相安已久未便復事更張查此項零戶折價等米共一萬七千五百餘石每石原徵價銀一兩六錢歷年解司造報充餉應請除去原支銀一兩二錢所有多餘銀四錢添給幫丁按船均派俾各丁得資買食無所藉口其常年尙不敷米五千四百八十九石零併入

遇閏加增共米七千九百五十一石有零仍俟將來遇有餘米再行議給亦與前任漕臣毓奇奏案相符如蒙

允准應請卽於嘉慶四年冬漕起運爲始將所請添給銀兩于南米折價項下由司移解道庫撥給各幫按船支領買食仍于南米奏銷及交代各案內將實給銀數分晰造報以清案款擬合詳請會題等情臣覆核無異謹會同漕臣蔣兆奎合詞具題等因前來　臣等伏查有漕各省軍丁應支月糧米石例係半本半折銀米兼支惟浙江之寧波等十

一幣及江南之江淮興武二衛應支一半本色米
石向按每石一兩二錢例價折給銀兩嗣于乾隆
五十二年經前任漕運總督毓奇以各該幣所領
折價不敷買食奏請全給本色經 臣 部議覆奉
旨淮行除江淮興武二衛業經全給本色外所有寧波
等幣因南糧項下常年支賸南糧及裁兵餘賸之
米止有五千五百石按船勻給所得本色無幾其
餘應支米石並無米款可動仍按每石一兩二錢
折給今據該署撫等疏稱寧波等十二幣丁力本
疲又因食米不敷購買雜糧應量予調劑查有杭

州等府所屬各縣零戶折價及折色等米共二萬
七千五百餘石折徵已久自不便改徵本色惟查
此項米石原徵折色價銀每石係一兩六錢內除
幣丁原支銀二兩二錢其多餘銀四錢向係解司
報撥今請添給幣丁按船勻給俾資買食等語是
以各縣原徵折色之有餘補各幣食米買價之不
足是爲體卹軍丁起見且查所議添給銀兩係原
徵兵米折價多餘之款不須另向民戶派徵而十
二幣軍丁得此添給之銀每年共計七千兩均勻
派給于生計自屬有益理合據題奏明請
旨可否准其添給折色銀兩以裕丁力之處出自
聖恩如蒙
俞允 臣 部行文該撫等欽遵辦理並將添給銀兩准其
自嘉慶四年冬漕起運爲始即飭糧道在于解司
銀內按數扣支報部查核仍于南糧漕項并交代
各冊內核明收支各數分晰造報核銷是否有當
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二月十二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兩江裁減糧船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速議具奏事嘉慶五年正月初五日由兵部接到軍機處交出兩江總督費淳漕運總督鐵保會奏上下兩江各衞漕船請量加裁減一摺正月初四日

欽此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旗丁造船一項

臣等伏查各省漕船均有定額原係按起運糧數之多寡分別酌定遵循已久上年十一月內據江西巡撫張誠基奏請將江西漕船裁減船四十隻經

臣部議以加裝米數過多負重堪虞是以議駁奏

旨依議在案今該督等請將上下兩江各衞漕船裁減一百六十二隻據稱每船原裝米六七百石與江西情形不同但查江西船隻長九丈五尺寬一丈六尺深六尺九寸至兩江船隻僅長八丈寬一丈五尺深六尺是該二省船式本屬較小是以額設船數較多今遽裁去一百六十餘隻既於體制未協至將米石灑派通幫據該督等所開清單內加裝自三四十石至七十餘石不等裝米過多船身

愈重倘遇水淺之年負重難行必須加造撥船既
滋糜費且節節起撥多延時日恐於漕運有悞且
現在欽奉
恩旨每船准多帶土宜二十四石合之加裝米石計每
船卽須添載九十餘石及六七十石不等難免行
走濡滯之處如謂該省造船向無幫貼所有官給
造費不敷須加調劑現據該督等奏請將徵收行
月項下向不給丁之隨徵耗米一斗並隨徵銀六
分全行撥給各幫每船以銀米率算可得銀二十
餘兩至三十兩不等業經

聖恩允准又經臣部前于籌議津貼案內上江增給漕
耗米二升下江增給曬飄米二升七合六杪是丁
力較前已屬從容毋庸再議津貼所有該督等奏
請裁減船隻之處應毋庸議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正月初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江西州縣僉丁撥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正月二十日內閣鈔出江西糧道
張彤奏江西僉丁請復舊例仍歸州縣僉解一摺
十九日奉
硃批該部議奏欽此據原奏內稱江西漕船每屆十年
大造例由州縣選僉殷實正副二丁由府解道驗
發承道領運乾隆四十八年經原任江西布政使
馮應榴奏請江西漕船僉丁令各州縣會同在次
衛弁選解等因部議准行在案臣查江西各府漕
船概係停泊省城州縣漕米除饒州一府外餘皆
運赴省倉受兌所以衛弁亦均住省城惟軍戶人
等星散住居多在遠府外縣并有散處鄰省者其
家道之是否殷實運務之果否諳練衛弁本無從
知悉每逢僉丁之時衛弁等赴縣會僉往返經旬
累月一切夫馬船隻公館飯食諸費率多取諸旗
丁且州縣以事非專責諉之衛弁而衛弁仍聽州
縣書役舞弊並有衛所書役串同作弊各軍戶等
免僉既欲出資承僉又須出費深以爲苦衛弁會

僉之例實於公事無補應請仍復舊例歸州縣僉解毋庸衛弁會僉倘有遲延脫逃等事惟該州縣是問如此各州縣知責無旁貸自顧考成亦必認眞選解不敢朦混玩延旗丁等更免浮費等語

臣等伏查江西省僉選運丁向例係由州縣僉報衛弁並不經管嗣於乾隆四十八年經原任江西布政使馮應榴條奏以衛弁與運丁輸年押運就殷孰疲較州縣知之更眞請嗣後江西僉丁令州縣會同衛弁選報倘有遲延脫逃等事卽將該州縣與衛弁一體嚴加議處臣部議覆准行在案今據該督糧道張彤奏稱江西漕糧均在省倉受兌運丁散居遠府外縣并有住居鄰省者其家道之殷疲衛弁無從知悉且衛弁等赴縣會僉一切夫馬船隻等費率多取諸旗丁各軍戶深以爲苦而州縣以事非己責諉之衛弁衛弁仍聽州縣書役舞弊並有衛書串同作弊實於公事無益請仍復舊例專歸州縣僉報等語是運丁散處各州縣地方其孰殷孰疲衛弁本不能周知而赴縣會僉之時又多浮費取諸旗丁實於公事無益自不若仍復舊例責成各該州縣一手經理較爲妥便應請

如該糧道所奏嗣後江西省僉選運丁毋庸復令衛弁會僉卽責令該丁住居之各州縣地方官秉公僉選結報仍照例聽府道覆驗承運倘有僉驗不實及遲延脫逃等事應將承僉之州縣及該管上司一併分別議處以昭愼重而專責成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二月初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橋壩銀錢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二月初二日軍機處交出倉場侍郎達慶等奏請將祿米等十一倉應領制銀並大通橋車戶有津貼各倉收米簡兒錢一項係通橋車戶經紀等借款坐扣以免拖累至各倉少放米例有應得領米人簡票錢文前於乾隆五十九年經部議停給銀錢暨土壩車戶應扣欠項請令歷任各員攤賠等因計摺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大通橋車戶與石土壩經紀車戶自康熙雍正年間節經酌減腳價以後初時尙可支持辦公迨後漸形疲乏兼之排造船隻修理號房以及挑挖護城河等項費用向未定有開銷款項俱係借支庫項通融辦理統於運米腳價內分年扣還頻年積歷欠項日增查石土壩經紀車戶除應領腳價及每石例須帮船筒兒錢二十二文大通橋車戶止有應領腳價無幾而各倉多此額定十四文在領米之人所費無幾而各倉放米例有應數文以之分抵放米制銀及津貼簡錢亦屬有盈無絀倉役亦自無所藉口其餘通州西中二倉及本裕豐益恩豐等三倉向未加增簡票錢文應仍照舊辦理至現在大通橋車戶應扣帮款項業經刑部奏明著落歷任各員分別賠補又石壩軍白糧經紀亦有應扣借支各項約共銀十三萬一千餘兩內外又裕豐儲濟等十一倉應領制銀並大通橋車戶有津貼各倉收米簡兒錢一項係通橋車戶經紀等借款坐扣以免拖累至各倉少放米例有應得領米人簡票錢文前於乾隆五十九年經部議停給銀錢暨土壩車戶應扣欠項請令歷任各員攤賠等因計摺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大通橋車戶與石土壩經紀車戶自康熙雍正年間節經酌減腳價以後初時尙可支持辦公迨後漸形疲乏兼之排造船隻修理號房以及挑挖護城河等項費用向未定有開銷款項俱係借支庫項通融辦理統於運米腳價內分年扣還頻年積歷欠項日增查石土壩經紀車戶除應領腳價及每石例須帮船筒兒錢二十二文大通橋車戶止有應領腳價無幾而各倉多此額定十四文在領米之人所費無幾而各倉放米例有應數文以之分抵放米制銀及津貼簡錢亦屬有盈無絀倉役亦自無所藉口其餘通州西中二倉及本裕豐益恩豐等三倉向未加增簡票錢文應仍照舊辦理至現在大通橋車戶應扣帮款項業經刑部奏明著落歷任各員分別賠補又石壩軍白糧經紀亦有應扣借支各項約共銀十三萬一千餘

兩該經紀等每年承運漕糧領項較多今又酌將
船隻號房等項費用撥出歸公辦理該經紀等更
可漸形寬裕應請將以前欠項仍照奏定分年勻
扣還並因節年辦理先漕豫備事宜該管官不知
加意樽節致該役等每有透支銀兩勢難立時歸
款不得不令其分限坐扣是以各役欠項日積日
多此近年以來經紀車戶等辦理運務竭蹶之由
來也今據倉場侍郎以該役等疲乏情形亟須調
劑奏請將祿米等十一倉應領放米制銀並大通
橋車戶津貼箇兒錢文停其給發計每年共扣存
銀六千餘兩兩作排造撥船修理號房及挑挖護
城河等項辦公之用嗣後無庸復令該役等借款
坐扣以免拖欠並請將大通橋排造撥船料價每
隻加增銀七十兩自爲體恤役力起見應請如所
奏辦理其修理號房及挑挖護城河遇有應行動
用之處末便任其浮糜應將所需工料銀兩切實
估計隨時報部核給以歸實用至祿米等十一倉
應領制銀及應得津貼錢文既經扣存不給則花
戶人等亦恐不免竭蹶據該侍郎等聲稱領米兵
丁所給各倉箇票錢向係每石制錢二十文自乾
隆五十九年定爲二十八文上年議減八大請定
支腳價以資辦公因排造撥船修理號房及挑挖

爲二十四文給與花戶人等以抵前項扣存不給之數在領米之人所費無幾而各倉花戶人等亦不至因少得錢文有所藉口致啟額外需索之弊應請如所奏行文各旗及祿米等十一倉自本年四月爲始遵照辦理其通州西中二倉及本裕豐益恩豐三倉向未加增箇票錢文應毋庸議又查該侍郎所稱土壩車戶積欠銀兩共計應扣未完銀一萬七千餘兩臣等詳核各題奏原案內除修理號房排造撥船前後三案未扣銀四千八百八十兩二錢應仍照例勻扣外其餘辦理陸運露囤及透支賠修各案未完銀一萬二千二百四十五兩二錢三分查非理應坐扣之款既據該侍郎等奏請分賠應將乾隆五十年起至嘉慶四年止歷任倉場侍郎及坐糧廳各員按其在任月日認賠歸款查前經刑部奏明將大通橋欠項共六萬餘兩責令歷任侍郎監督各員賠繳續經臣部行令該侍郎等將應賠銀內歷任侍郎應賠若干歷任監督各賠若干分晰查明造册報部所有此次土壩議賠欠項應一併行令按照大通橋認賠之案自行分晰查造奏明辦理至石壩經紀等應扣各項銀共十三萬一千餘兩既據該侍郎等聲明該役等得項較多所有應扣銀兩仍令遵照奏定年分按數清款應毋庸議自此次調劑之後所有應發各項銀兩該侍郎等務須督率坐糧廳加意撙節核實妥辦毋任該役等再有長支透用致滋懸宕謹將臣等核議緣由繕摺具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二月十五日奉

旨依議欽此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嘉慶五年二月十四日倉場侍郎達慶等奏酌辦
在京各倉舊存麥石一摺奉
旨知道了欽此欽遵於十八日咨送到部據原奏內稱
上年豫省額徵并豫東二省改徵漕白麥到運五
萬七千餘石除內務府等處應用之外現存麥五
萬一千餘石查麥粒質性較嫩不耐久貯若不豫
行籌辦恐一過夏令不免有發黴折耗之虞且本
年又有豫東二省新麥運通亦無須舊存之麥接
濟臣等照例移咨戶部俟青黃不接之時視麥價
之高低臨期察看情形酌定辦理俾舊存麥石不
致有折耗之虞而本年新收之麥又可陸續貯廒
備用於民食倉儲均有裨益等語臣等伏查豫東
二省漕麥先於乾隆五十二年六月內經留京王
大臣會同臣部并倉場侍郎等籌議嗣後遇麥價
平減無須出糶即於俸甲米內以之配搭放并
聲明如麥賤於米之年即應抵作俸米麥貴於米
之年抵作甲米等因奏准遵行在案此項倉存麥
石原爲豫備平糶之用現據五城月報糧價皆屬
平減前項麥石無須出糶但查麥價貴於米價應
請遵照原議將各倉現存麥五萬一千餘石即於
八旗閏四月甲米內應領稜粟米項下儘數均勻
抵放俾兵丁普沾實惠而京城多得此項麥石市
價益可平減且豫東二省本年又有新麥來通亦
無須舊存之麥接濟於倉儲兵民均有裨益是否
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初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奏江蘇濫給改兌耗米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嘉慶五年運糧月期九卸據署兩淮總鹺江蘇巡撫

臣岳起咨稱奉部議淮撥給旗下曬颺耗米一案細

核部議每米一石給丁二升北倉六抄聽其糶賣

濟運雖未指出正改兌米一體撥給但海船可

得米十五六石之語因思海船額運並改兌粮米並

當百石統給二升北倉六抄方多米千五六百石若

將改兌米剔出每船止得米次九石與原議額符

已庚編下　　十五　振綺堂叢書

是貴部所議似已將正改兌米賅舉在內現經司

道等檄飭有漕州縣無分正改兌米每石統給旗

丁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抄聽其糶賣以資接濟惟

查正兌改兌究分明目白應咨明將來糧道衙門

應造開幫等冊及填批起運正耗米石將正改兌

項下耗米給丁米二升七合六抄分晰扣除并於

全單內粘籤注明以歸畫一而免舛錯等情相應

會同漕運總督鐵保合咨等語臣等伏查各省漕

糧運進京倉者爲正兌運進通倉者爲改兌正兌

兌米數核算計濫給米四千六百餘石辦理實屬

錯誤此項米石旗丁等業經支領開幫未便再向

每石原備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杪米數本不

相同上年酌議津貼旗丁案內經臣部奏准江蘇

省每石劃付旗丁曬颺米二升七合六杪所剩二

升隨正交倉係查照該撫岳起原奏專指正兌曬

颺耗米而言並無改兌曬颺之米在內原議內所

稱每船可得米十五六石亦止就專裝正兌米石

之船約畧核計並無不論正兌改兌一概劃給二

升七合六抄之文今據該撫來咨除正兌項下劃

給外並將改兌項下之米一併劃付旗丁殊與臣

部原議不符且查此項給丁米石各省均係正兌

已庚編下　　十六　振綺堂叢書

項下議給不獨江蘇爲然前據山東巡撫咨請部

示業經臣部指明令其遵照原議尚將正兌之項

劃給別省並無將改兌劃給之案況查外省動用

銀米各款遇有應行酌給之處理應專摺奏明請

旨定奪或咨部核覆方可遵照辦理今該撫並未將改

兌曬颺米石奏議增給又米將應否動用先行咨

部輒於旗丁兌糧時濫行劃給臣等按照額運改

兌米數核算計濫給米四千六百餘石辦理實屬

錯誤此項米石旗丁等業經支領開幫未便再向

追繳致滋擾累相應請

旨卽著落該撫及經管司道等將前項溢給米石查明
確數分別認賠按照時價折銀歸款幷請飭令嗣
後將正兌改兌二項斛斗米石分別應給不應給
於起運漕糧時分晰辦理毋得再有牽混其辦理
錯誤各員應令吏部查取職名照例議處理合據
咨繕摺具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三月初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駁給丁改兌耗米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三月初七日軍機處鈔出倉場侍
郎達慶等奏各省運到漕糧請無分正兌改兌一
律劃給旗丁斛颺耗米一摺奉
硃批戶部速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查各
省起運漕糧有正兌改兌之分米數多寡雖有不
同而兩項均有原備斛颺耗米似應一體劃給以
歸畫一茲查豫省送到漕冊已於正兌耗米項下
劃除給丁其改兌耗米以及搭運正兌耗米仍係
照舊起運並未劃除現又接准江蘇巡撫岳起咨
會該省起運漕糧無分正兌改兌每石統給旗丁
斛颺耗米二升七合六抄業據辦理開行北上臣
等伏思各幫旗丁同一領運漕糧正兌項下既有
津貼耗米而改兌並無津貼似未足以昭公允原
奏機給旗丁斛颺耗米案內有每船可得米十五
六石之語今若將改兌米剔出每船只得米八九
石亦與原議不符況河南江蘇兩省辦理互異其
別省亦未必劃一臣等職司倉場爲糧船總匯之

地不能不一律兌收目下豫省漕船業已抵壩臣等擬將豫東二省運到漕糧無分正兌改兌以及搭運原備曬颳耗米項下一律劃給旗丁二升七合六抄其江蘇等四省改兌米石均照正兌二升七合六抄之例一律辦理等語　臣等伏查上年酌議津貼旗丁案內所有各省酌給正兌曬颳米石之議倡自江蘇巡撫岳起係指正兌米石而言並無改兌之米在內原奏甚明經　部議照所請辦理奏准通行各省一體遵照嗣經岳起咨報　臣部又稱業已於兌糧之時無分正兌改兌全行撥給曬颳米二升七合六抄　臣部核與原議不符因將該撫辦理錯誤職名奏請交部議處並議將溢給之米著落賠補奉

旨依議在案今復據倉場侍郎請將正兌改兌米石項下一併劃給旗丁曬颳米石並稱接到江蘇巡撫咨會應行一律兌收等語　臣部查各省漕糧原係正兌多而改兌少是以該撫原奏內並未將改兌項下撥給自因爲數有限未經議及乃於前經奏明之後復自亂其例擅行撥給已屬錯誤且此項劃給之米原爲濟運而設蟲經奏明於水次兌米時即行劃付前經該倉場侍郎咨請於漕船抵通

時劃給業經　臣等咨令遵照原奏辦理今該侍郎所奏仍欲於抵壩時劃給並欲將豫東二省已將到壩之米照江蘇錯辦之案找行劃給似與濟運無涉查各省兌運事宜係巡撫漕督監管收米事宜係倉場專管各有職司即使前項議給旗丁之米或有不敷及應如何酌濟之處該督撫自必奏

明請

旨辦理無庸該侍郎等代爲陳請且核與　臣部節次奏准之案不符礙難准行所有該侍郎奏請撥給改兌曬颳米石之處應毋庸議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初十日發報具奏本月十一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內黃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直隸總督胡季堂奏請將改歸大名府屬之內黃縣額徵漕糧仍歸河南糧道經理一摺嘉慶五年三月十一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于本月十二日由軍機處鈔寄到部查原奏內稱內黃縣沙窩地方紛岐錯祿稽察難周原係直隸所屬經臣

奏奉

諭旨勅部議准仍歸大名管轄其改隸事宜現據淸河道喬人傑河北道羅正墀等會議列款具稟前來臣逐加查核均無窒礙難行之處現在札商河南撫臣吳熊光公同酌定另行會題請

旨惟內黃原隸大名向無漕糧自改歸河南之後始議徵收漕米每歲運至楚旺鎭兌收北上今改歸直隸自應仍舊徵收第直省向無糧道其徵收兌撥事宜不值專設一員臣前任江蘇臬司時竊知江安糧道駐劄下江江寧府既管江寧等府漕米又管安徽省各府糧務一道而兼理兩省漕糧並無格礙似可倣照酌定所有內黃田賦戶口學校里

甲等事均照內黃原管疆界統歸直省管理外其漕糧一事應請仍歸河南糧道照舊經理以歸簡易而免設糧道之繁費至兌漕挖淺各事仍責內黃縣按照舊章妥爲辦理等語　臣等伏查河南彰德府屬之內黃縣前據直隸總督奏請改歸大名府管轄經吏部議覆奉

旨准行在案今據該督奏稱內黃縣漕糧應仍舊徵收第直省向無糧道其徵收兌撥等事不值專設一員應請倣照江安糧道兼管江寧安徽兩省漕務之例仍歸河南糧道經理等語查州縣辦漕例由糧道稽核今河南內黃一縣改歸直隸其應辦漕糧既據該督聲請照舊徵收不可無大員督率稽查以昭愼重但直隸向無糧道又未便專設一員致滋繁費應請如該督所奏倣照江安糧道兼管江寧安徽漕務之例准其將內黃縣徵收漕糧仍令河南糧道照舊經理以歸簡易而專責成其所稱兌漕挖淺各事宜請令內黃縣按照舊章妥辦之處亦應如所奏辦理至該縣改隸直隸田賦戶口學校等事據該督聲稱現在會同河南巡撫酌定另行具題應俟該督撫題報到日再行核辦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改撥兵餉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江蘇巡撫岳起奏蘇州藩庫地丁銀內協撥甘肅貴州雲南等省兵餉分別起解並不敷銀兩應請改撥一摺嘉慶五年四月初六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于本月初七日由奏事處鈔出到部據奏稱蘇州藩庫秋撥留協地丁項下奉部題撥甘肅省庚申年兵餉銀四十四萬六千餘兩又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又雲南省兵餉銀四十萬兩內留協銀一十五萬兩已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等因當即轉行遵照去後茲據布政使方昂詳稱蘇州藩庫嘉慶四年秋撥册造存庫銀兩係截至該年六月底止數目七月以後已續有收放現在存庫銀兩不敷動用截至前署司李廷敬于本年二月初六日卸事止存庫正項耗羨存公各款其銀八十六萬二千九百三十兩零內除遵解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甘肅省兵餉銀三十萬兩又蒙奏撥河工銀一十萬兩外止餘銀二十六萬二千餘兩僅可抵支本省兵餉并

未放各官養廉俸工襍支工程公費及本款應支之項不敷甘肅省兵餉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應俟催提各屬未完銀兩湊數陸續起解所有蒙撥雲南省兵餉銀兩實無可動之款詳請奏明另行撥解等情查部撥兵餉係即應起解之項不便稽遲蘇州藩庫既無可動之款自應于就近司道關庫查撥復又行查據覆均無堪撥之項惟蘇糧道庫上年秋撥及本年春撥案內有報存銀一十二萬四千餘兩即經飭令移司湊解并據布政使方昂詳請將道庫移解銀十一萬四千餘兩再于司庫動銀三萬餘兩湊足十五萬兩委員解滇以抵部撥秋撥留協地丁之數并據聲明尙有雲南兵餉指撥蘇州已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緣各屬已未年未完地丁銀共四十二萬餘兩應留撥本省各標營兵餉并應找解甘肅省兵餉以及年例褁支各款抵用至本年地丁甫經開徵現亦緩不濟事實在無款可動等情查雲南兵餉部撥應請改撥等語臣部查廣東春撥拥報實存地丁銀三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餘兩即請在于此項已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既據查明無款可撥除容部查核外惟有仰懇

皇上勑部查明另行酌撥謹會同兩江總督臣

運總督臣鐵保恭揖具奏等因前來臣部于嘉慶雲南省庚申年應需兵餉銀兩前經臣部案內將蘇州秋撥留協地丁銀一十五四年冬撥萬兩并蘇州已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趕催撥解行文遵照在案今據岳起奏稱蘇州藩庫秋撥留協地丁銀內應撥雲南省兵餉銀兩因藩庫現存銀內除已撥貴州省兵餉銀二十萬兩甘肅省兵餉銀三十萬兩又奏撥河工銀一十萬兩外止餘銀二十六萬餘兩僅可抵支本省兵餉及俸工等項之用現將糧道庫銀移解司庫一十一萬四千餘兩再于司庫動銀三萬餘兩湊足十五萬兩委員解滇以抵部撥秋撥留協地丁銀兩之數至指撥蘇州已未年未完地丁銀二十五萬兩緣該年各屬未完地丁共銀四十二萬兩應留撥本省兵餉并找解甘肅兵餉及雜支之款而本年地丁甫經開徵現亦緩不濟急實在無款可動應請改撥等語臣部查廣東春撥拥報實存地丁銀三十九萬二千六百六十餘兩即請在于此項前項撥解貴州兵餉銀二十萬兩河工銀一十萬

兩弁已解甘省兵餉銀三十萬兩應令速飭委員分別起解其所稱不敷撥解甘省兵餉銀一十四萬六千餘兩請俟催提各屬未完銀兩湊撥起解之處仍令該撫速卽嚴催完報解甘應用毋致延緩恭候

命下臣部行文該督撫遵照辦理爲此謹

奏嘉慶五年四月十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准江蘇給丁改兌耗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四月初十日軍機處鈔出江蘇巡撫岳起奏查明漕糧改兌耗米實需撥給情形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本年三月二十日准軍機大臣字寄奉

上諭戶部議駁達慶等奏請將各省運到漕糧無分正兌改兌一律劃給旗丁曬颺耗米酌給其議倡自岳起即專指正兌而言並無改兌之米在內乃岳起於甫經奏准後又以無論正兌改兌先行撥給容部實屬自亂其例是以照部議將該撫議處弁將濫給之米丁津貼項下將正兌曬颺耗米酌給旗丁經費不敷將陋規統行著落賠補但朕思各省旗丁經費不敷禁經各督撫酌增津貼銀米並特旨准其每船多帶土宜以資運費是丁力誠可不致拮据惟各省漕運情形不同或尚有應行調劑之處著傳諭各該督撫察看情形如旗丁津貼已足敷用毋庸再議加增倘於前項津貼之外運費尚有不敷或必需撥給改

兌米石之處不妨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候旨遵行
等因欽此查正改兌米名目雖分而旗丁挽運輸倉
事同一律自應一併撥給曬颺米石旗丁得項方
諭旨飭將實在情形詳悉具奏伏查江南省改兌米每
免彼盈此絀茲奉
石耗米一斗七升內曬颺耗米四升八合三勺二
抄除常州府屬無改兌米石外其餘各府州屬有
正兌米多而改兌米少者亦有改兌米多而正兌
米少者即如淮安府屬此次起運漕米共一萬九
千六百九十餘石內改兌米一萬五千餘石正兌
米僅止四千六百餘石又海州漕米七千五百石
零內改兌米六千五百餘石正兌米僅九百九十
餘石並徐州府屬之宿遷縣起運米三千三百餘
石內改兌米二千一百四十餘石正兌米僅一千
一百七十餘石是正兌米不及改兌米十分之三
四若將改兌耗米剔出實屬不敷運費淮有仰懇
天恩俯准將改兌耗米之內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
抄內一律撥給二升七合六抄俾旗丁一體均沾
聖澤惟是前次奏請津貼米經議及改兌名目迨後撥
給改兌耗米又不續行奏明僅咨部辦理實屬糊

塗咨撫可辭謹請
旨交部議處等語 臣等伏查江蘇省上年酌議津貼
旗丁曬颺米石一案因該撫奏請將正兌漕糧項
下每石原備交倉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全數劃
給旗丁經 臣部酌議劃給二升七合六抄其下剩
二升隨正交倉至改兌項下原備曬颺米石本未
議及劃給是以本年二月內據該撫咨報將改兌
項下之曬颺米一併劃付旗丁當經 臣部查與原
議不符奏請將溢行劃給米石毋庸復向旗丁追
繳即著落該撫及經管司道等分別認賠按照時
價折銀歸款並議將辦理錯誤各員職名咨送吏
部查議奏蒙
聖鑒在案今據該撫奏稱欽奉
諭旨飭將實在情形詳查具奏查江南省改兌米每石
原備曬颺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除常州府屬無
改兌米石外其餘各府州屬有正兌米多而正兌
米少者亦有改兌米多而正兌米少者若將改兌
耗米剔出實屬不敷運費請將改兌項下之曬颺
米四升八合三勺二抄內一律劃給旗丁二升七
合六抄等語是改兌曬颺米石一項既據該撫此

次遵

旨奏明必須一并撥給俾旗丁得項無彼盈此絀之分

尙屬實情應請卽如該撫所奏照正兌曬颺米石

之例一併劃給惟查該省本年改兌項下給丁曬

颺之米業已奉

旨著落經管各員分別認賠應請自嘉慶六年爲始將

正兌改兌項下應給米石一律辦理再該省起運

漕糧除本運正兌改兌之外尙有帶運正兌改兌

一項今該撫摺內又未分晰聲明僅於淮安府屬

並宿遷縣起運米數內籠統開入殊屬含混查本

年山東湖南等省帶運漕糧前據該撫等咨請一

體奏請撥給現在該撫所開淮安等處起運米

體支給曬颺米石經臣部以原議內並無此項米

數有無此項帶運米石在內應令該撫詳細查明

款不便擅給旗丁行令照舊交納今江蘇改兌項

咨部另行核辦至該撫於前次撥給改兌曬颺米

下現議照正兌劃給其帶運項下曬颺米石是否

石之時並未據實奏明咎實難辭所有該撫聲請

交部議處之處仍令吏部照例核議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十五日奉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銅廠減額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雲貴總督書麟等覆奏湯丹等三廠酌減額辦銅數請令得寶坪廠加辦額銅抵補一摺嘉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於本月二十九日由奏事處鈔出到部據原奏內稱接准部咨議覆雲南布政使陳孝昇條奏請減湯丹硐硐大水溝三廠額辦銅數加於得寶坪廠一摺議以湯丹等三廠減去額銅一百一十七萬斤爲數未免過多恐啟偷漏之弊即云所減銅數可將得寶坪廠多辦銅八十萬斤抵補但較原運之額究屬虧短且查得寶坪廠係甫開新廠若令每年連正額加辦銅至二百萬斤是否出銅可期源源接濟設有短絀又將何厰銅斤抵補得寶坪廠坐落迤西地方較迤東之湯丹等廠運送瀘州路途遠近是否相等運腳銀兩果否不致多糜原奏均未籌及請

旨飭交該督撫將各該廠果否應減應增情形確勘結報另行核實奏明辦理以昭詳愼等因奉

臣等當即委員密赴各廠分頭查察出銅情形並調查近年造報案卷會同悉心稽核查滇省每年承辦京銅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而大小各廠原定年額銅八百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斤較之應運數目本屬有盈無絀向來各廠或額外多辦或辦不足額每年考成冊內據實開列奏銷將多辦之員照例議敘辦不足數之員照例議處而通計各廠一年實辦獲銅總數應運額數緣各廠土中取礦此盈彼絀衰旺原無一定今該藩司奏請湯丹廠酌減銅二十萬三千餘斤以六十二萬斤爲定額大水溝廠酌減銅十一萬斤以四十萬斤爲定額三廠共請減額銅一百一十七萬斤臣等覆查滇省大小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薄獲銅短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額者亦准據實報增今查湯丹硐硐大水溝三廠委因開採年久硐深礦薄是以歷年均不足額廠員照短缺分數開參均有案據並無偷漏走私情弊且歷年係將別廠辦出銅斤撥運是以於京額並無貽誤

與其虛列名目莫若將額減除以昭核實至得寶坪廠係甫經新開今請加增額銅八十萬斤每年連原額共計應辦銅二百萬斤是否可期源源接濟雖不可必但該廠現在出銅委屬豐旺自當計入額數給價收買庶廠民工本有資從此益可踴躍攻採出銅自必日漸增多即或將來年久礦砂漸不如前而滇省不乏可開之地自當隨時廣開子廠以資腋湊似不致有誤京運至該廠加增額銅八十萬斤較之湯丹等三廠減去銅一百一十七萬斤計不敷抵補銅三十七萬斤但通計大小各廠原定額銅八百零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斤除去三十七萬斤尚有七百七十萬斤零足敷運京額數至運腳一層查尋甸州爲各廠京銅匯集之所湯丹廠坐落迤東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本運腳銀七兩九錢二釐乾隆三十七年因湯丹廠辦銅短縮京運積壓於迤西之大功廠年辦京銅四十萬斤每百斤自廠至尋支銷工本運腳銀十兩七錢三分四釐四十三年又於迤西之寧臺廠年辦京銅二百萬斤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本運腳銀十一兩九錢六分三釐今得寶坪廠亦係坐落迤西自廠至尋每百斤支銷工本運腳銀十兩四錢七分五釐嘉慶三年定額辦銅一百萬斤今又請加增額銅八十萬斤每年十萬斤已將寧臺廠額銅減去一百萬斤今又請加辦八十萬斤將湯丹等廠雖屬有增而較七萬斤該廠運腳較之湯丹等廠現在出銅既旺之寧臺廠大功廠尚有節省該廠現在出銅既旺且銅色頗高自應准其抵補等因前來　臣等伏查滇省各廠額辦銅斤向來遇有礦砂衰薄獲銅短缺例准題請減額其獲銅豐旺多於舊額者亦准據實報增節年遵辦在案上年九月內據雲南布政使陳孝昇條奏請將湯丹寧臺新開得寶坪廠加辦銅八十萬斤經　臣　部議覆以各該廠所辦銅數果否應減應增運腳銀兩果否不致多糜請旨飭交該督撫確查實在情形奏明辦理茲據該督等詳查覆奏仍請照該藩司原奏分別增減查滇省大小各廠採辦銅斤多寡不等各有一定額數所有湯丹寧臺大水溝三廠辦銅原額共四百四十九萬九千七百一十二斤今於此內請減一百一十七萬斤經　臣　部以爲數過多是否不致偷漏議

令核實查辦今據該督等聲稱各廠原定年辦京銅八百七萬四千五百一十二斤實在每年出運祗需六百三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斤今湯丹等廠減去一百一十七萬斤若另於得鈔坪廠加辦八十萬斤共計尚有七百七十萬斤足敷京運不致有誤湯丹等三廠委因開採年久硐深礦薄歷年均不足額並無偷漏走私等弊應請分別酌減臣部核與各廠礦砂衰薄准其減額之例相符惟運腳一項湯丹等廠每銅百斤腳費銀二兩九錢零得寶坪廠每銅百斤腳費銀六兩零臣等將歷年報銷通盤核算若以湯丹等廠酌減銅斤於得寶坪廠加辦抵補合計每年多糜腳費二萬四千餘兩該督等自應將減銅之廠比較增銅之廠運腳相等方爲允協何得援迤西至遠之大功寧臺等廠較量又稱尚有節省查得寶坪廠坐落迤西該督等自宜查明迤西附近應需銅斤省分將該廠銅斤就近酌撥各省採買並本省鼓鑄之用庶腳費不致多糜其湯丹等廠缺額銅斤應令該督等再行察看附近各廠情形妥協籌補務足年額俾京運既無貽誤而運腳亦免浮費統俟該督等

奏到日臣部再行核議謹繕摺具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調劑江浙疲幫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四月初七日軍機處鈔出漕運總督鐵保奏請將江浙疲幫仿照成案量爲調劑一摺本月初六日奉

硃批卽有旨欽此同日奉

上諭鐵保奏調劑漕船疲幫請將泗州前等幫九運船隻照加一免僱之例辦理又江淮等幫抵通後請仿成案將餘米留船二款著戶部詳查舊例妥議具奏欽此欽遵到部行文漕督欽遵辦理外所有原奏內調劑疲幫二款臣等謹遵

旨詳查舊例分別核議恭呈

御覽

一九運船隻請免僱募一款據稱漕船一隻額領料價旗丁艱爲苦累緣定例滿號漕船至九運不堪裝載又應本丁自行捐資僱募民船起運動須二三百金是甫經僱募轉瞬卽屆成造在殷實之丁已屬勉力辦理如泗州前等十八幫素稱疲乏一僱八年以前江省曾有將九運之艘按照該幫船數加一留次成造免其僱募所有應運糧米灑派本幫各船將漕贈貼重等項錢糧分給灑帶之丁行月銀米卽添補造船工費經部臣節次覆准嗣恐灑帶之船載重難行又有咨駁之案但查現在江南各幫仰蒙

恩准將旗丁應領贈五行月等米全行變價折給每船已少裝米八九十石今昔情形不同如將泗州前等十八幫照辦過成案一體免其僱募每船不過

灑帶五六十石較之原裝數目尙輕不特造船各丁得此接濟卽帶運之丁亦可稍沾餘潤等語查漕船運至九年而有事故以及腐朽難修者例應賃丁僱募足運至十年滿號始行給料成造前於乾隆五十六七等年江南廬州等帮因丁力疲乏僱募維艱節據總漕咨請將九運漕船存次配造糧米分灑通帮帶運免其僱募 臣部因其爲調劑疲帮起見均經覆准有案嗣因該省九運各帮皆以疲乏爲辭屢請免僱復經 臣部於五十八年駁令遵照定例辦理亦在案今據該漕督查明泗州前等十八帮素稱極疲一僱一造相隔不及年餘疲丁力實難支請照成案將九運船隻免其僱募自係專爲極疲帮丁而須調劑起見核與五十八年以前成案亦屬相符惟查免僱帮船其糧米分灑通帮帶運若過於負重恐遇水淺難行諸多未便據該漕督聲稱現在江南各帮贈五斛月等米業經奏明全行變價計少裝米八九十石今若准令免僱每船不過灑帶五六十石等語但查每船尙有餘米仿照

須詳加籌酌以昭愼重且查該漕督既稱調劑疲帮自係暫行免僱並非永遠爲例其餘米疲各帮亦不得於九運時概請免僱原撥因均未聲明應勅下該漕督會同兩江總督等詳籌妥議到日再行核覆

請

一交倉餘米請留給丁船一款據稱現報長河水勢較小剝淺之處稍多旗丁不免繁費兼之遇閒一切水手工食無不加增刻下各丁設法撙節僅可不誤重運將來回空食用難免拮据且現在通壩積欵蕭清無可挪借自應從長計議以免臨期周章查重運漕船抵壩例將旗丁每石應得三升八合餘米隨正米交倉由倉場衙門折給價銀交丁收領以資回空費用從前因帮船剝淺多費恐回空食米不敷經前漕 臣楊錫紱崔應階鄂寶毓奇節次奏准將此項餘米緩交有案本年情形正復相似除稍可設措之帮未便一體緩交外所有江淮等五十三帮仰懇

皇上天恩俯准將各丁本年應交三升八合餘米仿照成案暫緩交倉於今冬爲始分作二年搭解在明

年既非逢閏之年又經多方調劑辦理自可裕如而本年回空有資亦不致遲誤等語　查漕糧運進京通各倉除應交正耗米石每石倘有三升八合除米例應隨正交倉折銀給丁　臣等詳查乾隆四十及四十九等年成案各省糧船過有湖河淺阻回空過遲之年經總漕奏淮將三升八合餘米先交一半其餘緩至次年帶交或全數緩交分作二年搭運均經遵辦在案今該漕督以本年長河水勢較小剝淺較多旗丁不免繁費恐回空食米不敷援照從前辦過成案請將江淮等帮餘米緩交餘米計五萬五千六百餘石若如該督所請全行緩交爲數未免過多且分作二年搭運是該丁等雖於本年暫免交納至下兩年均須新舊並交轉致丁力拮据于恤丁似屬有名無實應請旨將江淮等帮餘米淮其先交一半其餘一半緩至次年搭運交納以紓丁力仍請飭令嗣後不得援以爲例再行瀆請以上二款謹將　臣等核議緣由繕摺具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奏平糶米麥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酌議平糶章程恭摺具奏事嘉慶五年閏四月初二日軍機處鈔出奉

上諭前因近畿一帶貧民口食維艱已諭令五城順天府將粥廠展賑一月茲屆青黃不接之時京城米價不無昂貴著再於五城分設廠座平價糶賣並著米麥兼糶以平市價而便民食其應如何分城設廠並撥用何項米麥及派員經理之處著該部查照向例速行妥議具奏欽此仰見我

皇上軫念黎元平價裕民至意臣等伏查乾隆五十七年平糶成案係五城分設正副十廠撥給麥四萬石按市價減一千八百文出糶仍照向例每人每日糶買米麥俱自一二升起至二斗止不得逾數多買如市價遞減再向例設廠平糶由臣等奏明量爲酌減再向例減一千七百文出糶所有市賣麥價每石制錢二千八十文今酌減制錢二百八十文以一二百文以二千七百文出糶查京城現在糧價每糶米一石市價制錢一千九百文今酌減制錢二千八百文

出郎行從重究治務使閭閻普被
皇仁均沾實惠恭候
命下臣部行知各城轉飭卽日赴倉關領開糶其糶賣
錢文照例陸續解部以備搭放兵餉工程等項之
用至應給車腳等項均請查照從前章程辦理所
有臣
等遵
旨酌議緣由理合恭摺具
奏請
旨嘉慶五年閏四月初四日奏本日奉
旨知道了欽此又奉

硃筆圈出張若渟達椿汪承需明安蔣曰綸西成舒聘
陳嗣龍繼善劉湄欽此
奏抵補米麥折耗摺
戶部謹
奏爲請
旨事竊查京通各倉收受漕糧例應抽驗一二袋如有
潮溼計其折耗若干將未驗之米一律照算於旗
丁原備曬颺米四升七合六抄內扣除折耗之數
其餘作正交倉節年辦理在案本年二月及四月
內據倉場侍郎達慶等以上年各省酌議津貼旗
丁案內江蘇等省奏准劃給旗丁一升七合
升七合六抄山東河南二省劃給旗丁正兌曬颺米二
升二三合除去給丁二升七合六抄之外謹餘二
升不敷折耗等情先後咨商到部經　臣　部詳查節
年題銷案內抽驗折耗之數祇係籠統造報其各
倉驗明折耗若干作正若干並無分晰細數按冊
核算亦與所稱每石三升二三合之數不符行令
確核妥議去後今于本月初五日據該侍郎等覆
稱每歲漕糧北上水氣侵蒸米粒不無增漲迨抵
通收受時當夏暑帶熱進倉一至秋深氣爽米身

收縮米膦脫落必有折耗本年到通南糧內曾經
親爲抽驗二袋封貯公所旬日復行較對其二袋
卽折耗二升數合其二袋折耗三升恐入倉以後
虧折堪虞如山東河南二省原備贍飈米豆項下
除劃給旗丁及贍飈折耗外尙有餘賸自應儘數
作正至該二省麥石及江南等省粳稅米除劃出
給丁外無可作正應將劃賸米麥儘數准其折耗
尙有不敷卽請于正項內開除等因前來臣等查
各省正兌漕糧進倉例按正米一石收耗一斗四
升四合九勺四抄此係額定入倉正項顆粒不容
短少斷無因抽驗折耗閒有不敷輒將正項米麥
開除之理該侍郎等所稱潛米帶熱進倉一至秋
涼米身必有收縮固屬實情但查定例潛米入倉
至二月以外每石每月准折耗米一合一勺六抄
以三十六個月爲止其准折耗米四升一合七勺
六抄名爲遞減例有明文是所慮入倉以後之折
耗自有此項米石可抵與收受時當下抽驗之折
耗無涉惟查向來抽驗遇有折耗係在原備贍飈
米內開除所有粳稅麥折耗之數本較粟米黑
豆稍多現據該侍郎等聲稱親加掣驗每袋有折

耗三升者有折耗二升數合者是實在折耗之多
寔原非可以預定而約計其數率在二升以外今
贍飈米麥四升七合六抄內旣蒙
皇恩賞給旗丁二升七合六抄所餘僅止二升據該侍
郎等親加掣驗折耗實屬不敷自應通融籌補以
愼倉儲查進倉正項之外例有三升入合餘米隨
正交倉麥石項下亦有三升入合交倉之數此項
米麥原與正項有間臣等公同商酌除粟米黑豆
二項折耗並無不敷仍照舊例辦理外所有曬颺
米麥項下如遇折耗不敷可否將三升入合餘米
麥內撥出八合量爲抵補之處理合具奏請
諭允臣部行文倉場侍郎遵照辦理並行令實力稽查
務飭各該倉將實在抽驗折耗確數切實結報如
果折耗過多至二升以外准其將八合餘米通融
撥抵不得再逾此數如或無須撥抵仍將備抵之
米歸入原款報銷毋任稍有浮濫以昭核實是否
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爲此謹
奏嘉慶五年閏四月十六日奉

議覆興武幇分賠漕米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嘉慶五年五月十八日奏事處鈔出巡視江西
御史馬履泰奏江南興武五幇六幇應賠
漕米請令青浦吳江二縣分賠一摺奉
硃批戶部議奏欽此欽遵到部據原奏內稱查二進南
糧有興武五幇之青浦縣漕糧米色黑腐襍雜計
六百餘石興武六幇之吳江縣漕糧亦有灰暗黑
腐計二百六十餘石均難收受經倉場侍郎臣達

慶等擬令該弁丁照例變價收買別幇餘米充賠
完交如不足數卽令該丁等下年照數買補搭運
等因具奏在案又前經漕臣鐵保奏明倘有藉詞
虧耗等弊卽著落該弁丁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
縣分別賠補亦在案茲查興武五六兩幇米色不
堪收受並訊據該運弁等稟稱在水次受兌時米
色卽屬平常加以長途悶貯到壩蒸變等語是色
質黑暗不能完納卽與虧耗無異應如漕臣前奏
著落弁丁等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分別賠補
姑照平允今侍郎臣達慶等但稱所有不足米數

令該丁等於下年照數買補倘未分晰指明與青浦吳江二縣分別賠補將來該省糧道等專責旗丁補交而米色不純之二縣於買補一節轉得置身局外現在體卹丁力而旗丁獨力賠繳未免向隅似於核實辦公之道稍有未盡且該弁丁等守候在通變價完公貲斧已屬耗竭所有不敷米數下年搭運應令青浦吳江二縣分賠十分之六該弁丁等分賠十分之四等語　臣等伏查江蘇省本年起運漕糧前據該撫岳起奏明松江府屬之青浦華亭奉賢婁縣金山上海滙七縣與蘇州府屬之崑山新陽二縣米色稍嫩並據漕運總督鐵保奏明前項漕米到通如有虧耗即著落弁丁與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分賠各在案今與武五帮六帮所運青浦吳江二縣漕糧到通經倉場侍郎達慶等查驗內有米色黑腐攙雜者共八百餘石議令弁丁變價在通買補賠交如不足數責令該丁等于下年買補搭運茲又據該御史奏請於下年搭運時令原兌米色不純之州縣與旗丁分賠查該二帮應賠米石自應確核霉變之由分別辦理方得情事之平

奏請令吳江縣分賠不足以昭平允應仍照倉場侍郎原議專責旗丁賠補以杜沿途益賣等弊如此辦理庶弁丁州縣均無偏枯于慎重漕糧之道較爲允協是否有當伏乞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六月初五日具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奏官員承買豆石摺

戶部謹

奏爲奏

聞事臣等伏查各倉存貯黑豆一項遇有充積較多因不耐久貯節經臣部奏明照時價酌減令王公大臣官員等各安品級承買於俸廉等項銀內扣價歸款節年遵辦在案今查京倉存貯黑豆四十萬餘石計自本年十月起至明年三月新漕到通止除八旗各衙門應需豆十萬餘石外應餘存豆三十萬餘石請將此項餘存豆內照依節年承買之

例令八旗各衙門王公滿漢大臣官員等各承買明年春夏二季黑豆約需十餘萬石除承買外倉內尚實貯豆二十萬餘石明歲山東河南奉天三省又有額徵運通豆二十八萬餘石在倉儲甚屬充裕而現在准令承買於市價更可平減至應扣價值向例每石按時價酌減二三錢現據五城呈報黑豆市價每石銀一兩一錢五分應請照例酌減銀三錢以八錢五分承買仍於俸廉等項銀內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月十七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命下之日臣部行文八旗各衙門一體遵照謹

議奏倉場兩議俸米搭
大學士慶　等謹
奏爲遵
旨議奏事據倉場侍郎達慶奏請將滿漢官員俸米專
在城外太平等四倉關支又倉場侍郎鄒炳泰奏
俸米若盡貯城外四倉支領恐京城米少價昂等
因二摺嘉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旨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奏欽此據達慶原奏內稱各
省糧米到通例由五閘運交大通橋轉運進倉自
乾隆五十九年改撥本裕豐益二遠倉米六萬餘
石又官員俸米改歸京倉米三十餘萬石此兩項
約計四十萬石皆須由橋轉運一遇糙多道淖遠
倉車輛難行不能起運城外四倉又應與京倉勻
派往往及額而止所有城內七倉並須由朝陽門
行走以城門一軌之路每日有應進二三萬石之
多即在晴乾之時勢且不能如數轉運設遇連綿
陰雨壅滯堪虞是以今年七月內因雨多道淖奏
明暫貯太平倉俟糧務告竣照原派倉厥分運收
貯究係一時權宜伏查朝陽門外大平萬安裕豐
儲濟四倉與城內之廣惠等七倉統謂之京十一

倉城外四倉輪放俸甲各米亦與城內七倉無異
臣達慶悉心籌酌應請於城外之太平萬安裕豐
儲濟等四倉每年多派貯米二三十萬石得以隨
時通融籌撥以均緩急而疏運務所有應放京倉
俸米即在此四倉輪流關支無用城內之七倉輪
放如此辦理庶當糧務窒礙之時車輛口袋均不
致有壅滯停廒之虞實於轉運大有裨益而官員
俸米仍係在京倉關領亦與原議相符緣來年係
全漕到通不得不預爲籌辦等語又據鄒炳泰原
奏內稱滿漢京員支領俸米除文職三品以上武
職二品以上在通倉支領外文職四品以下武職
三品以下世職子男以下俱在京倉輪轉文放京
員或自行到倉支領或將米票向鋪戶折換細米
是以京城除大檔甲米外又有俸米爲之通轉米
價不致昂貴而民食亦藉以充裕現在各城門有
步軍統領衙門及五城御史稽查不准米石出城
例禁甚嚴今達慶請將俸米數十萬石盡貯京門
外四倉支領在領米之人即略增腳價亦無多費
特恐鋪戶有就便串賣等弊則米石四散外出而
城內米價易昂現朝陽門外接近倉廒已有開設

米局十餘處每年值糧艘雲集之時向有囘漕米之說卽如本年與武郡虧短米石至一千四百石之多倘城外檔查稍疏難保無乘利囘漕等事不可不防其漸至大通橋運進各倉米石原有一定章程從來轉運未見貽誤再上年經請旨飭部查辦局錢後現已並無虧累浮費亦俱裁革所領腳價計全漕之年實有十萬餘兩儘足數運惟在隨時督飭多倘車輛照例赶運令口袋不致停壓則起運自可無誤似不必以車運不力更改章程致城內有米少價昂之弊等語臣等伏查滿漢官員俸米每年共需三十餘萬石向在通州中西二倉支領嗣於乾隆五十九年經戶部奏准將前項俸米添貯京城內祿米等七倉城外太平等四倉挨次輪流支放節年遵辦在案今據倉場侍郎達慶以此項俸米添貯城內七倉均由朝陽門行走似不因添貯此項俸米輒有車輛壅擠之虞至口袋一項如果嚴行督飭令其隨運隨收周轉起卸亦不致遽有停壓卽或天時偶遇陰雨道路泥濘恐遠倉一時不能赶運亦屬事所恒有節年均經該侍郎等奏明暫貯太平倉俟天晴路乾再行轉運各倉自有舊案可循無虞擘肘且查五十九年戶部奏明將俸米改進京倉者原因京倉添貯此項米石流通較廣米價不致昂貴於旗民食用均有裨益是以本年三月內欽奉

諭旨申明定例不准米石出城若如該侍郎所奏俸米專貯城外四倉恐米石四散外出以致京城內米少價昂誠不可不防其漸再查近年大通橋所以轉運拮据之由實因車戶人等應扣欠項纍纍又值輪免漕糧所領腳價無多是以稍形竭蹶自上年十一月經該侍郎等奏明將挪用局錢一案著落歷任官員分賠該車戶等舊欠廓然一清且明年又係全漕到通計其所領腳價有十萬餘兩之多儘可從容辦運米便以車運不力另議更改臣等公同籌酌前項應放俸米應請仍照五十九年

奏定章程勻貯城內城外十一倉輪流又放該侍
郎達慶所請專在城外四倉開放之處應無庸議
至鄒炳泰所奏情節均係按照戶部舊章辦理自
應無事更張惟所稱向有回潛米之說大干例禁
今既仍循舊章則明年新漕到通務令該侍郎等
嚴密查訪實心妥辦更不得藉詞推諉謹將臣等
酌議緣由繕摺覆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謹
奏嘉慶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議覆南北丁役情形摺

戶部謹
奏爲遵
旨核議具奏事竊查本年五月初九日臣部右侍郎額
保奏南北丁役情形一摺奉
旨著交倉場侍郎直隸總督漕運總督等將所奏各條
分別悉心妥議具奏等因欽此當經臣部行文該
倉場侍郎等欽遵查覆去後嗣於六月初五日據
倉場侍郎達慶鄒炳泰等奏到奉
旨戶部核議具奏欽此六月十二日據漕運總督鐵保
等總督布政使顏檢奏到奉
旨戶部併議具奏欽此今於十一月十三日據護理直
隸總督布政使顏檢奏到奉
旨戶部議奏欽此又前于五月二十八日據江蘇巡撫
臣岳起奏請將江蘇省帶運正兌改兌曬颺米石一
體撥給旗丁一摺奉
旨交戶部歸案核辦欽此臣等謹將先後奏到各款逐
一公同核議恭呈
御覽
一北運河官設撥船酌請裁除一款據侍郎額

原奏內稱糧船至北運河負重難行必須撥船起載舊例官設紅撥船隻後改爲旗丁自僱及官爲封僱迫乾隆五十年長蘆鹽政徵瑞條奏官僱民船豫封守候致商臨鄰于挽運據長蘆商人呈請捐銀三十萬兩備造撥船一千五百隻撥運潛糧令直隸總督議定章程自津至通每運米百石令旗丁出飯米一石二斗制錢三千文立法之始各幫甚爲有益無如日久奸生所募船戶孑然一身毫無瞻顧往往中途逗遛甚至將米石偷盜一空棄船逃避且視船非己物鑿梳器具皆係官爲置備一任損漏以致米石受潮幫丁賠補種種受累日漸加深請自明年起將官撥船一體裁除斟酌舊章另行核擬等語據漕運總督鐵保覆奏官撥船戶水手半係無籍游民不受旗丁約束復視爲官船並不隨時修補一任損漏以致米石潮溼發變又復任意偷竊棄船逃匿地方官與押運各員又回護處分不肯逐案呈報旗丁等因官撥受累情願仍僱民船額　所奏俱屬實在情形應請仍照舊定章程以紓丁力至如何調僱民船不致臨時貽誤應歸直省確按情形籌畫辦理等因又據

封僱民船諸多未便是以奏明改設官船立法未嘗不善祇緣日久弊生船戶人等以船非己物一任損漏以致米石受潮發變甚至任意偷竊棄船逃匿旗丁等不得不爲賠補未免滋累現據該漕督鐵保議將前項官撥船隻全行裁撤與額　原奏相符自係爲卹丁起見但據該護督顏檢奏稱每年當南漕擁集之際撥船不敷輪轉尚須添僱民船協濟今若將撥船裁汰恐民船一時難得如許之多又恐胥役等藉端滋擾貽累商旅等語是因卹丁而或致累民誠不可不爲慮及且恐僱覓

不敷石誤潤運仍不免於累丁臣等再四熟商應
請照顏檢所奏將官撥船隻仍舊設立毋庸議裁
惟是撥船獎端不一急宜嚴爲釐剔其偎甚者莫
如偷竊米石棄船逃逸其次則那船爲官物一任
損漏以致米石受潮發變累丁賠補推原其故由
于地方官召募船戶之初並不愼選誠實良民僉
派充當率以游手好閒之徒充數塞責其修理油
艙等事又非官爲經理船戶等自不肯認眞修補
遇有偷米之案該管官復視同膜外並不嚴挐懲
治以致船戶等毫無顧忌種種滋獎貽累旗丁今
欲杜獎鄙丁惟在責成地方官認眞辦理以除積
獎據該護督請將大城霸州等七州縣原管撥船
改歸通州等十一州縣就近分管務選有身家之
人出結承充仍令船戶十人連名互保造册存案
其承造船隻及每年油艙等事併著落經管州
縣實心經理旗丁等向來所給船戶食米應照時
價折給錢文不准顆粒上岸以杜影射偷米并令
各帮旗丁自派副丁在船看守米石不得僅交船
戶運哉所有押空干總于本帮起撥後押令本帮
撥船尾隨前進以上各款均應如所奏辦理並請

嗣後遇有偷盜米石等事一經發覺除將該船戶
照律治罪外其短少米石即著落該管州縣照數
賠補如起撥後米石溯瀉即將應賠米石著落旗
丁與該管州縣分賠以示懲戒而專責成至所稱
運河一帶設立堆房添派兵役防護一節不惟紛
紛建蓋堆撥致滋糜費轉恐兵役藉此攏累旗丁
又增一獎此款應毋庸議又所稱楊村通判改歸
天津道管轄之處事關更改官制應令該護督另
行詳悉妥議到日交吏部核辦
一津貼旗丁耗米請照例價折給銀兩一款據侍
郎額原奏內稱潛糧正兌改兌項下每石有颺
颺耗米四升七合六抄交倉今于此內撥出二升
七合六抄給丁入於餘米內劃出八合爲倉中折
耗輾轉牽算每年少收米十餘萬石查津貼旗丁
銀米俱可倉中折耗惟米是賴與其給丁以米反
至易貲滋獎莫若給丁以銀請於辛酉年爲始將
給丁耗米按照收買餘米例價通折銀兩給發等
語據倉場侍郎達慶等覆奏給丁耗米雖在正米
之外而倉場每歲少收米七八萬石積貯攸關應
如所奏折給銀兩較爲妥便其原備颺颺耗米仍

照舊例全數運通各倉收受亦照舊辦理毋庸在
餘米項下撥出八合折耗等因據漕運總督鐵保
覆奏此項給丁米石原因運費不敷特
恩旨經 臣 部議定於曬颺耗米項下撥給旗丁以資接
濟約計各丁所得米自四五石至十五六石不等
今議照餘米例價折銀給發固爲倉儲起見惟按
餘米例價每石五錢六錢七錢核算每丁應得米
四五石者僅領銀二三兩得米十五六石者僅領
銀十一二兩是較原賞之數僅得三分之一現在
丁情拮据應請仍照上年部議遵行毋庸更改以
濟漕務等因前來 臣 等伏查上年酌議津貼旗
丁案內 臣 部奏明將江浙江廣等省曬颺耗米於
水次兌漕時劃給旗丁二升七合六杪東豫二省
劃給一升七合六杪原爲近年來丁情拮据節經
該督撫等陳奏是以議准劃給今據額 以給丁
之項銀米俱可與其給丁以米易賣滋弊若莫照
收買餘米例價折給銀兩是使旗丁等既不得影
射偷米而耗米全數歸倉毋庸另籌折耗之款於
倉儲亦屬有益所奏不爲無見惟查收買餘米例
價粟米每石五錢稜米每石六錢粳米每石七錢

較市買米價本少現據錢保覆奏若按例價折給
核算每船應得米四五石者僅領銀二三兩較原給之數旗丁
十五六石者僅領銀十一二兩較原給之數旗丁
僅得三分之一現在丁情拮据應請仍照上年部
議劃給米石毋庸改折銀兩等語是此項給丁耗
米若照例價折給旗丁等未免不能多沾實惠自
屬難行但若仍給本色米石恐旗丁等因前項耗
米爲應得之項藉端影射以自賣耗米爲名輒將
正糧偷竊致啟沿途盜賣之弊 臣 等悉心核議莫
若照該漕督等本年奏准行月變價之案將應給
旗丁耗米于米次兌漕時令各該州縣按照市價
代爲售變不得減少將所變價銀交給各丁一經
兌完開幫毋許顆粒上岸仍令沿途地方官密爲
訪查如有前弊立即照律嚴辦以杜盜賣透漏之
弊

一江淮等五十三幫緩交一半餘米請免交納一
款據侍郎額 原奏內稱本年漕 臣 鐵保具奏將
旗丁三升八合餘米暫緩交倉自今冬爲始分作
二年搭解經部議以爲數太多准其先交一半其
餘一半緩至次年搭解此項餘米交倉後按照例

價五錢六錢七錢之數賞給銀兩本年緩交一半該丁等飾少得一半價銀且前款曬颺米石若准折銀則明年旗丁所得米數更少新舊並交丁力恐形拮据請免其交納等語據倉場侍郎達慶等覆奏江淮等五十三幫內鳳中二鳳陽常江淮三江淮六等四幫因接准部咨之先已經到壩照舊全交其餘四十九幫遵照部議准其緩交一半該侍郎所奏係爲丁力拮据起見請如所奏免其交納等因又據漕運總督鐵保覆奏前因該幫等剝淺稍多不免繁費恐同空食米不敷是以經臣奏請緩交米石分作兩年搭解以裕丁力之處恭候

欽定

餘米五萬五千六百石暫緩交倉分作二年搭解經臣部議覆令其先交一半其餘一半緩俟下年交納奏奉

恩旨允准在案是江淮等幫本年緩交一半米二萬六千餘石應於下年全數帶交現據鐵保奏稱此項米石原係暫請緩交之項不便遽行豁免自應仍照臣部原議辦理但查前款曬颺耗米既議折給銀兩則下年旗丁所得米數較少恐新舊並交丁力不無拮据亦屬實情可否照鐵保所請將前項緩交米石分作兩年搭解以裕丁力之處恭候

一軍白糧經紀借項請分別豁免緩扣一款據侍郎白鍾協撥外每年應得銀四萬兩額　原奏內稱漕米進京每石給經紀腳價銀一分八釐外河抗價各一釐共銀二分以全漕之年核計除土壩及白糧協撥外每年應得銀四萬兩額　原奏內稱漕米進京每石給經紀腳價銀一分八釐外河抗價各一釐共銀二分以全漕之九千二百兩而歷年各項積欠銀十一萬二千一百餘兩按各原奏之數勻扣計每年應扣銀一萬八千二百八十餘兩再加應扣題定公費等項三萬餘兩外所賸腳價無幾役力實屬拮据查該經紀等所欠銀兩案有攸分如借支排造撥船修理

號房增借排造及辦公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皆係長年透支之款自未便稍爲寬貸至露囤長支不敷腳價長支口袋等款銀五萬八千三百餘兩原因各該年糧船到遲於沿途截留露囤及天津北倉轉運多糜運腳雜費出於一時所不得已非長生所有之款可否將此項緩年勻扣或全行豁免出自

皇上天恩其餘應扣銀五萬三千八百餘兩請在奏准留存排船等項銀內通融勻扣再白糧經紀欠項倩事相同請交倉場侍郎一併詳查等語據倉場侍郎一件詳查等語據倉場

侍郎達慶等覆奏軍糧經紀欠項內有露囤長支不敷腳價長支口袋等款除節年扣過外實未完銀五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一錢二釐原因各該年糧船到遲糜費甚多彼時未另請項率以借支了事貽累至今未能清結誠如該侍郎所奏出於一時所不得已皆非長年所有之款白糧經紀欠項內亦有露囤長支等款除扣過外未完銀九千四百四十二兩五錢五分三釐可否該將經紀名下未完銀共六萬四千一百餘兩全行豁免至軍糧船到遲糜費甚多彼時未另請項率以借支了事貽累至今未能清結誠如該侍郎所奏出於一時所不得已皆非長年所有之款白糧經紀欠項內亦有露囤長支等款除節年扣過外實未完銀五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兩一錢二釐原因各該年糧船到遲於沿途截留露囤及天津北倉轉運多糜運腳雜費出於一時所不得已非長生所有之款可否將此項緩年勻扣或全行豁免出自

皇上天恩等語據達慶等覆奏亦與額　原奏相符是役力拮据係屬實在情形自應量予調劑但案情輕重攸分必須詳加查核分別定議未便一律辦理露囤等事由於一時所不得已應請分年緩扣或全行豁免出自

理臣等詳查題奏各原案內軍糧經紀名下有露
囤借支未完前後六案共銀一萬四千七百八兩
一錢零實因從前糧船到遲沿途戧卸辦理露囤
所致其長支尚屬有因可否將此項未完銀兩准
其豁免之處恭候
欽定其餘該役等透支腳價長支口袋等項銀十二萬
一千餘兩核與辦理露囤之案不同自不便一體
邀
恩豁免惟是現當調劑漕務之時若仍令照從前奏定
原限坐扣誠恐役力有所未逮應請將該經紀等
欠項於原限之外分別酌予展限均勻攤扣以抒
役力查軍糧經紀得項較多其應扣銀兩除前項
請豁銀一萬四千餘兩仍未完銀一十萬一千四
百餘兩應請展限三年勻扣約計每年應扣銀八
千二百餘兩白糧經紀土壩車戶得項較少所有
白糧經紀未完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應請展限
五年勻扣約計每年應扣銀一千四百餘兩土壩
車戶未完銀四千八百餘兩亦請展限五年勻扣
約計每年應扣銀三百五十餘兩以上各項除本
年應扣銀兩仍令照舊坐扣外其餘銀兩請自嘉
慶六年爲始均勻攤扣庶該役等每年應扣之項
爲數有限該經紀等得以從容辦公於漕運實有
裨益至前項應扣銀兩議於留存排船修號項下
透融勻扣之處查大通橋及各倉扣存放未制銀
及箇兒錢支每年約得銀六千餘兩係該倉場侍
郎等奏明留備大運橋及石土兩壩排船修號挑
河等項辦公之用按照十年準算約每年需用銀
不下六七千兩若以此項扣存銀兩先行通融勻
扣積欠是前項需用辦公銀兩轉致無項可動又
須另行籌款借給自不若仍照向例將應扣銀兩除前項
在該役等應領腳價內坐扣歸款較爲允協
一江蘇省搭運正兌改兌項下曬颺耗米請一體
給丁一案據巡撫岳起原奏內稱江蘇省漕糧改
兌曬颺耗米前經奏請照正兌之例劃給旗丁部
議以本年改兌項下給丁耗米已奉
旨著落經管各員認賠請自嘉慶六年爲始再行一律
辦理并稱本運正兌改兌之外尚有搭運正兌一項
內未據分晰聲明僅于淮安府屬起運
數內籠統開入是否一體請給行令查明咨覆今
查此項搭運米石即係節年漕糧因災緩徵之項

同屬額徵並非另款應請亦自嘉慶六年爲始一體劃給旗丁至前次撥給改兌曬颺耗米既經部議令 臣與司道各員認賠則前給之搭運曬颺耗米亦請一併分賠現飭各司道查明各數在于養廉內扣存藩庫至改兌項下既經議准明年照撥給丁是本年辦理各司道尙無錯誤應請免送職名等因前來 臣等伏查江蘇省正兌項下曬颺耗米前據該撫奏請撥給旗丁經 臣部于上年十一月內議准其改兌項下曬颺耗米據該撫于本年三月內續請撥給亦經 臣部議准均蒙

特旨賞給在案今該撫奏稱尙有搭運正兌改兌曬颺耗米請一體撥給旗丁 臣等查本年出運之正兌改兌項下耗米既經

旨賞給旗丁以示體卹此項搭運耗米卽係節年帶徵正改兌項下之米原非另款既據該撫專摺奏請可否准其將該省搭運正改兌曬一耗米自嘉慶六年爲始一體撥給之處恭候

欽定至該省從前未經奏准之先輒將改兌項下耗米擅行撥給辦理原屬錯誤應請仍照 臣部原議查取應議職名送部核議所有該撫聲請免開之處

應毋庸議其搭運項下本年給丁曬颺耗米該撫亦于未經具奏之先輒行撥給現據該撫聲稱一併分賠在于養廉銀內扣存藩庫應令照數扣繳報部查核以上各款 臣等謹將遵

旨併議緣由繕摺覆

奏伏候

皇上訓示遵行再 臣部右侍郎額 係原奏官不應列銜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二月十一日具奏本日奉

旨戶部核議倉場侍郎及各督撫等議覆侍郎額勒布係奏南北丁役情形並帶運正改兌曬颺耗米一摺江淮等幫本年緩交一半餘米二萬六千餘石本應于下年全行帶交但念旗丁等新舊並交力不無拮据著加恩展限分作兩年搭解以裕丁力其軍糧經紀名下因露囤借支未完銀一萬四千七百八兩一錢零係因從前糧船到遲沿途截卸辦理露囤所致長支尙屬有因著加恩全行豁免至該經紀等透支腳價長支口袋等項銀十二萬一千餘兩與辦理露囤之案不同自未便一體豁免但現當調劑漕務

607

之時若仍令照原限坐扣恐丁力實有不逮所有軍糧經紀應扣未完銀一十萬一千四百餘兩著加恩于原限外展限三年自糧經紀應扣未完銀一萬五千四百餘兩土壩車戶應扣未完銀四千八百餘兩均著加恩于原限外展限五年勻扣俾彭役等得項較多得以從容辦公餘依議欽此

議奏運糧千總俸工捐

戶部謹

奏爲奏明請

旨事據漕運總督鐵保咨稱蘇松糧道所屬蘇州太倉鎮海鎮江四衛各前後幫并金山幫千總俸工及鎮江前後兩幫隨幫廠工銀兩從前于各該衛編徵本款內徑支惟出運之員題定于道庫隨漕墊給飭徵還款嗣因奉文禁止留支案內以各幫于總在次督丁修造赴辦兌開率丁赴道支領俸工不錢糧卽應回幫稽察催儹北上在道支領新運惟便易更免稽遲漕運且每年出運之員或有別幫調委或有標員委運其支食俸工本無編款又須于道庫漕項內分別撥給開銷並非一定更或遇有中途事故及借支庫項應須核扣銀兩在司無從稽核請循照江安之例無論出運候運一律于道庫漕項正銀內分別支給統于漕項奏銷案內同蘇松等府白糧幫千總俸工銀兩一律造報請銷原編衛款解司歸入地丁限下報撥等因咨

淮部覆在案今奉部議各直省道府州縣教職佐雜俸工役食等項照舊歸于地丁項下坐支

所有衛幫俸工未奉分晰指明查蘇太等衙金山
各幫干總俸工及鎮江前後隨幫廠工銀兩業于
道庫漕項正銀內按照起止月日核實支給造入
漕項奏銷由來已久與州縣留支編款不同應否
循照奉部覆准之案由道查明隨漕分別核實支
給與江安各衛幫向于道庫放給之例畫一辦理
以免紛更等語　臣等伏查蘇松糧道所屬運糧
千總應支俸工銀兩向係在衛徑支乾隆四年改
爲道庫墊給飭徵還款嗣于乾隆五十二年咨准
各衛編徵俸工原款全數解司所需俸工銀兩均

在道庫漕項銀內支給節年奏銷在案今該漕督
以本年閏四月內　臣部題准支職各官俸工等項
改歸地丁項下畫一坐支此項千總俸工與州縣
留支編款不同應否仍照五十二年之例由道庫
漕項銀內給發咨部示覆　臣等查運糧千總內遇
有別幫調委及標員委運其支食俸工本無編徵
之款與州縣留支編款原自不同每年出運之時
率丁赴道支領新運錢糧所有本員應支俸工自
可就近一同支領或遇中途事故應行核扣該道
亦無難隨時稽查是千總俸工銀兩在于道庫支

領最爲妥便既據該漕督咨請仍照五十二年章
程辦理相應奏明請
旨准其仍在道庫支給無庸更改再查有漕各省干總
俸工一項除江南省江安蘇松二道所屬均在道
庫支給外山東浙江江西三省及河南協運八幫
亦係道庫支給其餘如湖北湖南糧道所屬又在
司庫支領辦理殊未畫一其干總應支養廉一項
有在州縣支領者有在道庫支領者又有在司庫
支領者更屬參差不一每年漕項奏銷之時　臣部
殊難查核伏思運糧千總一官既統歸糧道專管
其俸工養廉自應統歸糧道支銷較爲簡便各省
糧道經管漕項正耗銀兩儘可通融支放並無不
敷似可無庸復在司庫找支致滋牽混相應一併
請
旨飭交漕運總督悉心籌議將干總應支俸廉銀兩統
歸道庫支放俾得就近支領以歸簡易如果各省
情形不同或有不能改歸道庫之處亦即詳細查
明報部再行核辦至各省漕項耗銀均係隨同正
銀一併解交糧道由糧道造報奏銷其經徵督徵
完欠職名悉歸糧道考核惟江西一省漕項耗銀

議駁輕齋改徵本色摺

大學士王　等謹

奏爲遵

旨會議覆奏事本月初二日兩江總督費淳等奏江蘇浙江二省應徵輕齋折價銀兩請改徵六成本色

給與旗丁一摺奉

旨此事前經戶部議駁若仍專交戶部議覆恐不免回護前議事關賦民濟運著大學士九卿會同悉心妥議具奏摺併發欽此據原奏內稱各省漕糧自次抵通本屬軍代民勞從前原係軍民自爲交兌因民弱軍強順治九年以後定爲官收官兌酌定贈貼銀米隨漕徵收迨後運費不敷隨時加給如雍正七年撫臣尹繼善奏明江蘇每石漕費加徵銀六分乾隆四年漕臣托時題定安徽每石漕費加徵米一斗分別給丁茲又相隔六十餘年以現在之人工物價核之從前所定經費入不敷出係屬實在情形又現在水手身工及經紀箇兒錢文均應從今冬起在旗丁得項內劃出量爲加給亦不得不另爲籌畫臣等公同籌議浙江輕齋每石係三斗六升定例按五分一斗折銀僅合銀一錢八分又係徵解司庫由藩司奏銷不由糧道考核亦未一一應請嗣後將該省應徵漕項耗羨查照各省之例隨同正銀一併解道查收統由該道造入漕項奏銷册內核計考成其支給俸廉等項餘賸銀兩仍卽分別存庫解司按年報部以憑稽核是否有當伏候

皇上訓示俟

命下之日臣　部行文漕運總督并有漕各督撫遵照辦理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奏本日奉

旨依議欽此

江南輕齎每石係二斗六升共折銀一錢三分原定折價太少本不足以服旗丁之心莫若劃徵實數俾民丁永絕葛藤除安徽省運費尚敷毋庸籌議外應請嗣後江蘇浙江輕齎折價以十成折算分爲四六將六成改徵本色以撫旗丁四成覓子豁免以惠百姓其例應解通三六二六輕齎銀兩即在旗丁應領錢糧內照原定折價扣繳在百姓既可省以米易銀外加火耗之費而旗丁每船計多得米自三四五六十石至一百二十餘石不等除扣繳解通銀兩外亦得其沾餘潤臣等竊思自

下供上謂之賦逾額浮收謂之加今豁免百姓應繳經齎米十分之四僅改本色六成俱給旗丁顆粒不能入官又係在百姓本分應繳數內通融辦理實非加賦且現在嚴禁浮收已有成效較之從前加五加六所省不止倍蓰出此區區添補旗丁又非於額外稍有徵求百姓具有天良實所樂從而旗丁濟運有資不能再向州縣索貲州縣無可藉口亦不敢稍累閭閻如此一轉移開既與蔣兆奎從前專務恤丁有類加賦之案不同更於雍正七年乾隆四年舊案辦法暗合倘嗣後仍有愍不

浙江二省輕齎折價請以十成計算將六成改徵本色以撫旗丁四成竟予豁免以惠百姓並據聲明係在百姓應繳輕齎米數內通融辦理並非加賦等語查向來收漕定例江蘇省每年徵輕齎銀一十五萬一千五百餘兩浙江省每年徵輕齎銀一十一萬四千五百餘兩係按每石折銀五錢計算百姓相安已久今若如該督等所議改徵六成本色雖較從前蔣兆奎所奏全徵一石本色之數酌減四成然按六成米數該計江蘇省即應改徵米一十八萬二千一百餘石浙江省即應改徵米一十三萬四千三百餘石不但改銀爲米頓覺浮多百姓未必樂從難以援照從前加徵漕費舊案辦理即就米價而論前據該督等於江蘇行月變價案內聲明以一兩九錢作爲變價定數是該省市價每石總在二兩上下約畧核算完納前項六斗之米較原定折價幾多至一倍有餘是使小民虛受四成豁免之名轉增六成改本之累實與加賦無異況折徵銀兩尙虞加耗滋弊今若改徵米石更可藉口浮收恐不肖州縣輾轉勒索弊竇叢生卽云原定折價每石五錢爲數太少原係

國家愛民溥飲之意業經百有餘年未便輕議更張又並非旗丁應得之項該督等何得以丁心不服爲詞致伊等妄生覬覦且查調劑旗丁案內江浙各幫節經該督撫等奏准劃給贍糈米數內通融辦理並非加賦繳輕齎米數內通融辦理並非加漕費錢文行月變價銀兩以及九運船隻免其雇募應繳借項分年扣還且飲奉特旨每船准多帶土宜三十四石通行核計旗丁等諒不至仍前竭蹶卽如增給水手身工及經紀箇兒並稱於調劑項錢文前據該漕督自行奏明撥給並稱於調劑項下少得十分之一二不至遂形拮据今何以又稱旗丁得項不敷倘須另爲籌畫如或各幫情形不同丁力殷疲不一惟在該漕督等隨時酌量調劑以期核實今不論殷疲情形概議加增米石實與收漕定例不符礙難准行臣等公同籌酌前項輕齎銀兩應請照舊徵收該督等所請改徵六成米石之處應毋庸議至所稱酌留改徵米十分之二變價解道以資造費等語今米石既不敢改此款亦毋庸議謹將臣等會議緣由繕摺覆

奏伏候

皇上訓示再此摺係內閣主稿合併聲明爲此謹

奏請

旨嘉慶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奉

旨依議欽此

警世鉤

危言

或問一

或有問于余曰目今黃河橫決大役方興漕白過淮一石矣有如許之艱難加以如許之浩費究其實不過曰北方不產稻米如此而後能食稻米耳此前賢所以有眞保永平等處開種稻田即可以供京倉之需而省東南之力一說也愚以爲前賢之說未始不善而施之于緊急籌餉之時則迂而無當矣夫白糧

于兵也又見連年河北以來秋糧斛斗四五石而不足納一兩之稅者糧賤故也則穀賤傷農收銀不如收糧之便于民也又見連年江南以來稻米逢秋斛斗八錢一石若至春夏則一兩五六錢一石不止河北粟米秋月斛斗二三錢一石即至春月不過四五錢一石稻米與粟米不同價也則京倉支用食稻米

上供玉食及諸王大臣祿米俸米不敢輕議外今者九畿三輔兩河二東之地所產粟米既已其賤如泥且粟米香滑甘濃儘可以充官俸役食饘粥朝夕而不匱亦何取于數千里外之船底倉濕召味俱敗之紅朽老米乃至十石而致一石嚥嚥嚼之而斷斷以爲有味乎如曰京師之人慣食稻米而不慣食粟米窮見入旗屯間耕種所食者高粱粟米非稻米也非稻米也以至于官員驛店來往所食者高粱粟米非稻米也以至于南方商賈工役一人北地粟米高粱甘之如飴亦未

萬金而民間盤河倒壩開倉交納之費不與焉由楚越江浙以達

京師當此金生粟死穀賤傷農之時幾于十石而致

嘗必擇稍米而食之何獨入京師必食稻米乎哉誠
使京師官俸役食旗糧兵糧等項改食稻米而食粟
米當此穀賤之時宜廣議積貯粟米之法宜于天津
臨清德州及濱河州縣并京通等倉又京城內外菴
觀寺院凡可以積貯之處設官分買省稻米二萬石
即可糴粟米五萬石矣但須頭歲計算足供一歲之用然後于次歲改折白糧除運軍行糧津貼
腳費便可先行起解以濟軍需外其稻糧折色不妨
俟至春夏糧貴時按時價少減徵收民間既樂其緩
可清大臣之盡忠報國未有大于此者矣略附或問
數端表後俟高明採擇焉

或問二

或曰以天儲之浩繁如此而採買粟米以供之不慮
其缺于用乎曰已議贖歲算計既足二歲之用然後
南糧之或解或折于次歲行文採買多則改運多採
買少則改運少總之買粟米一千石則省稻米一千
石而折之是得粟米五千石也何也粟米賤也省稻
米一千石而運至軍前是得稻米三千石也軍
前貴也此事山東河南已嘗行之而有效矣向歲臨

清德州等倉因足支一年之用每石粟米曾折至一兩矣後又曾折至八錢矣此已行之例矣若夫採買公則商賈自集不憂粟米之不至也此亦從臨清德州倉驗之山東臨清德州倉米及水次倉漕米皆粟米也名雖征本解本然去倉近者一二百里遠者五六百里其實民間攜銀而往糴者嘗十之八九不出一月之內而數萬石之米交納無缺矣但此事係新舉必

廷議既定早發通行早頒部示示內云優待米商使有有餘之財以先備此項哉昔人有策罄竭太湖之水當得無數好田然須另得太湖一區以別貯此水

或曰粟米固乘賤當買矣然當此籌餉之時又安得誠可爲笑談也曰此不可不熟講也則惟有鼓鑄之法可以源源而不竭或者謂鼓鑄前此已行之而不效矣不知前此之不效是行之者不善非鼓鑄之不效也前此鑄錢每銅七八斤鑄康熙錢一千作銀一兩則用銅太多無利者一用銅多既不能致遠則不可納稅而流通之地少無利者二納稅用銀則銀價之低昂錢不得而操之于是官俸役食驛路兵糧市之市儈名爲官解而實必歸民解名爲官買而勢必歸民買凡事一出之百姓則姦胥與市儈表裏而領錢一千作銀一兩而一千之數民間止算銀七錢則官民皆苦不利者三又採銅不繼鑄工浩煩而外

或問三

或曰使濱河州縣百姓納米算銀不省事乎且米商宜何如優待而後樂赴也曰州縣納米算糧水運不通則腳價太重此斷不可者矣即發銀州縣招買更爲不可益有一衙則有一衙之姦胥市儈名爲官解而實必歸民解名爲官買而勢必歸民買凡事一出之百姓則姦胥與市儈表裏而魚肉不堪矣事不出之百姓則陋例陋規又無所出

或問四

局之爐停矣今一切宜酌其害而去之鑄造精工輪廓堅好鑄鈔一兩重者作銀一兩鑄五錢重者作銀五錢每康熙錢一千買銅可鑄一兩鈔一百一十文用銅少則得息多官即以此買米民即以此納稅官民流通則法平可久此即所謂銅鈔也惟在嚴禁私鑄而已夫利之所在犯科者多私鑄者國有常刑或者拿獲至幾起官與量移告發至幾起官與鑄削信賞必罰害其可除乎酌量省分開局鑄造智者不因噎而廢食也至于紙鈔亦可以濟時艱但損濕浥爛之後官收官換或至歸于無用耳

或問五

或者謂銀之爲物也山川之精天地之寶所以古今皆重之而流通可久今以銅鈔一兩重者遂作銀一兩銅鈔五錢重者遂作銀五錢毋乃低昂大過輕重懸殊不可行乎是大不然當鑄山造幣之先銀亦與銅鐵金錫等爲制器之物不若後世之重也近代以來念布帛菽粟質重而不可以及遠故納貢于王朝輸資于遠地乃以銀爲交質之符而就其物產奔走商賈焉其可以爲符也上下交信故也其實銀之爲用也饑不可食而寒不可衣今置金穴銀山于此集百萬之眾守之千深山窮谷而不能宿飽而後知銀之非寶菽粟爲寶而銀爲之質也如交券然如符信然此天地之契也故持此以往而人皆信其可用也用之既久則寶之益重銀之勢貴如山嶽而菽粟之賤反如泥非其本矣世之人不重菽粟而重銀貪夫緘縢之耗其一奇技淫巧不耕織而坐用之去其一而金珠寶石之屬又無端而出其上以浪用之天地造契止有此數上之人不禁止珍惜之而契一旦窮

粟一旦楚漢相持于滎陽成皐之間者數年而大下之實玩盡歸于任氏而任氏大富矣

國家秉鈞大臣斈理調和權金銀菽粟之數視其畸輕畸重之處而矯之莫如海內積粟積粟之方莫如鑄鈔以與天下爲契官以之收粟則行于民民以之納稅則行于官鈔也者亦契也而非實也上守其信而下守其法如何而不流通乎且也鈔之法行則銀之勢殺貪人不復積貯而農桑之氣以生以空乏而得富裕之策猶勞瘵而得强健之術此治平之機也

夫穀賤者天之所以資國家也而銀之勢方驕當事者方殺其勢而不遑而又鑿山以採之將仰其鼻息而安所屈乎爲今之計莫宜下一令曰時方軍興五年之內銀與鈔尚參伍而行之五年之後專用鈔而銀永禁有用之者法無赦庶僉人可止其貪婪而頹風其少衰耶昔人之言曰使我治天下十年當使金銀賤如糞土此投珠抵璧黃農虞夏之風也今之世猶有行之者琉球是也彼其俗以布易粟而不貴異物有用銀者其法與中

或曰鼓鑄積粟謂足以裕國充餉則有之而謂綏靖東南之略舉出于此毋乃大而無當乎曰布指而知寻丈布肘而知尋以天家之幅員至廣軍興纔二歲而議裁議捐大司農

之仰屋而蒿目也如此況乎小醜僻處于一隅以背恩逆天畏首畏尾之徒狡謀狙詐跳梁于一隅坐井蛙而自大以螳臂而當車萬人食之千人耕之非有點金雨粟之術其捉襟露肘易子析骸之窘急不待智者而知之矣而我方積粟等山岳士飽馬騰老成持重謹斥堠遠偵諜多離間與民相安民間無轉輸之苦而有安堵之樂取民間一笠者軍司馬以徇于眾我不動則已動則動于九天之上而不以人之進退爲進退焉所謂賀戰勝于朝廷者此也竊見滇黔

楚越之逆蓋坐而受困也

或問七

或謂鑄錢銅本將安所出且大羅米價騰湧可若何

曰銅本暫用各省捐納銀兩每銀千兩可鑄鈔得銀十六萬鑄之三月而一切銅本鑄工皆出之于鈔矣

善乎田京兆糴穀之疏曰賤則糴貴則止又賤又糴又貴又止法無以易乎此矣若夫招買之事隸之倉場春夏之時早設專官乘秋收而賤糴者爲有功及春夏而貴糴者爲有過若果糴米乾圖支兌無缺宜作何激勸是在計臣之良謨耳夫此番鼓鑄乃

朝廷百倍之息也糴買之時使即從貴買之中少留鑄鄙之惠亦復何損于官家乎便春夏糴之且其利無算矣

或問八

或謂鑄鈔積粟改運南糧一時次第而起官不虞其乏事向來有司俱以虛文若州縣積穀向來誠屬虛文然向來止州縣自捐自贖之數故易爲開報耳今領鈔出自上官招買必用開報而用之賑濟則實無穀也陋習難破奈何曰此丞尉而以正印收之收者不買買者不收誰復聽其乾沒者夫海內殷富積穀爲先不貴異物王道之本民閒無饑寒之累而教化得其半矣士夫有恬澹之

懷而理學得其半矣然後型仁講讓而風俗以成清心寡欲而名賢輩出皆自不貴異物始也雖唐虞三代復見于今日可也

或問九

有問或問之說而議之者曰使自古而有鑄鈔之法則古之君相已先我而爲之矣今以一兩之銅纔值錢數文而當銀一兩民間駭愕必不樂受是虐政也儒生之言恐迂而無當而或人之問之疏也乃應之曰大元通寶至文準至大通寶十文明初鑄洪武通寶錢每銅三斤外增火耗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之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財貨之窮而軍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急然古今流通而重之以爲理財治世之大法焉周立九府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景王鑄大錢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主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冶鑄大錢可六寸圜重非鉄兩用九文爲貫則錢之至重者也宋史食貨志曰宋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則隨時立制宋太宗有御書錢宋仁宗鑄當十錢權助邊費宋元豐開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凡增置鑄錢監十四又文獻通考曰元豐閒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鑄錢摠二十六監遼史曰太祖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遂致富强元史食貨志曰大元通寶至文準至大通寶十文明初鑄洪武通寶錢每銅三斤外增火耗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之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財貨之窮而軍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急然古今流通而重之以爲理財治世之大法焉周立九府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景王鑄大錢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主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

錢一黃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主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冶鑄大錢可六寸圜重非鉄兩用九文爲貫則錢之至重者也宋史食貨志曰宋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則隨時立制宋太宗有御書錢宋仁宗鑄當十錢權助邊費宋元豐開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凡增置鑄錢監十四又文獻通考曰元豐閒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鑄錢摠二十六監遼史曰太祖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遂致富强元史食貨志曰大元通寶至文準至大通寶十文明初鑄洪武通寶錢每銅三斤外增火耗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之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財貨之窮而軍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急然古今流通而重之以爲理財治世之大法焉周立九府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景王鑄大錢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主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

冶鑄大錢可六寸圜重非鉄兩用九文爲貫則錢之至重者也宋史食貨志曰宋錢有銅鐵二等而折二折三當五當十則隨時立制宋太宗有御書錢宋仁宗鑄當十錢權助邊費宋元豐開西師大舉邊用匱闕凡增置鑄錢監十四又文獻通考曰元豐閒畢仲衍所進中書備對言諸路鑄錢摠二十六監遼史曰太祖以土產多銅始造錢幣遂致富强元史食貨志曰大元通寶至文準至大通寶十文明初鑄洪武通寶錢每銅三斤外增火耗一兩鑄錢不等有當十當五當三折二小錢之別歷觀前代鼓鑄之法所以通財貨之窮而軍興之時以佐國用尤急然古今流通而重之以爲理財治世之大法焉周立九府黃金方寸而重一斤景王鑄大錢漢興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錢一黃金一斤史記平準書曰白金三品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直三千馬文龜文者次之又造赤側錢一當五賦官用非赤側不得行又食貨志曰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後漢吳隋皆有直百五銖直百者一錢其直百文也吳又有當千大錢當千者一文當千文也宋文帝初行大錢一當兩則錢之主貴者也湖南故事曰楚馬殷置鐵

則鈔之通塞民不得而操之矣其流通而無害也必矣且

本朝錢制亦屢更矣然向來俱是當錢用非當銀用故其利息不多故明天啓年間亦有當兩錢矣然但行之于京畿三輔而又不以之納稅如故明亦曾以寶鈔賜百官矣但以賜百官而不能通行民間與一張故紙何異乎嘗考零陵先賢傳曰劉昭烈初攻劉璋與士眾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眾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以致軍用不足昭烈甚憂之尋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則其衣冠糅略狗與齊民等人豈尊之哉法宜參酌古制輪廓精好火琢緣邊招會與萬秣年之式或請御書以爲崇重或背用龍鳳文以示異而書康熙通寶背書當銀一兩或當銀五錢三錢字樣先于京局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製造乃頒其式于列省以爲式焉徵收錢糧銀與鈔各半民間交易一錢以下仍用舊錢如故但考私鑄之禁隋史有云以私鑄輕薄乃下惡錢之禁京師及諸州郡肆之市皆令立樣置樣爲式不中樣者不入于市由是言之私鑄之禁誠宜密哉至于鑄鈔積米徵收錢糧銀錢各半此三條須三時預下各省方使民間洞然也

此廢銀哉凡有利于國者亦治之而已且盜鑄者亦姦民耳其奉公守法者敢爲之耶盜鑄即害民較往事之加添預征者害孰多乎然考之漢文帝乃有除私鑄之禁其居心又何等也

或問十

或謂鑄鈔之制宜何如曰一兩銅鑄之而當銀一兩此如衡孚之生資興而冷之日庶官非章服以榮之則其衣冠糅略狗與齊民等人豈尊之哉法宜參酌古制輪廓精好火琢緣邊招會與萬秣年之式或請

客更有言曰既已鑄鈔便可解鈔不則軍前鼓鑄支鈔更爲簡易奈何又北糴粟而南糴稻僕僕勤執事爲也曰此不可不深思也即以隣省養馬處所招買草豆言之豆每斛斗秋間不過五六分耳一發銀州縣招買其實州縣即委之里甲赴養馬處糴買每斛斗二錢五六分不止矣蓋一番關支不能盡無雜酒幾至三錢矣蓋一番銷算不能盡絕上下使費也夫鈔亦豈可衣食哉招買纔可納官銀一兩濱海邊地幾于八九石綫納一兩民間有穀熟遍野算收之尚不足以供正賦乃棄家而逃眷有之矣誠鑄鈔糴穀則穀之數必稍稍流通此利民者一穀之賤方極而銀之價又臨深以爲高蓋穀之賤亦以銀而賤也今夫販銀者常累月而不至蓋河北物產甚少而銀之輸解不向南則向北銀何術而復歸固無怪其不至也若在官征糧銀鈔各半則民間受銀之累亦減半利民者三且銀有低潮銀有耗羨封糧之時打印傾銷種種費民今納鈔則無是累也利民者三且直省糴米則窮民轉粟百里冬春之間皆有以爲生利民者四若軍前買豆芻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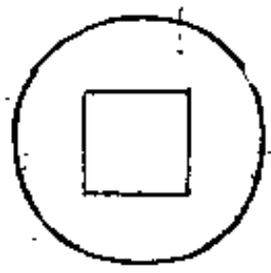
或謂鼓鑄誠爲百倍之息矣然愚民嗜利無知盜鑄將來罹于刑辟者必多皆辦爲是說者之陷之也且柰何曰此似爲仁人之言而實非知者之言也夫鑄鈔之利其利于國者已娓娓言之矣其利于民者亦指不一屈蓋今日穀賤極矣以山東論斛斗四五石纔可納官銀一兩濱海邊地幾于八九石纔納一兩民間有穀熟遍野算收之尚不足以供正賦乃棄家而逃眷有之矣誠鑄鈔糴穀則穀之數必稍稍流通此利民者一穀之賤方極而銀之價又臨深以爲高蓋穀之賤亦以銀而賤也今夫販銀者常累月而不至蓋河北物產甚少而銀之輸解不向南則向北銀何術而復歸固無怪其不至也若在官征糧銀鈔各半則民間受銀之累亦減半利民者三且銀有低潮銀有耗羨封糧之時打印傾銷種種費民今納鈔則無是累也利民者三且直省糴米則窮民轉粟百里冬春之間皆有以爲生利民者四若軍前買豆芻則則累商不苦則不累向已言之矣故今曰而有行官

昭代叢書　十集補　卷第五　三十

大錢古式十三

歷代大錢可爲銅鈔之式者

周　太公九府錢黃金方寸而重一斤錢圜函方



輕重以銖銖十分

荀悅漢紀曰周制錢有文外圓內方

李奇曰圜一寸重九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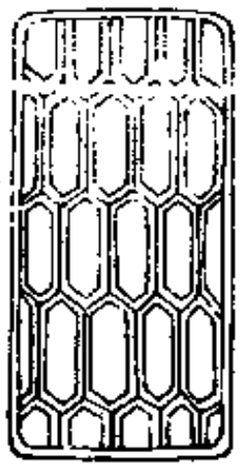
顧煊曰重十三銖

景王大錢　文曰寶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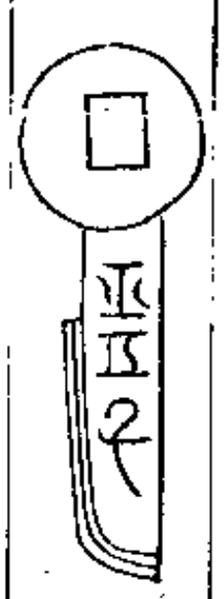
漢　高后八銖錢　文曰半兩重如其文

武帝白金三品

重八兩　圜之其文龍名曰白選　直三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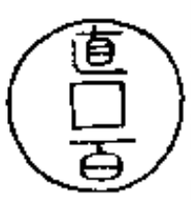


重四兩狹長其文龜　直三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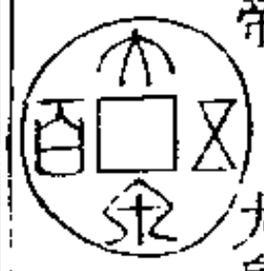


王莽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

後漢　昭烈帝直百錢



大泉五百



重六銖　圜之其文馬名曰赤電　直五百

兩方之其文龍名曰飛黃　直百

近閱邸抄見言路條陳有云部中議鑄當十當五大
錢之說草野聞之不勝欣幸想在　廷大臣定有確
畫以爲足國裕民之至計而芻蕘管見尙不能不鰓
鰓過慮者不知此番鑄錢曾實實講求所以流通萬
世之法否抑仍如向來添局買銅尋常鼓鑄而已耶
當此緊急籌餉之時如疆場之上忽有千百座金山
平地湧出眞足以紓　廟堂之憂而解閭閻之困然
今日之所患者不患千百座金山不平地湧出而但

患湧出之後又忽變而爲五礫土壤爲可惜也今日
鑄當千百大錢之法卽所謂銅鈔也如行之而善則
雖當千當百皆至寶也行而不善卽當二當三亦害
民也是在當國者熟思之而已然而千思百慮不出
兩字一曰行二曰信非行不信非信不行故今日而
銅鈔之法講求盡善國用眞不足憂蕩平眞不足慮
也試設一鑄錢之官于此開局買銅已鑄成大錢萬
萬緡矣官不收錢則民不用錢在　廷而業已知之
無驟貴乎又曰久之不能不變得無殃民乎甚且曰
再思此萬萬緡者何法可以流通于民閒乎民閒持
何物而往何以換錢而歸以輸之官乎得毋謂支官
俸乎支役食乎支各處存留乎無論裁扣之後所餘
無幾便使當十支之而民閒仍以爲當五仍是向來
故事官以一千爲二兩民以二千爲七錢也不則強
發貴錢于商鋪當鋪閉矣強發貴錢于錢棹而錢棹
走矣謂之收息可乎謂之善法可乎爲今之計鑄銅
鈔者不必當十當五便可當千當百惟

降一　詔曰今日金生粟死民困極矣而國用又絀
廷臣講求行銅鈔之法以救民生紓國用一面設官
鑄鈔一面設官糴粟務使鈔法通行可以救銀少之
困其納糧百姓卽用鈔輸官有鈔用鈔有銀用銀此
國家之大計務使萬世遵之後來文武諸臣不許條
議紛更以困黎庶其有阻撓者法在不宥庶海內臣
民曉然信行而千萬座之金山旣已平地湧出而又
不化爲土壤矣而不在當十當五當千當百之縣殊
也今立一銅鈔之法于此在　廷臣先不自信曰錢得
無驟貴乎又曰久之不能不變得無殃民乎甚且曰
吾穴中白鑞得無以漸而賤乎官先不信奈何使民

信耶不爲萬世之計豈足爲目前之計邪且羅粟之法不止使銅鈔下行也目前濟糧折矣倉糧折矣二年後一天倉何以爲計能永折乎不折則軍餉又減矣民間能更重泒乎寧使凱歌便奏于旦晚而籌餉者不可不計及于數時也此事所關者大一憚繁曲必成苟且求其濟于事難矣有如軍前及關差倉差凡可船運之地及省會郡城處處皆鑄處處皆羅我之爲利也無窮雖米價少湧亦不足憂我之爲利也無窮即私鑄稍害亦不因之止法既行不止流于

民間者爲買一鑄出即爲至寶而非削民故事矣鈔既輕不止行于民可以得粟而解于軍亦可充餉矣此眞毒暑時一副清涼散也今民閭窮困極矣穀賤極矣時時訛傳加泒之信不勝驚皇此不可不深長思也不止濟銀之窮而又可以解民之困事未有不計及于民而獲利于國者此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眞爲鐵板數也況鈔法與銀原並行亦何害于金穴乎更爲語海內貴人曰此非朝更夕改之政蓋將垂之萬世者也使速製幾穴以貯鈔又其時矣先民有言

時亦弗獲伏睢江河不擇細流幸甚

籌餉芻言跋

芻言或問既脫藁乃過紫霞先生撫卷而自笑曰請是以庖人越俎會且以漆室女子爲解矣然余之言之也務辭其易而爲其難者何也夫鑄鈔既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羅粟即羅粟亦足以濟銀之窮矣而又議改運南糧葑菲有言聽者藐藐而又加之以繁曲譬將命千里之駕者方其軸而棘其穿爲之王良造父者不亦寡乎愚不失其爲躁人矣先生曰甚矣子之能發吾覆也國家如無意于理財則已國家如有意于理財也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熟計也錢者泉也請以水喻鑄鈔其星宿也利及于軍餉害不及于民生其滄海也而中間之積石龍門百川千澮則積粟納稅行鈔之多方也今召星宿而語之曰爾必毋滄海而又語之曰爾必歸于滄海而後及于滄海焉言則易歷積石龍門百川千澮而後及于滄海焉言則難矣崑崙于闐之下有絕流矣不則必懷山襄陵而

爲害是不使之歸滄海也嘗參考古今錢法遊神其際而深思之爲錢輕難用者則重之爲錢重難用者則輕之是皆過之于星宿而止者也非開財之源者也開財之源者亦通之而已矣考歷山鑄幣者神禹也其治水也必周歷于乾坤高下之勢而注其全神于滄海然後疏鑿之功有所施濬川刋木豈以爲勞乎夫海內之大即不憂貧而軍需之繁泌非涓滴所能益羅折多端爲其難者所以爲其易也不則過之于其源而已曾何利之與有如養生然鑄鈔亦金丹口訣耳利于餉而不病于民乃所謂黍米珠也議羅議折其緣督導引自在河車也如用兵然當兩鑄鈔亦組練精甲耳利于餉而不病于民乃所謂振旅還也議羅議折其紀律嚴明秋毫無犯也以軍用之繁原非涓滴所能益使非太羅大折則于國無大濟而錢不能大行或問中已詳之矣若

國家而有意于理財則泉貨流通之數不可不熟計也甚矣子之發余覆也余憮然曰余之所以爲其難也乃所以爲其易乎雖然代大匠之鑿者傷其手布雷門之鼓者喪其音客之胡盧而至者方接踵未艾也愚不失爲躁人矣

鑄鈔積粟裕國充餉誠緩靖東南之略亦天下太平之機也竊以爲銅鈔必兼紙鈔則民間無僞造之弊宋高宗以來東南有會子之設以紙作錢金元承之爲寶鈔至元鈔一貫準中統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千文至太鈔一貫又準至元鈔五貫是方尺之楮直錢五萬文前代楮弊皆用紙金元則以桑皮明諸生課蓦印造特設寶鈔提舉司然須製造精好裝潢完固庶無損濕浥爛之患安得起先生于今日而與壯下其議論也甲辰四月吳江沈楙悳識

50 09865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入境貨物表

敘

天生四民士農工賈莫能去一三代時地力未盡民相習於南畝老死不出其鄉不斤斤貿遷什一之利戰國以後爭城爭地天下荒蕪漢興務與民休息荒蕪未復詔天下孝弟力田令商人不得衣絲乘車出身爲吏蓋時勢所積欲假政令之權以進退之非有所惡於商而抑之使不得伸以斬其利也運會所趨愈久而愈即於盛後之人矛務恢宏智力補前人之所不及陋生小儒又附會古人之說故爲悠謬以遂其苟安錮蔽之私即如王者建國前朝後市王立朝后立市解經者遂謂置之於後主以陰禮有抑而輕之之意不知辨方體國各有定位前朝後市謂有所偏倚矣然則左社稷而右宗廟又孰爲先而孰爲後乎一陰一陽交資互用宗廟賓客之禮王初獻后亞獻王初事后次享王躬耕以供粢盛后親蠶以供衣服此數者又孰爲輕而孰爲重乎學說之不明於是百端皆受弊於無形非獨商也商亦受其弊而不克以自興且較他之受弊爲尤甚唐宋之世惟劉晏王安石講求財利思以商道通之於政事晏收其益矣運用於心而其術不傳安石所用非人童惇呂惠卿輩從而厲之於是置制條例之說和貿市易之司遂若爲古今之大弊談虎者動色相戒自明以來

士大夫絕口不敢言利上之於商惟征其稅而已矣食其餘而已矣於兩間物產盈虛消長職是業者之所以操奇而計贏若秦人視越人之肥瘠漠然不相關亦不相攝也海禁既開東西列強假經商以躪人國商力所至即國權所至天下始曉然於商之不可過輕莫能聽其自生自滅於天地之間而不之聞問顧天下知商之重矣而能明於商者卒鮮市井闤闠之子行莫著而習莫察日日由之不知其所以然之理且氣勢渙散各謀一人一事之利益不足以攬其全官斯土者智足以知其理力足以攬其全矣責任地方則兵刑教化催租聽訟雜然紛集於其身近於

民而不獨近於商故去商猶遠不能專心致力於一事權員者去商最近而能專心致力於商者也自中外通商洋關權政歸諸總稅務司赫德江海各口又各置稅務正副一人舉其處商貨之出入物產之多寡民生日用所必需人情土俗所嗜好一一申之於赫德而還報於其國故謂總稅務司者把持財政之專官各關稅務司者偵探商情之間諜也然每盡一年赫德必有海關貿易總册呈諸外部條分縷析必詳必盡外人越數萬里寄食於中國猶能綜覈採羅纖微悉備洵爲專書我以中國之人行中國之政大府之所倚託諸商之所仰望瓜時而往及瓜而代適

然而來實然而去顧於所謂商貨出入物產多寡民生所必需人情所嗜好者毫無體驗反不如外人猶有所得不亦悖乎恆去歲乙巳十月奉檄白河今將一載矣念去差不遠不能曳白乃檢一年中釐票底本並上稽癸卯十月至於乙巳九月近二年以來舊牘列爲比較進老於商者而詳詢之於凡大宗各貢產地銷路價值運費一一眉列其有關繫鉅要總敘所不能賅則於各門中別繫以論共爲貿易稽核比較册一卷顧職司所在祇於白河而推言商務乃并及陝西境內漢江流域何哉漢自導源嶓冢東至於南鄭又東至於安康又東至於白河數千里灌輸取

道於此溯流而上者爲入陝第一門戶上游漢中石泉任河興安蜀河各局所經收至此一切驗放而後出境則考白河一局而陝省南境各地之商務皆在焉故於出境各貨列之尤晰嗟乎財政者人生之命脈商務者財政之樞機商務不講財政不興民且憂貧之不暇饑寒切體遑云進學校而課人材事畜無資安能入社會而談公益蓋商務尤百事之嚆矢未有本實不先而能榮枝葉者得是册而考之愚夫之言聖人擇焉開地利塞漏卮易無者而使有阜少者而使多不以無益害有益漢中鴉片最多害人尤烈而早種嘉禾不以生貨易熟貨出境山貨皆生貨也而兼營工藝陝南之商

務興卽全陝之商務財政無不可興庶不負獻芹獻曝之意也乎光緒三十二年歲在丙午八月白河權員上元仇繼恆敘

中國本擬布也每四十走塔一湖北漢陽安陸漢中府香昭及山西蒲縣運河湖北沙洋鄉捲湖北貢價每捲約

大布件數重量產地銷用處運費釐金成本賣價

運過數目	上冊扁	本冊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二千四百二十八捲	三百　十四捲	七百三十　捲
十一月	一千八百五十　捲	百八十八捲	七十九捲
十二月	三千二百六十五捲	二千二百五十二捲	一百七十二捲
正月	八千一百九十一捲	四千二百四十一捲	千九百捲
二月	三千八百六十三捲	二千三百四十五捲	三千九百五十七捲
三月	一千九百五十六捲	四千零六十五捲	九百五十五捲
四月	三千一百四十八捲	四千六百七十一捲	五千五百七十六捲
五月	五千三百七十三捲	五千五百零四捲	三千一百零三捲
六月	三千六十三捲	七百三十八捲	一千二百三十八捲
七月	一千五百零三捲	二千一百五十一捲	一千六百六十九捲
八月	八百四十四捲	七百四十四捲	二千二百八十五捲
九月	一千二百四十四捲	一千零三十一捲	四百一十六捲
合計	三萬三千九百二十九捲	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四捲	二萬二千零八十一捲

中布件數重量	產地銷用	運路炭	費釐金	成本賣價
亦中圖本縣布長莊每二十五疋莊布以實四疋莊銷白河湖北鄖縣竹山等處有景莊馬口漢正篇一捲每正疋之新洲鎮發縣鄖西川三捲	景莊布以實四疋莊銷白河湖北鄖縣竹山等處	景莊在關北鄖縣至老河口每捲公勤每捲報統十二捲馬口布價一百六十至貴捐四百二十柱捐減安又一百六十陝在河口報部值減高低不同亦此數經布亦可白河運費較重陽捐一百二十以實報運早爲定振早則值可減		
寬一尺二寸長大莊較孝來埠漢川馬口布均三丈六七尺重三店柳子關等處均有四十五斤				
漢川馬口每四十正篇一捲每正疋寬一尺零五分長二丈六七尺重四十五斤	漢川馬口布均用洋紗與安以船戶與鋪家五人完貨約定原船上下漢川馬口布每河口捐報每捲約其較爲細熟然來去皆有貨載捲報統捐三百十三捲五六錢貨利重布利捐捲全用洋紗仍不免回也			
馬口布較漢川布每正約經一兩其布更大		零五文赴陝糧安以山貨易布由老河口一百三陝西每捲每道十斤與安又二集二篇零三篇百六十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五千四百七十五捲	四千八百八十六捲	
十一月	四千八百一十七捲	四千五百零四捲	四千五百六十捲
十二月	三千七百零六捲	三千二百一十七捲	四千七百捲
正月	四千一百八十五捲	三千零八十二捲	三千九百六十七捲
二月	三千零零三捲	五千二百捲	四千五百九十四捲
三月	三千零零八捲	三千五百零一捲	五千二百三十一捲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四萬六千四百零二捲	四千六百零三捲	三千一百七十五捲	三千零九十六捲	二千一百二十二捲	六千三百六十捲	二千八百五十二捲
四萬八千四百九十捲	四千四百二十五捲	三千一百六十二捲	二千四百六十五捲	四千一百三十四捲	六千八百九十三捲	三千四百二十九捲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四月	
五萬七千七百一十五捲	三千一百九十六捲					
			二千七百四十四捲		八千七百四十二捲	
				三千二百四十一捲		
			四千七百七十七捲			七千零七十七捲

右大布中布兩項每年約銷七萬餘捲每捲平均十四兩須費買價銀一百萬兩此僅漢江一路之銷數也龍駒寨潼關兩路極少須加兩倍所費布價又二百萬矣然或者則陝省每年買布銀之漏出於外者三百萬矣然或者陝不出棉抑有棉而貴於他省故不得不取給南方乎此又不然今年湖北棉價每斤二百陝棉僅百五十從商州漫川關一帶肩挑而來貿於鄖西二竹者絡繹不絕本省價賤之棉棄之不用而顧以三百萬之巨金買布他省西安布市萃於三原不至其處不知底蘊朱學使奏疏謂每年六百萬兩必非無據然即以三百萬論豈非巨款乎年年如此而不知所以爲計商賈之識之力

不足以規遠大士大夫又熟視而若無覩此西北實業之所以長此廢棄蘊蓄而不能一啓其緒也且每捲十四兩僅就布價言之其他繁費甚夥先由三原匯銀至鄂匯兌須費一也從鄂至陝須完鄂釐二也水路運費三也陝省釐金四也龍駒寨至省旱脚五也潼關旱脚恐更費於寨河曠延時日六也長途風波損失意外之險不免焉七也去種種之繁難而收回本省所失之利計英如用本省棉花韓城渭南著名棉花大莊其實河北各縣無不產棉自行紡織之一法種棉織紡公司另具說略茲不著錄

陝省每年坐失數百萬買布之銀漏卮大矣而目前未至於極困者何哉蓋有賣鴉片之銀足以抵之故也特毒物以裕國計則陝西乃中國之印度耳然常恃不窮猶有可說近來捐稅繁重商賈生畏種煙利薄民不得不轉而他圖且聞近日英國自主黨派議員倡議請禁鴉片輸入中國已經議院允准同時印度管理大臣亦宣言中國果欲嚴禁鴉片則英印政府自願遵照辦理即受虧損亦所願意外人且欲禁止豈中國而能飲鴆止渴爲悍然不顧之計則鴉片之不足長恃也久矣天下事塞一路必先疏通一路煙利既失而民間衣被稟寒之資萬不可缺斯時以有往無返之銀貿布於南方

洋布件數	產地	銷用處	路運	費釐金	成本價
					每三十板爲一東洋布整行印
					綢每板四十碼花者尤好
					每碼二尺五寸潤走機局所出
					上傳每板重十之布每板寬長
					一斤中等八斤次與洋布等面每布以其粗厚耐
					等七斤　用也
					興安漢中各屬由漢口至河口
					近城市之人民每個七百
					用東洋布鄉間由河口至興安
					一千二百至漢
					水路落地稅五十
					湖北釐稅恐有
					未詳
					陝面每板每道
					八十
					貨價照成本約加
					利一分
					漢口貨價十斤者
					每板約銀五用八
					斤者約銀四兩七
					斤者約銀三兩一
					二錢
					十斤八斤七斤者
					每等中又各有上
					中下之別值錢以
					水腳減

運過數目		
上兩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二千三百八十七板
上一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一千七百零二板
本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中有閏四月	一千零五十三板

月	
十月	二千三百八十七板
十一月	一千七百三十六板
十二月	一千五百二十七板
正月	六千六百二十四板
二月	二千一百二十二板
三月	九百一十八板
四月	一千六百三十九板
五月	二千三百五十二板
六月	三百三十九板
七月	九百零三板
八月	三十七板
九月	七百九十八板
合計	二萬一千三百八十二板

月	
十月	一千零三十三板
十一月	三百一十三板
十二月	六百六十一板
正月	二千六百八十三板
二月	九百零八板
三月	一千九百四十八板
四月	一千五百八十三板
五月	三千四百五十三板
六月	一千三百一十三板
七月	二千七百六十三板
八月	一千三百一十七板
九月	六百一十四板
合計	二萬零六百五十六板

月	
十月	二千零五十七板
十一月	一千零二十九板
十二月	一千二百七十板
正月	一千五百三十三板
二月	二千九百四十八板
三月	八百七十七板
四月	一千九百四十八板
五月	二千二百五十九板
六月	一千一百六十五板
七月	一千四百八十板
八月	二千三百一十七板
九月	一千三百八十三板
合計	一萬八千二百二十七板

竹布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漢口運至河口每湖北子口稅每漢口貫值上等者	成本價
			百大疋每疋十丈外洋漂中國染織市之人用之大箱五百小箱大疋銀六分河每大疋六錢三國	
			丈上等漂九斤有次之漢口漂山內居民鮮用三百河口至漢口起貨每大疋銀每大等五兩七八	
			疋小箱三十疋斤每大箱五十疋河口改裝每大疋銀二兩八錢	
			一大疋改零八小疋每疋長一丈二尺五寸上等者重一斤二兩	
			後方所列運過數目皆小疋也	

運過數目		竹布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關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關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關	中有閏四月				

月	數目	竹布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十月	一千四百零二疋					
十一月	一千四百零八疋					
十二月	二百九十八疋					
正月	二千二百六十五疋					
二月	五百八十八疋					
三月	七百八十一疋					
四月	一千零四十三疋					
五月	三千五百六十三疋					
六月	一百六十二疋					
七月	一千六百五十四疋					
八月	二百六十九疋					
九月	一千七百二十六疋					
合計	一萬三千五百七十三疋					

月	數目	竹布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十月	七百一十四疋					
十一月	二千一百六十二疋					
十二月	七百九十三疋					
正月	一千六百三十五疋					
二月	二百五十五疋					
三月	二千七百四十五疋					
四月	一千五百八十五疋					
五月	一千八百一十四疋					
六月	六百五十疋					
七月	三千七百二十五疋					
八月	一千七百二十六疋					
九月	一千四百五十六疋					
合計	一萬八千二百六十疋					

棉花件重	數量	產地	銷用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一百八十斤爲一大包九十斤爲一小包一百二十斤爲一中包		湖北黃州安陸從襄陽進任河南四川陝西	襄陽一帶至老河口每大包四包八百四十斤	湖北統捐每大包八百四十（加五秤合百五斤）價錢二十三分四釐小包二兩運至四川可賣二十五兩數錢	湖北買價每百斤一兩五分六
		黃州以東埠般運多安陸以西轉裝襄樊老河口至襄陽每包九百	老河口陝西每大包每十斤價錢三錢三分陳	八釐中包二錢河口賣價約二十三分四釐	
		沙洋洲三處所一帶次之	五百不等		
		仙桃鎮宿口販用者最多紡線織襪爲最運決較少			
		江者忻安陸花也			

運過數目	上一屆	本屆	申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月	上屆	本屆
十月	一千六百一十包	二千零八十一包
十一月	二千二百十四包	一千六百七十三包
十二月	七百三十二包	二千二百九十五包
正月	一千九百七十二包	一千三百三十七包
二月	四百八十包	一千零一十七包
三月	一千六百二十三包	八百六十一包

月	合計
四月	三百九十包
五月	二百六十包
六月	三十四包
七月	一百八十五包
八月	一百二十九包
九月	三百七十六包
合計	一萬零四包

月	合計
四月	一百二十七包
五月	四百三十七包四月
六月	二百六十六包五月
七月	三十七包六月
八月	一百二十四包七月
九月	六百一十七包八月
合計	一萬零八百六十四包

月	合計
四月	三百六十六包
五月	六百五十八包
六月	七十三包
七月	九十四包
八月	三百五十一包
九月	五十八包
合計	一萬零一千三百四十三包

洋線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包約三百斤	東洋	漢口至河口每	湖北統捐每包漢口賣價每包約	
每包四十小捆	濮陽紗廠	每包用一千五百	一千五百河口銀百兩	
每捆三十六子		外幷轉運四川河口至漢中約	加三倍	陝西每百斤每三十兩
每捆重八斤四兩		漢中各屬銷用包一千五百	漢中者城名	道八百

運過數目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一萬四千八百六十斤	一千三百五十五斤	一千零七十斤	
十一月	五千五百一十斤	九千一百四十五斤	八百斤	
十二月	五百八十二斤	一千二百七十八斤	一萬一千六百七十五斤	
正月	一萬三千斤	一萬二千三百斤	七千二百六十三斤	
二月	一萬二千零二十斤	一萬四千七百斤	三千八百五十斤	
三月	一萬三千五百八十斤	一萬零九百二十斤	二千零六十一斤	
四月	一千三百八十五斤	六千九百六十斤	三千八百八十五斤	
五月	五千四百三十五斤	一千五百斤 閏四月	五千三百三十七斤	
六月	三百斤	一千八百二十斤 五月	四千七百一十五斤	
七月	三千一百五十五斤	七百斤 六月	六千八百四十二斤	
八月	一千八百四十斤	一千九百六十斤 七月	一萬三千四百一十一斤	
九月	五千六百三十斤	七千五百斤 八月	三千四百一十五斤	
合計	七萬七千二百九十七斤	七萬零一百三十八斤	六萬四千三百二十四斤	

從前漢中及川北附近陝省等處紡紗撚線皆用陝省河北一帶所產之棉每至秋冬鳳縣留壩一路駄運棉花入川者絡繹於道山內州縣每駄抽錢二百謂之腳櫃年入數千串恃以爲供支驛路一切之費尙有餘裕後一律改用洋紗洋線陝花遂不入川辛丑壬寅之間恆在鳳縣十閱月此種駄贏已絕跡矣州縣腳櫃無足計較陝商陝農坐失此大宗巨萬之利束手浩歎而無可如何陝省利源能有幾何經幾次之失敗而不窮且匱哉

白糖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本	賣價
每一百四五十斤爲一包	廣東潮州及福興安漢中各屬	由漢口至河口湖北千口每包	漢口買價每百斤			
洋糖歸	拜山稅川關轉運西安	每包二百至百銀二錢一分熟七錢河口賣價約				
		河每包三百	納稅四百二十八開			
		四	陝西每包二道二千			
		兩三錢六分又	糖酒加徵案內			
		加收一道一錢	八分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申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上一屆	本屆	申酉閏四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月	數目
十月	四百五十二包
十一月	二百五十包
十二月	四百四十五包
正月	二百八十一包
二月	二百六十包
三月	四百一十六包
四月	六百一十一包
五月	五百包
六月	四百二十六包
七月	二百五十六包
八月	一百四十三包
九月	三百八十七包
合計	四千三百二十七包

月	數目
十月	三百三十包
十一月	三百一十三包
十二月	二百六十七包
正月	一百零二包
二月	三百二十四包
三月	六百三十九包
四月	七百一十七包
五月	九百三十八包
六月	三百四十五包
七月	五百零六包
八月	一百七十三包
九月	三百一十四包
合計	四千九百九十八包

月	數目
十月	四百五十二包
十一月	三百四十包
十二月	二百四十六包
正月	七十二包
二月	三百三十三包
三月	五百六十一包
四月	九百四十二包
五月	九百六十二包
六月	五百九十九包
七月	一百三十五包
八月	七百一十包
九月	三百五十七包
合計	五千七百二十四包

紅糖件數重量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一百四五十斤裝一包	廣東潮州及四川川東一帶	山溝口至河口每包銀一錢七分等約銀五兩	漢口買價每百斤河每包三百
興安漢中各屬井由漫川關轉運西安	川東一帶	鋒包二百至白	關稅三百
			陝西每包行道銀一錢驗酒加徵一道銀一錢
			河口賣價每包六兩興安賣價每百斤九千錢文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十八　關中叢書

閩廣糖霜以蔗漿製成興漢所出甘蔗甚微不任製糖惟蘿蔔中含甜汁極多外洋糖多用蘿蔔所製陝西蘿蔔美大無倫往在寶雞見農人方挖蘿蔔其大如甕或謂至大者每騾祇任載數枚也以洋法煎鍊試驗出糖多寡種不佳者則將外洋之種帶來栽種陝西土厚而雜泥沙最宜果蔬若以蘿蔔熬成糖霜行銷西北各省眞大利也

運過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十月	七百三十六包	六百零四包
十一月	五百七十七包	二百九十四包
十二月	三百六十八包	一百五十九包
正月	六百一十八包	六十七包
二月	九百零四包	三百四十二包
三月	二百六十六包	三百八十四包
四月	六百六十九包	五百一十五包
五月	一千零四十七包	六百六十二包
六月	三百七十包	四百九十四包
七月	六百七十包	五百零四包
八月	一百五十五包	三百一十一包
九月	三百一十包	五百一十七包
合計	六千六百九十包	四千八百五十三包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一千一百零一包
十一月	七百七十六包
十二月	一百五十二包
正月	八百八十二包
二月	三百七十七包
三月	六百七十七包
四月	八百五十七包
五月	八百九十包
六月	四百五十五包
七月	一百八十九包
八月	九百二十四包
九月	四百三十四包
合計	七千七百一十四包

青紅磁重量	件數	產地	銷路運費	金額成本
			每四十枚爲一江西饒州府仔與安縣中各鎮景德鎮至漢口江西統捐每子	統捐買價青磁每
			子二千爲一帮係縣景德鎮	子一千二百紅磁
			五千斤一包	二千三四百
			向來紅磁多以	河口貨價青磁每
			貨計今仍以子	子一千八九百紅
			計	磁三千五六百
			另有零星小件	漢中貨價青磁每
			不能預算者以	子三千紅磁四千
			貨計每百重三	三四百
			百斤陝西銷額	
			五萬每年不過	
			二三百擔	

運過數目	上一屆	本屆	下一屆
正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二月	七千三百二十六子	二千三百一十八子	一千六百五十二子
三月	一千八百一十九子	七百零三子	三千七百零二子
四月	五百三十四子	一千二百四十一子	五百三十子
五月	九百零八千	九百一十二子	三百零四子
六月	一千零八十三子	五百四十九子	二千四百六十五子
七月	九千七百五十八子	三千五百一十四子	二百一十二子
八月			
九月			
合計			

南磁件數重量	產地銷用	路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十枚爲一摘每大者十枚小者十枚爲一對每十摘爲一筒	磁質極粗出湖北安陸府縣與江等粗磁極多漢一對筒約二十筒	由漢口至白河每筒約錢一百	湖南買價每一對白河賣價每一對筒約二百
每十枚爲一摘每大者十枚小者十枚爲一對每十摘爲一筒	磁質極粗出湖北安陸府縣與江等粗磁極多漢一對筒約二十	由漢口至白河每筒約錢一百	湖南買價每一對白河賣價每一對

南鐵件重量	銷用處	運費釐金	成本售價
每五十塊爲一捆每捆重四十四斤每三百三十捆爲一批三捆爲一担	南銅附每年約運六百包二包爲一運重六十餘斤二百包爲一批	每六十捆爲一捆南雲廣府同南銅	南銅附每年約運六百包二包爲一運重六十餘斤二百包爲一批
每捆重四十四斤每三百三十捆爲一批三捆爲一担	鎮安府各屬并由漢口至河口每捆北統捐每批四十千洵漢川團轉運批三十六千西安	漢口至河口每捆北統捐每批四十千一百一十千陝西每運每捆三百文	湖南貴價每担（三捆）約三兩一四兩白河約六千
	漢口至白河每担三百餘文	陝西每捆每批二袋四十五文	河口貴價每担約四兩白河約六千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二百一十八餅	一百一十九餅	六十五餅	九十二餅	一百一十八餅	一百三十九餅
七十五餅	一百四十八餅	一百七十餅	二餅	一百一十七餅	八十六餅
二百零三餅	一百二十二餅	一百七十八餅	七十七餅	八百三十九餅	五百七十五餅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二百八十九餅	五百七十餅	一百四十三餅	十六餅	十六餅	一百零一餅	一千九百四十六餅
二百六十五餅	三百七十七餅	五十三餅	一百零三餅	二餅	五十五餅	一千四百五十三餅
一千二百三十八餅	二千四百八十餅	四百七十四餅	六百一十五餅	六百六十六餅	一百九十三餅	國千五百六十餅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四　關中叢書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陝西鐵礦到處皆有然鍊鐵純用木炭故土人有紅山黑山之說蓋謂鐵礦爲黑山樹林爲紅山也今老林漸已燒盡有山皆童雖有佳礦無從燒鍊以故鐵廠大都停辦即如韓城等處亦均林盡山空不能持久舍本省取之不盡之藏而仰給於南省數千里以外之鐵無乃非計取本省之煤鍊本省之鐵其一定不易之道乎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月	數量	件重	產地	銷用	路虎	運費釐金	成本	賣價
十月	八十一捆	每九十餘斤爲一小捆一百八九十斤爲一大捆	兩押居宋時應興漢各屬井從漢口至白河每小捆三百文大捆加倍	襄川關轉運西安者多染坊染紅藍色用綠匠紙鋪所用較少		陝西每小捆每一百八十	過關九十大捆	漢口實價每百斤襄陽兩五六錢白河實價每百斤九千餘文
十一月	一百三十四捆							
十二月	五十二捆							
正月	二百二十八捆							
二月	一百零七捆							
三月	六十一捆							
四月	二百一十捆							
五月	三百二十二捆							
六月	一百二十三捆							
七月	二百零二捆							
八月	一百六十三捆							
九月	五十六捆							
合計	一千七百三十九捆							

月	數量
十月	三十捆
十一月	一百八十三捆
十二月	二百九十四捆
正月	六十五捆
二月	三百一十一捆
三月	三百九十五捆
四月	二百二十五捆
五月	一百二十七捆
六月	六捆
七月	二百二十六捆
八月	九十捆
九月	六十三捆
合計	二千零五十捆

向來中國染紅色多用蘇木其上者用紅花今紅花幾於絕迹蘇木尙有用者然不如洋紅之銷路廣矣洋紅易於褪色略受濕潮沾染殆遍遠不如中國顏色之佳然價廉而用便民間皆喜用之近年洋顏料之運入漢江者日多每年皆用三千數百斤洋藍洋綠洋青等色在內皆係煉成細末棄糟粕而取精華卽如洋紅一斤蘇木雖有百斤不敵其用轉運之難易腳價之多寡相去懸遠幷聞外洋煤炭渣滓加以提煉便成顏料我紅花茜草等天然絕妙之品棄置無用彼化腐朽爲神奇皆易吾有限之金錢以去可畏也

藍靛件重數量	產地銷用處	運路	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二百斤為一擔	湖北安陸府之沙洋	白河湘陽一帶沙洋至白河每擔錢四百	陝西每擔每道徵八分	沙洋每百斤三千一二百 白河湘陽賣價每百斤六千

運過數目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十三號	一百一十九號	一百八十五號	
十一月	二十一號	七十七號	一百一十四號	
十二月	十二號	三十九號	三十八號	
正月	三十號	五號	三十四號	
二月	四十八號	四十八號	三十九號	
三月	二十號	四十八號	七十六號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百二十號	三十二號	十號	十八號	二十七號	二十七號	五十三號
五百零五號	四十四號 月八	六號 月七	五號 月六	二十一號 月五	三十號 月四閏	六十三號
八百三十五號	一百三十七號	八十三號	十三號	三十四號	五十四號	二十八號

洋顏料	每二百匣爲一束西洋箱每匣重六磅			
件數重量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十月	運過數目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二百四十二斤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三百四十八斤	二百三十九斤	
十一月	上兩屆	一百一十三斤	九十斤	
五十四斤		六十三斤	一百八十二斤	
十二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三十二斤	二百斤	
八百六十九斤		一百九十一斤	五百九十六斤	
正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三百九十九斤	六百二十八斤	
七百二十斤				
二月				
一百零四斤				
三月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四千零零三斤	二百六十斤	八十斤	六十斤		九百七十三斤	六百四十一斤
二千五百七十五斤	九十二斤八月	五十三斤七月	八百二十九斤六月	三十斤五月	三百二十四斤四閏月	一百二十八斤
三千六百三十七斤	五十九斤	二百六十七斤	二十五斤	一百九十九斤	七百九十二斤	三百六十二斤

洋油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二桶爲一箱美孚老牌最佳銷漢各屬并銷漢口至白河每箱重五十斤	煙臺	陝民程度低用洋式燈煙略重	漢口起捐每箱一百六十文	美孚牌漢口買價七十二文
無牌者稱次油鄰境陝民多以洋鐵壺貯油懸掛於牆壁之上偶一不慎立兆焚如祇圖略省數文而已			河口起捐每箱三百四十文	陝西每箱每道與安三千餘文
				牌買價一兩二錢河口賣價一兩六錢

運過數目	上屆	本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十月	三百一十六箱	四百一十六箱
十一月	一百三十五箱	四百五十六箱
十二月	七十三箱	四百三十二箱
正月	一百一十二箱	一百箱
二月	一百三十三箱	五百一十一箱
三月	一百七十四箱	四百八十箱
四月	五百八十一箱	三百零二箱
五月	七百二十六箱	九百二十一箱
六月	五百二十八箱	四百九十七箱
七月	三百六十箱	一百九十四箱
八月	一百八十八箱	五百二十八箱
九月	四百四十七箱	四百二十六箱
合計	三千七百七十三箱	四千三百九十一箱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上　入境貨物　二十二　關中叢書

自洋油遍行中國其侵奪中國麻豆菜子諸油銷路爲數甚巨然近亦增出一種大用必須中國油而不能代以洋油者則鴉片煙燈是也閒嘗於閒中屈指計算譬如陝省州縣中縣五萬家每家煙燈除兩盞三盞不計外以得半之數二萬五千家而論每家煙燈一盞盞各用油一兩每油一兩價錢五文蓋不論土價即燈油一項每日需錢一百二十五千每月三千七百五十千每年四萬五千千集米而爲邱山擲如此巨款於一燈焚之上豈不可怕假使將此鴉片燈油之錢取出作爲學堂巡警工藝諸用財足則事舉一縣如此縣如此

尙何敵於天下哉況煙土之費且十倍百倍而未可量哉尋常極細極微之事略一思索實足令人毛髮俱竦奈何人皆習之而不察也

洋火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處路	運費釐金	成本價價
小箱每箱一百包每包六打每打十二合大箱洋所造每箱六件用船包每包二百四十封每封十介小箱重一百七十斤大箱三百斤	漢口鎮昌火柴公司	漢口船運襄樊多裝銷甘肅川北	小箱漢口至柯口每箱六百到興安各關亦皆八百銷用	小箱漢口買價每箱十四兩白河買價二十七兩河口買價二十一兩
			陝西每小箱每大箱漢口買價二十一兩河口買價二十一兩	

運過數目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屆	一百八十箱	一百二十六箱	一百五十六箱	三百七十箱	一百二十九箱	一百零二箱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一百五十四箱	一百五十九箱	一百二十六箱	一百一十八箱	二百八十一箱	一百二十九箱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中有閏四月	一百三十二箱	六十五箱	一百一十四箱	一百一十八箱	一百一十三箱	五十三箱

月份	數目	運過
四月	一百一十四箱	一百三十四箱
五月	一百四十二箱	一百六十箱
六月	五十五箱	五十五箱
七月	八十一箱	七十九箱
八月	二十九箱	三十四箱
九月	一百二十五箱	十八箱
合計	一千六百零九箱	一千四百四十七箱

煙葉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處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一百二十斤爲一大捆六十斤爲一小捆	湖北均州河南鄭州	襄安各屬并轉運商州西安	均州至襄安每大捆百六十斤	陝西每大捆每道繳六分小捆三分	均州買價每大捆約七千　襄安賣價約九千

月份	數目	運過
正月	三百二十九捆	四百八十一捆
二月	五百三十四捆	三百七十二捆
三月	六百五十二捆	四百四十八捆
十月	一千四百零九捆	一千三百一十七捆
十一月	八百七十二捆	一千八百九十四捆
十二月	一千二百三十七捆	一千一百九十四捆
合計	五千一百三十一捆	五千一百四十一捆

煙葉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處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一百二十斤爲一大捆六十斤爲一小捆	湖北均州河南鄭州	襄安各屬并轉運商州西安	均州至襄安每大捆百六十斤	陝西每大捆每道繳六分小捆三分	均州買價每大捆約七千　襄安賣價約九千

月	數目	成本金價	運費釐金	運過地方
三月	七百五十二捆	四百八十捆	每一百六十頂湖北鄖陽府為一大捆八十頂為一小捆	上兩屆
二月	七百七十二捆	十九捆	興安各屬漢中鄖陽至興安每百駄自出皁幅大捆百八十文耕田拉船挑脚之人每人各有一頂晴則蔽日陰則擋雨為用至質	上一屆
正月			陝西等大捆每捆八十文小捆約三十	本屆
十二月			鄖陽民價每大捆約二千	中有閏四月
十一月				
十月				
合計	八千零二十九捆	八千一百七十八捆	六千三百捆	

月	數目	成本金價	運費釐金	運過地方
九月	二千零三十七捆	九百三十八捆	四百五十二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八月	一百八十九捆	一百七十捆	二百八十九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七月	一百四十七捆	二百四十九捆	五十捆	
六月	三百四十八捆	一百五十捆	五十九捆	
五月	四百九十三捆	四百九十七捆	一百九十四捆	
四月	七百八十一捆	四百六十八捆	二百五十捆	

近來山東直隸河南等省草帽辮行銷外洋每年價銀數百萬兩陝西麥草潔白堅韌徧地皆是若令婦人女子人人學編詎非現成應有之利迄今無人提倡猶可諉者曰運道不便也今鐵路經始轉瞬之間軌道大通再不提倡後將何及創興伊始出貨不多儘可先行試銷本地三五年後風氣盛開鐵路亦成即可暢銷洋莊祈獲大利矣

陝省婦女習於懶惰往往擁被高眠終日盤旋於煙炕之上愈不事事則愈食洋煙愈食洋煙則愈不事事相因相習惡果環生藥之者惟有授以習勞之術而又導以獲利之方庶幾逐漸轉移挽回惡習變民者須於其根本之地而導之非第與斯民計一時之利也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九百一十五捆					九捆	一百五十四捆
一千三百二十七捆					十六捆	五百三十九捆
八百四十捆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一百捆	二百四十捆

明繫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每一百五十斤爲一襄	浙江溫府	興安漢中各屬漢口至白河每襄	漢口買價每百斤	
		興安	幷轉運商州西襄三百	一百五十	漢二兩三四錢
		染坊染絲綢用		陝西每襄每道	白河買價每百斤
		臨最多紙舖集之		四十五文	錢五千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五十一襄	中有閏四月	二十一襄	一百一十三襄	五十三襄	九十四襄	一百一十襄	八十六襄	八十一襄	十六襄	四十五襄	八百一十三襄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三襄	二襄	六襄	七十六襄	二十六襄	一百	五十四襄	三十七襄	一百二十五襄	十八襄		五百八十九襄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二百六十三襄						三百五十七襄	一百八十五襄	七十五襄	三百零九襄	八十五襄	一千七百一十三襄

石青	件數 重量	產地	銷路 處處	運費釐金	成本 價值
	重一百斤為一捆	北應縣	興安漢中各屬	漢口至白河每捆北河口每捆	每捆百斤為價銀
			井鄖運商州百餘里	十文	七錢
			安	陝西每捆每釐	白河貴值一千五
			抵衣作服紛點	十二文	六百
			豆應用者最多		

運過數目	上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上屆	一百五十五捆	一百七十一捆	二百九十三捆	五十八捆	八十四捆	二百四十四捆
本屆	二百九十七捆	三百八十三捆	三百九十三捆	四十九捆	九十三捆	一百六十五捆
	三百零八捆	四百一十五捆	二百六十五捆	一百二十三捆	二百二十六捆	一百九十二捆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一千七百六十四捆	一百五十一捆	六捆	五十八捆	四十八捆	三百零三捆	一百九十三捆
二千二百五十二捆	一百三十二捆	二十一捆	七十二捆	十九捆	三百四十四捆	二百八十五捆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千零一十五捆	二百四十九捆	三百一十捆	六十六捆	三百五十二捆	三百三十三捆	一百六十六捆

貨名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售價
				每三百斤馱一山西河東池鹽運銷白河一轉運關至漫川關聯運由三河口漫川關實價每百裝	
				從商州漫川關興安一帶從洵每駄無四兩白一處統收白河斤三兩六七錢運載入境	
				白河引地鹽銷中各關則牢新案每裝八百 川滬鹽入境者五六錢	白河實價約四兩
				花馬池鹽相形川鹽不食漫鹽從夾河入漢江每斤四文價取零賣每月六十餘	
				過遠久不能來矣	
				向係運銷鄰鹽	
				幷無官店	
				川滬鹽間有從	
				河口運上者極	
				少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本屆	合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每年約計三千餘裝
				本局向不抽釐無可稽考訪得者填註無者從闕									

藥材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入境藥材百數每二百五六十斤爲一包十種不能定數斤爲一包祇記運過包數	東南及河南直隸山東山西等		每包約銀八百餘細貴賤不一	約量金詞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三百四十三包	四百三十包	四百三十二包
十一月	四百三十七包	三百三十五包	一百八十包
十二月	二百零六包	一百五十八包	二百八十七包
正月	三百四十七包	三百零一包	三百零五包
二月	三百一十三包	二百二十包	二百九十一包
三月	二百六十三包	四百一十六包	三百包
四月	二百九十三包	二百零二包	二百九十九包
五月	二百三十三包	二百一十二包	三百三十五包
六月	二百八十九包	一百六十四包	一百九十六包
七月	二百一十七包	一百八十三包	五十三包
八月	一百七十二包	二百六十九包	二百六十二包
九月	二百五十四包	一百八十六包	一百九十七包
合計	三千三百六十七包	三千零七十六包	三千一百三十七包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卷上終

出境貨物表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卷下

牛皮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用處	運費	成本金	賣價
		漢中小捆每捆與安漢中各捆至漢口銷售中三四十張不等近來私宰極多每驟實約十斤與安捆最大每捆六十驟實約六百斤	興安至漢口每大捆三千非取其肉取其洋銷路無廣用處極多	湖北統捐每張與張買價每百斤四十八文陝西每張每道漢口買價約二十錢一分五釐	二十三四千六七兩	

運過數目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六月	上所屆	一百四十九捆	三百八十九捆	二百九十捆	一百二十二捆	二百八十二捆	二百零五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屆	十八捆	一百三十五捆	二百二十二捆	十四捆	一百三十五捆	一百五十四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八十七捆	六十五捆	七十二捆	七十九捆	一百四十二捆	六十九捆

羊皮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價
此皆山羊皮其每三百張爲一捆每張約二斤皮毛細老不但捆每張約二斤北山綿羊且多羊羔其皮毛最細也	興安漢中各縣興漢山地不種西細羊牧羊	中藏用運至山西熟起領二千六百斤每捆食之處皆可三層作皮衣鞋項用處少運至漢口專銷外洋其毛擣碎毛等絨織洋氈其皮製熟之後與牛皮相似但質性較厚不能耐久凡皮包及等屋小件以羊皮爲之軍裝及機器皮條皆以牛皮爲之也	每捆至河口二河口每張納三十六兩漢口貨價每百斤約三十七八兩	每張納六兩漢口貨價每百斤約銀三十兩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五十二捆	九捆	一百四十八捆	九十四捆	七十一捆	八十八捆	一千八百九十九捆
二百二十九捆	二十四捆	四捆	八十捆	十二捆	一百零六捆	一千一百九十五捆
九十四捆	十七捆	五捆	四十四捆	七捆	八捆	七百零八捆

運過數目	上期	上一期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七十二捆	三十八捆	三十七捆	九十四捆
十一月	二十九捆	三十八捆	九十四捆	一百四十五捆
十二月	一百四十五捆	五十八捆	九十九捆	二百九十六捆
正月	七十九捆	三十六捆	二百九十六捆	一百七十五捆
二月	七十捆	二百七十二捆	一百七十五捆	十六捆
三月	一捆	三十六捆	十六捆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捆	二捆	二百捆		二捆	七捆	五百六十捆
	二捆					七捆	四百八十七捆
							七百一十八捆

畜牧之利大矣馬騾引重致遠姑不具陳即如牛羊其皮可以爲革爲衣其毛可以爲氈爲毯其乳可以爲酥爲酪其肉可以爲腊其角可以爲器其骨可以爲燐其遺矢可以爲薪其墊圈之土可以爲糞周其身無一物不能效用即無一物不能易錢古之人固常以畜牧致富庶人之富數畜以對由來久矣洋莊既開獲利尤甚氈毛皮革之屬捆載而去皮貨價昂較前不啻三倍右羊皮牛皮兩項每年約及二千捆每捆平均百五十兩價銀將及三萬兩數已不薄然僅漢江一路所產夫陝之地利以畜牧爲大陝之畜牧尤以北地爲宜天氣高爽盛夏不炎無疹瘍癘疫之患土山淺隴不勤稼穡或訛或寢各適其宜則北山各地固一天然絕大牧場也然而牧務未甚發達者一則北方人少蕃育較難一則邊地苦寒本資不裕一則饑寒燥濕之不時防護維持之無術遇有疾疫成羣倒斃僅歸咎於運氣不美束手而無可如何尤可慮者近來洋行遣人常住靖定一帶平時先給定銀至冬令則牧取皮毛而去相沿既久誠恐北山牧務將盡把持於洋人之手矣謂宜厚積資本設立公司於靖定等處試辦牧致除自行雇人設廠外并會同地方各官擇取其民之勤謹篤實者發給母積

使之代牧按年分子以時儲備糧食油鹽布疋因其緩急而賑貸之令以牛羊爲償五年以後生生不已必有可觀又試設牧務學堂講求芻秣寢興防衛生息之道然後分布各廠庶與茫無體會者有別至牧產既盛再選生童分赴上海外洋學習製革製乳製肉汁等事歸而仿造分銷各省則北山生計繁滋矣西同鳳亦有閒地即如馬廠本是牧場去省尤近銷路尤便試辦牧政名符其實較之屯田豈不有難易之別乎

牛羊之用大都牛以革勝羊以毛勝中國牛皮製爲衣箱油韃其用不廣且多蝨強生硬不易就範洋人鍊熟之地利以畜牧爲大陝之畜牧尤以北地爲宜天氣高爽盛夏不炎無疹瘍癘疫之患土山淺隴不勤稼穡或訛或寢各適其宜則北山各地固一天然絕大牧場也然而牧務未甚發達者一則北方人少蕃育較難一則邊地苦寒本資不裕一則饑寒燥濕之不時防護維持之無術遇有疾疫成羣倒斃僅歸咎於運氣不美束手而無可如何尤可慮者近來洋行遣人常住靖定一帶平時先給定銀至冬令則牧取皮毛而去相沿既久誠恐北山牧務將盡把持於洋人之手矣謂宜厚積資本設立公司於靖定等處試辦牧致除自行雇人設廠外并會同地方各官擇取其民之勤謹篤實者發給母積

機器處處必用之皮條以及旅行之皮包軍裝之皮袋幾於無人不用無地不有究其原料皆從吾內地數千百里運載而去者也運極笨極重之料於內地製極輕極靈之物仍售於內地多此展轉以公理言之費財力費日力豈不可惜然幸而費此展轉購運之力吾人猶得稍勾其餘利若自設機廠自在內地製造則中國人之生計盡矣思之能無懍懍

羊毛之粗者曰毛細者曰絨榆林絨氈號爲佳品偶與精於商務者譚及譚者曰此笨貨也用絨極多實劈劈地拙滯板重毫無生趣洋人決不爲此思之良信試以哈喇較之其一尺賣銀一兩數錢足抵吾絨氈一條之價而平薄光滑所用原料不及絨氈十分之一又試以洋氈較之其一條賣銀二兩數錢足抵吾毡氈倍半之價而輕鬆綿軟色澤鮮明所用原料不及毡氈五分之一若洋人製造皆以斫硬柴打死仗之法行之則折閱久矣吾華人若能因天然極美之原料而運以輕靈之手腕輔以精研之化學不滯舊法不憚翻新則工藝商務庶有生色乎

羊毡可以造氈羊毛可以織毯甘肅口外之栽毡毯每條貴至百金數十金民間不能購用惟秦州人以羊毛

紡織者謂之褐子其物至美色或紅或綠亦有蓮青經久不變往往在鳳翔曾購數疋每尺價錢不過三十作爲門帘桌裙椅披椅墊今入年矣鮮整如新閱以製爲被面及小兒衣服與洋貨中之嗶嘰無甚分別價廉物美自應廣爲銷用然西安猶有售者同州已鮮關以東則絕無矣運道艱難釐稅繁重自然阻之使不能及遠也東南各省及天津京師作鋪陳帘帳者銷場極多皆用洋貨中之粗呢謂之呢布幅寬四尺每尺價錢二百每年銷用何止百十萬疋不耐揉搓絨頭易捲不及一年已破敗矣洋色易退沾惹衣裳尤爲可厭然不能不用用豈不相抵價值幾減半倍而質堅色久勝於洋呢倍蓰人亦孰不樂舍呢布而用褐子哉謂宜加之提倡令將尺寸加寬仿照洋呢極窄亦須二尺幾寸面又輕其釐稅便其轉運鐵路大通則徧登日報敘述優良俾暢銷東南及天津等處亦西北之大利也

桐油	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處	運費釐金	成本價
	每二百斤爲一箱	安康白河最多運至漢口復加興安至河口每百斤運費秀油箱五百至漢口二百六十箱	石泉洵陽次之熬煉藍焉秀油箱則光統捐每箱興安買價每百斤八百		
		漢江一帶所出油艙船皆是路			
		桐油期之裏綱運山東周家口		陝西每箱每道一錢二分	七千餘文
		其色稍紅四川粵鄂油槽具及			
		桐油色白必俟做油紙油布其			四八兩
		入裏桐始能通用至廣			
		湖南常德府秀			
		山縣熬煉故稍			
		秀遜			

運過目數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十月	四百五十七箱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一月	六百七十九箱			
十二月	一千二百四十箱			
正月	四百五十二箱			
二月	一千九百一十五箱			
三月	一千七百五十四箱			
四月	二千二百一十八箱			
五月	一千三百九十四箱			
六月	二千三百九十一箱			
七月	一千五百零六箱			
八月	九百五十三箱			
九月	四百八十一箱			
合計	二萬五千四百四十箱	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箱		

運過目數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十月	三百九十一箱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一月	三百四十七箱			
十二月	一千零二十一箱			
正月	一百九十六箱			
二月	一千零三十箱			
三月	二千二百三十七箱			
四月	二千六百零五箱			
五月	一千七百九十四箱			
六月	二千三百九十一箱			
七月	一千五百零六箱			
八月	九百五十三箱			
九月	四百八十一箱			
合計	一萬三千四百二十二箱	一萬二千二百九十八箱		

油餅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備考
						每桐油每桶二十斤為一件安康白河石泉湖北各處產出油麻油稍少
						大塊十五斤為洞陽等處之用小塊十斤為小塊

漆油	件數	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成本	賣價
					每五百斤爲一大包二百五十爲一小包	安康洵陽白河運銷外洋機器興安至漢口每石泉次之	湖北統捐每百斤銀八千陝西每百斤銀八千
						最貴中國造燈天熱須機漆油方不銷化九月以後則不須矣	洋燈洋廂行銷	興安買價每百斤銀八兩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三百二十八包	一百七十二包	九百二十二包
十一月	一千零八包	二百一十一包	一千二零六包
十二月	一千九百六十包	六百一十四包	一千零三十七包
正月	二百四十五包	四十包	二千一百二十二包
二月	七百八十包	三百六十九包	一千三百零九包
三月	五百九十六包	五百一十二包	二千二百六十六包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五千四百七十二包	六包	十九包	一百一十一包	七十一包	一百五十四包	二百零四包
三千二百六十四包	二百一十九包八月	一百零五包七月	一百八十五包六月	一百三十八包五月	一百一十三包四閏月	五百八十六包
一萬三千八百五十一包	六百七十八包	六百九十六包	二百九十六包	四百三十四包	五百九十四包	三千二百九十二包

洋人之言貿易者常曰生貨熟貨吾陝出境之貨大約皆生貨也彼以少數本資易吾生貨以去經營製造而復販於我舉向所謂本資者悉數還之不足且稱貸而附益然則彼直以我爲寄財之外府黷利之轉關也即如漆油彼以銀入兩買百斤加之提煉以其精華爲洋蠟糟粕爲洋胰製成以後殆不止賣銀十倍是吾多方運載畢力盡氣而收一倍之利者彼略一轉移安坐而收九倍之利吾商務安得不授權於彼人之手哉若此之類不一而足漆油一種特藉端以發明之耳陝省近今程度機器製造尚難驟言然洋胰洋蠟并非精深難

成之物儘可設廠製造天下事有意挽回即始有困難終能成就若聽其侵削熟視之而若無覩則終無復有挽回之日矣

生漆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用處	運費	成本售價
	每二百七八十斤裝漢各關皆計斤爲一大桶一半利較多百五六十斤爲裝漢陳者爲大一中桶八九十斤爲漢商辦漆者爲小桶	東南各省非銷至漢口每百斤外洋六百			襄安買價每百斤（加二稅）四十五陝西每百斤每六千道銀六錢五分漢口買價每百斤約五十兩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十五　關中叢書												
運過數目	上附舡	上一舡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五百三十七桶	四百七十二桶	六百三十七桶									
十一月	三百三十六桶	六百桶	四百二十桶									
十二月	一百六十四桶	一百三十五桶	五百三十桶									
正月	十七桶	六桶	四十八桶									
二月	一百八十五桶	八十五桶	八十三桶									
三月	二十五桶	一百三十五桶	四十七桶									

月	數目	運過	生絲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四月	三十七桶	上兩屆	每八十斤爲一桶安康府各屬府大細四十斤爲城鎮莊農二小捆	安康府各屬府	河南南陽府綢緞鋪等用	每百斤一千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五月	二桶	上一屆		洋縣鎮綢等用	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絲之絲亦銷南陽府綢緞鋪等用	四十八文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六月	一桶	本屆				千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七月	八十七桶	中有閏四月					
八月	五百六十四桶						
九月							
合計	一千九百四十八桶						

月	數目	運過	生絲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正月	三百七十斤	上兩屆	每八十斤爲一桶大細四十斤爲一小捆	安康府各屬府	河南南陽府綢緞鋪等用	每百斤一千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二月	一千七百五十三斤	上一屆		洋縣鎮綢等用	亦銷鎮江外洋另有一種山絲之絲亦銷南陽府綢緞鋪等用	四十八文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三月	二千零四十二斤	本屆				千	每斤成本銀二兩五錢
四月	四百六十九斤	中有閏四月					
五月	一千零四十二斤						
六月	二千零零六斤						
七月	二百四十八斤						
八月	一千零四十二斤						
九月	六十五斤						
十月	四百五十七斤						
十一月	四百六十九斤						
十二月	三百六十五斤						
正月	二百二十八斤						
二月	二百四十八斤						
三月	一千五百零三斤						
合計	五百七十斤						

月	合計	數目	運過	湯藥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成本	賣價
四月									
五月	一百一十二斤	五百四十一斤	四月	每二百斤為一包安康各關盡有白湯藥絲包之斷爛而短者曰撓手絲	湯藥銷南陽府興安至河口每斤六文湯十三四兩撓手絲每百斤約五十兩	撓手絲全銷外洋和線毛貨則以毛七絲三用機器壓縮成線織成毛貨光潤結實銅貨用綿七絲三紡線與毛貨同近來洋銅制錢等物銷路尤廣也	湯藥銷南陽府興安至河口每斤六文湯十三四兩撓手絲每百斤約五十兩	陝西湯藥每百斤每道二百文百斤十七八兩撓手絲每百斤手續費六錢	每百斤約五十兩
六月	三百九十六斤	八百零一斤	五月				撓手絲全銷外洋和線毛貨則以毛七絲三用機器壓縮成線織成毛貨光潤結實銅貨用綿七絲三紡線與毛貨同近來洋銅制錢等物銷路尤廣也		
七月	八百二十六斤	一千三百一十一斤	四月						
八月	六百八十九斤	一千零七十一斤	閏四月						
九月	一千零七十一斤	一千九百三十四斤	八月						
合計	四千三百零五斤	一萬七千八百七十六斤							

月	數目	運過	本屆
十月	一包	上一屆	中有閏四月
十一月	二百八十三包	本屆	
十二月	一包	上兩屆	
正月	一包		
二月			
三月			
十月	三包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十一月	一百三十六包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十二月	十一包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正月	一包		
二月	一包		
三月	十包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五十七包	一百零二包	六十包	六包	二百二十七包
		四十四包	一百六十五包	一百一十二包	三十四包	六百五十二包
閏四月		月五	月六	月七	月八	
		三包	一百四十一包	一百五十包	二十七包	四百七十六包

關中叢書

月	運過數目	上下兩屆	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用處	運費	金成本價	金賣價
三月	發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片煙六十片爲一捆	所出較多	絲廂每一百二安康紫陽石泉均銷廣東油頭絲廂至漢口每一捆	絲廂每捆十斤爲一捆	絲廂紫陽買價每百斤約銀九兩河口賣價十兩或十一兩	
二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本屆	布之用	四十	絲廂爲紡綵打捆四百八十片絲廂片廂爲綾夏廂至漢口二百五百五十	陝西絲廂每捆每道銀八分片廂每捆四分	片廂興安買價十兩河口賣價十二兩	
正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閏四月						
十二月								
十一月								
十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月	三千五百一十六捆	二千零五十一捆	二十零零四捆	四千四百九十三捆	一千九百二十二捆	一百九十捆	五百九十捆	九十四捆
二月				二十三百九十六捆		四百三十五捆	一千四百七十四捆	一千三百一十四捆
正月				三千零三十一捆	四千零三十一捆			九百六十五捆

月	運過數目	茶葉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本成賣價
四月	二百零七捆					九百八十二捆
五月	八十捆				五十三捆	
六月	五百九十五捆					
七月	一千零四十三捆					
八月	二千二百零八捆					
九月	一千九百六十捆					
合計	一萬六千四百三十六捆					
	二萬一千四百六十五捆					一萬九千三百五十八捆
九月	二千八百二十五捆	每一百六十斤爲一包至河口分上中次三等上茶每封十二斤中茶十一二斤次茶每包七八十斤	興安府紫陽一帶	下游湖北襄陽安陸等處	紫陽至河口每百斤三百洞口每封四十斤行上游由秦至下游每百斤二百四十	紫陽買價上茶每百斤錢二十八九兩中茶二十一二兩次茶每百二十兩上茶每百斤三十三四兩中茶二十五六兩次茶十五六兩
八月	三千七百一十六捆				三十二次茶每百斤三百六十八捆	十二三兩
七月	一千五百捆				五百四十捆	
六月	一千零八十六捆				四十七捆	
五月	三百六十八捆				五捆	
四月	五百三十捆				四十捆	
三月	五千七百三十七斤				二千九百九十五斤	四千九百二十四斤
二月	一萬二千五百三十六斤				一千六百一十八斤	七百五十六斤
正月	四千五百四十六斤				一百三十斤	一百斤
十二月	一百斤				二千六百二十三斤	二千九百三十斤
十一月	一千八百九十三斤				一千三百八十九斤	三千九百五十四斤
十月	九千五百六十斤				八千一百三十二斤	八千九百四十三斤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兩層				
數目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上一層				
數目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層中有閏四月				

月	數目	運過	運費	成本價
四月	一萬二千三百二十七斤			
五月	五千七百三十八斤			
六月	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四斤			
七月	八千四百三十七斤			
八月	八千三百六十九斤			
九月	一萬二千一百六十六斤			
合計	九萬三千九百二十七斤			

茶葉爲中國之美利向聞陝西產茶祇紫陽一縣今至白河始知本地亦復產茶且性甘而溫不似紫陽之寒苦入市稍遲穀雨以後始有賣者土人謂之家園茶別似此產茶者恐尚不少　但年出不過千數百斤又製法不精色香稍次然味美與南茶無以異也白河山鄉險峻跬步皆難闢農人種田之用牛者百中祇有一二其餘皆高坡陡立耕牛不能施展僅恃一人一鋤之力與瘠地爭功以故本邑之糧斷不敷本邑之食樂歲且爾遑論荒歉乎茶生高山不占平地若能廣爲提倡俾栽種日廣製造得宜亦山民之一利也

月	數目	運過	運費	成本價
十月	十一萬九千二百四十兩	上兩屆		
十一月	八萬九千三百二十五兩	上一屆		
十二月	九萬四千七百一十五兩	本屆		
正月	四萬九千六百八十兩			
二月	三百三十兩			
三月				
十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中有閏四月		
十一月	十九萬一千九百六十四兩			
十二月	十六萬五千一百七十三兩			
正月	六萬八千七百八十二兩			
二月	六萬二千七百三十五兩			
三月	九千兩			
十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十一月	九萬五千七百一十三兩			
十二月	九萬零二百零四兩			
正月	六百四十五兩			
二月	四萬九千一百一十五兩			
三月	五十五兩			
十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一月	十萬零六千八百二十一兩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表　卷下　出境貨物　二十五　關中叢書

鴉片件數重量

產地銷路運費釐金

每箱十二包每包連皮五十二陵少漢中以府南運河南者每城之貢官棚所餅重七十兩　漢中最多興安產鴉最城固西鄭等處次之　山西太谷祁縣運漢中運河南者從山陽荊紫兩入汁道出白河者僞運銷湖北之土梟　湖北先有煙金買僞貢官繳等處上等上每百兩漲二十兩次之　漢口十五千共收每兩四十文今一律增六文今一律改統捐奏　陝西自有釐捐十四兩西鄉等處有鐵路捐十二兩河南貢僞每兩四十上等每百兩二十四兩次二十二兩湖北二十六兩次三十四兩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十四萬九千一百七十五兩	五萬四千六百三十兩	五萬五千七百六十八兩	八萬八千零七十兩	五萬二千五百一十五兩		七十五萬三千四百四十八兩
四百四十四兩		十萬零八千七百六十九兩	十一萬七千五百三十兩	六千五百八十三兩	十六萬九千九百五十二兩	一百零九萬八千零七十一兩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六十二萬零四百九十九兩
十四萬五千五百九十兩	一萬四千六百七十兩	四萬八千九百八十五兩	三萬二千九百七十五兩	二千六百二十六兩	三萬五千一百兩	

右漢中鴉片行銷湖北取道漢江都計每年銷數如此漢中土以行銷山西河南爲大宗除由鳳寶出山其餘皆由興安上游盆路赴商州荆紫關一帶入汴蓋湖北之老河口釐稅最重商人皆繞道避越不入湖北境內一步故白河無從稽核也此後定爲統稅則不須避就矣

陝西大宗出產其足以吸收外利者僅恃鴉片爲巨擘然賣者七八而自食二三鄉人以爲自種自食取攜甚便而受害乃不可勝言非徒男子食之即婦人亦羣食之即孺子亦漸食之往見沈淇泉學使言嘗買一婢月餘以前何以不逃曰先未來時家人爲預藏若干去獲而詰之曰無煙喫之故許之煙至今煙盡不得不去鬻身爲婢猶須攜煙學使謂如不吸煙或不至鬻身爲婢此雖一事亦足見食煙者之多也

價銀一兩二錢以數百斤之麥始能易一兩二錢之銀猶須健羸巨車始能載之而去鴉片百兩盛以一器懷挾入市十餘金瞬息而來一切用費取給於此有餘則留以待不時之需民餌其利者久矣一旦欲革而除之勢非別闢一途以爲之代不可陝省賣煙所入不知歲得幾百萬大約足抵買布之資若以棉花代鴉片不足則以紡織補之煙雖利厚收獲祇有一時織雖利微終歲皆能從事一人紡織月得三千終歲猶三十餘千一家內丁男種棉婦孺紡織所入較種煙有過之者矣昔張全義治河南見佳麥良繭則笑假使吾陝以吸食鴉

片之男女老稚變而爲種棉織布之男女老稚豈非賢大夫掀髯一笑時哉惜乎言之易而行之難也

木耳	件數重量	產地	銷用處路	運費	金	成本賣價
				與漢運至河口與漢各舖皆有		
				者每二百斤爲一包		
				河口改裝運漢下長六七尺支		
				口每七十斤爲一包小架壺餅兩		
				一包		
				鷹嘴山小蘑如人耳然一種白		
				者曰銀耳每斤		
				值銀十兩不能		
				多處黃者曰桂		
				花耳值銀二三		
				兩		
				漢口上海東南		
				各省并銷外洋		
				山中青楓木斫		
				香菇至河口與漢各舖皆有		
				大包八百河口斤八百		
				改小包運漢口陝西每百斤		
				每包二百四十道錢二錢六分		
				此項價值種有長		
				跌去非以價四十		
				至河口實價五十		
				兩冬令貴價落至		
				三十兩（每百斤		
				今年貴價二十三		
				四兩賤價二十八		
				九兩		

運過數目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上兩屆	七百七十四包	九百八十三包	五百七十三包	五包	九十五包	二十三包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九百三十五包	一千三百八十二包	五百二十一包		一百七十七包	九十八包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本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中有閏四月	一千三百二十八包	九百二十一包	二百一十三包	一百九十二包	三百七十八包	四百四十六包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一百一十八包	二百二十六包	五百一十二包	九百六十四包	一千三百零六包	一千四百五十一包	七千零三十包
九十五包	三百零五包	四百零八包	一千零二十八包	一千四百一十九包	二千二百六十九包	八千六百三十六包
一百五十九包	二百三十包	五百一十八包	一千三百三十四包	一千七百一十二包	九百七十三包	六千四百零四包

木耳質輕色黑性清味淡在食物中非甚佳品向來尋常視之其價亦無甚貴甚賤之時近數年來忽然價值奇昂每百斤至銀七十餘兩漢中某號每年獲利數萬金前年價值漸低去年減至三十餘兩今年減至三十兩或二十餘兩某號又大折閱向不解尋常之物何以一時漲落至此暨輯此冊訪詢各物用處知洋人以木耳爲軍食體輕易費以水發之一斤可成數斤而且性味滋潤以之飼馬潤腸退火足抵麥麩之用人食亦有益處日俄戰亟購用甚多戰事已停自不能購此不急之物留待二三十年後再行開戰故價值銳減曩者吾商輒謂洋商把持奸狡每與相遇必致虧敗以今觀之吾商自以不學之身出而相遇朦朧而獲利糊塗而賠本豈能盡咎他人即如木耳彼需用自然多購多購則價高不用自然停購停購則價落吾商人不知事勢狃於前者之利猶復爭先運辦進貨價重出貨價輕安得不折閱此即與洋人之憨癡者遇亦難倖勝況於其人又實有把持奸狡之伎者哉乃知商學之不可不設商智之不可不開而士大夫亦當稍事講求爲商人先路之導也

產地	重量件數	成本價	運費釐金	銷路	用途
城固縣有生產每二百斤為一片一種行銷甘肅新疆蒙古從漢中經運甘肅不由漢江無從稽考然聞其數頗巨獲利亦厚多	城固縣天然山產紙城山東河南三省包一千	城固買價每包約八十文	過行各省直報漢中至河口起坡每包三千	陝西每包每道河口賣價三兩七錢五分	城固紙北鄉一帶原野成種來公等村他處便神香之內和入不能獨種亦不貴煙其用亦廣收
	同一處城固亦尤多			八至四兩	土人種黃生黃者耕鋤最好土糞如能培植亦勤每畝每年獲利數十千

運過數目	上一屆	本屆	合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一千五百九十四包	一千五百九十四包	三千一百八十八包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三百二十一包	二百八十六包	六千七百三十二包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三百二十一包	二百八十六包	六千七百三十二包
十月	二十九包	二百四十一包	五百八十七包
十一月	七十三包	二百四十一包	四百七十三包
十二月	一百二十一包	二百八十五包	三百一十三包
正月	一千零一十二包	一百六十七包	三百五十一包
二月	二千六百四十九包	一百一十一包	三百五十一包
三月	五百九十一包	一千五百九十四包	三百五十一包
四月	一百二十八包	二千五百九十八包	二千四百二十八包
五月	十五包	一百六十一包	一千零九十一包
六月	六百五十八包	六百七十二包	三百一十包
七月	二百六十三包	四百六十一包	三百一十三包
八月	八百一十九包	九百零九包	五百八十七包
九月	二千四百零一包	七百五十九包	四百七十三包
合計	七千七百五十九包	八千一百六十六包	六千七百三十二包

黃表件數重量產地銷路運費釐金成本價

每二十四刀黃四川按定府大運至河口轉銷由按定至河口湖北鄖陽相每按定實價酌帶名二箱得刀九十箱嘯梁山元巴河南直隸山西每箱水旱力一箱十二文河口牌每百箱二十六五張　皆等處以府城專從紫陽之任百四十八文　兩雞牌二十九兩

鴛鴦莊　河出口井出漢　陝西每箱每道河口實價名牌頭銀一分　等每百箱五十兩

江上駐銷漢中　民間敬神焚化之用　湖北鄖州江西所出之表　次等四十六兩

運過數目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十月	六萬七千六百七十五箱	五萬二千四百八十九箱	八萬一千一百六十九箱
十一月	七萬四千四百三十四箱	六千一百二十六箱	三萬八千三百四十一箱
十二月	八萬九千七百二十六箱	十萬零七千五百七十六箱	六萬三千二百七十七箱
正月	二萬二千八百八十八箱		一千一百五十箱
二月	九萬二千五百零三箱	七萬二千七百八十五箱	五百七十箱
三月	二萬二千七百六十三箱	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五箱	一萬四千六百六十箱
四月	一萬五千八百六十箱	六萬六千三百八十六箱	
五月	九千九百二十八箱	一萬六千三百二十六箱	三萬二千九百一十箱
六月	三萬六千一百一十三箱	五千八百箱	三千四百二十八箱
七月	四萬二千四百二十三箱	六萬零五十三箱	九千零五十箱
八月	四萬零六十三箱	二萬七千五百箱	四萬六千五百零八箱
九月	九萬零一百三十三箱	五萬一千三百五十六箱	一萬二千九百七十八箱
合計	六十萬四千五百零九箱	四十九萬五千九百五十二箱	四十二萬七千零八十一箱

右四川黃表每年約運五十餘萬箱價銀二十餘萬兩究其實用祇歸於楚人之一炬而已顓愚迷信堅固而不可破沿用既久士大夫亦祇習而從之不則以爲不敬南方人焚化冥鏹以錫箔製成杭州福建錫箔大莊每年出入數百萬工匠之製箔爲業者奚止數萬家視黃表所費十倍尤可惜也陝省不過以粗火紙鑿成錢形燒化而已北人之質直固有勝於南人者

皮紙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轉	運費	金額	成本	售價
細者曰銀封紙銀封紙每三十刀爲一塊重五十餘斤每刀九百張粗者曰襄紙刀爲一塊重五十餘斤每刀九百張	白河出產最多	白河至漢口銀州陽安康次之	漢口一帶白河至漢口銀州陽安康次之細者作兩疊綑封紙每塊一百張粗者作兩疊綑封紙每塊一百張箱者六十塊每塊三百張	陝西每塊每道銀四分五釐襄紙七兩以外每塊每道九分	白河買價銀封紙每塊五千襄紙每塊七千漢口賣價銀封紙每塊七千五百文	白河買價銀封紙每塊五千襄紙每塊七千漢口賣價銀封紙每塊七千五百文	白河買價銀封紙每塊五千襄紙每塊七千漢口賣價銀封紙每塊七千五百文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上一屆	本屆
十月	二千六百二十六塊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中有閏四月
十一月	二千六百三十三塊		三千九百二十八塊	四千五百三十塊
十二月	一萬零四百五十三塊		五千六百七十五塊	九千五百六十二塊
正月	二千五百三十塊		八百四十八塊	一千七百三十九塊
二月	七千六百八十八塊		五千六百九十二塊	六千六百七十六塊
三月	六千零二十六塊		六千五百二十二塊	六千六百九十四塊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五萬二千三百八十九塊	四千一百四十一塊	二千三百六十七塊	四千六百八十三塊	四千四百零九塊	一千九百一十塊	二千九百二十三塊
五萬四千零三十一塊	四千二百五十一塊	五千九百一十三塊	四千九百七十一塊	三千一百五十二塊	四千六百八十七塊	三千九百五十八塊
五萬五千五百五十塊	二千六百四十九塊	三千一百九十三塊	四千零四十三塊	二千一百一十一塊	五千二百七十塊	五千一百二十二塊

運過數目	火紙重量	件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本價	成賣價
上兩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本屆							
中有附四月							
十月	分組細二種細白河出連壩多謝北沙洋一帶及北路河附	白河至沙洋每塊二十二文	陝西停境無道兩隨帳貨價細者四文	貨價細者每百塊十六七兩粗者十兩百塊十八九兩粗者十二三兩			
一萬九千三百四十六塊							
一萬七千零八十六塊	一斤細者一千張粗一塊重十張粗一塊重八斤						
一萬五千六百零一塊							
一萬九千二百六十三塊							
一萬二千零八十九塊							
八千一百八十三塊							
二千三百一十八塊							
九千零一十二塊							
一萬零一百二十五塊							
九千九百五十四塊							
四千零四十三塊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一十三萬六千六百九十六塊	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塊	四千五百四十八塊	一萬零九百二十六塊	一萬五千零一十五塊	五千五百五十塊	四千一百六十六塊
一十五萬五千四百二十四塊	一萬一千二百九十九塊	一萬二千四百八十塊	一萬四千二百一十塊	一萬一千六百一十四塊	九千四百九十塊	一萬三千四百九十塊
一十一萬零五百十二塊	六千七百塊	一萬零三百七十五塊	七千二百九十六塊	一萬一千三百二十五塊	五千八百一十塊	一萬三千零六十三塊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草繩件數重量	產地銷用處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以條計者曰折洵陽最多白河縣北安陸漢口白河至漢口折鄖北統捐折半成本折半每條二千繩每錢重四安康炎之一帶捆集棉花半繩每錢十六每條六文折繩十餘文折繩每斤	繩之產曰張棉材等項之用文	把繩每捆四十一百五六十	
以捆計者曰折繩草其長數尺捆布則用陽縣折繩把繩每捆陝西折半每條酌價折半每條五繩把通作捆三福山皆是不用草索也		六十文	每道六毫折繩十折繩每捆三百
十條重二十餘民間婦孺人人亦有運草繩至斤	能繩故出產較沙洋一帶貴者		把繩每捆每道除文
	洋亦如鄖北漢成本每斤二三		六文
	貴等處之販繩文貴價則十文		
	者然然貨物價以外利亦不得		
	值則賠絕矣		

運過數目	十月	十一月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上兩屆	一萬七千九百三十條	一萬三千一百二十條	五萬三千二百五十條	五萬三千二百五十條	九萬六千零九十條	五萬三千七百七十條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一千一百八十捆	四千零零四捆	五千九百七十七捆	一萬四千七百五十五捆	二萬零五百八十六捆	六萬二千五百六十九捆
本屆	一萬九千二百二十條	五千七百二十七條	二萬八千一百條	二萬八千一百條	七千一百九十五捆	一萬一千二百五十一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五千三百一十四捆	四千八百七十八捆	五千九百六十四捆	七千一百九十五捆		
中有閏四月	一萬四千九百條	一萬零零二十條	四千八百條	五萬零一百五十條	七萬零九百八十條	七萬二千五百條
	四千四百八十六捆	二千五百九十九捆	二千零九十捆	四千零五十捆	一萬五千九百零八捆	一萬零四百六十四捆

合計	九月	八月	七月	六月	五月	四月
三十八萬八千九百九十條	一萬八千八百條	三萬一千四百四十條	二萬零五百二十條	六千五百條	二萬四千七百八十條	三萬四千二百二十條
一十四萬一千二百三十捆	四千七百七十八捆	五千九百三十八捆	五千五百七十一捆	六百七十五捆	五千四百三十八捆	三千一百九十九捆
三十二萬七千二百一十條	二萬零三百三十條	一萬六千六百八十條	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五條	六千四百七十條	三萬一千四百五十條	五萬四千三百五十條
七萬二千一百四十九捆	八千零四十六捆	二千五百七十七捆	二千三百二十五捆	一千一百九十捆	三千六百八十六捆	八千四百五十一捆
三十一萬零四百二十五條	二萬四千四百條	一萬六千四百八十條	一萬七千四百九十五條	六千四百七十條	三萬一千四百五十條	五萬四千三百五十條
六萬二千一百八十五捆	四千三百五十八捆	二千五百七十七捆	二千三百二十五捆	一千一百九十捆	三千六百八十六捆	八千四百五十一捆

構成	皮件數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構皮每一百八皮出白河洵陽十斤爲一捆構去康一帶販出每捆每一百斤爲洵陽之剿河鎮一捆	銷老河口襄樊老河口每百斤四百五十文
				皮每捆用竹篾一張	皮每捆價錢一千三百文
				由白河至漢口三百	一兩八錢
				經西構皮每捆由剿河至老河口四十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兩八錢
				構皮每捆價錢一千三百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千三百文
				由剿河至老河口三百四十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千三百文
				每道九百四十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千三百文
				由剿河至漢口四百八十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千三百文
				每道九百四十文	構皮每百斤買價一千三百文

月	運過數目		過境貨物
十月	上兩屆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木屑
十一月	九十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中有附四月
十二月	七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正月	四百四十捆		
二月	四十捆		
三月	二百七十九捆		
四月	四百五十四捆		
五月	二百二十四捆		
六月	五百五十五捆		
七月	一百九十二捆		
八月	二百三十三捆		
九月	四百捆		
合計	三千四百一十一捆		

月	過境貨物
四月	六百二十捆
五月	一百六十二捆
六月	五百五十五捆
七月	一百九十二捆
八月	二百三十三捆
九月	四百捆
合計	三千四百一十一捆

月	過境貨物
四月	七百一十捆
五月	六百二十五捆四斤四兩
六月	二百六十七捆五月
七月	七百九十二捆六月
八月	七百四十捆七月
九月	二百八十五捆八月
合計	四千三百零二捆

月	過境貨物
四月	一千三百二十六捆
五月	八百八十七捆
六月	七十八捆
七月	三百三十三捆
八月	三百零七捆
九月	五百四十一捆
合計	四千九百二十四捆

件數	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桐皮	每二百斤爲一石	襄陽湖南湖北大江	石泉至漢口每	買價每捆約一千二百	
桐	等處	一帶爲煙染魚網之用	捆一千二百捆	賣價每捆約銀二	
另有一種樹皮曰廣錦皮汁染衣線色甚鮮染成之後再入水洗則成紫色漢江一帶婦女最喜著之		煙染過則色黑而不沾水不至腐爛	陽以下八百	十二文	

運過數目		正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四百一十八捆	三百二十九捆	二十二捆	五捆	十五捆	十二捆	一百六十九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十捆	十二捆	一百六十九捆	五百三十九捆	五十八捆	五捆	七捆	十捆	十捆	五百三十九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八十六捆	五十捆	五十捆	五百三十六捆	一千零一十三捆	一千六百二十八捆	入百一十捆	一千三百五十七捆	五百七十六捆	五千二百二十六捆
					四千六百七十七捆	五百五十三捆	二百九十三捆	一千零一十三捆	五百七十六捆	二百九十三捆	四千六百七十七捆
					七千二百四十四捆	一千零一十三捆	一千六百二十八捆	入百一十捆	一千三百五十七捆	五百七十六捆	七千二百四十四捆
					六百二十一捆	三百五十九捆	一千零一十三捆	七百八十五捆	二百九十三捆	一百九十三捆	六百二十一捆
					一千一百九十三捆	二十四百四十捆	二千六百七十捆	二千零一十捆	一千三百五十七捆	五百七十六捆	一千一百九十三捆

竹木牌件數	重量	產地	銷用	路運	費釐金	成本賣價
竹牌十之七木牌十之三	每大排長七丈至十丈寬五丈至七丈中排長五丈至七丈寬三丈至五丈小排長三丈至五丈寬二三丈不等	興安鎮陽洵陽	木牌至河口焉大料等處	由紫陽至河口溯北統捐照章	每百兩定銀十千木牌大排一百二三十千小排一百三四十兩小排二百一二十兩小排一百一二十兩	江價竹牌大排七八十千小排四五十千木牌大排一七八十兩木牌大排二百一二十兩小排一百一二十兩
			白河等費四五十千			
			其次三四十千	陝西每大排一兩五錢小排一兩	進銀二兩中排六七十千	
			河較省			

運過數目		上兩屆	本屆	中有閏四月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十四排	二十四排	三十二排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本屆	二十四排	四十三排	二十六排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閏四月	三十二排	二十四排	二十七排
十月		十四排	二十四排	三十排
十一月		三十二排	二十四排	二十七排
十二月		三十排	二十七排	十五排
正月		三排	十五排	十排
二月		二十四排	十九排	十五排
三月		三十六排	三十五排	十六排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五十二排	十三排	十六排	二排	八排	十三排	三百四十三排
十八排	四排閏四月	三排五月	七排六月	八排七月	六排八月	一百九十一排
五十二排	二十八排	八排	二排	二排	四排	二百二十五排

往見盧敏肅秦疆治略於南山各州縣峯峯於木廂紙廠慮其藏奸滋事當時川楚客民僑寄於此者喜南山矣山坡險峻平土既稀小民狃於目前不復爲十年樹木之計此生計所以日蹙也今鐵軌交馳須木尤衆似宜速設森林公司從事種植否則聲金銀於內地而購材木於殊方陝本貧國其何能支哉

煤件數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釐金	成本賣價
有銀炭沙炭石炭三種銀炭最高一擔沙炭次之石炭又次之	每一百二十斤計載卸一船少則百擔多則三五百擔不等	出紫陽之大道湖北老河口茶由紫陽運河口河小道河皆在酒飯館居民鋪多係船戶自運自賣靠水脚客人買賣者甚少	陝鄖兩省皆無釐金每擔石炭七十三文沙炭一百八十文	紫陽買價每擔石炭二錢六分沙炭四錢八分雜炭六錢一分
		每擔二百四十斤		
		小道河去縣六十里煤也		
		十里岡洞岸皆煤礦山產是		

運過數目	上兩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上一屆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本屆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	中有閏四月
十月	煤船向不抽釐斤兩數目無可核記以上						
十一月	兩屆運過數目皆缺本屆略可稽考亦祇能記運過船數而已						
十二月							
正月							
二月							
三月							
合計							十九船

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九月	合計
	閏四月	五月	六月	七月	八月	
二十五船	十五船	四船	七船	九船	十二船	九十七船

右煤船下駛每年約一百隻每隻平均二萬斤每斤賣價五文以一百舟之多載煤二百萬斤之重而得錢纔一萬串可謂難矣然山民得此亦一利也聞紫陽大小道河一帶遍地皆煤俯拾即是惜銀炭沙炭較少所產多係石煤入爐之始暫不得燃先須蓋嚴爆炸一兩時許然後發燄燒後亦不能盡化成灰必有餘燼如胡桃雞卵大小再捶再燒而始能盡故價值稍遜耳若能覓得新洞多開銀炭或煉成燋炭則濟用宏而所值多矣漢江一帶此種煤礦不一而足恆昨見本邑西鄉紳士囑其訪明旋即呈來兩處煤質皆沙炭也若慮招人開

採易致慢藏似宜就南山選派學生速研礦學爲將來自辦公司自行開採之計求艾三年業已無及失此不圖不更晚乎

核桃	件數	重量	產地	銷路	運費	釐金	成本	售價
	每一百六七十斤裝一包	約船載多各農產品皆備裏附	至漢口每包七錢	湖北每包每道買價每包一千五百六十文	三十六文	陝西每包每道買價每包二兩四錢五錢		
	每逢十冬臘三個月運出約六千餘包每包一百六十斤買價每包一千餘文	安陸沙洋府連八百文						
柿餅	每逢六七八三個月下運每年約百船每船數千斤江價每百斤八百文買價三千餘文不納釐金	至漢口						
梨	每年百餘船冬令運出							
橘柑								

運週	上兩屆	上一屆	本屆
數目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中有閏四月
十月	三十包		
十一月	一百八十六包	六十六包	三百零三包
十二月	三包	三十二包	二百一十九包
正月			
二月	一百九十九包	五十八包	十二包
三月	八十九包	六十八包	一百三十四包

月												
四月	二十四包	一百三十八包										
五月	二十八包	一百三十七包	七十一包									
六月	二十三包	二十四包	二十五包									
七月	五十四包	五十九包	六月									
八月	十包	三百二十包	七月	一千零三十八包								
九月	十八包	四百九十四包	八月	三百六十七包								
合計	六百一十四包	二千二百六十七包		一千七百四十九包								

西都賦謂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非虛語也南山果實如枇杷林檎紫梨葡萄石榴橙柿桃李橘柚之屬無一不備誠有如所謂芬芳馥烈異色同榮者限於一隅不能行遠黃柑其大如斗僅易十錢蘋果梨桃最佳者僅易三錢林檎與柿一錢而已惟胡桃柿餅差能遠市新梨初出舟人滿載乘大水盛漲順流如飛而下幸而舟行無恙稍一遲延則全舟之梨皆糜爛矣

京師桃杏蘋果皆製爲脯上海廣東仿用洋法以馬口鐵爲筒抽去空氣封藏荔枝冬筍香蕉雪梨貿諸北地每罐至銀五錢較之此間奚翅百倍似可仿照果脯鐵罐兩法俾陸海奇珍不至棄同土壤亦生利之一道也

南山香花極多蘭桂玫瑰尤爲佳品若製爲花露香水亦大利也

貨物名數	產地	銷路	運費	成本	售價
出境稍類亦多每三百斤爲一擔安漢中各縣漢口轉銷東南每件約爲一兩					
惟以党參大黃包有重至六百斤利縣亂後四各貨皆由香港販運至漢口					
當歸杜仲天冬者比入境斤兩川城口縣地方遠銷外洋					
天冬亦考等件較重	所出較多				
爲大宗不能備載					貨貴不齊不能備載

運過數目	上一屆	本屆
	癸卯十月至甲辰九月	甲辰十月至乙巳九月

月	上一屆	本屆
十月	八百二十九包	乙巳十月至丙午八月中有閏四月
十一月	九百二十四包	六百九十八包
十二月	九百九十三包	一千一百四十七包
正月	二百八十九包	九百七十五包
二月	一千零三十六包	一千一百九十一包
三月	五百三十五包	九百三十一包
四月	三百二十一包	一千一百七十包
五月	二百八十六包	三百四十七包
六月	一千四百八十四包	一千零五十七包
七月	六百四十七包	八百五十五包
八月	七百六十二包	一千一百零三包
九月	八百一十一包	一千三百五十六包
合計	八千九百一十包	一萬零九百七十四包

以上出境貨物二十三種姑記其卓卓大者他如鳥之屬則有錦雞壽帶孤供玩好帶至漢口洋人買之獸之屬則有鹿及鹿茸鹿角虎皮豹皮虎骨狐皮麝香此物釐金最重而極易隱藏鮮有報者家畜之屬則有猪及猪鬃猪毛雞鴨雞鴨毛尚無賣者不知其利也牛骨牛油羊油草木之屬則有桂南山桂花最佳花皆二次白河尤多老桂學宮二株大皆合抱閭鄉間似此者尚一二十株桂花斤只賣錢數十　棕櫚柏松桐子木油花椒生薑慧苡葛仙米南山人謂之水地飯髮菜香菌白蠟果之屬則有朱桃梅杏桃李石榴林檎蘋婆橘柑若此之類不可殫數略屬其目必有所考焉

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覈表卷下終

右陝境漢江流域貿易稽核表二卷清上元仇繼恆涑之撰繼恆中光緒丙戌進士由庶吉士改戶部主事尋選陝西城固知縣歷任鳳縣郃陽富平是編乃丙午歲監榷白河所著蓋取釐局檔案自癸卯十月迄丙午八月三年記載分入境貨物出境貨物二門參稽互較凡大宗各貨之產地銷路價值運費一一表而出之有關重要者各繫論於後舉漢江上下數千里商途情況討論利病並籌及振興方法大指在開地利塞漏卮易無使有阜少使多不外周官九職商賈阜通貨賄之一語而生產務植嘉種運銷可限量比年關右釐收當局稽事綜覈上屆驟增至二百四十萬以上視昔時加三四倍焉是編印出有心人能於物產盛衰商貨出入精切研求因勢利導將見關輔財求之阜有可斷言者詎曰小補之哉是書本一卷今以篇帙較繁析爲上下聊便檢尋云爾民國二十四年七月校

長安宋聯奎

蒲城王　健

江寧吳廷錫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０５０
作者＝
页数＝６９０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